

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



通論編
實例編

郭立暄 著

中西書局





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

通論編
實例編

郭立暄 著

中西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 / 郭立暄著. —
上海：中西書局,2015.8
ISBN 978-7-5475-0855-8

Ⅰ.①中… Ⅱ.①郭… Ⅲ.①古籍整理—中國 Ⅳ.
①G25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12341 號

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

郭立暄 著

責任編輯 田 穎
裝幀設計 梁業禮 王軼頎
出 版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中西書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號榮科大厦 17F(200023)
發 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90×1240 毫米 1/16
印 張 70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75-0855-8/G·246
定 價 680.00 元

序

陈正宏

以印本鑒定爲中心的狹義的中國古籍版本學，成立的時間大概不會晚於十六世紀末葉的明代後期。自那以後的大約四百年間，作爲一種特殊的學問，其發展大致經歷了由點的探究，到線的梳理，再到面的展開，這樣一個漸次深入的過程。具體而言，點的探究重在對具體古籍的具體版本的比對考證，這一工作先後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清代嘉慶時期，和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民國時期，臻於高峰，其代表分别是黄丕烈對所藏以宋本爲中心的諸多古籍所撰題記，和傅增湘、張元濟等人對四部書籍所作的更爲廣泛的考訂。以此爲基礎，對於中國古籍版刻發展歷程作概括性的線性梳理的嘗試，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中國大陸得以實施，其典範性的成果，即趙萬里等編刊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名作《中國版刻圖録》；而這一線性梳理的世界性回響，可由日本著名書志學家長澤規矩也稍後發表的博士論文《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歷史》的相應部分見到。這之後的三十多年間，中國的海峽兩岸均有學者致力於將相關研究拓展至面的層次，在描述古籍版本時兼顧時代與地域兩個坐標，李清志的《古書版本鑑定研究》和黄永年的《古籍版本學》堪稱其中的翹楚，而顧廷龍、冀淑英等主持編纂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因爲以著録經過鑒定的大陸所有公藏善本古籍爲目標，並注意到著録要素的相對完整性，客觀上成爲二十世紀末葉中國古籍版本學超越線的狹窄、呈現面的廣闊的總結性成果。

自《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刊竣迄今，又過去了將近二十年。伴隨着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推進與展開，中國古籍版本學現在又處在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關頭，一個有條件將時地兼顧的“面的展開”，進一步提升爲既展示書物本體的時地差異，又呈現印本製作過程中刻、印、修三者不同的技術特徵及其後果，這樣一種“立體形態的復原”的難得時機。而中西書局刊行的這部《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本書作者郭立暄君供職於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二〇〇三年考取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碩士生，在職攻讀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學位。兩年半後，因爲學業優異，又被免試録取爲同專業博士研究生，提前攻讀博士學位。在修讀了諸門課程和完成論文後，二〇〇八年底經嚴格的答辯獲得博士學位。郭君在復旦就讀前後五年半時間，本人忝爲其碩士和博士導師，而本書的前身，就是郭君的同名博士論文。

目前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本書，與郭君當年提交的博士論文相比，無論在外觀還是文字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用版本學術語來説，它們是同一種書的兩個文本差異十分明顯的不同版本。其中上編的通論，由原來相對單薄的兩章，延展爲内容豐富細緻的九章，其中有關刻印結合研究的三章還完全是新寫的；下編的實例，則不僅數量上由八十種增至一百零八種，而且這一百零八種還有將近一半是新增换寫的。兩本對讀，很可以看出郭君在接受了比較嚴格的學院式學術訓練，再回到圖書館工作崗位後，對古籍版本學所作的嚴肅認真的思考。其結果是現在付梓的本書，不僅較當年的博士論文述論更全面，而且整體上更扎實，並具有顯著應用性和針對性，後者從書中引證的海量且大多數直接來自作者目驗的同一種書的原刻翻刻和初印後印本，可以獲得極爲深刻

的印象。

“書有一印本，即有一種不同處，至今益信。”這是距今三百多年前，黄丕烈爲所收明刻本《齊乘》題跋時所發的一句感慨(《蕘圃藏書題識》卷三)。就某一古籍的諸種版本而言，理解這句話並不難，但若論從中國古籍刊刻的整體歷史上去讀懂這句話，從清代到現代，學界所走的路程可謂足够漫長。依托於這樣的歷史語境，郭君的這部《中國古籍原刻翻刻和初印後印研究》經修訂重撰而面世，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具體説來，我想它至少體現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從研究内容上説，本書是古籍版本學領域内，圍繞着中國刻本的原刻本、翻刻本和初印本、後印本等諸多不同的實物與文本表象，第一次系統、全面地加以揭示和解釋的重要成果。對於今後文史學界正確認識中國古籍在版本方面超乎想象的複雜性，意識到不僅書名相同者可能版本相異，就是同一刻本也時常會因刷印的先後而出現不同的文本，本書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切實功效。而本書基於諸多實例總結出的鑒别中國古籍原刻翻刻本和初印後印本的基本方法，也是迄今爲止相關歸納表述中最爲周密完備並具有明顯的操作性的。

其二，從研究方法上看，本書對於中國古籍刻本類型所作的探究，是一種基於考古學中的類型學理念而展開的探底式梳理方法，由於現存中國古籍具有如任何歷史文物一樣的不可再生性，這一富於層次感的探底式梳理方法，爲未來中國古籍版本全貌的準確呈現，打下了較以往同類研究更爲扎實可靠的基礎，由此也爲古籍整理在方法上的進一步科學化，開闢了新的重要途徑。

一部能在學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著作，一定是既具有總結的意味，同時又具有顯著的開放性的。從學術發展的眼光看，無論是本書的内容還是方法，均提示後來者在古籍領域内尚有甚多的後續工作可以展開。比如在實用性的古籍整理方面，本書首次系統地展示了初印後印與校勘的深切關聯。以此在客觀上提示學界，比“通校”那樣的表面扎實其實漫無準的的校勘方法更爲有效的，應當是首先細緻觀察古籍印面，找出是否存在明顯的版片剜改抽换等實物證據，而後再進行方向明確的文本校勘。至於將本書對中國古籍原刻翻刻和初印後印的研究，拓展爲包括朝鮮本、越南本、琉球本和日本本等在内的東亞漢籍的原刻翻刻和初印後印系統的完整梳理，則需有不同國籍且更年輕、抱持更大的雄心的學者參與其中，方能成事。

最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書之所以能以目前的面貌和水準面世，郭立暄君個人的勤奮努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所周知，古籍版本學的特點，决定了除非個人親眼逐一目驗，且在實物比對的基礎上細心校勘文本，難以獲知對於書的真確認知——但同時不容忽視的，是郭君進入復旦就讀之前和畢業之後的工作，得到了他所在的上海圖書館館方的大力支持；著名的古籍版本學家陳先行先生，作爲館中學術前輩，對郭君版本學水準的提高和眼界的擴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説，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古籍版本學從“綫的梳理”進步到“面的展開”，得益於上海圖書館老館長顧廷龍先生等的倡導和身體力行，則三十年後郭立暄君以上圖爲依托，致力於中國古籍刻本立體形態的復原，無疑是一種具有學術史意義的延續。作爲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的一名普通教師，能有幸見證歷史並參與其間，爲中國一流圖書館培養高水準專業人員略盡綿薄之力，自是深感欣慰。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凡　　例

一、本書正文凡通論、實例二編。又設圖版編，分別爲二編配發書影。

二、通論編使用白話文。所涉及之圖版，採用局部即可説明問題者插入正文，序號連編；需用書影整體者列於圖版編，分通論、實例兩部分，序號各自連編。

三、通論編列舉之實例，凡已見於實例編中者，不再出注。

四、實例編使用淺近文言。仿中國傳統書志形式，略有調整，後附[翻刻]、[後印]二項，根據版本實際情況，有之則記載，無之則闕如。

五、實例編選定一本作爲基準本。一本如有原刻、翻刻之異，一般以原刻本爲基準本，翻刻本附記於末；如有初印、後印之分，一般以初印本爲基準本。如初印本殘缺過多，再考慮以後印本爲基準本；如存世皆爲修補本，以所見最早印本爲基準本。如原刻本、早期印本已不存於世，或筆者未能親見，則另當别論。

六、基準本著録之内容，包括書名、卷數、著者、版本、行款、版匡尺寸、牌記、刻工、寫工、原書序跋、内容提要、經眼者題跋、鈐印、收藏情況等，根據實際情況略爲增損。版匡尺寸以半葉爲單位，以内框爲基準，版心不計在内。一般以卷一首葉爲據。

七、基準本如有翻刻本或再翻本存世，著録於[翻刻]一項；如有後印本存世，著録於[後印]一項；前人或有誤鑒，則列舉於[訂誤]一項。

八、原、翻刻與初、後印本文字之差異，已經校出者，列舉於校勘表中，以備檢核。

九、本書卷末附有《引用版本目録》，將通論、實例二編論及之版本逐一羅列，按傳統四部分類法排列。每種版本下有翻刻、後印之狀況，即標注於旁。又附注其在正文中出現之頁碼，俾便尋檢。共計收録二百八十四種書，六百二十四種版本，八百八十一種印本。

十、圖版編收録"通論"、"實例"涉及之古籍版本各一百〇八種。"通論"之圖版（編號以 1 -起頭）按敘述先後排列；"實例"之圖版（編號以 2 -起頭）按刊刻時代先後排列。

十一、圖版編排版儘可能取不同本子之相同位置。兩兩相對，横向排版，俾便比照；文字方向爲自右向左，與圖版文字走向一致。

十二、文中提及前輩時賢姓名，爲求統一，未加尊稱。讀者諒焉。

目　録

通　論　編

實　例　編

導　論

中國古書主要採用雕版印刷。書稿經過寫樣，刻成版片，刷印行世，遂有初印、後印之分。印本在流傳過程中，不斷被重新刻版，一代一代延續下去。晚出的刻本直接依據早出本的款式或内容重新上版，遂有原刻、翻刻之别。本書希望結合版本實物，對這些現象以及由這些現象導致的文本變化進行比較系統的調查，在此基礎上，探討它對於古籍版本研究、文獻整理的意義。

原刻與翻刻因"刻"而產生，初印和後印由"印"而形成，二者彼此性質不同，却又聯繫緊密。在古籍整理的過程中，我們所使用的任何版本，最後都會落實到某一具體的印本。無論是原刻還是翻版，都可能有多個印次。當印本之間出現文字差異時，翻刻的早期印本一般只跟原刻本的某一次印本發生關係，並繼承該印本的某些文本特點。因此，版本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更爲複雜的、立體的系統。

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是版本學的研究對象之一，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這一課題在版本學研究中所處的位置不一樣。在討論開始之前，有必要作簡要的回顧和梳理。

一

對於古籍版本學的定義、起點，學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我比較接受的，是陳先行先生的觀點。他提出："古籍版本學是一門應用科學，它以客觀存在的古籍版本爲研究對象，根據各版本形制、文字上的特徵與異同，鑒定版本真僞、區分版本優劣，爲人們解決閱讀、整理、研究、收藏古籍碰到的版本問題。當然，研究版本學本身發生、發展及其與相關學科的關係亦屬於版本學的范疇。但離開鑒定版本真僞、區分版本優劣這一主要功用，就不成其爲古籍版本學。"①在此基礎上，陳先生將版本學形成的時間定在明代中期以後。

一門學科産生的標志，是該學科獨有的、區别於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的出現。我們不妨用這一標準來對照分析。明代中後期，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關於版本賞鑒"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七個標準的提出，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中關於版本作僞的描述，説明對版本進行賞鑒、辨僞的研究目的已經出現。至於版本學的研究方法，俗話説没有比較就没有鑒别，通過目驗、比對等鑒别版本的方法，相信在當時也已出現並加以使用了。

也就是在明代中後期，宋本已經與書法、繪畫、碑帖等文物一同列入藝術品收藏的範圍，進入文物流通市場。書坊爲了牟利，將凡近本作僞以欺售。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描述當時"作假宋板書者"作僞伎倆的神妙莫測時，就特别强調他們使用的是"新刊模宋板書"，可見，當時

① 陳先行《中國稿抄校本圖録》前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年。

的翻宋本已成爲坊賈作僞的首選材料。藏書家收藏的宋元舊本多了，同道之間賞析品鑒，遇到同一版本，免不了要比較一下紙墨的新舊。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特别記下這麼一條：“凡板漶滅則以初印之本爲優。”當然，應該承認，當時學者對古書的賞鑒與其他藝術品渾然未分，對刻與印的關注也停留在實踐層面，並未留下太多具有專業水準的成果。

雕版印刷過程中修字改字，對於刻書家來説本是尋常事，但當他們發現宋刻本也會因此而有初印、後印的分别，仍然相當重視。清康熙十八年(1679)，毛扆在校勘其父毛晉刻《松陵集》，找到宋刻本來覆核，結果發現問題。他爲此作跋説：

《松陵集》弘治間有劉濟民刻本，都玄敬跋之詳矣。先君子得古本重刊之，是時扆尚未生也。失怙以來，檢藏本不得，深用悵怏。甲寅歲(清康熙十三年，1674)，吴興估人持四册求售，不惜重價購之。閱第三卷，有都睦及虎山樵人二卷。其第八卷，《天竺寺桂子詩》以下板有刓缺，副葉有深柳讀書堂補抄。第十卷自寂上人院聯句至末亦係抄補。大約都本缺譌處劉本略同。劉與都爲同年友，意此即其原本也。字體整密，款式古雅，凡北宋廟諱俱缺一筆，高宗御名、嫌名或左或右鑿去半字，其爲北宋本無疑。隨用比較家刻，多所是正。但間有補版，亦有譌字。後五年，從錢氏借得宋槧殘本第二卷，其首番尚屬原刻，更正比較，又正三字(宣、騷、灑)。夫書得宋刻亦可矣，尚有原版、補版之不同，因知先輩讀書必訪求古本，良非無謂。今有云讀書何必宋版者，請以此相質。①

在此例中，初印與後印之别已越出賞鑒的範圍，關係到文字的異同優劣。

二

清乾隆以後，讀書講求版本漸漸成爲社會共識，常熟藏書家孫從添正式將原、翻刻列爲版本研究的必備課題之一，他在《藏書記要》一書中講到：

夫藏書而不知鑒别，猶瞽之辨色，聾之聽音，雖其心未嘗不好，而才不足以濟之，徒爲有識者所笑，甚無謂也。如某書係何朝何地著作？刻於何時？何人翻刻？何人抄録？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爲宋元刻本？刻於南北朝何時何地？如何爲宋元精舊抄本？必須眼力精熟，考究確切。②

學者從自身學術興趣出發，對初印與後印的觀察也開始細緻入微。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卷十六《顧寧人》條指出顧炎武《亭林文集》潘耒原刻初印本誤收《讀隋書》一篇，後印本以他文易之。段玉裁就毛刻《説文解字》後印本之改字失當，專門撰寫《汲古閣説文訂》。更有意思的是丁杰，他曾在清康熙張士俊刻澤存堂本《佩觿》上寫下跋文：

去年春，五柳居書肆得張刻綿紙初印本，苦争以爲宋版，竝指卷上第一葉第八行“渴”字注“其列翻”“其”字未譌爲證。余同金檢亭逐葉互勘，惟第一、第二(卷上)。第二十三、二十

① 顧廣圻録跋，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頁三〇三五。臺灣“中央圖書館”，1982年。
② 孫從添《藏書記要》葉三“鑒别”，清光緒吴縣潘氏刻本。

四(卷中)。第三十四、四十五(卷下)。此六葉確有不同,餘則字形肥瘠、邊闌粗細皆相吻合,印剥蝕處亦無絲豪之異,安得指爲二本?其六葉不同,當是以有漫漶,重刻以補之。翁、程兩公藏本皆補刻者也。杰又記。

丁杰所長在考據與校勘,但當時著名的書肆五柳居將本子看錯了,他居然能發現。他還與友人逐葉比對張刻的原版與補版,那種認真勁兒令人莞爾。

清乾隆四十年(1775),于敏中等奉敕編纂的《天禄琳琅書目》,凡例中有"同一書而兩槧均工、同一刻而兩印各妙者,俱從竝收,以重在鑒藏,不嫌博採"的話,"同一書而兩槧均工"與原、翻刻有一定關係,"同一刻而兩印各妙"客觀上爲討論初、後印創造了條件。嘉慶三年(1798)彭元瑞奉敕編纂《後編》,體例與前編略同。

作爲一部版本目録,《天禄琳琅書目》前、後編對翻刻的關注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有一些觀察已經達到相當細緻的程度;對於書版轉手後挖改刊記,該書也有所留意。從著録的角度講,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是,落實到具體的操作,該書却顯得相當失敗,具體表現爲以下三方面:

(一) 誤將翻刻本作原刻本

後編卷四,《鮑氏國策》,原定爲"宋本",卷末有"吳郡杜詩梓"字樣,實爲明嘉靖七年(1528)龔雷刻明杜詩修版印本;後編卷五,《太玄經》,原定爲"宋本",實爲明嘉靖翻宋刻本;《論衡》,原定爲"宋本",實爲明嘉靖蘇獻可通津草堂刻本。[①]

(二) 誤原刻、翻刻爲初印、後印關係

前編卷九,《六子全書》,該書稱明桐陰書屋本是剷去世德堂本版心"世德堂刊"字樣後重印的,實則世德堂本爲原刻,桐陰書屋本爲翻版;前編卷六,《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依次著録元余氏勤有堂刻本、元廣勤書堂刻本,稱後者係得前者舊版,將原有鐘式記"皇慶壬子"易刊"三峰書舍"、原有鼎式記"勤有堂"易刊"廣勤堂",其實後者爲翻刻。後編卷十三,《六經圖》,依次著録明萬曆中吳繼仕、郭若維二刻,稱郭本"蓋即吳氏(繼仕)熙春樓所摹宋版,後歸(郭若維)修吉堂更加考正耳",將吳本、郭本説成是初、後印關係。經比對,二本實非一刻。

(三) 顛倒原刻、翻刻二者關係

前編卷九,《初學記》,著録明嘉靖錫山安國刻本、明晉陵楊鑨九洲書屋刻本,編者認爲安國本是據九洲書屋本翻刻的,實則正相反,九洲書屋本係據安國本翻刻,楊刻初印本卷端題"晉陵楊鑨重刊",後印本剜改作"錫山安國重刊"。

以上三項,基本包括了刻與印鑒别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在此書中,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這兩方面研究是獨立存在的,並緩慢地各自向前發展,彼此基本没有聯繫。即使發生聯繫,也經常發生張冠李戴式的誤認。

三

這一狀况直至嘉慶年間始有所改觀。以黄丕烈、顧廣圻爲代表的學者將藏書、校書、刻書工作緊密結合,以扎實的版本個案研究爲基礎,取得了方向性的突破。

黄丕烈得到元刻本《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録》,後歸汪氏藝芸書舍,既而得見明弘治癸亥翻本,

① 《論衡》一例,見陳國慶《瀋陽圖書館藏長春僞宫殘存宋元珍本目録考略》,王清原整理。《歷史文獻》第6輯,頁9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從汪氏借回元刻本手校，恐有未盡，再請張紹仁覆校一過，又校出三十餘字，[1]這是他注意原刻與翻版的例子；他收得明成化刻本《存復齋文集》二本，發現五柳本雖有缺番，好在是原刊初印，真本面目猶存；萃古本爲修版後印，已經後人淆亂。故托顧廣圻從萃古本影寫缺葉，補填脱字，[2]這是他留心初印與後印文字差異的例子。

更爲難得的是，黄丕烈與顧廣圻在校書過程中，都很善於從刻本與抄本的文字異同中發現修版現象，試舉其跋語三篇爲例：

1. 明刻本《齊乘》跋：

周丈香嚴取余明刻本覆校，知第三卷末脱去五葉，擬轉從鈔本補入。適《五硯樓書目》出，見有是書，遂假歸閲之，與余本並同。然卷端題銜與鈔本合，其闕字俱有，誤字略去。驗其所有所去之迹，修改顯然，始知明刻亦有原版、修版之别。余本爲原版，袁本爲修版，此所鈔者，時與袁本同，當據修版本爾。至結銜原版反多"前兵部侍郎"云云及"後學四明薛晨子熙訂正"一條，蓋修版時或去之，以僞爲原刻爾。書有一印本，即有一種不同處，至今益信。[3]

2. 宋本《諸葛忠武侯傳》跋：

甲戌初秋，有裝潢工人從鋪首以青蚨五十六文買得破書一捆，内揀出舊鈔《諸葛忠武侯傳》一册，持以買余。余取家藏宋刻勘之，疑非一本，蓋行款既不同，而字句間有歧異。此所擠入字，鈔皆無之，或舊鈔從未修本出也。[4]

3. 校元舊鈔本《國朝名臣事略》跋：

道光三年癸未春，因友人收得貝硎薌家書，中有舊鈔本蘇天爵《名臣事略》，係王西沚家物，其實是明時淡生堂鈔本也。……今從友人易此舊鈔，從是本(校元舊鈔本)手爲校勘，復得補校幾個漏落字。或所據元刻有初印、後印之不同，抑淡生主人從義長者改竄，他日仍擬再借元刻一參之。[5]

再舉顧廣圻跋三篇爲例：

1. 宋刻本《戰國策》跋：

是書雅雨堂刊行者頗爲改易，賴此始見其真，不僅古香馣馤爲可寶也。惟剜修處未能盡善，如第六卷第四葉首三行，與小讀書堆所藏鈔本不同，鄙意以爲初刊當如鈔本，附録於後，以俟蕘圃論定之。[6]

---

① 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三，葉三十二。《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② 黄丕烈跋，明成化十一年項璁刻本《存復齋文集》，上海圖書館藏(書號 755518－19)。
③ 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三，葉二十四。
④ 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二，葉二十二。
⑤ 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二，葉三十。
⑥ 顧廣圻《思適齋書跋》卷二，葉二十八。《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2. 宋刻本《揚子法言》跋：

《揚子法言》通行者世德堂五臣音注十卷本，其源出纂圖互注，乃宋、元之間建安書坊中人所爲，併合改竄，既非復各家真面目也。何義門學士獨校李軌注十三卷，云絳雲舊藏，序篇在末卷，後轉入泰興季氏，又歸傳是樓。余嘗往借臨得之，竊疑其校與司馬温公所見李本頗有不同。如第十一卷温公云“李本‘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今從《漢書》”，名文顯然，而何以義門之校全反此言耶？今年再至揚州，過石研齋，主人出示新得此書，案而稽之，在本卷第三葉首七行，行字較前後獨多，而剜板添補痕迹尤宛然。方悟温公所言者，其初版也；義門所校者，後來修改者也。特前輩校書，尚不曾推勘入此等處耳。①

3. 宋刻殘本《輿地廣記》跋：

是書撰於北宋政和中，由嘉泰四年甲子上溯之，相距凡八十餘年，而開雕歲月，未有明文也；下數淳祐十年庚戌，首尾四十七年耳。兩次重修，皆郡守主其事，故前後二人並列焉。補葉雖漸多，初板終未全泯，固可寶也。此外又有朱竹垞藏本……以此本相決，朱本乃另一翻版。何以言之？細勘廿一卷内，無一葉之同，即版心記數、工匠姓名，無不皆然，故曰另一板也。字形相近之譌，往往沿襲重修本而加多焉，故曰翻也。翻者，非他也，翻重修本而已矣。周漪塘鈔本正出於彼，其印本甚模糊，宜鈔本之脱落譌錯矣。②

黄丕烈等人揭示刻本的初印與後印之異，或用同一刻本的不同印本來比對，或將刻本與早出文本（如舊抄本）或晚出文本（可以是抄本、校本，也可以是翻刻本）相互印證，方法非常靈活。這種研究的細緻程度是他們的前輩（例如何焯）没有達到的。以上所舉的幾個案例，大都是以刻本與抄本、校本對校，或者以抄本與抄本對校，發現異文，推想刻本有初、後印之别，用的是逆推的方法。

從版本研究的發展史來看，在此之前，刻與印兩方面的研究是兩條平行線。至黄丕烈這一代研究者，始將兩條線連接起來。這兩者的結合絶不是簡單的一加一等於二，而具有倍加的效果。它不僅能解決孤立的版本個案，而且能搞清由刻本衍生出的重刻本、抄本、校本的來源問題，甚至可能借此打通整個文本傳遞的脈絡。説他們取得版本學研究方向性的突破，原因就在於此。

黄丕烈、顧廣圻開創的方法，即基於印本與印本、印本與寫本比對而進行更具有針對性的文本校勘，藉以打通文本繼承脈絡。在當時的學術圈中，這一方法曾經小范圍地使用過。比他們時代稍晚的錢綺，校勘清刻本《東都事略》，使用的辦法與黄氏如出一轍。

四

咸豐初年的兵火使江南藏書遭到極大破壞，戰亂之後繼起的一代藏家，如唐翰題、袁芳瑛等，鑒定水準呈明顯下滑的態勢。由黄、顧等人開創的研究方法，因爲當時條件所限，幾乎被人遺忘了。戰後社會秩序恢復，在最初一段時間，書籍的供不應求促使各地翻版盛行，至光緒間，翻版已不

① 顧廣圻《思適齋書跋》卷三，葉四。
② 顧廣圻《思適齋書跋》卷二，葉十一。

能令讀者滿足,學者遂紛紛致力於新的校本,校勘的精益求精導致不同印次的印本層出不窮,這種環境令刻印研究有些許回暖。概括來說,在這一階段,本課題的發展狀況可以歸納爲以下四點:

(一)課題得以繼承,但開拓後的繼承性不足。黄丕烈、顧廣圻等人所取得的突破,並没有馬上爲版本研究者所發展。清代晚期,以瞿、楊、丁、陸爲代表的藏書家聘人撰寫的私家藏書志對上述課題均鮮有論述。即使偶有涉及,也多限於人云亦云地重複前人的舊話。如果不巧前人説錯了,這些目録也就以譌傳譌。例如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十九著録元刻本《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稱"此即皇慶元年余氏勤有堂刊本,後廣勤書堂得其板,附以《文集》二卷"云云,顯然是承襲《天禄琳琅書目》之誤説。

原、翻刻與初、後印一直没有成爲版本研究的熱點。雖説它也被小範圍的研究者默默繼承,未脱離過研究的視野,但刻與印又分成了兩條平行線。從單純鑒定的角度分别考察二者,與從文獻的角度將二者結合起來,尋找其遞傳脈絡,兩種做法畢竟存在本質的差異。

(二)研究成果不少,但成果分佈比較鬆散,缺乏集中的表現形式。清人發現的有關該課題的個案總體數量不是太多,零星地散見於前人爲舊本撰寫的題跋、帶有"標注"的版本目録以及個人著述中。試舉數例如下:

清雍正四年趙孟升松雪齋刻本《讀書敏求記》,書版後歸沈尚傑,沈氏取趙刻本,削去版心"松雪齋"三字及每卷後"吴興趙孟升用亨校字"九字,冠以己序,遂稱重刻。至其孫葭士復修板校誤以行。説見上海圖書館藏趙刻沈修本《讀書敏求記》卷末宗舜年手跋。

清嘉慶十一年(1806)張敦仁翻宋刻本《禮記注》二十卷,並刊有《禮記釋文》四卷,由顧廣圻經手,其中《釋文》一時弗獲宋本,以通志堂所刻單本翻刻附於後。嘉慶二十五年(1820),顧氏得宋本《釋文》,據以校修舊版。説見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録》坿録卷一、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卷一。

明嘉靖吴元恭刻本《爾雅》,有清嘉慶十一年顧廣圻翻刻本。顧氏初印本較忠實原本,後來續得"宋刊祖本",遂據以校改若干字,旋以板片贈其門人程稟初。見葉廷琯《吹網録》卷四。

這些研究成果,應該説都很有價值。但因爲分佈太過零散,搜檢不易,它們的價值不易被學者及時發現和利用。

(三)鑒定結論存在不少錯誤。清代後期學者有關原、翻刻與初、後印的個案結論,不盡可信。葉德輝《郋園讀書志》講到明夫容館刻本《楚辭章句》、清顧楗碧筠草堂刻本《笠澤藂書》、清嘉慶阮氏積古齋刻本《宋王復齋鐘鼎款識》等版本的關係,深入人心,但以原本覆核,却發現結論多不可靠。

這樣的研究狀況當然是不夠理想的。一項本來很有意義的研究,却無法推廣,並出現這樣的局面,是什麽道理呢?我想,主要有幾方面原因。

(一)社會輿論的影響

清代中後期學者洪亮吉曾在《北江詩話》中提出藏書有考訂家、校讎家、收藏家、賞鑒家、掠販家五等的説法,其中賞鑒家、掠販家實際上在不同程度從事着版本學的工作,辨别原刻與翻刻、初印與後印,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這種研究在當時被認爲有失身份。洪氏同時代的學者尚不可能從學科角度認識版本學的興起,而版本學自身又處於理論的沉寂期,不能提出合理的解釋,洪説因此不斷地被後來的學者轉述和發揮,直到清末,耿文光編纂《萬卷精華樓藏書記》時,不能不考訂版本,却仍在序言中説,"宋槧元抄,某真某贋,蜀板閩本,爲原爲翻"都是"賞鑒家所争誇而估販家所傳習者。"[1]將"爲原爲翻"列爲賞鑒家、掠販家的研究對象,這種觀念,客觀上造成不利於

---

① 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自序。《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課題研究的社會輿論環境。

（二）研究視野的局限

原、翻刻與初、後印是在版刻的刊、印過程中産生的現象，而這些現象是自有雕版以來任何時代的版刻都會有的。但傳統版本學的研究視野，對歷代版刻並非一視同仁，而是有明顯的側重點。《天禄琳琅書目》收録版本，特别重視宋元舊本和影宋抄本，表達的就是一種官方認可的善本觀。這種善本觀，清代晚期丁丙作過總結，即以宋元舊本爲貴，至於明版，"朱氏一朝自萬曆後，剞劂固屬草草，然追溯嘉靖以前，刻書多翻宋槧。正統、成化，刻印尤精，足本孤本，所在皆是"[①]，就是説，嘉靖以前的刻本尚可歸入善本，萬曆以下的刻本則已不夠標準。這種善本觀，等於將處在歷史演化過程的版刻進行人爲割裂。明嘉靖以前的版本存世量少，版本傳遞中缺環多，不利於凸顯問題；嘉靖以後的版刻存世量大，出現刻與印問題的概率高，却又被排除在外，客觀上限制了版本學的研究視野。

（三）研究條件的限制

明代中後期至民國初年，古籍收藏具有私有化、不公開的特點，一般讀書人學者想看到已經不易，要求將面貌相似的版本置於一處，聯几比對，就更困難了。想象一下，如果黄丕烈本身不是縹囊緗帙，坐擁百城；顧廣圻不是依託於藏書家，主人有通懷樂善之雅，不吝借瓻，他們是否還能深於此道？

當時，作爲今天版本鑒定重要助力的影印技術還未被充分利用，版本比對必須直接以實物對實物，無法用影印件來代替，難以擺脱藏書地域的限制。學者形成某些版本個案的研究結論，這些結論只能以文字表述的方式存在，不能配發版本書影，後來的研究者無法加以驗證。一旦學者之間出現意見分歧，後來的研究者又難以評判是非。結果是，某些錯誤的結論被人云亦云地不斷重複，甚至變本加厲；而一些正確的結論，却因爲難以覆核，只能作爲一己之見被保存下來，難以成爲推動整個學科發展的動力。

（四）研究狀況的牽絆

該課題的考察要大規模開展，必須有個基本前提，即版刻的時代、地域判定是基本正確的。清代後期積累的版本鑒定成果有相當一部分存在問題，客觀上牽絆着課題研究的精力、時間的投入。

清代後期學者的版本研究是什麽狀況呢？讀一讀黄丕烈的《蕘圃藏書題識》便可知道，我們今天在使用的那些鑒定方法——例如檢序跋、驗牌記、查避諱、考刻工、核校閱人時代、看紙張裝潢、查著録等，黄氏那一代學者就已經掌握並在使用。但由於比對原書困難，靠查前人著録來鑒定版本成爲流行的方法，久而久之，社會上形成一種脱離版本實物、從目録到目録的風氣。但對於版本鑒定最關鍵的一項，即依據字體風格來判定刊刻時代、地域（也就是傳統所稱的"觀風望氣"），學者大多並未真正有所會心。莫友芝、葉德輝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參與過版本鑒定實踐，但對版刻風氣的瞭解不全面、不系統，真正落實到具體操作，往往不過關。潘景鄭説莫友芝"審斷版本，固非能事"[②]，傅增湘説葉德輝"嫺熟著録，而於板刻無真鑒之力"[③]，都是實事求是的評價。

---

①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後序。清光緒二十七年錢塘丁氏刻本。
② 潘景鄭《著硯樓書跋》頁一六四。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年。
③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頁二八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與這種研究傾向相反，傅增湘所寫的版本題跋中，有不少特别强調"觀風望氣"，試舉二跋爲證：

此書（鄭氏宗文堂刻本《藝文類聚》）字體及彫工與明刊《宋文鑑》、《文獻通考》相類，極似慎獨齋所刊諸書。陸心源氏以有宗文堂跋語，定爲元本。不知閩中書坊傳世最長，如翠巖精舍、勤有堂等自宋元迄明皆世其業，今所刻之書猶可考見，宗文堂明代何獨不存乎？觀書以字體雕工風氣定其時代，可百不失一，若拘拘於紙墨之古舊、牌記之年月及避諱與否，皆其末焉者也。①

（《鹽鐵論》）涂本字體秀勁，正嘉本則方整而神氣板滯，全無筆意，已開後來坊工横輕直重之體，爲古今刻書雅俗變易之大關鍵。凡鑒書者，但觀其刀法，審其風氣，即可斷定其時代先後，百不失一。此收藏家所宜知也。葉（德輝）氏乃以秀勁者爲嘉靖本，反以板滯者爲弘治本。强詞以伸己説則可，若取兩本並几而觀之，當憬然於其故矣。②

以上二跋，都是用版刻風氣來推定刻書年月的典型案例。陸心源、葉德輝出現明顯的誤鑒，正是由於他們對版刻風氣的瞭解不全面、不系統。傅氏對觀察版刻刀法、風氣的反復呼籲，説明這樣一個事實：讓版本研究回歸版刻本身，充分發揮版本學的功用，在此時已經成爲時代的要求。

傅氏雖然强調靠對版刻風氣的把握來鑒定能"百不失一"，但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方法實際操作起來仍是有難度的。因爲它帶有很强的經驗性，僅憑文字難以表述清楚；每個人經眼的古書數量、品質不同，各人的資質、悟性、學識及藝術修養高下有别，對版刻風氣的把握程度也不一樣。同樣一部古書，兩個人"觀風望氣"的結論可能出現很大差異。因此，找到一種既能科學地總結版刻風氣、又能不斷自我積累、自我審核、自我矯正的成果形式，成爲這一歷史階段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五

至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符合這一時代要求的著作出現了，這就是潘景鄭、顧廷龍的《明代版本圖録初編》。伴隨着該書的，是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該書採用全新的形式，以版本書影爲主，附以簡略的考釋。書影採用了銅版影印技術，考釋按分代、監本、内版、藩府、書院、家刻、毛刻、書林、活字、套印分爲十二類。潘景鄭先生撰寫跋語，論述該書的編纂旨趣：

束髮受書，頗涉流略之學。弱冠以還，漸識徑途。嘗謂目録版片，輔車相依。鑒賞裝潢，雖不離乎骨董；而校讎考訂，猶端賴夫舊槧。故恥言版刻而高談簿録，誠非折衷之識。諸家書影之輯，於版本有先河之功。惟專録宋元，未有類次，薈萃之業，屠門大嚼，衹足快意，以詔來學，抑且未具。葉氏《書林清話》，論版本詳矣，羅陳雖宏，實徵攸待，可備掌故，靡以考鏡。此吾《版本圖録》之作，所由夢寐嚮往，不憚矻矻窮年，會隸分舉，勒爲初編，以資討理者也。

① 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卷十，頁七九九。中華書局，1983年。
②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頁二八六。

這篇跋文，批評了當時社會"恥言版刻而高談簿録"的風氣，指出了葉德輝《書林清話》脱離版本實際的缺點，可謂是切中時弊。

潘跋講到的"諸家書影之輯"，是近代纔有的事。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楊守敬的《留真譜》。該書從各種稀見的古籍（主要是宋元版）中，分别選取一幀或數幀在版式和内容上都有一定代表性的書葉，依照原樣進行影刻。楊氏使用的還是傳統的雕版摹刻的方法，其後瞿啟甲《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劉承幹《嘉業堂善本書影》、柳詒徵《盋山書影》、陶湘《涉園所見宋版書影》以及《故宫善本書影初編》、《重整内閣大庫殘本書影》等，追步楊氏，在印刷上則都採用了近代影印技術。瞿、劉、柳氏書用石印，陶氏書參用珂羅版。《明代版本圖録初編》的編纂，無疑受到了這種風氣的影響。

但並不能因此認爲，《明代版本圖録初編》與《留真譜》等書影是屬於相同性質的著作。仔細比較兩者，至少有以下三點不同：

一是選目標準不同。前者選目的標準是版本的珍貴罕見，後者選目的標準是版刻風格的典型性、代表性。

二是排列方式不同。前者按傳統目録的四部分類法排列，以致版刻"先後無次，歷代所刻亦多寡不匀"；後者則按版刻先後排列，並考慮到各個時代、各個類别收録品種的比例匀稱合理。

三是功用不同。前者的功用，在於直接向人們提供稀見版本的書影面目，以資版本比對，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成果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古書收藏與版本比對的矛盾。後者雖然客觀上也可用作版本比對，但主要的功用還在於後者通過對版刻分系統、分地區的排比，總結版刻字體風格的邏輯變化規律，爲下一步建立中國版刻的時空框架打下了基礎。

《明代版本圖録初編》結合圖録來分代、分地區，進而研究版本風格演變規律的方法，其實不見於傳統的中國版本學，倒是與上世紀三十年傳入中國的類型學如出一轍。

類型學（Typologie）是研究物品（包括遺物和遺迹）外部形態演化規律的方法論。早在十九世紀初期，北歐學者已經在考古學中使用類型學的方法。1903 年，瑞典人蒙德留斯發表《東方和歐洲的古代文化諸時期》的第一卷"方法論"，系統總結類型學的理論。

類型學之所以是科學的，是因爲它建立在這樣一種信念之上，即物品的外部形態、圖案的演變是有規律可循的。對於這一觀點，蒙德留斯是這樣表述的：

> 人類製造的一切物品，自往古迄於今日，都是遵循發展的法則，往後下去，亦復不變，這是何等可驚歎的事。難道人類的自由竟會被束縛到不能夠製作自己所愛好的形式嗎？又難道我們真正被限制得一件一件的東西縱使是有少許不同的地方，也還只能是從某一形式向他一形式一步一步地緩緩推移，而絶不許有飛躍的蜕變嗎？
>
> 在没有對於這問題詳細研究的時候，對於如上的問語，恐怕很容易回答一個"否"字。但自從對於人類主要業績的歷史加以研究以來，便明白了對於如上的問語，不能不回答一個"然"字。當然發展是有沈滯的時候，也有迅速的時候，但在人類製作新的形式時，仍然不能不遵循同樣適合於其它自然物的發展法則。①

蒙氏強調，這一理論已經得到了類型學研究實踐的證明，是可信的。這就意味着，同樣作爲物品

① ［瑞典］蒙德留斯撰，滕固譯《先史考古學方法論》頁 26。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1937）。

的版刻，其形態也應該是遵循一定規律演化的。通過分析排比，同樣可以把握這些規律，從而解決版刻的年代問題。

潘景鄭、顧廷龍先生可能不一定直接閲讀過蒙德留斯的著作，但他們在《明代版本圖録初編》使用的方法與類型學的相似，及出現時間的巧合，却不能不使人懷疑，這是由於間接地受到外來思想的啟發和影響，而不是偶然的閉門造車，出門合轍。

《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將書影的形式與現代類型學的方法論相結合，完成了一種全新的版本學成果形式，從而超越了《留真譜》與《書林清話》的研究層次。它的出現，對於當時的中國版本研究可説是適當其時。

受當時條件所限，該書也存在個别版本的誤判，有意思的是，這些誤判幾乎無一例外地集中在錯用翻刻本方面。比如卷一葉三四收録之明成化十八年(1482)建陽刻本《古文苑》，實爲嘉靖翻刻本；卷六葉八一收録之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張氏猗蘭堂刻本《鹽鐵論》，實爲萬曆翻刻本；葉八八收録之明嘉靖十年(1531)安國刻本《初學記》，實爲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翻刻本；葉一一八收録之明嘉靖十五年(1536)陸深蜀中刻本《史通》，實爲嘉靖吴中翻刻本；卷一葉二一收録之明景泰刻本《道園學古録》，實爲嘉靖四年(1525)撫州翻刻本。

六

《明代版本圖録初編》的傳統得到繼承，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北京圖書館編纂《中國版刻圖録》；上世紀九十年代，黄永年、賈二強的《清代版本圖録》、黄裳的《清代版刻一隅》相繼出版。通過中國版本學者的努力，中國版刻的時空框架算是初步建立起來了。儘管這一框架還處在草創階段，構建得很不完美，但它畢竟爲版本研究者的"觀風望氣"提供了一個可供比照、積累、審核、矯正的基礎。只要研究者們能按照既定的方向努力，這框架上的空白點是可以一個時間段一個時間段、一個地區一個地區地被填補的，原有的錯誤也是可以逐漸被糾正的。

在這一階段，對刻與印的專門研究仍在平行地、緩慢地發展。秦更年《嬰闇題跋》、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繼續有所涉及，但那只是他們三四十年代興趣的慣性使然。在主流意識形態的車輪下，他們日漸失去城狐社鼠的憑藉，就連這一點研究也難以爲繼了。過去學者慨歎"此道之傳，不絶者蓋如線也，茫茫墜緒，其將安所歸乎？真使人憂之深、懼之切而不能自已也"[1]，説得大概就是這種情況。秦書過去罕見提及，王氏《書録》稿本直至二〇〇二年纔得以出版。

從五十年代開始，以私藏爲主的古書陸續向公共、大學、科學院等各系統的圖書館集中。圖書館陸續編製了一系列全國性、地區性的善本、普通古籍目録，尤其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版本鑒定的準確性較之前代有較大提高。

版本研究的大方向問題解決了，閲讀古書的條件具備了，按説到這一階段，本書所討論的課題可以開展了。但現實並不那麼樂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隨着大規模的圖書館古籍編目工作初步告一段落，一批中青年學者開始對版本學的研究對象、方法、目的大膽地提出各自不同的觀點，出版版本學的著作，成爲一時風氣。他們勇於標新理，立異義，對傳統的版本研究方法多採取拒斥的態度。現狀迫使學界去思考這樣一些問題：在目前的階段，對版本學進行理論架構，建立學科體系的條件是否已經成熟了？如果條件還不成熟，那麼，今後版本研究的主攻方向應該是什麼？

---

① 張伯行《濂洛關閩書集解》，《朱子》卷二，第二十八葉。清康熙原刻本。

這些問題很快有了答案。兩位資深的版本學者，一北一南，在相隔不長的時間内，發表了相近觀點。北方的楊成凱先生認爲："古籍的版本研究目前仍然處於經驗積累的階段，作爲一個專門的知識領域，還需要更多的基礎研究和理論總結。"①南方的陳先行先生則提出："中國古籍版本學要有所發展，在注重宋元本及稿抄校本研究的同時，對明清版本進行廣泛研究尤爲重要。而所有的研究，都應先從逐種的版本考訂入手。惟有通過大量的個案研究，爲版本學提供新鮮而豐富的素材，纔能在此基礎上有新的作爲，在這個學術領域有所突破，而不是每每利用前人留下的陳舊材料，作缺乏新意的重複研究或拾遺補闕而已。"②兩位學者都認爲，版本學目前的主要工作仍然應該是版本的個案研究，對版本學作理論總結的條件還不成熟。而對於個案研究應該從何入手的問題，兩位學者給出的答案也令人驚訝地一致，他們都從原刻與翻刻、初印和後印這一課題來切入，而這正是過去的版本研究所未及充分開拓的領域。

七

新中國建立以後，大量歸入公藏的古籍亟待編目，當時的著録只求結果，並不要求對印次、翻刻予以説明，該課題也没有能大規模開展。直到八十年代初，該課題始作爲一個研究方向，受到學者的關注。表述這一觀點比較早的，據我所知，是程毅中的《〈太平廣記〉的幾種版本》。該文提出：

> 研究古籍版本，不但要注意不同的刻本，還要注意同一刻本的不同印次。以往的書目多數不説明版本的特徵，少數有敘録的書目也只能説明某一版本的特徵。清代的藏書家比較注重版本的著録，有不同版本的往往在書目和題跋中説明其異同優劣，爲我們選擇版本提供可方便。但私人藏書不可能廣泛地收羅異本，很難具備對不同印次的書進行比較的條件。只有在今天善本書陸續歸爲公有的條件下，我們纔有可能對一些不同印次的版本進行比較研究。特别期望圖書館的專業工作者能逐步提供有提要的善本書目，把古籍版本的研究工作推進一步。③

以上論述，明確地將印次問題納入版本研究的視野。

版本圖録方面，黄永年、賈二強的《清代版本圖録》對原、翻刻的辨析做得比較到位。黄氏所選的清刻本，不少品種有複雜的翻刻問題，該書基本不錯，實屬難能。黄氏還對《亭林文集》、《漁洋山人精華録》、《説文解字繫傳》等一些版本的初、後印之文字差别作了交代，也是版刻圖録中不多見的。

在個案研究方面，一些進行專書研究的學者在廣泛調查版本的基礎上，發現了某些特定版本的具體問題。例如汪紹楹在中華書局本《太平廣記》④的點校説明中提出該書最關鍵的版本——明談愷刻本至少有三種印本，卷二六一至二六五、二六九至二七〇這七卷文字互異；譚其驤《論〈方輿勝覽〉的流傳與評價問題》⑤文發現北京圖書館與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宋刻本《新編方輿勝

① 楊成凱《清代版本散論》，《文獻》2004年4月第2期，頁231。
② 陳先行《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③ 《社會科學戰線》1988年第3期，頁239。
④ 中華書局，1961年。
⑤ 《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4輯，頁1。

覽》有初刻、重修之不同,修版導致文本的變化。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①講到梅慶生音注本《楊升庵先生批點文心雕龍》原、翻刻與初、後印的文字有别。這些研究都建立在目驗版本原書的基礎上,研究者本身具有淵博的學識,成果整體品質很高。不足之處是,這些學者似乎對通過比對來鑒别原、翻刻與初、後印的一些技術細節不盡瞭然,判定有困難,比如譚氏的結論本來是清楚明白的事實,却使用了"假定"、"可能"等含糊的修飾語。楊氏則在某些段落將版本的前後序列整體顛倒了。

另一些版本專業出身的學者在日常編目工作中發現案例,取得了可觀的成績。陳先行《〈説郛〉再考證》②是一篇考訂叢書版片衍變的專業論文,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學界還不太注意同一版本不同印次的研究,也很少有涉及這方面的論文,該文的出現,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一九九一年顧廷龍與陳先行合寫的《〈元詩選〉瑣談》③是又一篇從版本印次入手研究文本演變的論文,作者發現顧嗣立《元詩選》初、二集有初印、重修之别,重修本在利用舊版的基礎上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增補,發前人所未發。

楊成凱《明寒山趙氏小宛堂刻〈玉臺新詠〉真僞考實》④、梁穎《雍正刊本〈笠澤藂書〉之謎》⑤是刻印研究的佳作,這兩篇文章通過實物考察,對清代以來各家莫衷一是的傳統著録進行了系統梳理,訂正誤説,了却了兩個困擾版本學者多年的公案。考訂版本印次、翻刻的文章,過去多以題跋的形式出現,採用現代學術論文的形式應該如何撰寫,以上兩篇論文也提供了良好的範例。

尚麗新《〈樂府詩集〉版本源流述略》⑥、《汲古閣刊刻〈樂府詩集〉源流》⑦文利用上海圖書館所藏的明毛氏汲古閣刻《樂府詩集》的三種不同印本,並提出證據,證明該書初印本以元刻爲底本,後印本的文字更改則源出宋本。該文的意義不僅在於理清了某個版本個案,更對版本研究的方法具有指導意義。

從這些成果看,不僅刻與印的個案在不斷被分别破解,研究者也有意識地加强了二者的結合,一種在清代中期精英學者圈内曇花一現的方法,終於在此時重迎生機。

李際寧《國圖新入藏思溪版〈大般若波羅蜜經〉的經過及其文物版本價值》文通過兩部《思溪藏》中《大般若經》的印本比勘,得出"《思溪資福藏》應該是在《思溪圓覺藏》基礎上補刊經版而成"的結論,⑧爲佛經版本中一個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提供了證據。

在版本斷代研究方面,楊成凱的《明刻本的鑒賞與收藏》⑨、《清刻本的鑒賞與收藏》⑩、《清代版本散論》⑪花了相當的篇幅講原、翻刻及初、後印本。作者本人對清人題跋(無論是散見的原迹還是已經輯成專著的)、文集、書札中涉及原、翻刻與初、後印的研究成果長期保持關注,又勤於覆核原書,結論可信。

---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② 《中華文史論叢》1982 年第 3 輯。
③ 《顧廷龍文集》頁 505。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02 年。
④ 《藏書家》第一輯,頁 65。
⑤ 《藏書家》第九輯,頁 17。
⑥ 《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 5 月,第 41 卷第 3 期。
⑦ 《中國詩學》第九輯,頁 7。
⑧ 李際寧《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頁 180。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
⑨ 《藏書家》第六輯,頁 12。
⑩ 《藏書家》第七輯,頁 51。
⑪ 《文獻》2004 年 4 月第 2 期,頁 215。

通代版本研究的著作，也有留意版本的印次、翻刻問題的。陳先行的《打開金匱石室之門：古籍善本》[①]一書就是如此，《詩外傳》明通津草堂本與野竹齋本的關係，學者向來各説各話，該書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明顧氏世德堂刻《六子全書》、清雍正汪亮采刻本《司馬氏書儀》等，該書詳細辨析了刻與印造成的文字差異，並配發書影，以供讀者覆核。此書屬於普及性的版本讀物，面向版本初學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對課題進行普及宣傳的作用。

公藏善本書志中第一部集中考察版本不同印次及翻刻現象的，當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該書由陳先行先生發凡起例，從一開始就將撰寫的注意力集中於原、翻刻與初、後印關係的揭示。不僅比較形式，而且校勘文字、内容。據作者統計，該書志收入的八百餘種善本中，"揭示初印本與後印本差異者有一百五十六種，揭示原刻與重刻、翻刻差異者有一百五十八種"[②]。我有幸參與其事，遵照陳先生設定的體例，撰寫書録四百種。今選擇原、翻刻與初、後印作爲研究題目，也利用了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

從古籍著録的角度關注初印與後印本的，有崔建英的《古籍中的初印本》[③]、《古籍中的後印本》[④]、《古籍中的補修本》[⑤]、《古籍中的增修本和著録審校》[⑥]等。這些論文優點是例子均從工作實踐中來，缺點是與前人研究成果的繼承與呼應不足。

從刊刻工藝技術角度切入的，有陳正宏、梁穎二先生主編的《古籍印本鑒定概説》[⑦]一書專設《書版的斷修補拼與古籍印本鑒定》一章，陳正宏先生的《從寫樣到紅印——〈豫恕堂叢書〉中所見的晚清書籍初刻試印程式及相關史料》[⑧]文詳細論述了從寫樣到試印這一階段諸環節的工作要點。這些論文，將古書刻印的全過程都納入考察的範圍，對初學者理解鑒别的具體操作及其原理有一定幫助。

楊成凱《初印和後印》文[⑨]論述了初、後印本的區分及優劣得失，是迄今爲止第一篇對初、後印現象作系統研究的文章，作者對修版、補版、增刻、重編等複雜現象敘述清晰，安排合理，爲進一步的研究確立了討論的基本框架。文中採用的例證偏重清刻本，少量明刻本多在嘉靖以後。這當然不影響事實的陳述，但作爲全面反映一種版刻現象的論文，如果在舉例時能照顧到宋、元、明、清版本分佈的相對勻稱，則更加完美。文中所舉的個别版本個案，如徐刻《儀禮》、顧廣圻刻《爾雅》，可能還存在作者論述以外的、不爲人知的内情，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

國外學者中，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奥平武彦《朝鮮の宋元明板覆刻本》[⑩]關注了來自中國的古版本在朝鮮的翻刻狀況，雖較簡短，但却是較早從東亞文化交流角度來討論翻刻現象的論文。後來長澤規矩也對初、後印現象曾予以關注，並撰寫了《木版本の印刷の先後ついての一二の考察》、《古書の刊印の先後について》、《初印本と後印本》等文。[⑪] 這些論文討論的主要是日本刻本的刷印早晚、版片轉移，已經越出本書界定的範圍，在此不作展開討論。

---

① 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
② 陳先行《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後記。
③ 《圖書情報工作》1987年第6期。
④ 《圖書情報工作》1989年第6期。
⑤ 《圖書情報論壇》1989年第3期。
⑥ 《圖書館學通訊》1988年第3期。
⑦ 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
⑧ 《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年第1期，頁91。
⑨ 《藏書家》第九輯，頁148。
⑩ 發表於《書物同好會會報》第六號，頁一至四。昭和十四年(1939)十二月。
⑪ ［日本］長澤規矩也《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四卷，汲古書院，1983年。

尾崎康《以正史爲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1]一書專門討論了南宋初期覆北宋版（尤其是所謂景祐本三史的覆刻本），元代翻南宋中期刻本《晉書》、《唐書》、《五代史記》，元代後期翻元初刻《隋書》，明初翻元大德九路刻《南史》、《北史》，明南北監二十一史等疑難問題。當時國内學者究心於宋元版翻刻本、遞修本的很少。而尾崎氏通過對一書刊印、流傳等資料的收集，重新建構某一歷史時期的出版運作方式，分析當時的社會文化氛圍，這種方法，更令人耳目一新。

以上是對與論題有關的國内外研究的簡要回顧，通過幾代學者的努力，一個個特定版本的後印、翻刻問題逐漸被揭示出來。到目前爲止，應該說，個案的積累已經有相當的規模，本書討論的課題已經具備了在版本研究中獨立成爲一條線索的可能。不足的地方，一是課題研究一定程度上與實物脱節，新鮮的例證相對匱乏；二是某些研究者對於鑒别原、翻刻本及初、後印本的方法，尤其一些很機械的技術還没有完全掌握，造成意見的分歧和錯誤；三是個案研究過多地集中在明代後期刻本及清代刻本中，某些時段的刻本（比如明初刻本）的研究出現了空白點；四是前人對個案研究已有成果的是非得失如何，還没有經過驗證，不能利用；五是課題理論研究顯得不夠系統，缺乏一條能貫穿全域的主線。

八

針對以上問題，我對涉及論題的版本實物作了較爲集中、成規模的調查。通過逐種目驗、比對、考訂，借用中國傳統的善本書志的形式，揭示其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現象及由這些現象導致的文本變化。這類現象又多不勝數，只能採取抽樣的方式。爲使這些樣本具有足夠的代表性，我遴選了宋、元、明、清版刻一〇八種。遴選的標準是：一、該版本的字體風格具有其刊刻時代的典型性。二、該版本能反映原、翻刻與初、後印現象的多樣性。三、該版本在前人研究中曾經引起争議、誤解，或研究過却不夠徹底，或根本是研究的盲點。四、該版本由於原、翻刻或初、後印而造成的文字内容差異較多，有校勘價值。五、所選品種刊刻時代的分佈儘量做到匀稱。在此基礎上，結合其他實例，完成對課題的完整論述。符合以上條件的二百六十餘種版刻排列起來，從縱向看是一部小型的"中國版刻圖録"；從横向看，基本涵蓋了傳統四部書的各個類目。照顧到這縱、横兩方面，本書應該能夠較爲全面地反映論題的整體面貌。

本書分通論、實例二編，共計十三章，輔以圖版編。各章節的編排和考查内容如下：

通論編分九章，分别考察原、翻刻本及初、後印本的差異及鑒别要領，以及其文獻價值、文物價值優劣的評估，並説明二者結合研究的必要性。最後列舉目前因刻印研究不足而導致古籍整理失誤的實例。使用的例證一部分出於下編；一部分見於前人著録，又經過我以實物驗證；一部分是我實地訪書所見。

實例編分四章，著録歷代典型版刻一〇八種，其中宋刻本二十一種，蒙元刻本十四種，明刻本三十九種，清刻本三十四種。採用書志的形式，每篇選定一原刻本或初印本著録，論述其翻刻、後印情況。文字異同較多者列爲校勘表附於篇末。

相比於前人的研究，本書的創新點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首次比較系統地探討了古籍版本學中十分重要又尚未引起學界足夠關注的原、翻刻和初、後印及其結合研究的問題。

原刻與翻刻、初印與後印一直是版本研究的對象之一，但在版本研究的具體發展過程中，它

---

[1] ［日本］尾崎康著，陳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們不是兩條明線，而是若隱若現的伏線，中間經歷了曲折的分合。本書"通論編"結合文獻與實物資料，初步將這兩條線索從複雜的版本現象中剥離出來，繼而從具體實例出發，初步歸納了相關現象中顯現的某些規律。繼而通過二者之結合研究，將刻本、稿本、抄本、批校本等貫串成一個更充分反映文本流變過程的、複雜多層的立體架構，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爲推進中國古籍版本學向縱深發展作了有益的嘗試。

二、將原、翻刻與初、後印的現象研究與歷代版刻的縱向時代演進相結合。

前人研究大多是獨立的個案突破，缺少一條將分散的個案聯繫起來的線索。也有少數研究是對上述現象作梳理的，但所列舉的個案過多地集中在某一局部（例如在明嘉靖以下至清代的版刻）。本書"實例編"在大量現存的古籍版本中，精心選擇一〇八種典型樣本，逐一進行目驗、調查和考訂。在前人總結的版刻演進縱向線索的基礎上，初步構建起另一個縱横交錯、層次更爲複雜的框架，補充了已有研究中某些時間段的空白點，爲如何全景式地展示特定版本現象提供了操作性較強的解決方案。

三、將傳統古籍善本書志的形式與校勘緊密結合。

本書的實例研究採用了傳統古籍善本書志的形式，尤其是參考和借鑒了陳先行先生主持的《柏克萊書志》的體例。傳統書志多限於對版本面貌的客觀描述，缺少版本考訂。《柏克萊書志》對此已做了相當大的改進，尤其是在原、翻刻與初、後印現的現象揭示較多。我在參與撰寫時，曾借鑒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録》在書志後配以校記的方法，在某些條目附加校勘表。本書繼承了這一做法，通過揭示這些普遍存在而又較少爲人注意的文本差異，展現了古書由於刻與印而造成的複雜的文本流變過程，也爲古典文獻學研究提供了扎實而有效的基礎性材料。

本書所討論的相關版本，分藏兩地、三地者不少，爲搜集證據、比對版本、校對文字帶來困難。雖然我試圖努力地對每種版本作窮盡式的研究，但書囊無底，難保日後没有新的例證出現。文中尚存疏漏荒謬之處，敬請方家不吝賜教。

通 論 編

第一章　原刻與翻刻(上)

本章結合實例,對原刻、翻刻的相關術語作界定,揚搉原、翻刻本之差異,衡其優劣得失所在。

第一節　相關術語之界定

原刻與翻刻是一組相對概念。將古書按舊刻的文字或形式重新刻版,稱爲翻刻,印出的本子稱爲翻刻本;翻刻本所依據的底本就稱爲原刻本。

傳統的版本目録對原、翻刻概念的理解不盡相同,使用未能統一。所指的"翻刻",實際包含兩方面的含義:

一是文字之翻。假設某版本(乙本)的文字是從某個更早版本(甲本)繼承下來的,乙本就可被認爲是甲本的翻刻本。至於行款是否保持一致,就不作要求了。

一是形式之翻。假設某版本(乙本)是從某個更早版本(甲本)繼承下來,且乙本與甲本的形式保持一致。這種含義下的翻刻本,最低標準是該本的行款與原刻本一致。原、翻刻本可以有白口黑口、單邊雙邊的差異,版匡尺寸可以大小懸殊,長寬的比例可以變化,甚至卷數也可以重新編次,但行款不應有别。

以上兩種含義,相比較而言,後者更爲嚴格。在實際操作中,前者可能出現的鑒定問題,後者同樣存在,後者所産生的混淆遠大於前者。解決好後者的問題,前者的問題便迎刃而解。因此,本書討論的翻刻本主要集中於後一種情況,即行款與底本基本保持一致的情況。

傳統的版本目録,圍繞原、翻刻這組概念,又衍生出一系列專用術語。因此,在討論開始之前,有必要對此類術語作出界定,以免産生理解的分歧。

一、初刻

版本學上所稱的初刻,指的是一書首次刻印。首次刻印的本子,稱爲初刻本。初刻本與重刻本是一組相對的概念。

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凡有三刻:一爲初刻不分卷本,一爲二刻十五卷本,一爲通行之三十二卷足本。三本所收條目懸殊,同一篇之内容也互有出入。[①] 三本前有王引之序文,均署清嘉慶二年(1797),實則文字異同。初刻本王序僅四行,二刻本此序改寫爲二十七行,三刻本王序又較二

---

① 關於三本之刊刻異同,詳陳鴻森《阮元刊刻〈古韻廿一部〉相關故實辨證——兼論〈經義述聞〉作者疑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三分,頁454,2005年9月。

刻本更動兩處:"溺於舉子業",改爲"習舉子業";"凡所說《易》、《書》、《詩》、《周官》、《儀禮》、《大、小戴記》、《春秋内、外傳》、《公羊、穀梁傳》、《爾雅》,皆依類編次"句下,三刻本增"附以《通說》"四字。相對於未刻卷數、葉數的初刻本,後二本屬於經作者重編的重刻本。

初刻本與原刻本的含義有別,前者是絶對概念,後者是相對概念。在同一種書的刻本系統中,如果不同刻本彼此之間的關聯是單線的、直接的,則某一刻本相對於該系統中晚出的刻本而言就是原刻本,相對於該系統中早出的刻本而言就是翻刻本。

二、重刻

重刻,指對初刻本進行整理後重新刻印。重刻印出的本子,稱爲重刻本。相對於初刻本而言,重刻本在文字内容方面有所校正、增補,或經過重新編次。

翻刻與重刻均爲重新開版,從形式方面來說,二者的差異在於,翻刻本較之原刻本,排版方式可以不改變,也可以改變;而重刻本較之初刻本,排版方式一定有所改變。

至少從明代中期開始,刻書者已有意識地從排版的角度來區分"翻刻"與"重刻"。能體現這一觀念出現的版本實物,推明嘉靖元年(1522)汪諒刻本《文選注》爲早。該本第一卷第三十四葉附有汪氏廣告一則說:"金臺書鋪汪諒見居正陽門内西第一巡警更鋪對門,今將所刻古書目録列于左,及家藏今古書籍不能悉載,願市者覽焉。"隨後列出的目録分爲上、下兩列:上列爲翻刻,末署"俱宋元板";下列爲重刻,末署"俱古板"。

這份目録中所列的汪氏翻刻本與重刻本,有些現在還可以見到。將其與所據底本作一番對照可以發現,翻刻本中如《史記注》、《文選注》、《杜詩注》等均與底本行款相同,[①]重刻本中《新刊太音大全集》卷端有"書林金臺汪氏重刊"字樣,獨佔一行,較之原本排版方式顯然不同。這也許說明,汪氏是根據底本珍稀程度的差異來決定其開版方式的。對於較爲珍罕的宋元板,他採用翻刻,不改變底本行款;而對於當時不那麽貴重的"古板",即明前期刻本,他採用重刻,不再保持底本的排版方式。

一般來說,較之初刻本,重刻本在行款上會有所更動,但也不能排除開卷第一葉行款一致的情況。某些出版人刻成一本後,覺得不滿意,又再刻一本,且並不改易行款。

如趙元一《奉天録》,秦恩復石研齋先於清道光三年(1823)刻成一本,文字依據龍萬育活字印本,是爲初刻本(圖 1-001-1);後來得見常熟張金吾家藏抄本,發現文字更勝,於道光十年重刻一本(圖 1-001-2)。二者版式一致,乍看頗爲相似,細審則文字有別,比如序文首葉,初刻本作"軒轅征蚩尤"(圖 1-001-3),重刻本作"軒轅氏征蚩尤"(圖 1-001-4)。伍氏《粤雅堂叢書本即出自秦氏初刻本,繆氏《雲自在龕叢書》本也是依據秦氏初刻本翻雕,刻成又見到後刻本,遂於跋文中詳列二本異文,並特别說明後刻本是"校正重刻","非修改也"。[②]

又如汪中《述學》,有清汪氏初刻本,用宋體字上版(圖 1-002-1),内封面題"述學四卷,江都汪容甫先生著,問禮堂藏版";又有道光三年(1823)汪喜孫重刻本,用軟體字上版(圖 1-002-2)。只看開卷第一葉,二本排版完全一致。通觀全書,發現文字多有歧異。有些差異是因爲編者對作者稿本的取捨不同,如《古玉釋名》一篇,作者有初稿,有次稿,初刻本據初稿刊木(圖 1-002-3),重刻本按次稿上板(圖 1-002-4);[③]另一些文字差異則牽涉人事,如《女子許嫁而婿死從死及守

① 這顯然是使用了"翻刻"概念中較爲嚴格的界定。
② 見《雲自在龕叢書》本卷末繆荃孫跋。按:繆氏所說的"修改",當指舊版的重修後印。
③ 清同治八年(1869)揚州書局刻本《述學》據汪喜孫本翻出,所附方濬頤撰《校勘記》第五葉列有此條。

志議》篇有"今也不爲牉合"至"其可恥孰甚焉"、"若使齊楚之君死"至"則必爲狂易失心之人矣"二段文字，重刻本改寫，並没去"無恥"、"狂易失心"等過激的語句。

以上這類重刻本，雖出自一家一姓，文字已與初刻本判若兩途。後人不瞭解其間的區别，輕下斷語，難免得出偏頗的結論，甚至於厚誣前人。章學誠《〈述學〉駁文》謂汪中論女子未婚守志，"斥之爲愚，爲無恥，比之爲狂易"，又謂其論未婚殉夫，"指爲狂惑喪心"。胡適撰《章實齋先生年譜》，曾查對汪中原文，發現只用"愚"字，其他字樣皆原文所無，懷疑章氏故入人罪。[①] 其實章氏依據的是初刻本系統的本子，符合原貌，而胡適使用的則是重刻本系統的本子，已非舊觀。

三、仿刻、影刻、覆刻

前人著録又有仿刻、影刻、覆刻的分别，在具體使用時也較爲隨意。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學者開始對這三者及其相互關係進行界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黄永年的觀點，他認爲：

> 把一部古書照樣翻刻，這在版本學上有個專用術語叫"覆刻"，也可以叫"影刻"，有時也叫做"仿刻"。但"仿刻"這個術語用得似不夠穩妥，因爲只叫"仿"，自可不必力求逼真，不如用"覆刻"、"影刻"來得確切。[②]

黄氏用"仿刻"、"覆刻"來區别翻刻逼真程度的不同，又將"影刻"併入"覆刻"的概念，簡單明瞭。

另一種觀點是由姚伯岳提出的，他認爲：

> 複製底本無非採用兩種方法，一是臨，就是對照底本盡可能原樣抄寫。二是摹，就是將半透明的薄紙覆於底本書葉之上，照原樣摹寫。如果用已有的現成名詞來科學地區分的話，用"臨"的方法複製而成的刻本應稱爲仿刻本，而用"摹"的方法複製而成的刻本應稱之爲"影刻本"。
>
> 除此二者之外，還有一種更爲簡便的版本複製方法，採用這種方法不必重新書寫版樣，而只是將原本之書葉拆散，然後作爲版樣直接粘貼於版片上，照原本的版式、字畫原樣雕鐫。用這種方法刻印而成的刻本即可稱之覆刻本。[③]

姚氏試圖從寫樣、刊刻具體工作流程的角度，對傳統目録上出現的一系列術語加以明確區分，用意很好，但落實到具體操作，却有相當困難。因爲他的界定是建立在對工作流程的推想上，實際工序是否確實如此，無從印證。此外，一部翻刻本究竟忠實底本到什麽程度，見仁見智。落實到具體的古書，哪些算仿刻，哪些算影刻，哪些算覆刻，不同的學者常常並不能取得一致意見。

黄永年提出嘉靖與清初的翻宋本不算覆刻，最多只能算仿宋刻，清代乾隆、嘉慶、道光的翻宋本也只能算仿刻，都與事實相符。但他説真正的覆刻本到清季纔流行，最早的是黎庶昌刻的《古逸叢書》，其後則以陶子麟刻書爲代表，[④]就值得商榷。首先，《古逸叢書》的刊刻工作由日本刻工在東京完成，嚴格説來，它反映的是當時日本而非中國雕版業的藝術水準。其次，將陶子麟的翻本與底本對照，發現其水準未必高過乾嘉間的翻宋本，且有脱離底本自成一體的傾向。這樣的翻本，同樣只能算仿刻而非覆刻。

---

① 詳林勝彩《汪中〈述學〉版本考述》，《文與哲》第十四期，頁246，臺灣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2009年6月。
②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論》頁36。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③ 姚伯岳《中國圖書版本學》頁273。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④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論》頁36。

翻刻的幾種不同叫法，産生於影印技術没有出現的時代。學者發現討論原、翻本，僅靠語言難以描述清楚二者的形態差異，試圖用這些術語來作區分，也是没有辦法的辦法，是一定歷史階段的權宜之計。而這些術語本身界限又相當含糊，[①]這些都給使用者帶來困擾。目前，我們已有條件爲所討論的原、翻本配發書影，兩者相似到何種程度，觀者自能得之，再作以上區分就無必要了。爲避免今後再發生糾纏，我在本書中只稱翻刻，儘量避免使用仿刻、影刻、覆刻之類的術語。

第二節　原、翻刻本之差異

翻刻本經過重新寫樣、上版，或多或少會與底本産生差異。這些差異主要出現在兩方面，一是出版信息源，二是文字内容。

一、出版信息源

我們一般説的出版信息源，大致包括以下幾項：

1. 寫手、刻工姓名

寫手、刻工是古書雕版過程中分别操作寫樣、刻版這兩個程式的工匠。在雕成的版片上雕鐫寫手、刻工的姓名，一是爲便於計算工價，二是爲便於追究責任。在宋、元及明代初期，即使是翻版，也只鐫刻實際寫樣、刻版的工匠姓名。照翻底本的寫手、刻工姓名的現象，直到明代中期前後纔出現。

明弘治十七年(1504)馮允中刻本《文心雕龍》，從元至正十五年(1355)嘉興路儒學刻本翻出，在卷末加刻了“吳人楊鳳繕寫”一行，楊鳳爲明中期著名寫手，弘治十四年曾在揚州刻過楊維楨《鐵崖文集》。[②]

清嘉慶十八年(1813)陳氏説劍樓刻本《求古精舍金石圖》，有清後期翻刻本，面貌酷似。原本前有陳經廿一歲小像，題“癸酉春日高瀍寫”(圖 1－003－1)，寧波翻刻本於此條下加刻“四明三益齋王槐照樵刻”一行(圖 1－003－2)。[③]

2. 校刻人名

清順治間海雪堂刻本《嶠雅》，有鄺瑞翻刻本。原刻本無印款(圖 1－004－1)，翻本卷端刻有“字字離騷屈宋心”橢印，又“族來孫鄺瑞重鐫”長方印(圖 1－004－2)。來孫爲六世孫，從順治下推六世，可知翻本大致刻在道光間。

3. 刻款牌記

清康熙項絪玉淵堂刻本《隸辨》(圖 1－005－1)，有乾隆黄晟翻刻本(圖 1－005－2)。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録標注》指出黄晟本“末一葉有二圖章。無之者，原本也(圖 1－005－3)”，所謂二圖章，指黄晟本卷八末鐫有“奇文共欣賞”、“桐軒”二篆文木記(圖 1－005－4)。

清乾隆内府刻本《四書章句集注》，朱熹序後有牌記云：“於是補其殘缺，置諸泳澤書院，嘉與學者共之，淳祐丙午秋八月識”，後來陶湘檢對原本，發現實爲元刻本，“學者共之淳祐丙午”八字

---

① 比如傳統書目中將一些照底本式樣翻刻的本歸爲仿宋本，又將一些以仿宋字上版的本子也歸入仿宋本，就反映了這種矛盾。

②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九，《鐵崖文集》五卷，明弘治十四年馮允中刻本，卷末鐫有“姑蘇楊鳳書於揚州之正誼書院”字樣。

③ 秦更年《嬰闇題跋》卷三，葉十三，《求古精舍金石圖》跋。《嬰闇所著書》本。

經人割補填寫,[①]内府本據以翻刻,不知此牌記實非底本原貌。

翻本的牌記也有妄造的,宋嘉定三年(1210)莊夏刻本《東觀餘論》,卷末有建安漕司本舊跋一篇,又有嘉定三年莊夏刻書跋。明萬曆項篤壽據以翻刻,傳世有一種印本,卷末加刻"建安漕司刻梓"一行,爲底本所無,後人遂誤會項本是從南宋初建安漕司本翻雕。[②]

4. 版心下刻書室名

明嘉靖顧春世德堂刻本《六子全書》,有明桐蔭書屋翻刻本,原本版心上鐫有"世德堂刊"四字,爲翻本所無。翻本版心下間有"桐蔭書屋校"五字。

5. 避諱字

元、明兩代,避諱不嚴,元代的翻宋本,不少仍避宋諱,但是拿宋刻原本一比較便可發現,元翻本宋諱有避有不避,顯得較爲隨意。清代避諱較嚴,不但照翻原本避諱字,並本朝諱字也要避。

南宋中期建刻十一行本《資治通鑑》,有元翻本。卷一首葉第四行"盡玄黓困敦",原本宋諱"玄"、"敦"二字缺末筆,翻本同。卷九十二首葉第四行"起玄黓敦牂",原本"玄"、"敦"二字缺筆;第七行"王敦以璞爲記室參軍"、第八行"知敦必爲亂"、第九行"敦既與朝廷乖離"、第十一行"故敦不委以事"等,"敦"字均缺筆(圖 1-006-1)。翻本無一缺筆(圖 1-006-2)。[③]

清康熙張士俊澤存堂刻本《廣韻》,有道光三十年(1850)鄧顯鶴翻本。張氏原本從宋寧宗朝刻本翻出,宋諱缺筆,鄧氏翻本保持這一特點,又敬避清帝諱,如上聲第五十一葉"琰"字缺末筆。

6. 卷數

明嘉靖十四年(1535)吳郡袁氏嘉趣堂刻本《世説新語》三卷,卷端題"卷上之上"(圖 1-007-1),有明萬曆翻刻本,易爲六卷,卷端題"卷之一"(圖 1-007-2),每卷版心亦爲改題。丁祖蔭舊藏翻本一帙,有跋云:

> 此萬曆甲辰楚藩翻袁本也。袁刻三卷,各分上、下。此易爲卷一至卷六,行格悉依袁本,字體亦無更變。惟原本有一二節誤未提行及提行而低一格處,已爲更正如式。雙行字間有擠軋處,爲依次勻入次行,或删節數字湊合之。此其偶異處也。[④]

按丁氏説袁刻雙行小注間有擠軋,當是後印時有修改,[⑤]如卷上之上第三十一葉第六大行注"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就排版來説多出一字,故將"諸侯一匡"部分擠作扁字(圖 1-007-3),翻本則删去前小行注"管仲夷吾者"之"者"字,從而將字排勻了(圖 1-007-4)。

7. 序跋

古書翻刻,一般會將底本舊有序跋照刻下來。如果拿一部原刻本來比較,發現翻版少了某篇序,究其原因,有可能是底本原來就没有這篇序,未必一定是翻版遺漏了。

清嘉慶沈氏古倪園刻本《梅花喜神譜》(圖 1-008-1),有道光七十二夫容仙館翻本(圖 1-008-2)。沈本卷末有王芑孫、曹貞秀夫婦的跋,均以手迹上版。王芑孫書法曼妙,曹貞秀亦能

---

① 王欣夫《文獻學講義》第三章,頁二七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② 潘景鄭、顧廷龍編《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卷六持此説,頁一三三。上海開明書店,1944 年。

③ 《四部叢刊》初編所收之《資治通鑑》"宋刊本",實與此元翻本同版。[日本] 尾崎康《以正史爲中心的宋元版研究》有説,頁 59,陳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

④ 跋見明刻本《世説新語》,上海圖書館藏(書號 789865-67)。

⑤ 廣東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有明嘉靖袁氏嘉趣堂刻後印本一帙,原係蔣天樞購得,以贈陳寅恪先生爲壽者。中有前人過録一跋云:"袁本初印譌字更多,後刷者得略修校十之三四耳。此亦依宋本開雕者,但宋槧已有譌字,必手勘數過,方稱善本也。穎谷。"可見袁刻另有初印本。

書，王氏有詩，稱“墨琴終日寫蘭亭，小楷能摹《塼塔銘》”[①]，沈本的刻工很好地傳達出手書的韻味，讓人看了怦然心動(圖 1－008－3、圖 1－008－4)。翻本未載以上序跋，不但使本書藝術美感大打折扣，更平白失去幾篇對讀者很有用的文字。

二、文字内容

翻刻本正文出現的文字内容異同，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1. 脱

翻刻本沿襲了原本的排版方式，但由於手民疏忽，會在局部造成文字脱漏。宋元之際建刻本《毛詩旁注》，有元翻本。原本正文有旁注、行間有小注，翻本於旁注、小注多有脱漏，當是手民翻刻時減省文字所致。原本《小星》篇“寔命不猶”下小注“夫人无妒忌以惠其下妾”云云(圖 2－021－5)，翻本缺“夫人”以下八字(圖 2－021－6)，當是手民草率從事，在小注轉行處漏刻文字。

宋末建刻本《詩人玉屑》，有元翻本。宋刻本不缺葉，元翻本卷四脱第九、十，凡二葉，刻工將第十一葉版心葉碼改爲“九之十一”。卷十脱第十五、十六，凡二葉，翻本將第十七葉版心葉碼改爲“十五之十七”。卷十一脱第三、四，凡二葉，翻本將第二葉版心葉碼改爲“二之四”。卷十二脱第六、七，凡二葉；第十、十一，凡二葉，翻本將第八葉版心葉碼改爲“六之八”，將第十二葉版心葉碼改爲“十之十二”。這種人爲痕迹很重的標識方法，客觀上給讀者檢點缺葉作出提示。明代對元刻《詩人玉屑》再行翻刻時，則直接將版心葉碼連署，若非逐葉比對，讀者無從查對缺葉與否。

元翻本《山谷黄先生大全詩註》[②]，也存在缺葉，出版者在編葉碼時採取了與元翻本《詩人玉屑》完全一致的處理方式。如卷二《次韻定國聞蘇子由臥病績溪》、《次韻子由績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國》二首，就存在這一情況。我們將此二首詩的正文恢復完整，並將該本缺失的部分用底線標識出來：

《次韻定國聞蘇子由臥病績溪》

……

後皇蒔嘉橘，中歲多成枳。(第十葉末)

<u>佳人何時來，爲天啟玉齒。</u>

<u>湔祓瘴霧姿，朝趨去天咫。</u>

<u>諸公轉洪鈞，國器方蓆砥。</u>

<u>矢詩寫予心，莊語不加綺。</u>

<u>《次韻子由績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國》</u>

<u>種萱盈九畹，蘇子憂國病。</u>

<u>炎蒸臥百戰，山立有餘勁。</u>

斯人廊廟器，不合從遠屏。(第“十一”葉起)

---

① 王芑孫《淵雅堂編年詩藁》卷六，葉二十，《寒垣燈下作南中親舊書因系以句六首》第四首。《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 1480 册。

② 此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行二十四字。舊説爲宋刻，黄丕烈《百宋一廛賦》“異三擵乎豫章”注即指此本。

江湖摇歸心，毛髮侵老境。
艱難喜歸來，如晴月生嶺。
仍懷阻歸舟，風水蛟鱷横。
補衮諫官能，用儒吾道盛。
上書詆平津，藁槁初記省。
至今民社計，非事頰舌競。
方來立本朝，獻納繼晨暝。
人材包新舊，王度濟寬猛。（第“十一”葉末）
必開曲突謀，滿慰傾耳聽。
斯文吕與張，泉下亦蘇醒。
天聰四門辟，國勢九鼎定。
身得遭太平，分甘守閑冷。
天津十年面，想見頎而整。
何時及國門，休暇過煮茗。
燒燈留夜語，鴻雁看對影。
但恐張羅地，頗復多造請。
維此禮部公，寒泉甃舊井。（第“十二至十四”葉起）
謫去久羸瓶，召還汲修綆。
太任泱齋宫，陛下天統慶。
日月進亨衢，經緯寒耿耿。
西走已和戎，南遷無哀郢。
誰言兩逐臣，朝轡天街並。
王子竄炎洲，萬死保軀命。
還家頰故紅，信亦抱淵静。
稅屋待車音，掃門親帚柄。（第“十二至十四”葉末）
行當懷書傳，載酒求是正。（第“十五”葉起）
端如嘗橄欖，苦過味方永。

從劃線處可知，上述二詩所處的葉面缺失了兩葉，出版者對葉碼作了掩飾性的改動。

有些翻本對底本文字隨意删改，後人非見底本，不能悟其失。葉景葵曾收得明弘治李翰刻本《遺山先生詩集》後印本，取對毛氏汲古閣刻本，發現凡弘治本板爛處，毛本每作墨等，可知毛本實從弘治本出。弘治本前有段成已引，毛本段引内擅删二十一字，改爲“遺稿若干”四字。[①]

有一些翻本的文字缺失並非出於脱漏，而是因爲牽涉人事。清順治海雪堂原刻本《嶠雅》，卷首附阮大鋮《石巢詩話》，後有隸書跋文二行：“此吾師雅言也。郢人之質未虧，鍾期之耳不作。天憖遺矣，世喪道矣。向秀所以援翰於山陽，羊曇所以殞涕於西州也。鄺露。”（圖 1－009－1），翻本此處留白（圖 1－009－2）。後人推測這是由於阮大鋮晚節狼藉，翻刻者不想留此話柄，去之而不刻。[②]

① 葉景葵《葉景葵雜著》頁一二五，《遺山詩集》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② 黄裳《清代版刻一隅》（增訂本），頁 29。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

2. 譌

翻刻本出現錯字，往往是形近而誤。比如明萬曆四年(1576)龍丘舒伯明刻本《唐宋諸賢絶妙詞選》、明宋邦乂刻本《吕氏春秋》的明翻本，都有這一類型的文字錯誤。

清嘉慶秦氏石研齋刻本《揚子法言》，出自宋本，摹雕精雅，第十二卷第三葉，底本有文字缺失，秦氏取何義門校本仿刻之。後來傅增湘得到宋刻完本，對勘秦本，發現此一葉中已舛譌六字。① 這是底本局部缺文、翻刻者誤補的例子。

有些刻本局部文字以行草書上版，一經翻版，便有差池。明正統元年(1436)善敬書堂刻本《聖朝混一方輿勝覽》(圖 1-010-1)，卷端有行草書牌記云：

> 唐虞三代以來之州域，北不踰幽并，南不越嶺徼，東至于海，西被于流沙。其間蠻夷戎狄之地，亦有未盡啟闢者。方今六合混一，文軌會同，有前古所未有之天下，皇乎盛哉。是編凡山川人物沿革本末，靡不具載。學士大夫，端坐牕几而欲周知天下，操弄翰墨而欲得助江山，不勞餘力，盡在目中。信乎其爲勝覽矣。

明正德元年(1506)王氏善敬書堂翻本，牌記文字改爲楷書，“北不踰幽并”，“幽”誤作“函”；“亦有未盡啟闢者”，“盡”誤作“聞”；“周知天下”，“知”誤作“之”；“得助江山”，“助”誤作“照”(圖 1-010-2)。又有明嘉靖楊氏歸仁齋翻本，誤字與正德本同(圖 1-010-3)，蓋從正德本翻出。

另一些古書以篆、隸體上版，書手不具備這方面的素養，從而造成失誤。明末毛氏汲古閣翻刻宋本《漢隸字源》，用一楷書手來寫樣，勉作隸體，刻出的本子大爲失真。翁方綱比較了宋本與毛本後，提出嚴厲批評：

> 宋槧本雖已重修，尚去碑本未遠。毛氏則就宋本之已漶者重繕開雕，楷之工不足贖其隸之謬，直是一不曉隸書者爲之過録，不特失其神，且失其形，其于字之曲直、俯仰、斷續、伸縮，皆所不知。……偏旁毫釐之失，則字非其字，勿問原矣。毛氏汲古閣雕板書數十百種，烜赫人間，未有若是書之謬戾譌舛、貽誤天下後世者也。今既無舊本，學人惟賴毛本以見是書之面目，而好古之士或且欲就此中之字以集録漢碑，則所謂郢書燕説而已矣。②

翻刻本校正譌誤，於書不爲無益。但如果不明文意，就變成專輒妄改。明正德十二年(1517)王鏊刻本《孫可之文集》出自宋蜀刻本。卷八《刻武侯碑陰》“獨謂武侯治於燕爽”，王氏以爲不通，於“治”下增“比”字。顧廣圻指出原文用《左傳・莊公九年》“管夷吾治於高傒”句式，③王刻的校改是犯了以後文理讀前人書的毛病。

3. 衍

宋端平三年(1236)常州軍刻本《古文苑》，有明成化張世用翻本。宋本卷一《石鼓文》第一鼓注“字雖磨滅，髣髴是時字”，成化本“時字”下衍“耶”字；第二鼓注“鄭云：今作鮒，音附”，成化本“音附”上衍“作”字。

4. 倒

宋刻本《藝文類聚》，有明宗文堂翻本，間接從宋本翻出。卷七十六内典類引庾肩吾《詠同泰

---

① 詳傅增湘跋宋刻元明遞修本《揚子法言》，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9600)。
②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十六，《跋宋槧〈漢隸字源〉二首》。清道光十六年李彦章刻本。
③ 顧廣圻《思適齋集》卷十，五《孫可之集》跋。

寺浮圖詩》"月出琛含水,天晴幡帶虹",宗文堂翻本將"幡帶虹"誤倒爲"帶幡虹"。

5. 錯亂

有些翻刻本,依據的是舊刻的傳抄本,容易出現錯簡。明正德中,王鏊依據内府所藏抄出一本,與南宋蜀刻本《孫可之文集》行款相同,據以翻刻行世。王本行款一仍其舊,但卷二、卷三文字互倒,或是書手在謄寫底本過程中將卷次弄亂了。

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宋袁州本,有清康熙陳師曾翻本,從影抄本出。黄永年指出陳本《後志》卷二釋書類錯入《讀書志》卷三下,推測是"影抄本裝訂錯誤所致(《幕府燕閑録》適爲一頁之始而《天隱子》適爲一頁之終可知)。"[①]此書後來收入《四庫全書》,館臣未能舉正,《提要》誤以爲陳師曾本有殘缺。其實《幕府燕閑録》以下二十葉文字已見於《後志》,並未脱文。

6. 滲透

翻本之文字滲透,指翻本在某些局部羼入本書另一系統的文字内容。古書在翻刻過程中,某些底本存在物理缺損,翻刻者不以己意添改,而是找其他版本來補字。有時他找來的本子與底本不屬於同一版本系統,而他又忠實據補,造成滲透的結果。這種結果的産生,並非出於操作者的主觀意願,而是由於底本條件的客觀缺陷,操作者本身有着不得已的苦衷。

《史記》三家注,有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又有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彭寅翁刻本,前者爲足本,後者爲删節本。明嘉靖王延喆刻本出自宋黄善夫本。錢泰吉指"王本《周本紀》第二十七葉脱《索隱》一條(繒)、《正義》一條(驪山)",[②]根據該葉字數與通卷不同,譌字亦多的現象,斷定王本有羼刻。近年學者又據王本《曆書》末葉與元彭寅翁本在缺字與排版的一致性,證實王本羼入之文字係從彭本翻出。[③]

《文選》六家注本可分兩大系統:一爲五臣—李善注系統,一爲李善—五臣注系統。明嘉靖袁褧嘉趣堂刻本《六家文選》,從南宋廣都裴氏本翻出,屬於前一系統,注文次序爲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後。但學者發現嘉趣堂本卷十九《洛神賦》及《補亡詩》首篇《南陔》前後共六葉,却是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後,推測袁氏所據之裴氏本這六葉已缺失,現有的六葉文字是袁氏拿某個李善—五臣注本(如贛州本、建本)補配而成的。[④]

從文本着眼,王刻《史記》、袁刻《六家文選》均屬於被滲透了的翻本。

翻刻並不都是老實地機械複製。在某些歷史階段,製作者會有意識地對原本内容作局部的改頭换面。在明代後期的戲曲、小説版本中,此種現象尤爲突出。

明萬曆中期,市場上曾出現過兩種《李卓吾先生批評西廂記》,一爲杭州的虎林容與堂本,一爲福建的潭陽劉應襲本,二本中李卓吾的總評、眉評截然不同。後來蕭騰鴻師儉堂推出《湯海若先生批評西廂記》、《鼎鐫陳眉公先生批評西廂記》二種刻本。通過對正文、總評、眉評的比較,發現就主體内容而言,後兩種以湯顯祖、陳繼儒評爲標榜的本子其實分别出自前兩種李卓吾評本:所謂湯海若評本翻自容與堂本,而所謂陳眉公本翻自劉應襲本。[⑤] 這種改變並非僅有負面意義,其中涉及文本傳播與接受心理都頗堪玩味。

如果再把視野放寬些,將明刊戲曲版畫也考慮進來,就會發現更多對於借鑒摹仿的掩飾行

---

① 黄永年《記近年新得的清刻本》有説,《藏書家》第 10 輯,頁 49。

② 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卷四,葉七,《跋震澤王氏史記》。《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 1519 册。

③ 張興吉《元刻〈史記〉彭寅翁本研究》頁 160—166。鳳凰出版社,2006 年。

④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註文選〉》出版説明,頁五。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年。

⑤ 郭立暄《論劉應襲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西廂記〉》,《圖書館雜誌》2006 年第 5 期,頁 74—78。

爲。明崇禎閔齊伋彩色套印本《會真圖》中的"鶯鶯像"——儘管設計更富裝飾意味,彩色印刷也極盡巧思——在構圖上完全複製李廷謨本《北西廂》書前據陳洪綬手繪上版的"鶯鶯像",閔氏却用元代畫家盛懋替换陳洪綬之名,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小林宏光認爲"從閔氏恣意無視陳洪綬的態度中,抗衡之意可見一斑"。[①] 這一觀點從翻刻者對底本創作者的態度切入,頗具啟發意義。中國古書翻刻,一開始是以傳承經典爲宗旨,無論此種經典是宗教的,是儒家的,還是其他,翻刻者對原本多抱有尊重的態度,翻版的目標是以較小的代價,達到較少的走樣。但在明代後期,受到市場因素影響,翻刻者在仿製之餘,産生了將原本作爲對手的競爭之心,這種帶有敵意的心態,有可能使翻版的藝術品質——至少在某些局部——背離或者超越原本。

第三節　翻刻本之優劣

從形式方面說,翻版的價值不及原刻。給出這一論斷有個基本前提,即原本尚在人間。有些書宋、元刻本已經不存於世,翻版雖爲虎賁,可賴以見中郎典型,藏書家還是給予特别的青睞。

從古書市場上看,翻版的價格會比原刻低一些。如果原刻是罕遇難求的本子,或是用佳紙印刷而成,與翻版價格高下更爲懸殊。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清咸豐楊墨林原本(圖 1－011－1)刻成後,書版旋毀於兵燹,印本存者極少,葉德輝曾在廠甸翰文齋見到一部,索價二百金。[②] 而同治湖北崇文書局的翻版(圖 1－011－2),北平富晉書店有一部"最初印本,書品寬大",標價三十元。《唐陸宣公集》,清康熙年龔堯原刻,[③]傳世印本並不少見,但蘇州來青閣書莊有一部,說是"桃花紙濃色初印,潔白如新,原裝,書品闊大",定價一百六十元,而光緒局刻的翻版僅標價六元。[④]

一般而言,翻版與底本形式的逼真度愈高,愈受好評。有些翻版僅僅因爲形式失真,就被認爲整體失敗。清光緒王懿榮天壤閣刻本《方言》,據宋慶元六年(1200)潯陽郡齋刻本(圖 1－012－1)影寫翻刻,底本是一部南宋江西刻本。刻成後,王氏持以示人,却被譏笑爲"字如翰苑官體書"(圖 1－012－2),[⑤]王氏大爲慚恚,從此匿不示人。

這部宋本《方言》,後來歸傅增湘所有,傅氏先委託董康寄日本,由小林氏制珂羅版百部,又請繆荃孫督陶子麟精摹付刊。不料陶氏刻出的本子(圖 1－012－3)同樣走樣得厲害,根本没有傳達出原本的時間、地域特點。面對這樣一個翻版,傅增湘說刻得不像,繆荃孫却拒不承認。結合當時的情狀,讓人懷疑在翻版的高端市場,繆氏已與陶氏結成利益共同體,因而不願對後者翻版的優劣作出客觀評價。

高郵王氏《經義述聞》,三刻三十二卷足本最爲通行,一向不爲藏書家所重。郭象升收得一部,品相不佳,可能是翻本,爲之作跋說:

> 此書是學人執業不可一日不在案頭之書,但取適用,不在美觀。紙板尋常則丹黄易下,

---

① [日本]小林宏光撰,施幗瑋譯《明代版畫的精華——關於科隆市立東亞藝術博物館所藏崇禎十三年(1640)刊閔齊伋西廂記版畫》,《美苑》2010 年第 5 期,頁 38。

② 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二,葉四十八,《說文解字義證》跋。民國十七年葉氏排印本。

③ 此本刻成於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次年即雍正元年印本加入清世宗序。說見楊居讓《館藏善本探秘之三——〈唐陸宣公集〉康熙、雍正版均刻竣於陝》,《當代圖書館》2007 年 12 月第 4 期,頁 5—7。

④ 《來青閣書目》第二期,民國二十三年(1934)石印本,葉三十四。

⑤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頁四八。

批識易行。若使丹黄不爽,批識有補,後之人出善價以儲,珍固在此不在彼也。[1]

此說反其道而行,其中固然有寒士苦中作樂、自我解嘲的成分,却也未嘗不能爲評價翻本優劣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從文字内容方面來說,原刻固然可貴,翻版也並非一無可取。有些翻版從原版的初印本出,而這一初印本極其少見,或者乾脆失傳了,找翻版來讀一讀,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元大德九路刻本《南史》,常見的是明嘉靖十年(1531)的遞修後印本,經主持校勘者以己意妄改,改過得地方都很惡劣。明洪武翻本出自原刻的初印本,反而没有後改的錯誤。翁方綱《粤東金石略》,原刻通行的印本卷七"既得魏公手書一石"條翁詩後有注,稱就後所改定本録出(圖1-013-5)。秦更年在粤中見一翻本,對照後發現,通行印本翁詩自第五句起經過改竄,又節去一韻;翻本此處尚未修改,可據以見翁詩最初面貌。[2]

翻刻同樣精美的兩個本子,以文字更接近底本者爲好。明季徐氏東雅堂刻《昌黎先生集》,郭氏濟美堂刻《河東先生集》,均稱翻雕宋廖瑩中本。濟美堂本行款版式雖同廖本,而注語大半改易;東雅堂本韓集除改刻世綵堂廖氏牌記外,其餘隻字不更。羅振常認爲由此可見徐刻之佳,郭刻之劣。[3]

版本經過輾轉翻刻,往往愈翻愈失,後出本劣於早出本是常情。有些原刻本有物理脱失,翻刻本作了掩飾性處理,反爲不美。比如元刻本《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内簡尺牘》十卷,有明嘉靖顧名儒翻本、萬曆葉逢春翻本。元刻底本多處脱葉,嘉靖本已有删削改併的毛病。[4] 萬曆本出自嘉靖本,不但增添錯誤,更多臆改。[5] 嘉靖本固然不佳,萬曆本又將嘉靖本已留存無多的文字缺漏痕迹盡數掩去,可説是更壞的翻本。

以摹真爲目的的翻版,文字應忠實於底本,這一標準照説已無可質疑。但真正落實到具體操作,學者表現出的態度、傾向還是因人而異,各個時代的好尚也不盡同,其中有寬嚴的分别,非細心校過原書,不能得知。

顧廣圻是提倡不輕改古書的,但他在刻書時也只做到不"輕改"而已,遇有明顯的錯誤,又有底本爲據,他還是會改。他翻刻明吴元恭本《爾雅》,刻成後又得到宋刻八行十六字本,據以校改多處。他爲吴鼒翻刻宋乾道本《韓非子》,改正底本之誤字達近百處,[6]今改刻痕迹宛然具在,可作憑證。[7] 也許認爲這類改字不具備考證價值,也不足以顯示其學問,他在卷末所附的《識誤》中,對之一字未提。

明洪武刻本《程雪樓集》,一向罕見流傳。民國十五年(1926),陽湖涉園陶氏得到一部,遂摹刻一本,請章鈺作跋。章氏覆勘後,發現洪武原本有空缺、誤倒之字,《四庫》本均不倒不脱,在跋

---

① 山西省圖書館編《郭象升藏書題跋》頁16。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

② 秦更年《嬰闇題跋》卷三,葉十七,《粤東金石略》跋。

③ 羅振常《讀世綵堂本昌黎集雜識》,附於民國十七年(1928)蟫隱廬影印本《昌黎先生集》之前。

④ 詳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頁七二〇,《校元本〈孫尚書内簡尺牘〉跋》。

⑤ 卷十《與鄒承務帖》"區區悲悼,已見於奠文中矣"句後,嘉靖本大字及注脱文處作墨等十一行,萬曆本删去,改刻"公集載文云嗚呼嗟我蠢愚云云"十三字。《與撫州踈山白雲如老帖》"豈非荣愿"句後小注"而籲雲追風,一日萬里矣。今子以出世間法提引未悟,而區區事紙上語,連榻累笥,子將何爲也"句,嘉靖本"籲"、"矣今"、"榻累笥子將何"三處作墨等,萬曆本揣摩填充,改爲"躡"、"諸佛"、"篇累牘又將何",使之讀來文從字順。

⑥ 宋乾道本《韓非子》今不可見,但有兩種影宋抄本存世,學者發現兩種影宋抄本有共同的誤字,當是宋乾道本原來如此。詳張覺《〈韓非子〉版本源流述略》,《古籍整理與研究》第七期,頁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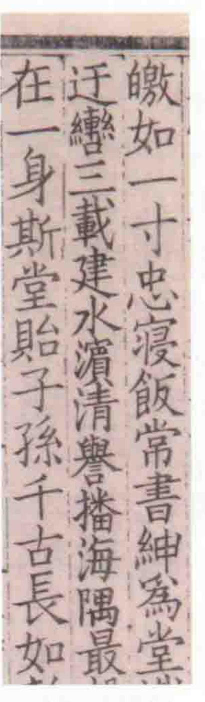
⑦ 如卷一《初見秦》"復與魏氏爲和",此本"和"作"利";卷二《揚權》"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此本"都"作"郡";卷三《十過》"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此本"共王"作"王共";卷六《解老》"無緣而妄意度也",此本"妄"作"忘"。以上諸條,吴鼒本改字刻痕較深,疑吴刻試印樣本猶依底本,正式印本始加更正。

文中作如下一段議論：

> 老輩校勘之學，略分兩例：一在存古，如覆雕經典古本，稍涉異同，則别撰札記，以備考證。一在求是，如唐宋以下著述，根據舊本，既灼知其脱誤之處，獲有佐證，亦不敢依樣壺盧，爲全書復留瘡痏。

“存古”與“求是”的話頭是由許增校刻《唐文粹》而起，帶有明顯的傾向性。章鈺在此時重提舊話，也是爲他照《四庫》本校改底本作説辭。查看陶氏翻本，原本空缺、誤倒之處果然均已改動，後改之刻痕猶清晰可辨（圖一至二）。陶氏翻刻此書，托黄崗饒星舫寫樣，由北平文楷齋刻版，追求形式的用意明顯，經章氏這樣一改，至少在局部背離了初衷。


曒如一寸忠寢飯常書紳爲堂
迂鑾三載建水濱清譽播海最
在一身斯堂貽子孫千古長如


曒如一寸忠寢飯常書紳爲堂
迂鑾三載建水濱清譽播海隅最
在一身斯堂貽子孫千古長如

圖一 《程雪樓集》卷八第七葉（局部）

左爲明洪武刻本，“清譽播海”下脱一字。右爲陶氏翻本，擠刻入“隅”字


則事無非真混万而
陰有以心而賛格君
慈雲法雨陰覆陽


則事無非真混万而
陰有以格君心而賛
慈雲法雨陰覆陽

圖二 《程雪樓集》卷二十七第八葉（局部）

左爲明洪武刻本，“心而贊格君”五字誤倒。右爲陶氏翻本，此五字已改刻乙正

繆荃孫曾爲清季至民國初年很多藏書家翻刻古書，也未嘗不標舉保持原貌。但董康日記中一條記載揭示了真相：内藤湖南藏宋刻十五行單疏本《毛詩正義》，繆氏托島田翰影録一部，爲劉承幹刻入《嘉業堂叢書》。湖南發現中多妄改，且殘蝕處俱補録完整，疑所據爲又一本。問及董康，董稱自己當年校大覺寺《文館詞林》，悉復舊觀，張鈞衡刻入《適園叢書》時，繆荃孫掌校讎，悉改從刻本，並有依《太平御覽》校改處。董氏對此作了一句語帶雙關的評價："此繆藝風之所以爲繆也"[①]。可見繆氏的翻版實在走得太遠，已越出了可接受的範圍，以致受到同行的奚落。

有些翻版因爲與底本面貌接近，使人想當然地認爲在文字上也與底本一致，經過校勘，纔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黎庶昌在日本東京使署刊刻的《古逸叢書》，採用照相技術，先拍出照片，再據以上版，[②]刻工又態度認真、技藝精良，形式上已精美到極致，據説其中的《穀梁傳》一部，"傳至蘇州，潘尚書伯寅（祖蔭）、李廉訪梅生（鴻裔）見之，驚歎欲絶，謂宋以來所未有，國朝諸家仿刻不足言也。"[③]但楊守敬有跋指出當日的内情，原來黎氏翻刻宋本《廣韻》時，發現宋本有錯字，欲用清張氏澤存堂本校改，楊氏曾予規勸，黎氏仍一意孤行。黎氏又翻刻元泰定本《廣韻》，也多據張本校改。這樣看來，《古逸叢書》本文字殊不可信，徒具賞玩價值，不能算是好的翻版。

翻版不是孤立的存在，它處於版本序列的相對下端，承載了原刻的優長與缺陷。在評價翻版時，不考慮這一背景，得出的結論很難公允客觀。明末閔氏刻[④]朱墨套印本《董解元西廂》，有初印、後印之别：初印本卷端題"明臨川湯顯祖義仍甫評"（圖三左），[⑤]後印本改爲"顧渚山樵點定"（圖三右）。[⑥] 民國八年（1919）劉世珩依據一閔刻後印本翻雕，收入《彙刻傳劇》。馮沅君《暖紅室本〈董西廂〉摘誤》指劉本"有不少需要校核的地方"，[⑦]列舉八條爲證。今取閔氏原本覆核，發現馮氏所舉之字，確屬劉氏誤刻者僅一條。[⑧] 其餘七條中，閔刻有誤、劉本沿其誤者有三條；[⑨]閔刻初印本不誤、後印本誤改，劉本從後印本而誤者一條；[⑩]另有三條，馮氏認爲當改，今查閔刻及與其屬同一系統、且更早出之明嘉靖張羽本、適適子本均同劉本，則劉本實有依據。馮氏憑藉其對文學的敏感，就某段文字提出是非對錯的看法，本身並無可議。但文字必須依附於某一版本載體，當馮氏對於文字的評判必然地指向載體、尤其這一載體又恰好爲翻版時，便出現了偏差。

---

① 見董康《書舶庸談》（四卷本）卷一，民國十六年（1927）一月二日條，民國十七年董氏自印本。後出的九卷本已將這句略顯尖刻的話删去。

② 木村家藏黎庶昌跋，説《廣韻》一書是"假用西洋印相法影照壽梓"。轉引自陳捷《關於楊守敬與日本刻工木村嘉平交往的考察》文，《中國典籍與文化叢刊》第七輯，頁 124—13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③ 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光緒九年癸未條。民國四年石印本。

④ 陶湘影印《明刻傳奇圖像十種》收録此本之版畫，附有題辭，末署"清遠道人書於玉茗堂"，"批閱姓氏"題閔聲、閔暎張裁定，知此本爲閔氏刻。

⑤ 浙江圖書館藏有初印本一帙（書號 5627），前有題辭，末署"清遠道人書于玉茗堂"（圖四左）。每卷首葉題名下有卷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 2017 頁第 21620 條著録之"明湯顯祖評"本即此。商務《國學基本叢書》影印者與之印次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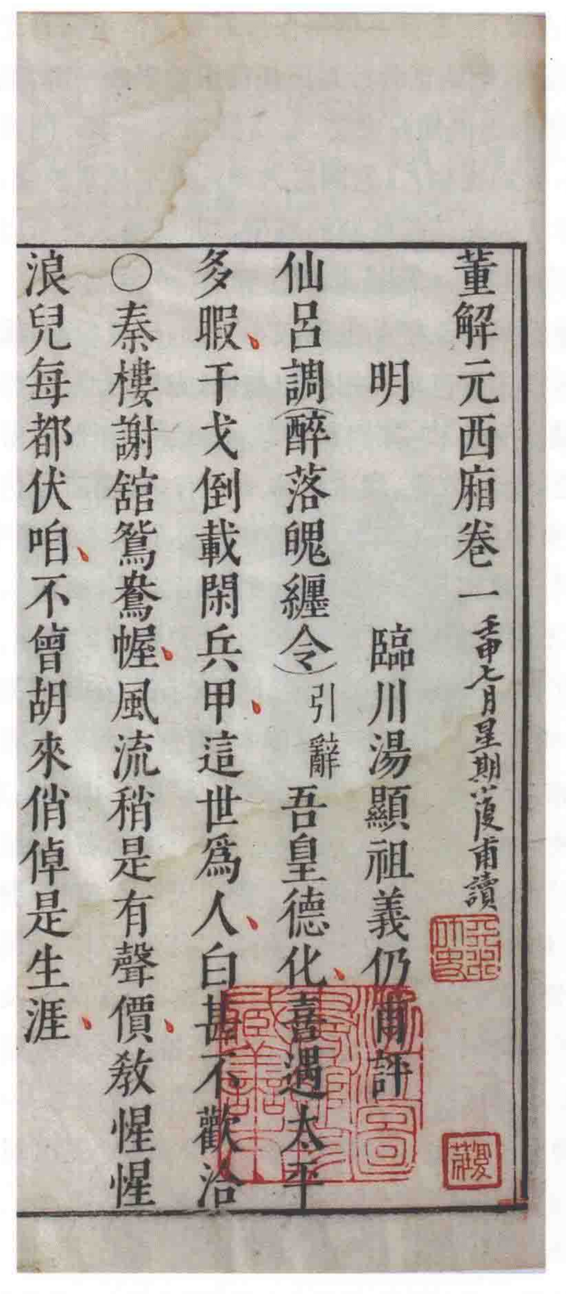
⑥ 南京圖書館藏有一本（書號 114674），《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 2017 頁第 21618 條著録之"明臧懋循點定"本即是。將其與浙圖本比對，可知二者同爲一刻，南圖藏本爲後印本，書前題辭末署"玉茗堂"已挖改爲"玉立堂"（圖四右），每卷首葉題名下卷數亦削去。

⑦ 本文發表於上海《中央日報》1948 年 8 月 13 日第 7 版《俗文學》副刊。按：本文在每條之末另有《中央日報》之"編者按"，對應馮氏所舉各條，以商務《國學基本叢書》影印本逐條校出閔本作某，頗於馮文有補。

⑧ 劉本卷二第七葉"山門"誤"由門"。

⑨ 劉本卷二第二十葉"辭母"誤"慈母"；卷三第十三葉"紅娘精神失色"，"精神失色"四字重複；卷四第二十五葉"那堪暮秋時節"，"堪"誤"看"。

⑩ 劉本卷四第二葉作"你咱是必把音書寄"。閔刻初印本作"音書頻寄"，"頻寄"二字擠作小字，後印本改作大字"寄"。



董解元西廂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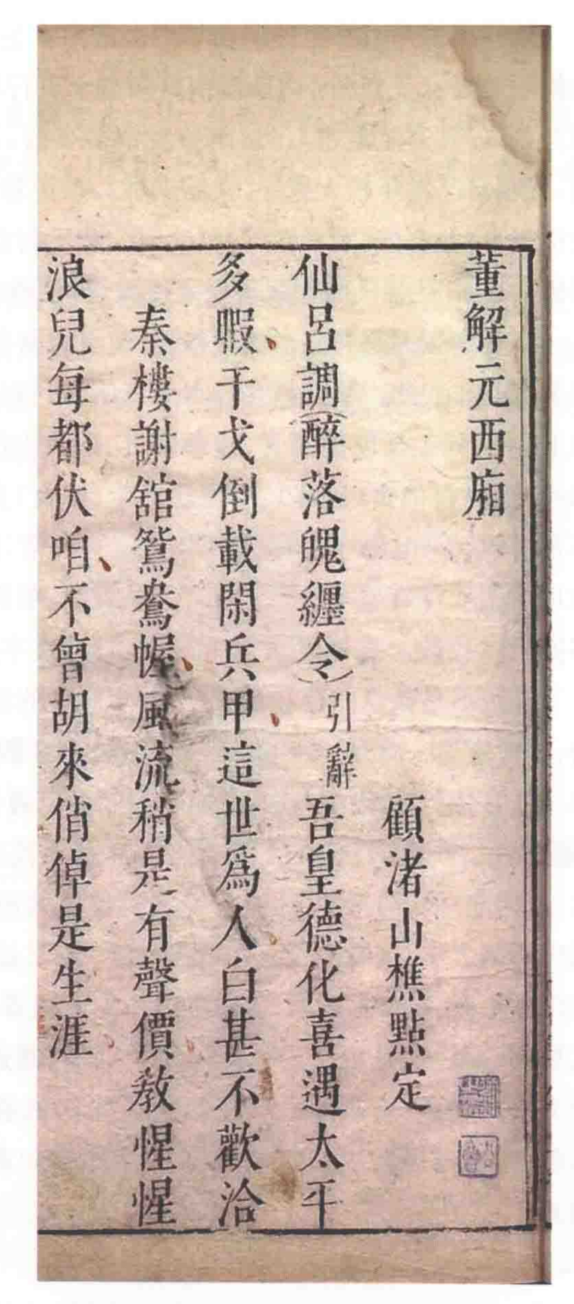
明　臨川湯顯祖義仍甫許

仙呂調（醉落魄纏令）引辭　吾皇德化喜遇太平

多暇干戈倒載閑兵甲這世爲人白甚不歡洽

○秦樓謝舘鴛鴦幄風流稍是有聲價敎惺惺

浪兒每都伏咱不曾胡來俏倬是生涯



董解元西廂

顧渚山樵點定

仙呂調（醉落魄纏令）引辭　吾皇德化喜遇太平

多暇干戈倒載閑兵甲這世爲人白甚不歡洽

秦樓謝舘鴛鴦幄風流稍是有聲價敎惺惺

浪兒每都伏咱不曾胡來俏倬是生涯

圖三　明末閔氏刻朱墨套印本《董解元西廂》卷端（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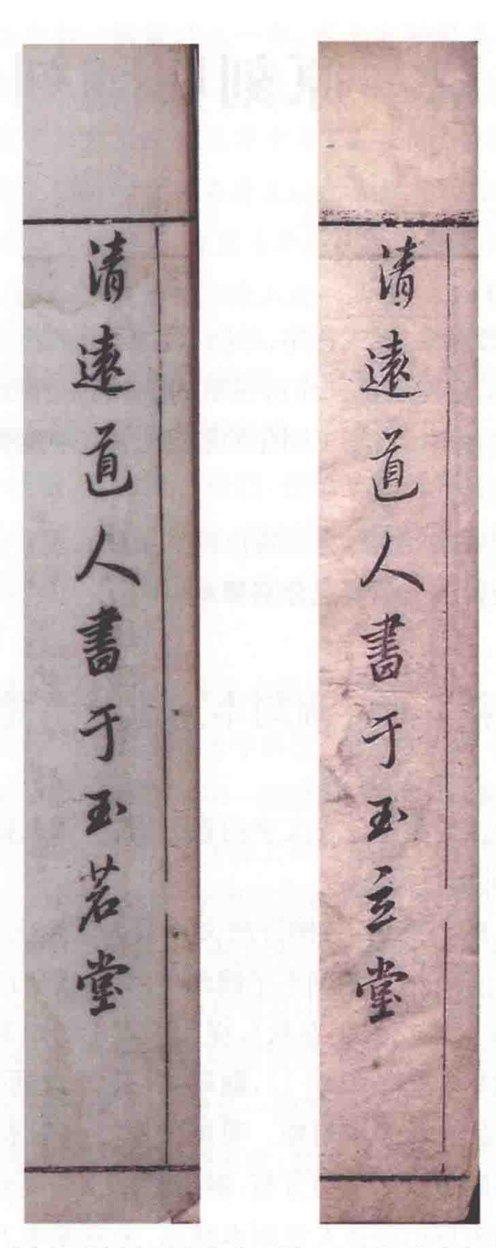
左爲初印本，右爲後印本

翻版的評價，文字優劣是一方面，推其得失之由，又是另一方面，兩者不可混爲一談。葉德輝跋清乾隆張奕樞刻本《白石道人歌曲》，談及鮑廷博刻本，有如下一段話：

> 乾隆癸亥，長塘鮑氏知不足齋曾刻此書，據稱亦陶南邨鈔本，但並六卷爲四卷，殊失原鈔之舊。此鈔悉照原卷，工尺旁注行間，勝於鮑刻遠甚。白石詞《四庫全書》僅據毛晉刻《六十家詞》中一卷本著録，殊爲疏陋；鮑氏收藏多宋元舊鈔，而所刻《知不足齋叢書》實未精審，此亦如毛子晉之好刻古書而不根據善本者同一惡習。即如王沂孫《碧山樂府》一卷，鮑氏原藏明文鈔本在余許，以校鮑刻《叢書》，確係依據鈔本，而改題爲《花外集》，竟不知其何因。且文鈔經秦太史恩復校補逸詞於書楣，鮑刻既補刻卷末，而不言出自秦手，則此之任意合併，又無足怪矣。①

① 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卷八，葉四十六，《姜白石歌曲》跋。

單從字面來看，葉氏評語似乎頗爲中肯，實則不然。最先將白石詞六卷併爲四卷的是清乾隆初江都人陸鍾輝，鮑廷博不過翻刻了陸本。葉德輝譏其疏漏，固所難辭；詆爲妄改，則非其罪。評價翻版之是非得失，葉氏此例當引以爲戒。



圖四　明末閔氏刻朱墨套印本《董解元西廂》序末行題（局部）

左爲初印本，右爲後印本

第二章　原刻與翻刻(中)

版本的外在形式包括字體風格、版式特點、印刷、紙張等多種要素，而字體風格又是其中最易於把握的因素。所謂風格，“是表現或者創作所採取的、或應當採取的獨特而可辨認的方式。”①中國古書使用漢字通過寫手的書寫，由刻工固化於雕版之上，其字體會在一定時段保持相對穩定的處理方式，翻版同樣不能例外。

從字體風格的角度來觀察，翻版大致會呈現出以下幾種樣貌：一是流行字體，二是底本的摹仿體，三是自成一體。本章擬對這三種情況分别舉例説明。

第一節　翻刻本用流行字體

有些刊刻者在翻刻時，關注的重點放在文字内容方面，字體風格就不再講究了，這樣刻出來的本子大多直接採用同時代的流行體。

明天順七年(1463)張和、歐陽溥刻本《柳待制文集》，從元至正十年(1350)浦江學官刻本翻出，元刻原本字體圓美(圖 1－014－1)，翻刻本字體改爲天順時流行的重濁樣式(圖 1－014－2)。明弘治十四年(1501)鄺璠、馮弋刻本《吳越春秋》，從元大德十年(1306)紹興路儒學刻本翻出，大德原本字體近歐，猶有宋刊遺矩(圖 1－015－1)，翻刻本一改爲秀勁(圖 1－015－2)，與嚴春刻《中吳紀聞》、涂禎刻《鹽鐵論》等弘治寫刻本相類。明萬曆朱燮元刻本《楚辭章句》，從明隆慶五年(1571)豫章夫容館刻本翻出，隆慶原本字體方板，翻刻本改爲微長而肥，爲萬曆時習見體式。清振鷺堂刻本《東都事略》，從南宋眉山程舍人宅刻本翻出，宋刻原本刀法峭厲，翻本則是一派清前期軟體寫刻面目。以上幾個例子，均屬於這一情況。

這一類翻版的字體仍遵循版刻風格自然發展的邏輯法則，未受干擾，比較容易辨認出來。它們刻得與原本不像，並非是寫手、刻工在技術上無法達到，而是刊刻者主觀上没有對摹真作出要求。究其原因，或許是出於成本的考慮。因爲，在同等技能條件下，翻版的逼真度要求越高，刊刻付出的成本也越高。清光緒中，黎庶昌在日本東京使署刻《古逸叢書》，從古本影摹翻雕，所廢工本甚鉅，引起國内某些學者的非議，蕭穆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數次致信黎氏，加以勸阻：

> 愚以執事前此出使之功，不過爲精刊《古逸叢書》，究竟此書不過刊工精緻，多爲小品，緊要者不過三五種。

---

① ［英］貢布里希《論風格》，收入范景中編選《藝術與人文科學：貢布里希文選》頁 84。浙江攝影出版社，1989 年。對風格一詞存在多種解釋，這一表述最爲明白貼切。

我輩皆非二三十歲人好奇好異、玩物喪志，總宜實事求是，省一冗費，可多傳一兩部古書，乃爲上策。

至《白氏文集》，弟所不欲照日本本摹雕者，一在工本加倍，省半可以另刊一書；一在照日本摹刊，後來紙墨印工必亦加一兩倍乃成一部，寒士有欲得此必定爲難。凡流傳古書，只爲存此原書起見，非爲存字畫起見。（中略）此意惟陸存齋及王益吾兩君深明之。存齋取舊藏古精本刊爲《十萬卷樓叢書》，只用通行宋字中本；益吾刊《續古文辭類纂》等書，亦用中字本行之。皆風行宇内，且有翻刻通行者。存齋又以己意仿宋摹刊《葉石林奏議》等書，與尊刊《古逸叢書》每年行銷頗少，亦以工價較高，非寒士所及故也。穆嘗謂刊書雖是一人私事，而欲其書之流傳，則爲一件公事。既爲公事，則應以衆人之心爲心，不能專執一己愛奇愛好之偏見。①

從形式上說，黎氏在東京的摹刻本很精緻，對於這一點，蕭穆也並不否認，他希望黎氏改用當時國内流行的匠體宋字來刻，主要是從工本與市場考慮。

蕭穆的觀點雖不免過於極端，但也提示我們，在摹真的過程中，刊刻者可能會考慮在效果與成本二者之間取得平衡。從形式的角度來説，翻版當然是越逼真底本越好；但從成本的角度來看，刊刻者並不一定要選擇最大值，他很可能會將逼真度降下來一點兒，把它控制在一個自認爲對實際使用影響較小的範圍。

明嘉靖袁褧刻本《六家文選》，從南宋廣都裴氏本翻出。裴氏本爲一宋蜀刻本，字體帶有強烈的顔體特點，筆勢起伏有致。卷端第四行"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之"直"字，第七行"班孟堅兩都賦二首"之"首"字（圖 1－016－1），折筆末有誇張的一勾，這些字一經翻刻，均被一律處理成横平豎直（圖 1－016－2）。

在裴氏本中，卷端第六行"京都上"，"上"字的上横寫成向上撩起的挑筆，卷端第八行小注、卷一末葉（圖 1－016－3）後第四行小注中的"上"字也同樣如此，這種處理方式並非顔體固有，也許只是寫手個人的書寫習慣使然。翻刻者可能覺得這一挑太不合常規，將這一筆全部處理成平淡的横筆（圖 1－016－4），對於刻工來説，這樣一改更便於走刀，更省力，但原本字體飛揚的意態也因此而喪失殆盡。

從袁本的刊記所列時間來看，該書的刊刻從開刻至完工，前後耗時達十六年，其目的想必是爲了求真，不然用不了這麽久，最後出來的却是一個程式化的本子。不能排除它屬於另一種情況，即刊刻者主觀上對形似有要求，但操作者處理不當，最終翻出的本子無可救藥地滑向了流行體。

第二節　翻刻本用摹仿字體

有些刊刻者在翻刻時，主觀上希望逼真原本，也作了一定努力，在大多數情況下，刻出的本子字體較爲接近原本。不過，翻刻畢竟是一種手工複製，它嚴重依賴人的手藝和技能。從現存的古書實物來看，與底本字體幾乎完全一致的翻版極爲少見。

這一類翻版使用了摹仿字體，在接近原本的基礎上又存在細部差異，由於受到摹仿行爲的干擾，其風格特徵不易辨認。不過，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時尚書風，寫手、刻工多少會受到影響，並在臨寫、奏刀的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將其帶入雕版。葉德輝在《書林餘話》中，曾對清代乾嘉以來黄丕烈、孫星衍、顧廣圻、張敦仁、汪士鐘等人翻刻古書的成績給予肯定，也指出其摹古的不足：

① 蕭穆《敬孚函稿·致黎庶昌》，朱榮琴整理，《歷史文獻》第八輯，頁 157、159、16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 古書形式易得，氣韻難具。諸家刻意求工，所謂精美有餘，古拙終有不及。由於書法一朝有一朝之風氣，刻匠一時有一時之習尚。譬之於文楊雄之擬經，於詩束皙之補亡，貌非不似，神則離矣。①

在此，葉氏將這些翻版的走樣歸結爲時代風氣的影響。一種風氣、一種習尚，歸根結底是由人的生活方式所決定，落實在雕版上，則表現爲某些字體微妙的傾斜與平衡，甚至對某一筆畫特殊的提與頓。舉個例子來說，清嘉慶張敦仁刻本《禮記》鄭注，從宋淳熙四年（1177）撫州公使庫本翻出，在形式上下了很大工夫，逼真度較高，但撫州原本字在橫筆結束處總是習慣性地一頓，這種處理方式很含蓄，不易察覺，但在南宋江西刻本中，已是一種潛在的規則。張本的寫手與刻工對這一字體形態規律不瞭解，因而也就無法將撫州本的風格原汁原味地表達出來。

有些刊刻者在翻刻時，於字體的細部採用新的處理方式，從而形成一種整體逼肖原本、局部風格化的摹仿字體。下面列舉三種：

南宋初期，地方翻刻過一批北宋官本，《通典》即是其中典型。尾崎康將二者的字體差異表述如下：

> 從這些紹興前半期的刊本看，字體明顯帶有覆寫雕刻的特徵。這種特徵很難用語言加以說明。與北宋版相比，這些刻本的字筆畫線條不夠圓潤柔和，呈直線型，從好的方面說是銳利，從壞的方面說是粗糙。另外，北宋版豎畫較粗，橫畫較細，而這些刻本的字體橫豎筆畫没有這樣大的差别，筆勢減弱，筆畫變得粗肥。我自己既喜歡北宋版字體的優雅，也喜歡南宋初期版男性化適當的粗獷。②

選取《通典》某些局部（如圖五），對二本進行比較可發現，北宋本的刻工將毛筆書寫之起伏波折表現得更爲充分，字體精細而秀美；南宋初年翻本的刻工則將筆畫處理得較爲粗糙而生硬，細部缺少變化。從書法的角度看，翻本無疑較原本略遜一籌。





圖五 《通典》卷一百三十七第一葉第五行（局部）

左爲北宋刻本，右爲南宋初年翻本

---

① 葉德輝《書林餘話》卷下，頁275。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 ［日本］尾崎康《以正史爲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頁35。

南宋中期建刻十行本《唐書》，目録卷尾有“建安魏仲立宅刊行”字様，有元翻本，卷一首葉有“己巳冬德謙刊”字様，德謙等泰定中曾參與刊刻《十三經註疏》，《静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録解題》將“己巳”定爲元天曆二年(1329)，當是。宋建刻原本字豎筆起處有尖鋭鋒利的棱角，在元刻本中呈現爲彎曲而圓(如圖六)，這種處理方式與經部的元翻十行本諸經注疏及史部的元翻十行本《晉書》、《五代史記》等完全一致。


祖神堯大


祖神堯大

圖六　《唐書》卷一第一葉第四行(局部)

左爲南宋中期建刻本，右爲元翻本

明洪武後期，福建布政使司曾翻刻過一批元代官刻本，所知已有《南史》、《北史》、馬令《南唐書》、《金史》、《古史》等十餘種，詳本書第三章附録。原本刀法輕靈，字體秀逸；洪武翻本則刀法粗率，筆勢剛勁(如圖七)。鄧邦述稱後者爲“茂渾之氣，固不可掩”①。


人無國志


人無國志

圖七　《南史》卷四第八葉第二行(局部)

左爲元大德刻本，右爲明洪武翻本

以上三種翻刻字體均可歸入摹仿體，它們的類型特點是由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尾崎康在研究中總結出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摹仿體同樣反映出時代的風尚，應當納入版刻發展的邏輯序列予以考察。因此，有必要在對現有翻版形態進行對比的基礎上，歸納出更多的摹仿

① 鄧邦述《羣碧樓善本書録》卷一《古史》跋。民國十九年刻本。

體類型，並總結其運筆規律，以便在鑒定工作中進一步去僞存真。

第三節　翻刻本字自成一體

上文提到過一個有趣的例子，傅增湘收得一部宋江西刻本《方言》，出資委託繆荃孫督陶子麟翻刻，結果陶氏刻出的本子大失原貌，傅氏致信繆氏，對陶刻表示不滿，並流露出在北方另覓匠人再刻一本的想法，引起繆氏不快。傅氏只得再作一札，曲爲解釋。[①]

陶子麟將傅增湘交付的宋本刻得如此走樣，無疑是令人驚訝的。要知道，他可是清末民初影摹宋元舊本最著名的刻工之一，承接的客户幾乎涵蓋了當時最有名的刻書家。他的刻書基本反映了當時的最高水準。這就産生了一個疑問，《方言》與翻刻底本面貌偏離，究竟是陶氏偶然有失水準的個别現象，還是他翻刻古書的普遍現象？

陶氏摹刻所用的底本，字體風格有顯著的差異：他爲徐乃昌刻《徐公文集》，從南宋前期明州本翻出，原本是方嚴的歐體；爲繆荃孫刻《賓退録》，從影抄宋書棚本翻出，原本是方整的歐體；爲張鈞衡刻《唐書藝文志》，從南宋中期建安魏仲立宅本翻出，原本是峭厲的柳體；爲張鈞衡刻《反離騷》，從南宋江西刻本翻出（張鈞衡作"宋尹家書籍鋪刻本"，係誤鑒），原本字體在顔、柳之間；爲徐乃昌刻《白虎通德論》、《風俗通義》，從元大德本翻出，原本字體稍大，方中略帶圓；爲端方刻《東坡七集》，從明成化程宗吉州刻本翻出，原本字作趙孟頫體，稍顯粗率。這些面貌差别很大的底本，一經陶氏翻刻，普遍字口鋒芒畢露，有些變味兒。可見，《方言》的摹刻失真並非是陶氏偶然失手。

傅增湘給繆荃孫的另一封信中談到陶子麟的刻書風格：

> 《方言》須力求渾樸，誠如高論。近在式之（章鈺）處得見尊刊《賓退録》，亦嫌寫様純是陶派筆意，殊欠古雅，恐寫字人未多見古刻耳。[②]

傅氏提到所謂"陶派筆意"，指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種鋒芒畢露的字體。吴昌綬曾説"陶子麟所刻太標致，已成一派"[③]，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這些材料提示我們，陶氏刻書普遍存在脱離底本原貌、自成一體的傾向。

與陶子麟長期合作的寫手饒星舫，在寫様這一環節也有失真的情况。由他寫様的《東坡七集》的字體就與原本差異不小，字體棱角分明，失去原本流麗的韻味。吴昌綬翻刻明正德陸元大刻本《花間集》很可能也由饒星舫寫様，[④]雖刊刻不苟，而古雅不足，與《東坡七集》有類似的毛病。民國八年（1919），劉承幹嘉業堂將宋紹興淮南西路轉運司刻元明遞修本《史記集解》翻刻行世，由饒氏寫様上版，卷末鐫有"黄岡饒星舫影寫，自乙卯夏至丙辰秋書竟"字様。乙卯爲民國四年（1915），丙辰爲民國五年，饒氏寫様用時長達一年有餘，可謂用心了。但對照原本，仍然不像。最明顯處在於原本有原版、補版之分，且補版過多次，紹興原版字體渾厚端凝，南宋中期補版字體方

---

① 傅增湘致繆荃孫第九札，《藝風堂友朋書札》頁58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② 傅增湘致繆荃孫第四札，《藝風堂友朋書札》頁577。

③ 吴昌綬致繆荃孫第四十四札，《藝風堂友朋書札》頁869。

④ 吴昌綬致繆荃孫第一百四十三札云："《花間》善本可購否？否則當以敝藏奉上，交饒精寫，而以尊藏校之。或徑以敝藏上版翻刻可否？"《藝風堂友朋書札》頁920。按"饒"當指饒星舫。

整，元補版字體圓活，明補版字體軟弱，各自不同，而劉刻自首徹尾，書體一致，爲陶派固有面目。

由此可見，陶刻的字體（包括可以確切斷定爲饒寫的幾種）並不是底本的忠實複製，而是按照某種觀念化的固定套路修飾、過濾之後的産物。傅氏將陶刻的失真歸結爲“寫字人未多見古刻”，即素養不夠，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更大的可能是觀念差異：寫手、刻工也許有能力將原本面目惟妙惟肖地再現出來，但他追求的並不是對底本的完全酷肖，而是在所刻書上留下個人的風格烙印。在這種觀念的驅使下，翻刻者或許認爲，自己有權按照個人的審美趣味，對底本字體作一定程度的修飾加工。

在《方言》這一案例中，傅增湘最終不得已，無奈地接受了一個完全走樣的翻本，這一結局出人意料。過去我們認爲，刻書家作爲出資人，對刻本的藝術走向擁有絶對話語權，對寫手、刻工擁有選擇權，因此，他在刊刻過程中起主導性作用。但這一案例提醒我們，一部翻版刻出來，形式上與原本逼真到什麽程度，是由出資人、刊刻主持人、寫手、刻工、受衆、市場等幾方面因素的互動結果來決定的。[①] 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寫手、刻工甚至可以背離出資人的要求。

單純從形似的要求來看，陶刻無疑是失敗的。但從受衆的審美層面來看，評價又可能是多元的。傅增湘、吴昌綬等學者接觸過宋版，當然一眼就能看出陶刻不像。而對於當時大多數普通受衆，他們没見過宋版，陶刻一眼看上去光鮮漂亮，很容易得到這些人的接受與認可。[②] 他們甚至可能認爲，宋版就應該是陶刻的樣子。這種認識，儘管基於誤解，但已足夠引導市場，而市場的力量又成爲陶子麟敢於堅持其“陶派筆意”的背後推手。

---

① 董捷《明末湖州版畫創作考》已發其覆，頁154。中國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08年5月。
② 對於受衆作用的分析，見梁穎《説箋》第四章，頁125—128。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2年。

第三章　原刻與翻刻(下)

一般認爲,版本學研究至少有三項基本内容:一鑒别,二辨僞,三收藏,這三項内容與翻刻的關係密不可分。本章擬歸納翻刻本的鑒定方法,總結前人在翻版辨僞與收藏著録方面的成果。

第一節　翻刻本之鑒别

翻刻本與原本面貌相似,最爲難辨。原刻本有避諱字、刻工、序跋等,翻版都可照樣刻下來。牌記應該算可靠了,但翻版也有照刻牌記的。蒙古平陽張存惠刻本《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有泰和甲子晦明軒刻螭首龜座碑形牌子,明成化原傑刻本如式照翻。明萬曆七年(1579)刻本《韓子迂評》,前有陳深序,序後有刊記云:

余晚年最愛《韓子》,論事入髓,爲文刺心,求之戰國之後,楚漢之先,體裁特異。余甚珍之。所恨者,世本譌謬,每至脱字漏句,斷文错簡,魯魚亥豕,輒爲廢卷。迨得何氏本讀之,暢然無礙,神骨俱輕。兹刻與同志共之,覽者當助余一快。萬曆己卯三月戊午門無子記。

所見明翻本也依樣翻雕。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張氏猗蘭堂刻本《鹽鐵論》(圖 1－017－1),有明翻本(圖 1－017－2)。原刻本卷末有"嘉靖甲寅春張氏猗蘭堂梓行"牌子(圖 1－017－3),明翻初印本依樣翻雕此記(圖 1－017－4),後印本始改爲"萬曆己卯歲冬朗陵重梓"(圖 1－017－5)。這類翻版,前人每每認爲原本。

假設現有兩個版本,一爲原刻,一爲翻雕,如何對之進行鑒别判定,前人總結過一些方法,大致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

一、根據字體時代、地域的風格差異來鑒别

相當數量的翻版並不刻意追求形式上與底本一致,採用的字體與當時流行體式並無二致,上文提到的天順刻《柳待制文集》、弘治刻《吳越春秋》、萬曆刻《楚辭章句》,都是如此。在翻刻年月與原本相隔較遠的條件下,可通過"觀風望氣"的方法將二者區别開來。

清嘉慶年間,陳鱣得到明刻本《誠齋牡丹百詠》、《梅花百詠》、《玉堂春百詠》,手書一跋,根據序文定爲"明宣德周藩刻本"。黄丕烈對此提出不同意見:

簡莊以爲宣德舊刻,此却未的。余今春從書船友得此書,版刻更舊,殆宣德刻也。前多

《誠齋牡丹譜》八葉，更勝於此本矣。[1]

所謂新與舊，包含了黄氏對不同時代版刻字體變化規律的一種樸素認識。

也有一些翻版採用了摹仿體，本身的時代風氣流露不明顯，在這種情況下還能作出準確的判斷，是賞鑒的功力所在。傅增湘曾見過南宋初年杭州刻本《説苑》，後見李盛鐸木犀軒所藏一本，僅存卷十一至二十，無前後序跋。李氏定爲宋刻，傅氏則認爲：

> 此本字體雖方整，而氣息已孱薄，遇宋諱皆不缺筆，疑是宋末元初重校覆刻之本。故雖同出一源，而文字微有差異。[2]


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内簡尺牘卷之一
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孫 覿
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内簡尺牘卷之一
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孫 覿

圖八 《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内簡尺牘》卷一首葉(局部)
左爲宋蔡氏家塾刻本，右爲元翻本

今上海圖書館藏有元翻本，與李氏藏本爲一版摹印，末有元大德七年(1303)雲謙刻書跋，證實了傅氏的説法。傅氏在無法將原、翻本並几比對的條件下，通過形態觀察得出這一結論，充分顯示出他對字體風格差異的敏鋭直覺。

上文提到，元刻中有一種摹仿字體，是由翻刻南宋中期建本而形成的。《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内簡尺牘》十六卷，楊氏海源閣舊藏一帙，後歸沈氏研易樓，開版字就使用了這種摹仿體(圖八右)，可據以定爲元刻本。[3] 松江韓氏讀有用書齋舊藏一部宋蔡氏家塾刻本，與之排版方式一致，而字體爲南宋中期建刻流行樣式(圖八左)，或爲元刻的墨版底本。

二、根據寫刻的工拙來鑒别

清黄易自刻定本《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有清光緒楊守敬翻本。李慈銘曾得到一部原本，手書跋云：

> 此元(原)刻也，印本已不甚佳，然較之近日宜昌楊惺吾翻刻本，雖橅勒極工，字字覺精采焕發，而按之有静傖之殊，所當於神韻間求耳。

李氏認爲楊翻本雖佳，韻味不如原本，這是從寫刻水準高下來區分原、翻本的例子。

三、根據行草書運筆轉折之正誤來鑒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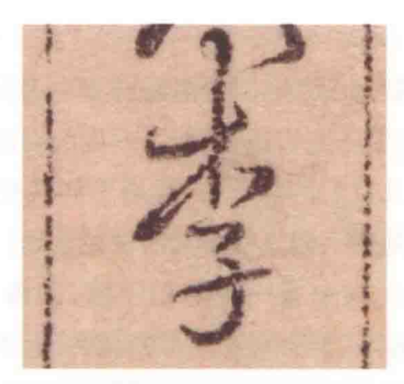
古書的前後序跋多用行草書寫樣上版，行草書用筆牽連有章可循，翻刻本容易在此露出破

[1] 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續録》卷四，葉一五。《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2]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頁二九〇。
[3] 《"國立故宫博物院"藏沈氏研易楼善本圖録》頁九六著録此本，定爲"宋紹興間刊本"，恐未確。"國立故宫博物院"，1986年。

綻。清代中期的學者已經知道從這一角度來區分原、翻版。《天禄琳琅書目》著録過一部《六子全書》,編纂者定爲明代翻版,理由是:

書中通體字畫俱不圓整,而序文之字用筆牽連處並多紕謬,尤爲翻刻之明證。①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光暎觀妙齋刻本《無聲詩史》,有清代後期翻本。原刻本卷末李光暎跋以行草書上版,第一葉後三行"李"字筆畫轉折自然。翻本"李"字用筆牽絲處不合書寫規範,顯然是寫工、刻手書法基礎較差,對行草書的運筆規律不理解,筆畫稍有伸縮,便會導致失誤(如圖九)。




圖九　觀妙齋刻本《無聲詩史》,李光暎跋第一葉後三行"李"字(局部)
左爲原刻本,筆畫轉折自然;右爲翻刻本,筆畫運轉呆滯

四、根據全書刊刻品質的一致程度來鑒别

有些翻版開卷幾葉摹刻得極細緻,與原刻本酷肖,後面的書葉就刻得較爲馬虎,暴露出自身時代流行的風格特點,或據此來辨别真贋。

元至元辛巳日新書堂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有明正統十三年書林王宗玉翻刻本。傅增湘記此翻本如下:

明初翻元本,行款全同,其序跋及首卷前數葉刊刻甚精,幾與元刊無别,往往誤認爲元本。二卷以後雕工粗率,明刊本色畢露。海虞瞿氏、劉氏嘉業堂藏及《四部叢刊》所印均是。②

五、根據字體的繁簡來鑒别

明代以前翻刻古書,由於寫手、刻工的粗心、懈怠,一切務爲苟簡,翻出的本子會將原本的部分繁體字刻作簡體,由此入手,可辨别爲原爲翻。

宋咸淳三年(1267)吴堅、劉震孫刻本《新編方輿勝覽》,有元翻本。宋本"國"、"撫"、"齊"、"體"、"雙"、"盡"等字,元翻本作"国"、"抚"、"齐"、"体"、"双"、"尽",均爲簡體字。

元大德十年(1306)饒州路儒學刻本《隋書》(圖 1－018－1),有元末明初翻刻本(圖 1－018－

① 《天禄琳琅書目》卷九,葉二十。《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② 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二下,葉二七。中華書局,1993 年。

2)。卷二十四第一葉後八行,"中元繼武",翻本"繼"作"继";"府廩彌殷",翻本"彌"作"弥"。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有一部《重校正地理新書》,定爲金明昌三年(1192)刻本(圖1-019-1),李盛鐸舊藏另一本(圖1-019-2),行款相同,有明昌壬子張謙校正補完地理新書啟,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過去也被定爲"金刻本"。[1] 比勘二本卷端一葉,臺圖藏本"營"、"國"二字,北大藏本作"营"、"国",後者似爲翻刻。諦觀後者之字體刀法,疑爲明初閩中翻刻本。

六、根據朝代題署之異同來鑒别

某些翻刻本刊於朝代更迭之後,所署朝代的提法可能發生變化,可據此爲别。

宋末建刻本《詩人玉屑》,有元翻本。宋本卷首黄叔暘序"及本朝諸公之詩"、卷三葉二十七"本朝警句"、卷五葉七"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黄魯直詩而深思之"等處,元翻本"本朝"俱改作"宋朝"。宋咸淳三年吴堅、劉震孫刻本《新編方輿勝覽》,有元翻本。宋本卷四十四首葉"皇朝陞節度、安撫"(圖2-018-6),元翻本"皇朝"改作"宋朝"(圖2-018-7)。

七、根據紙張的物理缺陷來鑒别

假如甲本有因載體物理損壞而造成的獨特的文字缺陷,乙本該處缺陷與甲本完全一致,則乙本可能是翻本。

宋刻本《友林乙藁》,局部紙損,經後人割補填描,導致文字或缺失或改易,清初吴中翻本一仍其舊。黄丕烈跋家藏宋本云:

> 《友林乙藁》,四明史彌寧著,前有序一首,其文似不全,並多描寫字。……中云"掇拾《友林詩藁》",而本書又名《友林乙藁》,不知先有《甲藁》否?……《登雁峰》一首,割去九字,以素紙補空,未知何故。嘗見翻刻本,於割補處皆墨釘,蓋有自也。[2]

民國初年,袁克文收得所謂宋本,交華陽高氏蒼茫齋影印行世(圖1-020-1)。袁氏將其與清翻本(圖1-020-2)對勘,發現二者除《登雁峰》一首存在差異(圖1-020-3至4)外,宋本前序"掇拾《友林詩藁》百七十首"云云,"百七十首"四字是經人割去原字後以墨筆補填的。他認爲,原書當是與《甲藁》同序,後來《甲藁》佚去,故後人改其序字以就《乙藁》,翻刻者據以付梓的,正是這一動過手脚的本子。[3] 據此說來,《友林乙藁》傳本中,凡是序文刻爲"百七十首"的,一定是後來翻版了。

明萬曆十二年(1584)項篤壽萬卷堂刻本《東觀餘論》(圖1-021-2),卷末有莊夏刻書跋,僅剩"莊夏敬書于籌思堂"落款八字(圖1-021-4),潘氏滂喜齋藏有宋嘉定三年(1210)莊夏刻本(圖1-021-1),莊氏跋紙張殘缺,剩字與項本正同(圖1-021-3),可知項本從宋嘉定本翻出。

清康熙曹寅刻本《集韻》,卷七之十四太下"糲"、"癩"等字有缺失,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有宋潭州刻本,卷七之十四太的紙張局部殘損,導致糲、癩等字脱文,與曹本缺文之處一一相符,説明曹本出自宋潭州本。

---

① 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録》頁179。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② 黄丕烈《百宋一廛書録》,《友林乙藁》跋。《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③ 《友林乙藁》袁克文跋,見民國六年(1917)華陽高氏蒼茫齋影印本。

八、根據印章篆文的正誤來鑒别

古書一般用楷體，但在序跋的末尾處會刻上篆文的印章，有些本子會將底本的收藏印也照刻下來，手民不諳篆文，翻版時多有筆誤。原、翻二本，或可據以别白。

清嘉慶沈氏古倪園刻本《梅花喜神譜》，有光緒鮑廷爵翻本。沈本從袁廷檮家影抄本出，底本原有各家藏印，沈氏均予以摹刻，一絲不苟，翻本也摹刻了這些印款。取原刻本對照，發現翻本篆法不無失真之處：目録首葉"文徵明印"白文方印，翻版"文"字篆文不出頭；卷末刻有黄丕烈"百宋一廛"白文長方印，翻版"廛"字之"广"與下"一"連接而似"匚"，當是刻工依樣畫葫蘆而誤刻了（圖十）。





圖十 《梅花喜神譜》卷末黄丕烈"百宋一廛"印
左爲沈氏古倪園原刻本，右爲光緒鮑廷爵翻本，"廛"字有筆誤

九、根據文字的形近而誤來鑒别

古書翻刻，假如没有校刻者主動干預的因素介入，手民最容易出現的失誤是將原本的某字刻成與之字形相近的另一字，前人或據此以爲别。

元至正十五年（1355）高德基等刻本《六書正譌》，有明嘉靖元年（1522）于鏊翻刻本，又有明翻于鏊本。劉承幹《嘉業堂善本書影》卷一著録之"元至正甲午刊本"實即明翻於鏊本。秦更年有跋云：

> 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載至正刊本《六書正譌》一頁，予取此本與之對勘，彼本乃係翻刻。如一東"[illegible]"字，彼作"[illegible]"，其"[illegible]"形竟誤作"[illegible]"形矣。其它謬誤計當不少。六書之學，點畫不容差池，故尤貴原刻。況篆字皆出周氏手寫上版，不更足珍耶？①

明初楚府刻本《劉向新序》，有嘉靖三十八年（1559）楊美益翻刻本。葉昌熾與繆荃孫札曾論及此二本關係。葉札云：

> 《新序》敬繳，惟察入。頃疾校二卷，與舊校嘉靖本悉合。敝篋有黑口本，似元刊明印（暄

① 秦更年《嬰闇題跋》卷二，葉十六，《六書正譌》跋。

按：此本實爲明洪武楚府刻本），即此本所從出。此本卷一首葉“季、孟墮郈、費”，“郈”誤“郡”；次葉“非不欲專貴擅愛”，“貴擅”誤“責檀”。弟本尚不誤也。①

明正統十三年（1448）書林王宗玉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有明翻刻本。王重民以二本校勘，有跋云：

此本無告白，然疑即翻［王］宗玉本也。何以明之？余持校卷一末數葉，宗玉本殊少差誤，此本誤字多在注中，顯因注文字小，刻工影刻，以意猜之，遂多形似之誤也。如宗玉本《寄三學士詩》：“親逢道邊死”，注引《漢書》“何處求子死”，此本“子”誤爲“了”；“司空歎綢繆”，注云：“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此本“同”誤爲“門”；“乃反遷炎州”，注云：“州本又作洲”，此本“洲”誤爲“州”；“偏善柳與劉”，注云：“柳宗元”，此本“柳”字作墨釘；“峨冠進鴻疇”，注引孫曰：“鴻，大也”，此本“大”誤爲“夫”；又《重雲》：“天行失其度”，注云：“雖間有如方說者”，此本“有”誤爲“自”。皆在注中。然《江漢》詩：“此義每所敦”，此本“每”誤爲“矣”，則詩句中亦有形似之誤者。②

十、根據文字之繼承與變更來鑒别

有甲、乙兩種刻本，刊刻時代接近，彼此面目相似。假設甲本繼承了更早版本的文字，乙本文字有變動，且這些變動明顯來源於本系統之外的文本，則乙本爲翻版。

呂大臨《考古圖》，明萬曆間有泊如齋、寶古堂二本，均推爲佳刻。二者行款略同，字體相類，幾不易辨其優劣。或謂寶古堂本爲原刻，泊如齋本爲翻刻。③ 容庚通過文字比對，得出相反結論：

泊如本銘文錯誤甚多，變易行款，近于黑字本（暄按：指容氏於一九二六年在北平圖書館見到的更早期版本）。寶古本則大加修正。如《王子鼎》銘文，泊如本作四行，寶古本作六行；《虢叔鬲》及《叔殷敦》、《鬲》，泊如本作兩行，寶古本作一行。試一校勘，可知寶古本乃據薛氏《款識》修改。《庚甗》寶古本于釋文之左增入兩行云：“薛尚功云：此器藏開封劉氏，銘文極古，惟辨庚玄二字”。解說亦有改正，如泊如本《伯勳父圓旅甗》云，“愚按甗《說文》云，‘無底甑也’魚軒、語偃、□蹇、魚無四切”。寶古本末六字改作“語蹇、魚蹇四切”。寶古本吳萬化跋云：“乃諦加參考，壹以呂氏、歐氏、薛氏爲標準，期還舊觀”，寧知參考之足以失其舊觀耶。④

與此書類似，《重修宣和博古圖録》有泊如齋、寶古堂二本，也是泊如齋本爲原刻，寶古堂本爲翻刻。

上述十項，是從鑒别翻版的現有成功案例中總結出來的，可歸爲通例。

---

① 《藝風堂友朋書札》頁 400。

②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頁 50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③ 容庚、張維持著《殷周青銅器通論》第十章《青銅器著録書籍的評介》，《考古圖》下有“明泊如齋翻刻寶古堂本”的著録。頁 140。《考古學專刊》丙種第二號。科學出版社，1958 年。

④ 容庚《宋代吉金書籍述評》，《學術研究》1963 年第 6 期，頁 81—82。

另有一些方法比較偏重於經驗，過去人也在使用，有時還有一定效果。比如學者有根據字體之肥瘦、板匡之大小來鑒别原、翻本的：

清初顧楗刻本《重刊校正笠澤蘩書》四卷，有清雍正陸鍾輝翻本，二本孰原孰翻，學者聚訟紛紜。後來證明，秦更年的判斷較爲準確，他曾撰文提供多項證據，其中第一項説：

> 此本（顧氏碧筠草堂刻本）字畫肥厚，陸本則較瘦，而每頁板匡又縮短分許，翻板書籍，大抵皆然。[1]

按秦氏之説，有一類翻版，翻刻者先對原刻本進行鉤摹影寫後，形成寫樣稿，手民據以上版，刻出的本子會較原刻本筆畫稍細，板匡略縮。這種現象當然不能説不存在，但畢竟較少出現，只能算是特例。

總之，上述鑒别方法仍有一定的適用範圍，在使用時，應注意結合實際，避免刻舟求劍，機械照搬。

以上的案例都基於一個前提，即鑒别者可以見到異本，且已知異本爲一原一翻的關係，二者並無修補後印造成的文字内容變化，這當然只是爲方便討論而設定的理想模式。實際工作中的常態是，學者没見過原版，便不會想到自己手裏拿的是一個翻版。

明永樂元年（1403）楚藩刻本《蚓竅集》，前有洪武三十一年（1398）楚府教授吳勤序、永樂元年楚府右長史胡粹序，説是楚王所刻。于昌進小謨觴仙館舊藏一本，上海涵芬樓據以影印入《四部叢刊》三編（圖 1－022－2），有趙萬里跋，定爲永樂楚府本。所謂永樂本只見此一刻，趙氏斷爲原刻，向來並無異議。後來張子美家藏另一本[2]出，與于本行款悉同，字體絶類（圖 1－022－1），纔有了孰爲原刻的疑問。諦審二本，序文數葉，張本筆致流動（圖 1－022－3、5），于本稍顯生硬（圖 1－022－4、6），結合其他證據，顯示張本是永樂原刻，于本爲稍晚出的翻版。假如張本不出，于本的原版地位怕是不易動摇。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刻本洪昇《長生殿傳奇》，字體爲康熙間習見體式，鄭振鐸藏一部，有扉頁，題"稗畦草堂藏版"，爲洪氏原刻，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據以影印（圖 1－023－1）。上海圖書館藏有另一本（圖 1－023－2），無扉頁，與鄭本行款相同，字體接近，也頗罕見。假如鄭本不出，上圖本難保不被認爲原版。

翻版的情況千差萬别。某些面貌相似的版本，即便並陳於几案前，也不一定都能鑒别清楚。如果没有充分證據，也只能暫付闕如。

明洪熙元年（1425）刻本《臞仙神奇秘譜》是琴譜中罕見秘本。明代後期，高濂《遵生八牋》卷十五《燕閑清賞牋》中"琴譜取正"條已記載此書有翻版存在：

> 琴師之善者，傳琴傳譜。而書譜之法，在琴師亦有譌者。一畫之失，指法即左，以譌傳譌，久不可正，琴調遂失真矣。故琴非譜不傳，譜非真，反失其傳也。近世以寧藩《神奇秘譜》爲最，然須得初刻大本，臞仙命工校訂，點畫不譌，是爲善譜可寶；若翻刻本，不足觀矣。[3]

---

① 秦更年《嬰闇題跋》卷二，葉二七，《笠澤蘩書》跋。

② 此本今歸上海圖書館（書號 828909－10），定爲"明永樂元年楚藩刻本[四庫底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 6657 號著録者即此。

③ 《雅尚齋遵生八牋》第十五卷，葉七十七，明萬曆十九年（1591）刻本。

此書今有甲、乙二本，行款相同，尺幅接近，都可說是"大本"。二本書前有洪熙乙巳年臞仙序，過去都被定爲洪熙本。上世紀六十年代，查阜西提出二者均非原刻，乙本(圖 2-040-2)爲明嘉靖汪諒書坊翻刻，甲本(圖 2-040-1)則爲萬曆間翻本。[1] 這一結論具體至二本刊刻時間，其先後關係似乎也順理成章得到解決。但仔細核對原書，却發現此說尚存疑問。乙本是爲汪氏翻刻，與汪氏自稱重刻不符；甲本爲萬曆間翻本之說又出自多人轉述，未足定論。今查甲本之字體刀法優於乙本，乙本之文字有勝於甲本處。僅憑現有材料，很難得出明確結論。在新證據出現之前，我們只能承認，二本的關係仍是一個難解之謎。

第二節　翻刻本之辨僞

從明代中期開始，坊賈利用一些宋、元本的新翻刻本仿冒作僞，相沿至今。他們製作的僞品流入市場，給收藏家帶來很多困擾。根據現有實物來看，坊賈常用的作僞伎倆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改補校刊者之姓名或朝代

元建陽刻本《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末附《宋季朝事實》二卷，前有刊書人題識四行(圖 1-024-1)，字用行體：

> 《宋史通鑑》一書，見刊行者節略太甚，讀者不無遺恨焉。本堂今得善本，乃名公所編者，前宋已盛行於世，今再綉諸梓，與天下士大夫共之，誠爲有用之書。回視它本，大有逕庭，具眼者必蒙賞音，幸鑑。

另有明天順游明翻本，也照刻此記。所見有翁同龢舊藏之"元末明初刻本"，今藏上海圖書館，實爲游明翻本。坊賈將此記中第二行"前宋已盛行於世"中"前宋"二字割去，改爲"迩來"(圖 1-024-2)。

元刻原本(圖 1-024-3)與游明翻本的顯著區别，是後者卷端有"豐城游明大昇校正"一行(圖 1-024-4)。傳世之游明本該處多被動過手脚。前述之翁同龢舊藏本即是如此，書賈割去游明校正一行，以皮紙襯補紙背，又僞鈐"錢曾之印"、"遵王氏"二印於上，以泯其迹(圖 1-024-5)。此外，劉承幹《嘉業堂善本書影》著録之"元本"，實爲游明本，卷端無游明刻款一行，[2]當是經人割去。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録之"元刻本"，卷端無游明校正一行，今藏美國國會圖書館，以該本書影覆核，亦是游明本，卷端一行割補痕迹明顯。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洪楩刻本《六臣註文選》，李善序及目録首葉第四行有"明太子詹事府主簿洪楩校"一行(圖 1-025-1)，後印本此行改爲"明萬卷堂校刊"。上海圖書館藏有一洪刻後印本，書賈將此行割補爲"古越阮氏校刊"(圖 1-025-2)，染紙作舊，加蓋"汲古閣"、"毛氏家藏"等印，並於函套外僞題"宋本文選"。

---

① 查阜西《〈琴曲集成〉第一輯四十二種原書據本提要》第五種《神奇秘譜》，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一輯，頁一一。中華書局，1963 年。

② ［日本］長澤規矩也《中國版本目録學書籍解題》疑爲游明本，當是。

二、挖補或切除牌記、刻款

明成化十年(1474)熊宗立種德堂刻本《新刊補註釋文黃帝内經素問》,有成化甲午牌記,往往爲書賈割裂。劉承幹《嘉業堂善本書影》著録之"元刻",牌記云:"是書乃醫家至切至要之文,惜乎舊本昏/蒙,訛舛漏落不一。本堂今將家/藏善本詳明句讀,三復訂正,增入運氣捷/□□□□經注音釋補遺,重新綉梓以廣/其□□□□□□□□石不侔。衛生君子藻鑒/□□□□□□□甲午,鼇峯熊宗立種德堂識。"有袁克文手書跋尾,定爲"元至元己卯古林書屋刊本",實即熊本而撕去牌記中刻書年月者,今藏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

熊宗立刻本總目後原有"元本二十四卷,今併爲一十二卷刊行"一行(圖1-026-1),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熊本,書估將"元本"及"今"字割去(圖1-026-2),鈐"文獻世家"等二印於上,以掩其迹。

另有明翻熊本,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僅存九卷,坊賈射利,裁去目録第九卷(圖1-026-3)以下,先將目後"元本二十四卷,今併爲一十二卷刊行"一行拼接於卷九之後,以墨筆涂黑,僅剩"元本"二字,又僞撰一跋,以朱筆寫於涂黑部分之上(圖1-026-4),也是爲了冒充元刻本。

明正統書林王宗玉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李序後有牌記,末署"大明正統歲舍戊辰十月吉旦書林王宗玉謹識"。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録》著録"元天曆元年刻本",牌記末題"歲舍戊辰十月吉旦□□□□書林王宗玉謹識"。《四部叢刊》據以影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檢對原書,實爲王宗玉翻本,坊賈作僞,將牌記末行"大明正統歲舍"至"吉旦"一行割下,裁去"大明正統"四字後粘回,位置上移四字,掩其贋迹。

明正統二年(1437)梁氏安定堂刻本《新增説文韻府羣玉》,前有梁氏安定堂長方形牌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書號18408)刊記爲坊賈割去。該書又有明弘治七年(1494)劉氏安正書堂刻本,末仙童捧雲拱福畫像(圖1-027-1),所捧木記題有刊刻年月,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書號12399)此記已爲汰去。鈐有"謙牧堂藏書記"、"兼牧堂書畫記"、"乾隆御覽之寶"、"天禄繼鑒"、"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等印。《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十著録,誤作"元版重修本"。

三、增改牌記

明弘治七年(1494)劉氏安正書堂刻本《新增説文韻府羣玉》,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有一帙,卷末納福童子抱有"弘治甲寅劉氏重刊"木記。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録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卷末納福童子所捧木記題"嘉靖甲寅劉氏重刊"。蓋哈佛所藏者係初印本,國會所藏者係重修本。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補遺》載有一本,所抱木記題爲"嘉祐乙丑劉氏重刊"木記,"祐"字有剜痕,或即以此刻重修本作僞者。

四、僞鈐刻款

明嘉靖三年(1524)徐焴刻《重校正唐文粹》,葉德輝曾見一本,卷中刻款爲書估一概挖除,僞刻"淳祐四年冬十一月東雅堂繡梓"一印,鈐蓋於各卷之末,更將書前汪偉序末葉改刻半葉,仍題淳祐四年東雅堂繡梓。①

① 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十五,葉二十一,《唐文粹》跋。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郭雲鵬刻本《曹子建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一帙,經書賈僞刻"開寶七年秋七月二十四日刊"一印,鈐蓋於卷末。

明隆慶五年(1571)豫章夫容館刻本《楚辭章句》。山西太原市圖書館藏一帙,坊賈將前序毁補半葉,除去撰序人及年月。序後嵌補"清河萬卷堂咸淳四年刊"雙行牌記。[①]

五、挖去或補寫、補印、補刻版心年號

明正統八年(1443)至十年刻本《漢書》,版心鐫有"正統八年刊"、"正統十年刊"字樣,傳世印本多已割去。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此刻一部,經人在版心處補印"乾道三年刊"一行;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亦藏有此刻一部,末葉版心上方經人補寫"乾道三年刊"字樣,僞充宋刻。

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録》著録曾國藩所藏《漢書》"金元間刊本"(實即正統本),述及《漢書》刊本之沿革,謂有宋乾道本,版心下具"乾道三年刊"隸書白文五字,其寫刻人名與"金元間刊本"悉同。按版心以隸書白文刻年號,宋版中從無此式,所謂乾道本,當即明正統本,經書賈作僞,莫氏據以爲信。錢基博《版本通義·餘記第四》沿襲莫説,不知乾道本純屬子虚烏有。

王士禛《分甘餘話》載:"近無錫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經》,剞劂最精,點畫不苟。聞其板已爲大力者負之而趨。余曾見宋刻於倪檢討雁園(燦)許,與秦刻方幅正同,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因爲王氏的推許,倪雁園藏宋刻本《九經》可説是極爲有名。今上海圖書館有一部倪燦藏本《九經》(書號 848090－95),有"倪燦"、"師留"、"黄娟幼婦"、"宋本"、"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積餘秘笈識者寶之"等印,或即王士禛所見本。此本實爲一明嘉靖翻本的後印本,經人將初印本《左傳》第九十六葉(圖 1－028－1)文字硬拆分爲二葉,具體做法是:第九十五葉僅刻一行文字(圖 1－028－2),第二行以下文字刻入第九十六葉(圖 1－028－3);在第九十五葉版心下方僞刻"永樂元年癸未正月補刊"字樣。但該本《左傳》第一百六十八葉補版有"萬曆戊申年冬十二月補刻,游成"字樣,露出了馬脚。利用補版混入錯誤的出版信息,這也是書坊作僞的一種手法。

六、切除版心堂名

明嘉靖十年(1531)安國刻本《初學記》,潘景鄭《安刻初學記跋》載:

> 此亦安氏仿宋刻本,舊爲汪氏藝芸書舍藏書,後歸獨山莫氏者。前有紹興甲寅劉本原序,其嘉靖辛卯秦金重刊一序,已經書賈割裂,僞充宋槧。按安刻版心魚尾上有"安桂坡館"四字,今此本四字並魚尾剜去,然剜痕隱約可辨。又佚去第八卷一葉至二十葉,以見賈人作僞,伎倆百出。今汪《目》著録宋本者,即此本是也……十年前,莫氏書散,此帙流在市廛,賈人始亦居奇,旋爲衆解所折,遂貶值焉。[②]

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説文解字》,初印本有經人作僞者,葉啟勳《拾經樓紬書録》卷上著録者,後有徐松手跋云:

---

① 魏隱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鑒定叢談》頁 144。印刷工業出版社,1984 年。
② 潘景鄭《著硯樓書跋》頁二〇六,《安刻初學記》跋。

此汲古閣初印本，極爲難得。末行故有“後學毛晉從宋本校刊，男扆再校”十三字，書賈削去，僞作宋槧。其板心補迹，亦鑱去“汲古閣”字也。道光七年(1827)，余得此本，因記之。後之作僞者，必並去此行矣。大興徐松識於好學爲福之齋。

七、局部裁割或整體抽去新刻序跋

《道園學古録》五十卷，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著録“元刻本”，後歸陸心源，陸氏定爲明景泰七年鄭逵、黄仕達刻本。《儀顧堂續跋》卷十三著録該本云：

兔床所藏本爲人割去葉盛跋，歐陽玄、鄭逵序，遂誤以爲元刊，不知劉伯温刻有歐序者乃大字本也。莫友芝《經眼録》誤同，不免爲書賈所愚矣。

八、挖去分集號

劉應李《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凡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後甲、後乙、後丙、後丁、後戊，共計十五集。有明正統元年丙辰(1436)善敬書堂刻本，又有正統十一年丙寅(1446)翠巖精舍刻本。傳世之《聖朝混一方輿勝覽》三卷，實爲其後乙集，卷端右下角有“後乙集”字樣，坊賈弋利，往往撤出單行，並汰去此記。

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三著録“元槧巾箱本”，同治中曾爲劉履芬購得，今歸臺灣“中央圖書館”，定爲“明刊黑口巾箱本”。《“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第二册頁六九二收録該書卷中首葉書影，實爲正統十一年翠巖精舍刻本，卷端右下角“後乙集”割去。

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録》卷二著録“元刊本”，爲汪閬源、郁泰峰舊藏，今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7435)，實爲正統丙寅翠巖精舍刻本，卷端右下角“後乙集”割去。

《故宫善本書影初編》著録“元末坊刻”，云：“此殘本也，每標籤題下‘後乙集’字均爲前人剜補，鈐季滄葦僞印於上，以充全書。”經比對，知爲正統元年善敬書堂刻本。

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著録之“元刻”，卷端右下角“後乙集”字樣爲坊賈割去(圖 1－029－1)。今藏上海圖書館。經比對，知爲正統元年善敬書堂刻本。此本目録首葉首行刻有“新編事文類聚”六字(圖 1－029－3)，潘本爲坊賈汰去，又從它處割下“聖朝混一方輿勝覽”一行，移置此行，以墨筆補寫“目録”二字(圖 1－029－4)。

上圖另藏有一部正統十一年翠巖精舍刻本，卷端右下角“後乙集”字也被割去(圖 1－029－2)，可見書坊作僞，最喜歡從此處下手。

九、僞造名家印記、題跋

明正德元年(1506)王氏善敬書堂刻本《聖朝混一方輿勝覽》，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有一帙(圖 1－030－1)，舊題“元刻本，清毛晉、季滄葦、何夢華、陳鱣舊藏，清陳鱣録錢大昕跋語”。開卷有跋語(圖 1－030－2)云：

《元混一方輿勝覽》三卷，無箸人姓名，蓋建安槧本。其文簡核，今時流傳甚尟。《元史·地理志》大都路領州十，此云州九者，龍慶州本縉山縣，屬上都路之奉聖州，延祐三年始升爲州故也。《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復立平陽之芮城、陵川等縣，蓋元初二縣曾廢。此書澤州無

陵川縣，解州無芮城縣，可證其刊於世祖朝。而書中又有冀寧、晉寧之名，係大德中所改，則刊成之後别有改易。要皆隨時增損爲之，以致體例不合也。大寧路有霍州、景州，史志無之，此書亦未詳其沿革，姑記之以俟考。

右録嘉定錢辛楣少詹事《元混一方輿勝覽跋》。(鈐有"簡莊藝文"印，"仲魚圖象"印)

今觀此跋，絶非陳鱣手迹。按，錢大昕跋文原作"《元混一方輿勝覽》三卷，無撰人姓名，蓋書肆所刊。其文簡陋，然今時流傳已少矣"，"要皆書肆射利者爲之，而不自知其抵牾也"[①]。此跋經坊賈將原文緊要處改去數字，已非錢氏本意。

此本有陳鱣"仲魚圖象"(如圖十一)、"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監我"(如圖十二)二印，色澤黯淡，顯係僞作。





圖十一　明正德刻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陳鱣像印(僞)　　圖十二　明正德刻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監我"印(僞)

此本目録首行題"新編聖朝混一方輿勝覽目録"，割補痕迹明顯。卷上首葉右下角原有"後乙集"木記，今爲書坊割去。又有"毛晉"、"毛扆之印"、"季滄葦藏書印"等印，亦屬僞鈐。

清初振鷺堂刻本《東都事略》，所見有一後印本，鈐有文彭、周亮工、季振宜等印，王儀鄭手書一跋，定爲宋本。取對原書，[②]文、周、季三家印印色無二(圖 1-031-1 至 2)，其出書坊僞作顯而易見。





圖十三　左爲清初振鷺堂刻本(上圖藏)所鈐陳鱣圖像僞印，右爲真印

又，丁日昌《持静齋書目》卷二、莫友芝《持静齋藏書紀要》卷二均著録"宋眉山程氏刊初印本"，稱有"薛紹彭"、"劉涇"二印，首有陳鱣録《讀書敏求記》及陳鱣圖像印(圖十三左)。取對原

①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九，葉三至四，《跋〈元混一方輿勝覽〉》。《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1394册。

② 此書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T44325-55)。

書，[1]目録首葉尚有陳鱣"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監我"印(圖十四左)。以上各印皆屬僞鈐；仲魚録《讀書敏求記》一篇，字迹不真(圖 1－032－1)。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南唐書箋注》有陳鱣跋(圖 1－032－2)，爲真迹，可作比對之標準件。




圖十四　左爲振鷺堂本(上圖藏)目録首葉"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監我"僞印，右爲真印

宋建刻本《九經》，有明嘉靖翻本。袁榮法《剛伐邑齋藏書志》著録一"宋板"《五經》，稱其"原題宋刊巾箱本，惟無音釋，恐係宋板元印者"，有"于氏小謨觴館"、"于昌進鑒賞"、"伯夔"、"湘潭袁氏滄州藏書"、"玄冰室"、"玄冰室珍藏記"等印。[2]《禮記》後有隸書跋(圖 1－033－1)，題季振宜作。跋云：

> 題宋刻《五經》後
>
> 北宋之初，有石板《九經》。迨至南宋，刊之于木，爰有《五經》焉。流傳于世，稀如星鳳，得者珍爲拱璧。余曩于長安梁玉清先生處曾見此本，先生語余云，得之山左故家，以爲羣書之冠。余爱賞不已，歷歲南北購求，了無所遇。往來于懷，妮想無任。昨歲偶過金陵，得此本于一戚里家，余以恤想日久，不惜重價購之，命工裝潢，共成八册，藏之秘篋，以爲珍玩云。時順治八年(1651)三月上巳，泰興季振宜滄葦氏記。

取宋蜀刻本《杜荀鶴文集》卷末季振宜手跋真迹(圖 1－033－2)比照，此跋字迹不真。

宋建刻本《九經》上欄無音釋，後來的明嘉靖翻本則在上欄增入音釋(圖 1－033－3)。袁本實爲一明嘉靖翻版，僅存《五經》，上欄音釋經人逐葉割去(圖 1－033－4)。

十、汰去原本摹刻之印款

沈氏古倪園刻本《梅花喜神譜》，據袁廷檮家影宋抄本摹寫上版，袁氏抄本又出自南宋金華雙桂堂刻本。沈本摹刻前人印款甚多：宋伯仁序首葉有"宋本"、"南坡"等印(圖 1－034－1)，序後有婺州金華雙桂堂篆文記，目録首葉有"文徵明印"、"徵仲"、"嬾僊"等印(圖 1－034－3)，目録末葉有"京兆劉氏世家"印(圖 1－034－5)，卷端有"文徵明印"、"五硯主人"等印(圖 1－034－7)，向士壁後序末行下有"紹興旌忠哀萠之家"碑狀印款(圖 1－034－9)，序前有"鋏夫鑒審"、"文武世家"、"沈恕"、"賞雨書堂"等印，後有"容堂"、"文元發印"、"子悱"、"京兆劉氏世家"等印(圖 1－034－11)，葉紹翁跋前有"黄丕烈"、"蕘圃過眼"、"百宋一廛"三印(圖 1－034－13)，後有篆文"靖逸"二字及"湘南"、"五研樓圖書印"等印(圖 1－034－15)。所見沈氏原刻本一帙，秦更年石藥簃

① 此書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774193－216)。
② 此書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829831－46)。

舊藏,書估將以上諸記細心磨洗,逐一汰去,僅留宋伯仁序後之雙桂堂記、向士璧序後之“容堂”木記(圖1-034-2、4、6、8、10、12、14、16),冀充宋本。磨洗印款之處,非諦審不易發現。只有將紙張掀開,對日光察看紙背,纔可見原印之殘存輪廓及磨洗所留之平行劃痕。其手段之高超,令人匪夷所思。

第三節　翻刻本與收藏

傳統的藏書著録,是前輩學者精力所萃,能啟發今人之處不少。不過,限於當時條件,各家著録多少都存在問題,大致可歸爲三方面:

一、版本之鑒定錯誤較多

傳統的公私著録,根柢主要在宋、元本,最爲常見的,是將明代翻版誤入了宋、元本的隊伍。我對此作了初步考察,結果詳本章附録“明代翻版與收藏著録”。從考察結果看,傳統著録中的失誤不少,類似的魚目混珠的個案恐怕還有,需要研究者繼續排查。

是否古人翻版的摹真水準太高,以致後人無從分辨?我將明代翻版與其原本的書影並列放置,對其字體形態逐一比照,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在這些翻版中,摹刻達到形神兩全者只是極少數,[①]其他翻版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明刊本色。有些呈現爲某一時代的摹仿體,[②]有些呈現爲自身所處時代的流行體式,[③]只要對明版字體的時代特色及摹仿體可能出現的變化有所瞭解,便可區分。所以,傳統著録狀況頻出,鑒定者“觀風望氣”的水平不足恐怕是主要原因。

有一種看法認爲,古人不比今人笨,今人在鑒定上看出的問題,古人大多也看能出來,但因爲市場的考量,人情的關係,他們知而不言,或者故意說錯。這種看法恐怕是想當然,市場與人情的因素影響鑒定之結果,這種情況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一定會有,但那從來只是個別地存在,無法影響一個時代著録的整體質量。更多的情況下,古人鑒定出錯,是由於他們依據的標準件有問題。我曾見到一部明弘治李瀚刻本《遺山先生詩集》,有唐翰題手跋說:

> 元槧元印本,紙墨與予所藏《戰國策》吴氏校注至正十五年(1355)第一刻本同,若黄氏士禮居所稱之本序有舛錯者,則校注之第二刻也。世人不察,以黄氏所稱爲元刻,不知已落第二義矣。此等元刻最易交臂失之,故特書於册首。丁卯(同治六年,1867)重九又記。[④]

這個本子的字體分明是明弘治刊本的樣式,一點元刻的意思也没有,紙張也不見於元印本,但這些都未阻止唐氏自信地作出判斷。從此跋來看,支撐唐氏鑒定意見的“元刻元印本”《戰國策》吴氏校注,一定也是明翻本。

---

① 具體說來,只有《茅山志》、《佛祖歷代通載》、《松雪齋文集》等數種而已。
② 比如《張仲景注解傷寒百證歌》、《伊川擊壤集》等。
③ 比如《古文苑》、《新雕宋朝文鑑》、《九經白文》等。
④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頁286,《遺山先生詩集》條(郭立暄稿)。

二、翻本之表述較爲混亂

明代正、嘉間，翻刻宋本成爲風尚，有些版本在字體上摹仿底本，稱爲"仿宋本"；後來刻書又形成一種方整的仿宋字體，明明不是翻宋，也採用此體。前人著録對這兩種情況不加區别，一概稱爲"仿宋"甚至"覆宋"。明嘉靖郭雲鵬本《曹子建集》，從明弘治銅活字印本翻出。[①] 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録標注》著録爲"明嘉靖郭萬程仿宋刻本"，就是這樣的例子。後來有耳食之徒，將一些流俗版本統統拉進了翻宋本的隊伍。《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續録"載有一部"明覆宋紹興丁丑建寧府本"《史記集解》，實則此本爲明正德丁丑刻本，"史記集解序"下原有"皇明正德丁丑年建寧府重新校正"一行，坊賈作僞，將"皇明正德"割補爲"皇宋紹興"。[②] 邵氏據以入録，記下一個子虚烏有的本子。

盧文弨曾説過如下一段有名的話："近世本有經校讎者，頗賢於舊本，然專輒妄改者亦復不少。即如《九經》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③]後來的版本學者紛紛加以轉述，殊不知這段話中提及的宋本存在很大的疑問。盧氏所説的"南宋本"，其實是明嘉靖翻本；[④]所説的"北宋本"，或爲南宋建刻巾箱本。[⑤] 這個例子具有典型性，它代表了一種范式：幾個版本依次爲展轉翻刻的關係，它們像骨牌一樣按一定間距被碼放成一排，由於其中某一環節被誤認，可能導致多米諾效應，即其相鄰環節也被類推誤認。傳統著録中有一些混亂的表述，正是在這種范式下形成的。

三、翻本之優劣評價較爲隨意

傳統的藏書家在蓄書過程中，面對一己之藏，優劣取捨之間，難免摻雜個人感情。後來學者如果不及細審原書，也只能人云亦云。清汪士鐘刻本《孝經注疏》字大悦目，傳本極罕，徐乃昌得到一部，大喜過望，認定是顧廣圻代爲校刻。王欣夫也説汪本爲"覆宋"，且"無一修改"。[⑥] 今細校一過，發現汪本其實是低劣的翻版，出自明正德本，又據俗本改動，文字多無可取，絶不可能出自顧廣圻之手。可見翻版優劣之實，正不當取決於衆多之口。

這些誤鑒的存在，給使用者帶來困擾。這裏舉二例加以説明。

有些著録，兩家説的分明是兩個本子，取實物覆核，却發現是同一版本。明刻《墨子》，著録中一向有唐堯臣、江藩二本，最稱精善。傅增湘《雙鑑樓善本書目》卷三載唐堯臣本，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五載江藩本。二本行款相同，似是原刻與翻刻的關係。聯几比對，却發現二者其實同出一版。

有些著録，兩家説的是同一版本，看到實物，纔發覺不是一回事。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

---

① 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癸卯稿卷四，頁一〇〇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② 此件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書影見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所附圖版三十七。商務印書館，2001 年。

③ 吴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一《白虎通》跋。《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④ 盧文弨所見之"南宋本"，可考知者有二：一吴騫藏本，吴氏有手跋云："宋刻《九經白文》，此王漁洋所謂小本《九經》者也，昔盧抱經學士尤愛之，借校數月始還，爲拜經覽古之一云"；另有二跋，已印入柳詒徵《盋山書影》第一輯，審其字體，實爲明嘉靖翻本；一黄崑圃藏本，王氏《文禄堂訪書記》卷一著録盧文弨據宋校秦刻本，有盧氏手跋云："乾隆十六年八月，在北平黄崑圃家借小字宋本校過，至四十九年十一月在婁東重録此本上。宋本不分卷，音□更詳，與此本異"，知其所見之本有音釋，已非宋本，疑同爲明嘉靖本。

⑤ 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録》葉卅三《九經正文八種》云盧文弨所謂北宋本，頗似指南宋建刻巾箱本；所謂南宋本，疑即明代覆刻加注音義之本。

⑥ 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未編年稿卷二，頁一五〇一。

六著録明天順程宗刻本《歐陽文忠公集》，稱其"字字流動，怡情悦目，在明翻宋本中本自少見，宜編撰《琳琅書目》諸臣收入'元版'一類，稱其書法深得鷗波之妙也"。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十三也著録了程宗本，稱"此本字體秀逸，雅有松雪齋風範，鐫工尤爲精麗。其初印之本，楮墨明湛，世人往往誤爲元刊。如《天禄琳琅書目》所載元本，正是此刻。近時涵芬樓印行《四部叢刊》，於廠肆訪購元本，爲盛意園藏書，售家價至逾千金，及細觀之，實即此本（天順程宗本）之初印者耳。"葉本今藏湖南省圖書館，確爲程宗本；傅本今藏山西省文物局，實爲另一明初刻本。

總之，傳統著録中有價值的内容固然很多，錯誤也不在少數。研究者如果輕信盲從，涉獵其中，或如過眼寶山，依然空手；或如陷身迷城，横奔失路。正因如此，結合實物，對之做系統的梳理纔顯得尤爲迫切和必要。

附録：

明代翻版與收藏著録

明代繼宋、元而起，出版業繁興，製作了大量翻版，其中的佳槧，受到明清以來藏家與學者的喜愛。學者以撰寫書志、題跋記、序跋等形式，登於著録。今就所睹記，臚列明代著名的翻版，梳理其在傳統著録的情况。

一、明代翻版字體之地域風格

相當數量的明代翻版風格繼軌元朝：建本多沿襲元建刻的柳公權體，而福建以外地區的雕版，尤其是江、浙一帶，多用趙孟頫體。直至弘治以後，始逐漸擺脱這兩種字體的影響。

屬於柳字本系統的，列舉四種：

《清庵先生中和集》，前集三卷後集三卷，宣德十年（1435）朱本道刻本，從元大德十年（1306）翠峰丹房刻本（圖 1－035－1）翻出。元大德本目録後有"大德丙午中元翠峰丹房刊行"二行，今藏日本静嘉堂；宣德本卷之上末鐫有"宣德乙卯九月重陽日金陵洞玄子朱本道重刊印施"字樣，字體規仿元本，今藏上海圖書館（本篇以下簡稱"上圖"）。此書另有明前期翻本（圖 1－035－2），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著録之"元刻"有黄丕烈手跋二篇者即是，今藏臺灣"中央圖書館"（本篇以下簡稱"臺圖"）。觀其字體，已露明刊本色，臺圖定爲"明初覆刊本"，當是。臺圖又藏一明刊黑口本，有鮑毓東跋，則字體方板，或爲嘉靖中翻版。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正統十三年（1448）書林王宗玉刻本，係從元後至元辛巳（1341）日新書堂刻本翻出。楊氏《楹書隅録》卷四著録之"元本"，即爲明王宗玉本。今分藏二處：卷一至十八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本篇以下簡稱"國圖"）；卷十九至末今藏山東省圖書館。①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卷十九、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張氏《涵芬樓燼餘書録》著録之"元本"實同爲王宗玉本。②

《新刊補注釋文黄帝内經素問》，成化十年（1474）熊宗立種德堂刻本，係從元後至元五年（1339）菖節古林書堂刻本翻出。各家著録之"元刊本"：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十四著録者，今藏國圖；張氏《適園藏書志》卷六著録者，今藏臺圖。爲真元刻。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著録者，今藏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實爲熊宗立翻本。

《世醫得効方》，明書林魏家刻本（圖 1－036－2），係從元至正三年（1343）陳志刻本（圖 1－036－1）翻出，卷一末有"書林魏家新梨"白文刊記一行（圖 1－036－3），卷十一首葉多缺字作墨等（圖 1－036－4），可據以爲别。觀其字體，當刻在成化之後。又曾見日本舊家所藏與此刻同版之另一印本，③書前有"綱目"，末行具"正德元年（1506）書林魏家重刊"黑地白文木記一行，前有"正德元年仲冬節旦魏氏仁實書堂重梨"二行牌子，鈐有"淺艸文庫"印，知此爲正德元年刻。④ 森立

① 《山東省圖書館館藏珍品圖録》頁 12 收録該本書影。齊魯書社，2009 年。

②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 1328 號著録之"元刻本"，中國社科院文研所圖書館藏，實爲王刻，卷端四行爲書賈割去。又，《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集》與此書情況類似，也有正統間翻刻本，出自元刻本，紹興圖書館藏"元刻本"即是翻本。

③ 2011 年 9 月 19 日至 20 日，筆者親見此本於東京銀座地區嘉士德拍賣公司日本分部。

④ 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著録之"聿修堂藏有正德元年（1506）魏家重刊本"，或即此本。

之《經籍訪古志補遺》著録之元刻本，卷第十九至二十補抄，鈐有“蒲亭藏書”、“雷井文庫”等印，爲真元刻，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本篇以下簡稱“北大”)。瞿氏《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元本子部著録之“元刻”，實爲書林魏家翻本。[①]

以上四種，底本字體均爲元代建刻典型的柳體風格，明翻刻本有意追摹，但與底本的相似度依次降低。王宗玉本卷一前數葉與原本相比，幾無差别，卷二以下逐漸流露出明代摹仿體的本色，熊宗立本整體均爲明代摹仿體，書林魏家本字體僵硬，刀法拙劣。

屬於趙體字本系統的，列舉四種：

《茅山志》，永樂間姚少師刻本，從元刻本翻出。吳氏《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三著録者爲真元刻(圖 1－037－1)，卷四至七配明永樂翻本，卷十至十二、十四至十五配清抄本，今藏國圖。又，臺圖藏本，存卷十至十一，有鄧邦述題記，爲元刻。瞿氏《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元本子部著録之“元刻”實爲永樂刻本(圖 1－037－2)，今藏國圖。

《佛祖歷代通載》，宣德五年(1430)大慈恩寺刻本，從元至正七年(1347)釋念常募刻本(圖 1－038－1)翻出。書前至正元年虞集序後“虞伯生父”印文木記，“虞”字篆文有誤，元刻本不誤；又有凡例十三條，爲元刻本所無；目録爲一行二題，元刻本爲一行一題；卷端葉無刊書人名，元刻本有“吳郡朱顯卿刊”一行。沈德壽抱經樓舊藏宣德本一帙，卷一末鐫有宣德五年歲次庚戌大慈恩寺募刻記，各卷末别有題記。後歸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録》著録，今藏國圖。王獻唐舊藏一本，存五卷，今歸山東省圖書館，題爲“元刻”，[②]卷六末有“大市門萬佛禪寺住持日東中選刊”字樣，實爲宣德本(圖 1－038－2)。是書又有隆慶、萬曆之際翻本，卷端猶作趙書，正文已趨於方整，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十八、繆氏《藝風藏書記》卷二著録。觀其文字，當從宣德本翻出。

《松雪齋文集》，天順六年(1462)岳璿刻本(圖 2－029－2)，從元後至元五年(1339)花谿沈氏家塾刻本(圖 2－029－1)翻出。字體刻意力追趙書，面目酷肖底本。前人著録之“元刻”中，張氏《涵芬樓燼餘書録》著録本爲真元刻，今藏國圖；餘如孫氏《廉石居藏書記》卷上著録本，後歸莫伯驥，載於莫氏《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集三，今藏國圖；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十二著録者，今藏國圖；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三著録者，又載於柳詒徵《盋山書影》第二輯，今藏南京圖書館；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著録者，今藏國圖；鄧氏《羣碧樓善本書録》卷二著録者，今藏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故宫善本書影初編》著録者，今藏臺灣“故宫博物院”。以上六帙，皆爲岳璿翻本。

《文心雕龍》，弘治十七年(1504)馮允中刻本，從元至正十五年(1355)嘉興路儒學刻本(圖 1－039－1)翻出，底本純用趙體上版，弘治翻本(圖 1－039－2)字體已趨方整，呈現出轉型期的鮮明特點。《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十一著録之“元刻本”，末有“吳人楊鳳繕寫”一行，實爲弘治本。

明代内府刻書，過去一直被歸爲趙體字系統。由於受到明代宫廷書法家沈度、沈粲的影響，已雜有沈氏筆意，與《茅山志》、《松雪齋文集》字體不盡相同。景泰七年(1456)内府刻本《飲膳正要》，從元天曆刻本翻出，被認爲是這種風格的産物。《四部叢刊》據以影印，誤認爲元刻本。

二、明代各時期之翻版舉隅

明代有國二百七十七年，所刻之書大致可分爲四期：洪武至永樂爲初期，宣德至成化爲前期，弘治至嘉靖爲中期，隆慶、萬曆以降爲後期。

---

①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 2073 號著録之中醫科學院藏“元至正五年陳志刻本”，實爲明書林魏家翻本。
② 《山東省圖書館館藏珍品圖録》頁 20 收録該本書影。

(一) 初期

明王朝建立之初，政府曾借助地方的力量，翻刻宋元本書。陸深《中和堂隨筆》載："洪武二十三年(1390)，福建布政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初，上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至是，三書先成，進之。"①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四著録之馬令《南唐書》"元刊本"(書缺序目及第一卷，係倩工補抄)，刻工有付彦成、付名仲、劉本、劉宗、劉侍者、劉伯安、景舟、虞子記、虞子得、六晏、范彦從、詹現、魏伯美、張名遠等。後歸張蓉鏡小嫏嬛仙館，有單學傅跋，方若蘅題識；瞿氏《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元本史部著録《金史》，"元至正間杭州路刊本"；王文進《文禄堂訪書記》卷二著録之《古史》，"明洪武刊小字本"。以上三書，當即《中和堂隨筆》提及之洪武二十三年福建布政使司刻本。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明初刊本五種》文指出，《韻府羣玉》、《唐文粹》、《歐陽文忠公集》三種與《遼史》、《金史》刻工多相合，當爲洪武二十年前後福州地區所刻。② 與以上諸書爲同一批刻工的，還有《南史》、《北史》③、《三蘇先生文集》等。

宋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分類》二書，曾爲浦玉田舊藏，後歸仁和朱學勤，見於《别本結一廬書目》元版目，今藏上圖。該本的刻工大多參與過上舉洪武本的刊刻，知爲洪武福州翻本。張氏《適園藏書志》卷六著録之"元刻本"，今藏臺圖；日本倉石武四郎編《舊京書影》第 441 至 442 頁著録之"元刻本"，今藏國圖。同爲洪武翻本。④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存三卷：二十至二十二，今藏山東省博物館，舊題"元刻本"。刻工有虞子德、伯美、劉貫、江后等，爲洪武福州翻本。

洪武福州地區的翻刻，所知已有十餘種之多，當時刊刻的實際數量當不止於此。其底本多爲宋版或元代官本，字體則採用了摹仿體。

這一時期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洪武蜀藩刻書。據《明史・諸王傳》，朱元璋在洪武十一年封庶十一子椿爲蜀王，二十三年就藩成都府。蜀藩所刻之書，有一些很可能是以内府所頒宋、元本爲底本，兼之摹刻甚精，故在傳統著録中多被誤認。列舉三種：

《自警編》，洪武二十七年(1394)蜀藩刻本，從宋端平元年(1234)九江郡齋刻本翻出。宋諱缺筆不嚴。宋端平刻本，各藏家目録多見記載：陸氏《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十八著録者，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丁氏《持静齋書目》卷三著録者，後歸張鈞衡，張氏《適園藏書志》卷八著録，今藏臺圖；莫氏《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子一著録者，今藏國圖；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著録者，今藏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以上四帙，同爲洪武蜀藩刻本。⑤

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卷二著録之"宋刻"殘本，跋云："書賈作僞，改爲二卷，即於首行'自警編'下添刻'上'、'下'字樣，以充全帙。"此書今藏上圖(書號 833474－78)，取另一洪武刻全本(圖 1－040－1)覆核，則潘本僅存丙、戊二卷，經人從本書他處割補"上"、"下"二字，移置首行(圖 1－040－2)。⑥

是書又有明前期翻本、嘉靖七年蜀府翻本：瞿氏《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宋本子部著録者，今藏國圖，實爲明前期翻刻本。楊氏《楹書隅録》卷三著録者，今藏國圖；《天禄琳琅書目後編》

---

① 轉引自莫伯驥《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史二，葉一三八，《古史》跋。民國三十六年排印本。

② ［日本］長澤規矩也《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三卷，頁三三一。汲古書院，昭和五十八年(1983)。

③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第 200 號著録之山東省博物館藏"元大德信州路儒學刻本"《北史》，存十四卷，有刻工黄軒，實爲洪武福州翻本。

④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第 664 號著録之山東省博物館藏"宋紹定二年積德堂刻元至元重修本"、666 號著録之浙江圖書館藏"元刻本"，同爲此洪武翻本。

⑤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第 8149—8150 號著録之遼寧省圖書館藏"宋刻本"與此同版，實爲洪武刻。

⑥ 潘《記》説"上"、"下"二字爲添刻，其實二字是從本書他處割補移置的。

卷五著録者，今藏臺灣“故宫博物院”。實同爲嘉靖七年蜀府翻刻本。

《皇朝仕學規範》，洪武蜀藩刻本，從宋淳熙三年(1176)刻本翻出。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十二有方氏爲此書作序云：“賢王殿下既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刻以傳示好學者。”知此書有洪武末年蜀藩刻本，或即周弘祖《古今書刻》所載之明蜀府刊本。各家著録之“宋刊本”，以張廷濟藏本爲最著。張本有明初人袁忠徹印、袁氏引《顔氏家訓》六十五楷字長木記，莫氏《宋元舊本書經眼録》卷一著録，後歸仁和朱學勤，《結一廬書目》列入宋版目，今歸上圖，潘景鄭曾指爲明刻。[①] 按此本字體方整板滯，標識句讀與洪武刻《自警編》類似，版心下刻工名多與《自警編》相同，知爲洪武蜀藩刻。其餘各家所稱之宋刻，張氏《涵芬樓燼餘書録》著録者，今藏國圖；[②] 潘氏《滂喜齋藏書記》卷二著録者，今藏上圖；李氏木犀軒舊藏者(卷三十七至四十缺失，經人補抄完足)，今藏國圖。同屬洪武蜀藩本。

《伊川擊壤集》，洪武蜀藩刻本，從元刻本翻出。東莱劉占洪舊藏一帙，存卷一至十七，卷十八爲補抄，有“益王圖書”印，今藏國圖，是爲元刻之僅見者。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十著録之“宋本”(圖 1-041-1)，首尾完整，舊爲汪氏藝芸書舍插架物，後歸張蓉鏡，有張蓉鏡、邵淵耀跋，今藏國圖，版心所記之刻工多與《自警編》、《皇朝仕學規範》相同。字體規仿元刻，頗肖，而編葉之法與底本不同：卷一至十連續編碼，卷十一至二十重起後連續編碼。其餘各家號爲宋刊者，黄氏《百宋一廛書録》著録本，爲季振宜舊藏，存卷三至六，有抄配，黄丕烈、孫原湘、邵淵耀、錢天樹等跋尾。繼歸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十一著録；傅氏《雙鑑樓善本書目》卷四著録本，缺卷第一、二、三，有周良金、沈朗印；張氏《涟圃善本書目》著録本，有富察昌齡、于右任藏書印。以上三帙，現藏臺圖，日本學者阿部隆一氏定爲“南宋末刊本”，[③]臺圖至今沿襲著録。按三本之刻工與瞿藏本一致，知同爲洪武翻本。是書又有明前期翻本，編葉之法悉同洪武本，當從彼本翻出。徐鈞愛日館舊藏一部(圖 1-041-2)，今歸臺圖；葉氏《郎園讀書志》卷八著録之“元本”，後歸莫伯驥，載於《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集二，今藏國圖。以上二本同版，實即明前期翻本。

這一時期的翻元刻，另舉二種：

《宋史岳飛傳》，附《岳忠武王廟名賢詩》、《岳墳褒忠衍福寺復業記》、《重建褒忠衍福寺記》、《重建祠疏》等詩文，有“歲在己卯菊月住山僧高會重修”一行，刻工有金子中、陳仁甫、徐良。傳世者凡有三帙，皆定爲元刻：一清内閣大庫舊藏本，《舊京書影》第三五七至三六〇頁收録；一劉啟瑞食舊德齋舊藏本，今歸上海博物館；[④]一清怡府舊藏本，黄裳《來燕榭書跋》著録。曹元忠《箋經室古書題跋》云《岳飛傳》係“取大德本《宋史》列傳覆刻”，黄氏質疑：“元刻《宋史》，世未嘗見，元忠安得知其爲覆本乎？”[⑤]又言“金子中”爲元刻《宋史》刻工。按《宋史》爲元至正五年江浙刻，“大德本”出自前人誤説。諦觀《岳飛傳》字體，類明洪武摹仿體。遍檢元刻《宋史》，刻工並無金子中，黄氏蓋偶然誤記。此疑是洪武刻建文元年己卯增刻本。

《張仲景註解傷寒百證歌》五卷《新編張仲景註解傷寒發微論》二卷，宋許叔微述，錢遵王舊藏，後歸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四定爲“元刊本”，又歸陸心源，載於《皕宋樓藏書志》卷四十

---

① 潘景鄭《明本仕學規範》跋舉三證以明之：“全書文字遇宋諱無闕避，一也；標識句讀，明人之陋習，宋槧所僅見，二也；書中每稱一本作某者，淳熙原本，無需别據，三也。”見《著硯樓書跋》頁二〇三。

②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第 8123 號以“宋刻本”著録。

③ [日本] 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 C188-190。汲古書院，昭和五十一年(1976)。

④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第 5229 號以“元至元六年刻本”著録，疑未確。

⑤ 黄裳《來燕榭書跋》頁 79，《岳忠武王廟名賢詩》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五、《儀顧堂續跋》卷九，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南京圖書館著録有元刻本，與陸藏本並非一刻。比勘二本，發現南圖藏本(圖 1－042－1)字體爲元代建刻本的通行體式，陸藏本則爲明前期摹仿體，由此推知，南圖藏本爲真元刻，陸藏本爲明前期翻本。瞿氏《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元本子部著録之"元刊本"《傷寒百證歌》[①](圖 1－042－2)，與陸藏本同版，同爲明前期翻本。

明初翻宋本，另舉三種：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明初刻本，前有宋紹熙五年(1194)杜大珪序，原刻或爲宋紹熙刊本。潘景鄭先生曾指浙江圖書館收得孫氏壽松堂舊藏之"宋本"爲明覆本，[②]未言判斷依據。今觀浙圖本，字體寬博古樸，爲明初刻本體式，絶非宋刻。清以來流傳藏家，沿稱宋槧者，如瞿氏《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宋本史部著録本，今藏國圖；陸氏《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七、《儀顧堂題跋》卷四著録本，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潘氏《滂喜齋藏書記》卷一著録本，今藏上圖；莫氏《宋元舊本書經眼録》卷一著録本，後歸劉承幹，載於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存五十六卷，今藏臺圖；鄧氏《羣碧樓善本書録》卷一著録本，今藏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曹元忠《箋經室所見宋元書題跋》著録者，存八十三卷，今藏上海博物館。皆與浙圖藏本同版，屬明初翻本。[③]

《劉向新序》，明初刻本(圖 2－036－1)，字體風格與洪武楚府刻本《清江貝先生集》風格絶似，周弘祖《古今書刻》載有楚府本《新序》，疑此同爲洪武楚府刻。卷四"宋就"一條，"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構"字小字注云："太上御名"，知源出宋孝宗朝刻本。是書有正德五年(1510)楚府正心書院翻刻本(圖 2－036－2)，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著録之"元刊本"，實爲正德翻本，今藏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

《埤雅》，建文二年(1400)林瑜、陳大本贛州刻本(圖 2－038－1)，今藏國圖。該書附有宋開慶元年陸壑贛州郡齋刻本殘紙三葉，與建文本行款悉同。《中國版刻圖録》目録解題據此推斷，建文本"源出宋開慶間贛州郡齋本"。該書又有明翻刻本(圖 2－038－2)，鄧氏《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二著録本，今藏上圖；李氏《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録》著録本，今藏北大。以上二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定爲建文二年贛州刻本，實爲明翻本。

(二) 前期

前期翻元刻本，玆舉六種：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天順游明翻刻本，從元刻本翻出。季振宜舊藏本爲真元刻，今歸復旦大學圖書館。其餘各家著録之"元刊本"，如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九著録者，今藏上圖，審爲游明翻本。吴氏《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二、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九、《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九著録本卷前有游明校正一行，知同爲游明翻本。

《戰國策》吴師道重校，明翻刻本(圖 2－035－2)，從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平江路儒學刻本翻出(圖 2－035－1)。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今歸國圖，爲真元刻，卷末有"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墉重校勘"木記一行，翻本依式照翻。各家著録之"元刊本"，沈復粲舊藏者，今藏上圖；陸氏《儀顧堂題跋》卷三著録者，今在日本静嘉堂文庫；朱氏《别本結一廬書目》著録者，今在上圖；劉氏《嘉業堂藏書志》卷二著録者，今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館。實同爲明翻本。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明翻刻本，從元至大三年(1310)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刻本翻出。浙江圖書

---

①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第 1934 號著録之"元刻本"，即是瞿藏本。

② 潘景鄭《著硯樓書跋》頁八三，《明覆宋本〈名臣碑傳琬琰集〉》跋。

③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第 4583—4586 號以"宋刻元明遞修本"著録者，與此同版。

館所藏爲原本一帙(圖 1－043－1),較初印,版心黑口,四周雙邊,目録後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篆文牌記,卷末有"至大庚戌余志安刊于勤有書堂"一行。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有同版一帙。[①] 此書有元末翻本,目録後亦有余氏勤有堂牌記(圖 1－043－5),款式與原本同。柳詒徵《盋山書影》第二輯著録之"元余氏勤有堂刊本",實即元末翻本,今歸南京圖書館。邢之襄舊藏一帙(圖 1－043－2),號稱余氏原刻,今歸國圖,實同爲此元末翻本。[②] 此書又有明翻本二種: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卷五著録之"元余氏勤有堂刊本",實爲明翻甲本,審其字體,當刻在明前期。天津圖書館藏本(圖 1－043－3)[③]與劉藏本同版,爲明翻甲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明翻乙本(圖 1－043－4),版心白口,四周單邊,未詳刊雕歲月,目録後有"至大辛亥三月刻"篆文木記(圖1－043－6),字體拙劣,且有挖補痕迹,係後人僞作。莫友芝舊藏同版一帙,後歸曹大鐵,目録後已經坊賈割補,僞鈐印記(圖 1－043－7至 8),近年見於滬市,號爲"元刻"。[④] 按《天禄琳琅書目》卷十著録明翻元本,云目録末葉版心有"正統二年己巳印"字樣,莫繩孫據以定爲"正統翻本"。[⑤] 今觀其字體,似較正統更晚,姑附於此。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明成化十五年(1479 年)蘭溪令唐韶刻本,從元刻本翻出。此本有屠維大淵獻之歲章懋序,稱爲進士唐君尚虞治蘭溪時所刊。按康熙《金華府志》卷之十四《宦迹》蘭溪縣下,"唐韶,字尚虞,常熟人。由進士成化十三年知縣事。温柔和易,克協上下,升監察御史。"知屠維大淵獻之歲爲成化己亥。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一著録之"元刊本",實即此本,後歸顧鶴逸;[⑥]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卷五著録之"元刊本",同爲此成化本。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明翻刻本(圖 1－044－2),從元至正五年(1345)撫州路儒學刻本(圖1－044－1)翻出,字體較原本爲拙。傅氏《藏園羣書經眼録》卷十五著録之"元刊本",有"濮陽李廷相書屋記"、"梁清遠印"、"耿文光印"、"星垣"等印者,今藏國圖;[⑦]王文進《文禄堂訪書記》卷五著録之"明初刻大字本",有"蕉林梁氏書畫"、"大學士章"等印者,後歸董康,今藏臺圖。二者實爲一刻,同屬明翻本。

《道園學古録》,景泰七年(1456)鄭逵、黄仕達崑山刻本(圖 2－043－1),相傳用元刻本黏版翻刻。吳氏《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鄧氏《羣碧樓善本書目》卷二著録之"元刊本",實同爲此本。又有嘉靖翻本,摹刻頗肖。《四部叢刊》影印者即爲嘉靖本(圖 2－043－2),用景泰本補入數葉,而號稱"明景泰翻元小字本",未確。

這一時期的翻宋本,列舉六種:

《漢書》、《後漢書》,正統八年至十年刻本,屬十行十九字本系統,舊説翻自"景祐本",實則以南宋末福州翻刻本(圖 2－001－3)爲底本。袁芳瑛舊藏之"北宋淳化本"《兩漢書》,贈予曾國藩。其中《漢書》有莫友芝手書跋,莫氏《宋元舊本書經眼録》卷二著録,定爲"金元間刊本",後歸吳興劉氏嘉業堂,今藏新疆大學圖書館;《後漢書》有袁芳瑛手書跋,今藏上圖(圖 2－001－5)。實同爲正統刻本。

《説苑》,明翻刻本(圖 2－017－2),從宋咸淳元年(1265)鎮江府學刻元明遞修本(圖 2－017－

---

① [日本]芳村弘道《唐代の詩人と文獻研究》第三部第一章《元版系統の"分類補註李太白詩"》述及尊經閣文庫藏本,頁四四三。中國藝文研究會,平成十九年(2007)。承芳村教授惠示該本書影,謹表感謝。

② 《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第 03091 號,以"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明修本"著録。

③ 《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 09977 號,以"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明修本"著録。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 年。

④ 見上海嘉泰拍賣公司 2004 年秋拍第 499 號拍品。

⑤ 此條文字見於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二,通行本未加特别標識。傅熹年先生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該書原稿本考知此條内容爲莫繩孫續增,非莫友芝原文。見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二上,頁七四。中華書局,1993 年。

⑥ 見中國嘉德公司 2005 年春拍第 1584 號拍品。

⑦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 5499 號著録爲"元刻本"者即是。

1)翻出。宋咸淳本現存者所知凡二帙：一朱學勤舊藏，《結一廬書目》著録，今藏上圖；一顧之逵舊藏，缺卷八至卷十三，黄氏《蕘圃藏書題識》卷四著録，今藏國圖。吳氏《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四著録之"宋刻"，今藏國圖，黄丕烈認爲顧藏宋刻之重修後印本，[1]今審其字體，當爲明翻本。

《朱子語類》，成化九年(1473)陳煒江西藩司刻本(圖 1－045－1)，從宋咸淳六年(1270)導江黎氏刻本翻出。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十三著録"明刊本"，云爲"明人翻雕本，一遵宋刻之舊"者即此，今藏國圖。許博明《懷辛齋書目》著録之"宋刊本"，有"義門何氏家藏"、"屺瞻"印，今藏臺圖，實爲成化九年陳煒刻本。陳本又有明翻刻本，款式相同，卷一未記板數，而卷二以下仍有板數。從字體判斷，刊刻時間似距成化不遠。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著録之"宋刊殘本"、《嘉業堂藏書志》卷三著録之"宋元間刻本"《朱子語類》六十一卷，實即此明翻本(圖 1－045－2)。《藏書志》編者稱：

> 今通行本《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分二十六門，宋咸淳庚午導江黎靖德裒集各本，重加編定。《提要》即據此著録。此本雖兼録黎序，僅六十一卷，分理氣、鬼神、性理、學、《大學》、《論語》、《孟子》七門，乃後人節併之本。[2]

按此本今藏上圖(書號 845836－65)，實爲六十一卷殘帙，與成化刻本目録(圖 1－045－3)勘對，劉本目録六十一卷以下經人撤去七葉半；黎靖德序一葉原有目録三行，依次題"卷之一百四十"、"作文下"、"拾遺"，坊賈割去(圖 1－045－4)，以掩其迹。

《夢溪筆談》，明翻宋本，從宋乾道二年(1166)揚州州學刻本翻出。宋乾道本舊說曾爲彭元瑞收藏，有乾隆甲辰、嘉慶丙辰彭氏筆識二篇，經蕭穆收藏，[3]此後下落不明。各家著録之"宋乾道本"，如《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五著録者，今在上圖；陸氏《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七著録者，今在日本静嘉堂文庫；潘氏《滂喜齋藏書記》著録者，今在上圖。實同爲此翻本。

《古文苑》，成化十八年(1482)張世用建陽刻本(圖 2－016－2)，從宋端平三年(1236)常州軍刻本(圖 2－016－1)翻出。楊氏《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海源閣藏書目》、《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均載有"宋本"、"十七卷十二册"，今藏臺圖，實爲成化張世用刻本。張本又有明翻刻本(圖 2－016－3)，從字體判斷，當刻在嘉靖中。成化本版心黑口，嘉靖本易爲白口。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八著録之"元刊本"，收入柳詒徵《盋山書影》第二輯，實爲嘉靖翻本。[4]

《新雕宋朝文鑑》，天順八年(1464)嚴州府刻本(圖 1－046－9)，從宋麻沙劉將仕宅刻本翻出。李盛鐸舊藏一部，爲真宋刻，部分卷次缺失，以明天順刻本及抄本配補完整，《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録》著録，今藏北大。前有周必大"皇朝文鑑序"(圖 1－046－1)，吕祖謙奉旨詮次劄子，首題"皇朝文鑑"(圖 1－046－3)；次"新雕皇朝文鑑總目"；次"新雕皇朝文鑑目録"。以上諸處，天順本皆題"宋朝"(圖 1－046－2、4)。宋本吕氏劄子後有"麻沙劉將仕宅刊行"牌子(圖 1－046－5)，天順本吕氏劄子後有牌子，文字留白(圖 1－046－6)，總目後有"天順八年冬嚴州府重刊"木記，弘治十七年(1504)胡韶補版印本(圖 1－046－10)汰去此記，前人遂多誤爲宋刻。宋本卷二首葉題"皇朝文鑑"(圖 1－046－7)，天順本"皇朝"二字留白(圖 1－046－8)。韓應陛舊藏一帙，有顧如晉印、瓠

---

① 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四，葉七。

② 劉承幹《嘉業堂藏書志》頁三九三，《朱子語類》條(吳昌綬稿)，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 年。

③ 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上，頁 73 附注："此書(宋乾道本)本藏湯竹儒，後爲蕭敬孚所有，復向人易他書。今持來售者殆與敬孚交易者也。敬孚又言此雖宋刻，誤字極多，且無《續》、《補》。"

④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 16875—16876 號著録之"成化本"，實即嘉靖刻本。

菴吴氏珍藏印，韓氏《讀有用書齋書目》葉六一定爲“宋刻元修本”，後歸張鈞衡，張氏《適園藏書志》卷十五以“宋刻明修本”著録，今藏臺圖，實即天順刻弘治修補印本。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著録之“宋刊元修本”，同屬天順刻後印本。天順本各卷卷首多有題“□□文鑑卷第幾”者，初刻當作“皇朝”，卷二十二首題“皇朝文鑑”，卷一百三十八首題“聖宋文鑑”，猶依宋本，嘉靖五年晉藩養德書院翻刻本一律改題“宋文鑑”，致失真面。

宋末建陽書坊刻有《纂圖互注六子》，有明前期翻本，列舉以下二種：

《纂圖互注荀子》，揆敘謙牧堂舊藏本、傅增湘跋本二種，今藏臺灣“故宫博物院”，爲宋刻。上圖藏有張元濟跋本，與彼同版而多元代補版，爲宋刻元明遞修本（圖 2－015－2）。吴氏《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四著録之“元本”，後經鍾文烝收藏，繼歸劉承幹，今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館，觀其字體，實爲明前期翻本（圖 2－015－3）。又瞿氏《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元本子部著録本、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著録本（莫繩孫舊藏，劉氏誤題爲“宋景定刊本”）與吴本同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之“元刻明修本”，冒廣生跋，今藏上圖，實與吴本同版，爲明前期翻本，又經明中期補版重印（圖 2－015－4）。嚴靈峰《無求備齋荀子集成》影印之“宋景定元年刊本”，與冒本同版，刷印情況相近。

《纂圖互注南華真經》，上圖有張元濟跋本，卷中宋刻原版葉字迹漫漶，有元補版，間有明補版葉，知爲宋刻元明遞修本。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二著録之“元刊本”，又見於柳詒徵《盋山書影》第二輯，今歸南京圖書館，①與張本同版。瞿氏《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元本子部著録者實爲明翻本。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著録之“宋刊本”、袁氏臥雪廬舊藏之“北宋版”（經袁芳瑛題跋，今藏上圖），與瞿本同版。②

（三）中期

弘治至嘉靖間，仿宋風格漸盛，對明前期流行的柳體、趙體字形成衝擊，逐漸改變了雕版的面貌，傅增湘稱這一時期爲“古今刻書雅俗變易之大關鍵”③。

這一時期的翻元本，列舉五種：

《漢隸分韻》，正德十一年（1516）刻本，從元刻本（圖 1－047－1、3）翻出。張燮小嫏嬛福地舊藏之“元刻”，今藏上圖，實即正德翻本（圖 1－047－2、4）。

《六書正譌》，嘉靖元年（1522）于鏊刻本（圖 2－033－3），從元至正十五年（1355）高德基等刻本（圖 2－033－1）翻出。陸氏《儀顧堂續跋》卷四、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柳氏《盋山書影》第二輯、鄧氏《羣碧樓善本書録》卷二、許博明《懷辛齋書目》著録之“元本”實同爲于鏊翻本。

《說文字原》，嘉靖元年于鏊刻本，從元至正十五年高德基等刻本翻出。張氏《涵芬樓燼餘書録》著録之“元至正刻本”實即于鏊翻本。

《鄂國金佗稡編》、《續編》，嘉靖二十一年（1542）洪富刻本，從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祐西湖書院刻明修本（圖 1－048－1、3、5）翻出。元刻本字體生動流美，翻本則趨於板滯。吴氏《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二著録之“元刻”，今藏上圖，實即嘉靖翻本（圖 1－048－2、4、6）。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録》，弘治十六年（1503）刻本（圖 1－049－2），從元刻本（圖 1－049－1）翻出。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三載有元刊明印一本，大版細字，後歸汪氏藝芸書舍，繼歸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三十四、《儀顧堂題跋》卷四著録。今藏日本静嘉堂，《静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録》

---

①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第 11720 號收録此本，仍丁志之舊，以“元刻本”著録，疑未確。

②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第 11718 號著録之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元建陽刻本”，即是此明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頁 360 著録之“元刻”《纂圖互注四子》，其中《南華真經》亦是此本。

③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頁二八六。

以元刻本著録，是爲真元版。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載有"宋版"一本，後爲袁克文收得，今藏國圖，實與黄本爲一刻。

以下三種翻元版，鑒定中素有疑問，附記於下：

《古今韻會舉要》，元刻本，今藏上圖，卷前有陳宲刊書識語十行。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所載之"元刻本"亦有此記，款式相同，與上圖本不同版。比勘二本字體，前者當爲元刻，後者已露明刊刻書本色，疑是正、嘉間翻本。繆氏《藝風藏書記》卷一著録之"元刊本"，有"拜經樓吳氏藏書印"、"千元十駕人家藏本"、"鍾文烝印"、"文烝"、"子勤"、"白美"、"巍塘鍾氏信美齋庚申以後所得書"、"讀書本欲利行爲文宜略識字"等印，今藏山東大學圖書館，與嘉業堂藏本同版，實爲明刻。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元至大刻本(圖 1 - 050 - 3)，有明翻本(圖 1 - 050 - 1、4、6)。朱臥庵舊藏一部，爲真元刻(圖 1 - 050 - 3)，今在臺圖；上海博物館著録有"元刻本"，《中華再造善本》據以影印，實爲明翻本。是書另有嘉靖七年(1522)蔣暘刻本(圖 1 - 050 - 2、5、7)，上博本字體較蔣暘本爲舊，疑刻在正德中。[①]

《潛室陳先生木鐘集》，元建安吳氏友于堂刻本，今藏上圖，目録後有"建安吳氏"鼎式木記、"友于堂刊"方形木記(圖 2 - 028 - 1)。浙江圖書館藏有一本，牌記款式相同(圖 2 - 028 - 2)。《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徵求意見稿以"明刻本"著録，定本誤改爲"元吳氏友于堂刻本"。審其字體，疑刻在弘、正之間。

這一時期的翻宋本，如王刻《史記》、袁刻《六家文選》、《世説新語》等，已爲人所熟知，不再贅述。另舉三種：

《春秋經傳集解》，明翻宋淳熙三年(1176)閩山阮氏種德堂刻本。見於前人著録者實有甲、乙二種，行款相同：

一本字體方整，爲嘉靖浙中刻本風貌(圖 1 - 051 - 2)，牌記末題"淳熙柔兆涒灘中夏初吉閩山阮仲猷種德堂刊"。季氏《延令宋板書目》著録爲宋本，後歸朱氏，入《結一廬書目》，今藏上圖，是爲甲本。阮氏《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所載之"宋淳熙小字本"、瞿氏《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宋本經部著録之"宋刊本"實即此本。

一本字體爲正、嘉間閩刻風貌(圖 1 - 051 - 1)，有淳熙三年閩山阮仲猷種德堂刊記，清人王存谿跋定爲"宋刻元印"，今藏臺圖，是爲乙本。[②]

《九經》白文，明嘉靖刻本，從宋建刻巾箱本翻出。款式仍舊，而上欄標載音釋，則爲宋本所無。凡《易》二十一葉，《書》二十七葉，《詩》四十七葉，《春秋左傳》一百九十八葉，《禮記》九十三葉，《周禮》五十五葉，《孝經》三葉，《論語》十六葉，《孟子》三十四葉。刻工劉采、馬相、章逵、陸天定、陸雲、陸華、弓受之、王良等，爲嘉靖間浙地良工。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稱爲"明靖江王府刊本"。

吳騫舊藏一帙，定爲"宋麻沙本之佳者"，稱"其經文字句，較時本間多不同，如《曾子問》'殷人既葬而致事'，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句，殆宋人因皇氏之説而增之，與日本《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相符。"見載於吳氏《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一，後歸丁丙，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著録，載於柳詒徵《盋山書影》第一輯，今藏南京圖書館。《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三著録之"宋刊"《九經》，今藏臺灣"故宫博物院"；李氏《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録》著録之"宋刊本《五經》白文"，有"怡親王寶"等印，今藏北大；楊氏《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著録之"宋刊巾箱本《五經》"，有"曹溶之

---

①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第 14593 號著録之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蔣暘刻本"，實與上博本同版，疑爲嘉靖以前翻本。

② 《雲南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録之"宋麻沙刻遞修本"，實即乙本。書中有明宋濂等印屬僞鈐。

印”、“吟芬館珍藏”、“楊紹和審定”、“聊城楊氏宋存書室珍藏”、“四經四史之齋”等印，今藏山東省博物館；袁榮法《剛伐邑齋藏書志》著録之“宋板”《五經》，今藏上圖；潘氏《滂喜齋藏書記》卷一著録之“明刻巾箱本《五經》”，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怡府世寶”、“南潯董氏家藏”、“子孫保之”、“潘祖蔭藏書記”等印，今藏上圖。以上五帙與吴氏拜經樓藏本同版，爲嘉靖翻本。又，王士禛稱嘗見“宋刻”小本《九經》於倪雁園檢討家，載《分甘餘話》。所見倪燦批跋本，有“倪燦”印，今在上圖，蓋即雁園所藏。細審之，則爲嘉靖刻之修版後印者。

（四）後期

《六經圖》，宋楊甲纂輯，宋毛邦翰補，明代有宋版傳世，今已不可踪迹。萬曆中先後有三種翻本，依次爲吴繼仕本（圖 1－052－1、3）、衛承芳本（圖 1－052－4）、郭若維本（圖 1－052－2、5），皆板幅寬大，版式相近。三本之刊刻者均自稱直接出自宋版，比如最晚出之郭若維本，有郭氏重刻序云：“新都吴氏繼仕者首梓於家，冢宰衛公承芳者復梓於署，要皆黨枯護朽，不無承譌襲舛，欲使按圖詮理，觀象忘言，抑又難矣，識者憾焉。余家舊藏宋本，近勘翻刻，其中異同雜見，因而補闕正譌，爰授之剞劂。”其間恐有互相借鑒之情事，仍有待於進一步考察。

三本往往爲坊賈割補目下一行，以爲贋鼎。今將三本異同列表如下，以備參考：

	吴繼仕本	衛承芳本	郭若維本
封面題	“摹刻宋板六經圖，熙春樓藏板”。“夙遘是書，如獲和璧，不忍私藏，今公海内。第圖像俱精，字紙兼美，一照宋版，校刻無譌，視夫妄意增改者奚啻懸殊，博雅君子，當自鑒之。如有翻刻，雖遠必究。”	所見本無封面	“摹刻宋板六經圖，修吉堂藏板”。“是書舊有宋板，世遠漫滅，幾失其傳。無虞郭氏負奇嗜古，夙珍斯編，不忍私貯，因而補闕正譌，以公海内。第圖寫兼精，紙板備美，博雅君子，當自鑒之。如有翻刻，千里必究。荆沅吴氏識。”
目録首題	明新都吴繼仕考校	無	明蘭谿郭若維考校
《大易象數鈎深圖》末	除全换一板外，改正八十九處	除全换一板外，改正八十九處	修吉堂改正共一百處
《尚書軌範撮要圖》末	除全换兩板外，改正二百一十八處	除全换兩板外，改正二百一十八處	修吉堂考校共五百二十處
《毛詩正變指南圖》末	改三伯，删三處	改三伯，删三處	修吉堂考校共三百九處
《周禮文物大全圖》末	改正七十九處	改正七十九處	修吉堂考正八十處
《禮記制度示掌圖》末	改正七十七處	改正七十七處	
《春秋筆削發微圖》末		改正二百八十九處	修吉堂考正九十一處

《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三著録之“宋本”《六經圖》，有“魯齋”、“武岡山樵”、“南昌袁氏家藏”、“謙牧堂藏書記”等印。舊藏長春僞宫，一九四五年散出，流落海外，近年見於北京某拍賣市場，[①] 實即衛承芳刻本。

① 北京嘉德拍賣公司 2009 年春拍第 2864 號拍品。

第四章　初印與後印(上)

本章對初、後印本之術語作界定,梳理二者差異所在,平章其形式與文字内容之短長。

第一節　相關術語的界定

同一副書版印出的本子,按刷印時間的早晚、刷印工序的先後,形成了試印本、初印本、修版本、重修本、遞修本、增刻本等不同的名目。試印本可視爲一種特殊形式的初印本,修版本以下的本子則可歸爲後印本。

1. 試印本

古書刻成正式發行之前,會先印出一些樣本,以供校正文字、檢驗刊刻質量與印刷效果。作者、出版者有不滿意的地方,在樣本上作出提示。刻工按照提示修版後,會局部試印後在前樣本上貼改。[①] 經過幾次反復,得到認可,最終定型,這一工序稱爲試印,經此工序印出的本子稱爲試印本。試印本保存了未正式刷印流通前文本的原始狀態,是後人理解古書校印過程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試印本往往不止一種。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稱清初毛氏汲古閣刻本《說文解字》有毛扆校改第五次本,說明改過五次,則至少存在六次印本,第六次印本纔是正式發行的文本,前五次印本均屬試印本。

2. 初印本

初印本與後印本是相對概念。從外觀形式來看,版片雕成後的正式印刷,字迹清晰無損,稱爲初印本。之後因反復刷印,書版受損,印本字體模糊,稱爲後印本。從文字内容着眼,可將正式印刷後未經改動文字的印本稱爲初印本,改動了文字的印本稱爲後印本。本書所指的初印本,更多使用後一層含義。

過去有學者將初印本定義爲書板刻成後第一次印刷的本子,這種說法不夠確切。絶大多數版本並不具體標明印次,無法據此來區分初印與後印。

許瀚代楊墨林校刻《說文解字義證》,曾手校刻樣,命工刓改。[②] 刻完後又檢出錯誤,欲改刻數葉,未及改刻而書版毁於兵火,事後許氏向友人提起,還追悔不已。這樣的本子,也許只有試印

---

① 陳正宏先生《從寫樣到紅印——〈豫恕堂叢書〉中所見的晚清書籍初刻試印程式及相關史料》對古書刻印過程中從寫樣到試印這一階段諸環節的工作要點有詳細論述。《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 年第 1 期,頁 91。

② 張景栻《〈說文解字義證〉校刊事輯》,附於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影印本。齊魯書社,1987 年。

樣本與初印本，無後印本存世。

刻本有多種印本，後人通過對存世印本文字的比較，將其中某種印本稱爲初印本。應當承認，這種基於個人聞見而作出的判斷一定是有局限的。

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梅慶生刻《楊升菴先生批點文心雕龍》，傳世者多爲天啟二年(1622)梅氏第六次校定本。我曾見王欣夫舊藏一帙，有"理詠樓藏板"印，與天啟後印本比對，文字尚未改易，認爲初印本。近年竟又見同版一帙，不僅有"理詠樓藏板"印，更有梅氏朱文戳記，說是"此板印行之後，易補訛脱，重複四經，共得字一百令三"。不見此記，不會想到所謂的"初印本"已是經作者修改多次的本子。

金榮《漁洋山人精華録箋注》，所見有原刻本一帙，封面題"鳳翽堂藏版"，鈐有"姑蘇閶門外楓橋小橋浜徐宅發兑"朱文戳記，正文中至少有三處注文尚未挖改，在現存原刻諸印本中，可算是極少見的初印本了。更爲難得的是，此本經過惠棟手批，揭示出金氏的一段抄襲公案。① 原來，惠注《精華録》(後定名《訓纂》)脱稿後，金榮始集爲《箋注》，取惠注參錯注之；間有增益，多淺近習見之語；又因錯會惠注原意，衍生出不少謬誤。② 但金氏在其"凡例"中只說兼採惠說，以補己所未逮。這一做法令惠氏不滿，他在批語中斥責金氏"諱竊爲采，大干法紀"③，又逐一指出金氏照惠注改刻之處。今查金刻初印本，不少地方尚可見挖改痕迹。照此說來，所謂的原刻初印本，其實已是一個相對定型的晚出本子。可以肯定，在此書正式印行之前，金榮已在書板上作過不止一次改動。

3. 中印本

中印本也是一個相對概念，用以表述在印刷時間上介乎兩種印本之間的本子。假如某一刻本被發現有三種印本，根據印本字迹清晰程度的不同，或是文字内容的差異，排比出三者刷印的早晚關係後，習慣上用早、中、晚或者初、中、後來對這三種印本作區分。

明范氏天一閣刻本《司馬温公稽古録》，傳世有甲、乙、丙三種印本：甲本卷十五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遷安西都護於龜兹，兼統於闐、疏勒、■■，謂之四鎮"，乙本、丙本都在墨等處補刻"碎葉"二字。甲本文字最清晰，可稱爲初印本；丙本文字較模糊，在某些葉面已是補版，乙本在相同葉面還是原版，則丙本是後印本，乙本是中印本。

清初翻宋本《東都事略》，在刷印過程中曾被加以三種不同的封面：第一種本子署"宋王季平先生著，振鷺堂藏板"，第二種本子署"宋人原本，五峯閣藏板"，第三種本子署"宋人原本，寶華堂梓行"。考察後發現，三者均非最初印本，可將這三者表述爲：封面題"振鷺堂"者爲早印本，題"五峯閣"者爲中印本，題"寶華堂"者爲晚印本。

4. 修補本

古書已正式印刷出版後，對原版的版面作修整的一系列工序統稱爲修版。修版最常見的情況大致有以下三種：一是整修，單塊書版保持完整，出版者僅對書版磨損的字口、筆畫等作修飾；二是剜改，書版本身並未損壞，出版者主觀上想更正文字，在書版上局部或整體地挖去舊字；三是拼嵌，某一單塊書版局部有損壞，用一塊與損壞部分長寬相等的版子，刻上文字，拼入書版。

---

① 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798300－05)。
② 惠棟《金氏精華録箋注辯訛》，第一葉，清乾隆惠氏紅豆齋刻本。
③ 詳金榮《箋注》前附"凡例"，第三葉後一行書眉惠氏批語，清金氏鳳翽堂刻本。

書版經多次刷印，遭到嚴重損壞，無法再次刷印，因此新刻一版，撤换舊版。這一工序稱爲補版。新補刻版一般會依照原樣，但如果因無舊式可仿，或因刻者草率從事，補刻的葉面往往式樣淩雜，文字與原版有較大差異。

後印者對舊版中可用的部分作文字剜改，對無法再用的部分則以補版來替换，稱爲重修。經此工序印出的本子稱爲重修本。

清乾隆盧見曾雅雨堂刻本《唐摭言》，有初印本（圖 1－053－1）、重修本（圖 1－053－2）之别：卷十第一葉“蔣凝”條，“臼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初印本作“白頭”（圖 1－053－3），重修本改爲“臼頭”（圖 1－053－4），是通過在舊版剜改來實現的。卷一第六葉第七行“律生”以下，初印本作小字雙行夾注（圖 1－053－5），重修本依據另一底本，將“律生”以下改爲大字正文（圖 1－053－6），故第六葉以下新刻書版。

古書之所以要重修，原因之一是刻書人更换了底本。明末毛氏汲古閣刻陸游《南唐書》，初印本依據毛氏家藏抄本上版，文字多誤。後經陸貽典據錢遵王抄本校勘，校出誤字合計達二百四十餘處，又脱文四段，計一千二百四十餘字。毛扆據陸校重修舊版，重修本文字更優。顧嗣立《元詩選》初、二集，丘處機一家，秀野草堂刻初印本以《長春子稿》上版（圖 1－054－1），重修本使用了更好的《磻溪集》爲底本（圖 1－054－2），增多二十八首。①

5. 遞修本

經歷兩次或兩次以上修補的印本稱爲遞修本。遞修本隨時修補，文字良窳不一。一般説來，修補越晚的印本，文字脱誤越多，但也有某次修補因主持者較爲用心，文字反優於前次印本的情況。

6. 增刻本

在原本基礎上增刻新的文字内容的本子稱爲增刻本。增刻本一般不改變原書的編次，增加的内容常常在卷數或葉數的變化中體現。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刻本查慎行《敬業堂詩集》，有初印本（圖 1－055－1）、增刻本（圖 1－055－2）之别：初印本爲四十八卷（圖 1－055－3），增刻本爲五十卷（圖 1－055－4）。清乾隆九年（1744）刻本汪士慎《巢林集》，初印本四卷，後來有七卷的增刻本。這類清人别集多在卷數上有所增益。叢書也有增刻的，明萬曆鄭藩刻朱載堉《樂律全書》，初印本爲三十九卷，收録十三種，後來增刻至四十九卷，多收了《聖壽萬年曆》、《萬年曆備考》、《律曆融通》三種。《四庫全書》著録者爲初印本，《天禄琳琅書目》卷七著録者則爲增刻本。

民國二十九年（1940）董康自刻本《課花盦詞》一卷，初印本僅十葉文字，後來收入《廣川詞録》，作者遞有增補，每增刻幾首，即有一種印本問世，葉數各不相同。所見有十二葉的，有十七葉的，有十八葉的。再後來有一種印本附於《書舶庸譚》後出版，有二十葉文字，雖説仍以一卷著録，較之最初印本，已足足多出十九首詞作。②

7. 重編本

清人文集流行一種編葉方法：刻完一篇即另起一葉，上一篇與下一篇首尾不相銜接，以便作者隨時增減文章，調整次序。最初的印本稱爲初編本，在初編本基礎上增減篇數、調整次序的本子稱爲重編本。

---

① 顧廷龍、陳先行《〈元詩選〉瑣談》，《顧廷龍文集》頁 505。

② 承日本立命館大學文學部芳村弘道教授告知，謹表感謝。

馮登府《石經閣文集》，清道光刻初印本不分卷，内封題“石經閣文集”（圖 1－056－1），未編卷次，版心處卷數、葉數猶作墨等（圖 1－056－3）；後來有四卷本，内封題“石經閣初集”（圖 1－056－2），版心處刻上了卷數、葉數（圖 1－056－4），也頗罕見。再後來有八卷本，卷數、葉數又經改刻。最初編本爲金山姚氏舊藏，卷中有乙亥（1935 年）端午後三日姚光手跋云：

> 此最初印本，中爲定本所無者六篇，曰《福州西湖宛在堂記》，曰《送鹿坪閩遊敘》，曰《論語異文疏證自序》，曰《漢曹全碑跋》，曰《漢仲秋下旬碑跋》，曰《漢校官碑跋》。至《戴孝子傳》定本中雖有而改易殊多。余又於另一初印本中得九篇，爲定本並此最初印本所無者，曰《衲被録序》，曰《張夢廬閩遊草序》，曰《閩詞鈔序》，曰《送吕月滄歸桂林序》，曰《荷花池荷花記》，曰《天一閣書藏記》，曰《先墓記》，曰《重建鄞縣大堂及二堂川堂儀門碑》，曰《重建鄞江橋碑》。爰鈔附於此。竊馮氏之作散見者亦間遇之，余頗擬輯一《石經閣集外詩文》也。

按八卷本又有初印、後印之别，姚光跋所稱九篇爲定本所無之“初印本”者，實即八卷之初印本，後印定本删去九篇文字。

8. 增修本

在原本基礎上增刻或更改部分正文後印刷的本子稱爲增修本。傳統四部書中，史部傳記類的家譜、地理類的方志、山水志、祠廟志及職官類等書中都會出現增修的情況。對於增益的内容，多數增修本並無標識，須將初、後印本逐葉比對之後，纔能知曉。

清乾隆二十年（1755）賜經堂刻本《西湖志纂》，爲紀念乾隆帝臨幸西湖而作。初印本十二卷，①後來有十二卷增修本，②又有十五卷的再增修本。編者只在書版上挖補，删減舊文，添入新事。各本卷次如下表：

<table>
<tr><th colspan="2">十二卷初印本</th><th colspan="2">十二卷增修本</th><th colspan="2">十五卷再增修本</th></tr>
<tr><td colspan="2">目録後題：“乾隆十六年春，恭逢皇上省方幸浙，駐蹕西湖”云云</td><td colspan="2">目録後題：“乾隆辛未、丁丑之春，恭逢皇上省方幸浙，駐蹕西湖”云云</td><td colspan="2">目録後題：“乾隆辛未、丁丑、壬午之春，恭逢皇上三舉省方之典，巡幸至浙，駐蹕西湖”云云</td></tr>
<tr><td rowspan="2">卷一</td><td rowspan="2">名勝圖</td><td>卷首</td><td>名勝圖</td><td>卷首</td><td>名勝圖</td></tr>
<tr><td>卷一</td><td>御製詩</td><td>卷一</td><td>御製詩</td></tr>
<tr><td>卷二</td><td>西湖水利</td><td>卷二</td><td>西湖水利</td><td>卷二</td><td>西湖水利</td></tr>
<tr><td>卷三</td><td>孤山勝蹟</td><td>卷三</td><td>孤山勝蹟</td><td>卷三</td><td>孤山勝蹟</td></tr>
<tr><td>卷四</td><td>南山勝蹟上</td><td>卷四</td><td>南山勝蹟上</td><td>卷四</td><td>南山勝蹟一</td></tr>
<tr><td>卷五</td><td>南山勝蹟中</td><td>卷五</td><td>南山勝蹟中</td><td>卷五</td><td>南山勝蹟二</td></tr>
<tr><td rowspan="2">卷六</td><td rowspan="2">南山勝蹟下</td><td rowspan="2">卷六</td><td rowspan="2">南山勝蹟下</td><td>卷六</td><td>南山勝蹟三</td></tr>
<tr><td>卷七</td><td>南山勝蹟四</td></tr>
<tr><td>卷七</td><td>北山勝蹟上</td><td>卷七</td><td>北山勝蹟上</td><td>卷八</td><td>北山勝蹟上</td></tr>
</table>

① 《四庫全書》著録此書，所據爲初印十二卷本。

② 杭州出版社 2003 年影印本《西湖志纂》所據爲十二卷增修本。

續 表

十二卷初印本		十二卷增修本		十五卷再增修本	
卷八	北山勝蹟下	卷八	北山勝蹟下	卷九	北山勝蹟中
				卷十	北山勝蹟下
卷九	吴山勝蹟	卷九	吴山勝蹟	卷十一	吴山勝蹟
				卷十二	海塘勝蹟
卷十	西溪勝蹟	卷十	西溪勝蹟	卷十三	西溪勝蹟
卷十一	藝文(文)	卷十一	藝文(文)	卷十四	藝文(文)
卷十二	藝文(詩詞)	卷十二	藝文(詩詞)	卷十五	藝文(詩詞)

以上三種本子,初印本文字未經删減,增修本增入乾隆丁丑南巡事,再增修本又增入乾隆壬午南巡事。

第二節　初、後印本之差異

初、後印本的差異,可從外觀形式與文字内容兩方面來説。

一、外觀形式

初印本與後來印本相比,在形式上可能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1. 字迹印面

古書刻成之後,試印的本子字迹清晰匀净,刀法鋒棱畢具,印面整潔可觀。刷印的次數一多,後印的本子會出現字口磨損、筆畫斷裂,印面模糊,清潔度不及初印本高。一般説來,書版刷印的次數、每次刷印的印數與書版受磨損的程度成正比。從初印、後印到重修、遞修,字迹印面會有一個從清晰到模糊的漸變過程。

2. 刷印顔色

以目前可見的材料而論,試印本多用紅色或藍色刷印,正式印本則改用墨印。試印本作爲校樣之用的,可能有不止一種印本,文字也有出入。有些本子書眉行間還留有作者的親筆修改,稱爲校樣本,更可寶貴。

清宣統元年(1909)葉昌熾自刻《語石》,所見的有紅色的試印本,刻錯了不少字,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十一月自序後,定本有宣統元年己酉序(圖 2-108-4),試印本還是留木待刻(圖 2-108-3)。書中有葉氏的批示,對刻書人的刊刻草率、用料因陋就簡提出激烈批評。與後來定本對勘,發現刻工出於成本的考慮,真正照改得很少,而葉氏後來無奈地妥協了。這些内容爲研究清季出版過程中學者與刻工之間的互動提供了鮮活材料。

民國八年(1919)徐乃昌翻刻宋明州本《徐公文集》,後附《補遺》、《校記》,所見有《補遺》、《校記》的藍印本兩種:第一種較早印,文字有脱誤,徐氏一一改出;《祖先生墓誌序》一篇,文字依據《嘉泰會稽志》卷十九,脱去"夫史臣不書神仙之事"以下一百二十六字(圖 1-057-1),徐氏據杜刻《會稽掇英總集》卷十七補寫完足;第二種較晚印,刻工已照徐氏要求改刻,徐氏手校一過,又校出幾個錯字。對照更晚出的正式印本,徐氏校出的内容都已照改(圖 1-057-2)。

更多的紅、藍印本與墨印本並無明顯的文字差異,除了刷印色彩鮮豔一些,不見有特別的好處。

試印本、初印本有用朱色或藍色刷印的。反之,用朱色、藍色刷印的本子却不一定是試印本或初印本。明代後期出現的朱印本,如萬曆十一年(1583)程應魁刻本《太上黄庭内景玉經》、《外景玉經》、萬曆十六年萬岳山人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等,印本稀見,並没有證據可證其爲初印本。明隆慶元年(1567)衡藩刻本《洪武正韻》,印本流傳尚多,無論印面清晰或模糊,均用藍印。此類印本之用朱、藍色與印次無關。這或許説明,在當時以朱、藍印來表示早印的觀念尚未形成。現存的以朱、藍色印的初印本,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國刻本中。

3. 序文的字體

有些刻本已刷印行世,出版者重印時又另請書手,將序文重寫上版,字體也會有所變换。明萬曆間方于魯美蔭堂刻本《方氏墨譜》,前有汪道昆撰《方于魯墨譜引》一篇,初印本以楷書上版(圖 1-058-1),後印本改用隸書(圖 1-058-2)。明萬曆于承祖刻本《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前有陳震陽序,初印本以楷書上版,崇禎于道南後印本改用行草書。清康熙張士俊澤存堂刻本《廣韻》,前有朱彝尊序,初印本用軟體字上版(圖 2-013-10),後印本改用宋體(圖 2-013-11)。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汪氏欣托山房刻本《十六國春秋》,前有汪日桂序,初印本用宋體字(圖 1-059-1),乾隆四十一年後印本改用軟體字(圖 1-059-2),文字有删改。清道光許梿享金寶石齋刻本《六朝文絜》,前有許氏自序,初印本以正書上版(圖 2-098-4),後印本乃易爲隸書(圖 2-098-5)。祁寯藻刻本《説文解字繫傳》,前有祁氏序,初印本多用古體字(圖 2-101-3),後印本改用通行字體(圖 2-101-4)。字體改動的背後,固然有個人審美的考量,更反映出時代風尚的變遷。

4. 紙張

書籍刻成之後,用什麽紙印刷也有講究。初印本一般用好紙,配以鮮亮的墨色,給人一種藝術的享受。後印本則用竹紙的比較多,很少令人眼前一亮。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基聞堂刻本《六書通》,有桃花紙初印本,紙色雪白細膩。清乾隆鮑廷博、鄭竺刻本《庚子銷夏記》,有羅紋紙的初印本,明麗無儔,與後來以竹紙重印的本子美惡相去懸絶。

明正德十六年(1521)陸元大刻本《花間集》,卷末晁謙之跋後有“正德辛巳吳郡陸元大宋本重刻”一行,傳世印本多無之。所見有兩種本子:一爲羅紋紙初印本,不知何故並無刊記(圖十五左);一爲棉紙後印本,有正德辛巳刊記(圖十五右)。初印本舊爲沈曾植海日樓物,沈氏跋云用“羅紋宋紙”[①]印刷,並據此將陸本定爲“宋版”。上好而罕見的印紙可將鑒定者導入歧途,沈跋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例子。

葉昌熾在劉承幹處見到一部秦蕙田《五禮通考》原刻初印樣本,曾這樣描述他的直觀感受:“紙白於玉,墨光如漆,字體仿歐陽信本,鬚眉畢現,奕奕有神,閲之心開目明,令人不忍觸手,真書中尤物也。索千元不爲奢”[②]這個本子卷一百九十七末有光緒乙亥八月賀緒蕃朱筆校記,説它比後定本少附載戴氏震《勾股割圜記》五十三葉,[③]説明文字與後印本大有異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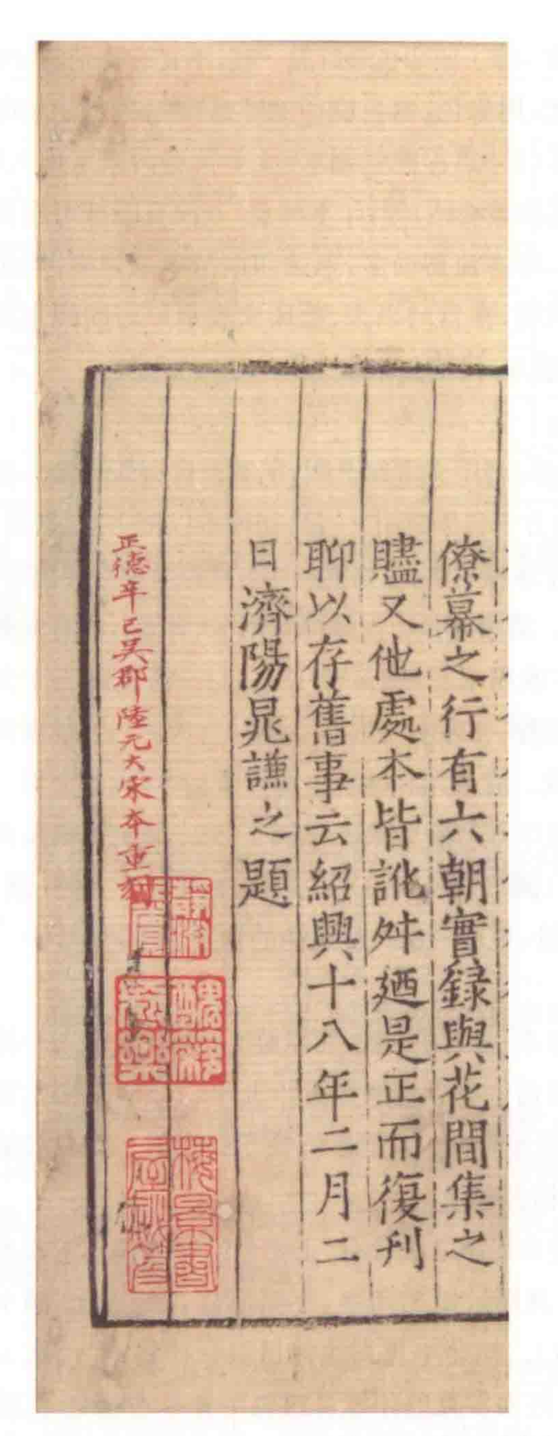
古書業者都喜歡標榜初印本,還特别注明使用的紙張。同樣一部書,印次與用紙不一樣,價格也很不一樣。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平富晉書社出過一種徵訂目録,標有古書的版本與價格,在此列舉幾種清代精刻本:清康熙五十六年吳門繆氏仿宋刻本《李太白文集》,開花紙初印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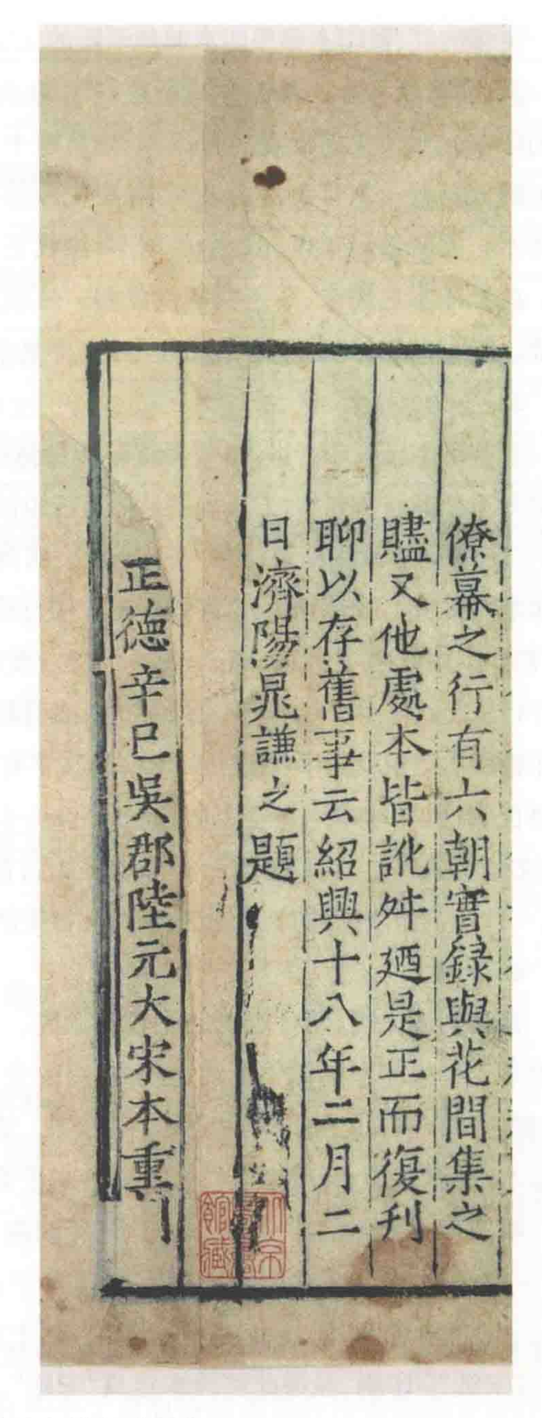
---

① 此沈曾植跋本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841422-23)。

②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丁巳年(1917)五月初一日記,第 12 册,頁 8027。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③ 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甲辰稿卷一,頁一一三六。


僚幕之行有六朝實録與花間集之
贍又他處本皆訛舛廼是正而復刊
聊以存舊事云紹興十八年二月二
日濟陽晁謙之題


僚幕之行有六朝實録與花間集之
贍又他處本皆訛舛廼是正而復刊
聊以存舊事云紹興十八年二月二
日濟陽晁謙之題
正德辛巳吳郡陸元大宋本重刋

圖十五　明正德十六年陸元大刻本《花間集》

左爲羅紋紙印本，無正德辛巳刊記；右爲棉紙印本，有刊記

百六十元，太史連紙初印本、有王闓運批校的六十元；金榮《漁洋山人精華録箋注》，乾隆年刻本，太史連紙初印本三十元，竹紙印本七元；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原刻本，竹紙最初印、書品寬大的六十元，白紙初印本十六元，尋常白紙印本十二元；汪士鐘仿宋刻本《儀禮疏》，竹紙最初印、書品寬大的標價七十元，白紙初印本標價二十八元；光緒十一年原版《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録》，羅紋紙最初印本二十四元，白紙初印本二十元，白紙中印本十五元，尋常白紙印本六元。[①] 根據這個實例推測，當時用好紙的初印本與用一般紙的印本價格相差在四五倍之間。而淮南書局刻《復古編》，皮紙初印本標價五十元，竹紙初印本僅三元，同樣一版印出的兩個本子，價格竟差了十幾倍。

① 《新舊書籍碑帖書畫目録》，北平富晉書社，民國十八年印本。

宋版書後印本有以紙背印的。所見有宋刻本《增修互註禮部韻略》，用元代户口册紙印，紙背有“至元拾三年”、“至元二十五年”等字樣。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卷一載此本，依據紙背文字錯把這個本子定爲元刻。此本刻工有吳春、張明、宋琚、朱玩、王恭、沈茂、何澄、沈昌、馬祖、何澤、吕信、孫春、詹世榮、丁松年、曹興祖、曹冠英、沈思忠、沈思恭、蔣祖榮等，爲南宋中葉杭州地區良工，知爲宋刻元印本。

5. 裝幀尺幅

明洪武三年(1370)内府刻本《元史》，版片在洪武八年移送南京國子監，傳世者大多爲明嘉靖以後南監的修補印本。上海圖書館藏有此刻後印本多部，已改作線裝，書中已有明嘉靖年的補版，不足爲貴。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帙，還用蝴蝶裝，尺幅較廣，無一補版，雖有殘缺，是絶少見的初印本，趙萬里在編纂《中國版刻圖録》時，特别予以收録。①

清乾隆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本，有毛邊還未切齊的初印本，天頭地腳寬大，所見有《顔氏家訓》一種，即是如此。後印本上下已切齊，文字與初印本也有不一樣的地方。②

6. 重校刊記

古書文字經過修訂，或有重校刊記。著名的宋余仁仲萬卷堂刻本《九經》中，已發現多種這樣的例子。晚近些的，如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邵氏面水層軒刻本《爾雅正義》，次年有校修之舉，後印本目録後加刻“已酉重校字”一行，無此行的是初印未修本。③

7. 鈐印

出版者刻成一部佳本，忍不住要在初印本上留下印記，所謂“好花明月原無主，自取猩紅小印鈐”，鈐蓋的位置大多在内封面或卷端。清初顧氏碧筠草堂刻本《重刊校正笠澤藂書》，初印本有顧楗“善耕顧氏圖書”、“養拙齋”、“柳暗花明又一邨”、“好花看到半開時”等印，後印本則無之。

8. 戳記

有些刻本出版後文字又有改動，作者、出版者會在内封面加蓋戳記，説明後印的情況，仇兆鼇《杜詩詳註》原刻本(圖 1－060－1)，刻成於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之後作者陸續校改增訂，出過多種印本，最晚至康熙五十二年。所見初印本(圖 1－060－2)封面題：“杜少陵集詳註”，“史官仇兆鰲誦習，進呈本新鐫”，有“本文較正無訛，名注搜羅悉備，武林藏板”朱文戳記(圖 1－060－5)，後印本有數種，增訂甲本(圖 1－060－3)封面題：“杜少陵全集箋註”，“史官仇兆鰲誦習，進呈原本”，有“武林貢院前三餘堂發兑”戳記(圖 1－060－6)；增訂乙本(圖 1－060－4)封面題：“杜少陵全集詳注”，“史官仇兆鰲誦習，進呈刊本”，有“七番修改，新增補註”戳記(圖 1－060－7)，是更晚出的印本。所見即有四種印本，文字各異，④戳記説改了七次，當是實情。

二、出版信息源

隨着時世的變化、版權的轉移，重印者會對舊版中作爲出版信息源作局部剜改，以適應新的情況。這些剜改大致會出現在以下部位：

1. 校刻者朝代

清初毛氏汲古閣刻本《説文解字》，初印本卷末宋雍熙三年(986)十一月牒文之後鐫有“有明

---

① 《中國版刻圖録》(增補本)第一册，頁六三。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② 《風操篇》“如此之事何可加於人也”，初印本“何”作“不”；“豫章熊康父”，初印本“豫”作“預”。
③ 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二，葉二十四，《爾雅正義》跋。
④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頁 262—263，《杜詩詳注》條(郭立暄稿)。

後學毛晉從宋本校刊　男扆再校”一行(圖 2－075－5),後印本剜去“有明”二字(圖 2－075－6)。

2. 避諱字

清康熙基聞堂刻本《六書通》,初印本卷端題“海鹽畢弘述既明篆訂”(圖 1－061－1),後印本“弘”字剜去末筆(圖 1－061－2),可知刷印在乾隆年間。清嘉慶秦恩復揚州刻本《隸韻》,初印本卷一第十二葉“顒”字空缺,注明“御名敬謹避寫”(圖 1－062－1),卷六第三十七葉“琰”字也作同樣處理。後印本有“顒”、“琰”二字,缺末筆(圖 1－062－2)。

3. 卷端題名

明萬曆年間,吳萬化刊刻過宋吕大臨《考古圖》(圖 1－063－1)及王黼《宣和博古圖録》(圖 1－063－3),卷端分别冠以“寶古堂重修”字樣,又刊刻朱德潤《古玉圖》(圖 1－063－5),卷端題“寶古堂重考古玉圖”,字體爲典型萬曆寫刻本樣式。清乾隆間,黄晟亦政堂收得吳刻舊板,將原版卷端“寶古”二字剜改爲“亦政”(圖 1－063－2、4、6),據爲己刻。[①]

4. 著者、校刻者名

清順治間李繡浦城刻本[②]《楊大年先生武夷新集》,初印本卷端題“邗關静庵子李繡訂刻,武林龔五謨華茂甫、會稽馮肇杞幼將甫仝校”(圖 1－064－1),後印本剜改爲“武水陳璋璞齋甫、黄國祥視履甫、侄宏緒垂遠甫仝較”(圖 1－064－2)。[③]

明萬曆刻本《周髀算經》,初印本卷端第五行刻“明趙開美校”(圖 1－065－1),收入《秘册彙函》;後印本改爲“明毛晉校”(圖 1－065－2),收入《津逮秘書》。

明萬曆茅維刻本《東坡先生詩集註》,初印本卷端題“宋永嘉王十朋龜齡纂集,明吳興茅維孝若芟閱”;中印本改題“永嘉王十朋龜齡纂,明後學項煜仲昭閱”;後印本題“宋永嘉王十朋龜齡纂,明梁溪王永積崇嚴閱”。書版改刻之痕迹顯然,說明茅氏書版先歸項煜,繼由項氏歸王永積,前後轉手兩次,[④]後印者並不說明來歷。

明季有《蘇長公密語》刊本,收録東坡短文小品,加以圈點、評語,用朱、墨二色套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載有三本:一詹兆聖輯本,卷端題“浙東詹兆聖叡叔甫評選,古淝錢中維四張甫参閱”;一李一公輯本,題“姑孰古繁李一公閭生甫選,三衢杜承仕邦用甫校”;一吳京輯本,題“新安後學吳京省之甫纂輯”。三者實爲一版摹印,得版者只需剜改卷端數行,改刻一序,便呈現爲不同名目。這就是所謂書坊翻新之技。

5. 版心

清康熙曹炳曾城書室刻本《山中白雲詞》,初印本版心下有“城書室”三字,後印本無之,[⑤]更晚印本書前還有“光緒九年甲申(1884)[⑥]冬日後知不足齋刊”牌記。清雍正八年(1730)詩鼎齋刻本《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初印本版心下有“詩鼎齋”三字(圖 2－086－1),秋水藕花居後印本版心下削去(圖 2－086－2)。這些都是書版輾轉易主所致,後人不知原委,或誤爲另一刻本。

---

①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均以亦政堂刊本著録,吳氏寶古堂反爲所掩。

② 《續修浦城縣志》卷十九:“李繡,字太素,儀徵人。順治三年以提督東營副總兵隨大兵征浙閩,抵建州,旋駐防浦城。梓《楊大年詩文集》,有古名將風”,知此爲清順治間李繡浦城刻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 2252 條定爲“明末刻本”,應予糾正。

③ 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録“明武水陳璋等校刊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清康熙四十四年陳璋刻本”,實即此刻之後印本。

④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之“明萬曆茅維刻本”、“明末王永積刻本”,分别爲此刻之初印本、後印本;沈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著録之“明萬曆刻本”,爲此刻之中印本。

⑤ 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卷十六,葉二十七,《山中白雲詞》跋。

⑥ 後印本牌記原文如此。按清光緒九年(1883)爲癸未,十年爲甲申。

6. 刊記

元至正八年(1348)潘屏山圭山書院刻本《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圖 1－066－1),目録後有"至正丁亥(七年,1347)潘屏山刊于圭山書院"一行(圖 1－066－3),卷末有"至正戊子潘屏山刊于圭山書院"木記。"門類"後有"至正戊子"鐘式木記,"積慶堂"鼎式木記(圖 1－066－5)。書版後爲葉氏廣勤堂所得,附入《文集》二卷,重印時削去目録後刊記一行(圖 1－066－4),保留原書鐘式、鼎式二記,而以"至正戊子(八年)"易刊"三峰書舍",以"積慶堂"易刊"廣勤堂"(圖 1－066－6),是在原牌記上剜改。① 明正德十四年(1519)汪諒翻刻本(圖 1－066－2)從廣勤堂本出,有"汪諒重刊"鐘式記,"廣勤堂"鼎式記(圖 1－066－7)。

明萬曆舒伯明刻本《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初印本"綱目"末葉有"萬曆四年(1576)七夕龍丘舒氏伯明新雕梁溪寓舍印行"長方形木記(圖 2－064－3)。萬曆四十二年(1614)秦堣後印本將此記完全削去(圖 2－064－4)。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所記之秦堣刻本實即舒刻之後印本。

7. 序跋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柯崇樸刻本《絶妙好詞》,初印本卷端題"弁陽老人緝,小幔亭重訂"(圖 1－067－1),康熙三十七年高士奇後印本改作"弁陽老人周密輯,清吟堂重訂"(圖 1－067－2)。初印本前有柯煜序,述及刊刻經過,末署"時康熙乙丑端陽日"(圖 1－067－3),後印本剷去(圖 1－067－4)。

8. 繕刻人名

元至正嘉興路儒學刻本《吕氏春秋》,前有遂昌鄭元祐序,初印本序後有"嘉興路儒學教授陳泰至正十(下缺)"、"吴興謝盛之刊"一行(圖 2－032－3),後印本剜去此行(圖 2－032－4)。

初印本中繕刻人名多保存完好,後印時被挖去。明隆慶夫容館刻本《楚辭章句》,初印本卷端版心下鐫"章芝刻"三字(圖 2－061－1),卷一末鐫"姑蘇錢世傑寫、章芝刻"二行(圖 2－061－5),後印本削去(圖 2－061－2、6)。清乾隆趙懷玉亦有生齋刻本《斜川集》,初印本《附録上》末葉鐫有"杭城興忠巷/陳立方繕刊"(圖 2－092－2),後印本同樣剜去了(圖 2－092－3)。

清乾隆程琰稻香樓刻本《玉臺新詠》吴兆宜注,初印本卷端題"長洲程琰東冶刪補"(圖 1－068－1),後印本卷端"程琰"剜改爲"程際盛"(圖 1－068－2)。乾隆三十九年(1774)程氏後跋"今琰刪補此注"句,末題"長洲程琰東冶氏跋",二"琰"字,後印本改作"際盛",作扁字擠入行中。初印本程序後鐫有"鐵瓶王鳳儀刻"一行(圖 1－068－3),後印本剷削未盡(圖 1－068－4)。

清顧氏碧筠草堂刻本《重刊校正笠澤藂書》,卷末陸龜蒙十一世孫陸悳原跋之後,初印本有"旌德李士芳鐫"一行(圖 1－069－1),後印本削去(圖 1－069－2)。顧刻爲清代寫刻代表作,傳世印本無多,初印本更是稀見難得。懂行的收藏家訪求顧本,專門要看陸跋後有無這條刻記。

9. 卷第

明末吴興淩氏刻四色印本《世說新語》(圖 1－070－1、2)有六卷本、八卷本之分,所謂八卷本不過利用六卷本舊版剜改卷第而成:凡增出之卷,必須空出書題一行,類目標題一行;改易之卷,必剜去書題一行,類目標題一行(圖 1－070－3、4),使與前文連屬。其方法是增删注文,俾湊合行數,並剜改版心所題葉數。②

以上九個部位的變化,看似無關宏旨,但對古籍版本鑒定而言,它們均爲重要的信息源,一旦

①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元積慶堂刻本"、"元廣勤書堂刻本",二者實爲同一刻,而刷印有先後。
②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頁 388。

被剜改,會給鑒定帶來干擾,不可輕視。

三、文字内容

在文字内容方面,後印本與初印本可能會出現以下幾方面差異:

1. 脱

書版經過剜補,多印幾次,改刻之處容易脱落,造成文字缺失。翁方綱《粤東金石略》,原刻本有初印、中印(圖 1-013-1)、後印(圖 1-013-2)之别:卷九《廉州府學安南古鐘銘》條"無昌符之號"下,中印本改刻云:"近日鍾廣漢輯《建元考》亦無之,及攷之《越史略》,則昌符乃陳氏紀年之號,其書三卷,不著撰人名氏,即撰於昌符之時,載至昌符元年丁巳而止,計其九年乙丑是明洪武十八年(1385)也,可證《府志》之誤矣。"共計四行文字(圖 1-013-3),初印本文字異同。此書後來併入《蘇齋叢書》,書版爛壞,印本上述四行文字脱失留白(圖 1-013-4)。①

書版在存放過程中出現整塊損壞,印出的本子會有整葉的脱文。宋乾道三年(1167)紹興府刻本《論衡》,元、明兩代遞經修補,後印本《累害篇》"汙爲江河"下脱去一葉,爲"矣夫如是"至"君子不得名毛"四百字。明嘉靖通津草堂從後印本出,脱字相同,後來的程榮本出自通津本,也跟着闕文。②

清康熙曹炳曾刻本《山中白雲詞》,初印本附有《樂府指迷》一卷,光緒後印本失去,文字缺失嚴重。葉德輝推測這是因爲書版於兵燹後有所散失。③

鄭燮《板橋集》原刻有早印本(圖 1-071-1)、後印甲本(圖 1-071-2)、後印乙本之分:《詩鈔》卷一第四十一葉《紹興》詩後,早印本或有《游白狼山》等十五題十九首(圖 1-071-10),④後印甲本削去,第四十一葉版心下方葉數標爲"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圖 1-071-11),可知後印時有撤葉。清暉書屋本(圖 1-071-3)照式翻刻(圖 1-071-12),後來翻版⑤又出自清暉本,此處大多保留了特殊的標葉方式。⑥

古書在印刷過程中,序文可隨時添加進來,因此各印本的序跋數量不一致是常情。但也有極端的例子,修補後印時因人爲因素,多出了不應有的文字内容。

元刻本《資治通鑑》胡三省注,初印本卷二百六十三後附刊一葉,爲後印各本所無。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三有説。傅氏又在同書稱"此書(日本静嘉堂文庫藏本)藏書家多有之,然往往失去王磐行書序,此本王序尚存,自足珍秘,第印工不及余家藏本之圓湛精勁,則爲時略晚,然以視明代印本相去天淵矣"⑦。因爲有王磐序,前人多將這個本子認爲至元二十二年(1285)興文署刻。清嘉慶胡克家翻本也有王序,更强化了這種認識。但學者比對元刻初印本,發現並無王磐序,因而判斷此序由後人僞作混入,並非本書原有,後來脱失。⑧

---

① 秦更年《嬰闇題跋》卷三,葉十七,《粤東金石略》跋。

② [日本]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二,葉三十六,《論衡》跋。

③ 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卷十六,葉二十七,《山中白雲詞》跋。

④ 卞孝萱《乾隆焚書與〈板橋詩鈔〉鏟板》,《文物》1983 年第 10 期,頁 43—46。

⑤ 所知清代翻版有五種:其中三種目録題"一編"至"六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1425 册影印之"清暉書屋刻本"即是;另二種爲西山堂本、善成堂本。又有更晚翻版兩種,目録改爲"一卷"至"六卷":一玉書樓本;一清不知名刻本(特點爲卷一第二十七葉後半面留白未刻)。

⑥ 清不知名刻本將第四十一葉之葉數標爲"四十一",後一葉之葉數標爲"四十二",缺葉痕迹遂被掩蓋。

⑦ 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三,頁二三九。

⑧ 吴哲夫《元興文署〈資治通鑑〉版本問題疑辨》提出王磐序爲"明季或清初好事者的僞作品"。《故宫學術季刊》第二十卷第二期,頁 25—36。

2. 譌

書版因爲殘缺漫漶而加以修補，修補過的本子文字可能出現錯誤。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江藩刻本《墨子》，吴毓江家藏初印本一部，取《四部叢刊》影印之明嘉靖本對勘，發現二者爲一刻，而文字略有差異，其差異處皆《四部叢刊》本誤而其自藏本是。《四部叢刊》本之誤字皆有修改痕迹，應是版爛後修版致誤。[①]

清康熙張氏澤存堂刻本《佩觿》，第一葉第八行“渴”字注，初印本作“其列翻”(圖1-072-1)，後印本此葉補版，“其”誤“真”(圖1-072-2)；鄭燮《板橋詩鈔》原刻有早印、後印甲、後印乙本之别，卷一第七葉《七歌》“十載持家足辛苦”(圖1-071-4)，後印甲本此葉補版，“足”誤“兄”(圖1-071-5)，後印乙本再次補版始改回(圖1-071-6)。這是修補者不審，反而新添錯字的例子。

經過遞修的本子更是譌誤難免。對於遞修本，籠統地指出錯字是不夠的，有必要通過考察錯字出現的葉面，確認其來自哪一次修補。

北宋刻本《通典》，有南宋初年翻版。尾崎康曾抽取其中的《選舉典》，將各本異同列爲表格。[②] 從該表看，在第十三卷共計六葉文字中，南宋本出現了二十六處錯誤。由於作者未交代誤字出現葉面的性質，不免使人產生南宋本錯字較多的誤解。南宋翻本尚存第十三卷的，我所見有兩部：一明晉府舊藏本，[③]審爲南宋前期修補印本；一嚴元照舊藏本，[④]審爲南宋前期、中期及元代遞修印本。取對二本，發現尾崎氏所舉的異文僅有兩處[⑤]出自南宋前期補版，其餘二十四處均爲元代補版致誤(詳下表)。

《通典》附表(卷十三)

葉	行	北宋刻本	南宋刻本			
			早印本(晉府本)	補版分期	晚印本(嚴元照本)	補版分期
一	後一	在具學篇中	並具□	南宋前	並具□	元
二	十二	混敎	敎	南宋前	殺	元
四	二右	子弟歲課	子	南宋前	官	元
五	一	諸生試家經	諸	南宋前	詩	元
五	一	文吏課牋奏	吏	南宋前	史	元
五	一	副之端門	副之端門	南宋前	問其門	元
五	二	以觀異能	觀異能	南宋前	鮮其兆	元
五	二	有不承科令者	承科	南宋前	鮮得	元
五	二	正其罪法	罪法	南宋前	能鮮	元
五	三	乃班下郡國	國	南宋前	充	元

① 吴毓江《墨子校注》頁一〇一〇。中華書局，1993年。

② [日本]尾崎康著，韓昇譯《各種版本對校一覽〈選舉典〉(卷十三至十八)》，見《北宋本通典》别卷頁47—11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 此本存五卷：十一至十五，有傅增湘題字。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11310)。

④ 此本存二十三卷：卷十一至十五、二十一至二十七、三十六至三十八、四十六至四十八、一百八十一至一百八十三、一百九十四至一百九十五。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9354)。

⑤ 出現在卷十三第一、二葉，見附表。

續 表

葉	行	北宋刻本	南宋刻本			
			早印本（晉府本）	補版分期	晚印本（嚴元照本）	補版分期
五	三	明年	明年	南宋前	選知	元
五	三	有廣陵孝廉徐淑	陵	南宋前	言	元
五	十五右	有道仁賢能	道仁	南宋前	直二	元
五	十五左	獨行高行	獨	南宋前	蜀	元
五	十五左	浸以流競	侵	南宋前	侵	元
五	後一右	以罔識時宜	時	南宋前	府	元
五	後一右	泥滯舊方	滯	南宋前	帶	元
五	後一右	互相詭駁	互	南宋前	方	元
五	後一左	循名者	循	南宋前	補	元
五	後一左	天下不敢謬選	不	南宋前	李	元
五	後一左	十餘年閒	閒	南宋前	開	元
五	後一左	斯亦	亦	南宋前	水	元
五	後一左	効實之徵乎	乎	南宋前	手	元
五	後三	爲中郎	中	南宋前	守	元
五	後十四	久闕	久	南宋前	欠	元
六	十右	下者某官	者	南宋前	著	元

3. 衍

初印本長篇的有闕文，後印本據别本補足文字，需要在缺文部分插入新刻書版，在新版與舊版的連接處很容易留下衍文。

明萬曆七年（1579）刻本《韓子迂評》，初印本《和氏》、《奸劫弑臣》、《說林下》、《内儲說下・六微》等篇有脱文，後印本爲之補完。卷七第十三葉“公孫喜死焉”，“焉”字爲下一葉之首字。後印本在該句下增補四葉文字，此後仍用舊版，漏删了“焉”，以致誤衍一字。

4. 倒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錢人龍刻王澍《竹雲題跋》，初印本卷一《鍾太傅薦季直表》“博雅好古如黄伯思”誤刻作“思伯”（圖 2－091－5），後印本已改正（圖 2－091－6）。

5. 錯亂

書版在存放過程中，相鄰葉面的兩塊版片整體斷爲上、下兩截，手民後印時誤拼，以致前後兩葉上下文倒裝。

毛氏汲古閣刻《唐書》，後印本多處存在這一毛病。如卷一百九（列傳第三十四），第七、第八葉上下版彼此誤接，致使《祝欽明傳》與《山惲傳》文字錯亂。卷一百八十二（列傳第一百七）第一、第二葉錯拼，造成《李固言傳》與《李珏傳》文字混淆。又卷一百二十四（列傳第四十九）第一、第二葉，卷一百七十四（列傳第九十九）第三、第四葉，卷一百七十八（列傳第一百三）第七、第八葉，卷一百八十二（列傳第一百七）第一、第二葉，卷二百六（列傳第一百三十一）第五、第六葉，斷版上、

下誤易，導致《姚崇傳》、《元稹傳》、《劉蕡傳》、《外戚列傳》字句誤連。

元至正集慶路儒學刻本《樂府詩集》，所見有一種後印本，卷六第十一葉(圖 1－073－1)、第十二葉(圖 1－073－2)版片在刷印時發生錯拼，手民將第十一葉的上半版與第十二葉的下半版拼接(圖 1－073－3)，將第十一葉的下半版與第十二葉的上半版拼接(圖 1－073－4)。

不同書之間也有可能發生文字錯亂。元至正十五年刻本《説文字原》第十三葉，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卷端葉完整(圖 1－074－1)，上海圖書館所藏後印本卷端葉下半版缺失(圖 1－074－2)。國圖本第十三葉文字完好(圖 1－074－3)，上圖本第十三葉上半截出現《六書正譌》之文字(圖 1－074－4)。周伯琦《六書正譌》、《説文字原》二書，本爲一時合刻，書版也被一同放置，二書在保存過程中均有部分書版横向斷開，後印時手民誤將《六書正譌》卷二第十八葉上半版與《説文字原》第十三葉的下半版拼接在一起，致使他書文字混入本書。我查對了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元刻本《六書正譌》，發現卷二第十八葉上半版恰好文字缺失，爲後人補寫完足。

另一種情况是古書原爲拼版合成，後印時出現錯亂。清内府在刊刻較大尺幅的書籍時，會先把一葉内容分成若干局部，由刻工分别刊刻，再將各個構件組接爲一整體付印。印刷完成後，書版的局部構件被分拆放置。學者已指出清乾隆武英殿刻本《西清古鑑》、《皇朝禮器圖式》等均爲拼版印刷而成，①採用這種工作流程，好處是可節省工料，缺點是後印時刻工需重新找齊各個構件，再次組裝，而錯誤往往就出現在組裝這一環節。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内府刻本《御製耕織圖》分上下二欄，上欄爲康熙御製詩，下欄爲焦秉貞繪圖，上、下兩版分刻。原版錯裝的我暫時未見到。翻版所見有二種：甲本有一種印本，上方御製詩“愛逢晴日映疏簾”一首本來應置於“分箔”圖上方，却又在“上簇”圖上方重複出現；乙本有一種印本，“二眠”、“捉績”二圖上方御製詩互相倒置；另一種印本“拔秧”、“一耘”二圖上方御製詩彼此誤換；還有一種印本，“浸種”、“耕”二圖上方題詩倒置。三種印本御製詩錯拼的位置均不同，組裝者態度的敷衍與心不在焉，於此可見一斑。

6. *滲透*

有些古書在後來印刷過程中，部分葉面之版片出現缺損。修補者取别本來補足文字，却使用了與本書不屬於同一系統的版本，導致另一系統的文字内容羼入本書。

宋紹興淮南西路轉運司刻本《史記集解》，版片刻成後旋入臨安國子監，南宋中葉由杭州地區工人補版，入元後版歸西湖書院，又經修補，《項羽本紀》、《陳杞世家》、《蘇秦列傳》三卷羼入司馬貞《索隱》文字，當屬於這種情况。

因爲增刻、重編等工序造成後印本文字内容差異的情况，前已有説，此不復贅。

第三節　初、後印本之得失

初印本和後印本各有各的好處，二者的優劣得失，全看評價者基於什麽立場，高下的認定取捨，標準往往因人而異。

王欣夫説自己收藏了一部陸時化《吴越所見書畫録》原刻本，爲作者自寫上版；又有一部孫承

---

① 翁連溪《清代内府刻書研究》頁 287—288 專門討論這一現象，並配有《皇朝禮器圖式》中一塊雕版局部構件的照片，頗具參考價值。故宫出版社，2013 年。

澤《庚子銷夏記》原刻本,爲余集手書上版。前者是"最初印本",後者是"極初印本",並作案頭清玩。① 陳其元《庸閑齋筆記》稱花百倍之錢去購置古書,不如仍讀今之通行本爲愈。這兩人如果碰到一起,必定互相看不慣。後者會覺得前者馳騁於皮相之論,玩物喪志;前者會認爲後者專執一己之見,了無趣味。

清乾嘉時期學者的著作有一種試印的單行本,尚未編定卷次、葉數,一般印數很有限。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先出過《答問》十二卷,②每卷第一行卷數標題及每葉中縫卷第、葉次猶作墨丁未鏟(圖1-075-1),莫棠跋認爲當日未印《文集》全本,作者先以《答問》一門印行示同時諸老。清嘉慶初刻完本爲五十卷,《答問》列爲卷四(圖1-075-2)至卷十五。王念孫《讀書雜志》,有初印的單行本二十卷,爲《史記》六卷、《戰國策》三卷、《管子》十二卷,版心止刻"志"字與葉數,卷端第一行大題下的卷數還留作墨丁。③ 王引之《經傳釋詞》也有這種單行本。④ 一般人可能因其文字不全而等夷視之,但莫棠這樣的學者却看重罕見流傳,予以特別的珍視。將這些本子與後來定本對照一下,可見作者學術之漸進,也不失爲一得。

《中興館閣録》及《續録》宋刻本罕見,一向只以抄本流傳,刻本有通行的丁丙刻《武林掌故叢編》本。余嘉錫爲考證宋人葉隆禮的一條生平資料,曾使用該書,恐怕丁刻出自《四庫》本,脱誤不足憑,又找來清錢氏潛研堂抄本核對一過,⑤他並不知道還有別的刻本存在。但該書竟有一種翻刻本(圖1-076-1至2),係直接從宋刻增修本⑥翻出,嚴謹不苟。全書多用藍印,也有數葉先用朱色刷過,再用藍印。我有幸獲得一見,它混在尋常本子中,毫不起眼。開卷檢視,則僅得十卷(卷一至四、《續録》卷一至六),也不知當時刻完没有。觀其字體刀法,當刻在民國間,疑出自蔣汝藻之手。清末至民國初年,藏書家翻刻宋元舊本,用佳紙以朱色或藍色刷印,很討人喜歡,一時成爲風尚。這種印本至今流傳尚多,本不足爲怪。但這一册藍印本却是風塵中尤物,足以移情而動魄。

書版在保存過程中有損壞、遺失,後來者重印舊版,對於缺版仍付之闕如的很常見。但也有少數情況,重印者會在原版上作某些特殊處理,以掩飾缺葉的實情。明成化七年(1471)閻鐸刻本《趙清獻公文集》,有初印(圖1-077-1)、後印(圖1-077-2)之别:初印本卷末有附録一卷,依次爲《國史本傳》(圖1-077-3)、《神道碑》、《越州救菑記》、《記聞》、《聞見後録》、《孝弟里記》、《高齋詩》、《趙孝子傳》、《壽塋頌序》、《趙清獻公像贊》等篇。本書重印時,附録部分版片已有遺失,主持者索性將《國史本傳》以下文字剷削殆盡(圖1-077-4),後印本因此而平白地缺失了多葉文字。

鄭燮《板橋集》之《詩鈔》,通行本《後刻詩序》末有一段話:"板橋詩刻止於此矣,死後如有託名翻版,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爛入,吾必爲厲鬼以擊其腦!"(圖1-071-7)原刻後印乙本無此條(圖1-071-8)。張之洞《書目答問》,通行本有一則説明:"此編爲告語生童而設,非是著述,海内通人見者,幸補正之",此段文字在原刻初印本中並未出現。印本缺失了幾句膾炙人口的文字,似爲一失。但後來傳本均出自原刻本中有這些文字的印本(圖1-071-9),無此等字的印本流傳較少,反而受到重視,這一"失"也就無人再作計較了。

清乾隆内府刻本《欽定日下舊聞考》(圖1-078-1),初印本書前乾隆題詞"名因日下荀文若"

---

① 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辛壬稿卷三,頁六一五。
② 此本爲孫星衍舊藏,今歸上海圖書館(書號820039-40)。
③ 黄永年、賈二强編《清代版本圖録》卷三,頁八九,《讀書雜志》跋。
④ 辛德勇《未亥齋讀書記》頁56,《經傳釋詞》。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⑤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頁二三一至二三三。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⑥ 盧錦堂《希古右文:1940—1941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録》頁100將此宋刻本定爲"南宋嘉定間刊寶慶至咸淳間增補本"。"國家圖書館",2013年。

(圖 1－078－2),後印本改作"荀鳴鶴"(圖 1－078－3),[1]此句典出《世説新語·排調》,當以後印本爲是。清嘉慶十年(1805)黄氏士禮居刻本《百宋一廛賦》,後印本對初印本内容有所補正。這是初印本文字内容不盡完善,後印本纠正或改進的例子。修改使文本後出轉精,得大於失。

但也有校勘不當、愈改愈失的例子。明末毛晉訪得宋刻大徐本《説文解字》,重刻行世,但後來毛扆第五次修改,依據小徐本來改大徐本,段玉裁爲此寫專書予以批駁,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清道光十九年(1839),祁寯藻訪得《説文繫傳》影宋抄本及宋槧殘本,摹刻於江陰,受到學者歡迎。但王筠發現祁本經過苗夔等妄人依據大徐本來改小徐本,與毛扆的行爲如出一轍,將二者斥爲"兩瞽相扶"。[2] 這樣的修改點金成石,顯然是失大於得。

刻本中有些删改是出於政治忌諱,這在清前期刻本中尤爲多見。朱彝尊《曝書亭集》(圖 1－079－1),原刻初印本卷二十三有《三月十日詔下青宫再建喜而賦詩》一首(圖 1－079－2),中印本此題被削去(圖 1－079－3),當是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再廢太子後挖改;[3]卷二十二削去撰敘之名,卷二十一末削去汪日祺之名,也都涉及敏感的人事。至乾隆中,又將與屈大均等人詩作一概挖版(圖 1－079－4、5)。印本越晚出,留白之處越多。張符驤《依歸草》,原刻初印本目録卷十《戴田有集序》,後印本將"戴田有"三字剜去筆畫,遂成"戈二月";[4]卷四《二張先生阡表》"戴進士名世",後印本改爲"戈進士夕士",[5]後改字令人莫名其妙。清吕留良、吴之振、吴爾堯編《宋詩鈔初集》原刻本,吴之振序"余與晚村、自牧所選蓋反是",後印本罔顧事實,將"晚村"改爲"家弟"。查慎行《初白菴詩評》(圖 1－080－1、2),清乾隆張氏涉園刻初印本卷中第三十六葉第十行"錢牧齋出獄後用試拈名集,惜末後行止無顔謝天下耳,爲之一歎"(圖 1－080－3),後印本"錢牧齋"、"獄"、"試拈"等字剷作墨等(圖 1－080－4)。另一些删改是因爲牽涉負面人物。明成化刻本《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二十目録有《代賀□太師畫象啟》一篇,係爲秦檜作,頗多諛詞,此題留白一字,當是後印時剜去"秦"字。[6] 對於讀者來説,這類後印本實在有失無得。

有些古書修版不止一次,印本各有得失,彼此不能相掩。清道光五年(1825)阮福小琅嬛僊館刻本《讀書敏求記》,初印本有"謙翁"(錢謙益)云云十五條,中印本將其中十三條改爲"魚山",漏改兩條;後印本據秦恩復石研齋藏抄本補刻十餘條於後。中印本因忌諱而改,是爲一失;後印本使文字完足,是又爲一得。

印本之間還有多少曲折,實在一言難盡。黄丕烈説"一本有一本之佳處"[7],又説"書有一印本,即有一種不同處"[8];秦更年感歎:"夫一書之得失,必目驗三四本而後始悉其詳。若以架有是書,不復措意重本,幾何不交臂失之。"[9]前輩學者強調多見重本,語重心長。只有廣見重本,反覆潛玩,纔能真正認識每一部印本的好處。賞鑒得其趣味之真,閲讀又不失其氣象之大,愛書至此,庶幾兼得其全了。

---

① 瞿宣穎整理《日下舊聞考》,趙洛撰出版説明,葉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年。
② 此王筠批校中語,在祁刻本《説文解字繫傳》卷十四第二葉書眉。
③ 黄裳《來燕榭書跋》頁 328,《曝書亭集》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④ [法] 戴廷傑《戴名世年譜》前附"圖十五"。中華書局,2004 年。
⑤ [法] 戴廷傑《戴名世年譜》頁四七一。
⑥ 張劍《宋范浚〈香溪集〉版本源流考》,《文獻》2013 年 1 月第 1 期,頁 22。
⑦ 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三,葉三十三,《夢華録》跋。
⑧ 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三,葉二十四,《齊乘》跋。
⑨ 秦更年《嬰闇題跋》卷三,葉十七,《粤東金石略》跋。

第五章　初印與後印(中)

書版的狀況隨時間而不斷變化,呈現在印本上,面目也各不相同。反過來說,根據不同印本的樣貌差異,可大致推斷出其書版各自處在什麼階段,經歷了哪些工序,進而確定其先後關係。有些學者試圖繞開形式的考察,直接從印本之間文字内容的差異推理出邏輯的先後關係,進而判定印本的早晚,結果出了毛病。下面舉兩個例子:

(一) 根據文字的正誤來判定而致誤例

近年出版的某研究專著,提到明崇禎六年(1633)趙均小宛堂刻本《玉臺新詠》有"早期印本"、"剜改本"之分。作者在描述"剜改本"時稱:

> 仔細對勘,發現此本已經剜改,譬如卷二目録石崇《王昭君辭》下,通行本有"並序"二字,此本則無。又卷六目録《孔翁歸奉湘東王班姬一首》,"奉"通行本作"和"。如果僅據這點差異,是很難斷定此本與通行本孰先孰後的。但是在陳玉父跋語中有一句話可以有助於我們的判斷。通行本作"顧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者蓋以矣"。"以"不通,而此本作"鮮",極是。據此來推斷,此處當是後來剜改者,因爲原本若是"鮮"字,而後來誤改作"以",則於情理上説不通。於此可以斷定,此本爲後來剜改者。①

按上文的觀點,印本之間出現文字差異,當是初印本有錯、後印本改正,反之則不合情理。其實,這一説法並無根據,古書固然有修版而文字轉精的,但補版而導致文字錯誤的現象也比比皆是,小宛堂本恰恰就屬於後一種情況。上文所稱之"剜改本"實爲初印本,所稱之"早期印本"反而是較晚的印本。②

(二) 根據文字的有無來判定而致誤例

《文心雕龍》卷八《隱秀》篇,存世各本均有缺文。梅慶生第六次校定本據朱鬱儀本補入《隱秀》篇四百余字,相傳源出宋本,爲别本所無。因爲宋本不知所蹤,所以補亡四百餘字的真僞一直存在争議。梅慶生第六次本有三種印本存世,分别是明天啟二年校定本(甲本)、古吴陳長卿印本(乙本)、金陵聚錦堂印本(丙本)。乙本、丙本無補亡之字,甲本有之。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詹鍈《文心雕龍義證》遂不約而同地將乙本或丙本定爲初印本,將甲本定爲修版後印本,日本學者户田浩曉不但沿襲其誤,更倡爲新説:

---

① 劉躍進《玉臺新詠研究》頁 24。中華書局,2000 年。

② 楊成凱《明寒山趙氏小宛堂刻〈玉臺新詠〉真僞考實》已指出,《藏書家》第 1 輯。齊魯書社,1999 年。

補入《隱秀》篇四百餘字的"天啟本"恐怕是最後出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聚錦堂本事實上是第六次校定本,"天啟本"至少是第七次校定的最後定本。因此,"天啟本"的刊行,也許當在聚錦堂本之後。①

按照幾位學者的觀點,應當是初印本缺字,後印本補亡,纔符合文本漸變的規律,殊不知印本校改後又恢復原狀的情況也同樣存在。今將三種印本刷印新舊、版片斷裂狀況一一比對,發現甲本爲初印本,乙本爲中印本,丙本爲後印本。事實可能是,甲本補入了四百余字,曾面臨學者質疑。版片轉手後,乙本將《隱秀》篇改回原狀,丙本又延續了乙本面貌。

以上兩個例子提醒我們,無論是文字的正誤,還是文字的有無,都與印本刷印的早晚無直接的、必然的聯繫。區分印本早晚,還是應從形式的考察入手。文字内容不能作爲區分的主要依據,只可作爲旁證。

後印本就其經過的工序來説,可分爲三種:一修版,二補版,三遞修。下面就介紹這三種工序在印本上形成的樣貌。

第一節　修版之鑒别

書版磨損,輕微的只需對版面作整修,嚴重的則需要改刻。改刻主要有剜改、拼嵌兩種方式。下面分别介紹這兩種改刻方式的形式特點。

一、剜改

剜改對書版動過刀,總有痕迹可尋。清道光祁寯藻刻本《説文解字繫傳》,刻後經校者修改,改動的方法各異:可集中反映剜版的多樣面貌。

(一) 整字的剜改

1. 字形傾斜不正例(圖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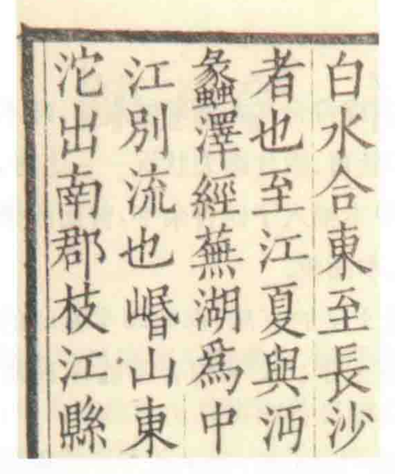


圖十六　卷二第三葉後二行(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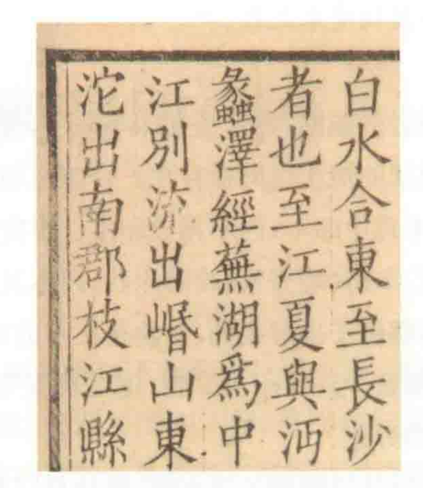
左爲初印本,"菜佀似蘇者";右爲後印本,"之"字傾斜不正

① ［日本］户田浩曉《〈文心雕龍〉梅慶生音注本的不同版本》第三節《異板校刻的先後》,《文心雕龍研究》頁一六四。

2. 字迹深淺不一例(圖十七)



白水合東至長沙
者也至江夏與沔
蠡澤經蕪湖爲中
江別流也崏山東
沱出南郡枝江縣



白水合東至長沙
者也至江夏與沔
蠡澤經蕪湖爲中
江別流出崏山東
沱出南郡枝江縣

圖十七　卷二十一第二葉後七行(局部)

左爲初印本,"江別流也";右爲後印本,"出"字迹較深,與周圍字形成反差

3. 排字疏密不匀例(圖十八)

古書刻成後,發現有衍文脱字,挖版改刻時常擠扁或拔疏幾字,以遷就已有的排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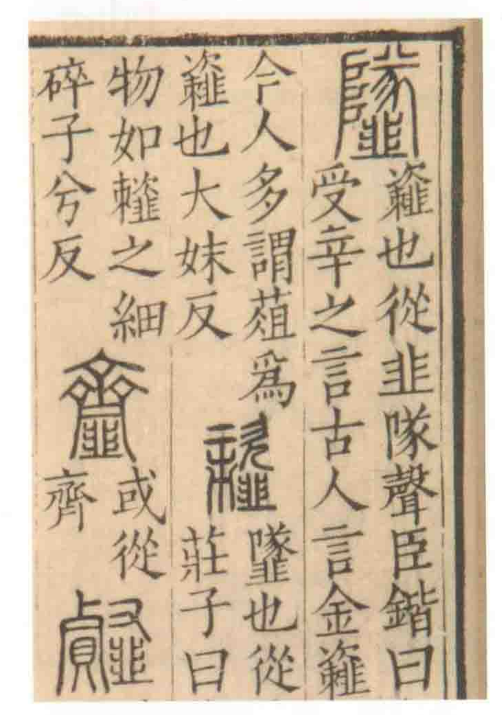


珌臣鍇按爾雅黃金謂之璗其美者
金鍇按今紫磨金色深其上蔚然

圖十八　卷一第十八葉行後一(局部)

左爲初印本,"臣鍇按《爾雅》黃謂之璗";右爲後印本,"黃"字擠刻爲"黃金"

4. 字形大小不一律例(圖十九)



圖十九　卷十四第二葉行二(局部)

左爲初印本,第二行篆字與其他篆字大小一致;右爲後印本,該字字形明顯較小

(二) 剜改半邊字

1. 剜改左半邊例(圖二十)



圖二十　卷二十五第三葉三行(局部)

左爲初印本,"時計切";右爲後印本,"時"字剜改左半邊,改爲"特"

2. 剜改右半邊例(圖二一)

圖二一　卷二十四第九葉行五(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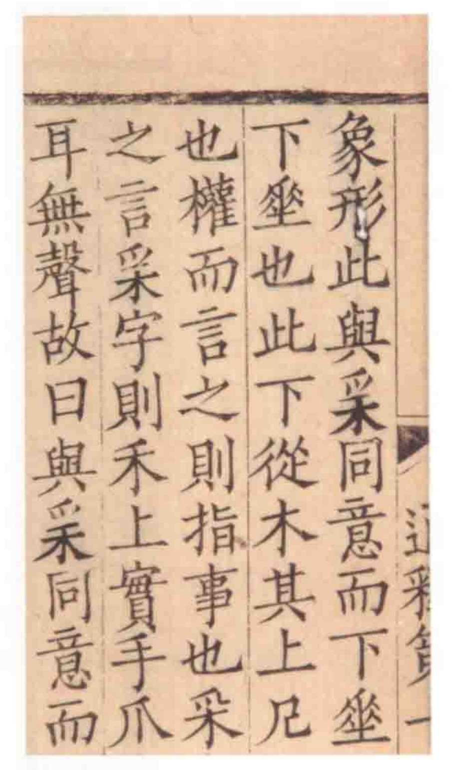
左爲初印本,篆字整體和諧;右爲後印本,此篆剜改右半邊,字形左右不協

3. 剜改上半邊例(圖二二)

圖二二　卷二十四第七葉行後四(局部)

左爲初印本,"女子笑聲";右爲後印本,"笑"字剜改上半邊,改爲"芺"

4. 剜改下半邊例(圖二三)


象形此與采同意而下坐
下坐也此下從木其上尺
也權而言之則指事也采
之言采字則禾上實手爪
耳無聲故曰與采同意而

圖二三 卷十一第十一葉行後一(局部)

左爲初印本,"此與采同意";右爲後印本,"采"字剜改下半邊

5. 剜改中間例(圖二四)

圖二四 卷八第十八葉行四(局部)

左爲初印本,篆文中間一筆斷開;右爲後印本,將中間連成一筆

（三）剜去半邊字

1. 剜去左半邊例（圖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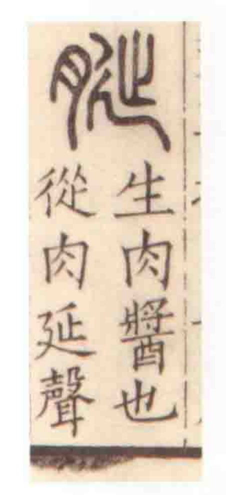
豕也後蹏廢謂之彘從彑矢聲從二比彘
足與鹿足同臣鍇曰後蹏頓廢直側反

豕也後蹏廢謂之彘從彑矢聲從二匕彘
足與鹿足同臣鍇曰後蹏頓廢直側反

圖二五　卷十八葉十四行一（局部）

左爲初印本，小注“從二比”；右爲後印本，篆文左半邊改刻，小注改爲“從二匕”

2. 剜去右半邊例（圖二六）



生肉醬也
從肉延聲



生肉醬也
從肉延聲

圖二六　卷八葉十三行三（局部）

左爲初印本，“從肉延聲”；右爲後印本，“延”字右半邊剜去一筆

3. 剜去上半邊例(圖二七)

圖二七 卷九葉十四行後四(局部)

左爲初印本,"臣鍇曰豈樹鼓之象";右爲後印本,"豈"字去上半邊,成爲"豆"字

4. 剜去下半邊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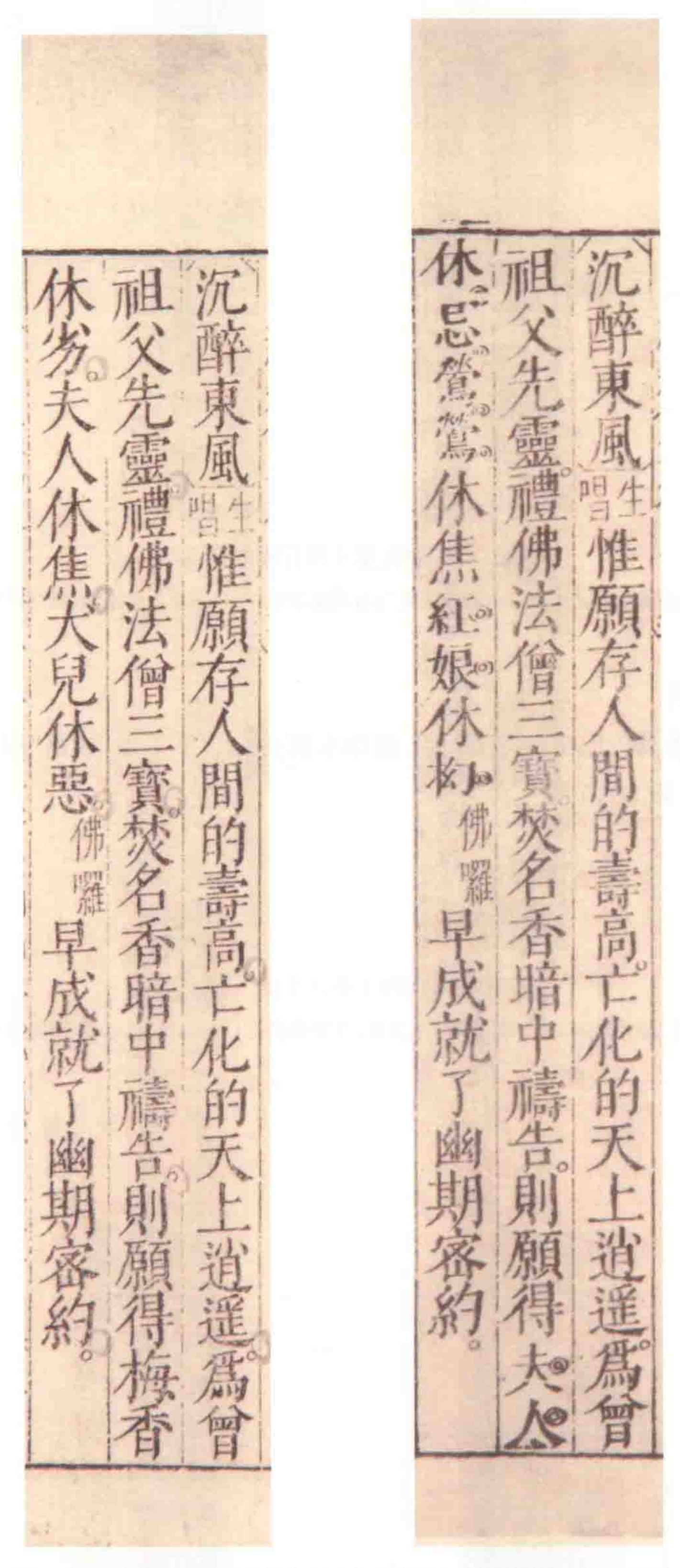
如圖二七,初印本作"屮,其上羽葆也",後印本削去"屮"字下半,成爲"中"字。

5. 剜去中間例(圖二八)

圖二八 卷十六葉三行四(局部)

左爲初印本,"一曰袪裹也,裹者";右爲後印本,"裹"字中斷

祁刻《說文繫傳》後印本的校修改字，多用大徐本改小徐本，也有據彼時學者新見來改的，客觀上呈現出多種樣貌。按迹以求，可深會其竄改之所以然。


沉醉東風生唱惟願存人間的壽高亡化的天上逍遥爲曾
祖父先靈禮佛法僧三寶焚名香暗中禱告則願得梅香
休劣夫人休焦大兒休惡佛囉早成就了幽期密約。

沉醉東風生唱惟願存人間的壽高亡化的天上逍遥爲曾
祖父先靈禮佛法僧三寶焚名香暗中禱告。則願得夫人
休忌鶯鶯休焦紅娘休抝佛囉早成就了幽期密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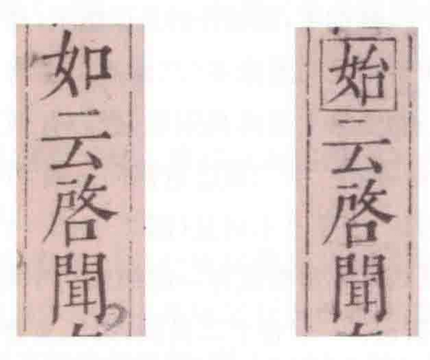
圖二九　明萬曆起鳳館刻本《元本出相北西廂記》第四齣（局部）

左爲初印本。右爲後印本，凡在字側標以套圈者均有挖改

也有一些印本在文字剜改處刻有識别符號，於校勘有益，可予留意。這裏舉兩個例子。明萬曆曹以杜起鳳館刻本《元本出相北西廂記》，吴梅得到一部後印本，有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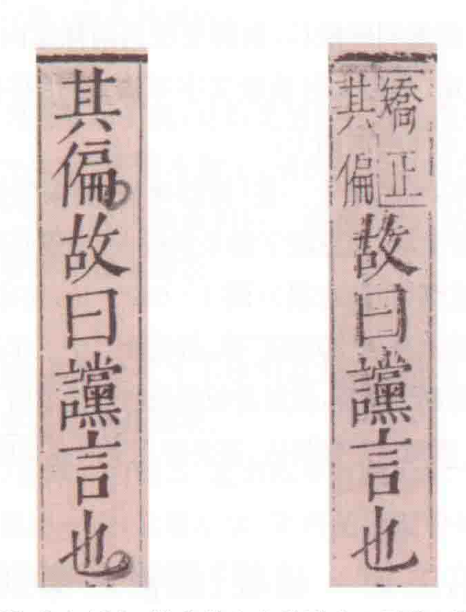
> 《西廂》槧本最多。余舊藏王伯良校注本、凌濛初即空本，皆出此本之上。嘗細校一過，詞句間竄改至多，疑坊間射利者所爲。凡句旁用套圍者，皆經改易處也。①

按吳說是。後印本有改字數十處，對原本的情節和人物多有調整，從藝術創作的角度看，有些改動太過直露且與情理不合，②有些改動與說話者的身份、語氣不合，也有些改動較原本缺少了意境和情趣。③ 幸好改編者在改字之側加以套圍，給後人查對原文提供了線索。



圖三十 明萬曆梅慶生刻本《楊升菴先生批點文心雕龍》卷五《奏啟》(局部)

左爲初印本，右爲天啟二年第六次校定本，改字外加方框



圖三一 明萬曆梅慶生刻本《楊升菴先生批點文心雕龍》卷五《奏啟》(局部)

左爲初印本，右爲天啟二年第六次校定本，增入二字外加方框

明萬曆梅慶生刻本《楊升菴先生批點文心雕龍》，有初印本、天啟二年第六次校定本之別。卷五《奏啟》，初印本作"如云啟聞"(圖三十左)，第六次校定本"如"改"始"，"始"字外加方框(圖三十右)；初印本"其偏"(圖三一左)，第六次校定本改作"矯正其偏"(圖三一右)，增入二字也加了方框。

---

① 此本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4099)。

② 比如第四齣《齋壇鬧會》之[沉醉東風]，初印本作"則願得梅香休劣，夫人休焦，犬兒休惡"(圖二九左)，後印本改爲"則願得夫人休忌，鶯鶯休焦，紅娘休拗"(圖二九右)，就改得不好。意思太過直露，情節上也還没到那一步。

③ 蔣星煜《〈元本出相北西廂記〉的王、李合評本與神田喜一郎藏本》曾以表格列出八條，説明其不足，可參考。見《西廂記的文獻學研究》頁 131—13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暄按：蔣氏所據之明刻《元本出相北西廂記》爲後印改本，他所列舉之文本缺點，實在是後印改本的缺點。

二、拼嵌

古書修版另一種方式是拼嵌。書版出現局部損壞，需局部拼嵌新版，來補足缺失的文字，這種情況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從形式上來說，拼嵌大致可分爲三種情況：

一是不規則的拼嵌。宋寧宗朝浙刻本《廣韻》，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後印本，卷四第三十葉右上角有拼嵌，在板框的上方和右方各留下一條斷口，兩條斷口延伸至文字部分，形成一個横向的長方形區域。拼嵌區域内的是後補字，較拙劣；區域外的是原版字，爲方整的歐體（圖 2－013－4）。

二是横向的拼嵌。宋衢州州學刻元明遞修本《三國志》，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明嘉靖元年修補印本，有明馮夢禎手校，《魏志》卷二第十葉尚爲宋版，版心有刻工"吕信"（圖 2－005－3）；上圖另有嘉靖十年印本，此葉尚用舊版，而上、下二截已有横向拼嵌，字體與原版迥異。原有刻工名的位置正在拼嵌區域内，後印本"吕信"二字已不可見（圖 2－005－4）。

三是縱向的拼嵌。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南宋初年刻本《通典》，明晉府舊藏，存卷十一至十五，有南宋前期的補版及拼嵌。[①] 舉卷十二爲例，第二葉審爲原版，第一、第五、第八、第十葉爲補版，其餘各葉爲原版拼嵌補版。如第四葉，"道乎"至"令左右服"十二行即爲縱向拼入之補刻版（圖 1－081－1）。原版部分字迹漫漶，位於書版的兩邊；補刻部分字迹清朗，位於書版的中間。上下欄在原版與補刻的交接處明顯斷口，整體呈現爲兩條縱向的白色區域。

另一種是書版本身並未損壞，刻書人對舊版文字不滿意，用拼嵌的方法作局部修改，這種情況是由人爲原因造成的。比如下面兩個例子：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原刻本，卷六第十一葉《禮器碑》左右兩側條，後印本修改四行，溢出原有上下邊框。所改四行據翁氏手書上版，與原版字體差别較大，一望而知是後來補刻（圖 2－094－6）。

清乾隆二十年（1755）賜經堂刻《西湖志纂》（圖 1－082－1），初印十二卷本卷四第五葉有"柳洲亭"條（圖 1－082－2），十二卷增修本易以"柳洲隄"條，載乾隆二十三年巡撫楊廷璋重浚西湖事，第四至七行爲後來拼嵌，邊框下方有兩條斷痕甚深，就是書版經過拼嵌後遺留下來的（圖 1－082－3）。後拼區域的字體與原版差異不太明顯。辨認這一類拼嵌，需要將文字内容與形式的變化結合起來考察。

第二節　補版、遞修之鑒别

一、補版

早期的刻本多會在補版葉上有所標記，如南宋明州刻本《集韻》，在補版的版心處有"重刁"、"重刊"、"换"等字樣即是。後來的版本往往補刻了版片，却不加説明，給辨别帶來了困難。

補版在刊刻時，會考慮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原版的面貌。但只要不是刻意求真，補版與原版在字體形態上會有一定差距。就某一單頁來説，區分原版與補版，與鑒别原刻與翻刻方法有接近之處。

---

① 此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第 12487 條著録，定爲"宋刻元元統三年江浙等處儒學重修本"，尾崎康《關於北宋版通典及各種版本》文對此表示懷疑，認爲"目録似乎自成一册"。［日本］長澤規矩也、尾崎康校，韓昇譯《北宋版通典》，《别卷》頁二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按此説良是。此本今存兩册：一册存卷十一至十五，蝴蝶裝，有明晉府藏印；另一册爲目録，綫裝，無晉府藏印。從字體觀察，前者爲南宋前期修補印本，後者無晉府藏印，整體爲元元統三年補刊銜名，從字體觀察，爲元元統三年刊。二者來源不同，疑經後人合裝。此本當著録爲"宋刻宋修補印本配元元統三年江浙等處儒學刻本"。

當我們面前僅有一部經過補版的印本，無别本可供比照時，要識别其中孰爲原版，孰爲補版，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 字體風格

有些版本，原版與補版的刊刻間隔較長，顯示出完全不同的時代風氣。

朱學勤《别本結一廬書目》著録了一部宋嘉定建寧郡齋刻本《西漢會要》（圖 1-083-1），是少見七十卷足本，書中並無序跋、刊記説明經過補刻，過去認爲是宋印。但開卷有宋嘉定乙亥春巨野李訦一序，用趙孟頫體上版（圖 1-083-2）。趙體字至元代始流行於版刻，這説明，至少李訦序一葉已是元代補版。

2. 刷印之清晰度

補版如果一意追摹原版，單純從字體上辨認就有困難。不過，補版與原版畢竟不是同時刷印，在視覺效果上還是不一樣的。

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宋嘉定六年（1213）施宿淮東倉司刻本《註東坡先生詩》，有景定三年（1362）鄭羽補版，爲常熟翁氏故物。原版由施宿之好友傅穉手書上版，字體絶類歐陽通《道因法師碑》（圖 1-084-1），鄭羽補版字體追仿原版（圖 1-084-2）。仔細觀察，發現各葉刷印有清晰與模糊之别，如卷十一《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刷印模糊者爲原版，清晰者爲補版（圖 1-084-3）。字迹有新舊之分，舊者爲原版，新者爲補版。

3. 刊刻之工拙

有些版本，原版與補版的刊刻間隔不長，補版葉刻字往往不及原版之佳。

明徐氏東雅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從宋本翻出，清代冠山堂得徐氏版重印，抽换了部分葉面。補版葉版心下方也有“東雅堂”三字，與原版葉相同。逐葉翻檢，其中以歐體字上版，南宋浙刻意味濃厚者爲徐刻原版，字體板滯無神者爲補版。

4. 版框之大小

通常情況下，古書一次刻成，其版框尺寸不會相差太遠。如果在一書中發現部分葉面的版框大小與相鄰葉面差距明顯，其中很可能有補版。

朱學勤《别本結一廬書目》著録的元刻本《農桑輯要》（圖 1-085-1），過去認爲是元印。該書目録第五葉用趙體寫，與全書風格一致，當屬原版；第四葉版框明顯小於第五葉（圖 1-085-2），字體有明正、嘉間風氣，爲明補版，則此本當是明印本。

5. 排版之疏密

當古書的某些葉面的文字排版較相鄰葉面更緊密（或更寬鬆），而這種疏密變化又非剜改造成，則有可能是補版。

宋紹興淮南西路轉運司刻本《史記集解》，經過遞修的後印本卷七《項羽本紀》第八葉排版較他葉爲緊密，小字注每行多達二十八字；而一般葉面小字注每行約爲二十一字，字體也不一致。前者當是補版。前者小注有“《索隱》曰”數條，説明是後人妄增。

6. 字體之繁簡

在古書修補印本中，原版作繁體字的，因鈔胥、手民畏難，一意苟簡，致使補版葉多作簡體。

宋建刻本《新編方輿勝覽》，有初印與後印之别：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爲初印本，上海圖書館所藏爲後印本。譚其驤《論〈方輿勝覽〉的流傳與評價問題》文[①]稱：

---

① 《中華文史論叢》1984 年第 4 輯（總第三十二輯），頁 1。

> 北京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所藏同是重訂本的宋刻本，但並非同一版刻。不僅字體不同，北圖本中的繁體字，上圖本又往往用簡體字，如國作国，雙作双，盡作尽。據此，可以認定，北圖本較早，上圖本較遲；上圖本可能利用了一部分舊版，大部分是重刻的。

按譚說是，後印本作簡體字者多爲後來補刻版。

二、遞修

鑒別遞修印本，首先要確認該印本經過幾次修補。一般來說，遞修本是根據全書補版之多少來區分印本早晚。補版愈多，説明印本愈晚出。

有些古書的書版易手，得版者會再刻上一塊牌記，表明版權爲己所有。後人不知内情，容易誤爲新刻。董真卿《周易會通》，元刻有三種印本：初印本有“至元二年(1336)丙子翠巖精舍新刊”牌記，[①]重修本(圖1-086-1、3、5、7)撤換了不少版片，“總目”末葉有“洪武戊辰年建安務本堂重刊”牌記，[②]遞修本抽换版片更多(圖1-086-2、4、6)。[③] 由於在修補過程中换入新刻版甚多，非將各印本並几而觀，逐葉比勘，難以發現三者原來同出一版。[④]

不少遞修本在補版葉的版心上方記有補刻年月，有學者據此認爲，鑒別遞修本只需看修補標記，一望而知，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首先，修補標記可能刻於原版葉。

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二十一史》，有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重修本，初印本版心上方有萬曆刊刻年款，修補後印本將萬曆年款挖去，補嵌“康熙二十五年重修”字様。這些葉面是萬曆原版，不得因版心年月而認爲康熙補版。

其次，補刊標記可能被挖版削去。

宋衢州州學刻元明遞修本《三國志》，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明正德十年(1515)修補印本《吳書》，是極少見的早印本，卷九第十五葉(《吕蒙傳》)爲補版，版心上方有“弘治三年”字様(圖1-087-1)；卷七第十九葉(《步騭傳》)爲補版，版心上方有“正德十年谷刊”字様(圖1-087-3)。通行之萬曆修補印本中，弘治、正德補版仍在沿用，而版心上方補刊年均已挖去(圖1-087-2、4)。

元大德信州路儒學刻明遞修本《北史》，卷二十八第一葉，早印本版心上方刻有“信州路李刊”字様，版心下方有刻工名“江興甫”(圖1-088-1)，後印本此兩處已被削去(圖1-088-2)。

同屬元大德九路本之一的《南史》，嘉靖元年(1522)修補印本版心上方有“嘉靖元年刊”字様，下方有刻工姓名。到嘉靖十年(1531)，書版又修補一次，主事者將嘉靖元年補版記悉數剷去。

再次，補刊標記可能經人作僞裁割。

宋寶祐五年(1257)趙與簒刻本《通鑑紀事本末》，元延祐六年(1319)，趙刻的書版售與嘉禾學

---

①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之“元刻本”(書號11526)即此刻之初印本，有“元本”、“甲”、“毛子晉氏”等印。至元牌記經人割去。

② 朱學勤《别本結一廬書目》卷一著録之“明本”，“總目”末有此洪武牌記，實爲元刻明洪武修補本。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831482-97)。瞿氏《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著録之元刻，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6678)，與朱藏本印次略同，“總目”後洪武牌記經人割去(圖1-086-8)。

③ 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録》著録之“元元統刊本”，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7263)，即此遞修本。

④ 阿部隆一見到國圖所藏的初印本(書號11526)與重修本(書號6678)，判定後者爲洪武刻，是前者的“覆刻本”，未確。《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頁四一四至四一五。汲古書院，平成五年(1993)。

宫，嘉興路儒學教授陳良弼重印，入明版歸南京國子監，遞有修改。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卷一著録此本，有明唐寅題識，[①]稱“此本無(陳)良弼序，尚是延祐以前印本”，似乎是宋印。但檢核原書，却發現其中已有明正德補版葉，版心上方原有“正德十二年”字樣，爲書估割去。又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有同版另一印本，爲吳石潛故物，有楊守敬跋云：

> 相傳此書板明初又移於南雍，故繆筱翁謂成化中修補，嘉靖、萬曆遞修云云。守敬未見此書修補本，不敢質言，然所見南雍各書有補版者，其字體與原本迥然不同，而亦未有不記補刊歲月者。此本似亦有補刊之板，而字體無大差異，且通無一板記補刊之證。又明代補刊印本，其紙質薄而細，此本紙質粗而有筋，與元刊元印本鄭氏《通志》紙質無二，吾疑此即嘉禾印本，並非出於南監，尤爲可貴也。

按楊守敬的說法，此本當屬元印。覆核原書，發現版心上方同樣經人挖去補版年月，卷七第十六葉有“嘉靖癸亥年”字樣，未經割補，可見至少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的印本，比唐寅藏本更晚出。

以上幾種情況說明，在遞修本中分辨原、補版，僅凭修補標記是不夠的。先根據全書各葉之間字體、版式的邏輯變化規律，對書版作大致分期，再參考書中已有的修補標記，纔是正規的鑒別步驟。當然，最可靠的辦法還是找到初印本或早印本，逐葉比對，進而梳理出印本的漸變次序。

第三節　印本之區分與排次

以上介紹初印本與後印本之間的形式差異，建立在對印本某一具體部位作比對之上。在實際工作中，印本出現的狀況往往更爲複雜。

金榮《漁洋山人精華録箋注》十二卷《補》一卷，清鳳翽堂原刻本，存世有多種印本。將這些印本互相比對，發現其中至少有五處存在差異：

(一) 正文小注。卷二第五十一葉後二行，初印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晚出印本“行”改“待”；卷六第五十七葉第八行，初印本作“李肇《國史補》：太原王，四姓得之爲美，呼爲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圖 1－107－3)，晚出印本改爲“《左傳・昭二十七年》：鱄設諸抽劍刺王，鈹交于胸”。注“鈹音披，劍也”(圖 1－107－4)；卷九第二十三葉第五行，初印本作“庾信《哀江南賦》：游洊雷之講肄”(圖三二左)，晚出印本“肄”改“肆”(圖三二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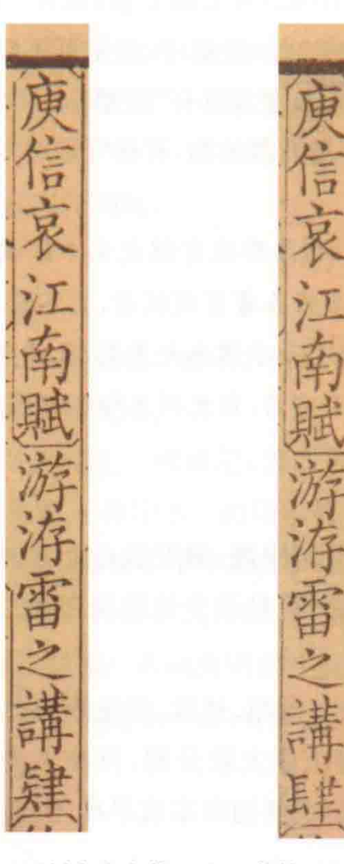
(二) 凡例。早出印本末條爲“讎校字晝，致爲嚴謹，則門人戈泳來游實職其勞，不可没也，因并著之”，晚出印本削去。

(三) 卷一首葉，早出印本爲原版(圖 1－107－1)，晚出印本有補版(圖 1－107－2)。第九行小注“尊漢王爲皇帝”之“尊”字起手二筆，早出印本向下開口(圖三三左)；晚出印本經補版改刻，向上開口(圖三三右)。

(四) 卷端版心下方。早出印本有“鳳翽堂”字樣，晚出印本剜去此三字。

---

① 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754142－83)。



圖三二　原刻本卷九第二十三葉第五行注(局部)

左爲原刻初印本,作"講肄";右爲原刻晚出印本,改爲"講肆"



圖三三　原刻本卷一首葉第九行注"尊漢王爲皇帝"(局部)

左爲中印本,"尊"字上部向下開口;右爲後印戊本,經改刻,"尊"字上部向上開口

(五) 政治忌諱之字句。卷二第三十五葉《蓉江寄牧翁先生》一首,涉及錢謙益事,早出印本詩題有小注三行(圖三四左),晚出印本削去一行(圖三四中),更晚出印本將小注完全削去,詩題三行僅剩"蓉江"二字(圖三四右)。

以上這個例子具有一定代表性:書板經過多次修補,修版改動出現在不同部位,且這些改動並不在同一次修版中完成。另外,這些改動有屬於文字内容方面的,也有屬於形式方面的。區分諸印本之印次及先後,僅從單一部位着眼是不夠的,不妨將各種印本的改動情況列爲表格(見表一),結合印本之新舊,考察其漸變過程。

表 一

異同出現之部位	初印本	中印本①	後印甲本	後印乙本	後印丙本	後印丁本	後印戊本
正文小注三處	未改字	已改字	已改字	已改字	已改字	已改字	已改字
凡例	未删末條	未删末條	未删末條	已删末條	已删末條	已删末條	已删末條
卷一首葉第九行注“尊”字上部	下開口	下開口	下開口	下開口	上開口	上開口	上開口
卷端版心下“鳳翽堂”三字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無
卷二第三十五葉《蓉江寄牧翁先生》題目	小注三行	小注三行	小注二行	小注二行	小注二行	小注二行	小注全删

圖三四　原刻本卷二第三十五葉《蓉江寄牧翁先生》(局部)

左爲中印本，中爲後印甲本，右爲後印戊本

① 鳳翽堂原刻本有一種，附有清乾隆二年刻《續録箋注》一卷，極少見。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書號 11582)，審爲中印本。後印本均無此附刻一卷。

除了修版與補版，區分印本先後的另一個着眼點是缺葉。

書版因貯藏不善而遺失，或因物理損壞而完全報廢，導致整葉文字缺失。修版重印的次數越多，書版佚失的數量也越多。在没有補版的前提下，刷印越晚的本子，缺葉越多。根據缺葉的多少，可排出印本的早晚次序。

元至正元年(1341)集慶路儒學刻本《樂府詩集》，書版入明後移存南京國子監，年久漫漶缺失，存世者均爲明代修版重印者。筆者所見有甲、乙、丙三種印本：

甲本用明正統年間公牘紙印(紙背寫有"正統八年貳月"、"正統拾貳年正月"字樣)，脱目録上葉六十九至七十、目録下葉七至八、四十五至四十六、四十九至五十、卷三葉十一至十二、卷十八葉十七、卷二十三葉二、卷三十葉十一至十二、卷六十二葉九、卷六十七葉五至八、卷六十九葉一至二、卷七十二葉一至二、卷九十五葉五至六，共計二十五葉。

乙本較甲本脱葉多卷九十二葉五至六、卷九十五葉九至十，共四葉。

丙本較乙本脱葉多卷二十三葉一、卷三十二葉十一至十二、卷四十三葉三至四，共五葉。

以上三本，按其刷印早晚排列，應爲甲、乙、丙本。

假設有甲、乙兩個遞修印本，甲本在某一葉面缺葉，乙本該葉完好無缺，並不能必然地得出乙本早於甲本的結論。如果書版只是一時人爲擺放錯誤，在早印時不見了，在晚印時又找出並用以重印，則甲本反而早於乙本。

有些遞修印本在早印時並未對缺版進行補刻，晚印本始有補版之舉，對這種有缺葉的印本應予特别關注。

曹元忠在書坊見到一部明嘉靖南京國子監刻本《遼史》，與通行之明崇禎七年(1634)、清順治十六年(1659)遞修印本對勘，發現這個本子目録脱去第五、第十五兩葉，後印本此兩葉版心上有"萬曆四年(1576)刊"五字，可知這是萬曆以前的早印本，趕忙用白金二十兩向坊賈購歸，並鄭重寫下跋文，列舉後印本因修補不當産生的文字脱誤，以見這一印本的佳處。[①]

---

① 曹元忠《箋經室遺集》卷十，葉十至十二，《明南監本〈遼史〉跋》。民國三十年吳縣王氏學禮齋排印本。曹跋原本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書號 2885)。

第六章　初印與後印(下)

本章將舉例説明雕版的初、後印本與各種寫本之間發生立體關係的情況。此處所説的寫本主要指稿本、抄本、校本三種,稿本、抄本均由手寫完成,當然應歸入寫本。校本的載體可以包括任何版本類型,但其最本質的部分——校筆——仍是手寫的,基於這一理解,我們一般也將其歸入寫本的范疇。

第一節　初印後印與稿本

稿本指未經正式公開發佈的文本,按書寫形式的不同,大致可分爲三種:全文皆爲著者親筆者稱爲手稿本,由他人謄寫、經著者親筆修改者稱爲修改稿本,全文爲他人謄録並經著者認可者稱爲謄清稿本。

手稿本的價值之一,在於能反映著者(或校閲者)創作的原始狀態。刻本在後印時削去的一些文字内容,在稿本中還可以見到,王士禛的《香祖筆記》就是這樣的例子。該書有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本(圖 1-089-1),卷十一第七葉後四行"正"字上十九字留白,五行"巡撫"上剷去二字,六行"諦聽"上剷去一字(圖 1-089-3)。上海圖書館所藏該書之手稿殘本,此條尚存(圖 1-089-2),文字如下(有底線字爲後印本剜去者):

> 羅森字約齋,大興人,順治丁亥進士,舌短語音不正。自縣令累官開府,所至以賄聞。爲四川巡撫,黷貨不已。諸子從容諫曰:"大人位中丞,齒高矣,家已粗給,何必孳孳於此?"羅諦聽久之,答曰:"汝曹何知,多多益善。"

此條文字記録的是當朝權貴的貪腐惡行,康熙刻初印本當不缺文,後印時削去,讀來使人摸不着頭腦。

清光緒十六年(1890)葉氏羊城刻本《秋夢盦詞鈔》,有初印、後印之别。所見初印本經作者葉衍蘭親筆修改,調整文字内容,可視爲修改稿本(圖 1-090-1)。卷一首葉有《疏影》,初印本文字如下:

> 迷蒙月色,照無人院落,清景幽絶。旋旋長廊,曲曲回欄,參差花底吹徹。飛瓊心事憑誰問,只少箇、雛鬟能説。最憐他、翠袖輕盈,冷浸一庭涼雪。
>
> 爲伴嬋娟瘦影,素娥定無寐,耐此孤寂。弱鬢霏煙,纖指生寒,前夢私曾相識。紅樓十二

秋如許，怎訴與、閒愁千疊。算雕籠、鸚鵡聰明，猶記那時情節。

經作者親筆修改後的文字（圖 1－090－2）如下：

迷蒙澹月，照棠梨院落，清景幽絶。旋旋長廊，曲曲回欄，參差露下吹徹。飛瓊綺思憑誰問，只少個、雛鬟能説。想夜闌、翠袖輕盈，淺浸一庭涼雪。

憐取嬋娟倩影，素娥定倚樹，相伴孤潔。瘦攏春纖，暖炙銀簧，冷透瑶階羅襪。紅樓短夢修簫譜，怎訴與、舊愁淒切。算玉籠、鸚鵡聰明，猶記那時情節。

將修改稿本與此刻之後印本對照可以發現，除初印本"算雕籠"之"雕"字未改爲"玉"外，其餘文字均與葉氏所改相同。

王芑孫《惕甫未定稿》，清嘉慶九年（1804）初刻本爲十六卷，後來增刻至二十六卷。所見有作者手稿本，分爲十卷；又見有作者修改稿本，係將一種初刻十六卷本爲底本，封面有"嘉慶戊辰（十三年，1808）重校印本"朱文印（圖 1－091－1），親筆書寫新作，補編目録，增爲二十六卷。卷前有王氏跋語（圖 1－091－2），卷中有王氏以朱筆批示修版或改刻（圖 1－091－3），刻本的舊有卷次、葉次因而發生變動。手稿十卷本、初刻十六卷本、修改稿本、二十六卷增刻本四者形成一個完整的文字漸變序列。

以上三種，將稿本、試印本、正式印本互相參比，有助於我們瞭解著作逐漸修改完善的過程。

有些稿本經過遞次修改，初始的文本與後改的内容同時保留在一個本子上。將這類稿本中不同階段的文字狀態拆解開來，與刻本不同印次的印本對照，可能會發現二者之間存在錯綜的對應關係。

來集之《倘湖樵書》原刻本，學者發現傳世有四種印本：依次爲初印六卷本（圖 1－092－1）、初印十二卷本（圖 1－092－2）、改題《博學彙書》的中印本（圖 1－092－3）、回改題名的後印本（圖 1－092－4），①文字互有增減。筆者所見中印本又可分甲、乙二種，首都圖書館藏本爲甲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爲乙本。乙本較之甲本增刻了幾篇文字。這樣就有了五種印本。該書另有稿本存世，②經過不斷修改、增益，字迹前後不一，可分出前後四種文本狀態。比對二者，發現刻本之五種印本與稿本之四種文本狀態形成交叉對應關係。③ 根據以上結果，可將刻本與稿本之間的關係圖示如下：

---

① 張麗娟《明來集之〈倘湖樵書〉與〈博學彙書〉版刻考》，《中文古籍整理與版本目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附頁 5，廣東中山大學圖書館，201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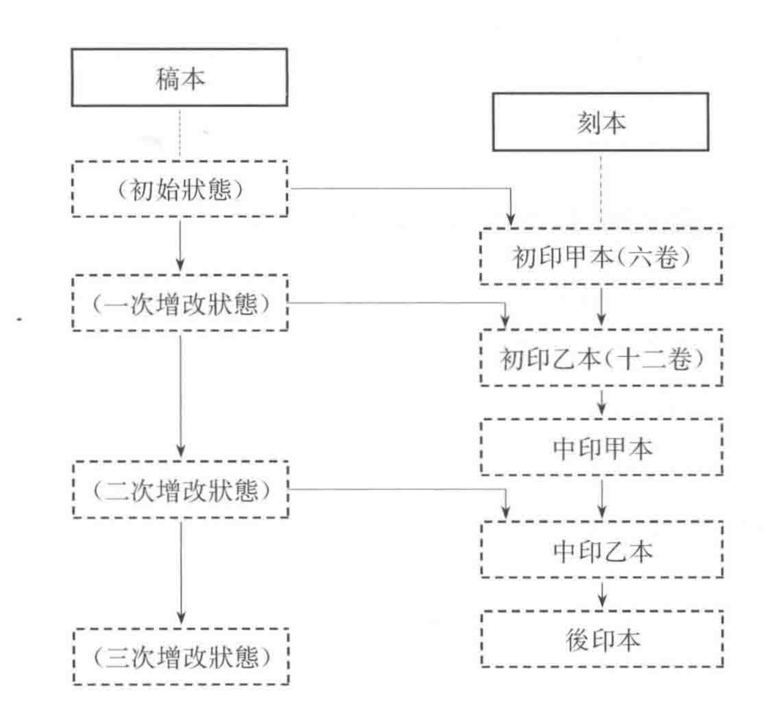
② 此稿本僅存三册，内容相當於刻本之卷四，今藏浙江圖書館。

③ 如《再世爲姻》篇，稿本止於"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句，此爲文本的初始狀態（圖 1－092－5）。取對刻本，初印六卷本文字與之相同（圖 1－092－6）。

稿本作者稍後在此句下增入"孝子傳"一條，止於"然事亦甚異"句，計二百九十八字，此爲文本的第一次增改狀態（圖 1－092－7），刻本之初印十二卷本有"孝子傳"條（圖 1－092－8）。

稿本二次增改，在"孝子傳"條後增入"沂州志"條，止於"州里人咸稱之曰兩世婚姻"句，計一百六十五字（圖 1－092－9），刻本之中印乙本有"沂州志"條（圖 1－092－11），中印甲本無之（圖1－092－10），後印本同中印乙本。

在稿本個别篇目下，還有更晚出的修改，增寫的内容均標有"補"字，此爲文本第三次增改狀態。此次增加的内容並不見於刻本的任何印本，可能未及寫樣付刻。



第二節　初印後印與抄本

中國古書在唐代之前，主要以抄本形式流傳。雕版印刷出現後，刻本逐漸取代抄本成爲主要的閲讀載體。不過，抄本仍與刻本長期並存。刻本有初印、後印之别，與抄本之間形成非直線的關係。大致歸納一下，可分爲以下四種類型：

一、刻本有初印、後印之别，抄本出自刻本的初印本

宋刻本《戰國策》（圖 1－093－1），黄丕烈舊藏，顧廣圻取小讀書堆所藏影宋抄本與之對勘，發現第六卷第四葉首三行，二本文字異同。黄藏宋本（圖 1－093－2）作：

> 楚怒秦合周冣爲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
> 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
> 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抄本第六卷第四葉首三行（圖 1－093－3）作：

> 楚怒秦合周冣爲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鯉
> 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
> 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顧氏據此判斷，宋刻本初印者當如抄本，黄藏爲宋刻之後印本，首三行已經改易。今取宋刻本覆按，該葉第三行有明顯的縱向斷口，應是後印補版所致，顧説當是。

宋刻本《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黄丕烈《百宋一廛賦》著録，所云“一册垂丞相之典型”即指此

本。黄氏又收到舊抄本一册，凡宋本所擠入字，抄皆無之，因疑舊抄從宋刻未修本出。後來陸心源以一影宋抄本刊入《十萬卷樓叢書》，此宋本擠入字，陸本多無之，則所據抄本當亦從宋刻之初印本傳録。①

二、刻本有初印、後之别，抄本出自刻本之後印本

宋末建刻本《後村居士集》(五十卷)，卷一首葉後二至六行，初印本爲《北來人二首》，有“胡運占難久，邊情聽易訛。淒涼舊京女，粧髻尚宣和”等句，元代重印，以語涉違礙，遂加剜削，並以卷四《宿庄家二首》五行故移置，以掩其迹(圖 2－019－3)。此書又有清康熙五十年(1711)南陽講習堂吕無隱抄本，卷一首葉作《宿庄家二首》，可知出自宋刻後印本。

三、刻本出自抄本，有初印、後印之别，初印本文字接近抄本

明嘉靖二年(1523)齊之鸞刻宋王讜《唐語林》，所見已非完書，故初印本僅爲三卷，後印者硬分爲上、下二卷，僞充全本。黄丕烈曾收得一舊抄本，撰有跋語。周錫瓚也將舊抄本與齊刻二卷本對勘，作跋如下：

> 《唐語林》未見完本，見者，齊之鸞所刻上、下二卷爾。今假士禮齋新購舊抄三卷校之，乃知刻本即發源於抄本，行款字形一一相同，惟改三卷爲二卷，以致分卷處有幾頁不對，間有改正誤字，明人刻書妄改，往往如此。刻本中有舊校者夾簽云，“李希烈前一頁缺，别本上中下卷者亦缺二卷廿九號”，似刻本又有一本，或即將三卷本後改二卷。其首卷分門“文學”二字獨細小，重添可見矣。余因將分卷之頁重抄，兼補缺葉，細心校改，以復不全三卷之舊，而刻本之五頁抽出者，仍釘於後，著明刻妄改之非。②

周錫瓚僅從舊抄本推測齊刻初印當爲三卷，後印本妄改爲二卷，並未親見實物。我所見有齊刻初印本(圖 1－094－1)③，取以覆核，發現實際情況確如周説。周跋指出後印者將“文學”一門併入第一卷，在卷端第二行補刻了“文學”二字，字型較細小(圖 1－094－2)。除此之外，二字的字體風格也與原版不一致：原版字體綿軟而略帶癡肥，有正德刊本遺意；補刻二字則字體方板，爲嘉靖朝成熟定型的體式。

四、抄本與刻本出自同一底本，刻本的初印本接近抄本，後印本有校改

宋眉山程舍人宅刻本王偁《東都事略》，有清初翻刻本。宋本字多通古，翻本初印時悉仍其舊，後來版片轉手，校者多從改削。清道光年間，學者錢綺用同樣出自宋刻本的明抄本來校勘，專門撰寫了《東都事略校勘記》，有跋云：

> 王偁《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本爲錢遵王述古堂所藏，見《敏求記》。此本不知何人所

---

① 張元濟《涉園序跋集録》頁一二九，《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年。

② 周錫瓚跋見明嘉靖二年齊之鸞刻二卷本《唐語林》，今藏上海圖書館藏(書號 756348)。此處爲節録，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六收録全文，可參考。

③ 所見齊刻初印本一帙，經何焯批校並跋，分三卷，首卷分門無“文學”二字，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0469)。後印本在重新分卷處爲補刻版，字體板滯，與初刻風格迥異。

刻，大約在康熙中，目録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印記，係宋本原文。稱本眉州人，故書刊於眉。稱書仿《史》、《漢》，字都通古，重刻者悉仍其舊，最爲善本。惜版入俗手，不曉文義，妄加修改。昔於坊友處見初印本，剜改尚少，借以校讎，未及半而售去。今又見舊鈔本，行款字數悉同刻本，知是從述古堂本影鈔，與此本同出一原。又於予友吴子畬處得一本，惟某行二十五字，而校其異同，詳加勘核，摘其剜改之尤謬者，條列於左。宋本及原字之誤亦表出之。乾隆乙卯（六十年，1795），常熟席氏掃葉山房亦曾刊此書，是照已剜之本重刊者，謬誤更多，不足取證。①

這是翻刻初印本文字接近抄本，後印本有校改的實例。

第三節　初印後印與校本

前人從事校勘工作時，會將别本的文字異同標在自己所持的本子上，這個施加了校語的本子稱爲校本。將校本中的内容整理出來，就成爲校記。校勘者所持的本子印次不同，得出的結果也不會一樣。

一、校勘者所持爲初印本

黎庶昌校刻《古逸叢書》，其中《春秋穀梁傳》係以楊守敬在日本所收影宋抄本上版，並由楊氏任校勘之役。楊氏參考了阮元《十三經註疏校勘記》中所載的何煌校本，發現文字間有未合，對此他作如下推測：

余仁仲萬卷堂所刻經本，今聞於世者，曰《周禮》，曰《公羊》，曰《穀梁》。《公羊》揚州汪氏有翻本，《周禮》舊藏盧雅雨家，惟《穀梁》僅康熙間長州何煌見之。然其本缺宣公以前，已稱爲稀世之珍。此本首尾完具，無一字損失。以何氏校本照之，有應有不應，當由何氏所見爲初印本，此又仁仲覆校重訂者，故於何氏所稱脱誤之處，皆挖補擠入。然則此爲余氏定本，何氏所見猶未善也。②

楊守敬在尋找文字異同之緣由時，馬上聯繫到初印與後印，體現出職業的敏感。余仁仲刻初印本今藏臺灣“故宫博物院”，學者據以勘對《古逸叢書》本，證實了楊氏的説法。③

二、校勘者所持爲後印本

宋淳熙間龍舒郡齋刻本《金石録》，傳世有二帙，一爲三十卷足本，趙世暹從甘氏津逮樓收得，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圖 1－095－1）；一爲不全十卷本，馮硯祥舊藏，後輾轉歸潘祖蔭，今藏上海圖書館（圖 1－095－2）。潘本經翁方綱、姚元之、汪喜孫等學者校勘，並撰有題記，潘氏《滂喜

---

① 錢綺《東都事略校勘記》自序，《適園叢書》本。
② 楊守敬《春秋穀梁傳》跋，見《古逸叢書》本卷末。
③ 張麗娟《南宋建安余仁仲刻〈春秋穀梁傳〉考》，《版本目録學研究》第一輯，頁 100—112。

齋藏書記》已備載無遺。張元濟持甘本對照《潘記》中諸人題記，發現多有不符：卷十四《漢巴官鐵量銘》，翁校題下"韓暉仲"，此作"韓注仲"；甘本却作"韓暉仲"，不作"韓注仲"。卷十五《漢州輔墓石獸膊字跋》，姚校"天禄近歲爲村民所毁"，"天"作"夫"；甘本却作"天"，不作"夫"。卷十六《漢車騎將軍馮緄碑跋》，翁校"以謡言奏河内太守"，"謡"，此作"誣"；甘本却作"謡"，不作"誣"。卷十八《漢司空宗俱碑跋》，汪校引"官秩姓名"四字，甘本"官秩"字下、"名"字上却無"姓"字。[①] 對此，張氏並未給出合理解釋。學者對照甘本與潘本，指出二者實爲一版摹印，甘本爲初印本（圖1-095-3），潘本則屬重修本（圖1-095-4）。[②] 這一發現，對於破解張氏的疑惑很有幫助。對照宋刻本可知，潘《記》諸人所標舉的幾條異文，均爲宋刻本後印時修版改刻所致。

三、印本與校勘異文之解讀

在前人校本中，兩位校勘者的校勘成果或有互異之處，遇到這種情況，應考察他們所持印本的印次是否有所不同。

《金石録》另有清初南陽講習堂吕無黨抄本，係出自宋刻之初印本，張元濟據以影印入《四部叢刊續編》。張氏從鐵琴銅劍樓借得顧廣圻手校本讎對，將顧校異文列爲《校勘記》附於末。卷十一《季娟彝銘》，"余以謂學古文當以彝鼎間字爲法"，顧校："謂"下增"學者"二字。注"錢本（當指錢罄室本）無"。卷十四《漢巴官鐵量銘》"以此知爲明帝時物也"下，抄本有"此銘王無競見遺"七字，顧校："七字全删去。"卷十七目録"漢藁長蔡湛碑"下，顧校："碑"下增"漢蔡湛碑陰附"六字注。卷二十《晉南鄉太守司馬整頌》"就統宛都"，顧校"就"字抹去，注"錢本有"。今查上舉顧氏校出之異文，悉同潘本；顧氏提及的錢本文字多同甘本。説明顧氏所據者當爲宋刻之重修本（潘本有顧廣圻印，可爲旁證），錢本則出自宋刻之初印本。

前代學者在其校本中留下的研究結論，有些是他們對諸本異文的揭示，爲我們今天考查版本提供了線索，可以參考；另一些屬於他們對版本文字異同之由的推想，不一定都與事實相符，其中有主觀武斷的成分。提高對版本印次的意識，有助於我們合理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

宋余仁仲萬卷堂刻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有清道光四年（1824）汪氏問禮堂翻刻本。鐵琴銅劍樓瞿氏收得余仁仲本，與汪本對勘，發現汪本有譌脱，比如隱公元年"所見異辭"節《釋文》"《説文》大也"，汪本"大"誤"式"；桓公元年"宋始以不義取之，不應得，故正之，謂之郜鼎"，汪本脱"不應得故正之"六字，[③]瞿氏認爲這是汪氏翻刻不審所致。近年學者研究發現，余仁仲刻本有初印、後印之别，初印本有譌文脱字，後印本修版校改。瞿氏所持者爲一後印本，文字較爲完善；汪氏翻刻所據爲一初印本，其譌脱多是底本所固，並非翻版失誤。[④]、

元皇慶元年（1312）陳氏餘慶堂刻本《宋季三朝政要》，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卷六著録。陸氏取通行的清代張海鵬《學津討原》本、錢熙祚《守山閣叢書》本校勘元本，稱張本卷五"劉槩引兵出城，累戰不利，乃以城降"下脱"通判郭君"云云八十六字；錢本"王良臣迎降其時王宗洙"下脱"充大府寺簿續除兵部郎官奉使福建即非王宗洙"云云二十字，均非善本。實則元刻本有初印、後印之别，上舉兩段文字爲初印本所無，後印本增入。陸氏所持的是後印本，有這兩段文字；張本、錢

① 張元濟《涉園序跋集録》頁一五八。

② 陳先行《打開金匱石室之門：古籍善本》頁94，《宋安徽刻本〈金石録〉》。

③ 詳瞿氏所列校勘記，《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五，頁一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④ 張麗娟《宋余仁仲萬卷堂刻〈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的兩個印本》，《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4期（總第75期），頁70—75。

本没有這兩段文字,也許説明它們輾轉出自元刻初印本,不見得一定是脱文。

清道光祁寯藻刻本《説文解字繫傳》,依據他從顧廣圻家訪得之影宋抄本,以及他從汪士鐘家訪得之宋槧殘本十卷,摹刻於江陰。祁本一出,即被視爲小徐本真面重現,風行海内。道光二十三年(1843),王筠借大興朱筠家藏抄本以校祁刻,發現諸多異同,爲此撰寫長跋,指顧藏影宋抄本並非真出宋本,而是經過顧氏的僞造與私改。此説一出,令顧廣圻實事求是、從不欺人的學術品質備受質疑,可説所關匪細。這一學術公案長期懸而未決,直到民國二十年(1931),王獻唐還在《説文繫傳三家校語抉録》文中提供證據,[①]對王筠的説法表示異議。限於當時條件,該文並未盡釋羣疑。

今查祁本的書版曾經苗夔等人多次修改,傳世印本至少有八種,文字各異,其中有四種未附入《校勘記》,按照時間先後,依次稱爲初印甲本、乙本、丙本、丁本;有四種已附入《校勘記》,依次稱爲後印甲本、乙本、丙本、丁本。將八種印本的異文列爲校記,則祁本的文字何處先改,何處後改,每次改動了幾處,都可以逐一落實了。在各印次中,以後印乙本文字的改動幅度最大,較之後印甲本修改多達百餘處。王筠跋指責顧氏"或以大徐本補之,或以羣書所引補之,或以先輩校語改之",將這三項指控對照祁本,發現每項均有一些實例是挖改後印所致。顧廣圻卒於清道光十五年(1835),而祁本刻於道光十九年(1839),開刻已在顧氏身後,改刻當更晚出。以上幾項錯誤多是後來改刻纔出現的,王筠爲何會怪在顧廣圻身上呢?原來,王筠當日所持的本子恰好是改動最多的後印乙本,[②]但他一開始未予注意,誤以爲手中這個祁本忠實反映了顧藏影宋抄本的面貌。後經人提醒,纔有所醒悟,連忙追寫一跋,部分糾正了前跋之失。

以上所舉的例子,都是初、後印本與寫本之間發生關係。順便説明,初、後印本還會與其他類型的晚出版本(比如石印本、排印本等)構成相互照應關係:

首先,這些晚出版本可反映出底本的印次。比如民國十七年(1928)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李太白文集》,所據爲清康熙繆刻初印本;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華書局排印入《四部備要》的《古文辭類纂》,所據爲清光緒李氏求要堂刻後印本。

其次,刻本的多種印本並未全數留存下來,而有些晚出版本恰好可補足現存印本鏈條上的缺環。比如張之洞《書目答問》,清光緒二年(1876)四川刻本,後印本《略例》首葉版心下刻工爲"陳長安",初印本爲"侯玉堂",二本文字有别。今原刻初印本已無覓處,賴有清光緒上海蜚英館石印本,始得見其面目。

再次,有些晚出版本可提供刻本後印校訂的資料。比如清光緒李氏求要堂刻《古文辭類纂》,後印本李承淵《校勘記》稱景差《大招》篇"爰謝",各本皆作"受謝",此處爲蕭穆校改,未知所據,但蕭氏已歸道山,無從質證。民國七年(1918)上海會文堂書局據李刻後印本石印,末有胡文楷附記,説李氏"最後栞本"已找出改正依據。[③] 這條附記提供了李氏校勘的最後成果,於學者爲有益。

① 《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第一集第一期"校勘類",頁1—70。

② 此本爲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祁寯藻托張穆轉贈王筠者,經王氏親筆批校,有王氏手跋及陳慶鏞手跋。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05245)。

③ 會文堂書局石印本《古文辭類纂》末附胡文楷《覆校勘誤表》一葉,有附記云:"景差《大招》篇'爰謝'條云云,兹據李時泉先生最後栞本札示書眉曰:'此條嗣考係《文選·西征賦》'孟秋爰謝'句下李善注引《楚辭》'青春爰謝',據爲改正也。'"

第七章　刻印之結合研究

同一副版片因爲刷印有早晚,衍生出數種互異的文本,與之相聯繫的版本總是指向該刻本的某一印本,因此,有必要將二者結合考察。本章陳述原刻與翻刻之間發生非直線關係的四種類型,推而廣之,這些關係類型同樣可能發生在初刻與重刻之間、甚至發生在不同書的印本之間。

第一節　原刻與翻刻之關係類型

翻刻與原刻之間由於印次不同而產生的繼承關係,大致有以下四種類型:

一、原刻本有初印、後印之别,翻刻本文字接近原刻初印本

明萬曆七年(1579)門無子刻《韓子迂評》,從元何犿本出,初印本(圖 1 - 096 - 1)《和氏》、《奸劫弑臣》、《説林下》、《内儲説下》四篇脱文,萬曆十一年重修本(圖 1 - 096 - 2)根據萬曆十年趙用賢刻本補足缺文,訂正文字,並加入陳深《重校韓子迂評引》一篇,目則仍何本爲五十三卷。[①] 明翻本(圖 1 - 096 - 3)《和氏》等四篇未補入,因爲採用了原刻初印本作爲底本,翻本的文字内容也相應地帶有缺陷(圖 1 - 096 - 4 至 6)。

仇兆鼇《杜詩詳註》,刻成後續有增改,形成多種文本:初印本卷二十五末有《杜律重寶辯》,後印增訂甲本無《杜律重寶辯》,增刻陸游《東屯高齋記》至左峴《成都草堂記》四條,再後印的增訂乙本又增刻《附編》二卷。附編下卷《杜詩補註》末有仇氏自記云:

> 註杜始於己巳歲(康熙二十八年,1689),迨乙亥(康熙三十四年,1695)還鄉,數經考訂。癸未(康熙四十二年)春日,刊本告竣。甲申(康熙四十三年,1704)冬,仍上金臺,復得數家新註,如前輩吴志伊、閻百史,年友張石虹,同鄉張爾可,各有發明。辛卯(康熙五十年,1711)致政南歸,舟次輯成,聊補前書之疏略,時年七十有四矣。[②]

附編下卷《諸家論杜》末有仇氏記:

> 諸家評論,已載各章之末,其統論綱領及連釋字句者,又附紀此編,庶廣前編所未備耳。癸巳(康熙五十二年,1713)歲,兆鼇記。

---

① 張覺《〈韓非子〉版本源流述略》,《古籍整理與研究》第七輯,頁 23。

②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頁 262—263,《杜詩詳註》條(郭立暄稿)稱後印本未見此記,殊爲失檢。在此謹作糾正。

此書有芸生堂、大文堂翻刻本，前二十五卷從原刻初印本出。

張伯行《濂洛關閩書集解》，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福州正誼堂刊，有初印、後印之別，後印本抽换了部分書版，字句有删減，[1]注文有加詳、[2]有削改。[3] 内容取捨之間，包含了作者義理詮釋的策略考慮。據《張清恪公年譜》，康熙五十二年(1713)八月，張氏以是書進呈，冬十一月更加訂正，再次奉表進呈。則此書之改訂重刻不晚於康熙五十二年。通行之同治五年(1866)刻《正誼堂全書》本，係從原刻初印本翻出。

二、原刻本有初印、中印、後印之别，翻刻本文字接近原刻中印本

明萬曆間方于魯美蔭堂刻本《方氏墨譜》，初印本卷一目録末葉有"歙黄守言刻"一行(圖1-097-1)，中印本僅存"守言刻"三字(圖1-097-2)，後印本則"守言刻"三字一併失去(圖1-097-3)。[4] 中印本内容有所增益，卷四第二十五葉，初印本爲"清暉照海月"，中印本該葉爲"丹淵玄蚌"，"清暉照海月"移至第四十三葉，又增入"玄海效珍"，爲第四十四葉。此書有明翻刻本，汪道昆《方于魯墨譜引》末題後，翻本有"鄣郡澹白生吴萬化訂梓于西藏書室"一行(圖1-097-6)，爲原本所無(圖1-097-5)。翻本卷一目録末葉作"守言刻"(圖1-097-4)，卷四所增内容與原刻中印本同，可知從中印本出。

三、原刻本有初印、後印之别，翻刻本文字接近原刻後印本

清康熙間顧嗣立秀野草堂刻本《温飛卿詩集》，刷印行世後，發現有錯誤。卷四第二葉"宋雲"注，初印本引《晉書・天文志》"宋雲如車"及沈約《宋書》(圖2-080-5)；後印本校修，改用《傳燈録》魏使宋雲葱嶺見達磨事(圖2-080-6)。清代幾種翻刻本此注均用《傳燈録》的典故，繼承了注釋更爲準確的文本。

清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原刻初印本卷十一第十一葉九行《曹全碑》"封弟叔振鐸于曹，因氏焉"(圖2-094-3)，後六行"位不副德"，後印本"曹"後增"國"字(圖2-094-4)，"位"前增"是以"二字。翻刻本兩處脱文均已補入，知從原刻後印本出。

清乾隆鮑廷博、鄭竺刻本《庚子銷夏記》，印行後文字又作過多次調整：初印本卷四末有丙子二月五日身山居士(夏璜)跋，又有辛巳二月望後余集識語(圖2-089-3)；中印本剷去此二跋，改刻在卷八之末(圖2-089-4)，文字異同；後印本卷二《王蒙靈石草堂圖》、卷六《歐陽詢心經》兩篇又有增改。清後期翻本從原刻後印本出。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汪氏欣託山房刻本《十六國春秋》(圖1-098-1)，有初印、中印、後印本之别：初印本有乾隆三十九年汪日桂序(圖1-098-2)；中印本汪序時間改刻爲乾隆四十一年(圖1-098-3)，後印本汪序又改爲乾隆四十六年(圖1-098-4)。中印本汪序較初印本文字删

---

[1] 如《周子》，初印本張序"濂溪周子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後印本作"生於孔孟千五百年之後"。

[2] 如《太極圖說》首句"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初印本注"無極猶言無形也"，後印本注"此一節明道體之本然未始有物，而實所以宰乎萬物也。無極猶言無形也"；《程子》卷二，"程子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一條下，初印有小注五十字，後印本有小注二百二十一字。

[3] 如《通書》，初印本列爲四十章，後印本删成二十四章，注云："此書舊本四十章，高簡淵愨，非後學所能驟窺，今擇其明白簡易、喫緊爲人者，重加編次，纂集疏解，共二十四章。非敢妄爲節删也，取其便於學者之誦習云爾"；《張子》，初印本《正蒙》選録五十八章，後印本選録二十章。

[4]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頁178，《方氏墨譜》條(陳先行稿)。

繁就簡，[①]清末會稽徐氏述史樓據以翻刻(圖 1－098－5)，有乾隆四十六年序(圖 1－098－6)，係從原刻後印本出，繼承了定型的文本。

刻本多次刷印後，版片脱失是常有的事，如果不加補刻，後印本會缺少幾葉文字。以這樣的印本爲底本，文字便不免存在缺陷。明嘉靖十年(1531)傅鳳翺刻本《吕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七《烝民》第六章"鄭氏曰：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能"，此下後印本缺失兩版，萬曆刻本也跟着脱文。元至正平江路儒學刻本吴師道補正《戰國策》，卷十第十一葉，後印本脱失一板。明末葛氏永懷堂翻刻本在該處添補文字，並注："僅十二行，尚不足八行"，也是出自原刻後印本。

有些翻版出自原刻之後印本，由於對底本之缺點認識不足，結果造成令人失笑的錯誤。來集之《倘湖樵書》清康熙原刻，前有蕭山毛奇齡序，序末鐫有"毛奇齡印"、"大可"二木記，後印本此葉斷版，在"毛奇齡印"之"毛"字篆文上造成一道横向貫穿的裂紋(圖 1－099－1)。此書有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來廷楫翻刻本，"毛奇齡印"之"毛"字刻成横向連筆(圖 1－099－2)。我懷疑，翻版依據的毛序出自原刻後印本，手民不識篆文，將底本的裂紋認作實有的一筆照刻了。

四、翻刻本有初印、後印之别，初印本文字接近原刻本，後印本有校改

清康熙繆曰芑雙泉草堂刻本《李太白文集》，從宋蜀刻本翻出。所見有黄紙的初印本，與後印本文字違異處不少，開卷第一葉第五行"七世爲庶"(圖 2－002－2)，後印本改爲"五世"(圖 2－002－3)。是書宋蜀本作"七世"，可見繆刻初印本更接近原本面貌。

清雍正汪亮采刻本《司馬氏書儀》，從宋刻本翻出。初印本卷二第三行"冠儀"，研香書屋後印本"儀"改作"義"；第六行"此謂失禮求爲野者也"，後印本改作"禮失求諸野"。是書宋刻本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12344)，文字與汪刻初印本同。

清光緒淮南書局刻本宋郎曄《註陸宣公奏議》(圖 1－100－1、2)，從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江西巡撫汪氏刻本翻出，印本流通後，校勘者發現嘉靖本頗有脱誤，訪得更早的元至正翠巖精舍刻本來勘對，但元刻本文字仍有缺陷，又以《全唐文》並注内所引書傳原文校修文字。卷一《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注，初印本爲"文帝欲徙士家丁萬民"、"帝甚盛"兩處文字(圖 1－100－3)，後印本改作"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户"、"帝意甚盛"(圖 1－100－4)。

以上介紹的原刻與翻刻，二者之中僅有一方出現印本差異，另一方的文本固定不變，這只是最理想的設定。實際的情形可能要複雜得多：原刻與翻版會同時具有不同印次的分别，二者之間會形成以上關係類型的疊加，其間也許又包含了刊刻者之間的互動。遇到這樣的例子，即使是富有經驗的學者，也會陷入迷局。

陸龜蒙《笠澤藂書》，清代有顧、陸二刻，各有初印、後印之别，共形成四種印本，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再三作跋，結論却完全錯誤。秦更年與吳庠反復推勘，認識進了一步，而猶有賸義，[②]直至王欣夫纔弄清其中的來龍去脈。[③] 這樣的例子提醒我們，在進行文本研究時，須對印本之間關係的複雜性保持清醒認識。

---

① 如初印本序開篇有"《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國史"二十四字；"於是一二愛奇嗜古之士，窮搜冥索，每以不及見鴻書爲缺憾"句下有"蓋菽粟人所朝夕餐者"云云四十九字，"余敝簏中舊弆《十六國春秋》一書，計一百卷"句下有"暇時留意批閱"云云一百九十字，中印本删去。初印本"案書以'春秋'名者"云云一百二十一字，中印本改作"五代以後以'春秋'名者，其類尤賾，今者書或在或亡，亡者或僅存其目"，計二十七字。後印本汪序文字較中印本稍有改易。如中印本汪序第二葉第二行"迄今又百餘年矣"，後印本改作"迄今幾二百年矣"。

② 楊成凱《清代版本散論》對此有説，《文獻》2004 年 4 月第 2 期，頁 225—226。

③ 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庚辛稿卷四，頁二四四，《笠澤藂書》跋。

第二節　重刻與印本差異

重刻會對初刻之内容進行重新編次，一般認爲，它與初刻本文字不是一回事。不過，即使是重編，也需要一個現成的底本作爲基礎。重刻本身會有初印、後改的差别，因此，發生在原刻與翻刻之間的關係模式，同様可能出現在初刻與重刻之間。

汪中《述學》，有清汪氏問禮堂初刻小字四卷本，有阮元重刻二卷本，收入《小琅嬛僊館敘録書》，通行者爲汪喜孫重刻本。取阮刻本與兩種汪刻對勘，發現阮本文字多同汪氏初刻本，間有幾處文字同汪氏重刻本，又都採用了擠刻的辦法（詳下表）。

附　表

卷	葉	行	篇名	汪氏初刻小字四卷本	汪氏重刻六卷本	阮刻二卷本
内篇一	二	六	釋闕	十有七者，異名而同實	六	六
	三	五	釋三九中	祭儀褋記	禮器	祭儀
	四	四	明堂通釋	四塞九□之國	采	采
	四	九		六玉	設六玉	設六玉（擠刻）
	四	十一		於南門外	禮日於南門外	禮日於南門外（擠刻）
	四	後二		其在幕人者曰	掌次	掌次
	四	後三		其在掌次者曰	掌舍	掌次
	四	後六		各放其方之色	器	器
	六	三		乃位五宫：太廟、大室、宗宫、考宫、路寢、明堂	無"大室"二字	大室
	六	三		設移、旅	旅楹	旅楹（擠刻）
	八	後四		此十二紀，本逸周書非月令篇	無此八字	有此八字
	九	後一		則無以爲朝聘饗鯀之所	食	鯀
	十三	後十	婦人無主答問	"引衛次仲"下無小注	下有"次當作敬"四字小注	下無小注
	十四	四		於是爲褻	事	是
内篇二	一	九	玎文正	微仲子稽稱宋公	之子	子
	一	後二	釋連山	似山出雲也	内氣	雲
	四	五	左氏春秋釋疑	滅江及六、蓼	無"及"字	無"及"字
	六	十一	居喪釋服解義	《漢書・歷律志》引《伊訓》	律歷	歷律
	八	九		四年三月，陳惠公卒	二	二
	十一	二	古玉釋名	大圭不琢	瑑	琢

續 表

卷	葉	行	篇　名	汪氏初刻小字四卷本	汪氏重刻六卷本	阮刻二卷本
内篇三	一	四	墨子序	書多誤字	其書多誤字	書多誤字
	一	八		"晉荀偃"下注"襄十五年"	四	四
	二	四		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述	似	爲
	二	後九		斯已枉矣	過	枉
	五	六	賈誼新書序	叔于奚救孫桓子	叔孫	叔孫（擠刻）
	八	七		則賈生自五年以後皆在梁	六	五
	九	十三	石鼓文證	"馬定國之說，今不得其詳"上，無"編修之言，本于馬定國"九字	有此九字	無此九字
外篇	一	七	京口建浮橋議	元至正九年，伯顏爲浮橋于石簞	元	正
	六	六	大清故高郵州學生賈君之銘	五月乙亥，經宿而卒	一	經
	七	五	大清誥授通議大夫湖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馮君碑銘	鉤心孔棘，附首汗顏	鈎，焚心	鈎，附首
	十三	後五	伯牙事考	而《韓非子·難勢篇》正作鍾期	見難	難勢

由此可知，阮刻本有初印、後印之别，初印本文字同汪氏初刻本，後印本經過修改，我所見的阮刻是後印本。後來的《學海堂經解》本出自阮本，已有擠刻入的文字，說明其依據的也是阮刻後印改字本。

姚鼐《古文辭類纂》先有康、吳二刻，文字互異。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李承淵求要堂重刻此書，以吳刻作爲底本，又據姚氏晚年定本加圈點，並附句讀，頗便初學。李刻有初印、後印之别，正文有挖改。清光緒三十二年，李氏又附入《校勘記》一卷，印本也有詳略之異。[①]《校勘記》前有丙午年李氏識語，早印本文字簡短，晚印本有增改，[②]說明李刻先後經蕭穆、吳汝綸、李承淵校勘修版。結合《校勘記》，比對李刻之不同印本，可瞭解該書如何逐步擺脱吳刻，成爲一個更精善本子的全過程。

第三節　他書與印本差異

在文獻整理過程中，將刻與印二者結合研究，這一方法不僅適用於查尋同書之間、也適用於

① 黄永年、賈二強編《清代版本圖録》卷五，葉九四。

② 晚印本《校勘記》前李氏識語云："承淵校栞此書，類在公務之餘。精力弗逮，且寓所藏書不多，凡有所疑，一時難得善本互證，未免因仍闕疑。老友蕭君敬孚，博學多聞，頗邃攷據。相與揚搉，雅有裨補。辛丑夏，以漕運北上，攜至京師，復就正於吳摯甫京卿，慨爲審覈一過，良多匡益。然近年反覆細勘，猶正譌不少。校書如掃落葉，信哉斯言！顧是版成後，數數刓改，固與吳、康二刻大有逕庭，即前後印行，亦頗殊異。讀者執此議彼，不無滋惑。今當奉諱家居，偷閒歲月，用將歷次校正諸條，與夫各書沿誤經先哲攷訂不便盡改者，字之異同互有精善可兩存者，撮其大要，臚載依據，坿栞本書之後，俾讀者檢證而自擇焉。丙午秋記。"（底線部分爲晚印本增入文字）。

異書之間的文本繼承關係。

蔣汝藻密韻樓曾收藏了一部宋淳熙四年(1177)撫州公使庫刻本《禮記》,爲修補後印本,計存八卷一百三十六葉,其中僅八葉爲淳熙四年原刊,其餘均爲宋時補版,前後有十次之多。王國維將蔣藏撫州本與清張敦仁刻本對勘,發現文字異同,再與宋刻諸本參照,得出結論:撫州本在修補過程中曾據别本改字。① 這當然是事實,不過,别本之中有一種南宋建安余仁仲萬卷堂本,它與撫州本之間或許還有别情。

余仁仲本《禮記》附有陸德明《釋文》,而撫州本無之,從内容上説,二者不是一部書。從版本上説,二刻不是一個版本。但二刻均有初印與後印的分别,且文字相互影響。余刻初印本卷九"崇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後印本"崇鼎"後增"貫鼎"二字;卷十四"謂禪舜、封禹、稷等也"句下,後印本增"能刑,謂去四凶"六字;"思其居處"句下,後印本增"思其笑語"四字;"故樂也者,動於内者也"句下,後印本增"禮也者,動於外者也"八字,這些改動,均與撫州本同,説明余仁仲本(後印本)曾採納過撫州刻初印本文字的長處。

撫州刻初印本卷四注"并四十九",後印本"九"作"六";初印本"丁亥万用入学",後印本"用"作"舞",與余仁仲本關係密切。所見之余刻初印本,卷四注作"并四十九",後印本"九"改爲"六";初印本作"丁亥万用入学",後印本"用"改爲"舞"。這些改動,與撫州本恰好相映成趣。這或許説明,撫州本(修補後印本)又曾據余仁仲本(後印本)校正過文字。

假如甲本的内容後來被整體(或局部)收入乙書,而甲本又因印刷先後而有文字差異,則乙書的文本往往會明確地指向甲本的某一印次。下面舉兩個例子。

明正德王鏊刻本《孫可之文集》,有初印(圖 1 - 101 - 1)、後印之别(圖 1 - 101 - 2),卷五《龍多山録》,"樵起辛而遊"初印本"辛"誤作"未"(圖 1 - 101 - 3),後印本補版,又誤作"來"(圖 1 - 101 - 4);卷九《文貞公笏銘》,初印本題下無注,後印本補版,增入小注"並序"二字;《潼關甲銘》,"今者關禁弛而不幾",後印本"幾"作"譏"。清嘉慶内府刻本《全唐文》收録孫樵文,上舉三篇見於第七百九十四卷,檢對異文,發現《全唐文》所録均同王刻後印本,由此推知,編纂者當時依據之底本是明正德王鏊刻本,且是一個已有補版的晚印本。

來集之《倘湖樵書》十二卷,清康熙原刻本有初印、中印、後印之别。書前毛奇齡序係據毛氏手書上版。毛序第二葉第三行,初印本作"今年夏,從海上還里"(圖 1 - 102 - 3),中印本改爲"在京師旅邸",後印本同中印本(圖 1 - 102 - 4);第五葉後一行,初印本作"予方幸先生之謝,可藉之仍聆談議"(圖 1 - 102 - 5),中印本改爲"予方悔先生之謝,不能朝夕聆談議",後印本同中印本(圖 1 - 102 - 6)。後改之字也出自毛氏手書,因此可以認爲這些更動是毛氏本人作出的。此序後來收入毛奇齡《西河合集》,見於清康熙毛氏自刻本"序目"第十四卷,編纂者依據之毛序爲早期文本,與《倘湖樵書》來刻初印本同。

前人研究專著中的一些具體結論,也與印次相關。推求一下印本的來源,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南史》卷四《齊本紀》宋帝《九錫文》"乃者袁鄧構禍,寔繁有徒",元大德十年(1306)廣德路儒學刻初印本作"袁鄧",明嘉靖十年(1531)修補印本"鄧"字挖改爲"劉"(圖 2 - 024 - 5)。通行之毛本、殿本從元刻後印本出,均作"袁劉"。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五有"袁劉"一條(可見他所據本也作"袁劉"),指袁、劉爲袁標、劉延熙。張元濟在依據元刻初印本,對王説提出質疑。他認

① 蔣氏《傳書堂藏善本書志》頁 2655,王國維稿,收入《王國維先生全集續編》第 7 册,臺北大通書局,1976 年。

爲，在此段文字所反映的叛亂中，袁顗、鄧琬爲首犯與謀主，而袁標、劉延熙不過是“後來響應之輩”[①]，故當以“袁鄧”爲是。若非對源頭版本的印次上作一番考察，王鳴盛的這一失誤不易被發現。

近年學者發現，《四庫全書總目》中一些考訂失當，也與館臣使用的印本有關。如《吳越春秋》徐天祜注，舊本前序後有“郡人前進士徐天祜受之序”一行。明萬曆十四年(1586)馮念祖刻本有楊爾曾後印本，較常見。還有一種更晚印本，極少見，序文脱去末二葉，又補刻末葉，題“古史氏二酉主人題于留餘艸堂”，致使徐氏姓名一行失去。館臣據馮刻更晚印本撰寫提要，乃稱本書“前有舊序”，“然不著姓名”，經過一番考證，仍然下了“不知序出誰手耳”的斷語。[②] 又如來集之《倘湖樵書》與《博學彙書》，實爲同一部書，且爲同一版片不同時期的印本，當是彼時翰林院有一書之兩種印本進呈，館臣未察，將其作爲兩種書收入《存目》，分别撰寫提要。[③]

刻印之結合研究，法甚簡而理甚淺，學者執此，可以探版本之妙用而盡其能事。在從事文獻整理工作過程中，應提倡多用這一方法。

---

① 張元濟《涉園序跋集録》頁八〇。

② 張覺、黄吉輝《上海圖書館所藏〈吳越春秋〉善本可解〈四庫提要〉難懂之謎》，《圖書館雜誌》2014 年第 7 期，頁 90—92。

③ 沈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頁 1141，《倘湖樵書》條(張麗娟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

第八章　刻印研究與古籍整理方法之改進

將古書的刻與印二者進行結合研究，這一做法之必要性已被證明。本章試圖説明，這一做法的推出，對傳統的古籍整理方法提出了新要求。具體表現爲操作規範之建立應更完善，版本源流優劣之考察對象應更全面，版本體系之劃分應更細緻。

第一節　操作規範之建立

刻印研究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傳統的操作規範。有些規範過去没有，如今應當建立起來；有些規範過去有，但强調不夠，如今應加以確認和細化。在此提出三條，供大家參考。

一、討論某一文字特殊且少見的刻本，應提供來源與證據

刻本之翻版既多，印本又層出不窮。過去受到傳統目録形式的限制，它們往往被籠統表述爲某一刻本的複本。對這些本子，有必要交代收藏單位及索書號，必要時還應配發書影。這樣做的好處，是方便後人覆核。

一些過去見重藝林的本子，傳至近時，尤極難得。明嘉靖江藩刻本《墨子》，傳世印本尚多，書前白賁序末結銜多爲"江藩七十七翁白賁柄於勅獎孝友樓書"。但吴毓江收藏了一部初印本，此序多出一葉，末署"嘉靖丁巳歲中秋江藩白賁拱柄書於勅獎忠孝樓"，這條記録有助於判定版本，極爲重要。此初印本被吴氏記入《墨子校注》，自此杳無蹤迹。假如當時吴氏爲此序配發了書影，可省却今人多少渴想與遺憾。

二、校勘修補印本，應注明異文之所在位置及性質

評價某一版本的文字優劣，涉及對於出版者責任歸屬的認定。孰爲原版之失，孰爲挖改、修補之誤，整理者均應逐一記録，不能含糊其辭。

《樂府雅詞》三卷《拾遺》二卷，以清嘉慶秦氏享帚精舍刻本最爲通行(圖 1－103－1 至 2)。秦刻有初印、後印之别：卷上李元膺《驀山溪》，"今日祖西城，更忍把，一杯重勸"(圖 1－103－3)，後印本"忍"作"恐"(圖 1－103－4)；"腸共危絃斷"，後印本"腸"作"揚"；"便是古都春，應醉戀，曲江亭館"，後印本"應"作"庭"。曹元忠曾取朱彝尊傳抄本和明抄本與秦刻對校，發現秦刻多臆改之失，提出批評。[①] 但當他

---

① 曹元忠《箋經室遺集》卷十三，葉五至六，《秦刻〈樂府雅詞〉》跋。

從友人朱孝臧處得知,秦刻後印本有幾處修版錯改,連忙在校字旁注明,[①]這種嚴謹不苟,正是校古書者所應有的態度。

劉承幹收得一部宋淮南東路轉運司刻本《史記》,認爲蜀刻大字本,據以翻刻,延王舟瑶撰《宋蜀大字本〈史記〉校勘記》。此宋刻有初印與修補之别,劉氏、王氏所見爲一經元明遞次修補的後印本,有不少錯字。檢對王書,發現其中所列之宋本錯字幾乎全出於後印剜板與補版改刻,初印本不誤。學者只看王書,容易留下宋本多譌字的錯誤印象。

王舟瑶已事先聲明,只針對某一具體的印本(宋蜀大字本),他的校勘雖有過可議,亦有情可原。而在更多的情況下,學者的校勘成果只含糊地指向某一刻本。

馮家昇《遼史初校》[②]和羅繼祖《遼史校勘記》[③]爲治《遼史》者必讀,二者互有優長。取對二書,發現羅書列出的一些南監本異文不見於馮書,令人不解。取南監本覆覈,始恍然而悟。原來,羅氏依據的南監本是一部遞修後印本。[④] 他列出的錯字,有不少僅見於這個後印本,初印本並不誤。而馮氏所據爲初印本,没有這些異文。南監本《遼史》的書版歷史上曾經多次補版,每次補版均在版心上方刻上補刊年月,一望可知。羅氏在校勘時,顯然未及時記下異文之所自出。

三、使用某一刻本之文字内容,宜先核查其是否經過改訂或修補

古籍印本中,因翻刻或後印而作文字修改的情況很常見,在閱讀時應對之保持警惕。在利用之前,應先調查印本,下一番校訂異同、辨析眞僞的功夫,以免被後出本子迷惑。

高承《事物紀原》有宋建刻本存世。明代有正統十二年(1447)閻敬刻本,凡遇宋刻本作"國朝"、"皇朝"處,閻本均改爲"宋朝"。成化八年(1472)李果據閻本翻刻,通行之清道光刻《惜陰軒叢書》本又出自李果本。近年有學者指此書成於明代,非北宋人高承作,理由是書中多次出現"宋朝"字樣,與宋人自稱"國朝"之習慣不符。[⑤] 殊不知他所用的本子已經明人改訂,並非原貌。[⑥]

來集之《倘湖樵書》原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一部,有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毛奇齡序,今人鄧長風據以斷定,作者一六八三年仍在世。至於毛奇齡爲來氏作《墓碑銘》,有"越八年壬戌(康熙二十一年),君始卒"的話,鄧氏則謂其必出於"後來誤記"。[⑦] 近年周偉娟從《蕭山來氏宗譜》中找到

① 曹元忠所據爲一秦刻後印本,他未見初印本。《驀山溪》一首,他依照抄本改"揚"爲"腸",改"庭"爲"應",還特别加了一條批語,説腸、應二字,"彊村侍郎(朱孝臧)嘗語余云:秦刻本亦是如此。此特修版時誤改耳。"詳劉知漸《曹君直、朱彊村批校本〈樂府雅詞〉讀後記》,《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頁61。

② 馮家昇《遼史源流考與遼史初校》,《燕京學報專號》之五。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哈佛燕京學社。

③ 民國二十七年(1938)石印本(願學齋叢刊第二集)。

④ 《遼史》卷二十九,"上遣大常衮耶律諦里姑等將所部兵追之",羅校"衮"誤"究",今查南監本原版不誤,明崇禎七年(1634)補版誤刻爲"究"。又,卷三"晉遣唐所掠郎君剌哥、文班吏蕭拨里還朝",羅校"晉"誤"進";卷五"阿不里瘐死獄中",羅校"瘐"誤"病";卷六"明王安端薨",羅校"端"誤"瑞";卷十一"詔休哥備器甲儲粟",羅校"休"誤"木";卷九十"累遷同知北院樞密使",羅校"使"誤"其"。以上四條之誤字均見於清順治十六年(1659)補版,南監本原版不誤。卷三十"百官上號天錫皇帝",羅校"錫"誤"鍚",今查南監本原版不誤,清康熙二十年(1681)補版誤刻爲"鍚"。又,南監本又有清乾隆十六年(1751)修補印本,卷二"迭剌部夷離堇覲烈殉山西地",乾隆補版"殉"改"狗";卷三"入賜群臣",乾隆補版"入"改"分"。此二處羅校所據南監本文字未改,知其尚無乾隆補版。由此推斷,該本可能是康熙修補印本。

⑤ 張志和《〈事物紀原〉成書於明代考》,《東方論壇》2001年第4期(總第52期),頁59。

⑥ 朱仙林、曹書杰《〈事物紀原〉初本成於宋代考》,《歷史文獻研究》(總第31輯),2012年9月,頁218—225。

⑦ 鄧長風《十四位清代浙江戲曲家生平考略——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十二》,《明清戲曲家考略》頁504—50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來集之卒年的記載，爲康熙壬戌十月二十七日子時，疑鄧說有失，[1]而未能徵實。其實，《倘湖樵書》有原刻初印本，[2]毛序前署"西河毛甡僧開氏譔"(圖 1－102－1)，末署"康熙十七年四月"(圖 1－102－5)。後印本毛序前改作"搜訂出奇"、"讀書種子不絶"二木記(圖 1－102－2)，末署改爲"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同邑西河後學毛奇齡頓首拜譔并書"(圖 1－102－6)。序文大體相同，而撰序時間後移了五年之多。國會藏本爲一原刻後印本，鄧氏據以爲說，反指不誤爲誤，產生了新的糾紛。

第二節　源流優劣之考查

整理一部古書，必先對其版本流傳情況作一番梳理。該書有過那些版本，通行者爲何本，其間的淵源關係如何，須有所瞭解；諸本文字的優劣高下如何，須有所評判。弄懂了這些問題，後期古籍整理工作的開展纔能有的放矢。

過去學者探究諸本之間的源流及優劣，多以"版本"爲基本比較單位。從物質層面來說，"版本"是一個集合名詞。一副書版在不同時間印出的所有本子，都被歸爲同一版本。至於各印本之間是否發生過文本變異，一般不在考慮之列。如今看來，這一做法是只見結果，不計過程，很可能就此遮蔽了文本之間的真正關聯。

基於對刻印關係的重新理解，在梳理版本源流時，應提倡將古書生產的全過程納入考量範圍。這個過程既包括其生產階段的寫樣、刊刻、校樣、印刷、修補，也包括底本或源頭版本(包括稿本、抄本、批校本)的生產，及屬於再生產階段的翻刻、抄寫等。在具體操作時，可考慮作以下改進：

一、將每個文字發生變動的本子作爲獨立的考察單位

清乾隆賜經堂刻本《西湖志纂》有初印十二卷本、十二卷增修本、十五卷再增修本三種印本。初印本只記録了清乾隆辛未年(十六年，1751)高宗巡幸西湖事，後來高宗又於乾隆丁丑(二十二年，1757)、壬午(二十七年，1762)兩次臨幸西湖。增修者既要刻入這些最新事實，又想儘可能充分地利用舊版，爲達到這兩個目的，後出本的編纂者在印本文字間割裂串插，造成引文缺失，[3]事實乖錯，[4]甚至語意欠連貫。[5]

同一刻本，由於生產過程中的修、補版而產生了差異：初印本保留了文字的原始面貌，但後出的事實闕如；後兩種本子在增益新事的同時，又覆蓋或改變了前本的部分文字。從文本的角度來看，三者各具獨立的存在價值。整理這一類古書，可選取初印本爲底本，分别將兩種增修本增

---

① 周偉娟《來集之及其戲曲研究》，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藝術學專業碩士論文，2011 年 5 月，頁 7—13。

② 此初印本絶少見，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書號 3103140)。

③ 如初印本卷五第二葉"慧因講寺"條云："《慧因寺志》，元祐四年繼晉水者易庵禪師，寧宗書'易庵'二字以賜，改爲講寺。元至正末毁。明正德間，僧萬松興復。"增修本改爲"御題法雲寺"，云："寧宗書華嚴經閣，歲久漸圮。國朝乾隆二十二年重建，聖駕臨幸，賜題法雲寺額。"爲增入乾隆二次南巡事迹，删去元、明間寺院因革。

④ 如初印本卷九第十三葉"紫陽庵"條云"國朝雍正十三年，總督程元章奉敕重修。乾隆三年，布政司張若震建紫陽祠，祠西爲廊，倚廊望江，直對西興。乾隆十六年春，聖駕南巡，回鑾舟中，補題西湖各景，御製《紫陽洞詩》"。增修本改作"國朝雍正十三年，總督程元章奉敕重修，因建紫陽祠，御題西湖畫册《紫陽洞詩》"，增入"乾隆二十二年春/聖駕臨幸/御製瑞石古洞詩"條三行。删減數字，建祠者由張若震變成程元章。

⑤ 如初印本卷六第九葉"郭公井"條云："在萬松嶺上。《西湖遊覽志》：相傳晉郭璞/所鑿，其時杭地皆瀕江斥鹵，艱於甘泉，故地脈非/璞不能識"，計三行(圖 1－082－4)。十五卷本沿用前版，列爲卷七葉九，爲擠入新增内容，將此條改爲"在萬松嶺上。《西湖遊覽志》：杭地斥鹵，非/璞不能識"(圖 1－082－5)，以求省出一行。

入的文字内容吸收進來。

二、一切與古書生産過程有關的實物細節都應予重視

清同治、光緒間,金陵、江蘇、淮南、浙江、崇文五局曾合刻"二十四史",其中《史記》等十七史翻刻自明末毛氏汲古閣本,但對底本作過校改。可惜其所校均不詳出處,使後人無由考其從來。要瞭解内情,按説非化一番殫精疲神的對勘工夫不可。但遇有校勘底本,善加利用,也可以達到目的。

所見有明毛氏汲古閣刻本《唐書》一帙,書中丹黄滿紙,校閲終編。各卷末多有清同治辛未(十年,1871)十一月校勘題款,可辨姓名者有陳豪(圖 1-104-3)、王詒壽(圖 1-104-4)、黄以周、潘鴻(圖 1-104-5)、戴穗孫、王麟書(圖 1-104-6)等。陳豪、王麟書曾在浙江書局任分校之職,王詒壽、潘鴻、黄以周、戴穗孫曾參與浙局校書之業。可見此本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校本,而是浙局校刻《唐書》的底本。

將此本與浙局刻本對讀後可知,作爲浙局刊刻底本的汲古閣本爲一後印本,某些葉面已漫漶難識,經校者以朱筆描潤字迹(圖 1-104-1 至 2);又有修補印刷産生的失誤,經校者指出。毛刻文字未盡完善,有誤字、[①]脱文、[②]錯簡,[③]校者已逐條改正。據校語交代,他們所用以參校的本子主要是元刻本與北監本,也曾參考沈炳震的《兩唐書合鈔》。這個經衆人合校的本子後來成爲浙局翻刻寫樣的底本,在寫樣過程中,局本按照校語改動了毛本文字。正是由於這一實物證據的存在,浙局刻《唐書》的諸多細節(比如使用底本之印次如何,參與校勘者何人,何時校勘,參校了哪些本子,改動了哪些地方)纔逐一得到如"返回現場"般的明確呈現,諸本文字優劣的疑問也迎刃而解。

三、考察古書生産過程中本子,應有輕重緩急的分别

在古書生産與再生産過程中,不同的本子所處的位置不一樣。有些本子與對象版本有直接關係的,應最先予以關注。陳垣"校法四例"中第一例爲"對校法",所謂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别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於其旁。"這一提法中也包含了整理古書的步驟要求。陳氏對祖本的印次並未特别要求,在此特别强調,當祖本因爲印次不同而有文本差異時,應在工作中選擇初印本(或早印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整理點校本《十三經註疏》,自稱以清阮元刻本爲底本。從古書生産過程的角度來看,這一做法猶有可商。衆所周知,阮本係用元建刻十行本(阮元誤認爲宋本)爲翻刻底本,復取别本校訂而成。它本身存在兩方面缺陷:一是依據底本的印次不佳,存在大量因修補而産生的脱誤;二是刊刻不得其人,校字不審,故印本譌字頗多,後雖經修版改正,情況並未根本好轉。

以上兩方面缺陷,很多都被北大點校本繼承下來,其中《尚書正義》是較爲典型的例子,點校者對阮本的原有誤刻基本沿襲未改,這類錯誤多達百餘處。出現這一失誤的原因,是點校者没有用書阮刻之祖本——即元建刻十行本——來校。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未經明代修補的元刻

---

① 如卷十七《禮樂志》,毛本作"四品之子以餙冕",校語云:"以周案:'餙'當作'絺',《周禮》作'希'。"(圖 1-104-7 至 8) 卷四十三上《地理志》"容州普寧郡"之"北流"注"豪石、宕昌",毛本作"岩昌"。校語云:"元刻作'宕昌',下同。以下牢州宕川證之,當从元刻。又攷下禺州宕昌云:'本隸容州',則監本、毛本作'岩'非矣。"(圖 1-104-9 至 10)。

② 如卷四十三下《地理志》"契丹州"下,毛本第五葉第一行注"僑治"下誤接"昌平之清水店",脱去"師州"注之下半及"帶州"注之上半。校語云:"據監本補,元刻亦脱誤。"(圖 1-104-11 至 12)。

③ 如卷四十七《百官志》"史館"注"脩五代史。開元二十年,李林甫以宰相監脩國史"至"初入爲直館"七十六字,應刻在第六葉第一行,却誤入第七葉第一行,校語指出錯簡(圖 1-104-13 至 14)。

早印本，可糾正阮本譌誤處不少。

《尚書正義》另有喻遂生點校本，喻氏舉出不少阮本之誤，列在所附校勘記中，較北大整理本點校品質爲高。不過，他校勘的方法，是用宋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宋疏本等别本來參校，從步驟上説仍有捨近求遠的毛病，對阮本異文的揭示也有未盡之處。①

面對《十三經註疏》這一類型的文本，整理校勘的步驟應該是：首先，找到該通行本的源頭版本，並選取該源頭版本的早期印本作爲參校本。其次，將源頭版本的早期印本與後期印本進行對校，列出異文，並分别注明這些異文出現的位置，是出現在修版葉還是補版葉，是哪一次修補的產物。第三，將這些異文與通行本進行比對，找出其中的嬗變規律。

由刻與印結合研究帶來的，不僅有以上工作方法的改進，更有思考立場的變化。過去的學者曾認爲，古籍整理的目的在於通過梳理文本流變過程、比較文本優劣得失，最終確立一個可信的定本。現代校勘學理論則主張整理者破除這一執念，杰羅姆·麥根對此作過如下一番表達："校勘整理與其説是要複製某個特定的過去的文本，不如説是要用一個文本爲讀者重新構建作品的全部歷史。"②這種理念與刻印研究的思路延展方向若合一轍。

第三節　版本體系之劃分

翻刻本較之原刻本，不僅有文本的傳遞，也有形式的傳承。版本之間可能因翻刻與後印等因

---

① 以下諸條，元刻早印本的文字與阮本不同（括弧内所注爲北大版頁碼）：

卷二，《堯典》第一，"正義曰：以注者多門，故云某氏以别衆家"，"某"阮本誤作"其"（頁 26 上）；"此三人性實下愚，動掛刑網"，"掛"作"罹"（頁 57 上）。

卷三，《舜典》第二，"諸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王"作"于"（頁 63 下）；"方始重慎刑罰"，"罰"作"罪"（頁 79 上）；"命百官受職之事"，"受"作"授"（頁 85 下）。

卷四，《大禹謨》第三，"解，工賣反"，"工"作"于"（頁 108 下）；"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徑"作"經"；"人心爲萬慮之主"，"爲"作"惟"（頁 113 下）；《臯陶謨》第四，"言天以五刑討有罪"，"有"作"五"（頁 129 下）；"五典以教下民"，"典"作"等"（頁 131 上）。

卷五，《益稷》第五，"鳥獸，筍簴也"，"簴"作"箎"（頁 152 上）；"言無廢事業"，"廢"作"變"（頁 156 下）。

卷六，《禹貢》第一，"謂定其肥墝之所生"，"墝"作"磽"（頁 158 下）；"似若水上浮然"，"上"作"中"（頁 172 下）；"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東入海"作"入於海"。

卷九，《盤庚上》第九，"是寬意，故爲和也"，"意"作"裕"（頁 269 上）；"不能從教相匡正以生"，"從教"作"以義"（頁 270 上）；"違我必有罰也"，"我"作"命"（頁 276 上）。《盤庚中》第十，"故拯汝使汝徙"，"拯"作"承"（頁 280 上）；"言無辭以自解説也"，"自"作"有"（頁 283 上）。

卷十五，《召誥》第十四，"此時王未蒞政"，"未"作"末"（頁 468 上）；"文承比周之下"，"比"作"殷"（頁 470 下）；"是爲不能果敢絶刑殺之道也"，"殺"作"戮"（頁 474 上）。《洛誥》第十五，"顧氏雲"，"顧"作"顔"（頁 479 上）；"百官不奉天子"，"奉"作"承"（頁 484 上）；"汝惟小子"，"惟"作"爲"（頁 484 下）。"以佐助我"，"佐"作"佑"（頁 487 上）；"公當留佐我"，"佐"作"佑"（頁 488 上）。

卷十六，《多士》第十六，"故輔佐我"，"佐"作"佑"（頁 498 下）。《君奭》第十八，"故戒召公以慎終也"，"以"作"汝"（頁 531 上）。

卷十七，《多方》第二十，"縱緩多年"，"縱"作"誕"（頁 543 下）；"顧氏以相長事"，"顧"作"顔"（頁 549 上）。《立政》第二十一，"俱是逐意言之"，"意"作"急"（頁 553 下）；"爲，於僞反"，"僞"作"爲"（頁 555 上）；"諸官有所務業"，"務"下衍"從"字（頁 558 下）。

卷十八，《周官》第二十二，"慮，昌慮反"，"慮"作"吕"（頁 569 下）。

卷十九，《君牙》第二十七，"今命汝爲我輔翼"，"我輔翼"作"大司徒"（頁 622 上）；"汝當爲中正以率之"，"爲中正"作"正身心"（頁 622 上）。"惟當奉用先世正道之法"，"道"作"官"（頁 623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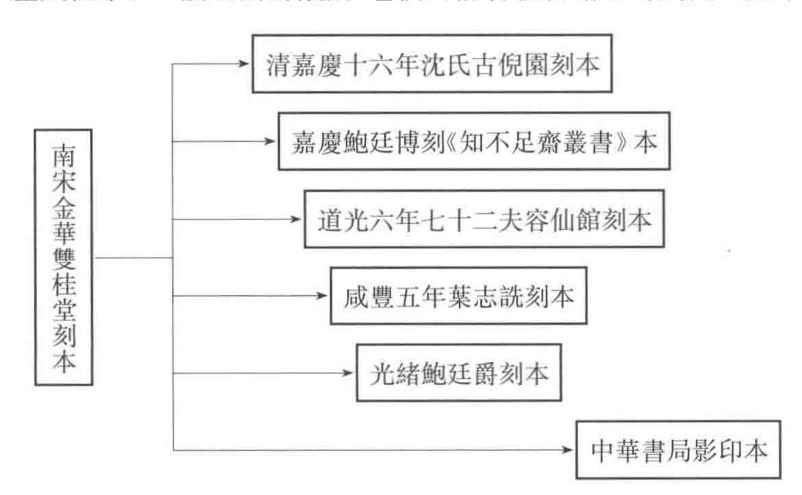
喻遂生點校本之正文仍同阮本。《傳世藏書》本，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 年。

② ［美］杰羅姆·麥根《現代校勘學批判》，收入蘇杰譯《西方校勘學論著選》頁 31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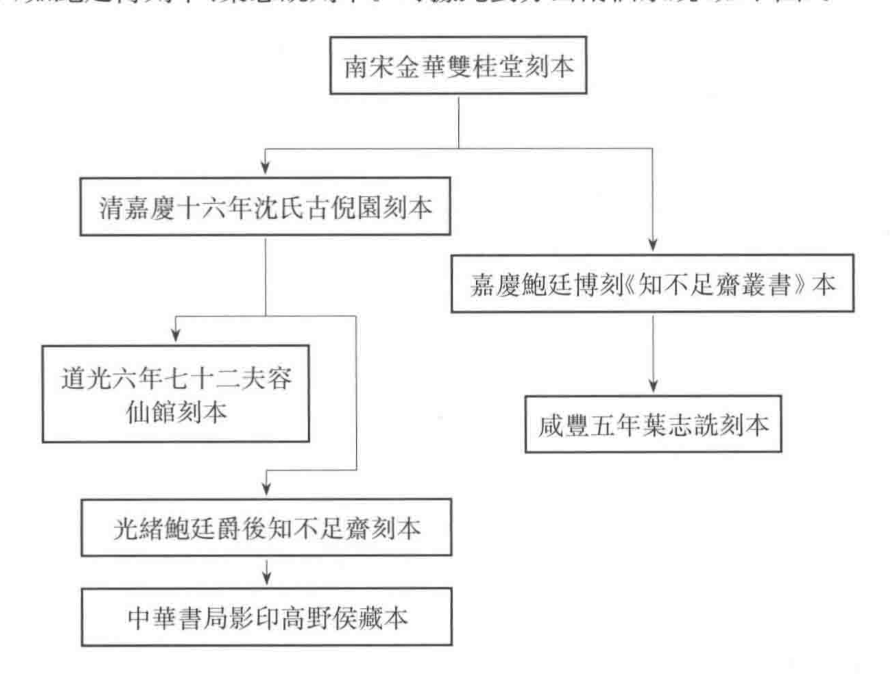
素，産生立體的聯繫結構。過去我們所提倡的版本體系研究，往往將形式與文本對立起來，片面强調文本校勘，對於形式關注不夠。從刻印研究的角度來看，這兩方面應受到同等的重視。

一、屬於同一文本的若干翻刻本，可從形式入手，劃爲不同的版本系統

宋金華雙桂堂刻本《梅花喜神譜》，自清嘉慶十六年(1811)沈氏古倪園一刻，依次出現多種翻本，諸本之間文字差異極小。① 按過去的做法，它們可能會被粗略地歸爲同一文本系統(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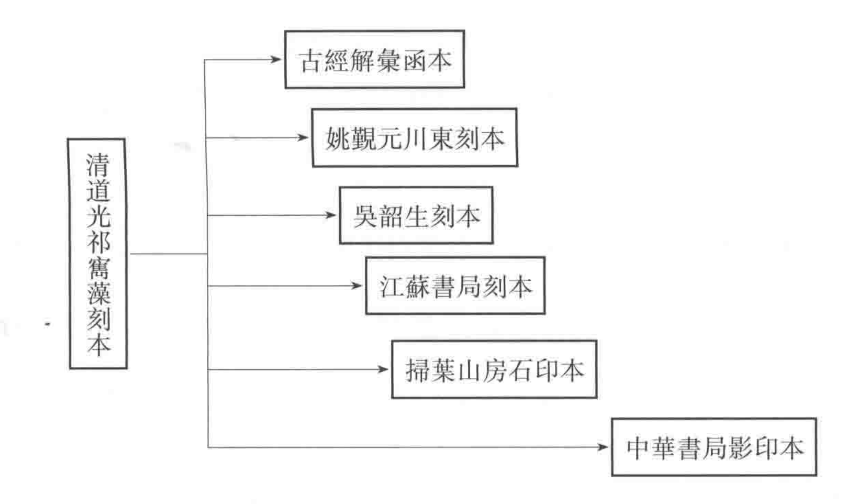
但從版式上觀察，這些翻本呈現出兩種傾向：一種是依宋刻原式傳寫上版(圖 1－008－5、6)，如七十二夫容仙館刻本、鮑廷爵刻本以及據鮑本影印的中華書局本。另一種是改變舊貌來翻雕(圖 1－008－7、8)，如鮑廷博刻本、葉志詵刻本。可據此劃分出兩個系統(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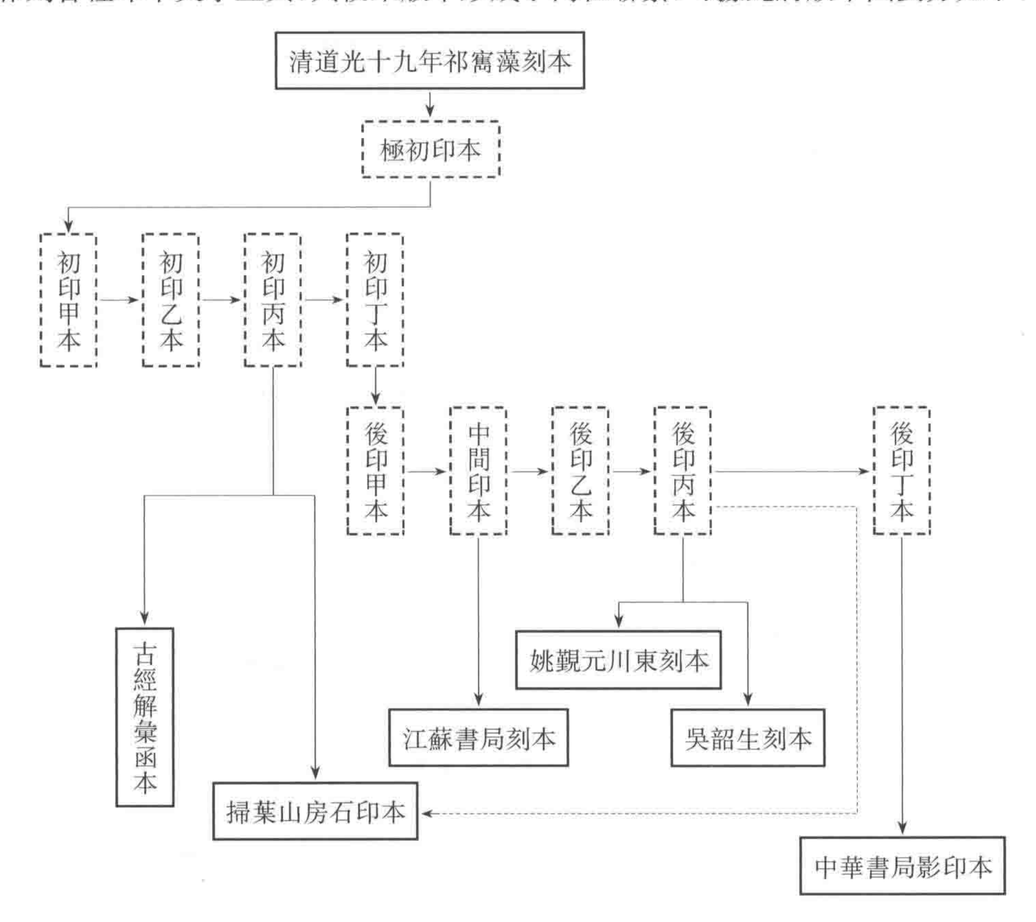
二、出自同一書版的若干印本，可從文本入手，劃爲不同的版本系統

清道光祁寯藻刻本《説文解字繫傳》，刻後有多次校改，形成幾種印本，文字互異。據祁本翻刻、影印的本子也有多種。按照過去一般的做法，這些版本當列如下圖：

① 詳華蕾《〈梅花喜神譜〉版本考》，復旦大學古籍所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2010 年 5 月。



但祁刻各種印本文字互異，與後來版本形成了内在聯繫，可據此將版本圖劃分如下：



郭茂倩《樂府詩集》可分爲兩個文本系統：一宋刻本系統，一元至正元年(1341)集慶路儒學刻本系統。通行之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圖 1 - 105 - 1)，傳世有毛晉初印本(圖 1 - 105 - 2)、後印本(圖 1 - 105 - 3)、毛扆再訂印本(圖 1 - 105 - 4)三種印本。毛晉初印本文字舛誤甚多，往往與元本相符；後印本、毛扆再訂印本文字有逐漸向宋本靠攏的傾向。尚麗新指出毛晉初印本是以元本爲底本；後印本、毛扆再訂本則是以影宋抄本爲底本，元本之誤宋本多不誤，校者在舊版上依據新底本將這些錯誤改正了。[①] 按照這一結論，同樣是毛刻，初印本當歸入元本系統，後印本、再訂本則與宋本系統關係更爲密切。

有些書版本繁多，關係看似複雜。但若從源頭版本不同印次的文本差異入手，梳理版本源

① 詳尚麗新《〈樂府詩集〉版本源流述略》，《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 5 月，第 41 卷第 3 期，頁 16—19。又《汲古閣刊刻〈樂府詩集〉源流》，見蔣寅、張伯偉主編《中國詩學》第九輯，頁 7。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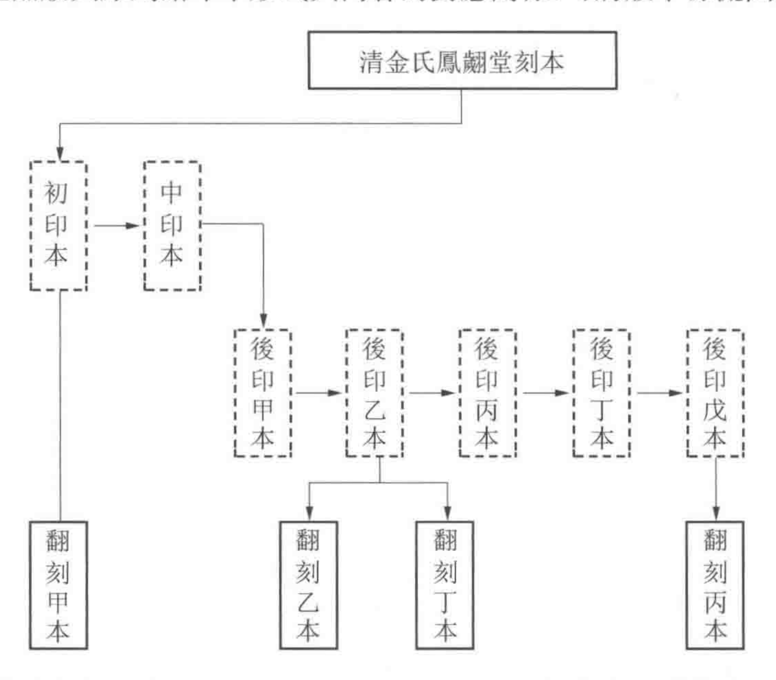
流,也許會收到執簡御繁的效果。張之洞《書目答問》就是這樣的例子。該書於清光緒二年(1876)再刻之後,張氏及其門人曾用添擠改刻、抽换版片的方法,陸續修訂了三十餘處文字。再刻本一出,各地紛紛據以翻刻,又相繼出現石印本、排印本。據來新夏統計,包括後人校增、箋注、補正的本子在内,《書目答問》前後出現過的版本達四十九種之多。[1] 按照上述三十餘處異文逐一查考,可將這些版本歸爲兩個系統:初印本系統與後印本系統。

三、某些過去認爲孤立的版本,通過形式與内容之結合考察,可劃出版本系統

金榮《漁洋山人精華録箋注》,出版後曾風行一時,刻本刷印甚多,至今充溢坊市。但此書之清鳳翽堂原刻本曾多次修版改字,傳世又具甲、乙、丙、丁四種翻版(圖 1-107-5 至 8),[2]却少有人知。本書第五章第三節已説明,鳳翽堂原刻本至少可分出七種印次,並以表格列出諸印本的差異。參照此表,我們將四種翻版之文字異同列表如下:

異同出現位置	翻本甲	翻本乙	翻本丙	翻本丁
正文小注三處	未改	已改	已改	已改
凡例	未删末條	已删末條	已删末條	已删末條
卷端第九行注"尊"字	下開口	下開口	上開口	下開口
卷端版心下"鳳翽堂"三字	有	無	無	無
卷二第三十五葉《蓉江寄牧翁先生》詩題	小注三行	小注二行	小注全删	小注二行

根據該書四種翻版與原刻諸印本形式與内容的對應關係,可將版本源流圖劃分如下:



要而言之,在搭建整個版本流變的框架時,同一刻本的不同印本之間存在形式與内容差異,提供了印本漸變過程中必要的中間環節。發現這些中間環節,並將其與翻本及其他後來傳本對接,可使文本變遷遞蛻的立體線路得到更準確的呈現。

---

① 來新夏《書目答問匯補》頁一一一九至一一九二,《〈書目答問〉版本圖釋》。中華書局,2011 年。

② 這四種翻本之内封面均題"鳳翽堂藏板",往往被誤認爲原刻。《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著録清鳳翽堂刻本多種,筆者核查原書,發現其中有些實爲翻本。

第九章　刻印研究與古籍整理當避免之弊病

將刻與印的鑒别與文字内容的相結合，從根本上説，是爲了從歷史的角度，弄清某一文本的淵源優劣。現有的一些影印本、整理點校本，由於操作者對版本的刻、印方面關注不夠，出了毛病，在此列舉三個方面：

第一節　底本印次選擇不佳

從事古籍的影印與整理，過去强調要選擇善本、精本作爲底本，而一旦選定了某個版本，很少再對印次作進一步要求。而在實際工作中，也確實出現過由於印次選擇不佳而影響品質的情況。

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在影印底本的選擇上較爲用心，兹舉二例：

吴士鑑《晉書斠注》，民國十七年(1928)劉氏嘉業堂刻本(圖 1 - 106 - 1、2)，葉景葵曾指出劉刻"一次印本譌字最多，第二次印本業已校正刓改"[①]，按葉説是。所見劉刻之初印本開卷第一葉注"趙王簒位"，"簒"誤爲"纂"；正文"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略"，"朗"誤"明"(圖 1 - 106 - 3、4)。劉承幹序第一葉第六行"自餘諸史，闃然無聞"，"闃"字中"目"誤"自"，不成字；第二葉第十行"不知本紀與天文、五行二志，歧誤乖盭"，"盭"誤"盩"(圖 1 - 106 - 5、6)；第四葉第一行"在貞觀時已佚去十九"，"佚"誤"迭"；第六葉第十行"證之王浚、段匹磾傳"，"磾"誤"僤"。後印本均已校正。《續修四庫全書》採用之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本，正是劉刻經過校正的後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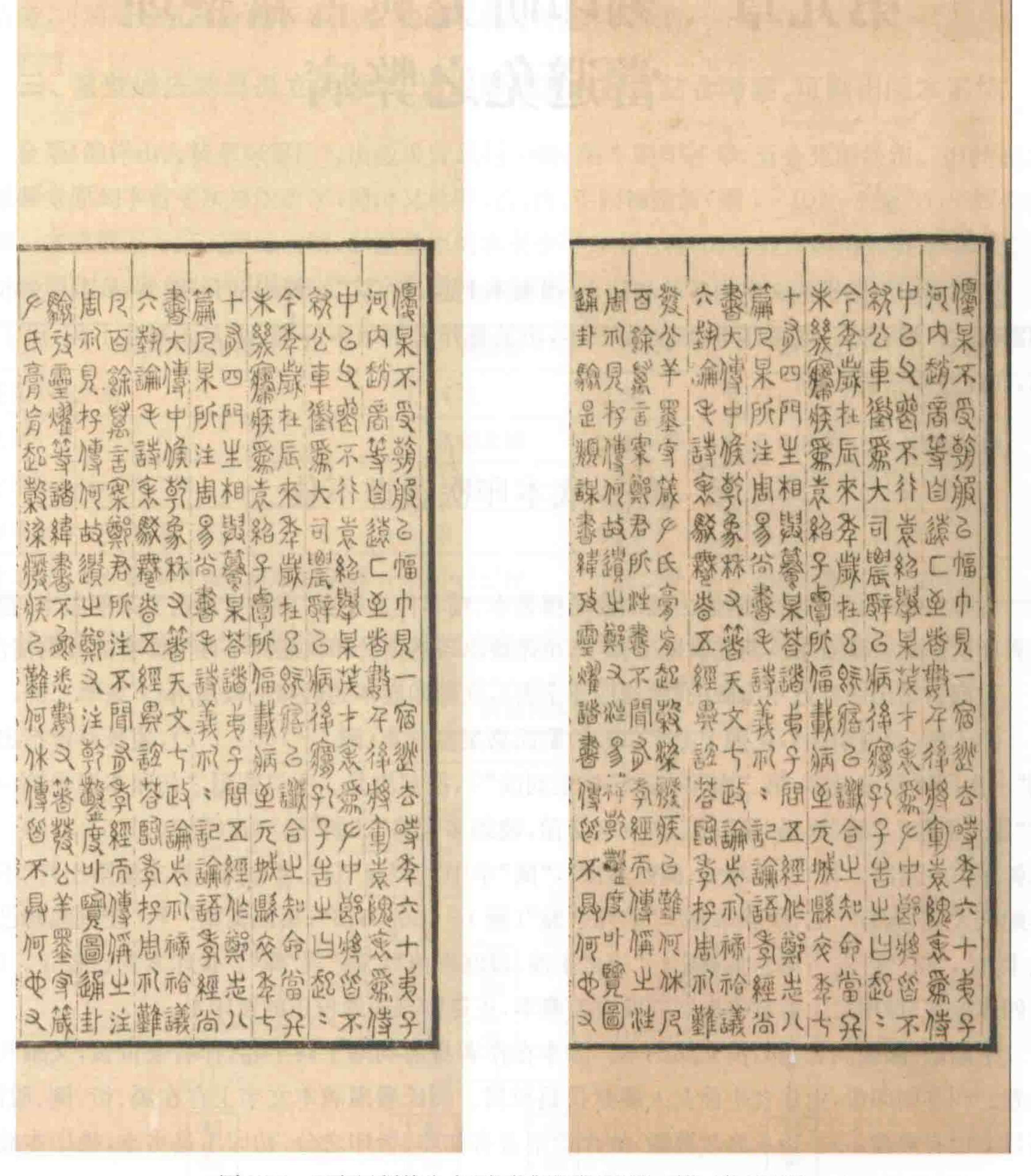
丁紹儀《國朝詞綜補》，清光緒刻本。該本在作者身前刊刻了四十卷，作者去世後，又續刊十八卷。刊本刷印後，由作者生前友人譚獻代爲校閲。譚氏發現該本文字上存在譌、衍、倒、脱漏，篇目上也有重複，一一指示修改舊版，故存世本者有初印、後印之分，初印本是劣本，後印本纔是善本。《續修四庫全書》採用之南京圖書館藏本爲後印本。

這些底本的選擇都是極爲恰當的，類似的例子還有，兹不一一列舉。當然，《續修四庫全書》總共收書 5213 種，其中也難免會有千慮一失的例子。

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補誼》一卷《尚書經師系表》一卷，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近市居刻篆書本，刻後曾有文字修訂。卷一第二葉小字行第十三行，初印本有"《發公羊墨守》、《箴左氏膏肓》、《起穀梁廢疾》以難何休"等十九字(圖三五左)，後印本移在十一行(圖三五右)；卷四第六十四葉大字行後三行"罪合于一多牘网詔"句，後印本增刻"又六十四"一複葉，據《文選》《九錫

① 葉景葵《葉景葵雜著》頁二二，《晉書斠注》跋。

文》注引蔡邕《獨斷》說，改“詔”爲“告”，而定作“詔”者爲僞孔本。上闌横列“嘉慶三年補刊，爲‘詔’字不安，疑非原文。原文必實作‘告’，但疑事勿質，姑重一葉，‘詔’、‘告’兩存，俟後賢酌奪”一行。[1] 後印本又增刻《尚書續補誼》二葉。《續修四庫全書》採用了初印本，不及後印本爲佳。



圖三五　近市居刻篆書本《尚書集注音疏》卷一第二葉(局部)

左爲初印本，右爲後印本

彭元瑞、劉鳳誥合撰《五代史記注》，刻於清道光八年(1828)。原刻初印本文字有譌、奪、衍、佚。同治十三年(1874)，鳳誥孫咸聘丁次郇、丁午峰勤加校勘，簽出千餘則，修版重印於淮揚官廨，印本錯字較少。《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所據爲原刻初印本。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以清道光十六年(1836)侯官李彦章刻本爲第一刻。因爲李氏編校未竟，身後刊成，全書編次之羼錯，字句之失讎，往往有之，幾乎到了不可卒讀的地步。至光緒三年

① 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庚辛稿，頁三。

(1877)，彦章後人李以烜與魏錫曾重校道光本，先據翁氏手稿改正原刻譌、奪、倒、衍五百七十餘處，又旁證他書慎改原刻顯然譌字一百八十餘處。① 光緒四年，李以烜又據翁氏手稿補正六十一條。較之初印本，後印本校訂改正文字的地方合計多達八百餘處。初印本傳世較罕，文物價值爲高；但從文字内容上説，當推後印本更勝。《續修四庫全書》却又採用了初印本爲底本。②

標點整理的底本，也有印次選擇的問題。前面提到丁紹儀《國朝詞綜補》，有一九八六年中華書局點校本（題名《清詞綜補》），偶檢此書，發現某些詞作標點之後語意欠通，不合《詞譜》格律，顯然是斷句有誤。出現這一結果的原因，是點校者選了刻本的初印本作爲底本，未取後印本來校勘，導致一些錯誤未能糾正。這些錯誤大致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底本的譌字，多爲點校本所承襲。本書刻本初印時誤刻不少，比如卷四十四，張鴻基《蘇幕遮》上片"悔向金猊添鵲腦，沁骨香濃，醉得愁人倒"，初印本"向"誤作"阿"；卷四十九，丁至和《宴清都》下片"憑高怕見斜陽，飄零絮點，吹滿塵袖"，初印本"點"誤作"黑"；卷五十一，宗得福《虞美人》上片"一春能有幾清明，怎奈雨條風絮不勝情"，初印本"雨"誤作"兩"；卷五十四，潘遵璈《探芳信》下片"暗銷凝、不信嬉春尚早"，初印本"早"誤作"草"；同卷董葆身《菩薩蠻》上片"小屏紅燭搖殘焰"，初印本"燭"誤作"獨"等等，後印本均已改正，點校者却一仍底本之誤。

二是底本有誤收詞作的情況，刻本的後印本已作抽换，點校者却未能採用。比如卷五十四，初印本有王復《瑞鶴仙》"繞亭山展錦"云云（圖 2－107－2），與卷四十二魏謙升的《瑞鶴仙》重出，後印本改刻爲"藕花紅墮影"一首（圖 2－107－3）。點校者却從初印本。

三是底本有脱漏字，刻本的後印本已經補入，點校者仍然依據脱字的初印本來斷句。我們知道，每個詞調都有固定的格式，所謂"調有定句，句有定字"，少了一個字，就會給標點帶來影響。爲解決這一麻煩，點校者採用了兩種對策：

一種是依違遷就。比如卷五十一，戴賡保《百字令》上片，"月冷蟾光，琴寒鳳軫，好夢如煙軟"，刻本的初印本脱"好"字，後印本增入。點校者以"夢如煙軟"爲句，全然不顧此處按格式應爲五字。同卷有劉履芬《臨江仙》，原標點爲：

> 繡户閑扃金屈戌，心香愁爇濃香。合歡如夢夢如雲。一絲挑怨緒，百種情根。　鳳泊鸞飄都有恨，恨錦衾還倩儂温。落梅風裏整銷魂。畫樓人獨自，微雨又黄昏。

按詞牌規定的字數，此首上片脱一字，下片衍一字。刻本的後印本上片作"百種"下增"茁"字，下片删去一"恨"字。上片應標點爲"一絲挑怨緒，百種[茁]情根"，下片應標點爲"鳳泊鸞飄都有恨，錦衾還倩儂温"。

卷五十七，許宗衡《碧牡丹慢》下片，"黄金臺上無人，荒草寒煙自淩亂。對滿眼、西風寥落，可奈飛鴻影斷。無端太息，誰是同心，今古茫茫鬢蕭散。何時皂帽歸來，任旁人驚看。"刻本的初印本脱一"茫"字，點校者便以"今古茫鬢蕭散"爲句。

另一種是不顧詞譜規律而硬點，結果不難想象，點成了破句。比如：

卷四十一，陳克家《金縷曲》下片，原標點爲"文章何用高鄉社。跨征鞍、一朝萬里，從公遊也。

① 李以烜光緒三年重修跋，見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清道光十六年李彦章刻光緒四年重修本卷末。

② 《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5 册收録之《復初齋文集》總目首葉鈐有"初印樣本"印。《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82 册《復初齋文集》相同位置也有此印，知二書所用底本爲同一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呼取涼州千斛酒，獨倚雁邊高榭。更浩唱、昆侖月夜。醉裏乾坤雙鬢在，頻年鬱鬱胡爲者。書到日，正愧夏。"刻本的後印本作"頻年"前增一"歎"字。該句應點作"[歎]頻年，鬱鬱胡爲者"。

同卷施燕辰《摸魚兒》下片，原標點爲"春風曲，認取韋娘眉嫵。寄聲因是何許。淮流不斷鶯花夢，誰使鶩驚鼙鼓。堤上路。知多少、啼妝怨蹙，行雲鷓鴣。聽否道，滿地江湖，連天煙雨，愁把海棠誤"，刻本的後印本"行雲"下增一"去"字。該句應點作"啼妝怨蹙行雲[去]，鷓鴣聽否。道滿地江湖，連天煙雨，愁把海棠誤。"

卷四十四，沈淮《憶舊遊》下片，原標點爲："匆匆。漫回首，算江上雲痕，都是愁蹤。莫誤飛燕說，春遥如夢，夢裏還逢。欲把一襟幽思，共度與歸鴻。正夜雨冥冥，畫橋隔水燈影通。"刻本的後印本"莫誤"下有"雙"字，應標點爲"莫誤[雙]飛燕，說春遥如夢，夢裏還逢"。

卷五十二，楊尚觀《南鄉子》上片，原標點爲："清露下横塘，荷葉荷花各自香。三十六雙。同命鴛鴦。生受湖波瑟瑟涼。"刻本的後印本"同命"下增"鳥"字，應標點爲"三十六雙同命[鳥]，鴛鴦，生受湖波瑟瑟涼"。

以上所舉的這些問題，都是由於點校者對刻本的諸印本查考不夠周全造成的。如果點校者能有意識地關注不同印次之間的文字差異，這些錯誤應該可以避免。

第二節　所用版本陳述不實

整理者點校古書，需要說明他選用何本爲底本，以哪些版本爲參校本。在實際操作中，每種版本都應該老老實實地取原書校勘，不能怕麻煩。

但過去學者在校勘時，手邊碰巧没有原刻本，使用了當時通行易得的翻本，却不好意思明說，在此提供兩個我在工作中發現的例子：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著録宋本《爾雅》，編纂者稱曾以明吳元恭刻本校，並舉出諸多異文。但對照版本實物，却發現有些異文不見於吳本，而見於清顧廣圻翻刻吳本。[1]

傅增湘跋宋本《輿地廣記》，稱曾取清嘉慶黄氏士禮居翻宋本校勘宋本一過，並列舉異文，又加了如下一番議論："夫蕘圃（黄丕烈）刊書，號爲精審，又得顧千里爲之讎勘，而拾遺補闕，猶有待於後人。然則世之善讀書者，慎勿震於昔賢而故步自封可也。"[2]但取原書覆核，却發現傅氏所舉異文不見於黄本，而見於金陵書局翻刻黄本。

校勘者明明使用了翻刻本，却只說用了原刻本，事後又未取原本覆核，給讀者帶來困擾。這種現象不僅過去有，現在也有。這裏再舉幾個例子：

李一氓點校本《花間集》，將南宋刻淳熙十一、十二年鄂州册子紙印本（簡稱"鄂本"）列爲參校本，校勘記中注"鄂本"作某者甚多，但學者取鄂本來核對，却發現文字多有不合。例如卷十李珣《酒泉子》第二首，"雨漬花零"，校記稱"鄂本、毛本作'雨清'"，而鄂本原書此處有缺番，文字佚失，點校者根本不可能校出這樣的結果，事實情況是，點校者將清光緒王鵬運四印齋翻本當作鄂本的

---

[1] 郭立暄《顧廣圻刻〈爾雅〉的版本問題》，《圖書館雜誌》2008年第9期，頁84—87。王世偉《上海圖書館藏〈爾雅〉稿抄本七種書録》，《中國經學》第五輯，頁236結論與拙文表述一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王世偉整理本《爾雅注疏》點校前言第9—10頁又有相同表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其觀點均出自拙文。

[2]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四，頁一九六，《校宋江州刊淳祐重修本〈輿地廣記〉殘卷跋》。

代用品了。[①]

周祖謨《廣韻校勘記》,列出某字宋本作某,馬月華查對文字後發現宋本並不作此字。實際情況是,宋本有黎庶昌翻刻本,收入《古逸叢書》,形式上逼肖原本,文字内容據别本校改處甚多,周氏誤信了《古逸叢書》本,取而爲之代。近年出版的蔡夢麒《廣韻校釋》和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廣韻定稿本》所用之"元泰定本",實同爲《古逸叢書》本。[②]

由李學勤主編的整理點校本《十三經註疏》,總體而言是很有分量的成果,但該書對點校使用的底本交代不明,是爲一失。該書凡例稱"以清嘉慶二十一年阮元校刻本爲底本",查對原書,則多有不合。如卷十《高宗肜日》疏"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内,升鼎耳而鳴",點校者在小注中稱:"兩'入'字原作'大'",正文改爲"入"(北大出版社,2000 年版,頁 302 下)。卷十三《金縢》疏"《周禮》云:公執桓圭",點校本作"相圭"(頁 395 上)。喻遂生指出點校本依據的是一九八〇年中華書局的影印本,而中華書局本又是據民國二十四年(1935)世界書局縮印本再印的。世界書局本在卷首自稱是用"阮刻初印本"付印,實則爲道光六年的修改本。每次重印又因妄加填描而增添了錯誤,點校本未能糾正。以上兩"入"字一條,阮本作"入",世界書局本誤描作"大",中華書局本也失察隨誤;"桓"字一條,阮本作"桓",世界書局本不誤,中華書局本誤描作"相"。[③]

以上的例子説明,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對於翻刻本應該審慎對待,不能將其簡單地等同於原本。推廣言之,對於影印本也應當區别使用,不宜與原本混爲一談。過去的學者因爲版本多屬私藏,條件所限,偶爾有代用之失,可以理解。在今日各種版本大多集中於公共圖書館的條件下,學者如果再犯同樣的錯誤,就很不應該了。

有些整理本之誤用底本,是因爲點校者無法區分原刻與翻版。但也有讓人莫明所以的相反例子,點校者明明使用了原刻初印本,却説自己是以翻版爲底本。

王士禛《漁洋山人精華録》刊刻後,有金榮《箋注》、惠棟《訓纂》二家注本行世。一九九九年,齊魯書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後出過集二家注的兩種點校本,從底本使用的角度看,這兩種本子都稍有可議之處。

齊魯本前有《點校説明》,稱金榮《箋注》之整理底本爲"鳳翽堂"藏版本,[④]似乎是原刻。但以書前所附書影覆覈,却發現其本與我所見之翻本丁(圖 1－107－8)同版。原刻至少有七種印本,其中後印乙本於忌諱之處有挖改,比如卷一《淮安新城有感二首》之第一首"五王龍種竟無歸"句,金注引楊陸榮《三藩紀事》,涉及南明諸王事,文字多處留白;[⑤]卷二《蓉江寄牧翁先生》詩題小注,"國朝仍以原官"云云以下一行删去。翻本丁又從原刻後印乙本照式翻出,缺字大致仍其舊觀。今

---

① 楊成凱《清代版本散論》有説,《文獻》2004 年第 2 期,頁 218。

② 馬月華《略論元泰定本〈廣韻〉》,《文獻》2010 年第 2 期,頁 124。

③ 喻遂生《〈尚書正義〉點校札記》,《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 年 7 月,第 28 卷第 4 期,頁 150—154。

④ 《漁洋精華録集注》,伍銘點校整理,韋甫參訂,《點校説明》頁 5。齊魯書社,1999 年。

⑤ 金氏注文如下:

"福王名由松,神宗孫,福王洵之子。洛陽陷,避亂南下,次淮安。值甲申三月國變,馬士英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總兵劉澤清、高傑、黄得功、劉良佐擁兵迎王于江上。王至南京即位,稱明年爲弘光元年。至乙酉五月,大兵渡江,王奔蕪湖,追執王北去。丙戌五月,賜死。

唐王名聿鍵,端王碩熿孫。父器墭,先死。聿鍵于崇禎五年嗣立。南都勿守,總兵鄭彩、鄭鴻逵撤師回閩,適王自河南來,因奉之至福州,即位于福州,時乙酉閏六月,改元隆武。丙戌八月,王決計赴贛,二十四日抵順昌。大兵追獲之,與曾妃同斬于汀州。

永明王由榔,桂王常瀛少子,神宗孫。初封衡陽。張獻忠陷衡州,桂王避于梧州,乙酉,王薨于梧。丙戌,唐王死,兩廣總督丁魁楚等會議監國。丙戌十月,稱監國。十一月,改元稱永曆。…… (轉下頁)

檢齊魯本，兩處缺文與翻本丁完全一致。這是由於點校者誤用翻本而導致文字内容缺失的例子。

上古本“凡例”稱金注用“寶華順藏刻本”，[①]經查該本實爲翻本丙（圖1－107－7）。[②] 但上古本書前附有《箋注》刻本的書影，細校其刻法刀痕，當爲一原刻初印本。原刻本卷二、卷六、卷九各有一條注文，中印本以下六種印本已改刻，初印本尚存原貌。取對上古本，這三處注文均與原刻初印本相符。金氏《箋注》原刻初印本極少見，點校者以之爲據，是很值得誇耀一番的，爲何反而自貶身價？估計是該書在整理過程中，某一環節出了不爲人知的小偏差，導致點校者交代的底本與實際使用本不符。

第三節　關鍵性異文呈現不明

整理一部古書，將校勘成果寫成校記呈現給讀者，是點校者學術水準的體現。校記寫得好的標準之一，是能夠反映出顯示文本發展歷史線索的關鍵性異文。當底本有兩個（或多個）源頭版本，我們應特别留意源頭版本是否有補版、遞修，是否因此而出現了關鍵性異文。

近年出版的《朱子全書》點校本，[③]是目前高校古籍整理相當出色的成果。全書二十七册，其中第二十至二十五册爲《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我曾查對該書，收獲不少。檢其校記，發現其中尚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書前“校點説明”説，該書取《四部叢刊》影印的明嘉靖十一年張大輪、胡岳刻本爲底本，校以上海圖書館所藏“宋刻元明遞修本”[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簡稱“閩本”）、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刻元明遞修本”《晦庵先生文集》（簡稱“浙本”）等。這一選擇似無可議，因爲本書主要有閩本、浙本兩個文本系統，而嘉靖本是通行本，以通行本爲底本，以它的兩個源頭版本作爲參校本，符合一般文獻整理的規范。

閩本書版曾在明成化十九年進行過較大規模的修補，黄仲昭是這次修補的校勘者，他在後印本跋語中説，閩本、浙本文字互異，劾唐仲友數章，浙本有朱熹劾唐事狀，閩本無之。[⑤] 他將原屬浙本的劾唐事狀增入閩本。明嘉靖刻本繼承黄仲昭的改後印本，此後的一系列本子也都延續黄本的樣貌。

黄仲昭提到的“劾唐仲友數章”，出現在閩本卷十八至十九（圖1－108－1、3、5）。浙本的這段文字更爲詳備，揭示了唐仲友案的不少驚人細節，尤其是究問官妓嚴蕊，内容最具話題性。周密《齊東野語》爲嚴蕊翻案，將這段經歷描述爲道學家欺淩無辜才女。委巷瑣談，傳爲口實，“鄙儒多以是疑先生，異論紛起”[⑥]。一般情況下，黄氏的校勘只將浙本的異文以《考異》形式附刻於各卷

（接上頁）　益王名由本，封建昌，兩都繼没，郡紳勸王舉兵，王感動，然年少不習武事，乃悉以戰守機宜委郡藩永寧王慈炎及羅川王某主之，得義勇七八千人，兵勢稍振，時順治乙酉六月也。時有保寧王者，王倚信之。而保寧王私與我將王體忠通，約爲内應。……”

以上文字，凡有下劃線者，翻本丁均缺字留白。

① 《漁洋精華録集釋》，李毓芙、牟通、李茂肅整理，《凡例》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② 金榮《箋注》原刻本有甲、乙、丙、丁四種翻本，封面均題“鳳翽堂藏板”，與原刻本同。其中翻本丙的後印本封面或改題爲“寶華順藏板”，也有題爲“寶華樓藏板”的。“凡例”所稱之“寶華順藏刻本”，應該就是這個本子。

③ 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④ 該本實爲元建刻明遞修本。張子美先生舊藏，今歸上海圖書館（書號829444－575）。

⑤ 今查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的元刻初印本，卷十八至十九中確無朱熹所劾事狀，與黄説相符。

⑥ 見明成化十九年黄仲昭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元刻成化修補本。

之末。但劾唐事狀對於朱熹而言聲譽攸關，黄氏遂將浙本多出的文字刻入閩本正文（圖 1－108－2、4、6），致使閩刻後印本較之初印本多出了四十三葉。這些多出的文字是“能夠顯示文本發展歷史線索”[①]的關鍵性異文，却在點校本的校記中毫無呈現。出現這一結果並不奇怪，因爲點校者選取的上圖藏本是一個明成化以後的遞修印本，拿一個已照浙本改過的閩本，再去校浙本，以水濟水，當然不能校出異文了。

① ［愛爾蘭］路德維希・比勒爾《文法學家的技藝：校勘學引論》，收入蘇杰譯《西方校勘學論著選》頁 149。

結　語

本編考察刻與印這兩種現象及其相互關係，並試圖説明，中國雕版印刷的傳承方式是如何深刻地、無處不在地影響古書的文本。而要準確解讀這些文本，按其義藴，尋其脈絡，今人也必須回到對印刷實物的考察中去。在此再作幾點總結，作爲本編的結束語。

一

關於版本鑒定，傅增湘先生提倡"觀風望氣"，自有其科學根據，這個根據就是類型學。使用類型學原理有個前提，即在物品發展序列中不能有仿製品。這並不意味着面對翻版，類型學原理便無所施其技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國版刻圖録》，反映出當時那一代學者在版本形式研究方面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遺憾的是，這一方向在六十年代被人爲阻斷。其中固然有來自官方意識形態的壓力，但那一代學者没有爲版本學相對封閉的經驗和方法找到一種開放的認知手段，結果令年輕一輩産生拒斥心理，進而予以解構，這一歷史過程同樣值得深刻反思。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出版了一系列版本鑒定的專書，臺灣地區也有同類著作問世。對於鑒定的方法，這些書大致歸結爲檢序跋、驗牌記、查避諱、考刻工、核校閲人時代等，究其實質，是以古書版本的各種信息源爲切入點，借助文史工具書的方法。學者將其稱爲"考訂法"，並強調，在版本學的方法中，只有"考訂"纔是老老實實的學問。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種強調對於推動版本學研究擺脱經驗主義，確有積極的意義。不過，隨着古書整理工作的進展，人們逐漸認識到，這些信息源對於鑒定固然有所幫助，但它的發揮作用是有前提的，即只有當著録本爲原版時，這些位置提供的信息纔有意義。一旦發生翻刻，它們便失去價值。在近年大陸開展的國家珍貴古籍申報過程中，確有年輕同志採取一味盲從、刻舟求劍的態度，最終不幸地淪爲機械考訂的犧牲品。

二

從字體風格觀察，翻版大致可爲三種：使用流行字體，採用摹仿體，擺脱底本自成一體。也許是出於民族心理的緣故，中國的古籍翻版與原本達到亂真的是少數，大多數翻版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其時代本色，這恰好爲後人從形式角度來鑒別翻本提供了可能。加強對這些翻版與原本的摹仿體的研究，有助於進一步提高版本鑒定的水平。

從形式上説，一部翻版最終刻成什麽樣子，取決於出資人、刊刻主持人、寫手、刻工、受衆、市場等多方面因素的互動結果。從内容上看，翻版並不都是底本的機械複製。在某些歷史階段，它會改换面目，以推陳出新的形式出現。明代後期，隨着市場因素的介入，某些通俗文學版本的翻刻者對底本創作者由過去的尊重轉爲無視與争競，這一態度的變化可能改變翻版的藝術走向。

由於在形式與文字兩方面與原本具有相似性，長期以來，翻版一直成爲書坊作僞的犧牲品。

可以說,古書版本中出現過的所有作僞手段,都曾使用在翻版上。瞭解翻版中的作僞伎倆,是版本鑒别中不可或缺的一項訓練内容。傳統的收藏著録對今人參考價值甚大,但又存在有敘述程式化、内容人云亦云的毛病,鑒定結論更是錯誤百出,不僅給收藏家帶來困擾,也給研究者造成負面影響。學者如果没有分辨能力,盲目利用,難免徒勞無功。結合當時收藏之原件,對傳統著録進行逐種梳理,"删裁繁誣,刊改漏失",或許會是版本學者下一步將要開展的工作内容。

三

昌彼得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在臺灣發表《我國版本學上幾個有待研究的課題》一文,[①]總結當時版本學研究的狀況。該文在末尾説到翻刻,可惜對於印次造成的差異,則隻字未提。而事實上,當時研究版本的不足之處,更多的正是"印"的方面。

傳統學者在討論具體個案時,習慣以"刻本"作爲單位,似乎這一"刻本"是静止的、固定的。而在實際操作中,某一刻本是由版片衍生而出的印本之集合,這些印本是多樣的、流變的。學者所據的本子,首先屬於某一印次,其次是該集合中某一個(或多個)具體的印本實物。不察古書雕版印刷之全過程,執一而論,會導致諸多弊病。兹特申論之:

一副版片經過自然的物理損壞,人爲的改易,版權的轉移,會形成多種不同的印本。這些彼此互異的中间印本,在文本流變中起到承先啟後的作用,没有這些本子,從早期文本到晚期文本的演變過程就不清楚,不完整。而它們一旦被統一在某一刻本名下,其承載不同文本的特質遂遭遮蔽。此其一。

學者考研某一版本,會評價其文字優劣,甚至會進一步追究導致錯誤的責任人。但如果恰好這一刻本經過改動,而他所據的只是此刻諸印本序列中的一種,他得出的結論就不免與事實相違背。此其二。

某一刻本行世,有翻版,有重刻,翻刻本、重刻本依據之底本,只能是某一具體的印本。翻刻者事先考察底本的多個印本,並在序跋中說明原本的印次差異,這種做法極爲少見。[②] 多數情況下,刊刻者只是機械地複製某一印本。作爲底本的印本中一些獨有的文字,被後來傳本忠實地繼承。忽視這一現象,便不能理清其版本之間的淵源遞嬗關係。此其三。

刻本之外,還有寫本系統的本子,包括稿本、抄本、校本。現存的寫本多爲雕版印刷盛行之後的産物,在文本上與刻本關係密切。歷史上的刻本大多曾經有過多種不同印次的印本,文字不盡相同,這些印本目前只有少數尚存於世。但在今存的寫本上,還不同程度地保留有那些已經亡佚印本的異文線索,二者可互相印證。不明乎此,割裂地看待各種版本類型,則無法收舉一反三之效。此其四。

刻本内容被整體或局部收入他書,收録者在編輯素材時,使用的是某一具體的印本,最後編成的文本會帶有該印本的文字特點,其中不乏以譌傳譌、謬種流傳之處。孤立地閱讀最後的成書,而不考查所用素材的底本印次,就難以發現這些毛病。此其五。

要查找前人對於古書内容高下得失的評價,《四庫全書總目》無疑是首選了。近年學者陸續發現,館臣有所持爲後印劣本而考訂失當的,有將同一書兩種印本誤作異書著録並分别撰寫提要的。不從印本入手,便無法解釋館臣何以會犯這樣的錯誤。此其六。

前人之研究專著就某書作考訂、發議論,也一定要依據一個印本。有些後印本存在修補後印造成的文字錯誤,直接將學者的思路導入歧途。從這個本子自身或其源頭版本找尋印本差異,纔

---

① 昌彼得《版本目録學論叢》(一)頁一七五至一八八。學海出版社,1977年。

②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趙氏小山堂刻本《水經注釋》,傳世有多種印本,清光緒蛟川花雨樓張氏曾據以翻刻,張鴻桷在後跋中逐一列舉各印本之異文。

能發現錯誤的根源。此其七。

由此七項得出結論,版本的接受與繼承方式是從印本到印本。這並不是説,在具體操作中,要無條件地以前人研討過的某一具體的印本實物爲據,那樣做常常很困難,有時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比較符合實際的做法是,在刻本中分出不同的印次,以某一印次的文字爲基本討論單位。

四

本書記述有關翻刻與後印的種種鑒定技巧,最終目的並不在於説明二者各自的具體應用,而在於强調二者結合可形成倍加的功効,正如《荀子·勸學》所説"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借由這一方法,許多複雜的文本難題可迎刃而解。這種結合對中國古籍版本學而言,不僅是某一個點的突破,更是一種整體思維的突破。

注重刻與印之間的文字内容關聯性,使版本學的立足點從形式轉向文本。這並不是説傳統的形式研究就不重要了,相反,翻刻與後印這均可導致文本的譌、脱、衍、倒、錯亂、滲透等毛病,二者的結果具有相似性,容易彼此混淆。這一現實恰恰要求我們更重視加强對版本形式的研究訓練,切實弄清文本失誤的根由與性質。

刻與印結合研並非完完全是今人的創造,清代中期黄丕烈、顧廣圻等學者在實踐中就已注意採用這一方法。之後限於條件,這種方法一直在學術精英圈内小範圍使用,雖然一線相傳,始終没有斷絶,但只是無意的演進。在更多情況下,受到主觀偏見與客觀困難的限制,這一方法被排斥在主流研究視野之外。二〇〇二年,陳先行在爲美國柏克萊大學東亞圖書館編寫書志時,對八百種善本的翻刻、後印進行考察。主動地、有意識地、成規模地採用刻與印結合的方法來研究版本,這大概是第一次。這種做法的意義在於,它明明白白地宣告,研究版本之學非採用這樣的做法,没有辦法繼續下去。

中國古書具有賞鑒價值,這一點不容否認。有一類人,他們與古書接觸的過程中,體會不到任何藝術美感,僅將其作爲有待利用的對象,這無疑是可憐而可悲的。而過分强調賞鑒性,又使版本之學無法成爲一門嚴謹的專門學科。將刻與印相結合之後,版本學的立足點從舊有的形式轉向了文字源流,刻與印不再只是供好古者摩挲玩賞而已,而具有了探索文本價值的功用。

從這一觀念入手,重新審視現有的古籍整理方法,可以發現,舊有的操作流程、工作理念都有可改進之處,一些有利於學術積累和創新的規範有必要建立起來。從反面來説,現有的一些著名的古籍點校本,操作者的學術水準不可謂不高,工作態度不可謂不嚴謹,但其成果仍出現很多錯誤,有些需作局部修訂,有些甚至有整體重做的必要,這一現象發人深省。這提示我們,目前中國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的養成環境可能仍有欠缺,在培養内容和訓練方法上可能仍存在局部盲點。

五

刻與印作爲兩種版本現象,並非只存在於中國古籍。在我們的鄰邦日本、韓國和越南,這些現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另外,日本、韓國和越南有相當數量的書籍直接或間接地翻刻自中國古籍。這些國家漢籍的翻刻、後印情況將是該課題待開拓的領域。業師陳正宏先生曾提出構建"東亞漢籍版本學"的設想,①如果這一設想能夠付諸實施,則本編提出課題的研究空間將大大拓展,取得的成果也必然更爲可觀。

---

① 陳正宏《東亞漢籍版本學序説》,收入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二輯。中華書局,2007年。

實例編

目　　録

第一章　宋刻本

001

北宋刻遞修本《後漢書》九十卷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三十卷**　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補。

半葉十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二十五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1 厘米，廣 14.5 厘米。列傳卷八十末題“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勑重校定刊正”，下題“承奉郎守將作監丞直史館賜緋魚袋臣孫何、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緋魚袋臣趙安仁”二行。

據程俱《麟臺故事》，北宋淳化五年(994)，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書》，同墨版於杭州，景德元年(1004)、景祐元年(1034)復校訂三史，至景祐二年(1035)始成定本。又《宋會要輯稿・崇儒・勘書》載，乾興元年(1022)，判國子監孫奭言，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於輿服、職官足以備前史之闕，乞令校勘雕印頒行，從之。天聖二年(1024)送國子監鏤版。由是推知，淳化本僅有紀、傳，未有劉昭注補《後漢志》，紀、傳、志合刻，或從景祐本始。

此本宋諱玄、朗、敬、竟、弘、殷、匡、胤、恒、貞、徵等字缺筆，讓字偶有缺筆。版片修補不止一次，玆按字體風格差異、版刻新舊，分記如下。

一、原版。字體挺秀，“桓”字不缺筆。有印面漫漶不堪者，亦有較清朗者。版心刻工有：陳吉、陳覺、陳惠、顧全、洪吉、金玘、金真、賴安、施元、宋庠、唐慶、屠秀、徐安、徐真、徐成、徐簡、徐雅、徐軫、許宗、許亮、楊守、楊玠、楊琪、印端、印祥、張安、張宣、張詢、張憙、張敦等。

以上刻工，與今藏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北宋刊南宋補刊本”《史記》、[①]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之“北宋刻遞修本”《漢書》多有相合。部分刻工與刻思溪藏，當活動於北宋後期(說詳後)。

二、補版。字體方整中略趨圓潤，“桓”字不缺筆。印面清晰，無異版拼接。版心刻工有：陳武、陳得、丁保、付及、付才、高宣、郭康、甘正、蔣達、蔣深、林俊、李保、潘元、阮青、孫老、王敏、王溢、王詢、楊順、張棐、張遂、鄭勤、陳太、陳文、陳老、陳受、陳宗、陳能、陳保、陳奎、陳昌、程保、程候、蔡大、崔智、丁宥、高生、葛大、郭生、金生、靳慎、林老、林生、林淙、林威、劉受、郎彥、孫立、史貴、王近、王真、王秀、王泗、王保、徐逢、邢中、姚順、葉盛、葉仍、張季、張宗、鄭仲、鄭與、鄭文、印保等。

以上刻工，陳武等二十二人見於日本静嘉堂文庫所藏之宋刻本《三國志・吳書》，程保曾參與福州

---

① 傅斯年《北宋刊南宋補刊十行本史記集解跋》，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頁 488；勞榦《後跋》，見同書頁 497。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

開元寺毗盧大藏,[1]尾崎康據日本金澤文庫、宫内廳書陵部所藏開元寺毗盧大藏,考知陳得、付及、陳昌刻在北宋宣和六年(1124),丁保、潘元刻在南宋紹興十八年(1148),[2]知補版刻工活動於北宋末南宋初。

三、再補版。字體方峭嚴整,"桓"字缺筆。印面清晰,間有異版拼接:左右兩側印面模糊,靠近版心一段印面清晰。模糊者爲原版,清晰者爲補版。如卷三十八葉三、卷六十上葉十、十四,版心刻工"包正";卷五十九葉十五、十七至十九,刻工"丁圭";卷三十九葉九、卷六十葉九,刻工"孫免";卷七十三葉二、十三,刻工"徐宗";卷六十上葉二,刻工"朱琰"等,皆爲補版刻工。補版刻工尚有:陳錫、陳彦、陳明、陳仁、陳永、陳石、蔡宗、董昕、弓成、顧淵、胡滂、林受、李周、李生、毛諫、牛實、孫祥、宋俅、史彦、王大、王仲、王受、王珍、王榮、王悦、吴浩、吴亮、吴邵、徐高、徐杲、徐茂、徐彦、徐昇、楊明、余集、俞文等。

以上刻工,包正、陳錫等二十八人參與刊刻南宋初杭州地區刻本《文粹》、《禮記鄭注》、《經典釋文》、《廣韻》、《戰國策注》,南宋前期兩浙茶鹽司刻《周易注疏》、《尚書正義》、《唐書》、《事類賦》等,知再補版刻工活動於南宋前期杭州地區。

按是書宋刻,版本繁多,大致可分二系:一監本系,源出北宋監本,存世者以此本爲代表。一坊本系,存世者有宋王叔邊刻本,宋黄善夫、劉元起刻本,宋白鷺洲書院刻本等。二系獨立發展,文本各具特點(詳表一)。張元濟《後漢書校勘記》所據之南宋初兩淮轉運司刻九行本,出自監本系,經元、明補版,誤字多有,殊失原貌。此本刻在北宋末,雖非景祐監本,典型尚存,可以匡正南宋初兩淮轉運司刻本之失(詳表二)。

表一　宋監本、坊本系統文本異同例(卷十六)

葉	行	宋監本系統				宋坊本系統	
		北宋末刻十行本	宋末福州刻元修本	明正統翻刻本	宋紹興刻九行本(帶＊者皆爲補版葉)	宋王本、黄本、白本	明汪文盛刻本
一	七	豪桀多薦舉禹	桀	桀	桀(＊)	傑	傑
四	九	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	以	以	以(＊)	而	而
十一	一	迷唐伯父號吾	號吾	號吾	號吾(＊)	號迷吾	號迷吾
二十五	後一	批音片兮反	弓(誤)	兮	兮(＊)	支	支
二十七	後四	振窮乏	振	振	振(＊)	賑	賑

表二　宋末福州本、明正統本不誤,宋紹興刻九行本補版致誤例(卷十六)

葉	行	宋監本系統				宋坊本系統	
		北宋末刻十行本	宋末福州刻元修本	明正統翻刻本	宋紹興刻九行本	宋黄本	明汪文盛刻本
十三	五	陛下躬天然之姿	姿	姿	恣(＊)	姿	姿
十五	二	持節護喪事	持	持	特(＊)	持	持

---

[1] 《中國版刻圖録》(增訂本)解題云:"《漢書》補版刻工程保、王文、孫生等人,紹興十九年又刻福州開元寺毗盧大藏。程保等既是南宋初年人,則此書原版刻於北宋末期,即據北宋監本覆刻,而非景祐監本。"

[2] [日本]尾崎康《以正史爲中心的宋元版研究》頁19。

續 表

葉	行	宋監本系統				宋坊本系統	
		北宋末刻十行本	宋末福州刻元修本	明正統翻刻本	宋紹興刻九行本	宋黄本	明汪文盛刻本
十五	後三	以板四周爲檻	檻	檻	濫(*)	檻	檻
十六	八	痛鷩無罪遇禍	遇禍	遇禍	遇(*)	遇禍	遇禍
十六	後五	一門七人	七	七	十(*)	七	七
二十三	後四	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也	州	州	川	州	州
二十五	六	自從也	從	從	出(*)	從	從
二十六	後二	春夏長養萬物	養	養	春(*)	養	養
二十六	後四	設罝萬里	罝	罝	置(*)	罝	罝

此本存卷二、六至四十四、四十八至六十三、六十七、七十三至七十七、八十四至九十、志卷三至二十、二十三至二十九。配補情况如下：

(1) 卷四十五至四十七、六十四至六十六、六十八至六十九、七十八至八十三、志卷三十配宋末福州翻刻本。

(2) 卷一、七十至七十二、志卷二十一至二十二配清抄本。

(3) 另有缺葉，以宋末福州刻元修本配補：卷九葉十一至十五配大德、元統補版，卷十葉二十八配大德補版，卷二十六葉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配大德、元統補版，卷二十七葉一至三、卷五十四葉十六、卷五十五葉一、卷五十八葉六至八、十八至二十四、卷六十下、卷八十九葉一配大德補版，卷六十七葉三至二十八配元補版。

鈐有"汪士鐘曾讀"、"紹基秘笈"、"菰里瞿鏞"、"瞿秉沂印"、"鐵琴銅劍樓"等印。《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著録。[①] 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6729)。

國圖另藏有同版二帙(書號 9333)、(書號 6592)，殘缺更甚，然卷七首葉，瞿本爲補版(圖 2-001-2)，彼本尚是北宋刻原版(圖 2-001-1)，知是初印本。

[翻刻]

是書翻刻本有二：

(一) **宋末福州刻本**(圖 2-001-3)，匡高 20.5 厘米，廣 14.5 厘米。刻工葛文、鄭埜、鄭立、鄧堅等，皆南宋末期福建良工，開版字體爲南宋後期福建官刻典型體式。有元大德九年(1305)、十年、至大元年(1308)、延祐二年(1315)、元統二年(1334)補版。[②]

與該本開版風格近似者，所見有三種：

一宋淳祐十年(1250)史季温福州刻本《國朝諸臣奏議》，刻工有葛文、鄭埜、鄧堅。有元大德四年(1300)、至大元年、元統二年補版。

一南宋後期刻本《古靈先生文集》，刻工有葛文、鄭埜、鄭立。

一南宋後期刻本《鬳齋考工記解》，刻工楊慶、鄭立，其中楊慶又見於《國朝諸臣奏議》。有元

① 《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識語此書稱"間有元時補版"，實爲配補宋福清縣學刻元補版；圖版"宋本六"收録本書卷七首葉，實爲南北宋之交補版，並非原版。

② 日本静嘉堂文庫藏有完本，見《静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録》解題篇頁 12 下。

延祐四年補版。

三本刻工與此本同，知此爲南宋末福州官本。文字間有誤改。

鈐有"天禄繼鑑"、"天禄琳琅"、"乾隆御覽之寶"等印。今藏臺灣"故宫博物院"。《仁壽本二十五史》即據此影印。

（二）**明正統八年（1443）至十年刻本**（圖 2-001-4），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20.9 厘米，廣 14.1 厘米。原版鐫有"正統八年刊"、"正統十年刊"字樣，又有寫刻者名氏。補版版心下亦有補刻名氏，多爲白文，附記如下。

原版：王三、潘敦寫、鄔諒寫、張悰寫、張綬寫、林鳳寫、林庠寫、林季寫、歐陽明寫、歐陽貞寫、劉鏞寫、劉輔寫、何端寫、何恕寫、梁文寫、梁璵寫、梁珩寫、梁烜寫、秦盛寫、侯爵寫、侯福寫、顔魯寫、蒙璉寫、費瀾寫、黄篪寫、黄璋寫、周順寫、周儀寫、周晟寫、戴光寫、戴冕寫、謝惠寫、麥顯寫、宋吉寫、李紳寫、李瓘寫、植福寫、覃瓊寫、趙肅寫、倫貴寫、董載寫、吴宣寫、吴應琦寫、彭孟宣寫、鄭端刊、徐良刊、馬華刊、羅鳳刊、曾宣刊、范二仔刊、梁正刊、梁安童刊、區成祖。

補版：程孟徽、羅善、孔裔、馬伯序、朱得刊、肖賢刊、沈智刊、黄韜刊、黄福榮刊。

此本卷九十末題有"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勅重校定刊正"一行，源出北宋刻本，而文字違異甚多。北宋本不誤、南宋末福州本譌誤處，此本每同後者（詳表三），疑此本係從南宋末福州本翻出。又有北宋本與南宋末福州本同、此本獨異處，其中有形近而譌者，當爲手民誤刻所致；有與宋坊本系文字相合者，疑是校刻者據另一系統（宋坊本系）版本校改所致。（詳表四）。

表三　宋末福州本誤、明正統本沿誤不改例（卷十六）

葉	行	宋監本系統				宋坊本系統	
		北宋末刻十行本	宋末福州刻元修本	明正統翻刻本	宋紹興刻九行本	宋王本、黄本、白本	明汪文盛刻本
十三	七	奉承大宗	太	太	大（*）	大	太
十四	後一	既還里弟	第	第	弟（*）	第	第
十四	後六	並宿幸其弟	第	第	弟（*）	第（弟）	第
十六	九	乃肉袒輿櫬	襯	襯	櫬（*）	襯	襯
二十五	後一	青蠅之人所共構會	稱	稱	今上御名（*）	搆	搆
二十五	後四	令陛下忽慈母之仁	參	參	慈（*）	慈	慈
二十六	後七	高祖購求布千金	季	季	求（*）	求	求
二十八	二	寧赴湘沅	流	流	流（*）	流	流
二十八	後四	泣血漣洳	連如	連如	連如（*）	漣如	漣如

表四　宋末福州本不誤、明正統本誤改例（卷十六）

葉	行	宋監本系統				宋坊本系統	
		北宋末刻十行本	宋末福州刻元修本	明正統翻刻本	宋紹興刻九行本	宋王本、黄本、白本	明汪文盛刻本
三	後九	運策帷幄之中	策	籌（改）	策（*）	籌	籌
四	後一	住或作柱	杜（誤）	駐	柱（*）	拄	柱

續 表

葉	行	宋監本系統				宋坊本系統	
		北宋末刻十行本	宋末福州刻元修本	明正統翻刻本	宋紹興刻九行本	宋王本、黃本、白本	明汪文盛刻本
十	二	期冰合度河攻訓	冰,度	外,度	冰,度(*)	冰,度	冰,度
十二	四	以狀白校尉徐僑	白	句	句(*)	白	白
二十四	後二	胡交反	胡	故(改)	故(*)	故	故
二十四	後六	晉范武子變將老	變	會(改)	會(*)	會	會
二十七	後六	宮室榮邪	榮	崇	營(*)	營	營

鈐有“邢之襄印”、“南宮邢氏珍藏善本”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10049)。

上海圖書館藏有同版一帙,爲袁氏臥雪廬舊藏,刷印在北圖藏本之後,明前期補版葉較多(圖 2-001-5)。版心下原有“正統八年刊”、“正統十年刊”字樣,爲坊賈割去,冀充宋刻。志第十四至十八、列傳第五十三至五十六、六十至六十六、七十一至七十五配清抄本帝紀第六、志第十一、十三、二十三、列傳第九至十三、十五、十八、二十至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九至四十、四十二、四十四、四十六、四十九至五十一、六十九至七十間有補抄。卷末有袁芳瑛手書跋尾(圖 2-001-6)云:

右宋淳化刊本前、後《漢書》,明正統時曾有修補版中脫剥之處,《前書》末空處亦係題淳化年月,爲修時削去,幸《後書》尚留此。故或稱正統本。寔則宋本,且絕佳之宋本也。《前書》開卷顔氏結銜與諸本便有同異,無論其餘。《後書》如劉昭補注序式獨留舊觀;《郭太傳》誤章懷注爲蔚宗文,諸本皆然,惟此與汪文盛本不爾,雖各南宋刻亦不及,其佳處可以類推。至行款悉與乾興本合,則刻有先後,均爲官勘本,精審固同。余得此刻凡二,各有缺損,彼此互鈔補,則皆完好。一藏於家,一以寄贈我滌老親家少馬。惟鈔處因累於簿書,未及細勘,誠恐筆誤。然少馬最精班、范之學者,或以意勘,或用他本對勘,即有誤,當徑點出。芳瑛從事史學有年,擬作《廿四史校勘記》,尚未就緒。異時少馬所勘必有發千古所未發者。尚望逐條録示,開我盲昧也。咸豐七年(1857)秋七月,袁芳瑛識於松江署中。

二部紙光墨色,《前書》遠勝《後書》,然《後書》中模糊斷爛處,諱文缺筆俱隱隱可識。書固有不專以紙墨論者,宋刻是也。芳瑛再識。

[訂誤]

此本與前述之十行本《史記》、《漢書》刻工相合,字體、刀法接近,當爲一時之製。此三史舊稱爲“景祐本”,或稱“淳化本”,不確。據《中國版刻圖録》考定,此本當刻在北宋後期,即據北宋監本覆刻,而非景祐本,已成定論。近有學者置疑此說,試述如下。

臺灣“中央圖書館”史語所藏有同版另一印本,存十八卷,有缺葉及别本配補。尾崎康利用該本考察刻工,以“《後漢書》與《吳書》中尚未發現與思溪藏相同的刻工”[①],且《後漢書》與《吳書》有同一批刻工,疑此本刻在南宋紹興十年前後,並非北宋本。

① [日本]尾崎康《以正史爲中心的宋元版研究》頁 21。

按國圖藏本刻工洪吉、宋庠、徐雅、張宣等曾參與刊刻思溪藏。尾崎康氏所據之臺灣藏本殘缺殊甚，刻工採録未能完全。又，《後漢書》刻工與《吳書》同者，經印面比較，皆爲補版刻工，則此本原版當刻在北宋後期。

或以今藏臺灣"中研院"史語所之十行本《史記》非但爲景祐本，且爲"景祐年間對淳化版校正後的重印本"[1]，即淳化刻版、景祐重修印本。按三史原版刻工洪吉、宋庠、徐雅、張宣等曾參與刊刻思溪藏，思溪藏開版於靖康元年(1126)，刻成於紹興二年(1132)，[2]則原版刻工曾活動於北宋末年。設使三史刻在景祐二年(1035)，以刻工二十歲始從事刊刻計，則洪吉等刻思溪藏時當已年過一百二十；若上推至淳化，則洪吉等刻思溪藏時已年過一百六十，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

002

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

唐李白撰。

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8 厘米，廣 11 厘米。首載李陽冰、魏灝、樂史序，末有宋敏求、曾鞏序，元豐三年毛漸後序。

李白集舊有李陽冰所編《草堂集》本、魏灝序次本、樂史編集本，今皆不傳。是編爲宋敏求重編、曾鞏次第者，收詩九百九十七首，文六十六篇。元豐三年(1080)，晏處善來守蘇州，命毛漸校正刊行。

此本(圖 2－002－1)宋諱避至"構"字，版心下鐫刻工名：旦、知、王、吕、吳一。書體刀法，爲宋蜀刻典型體式，爲南宋初年蜀中據北宋元豐三年蘇本再刻者。行款、版式與蜀刻本《王摩詰文集》接近，後人將二者同歸爲眉山地區所刻十一行本唐人集系統。

鈐有"袁氏與之"、"王氏敬美"、"崑山徐氏家藏"、"黄丕烈"、"百宋一廛"、"三十五峰園主人"、"士鐘"、"閬源父"、"陸心源印"、"十萬卷樓"、"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等印。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同版一帙，明朱之赤舊藏，卷十五至二十四缺佚，以清康熙繆曰芑刻後印改字本配補。

[翻刻]

是書有**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吳門繆曰芑雙泉草堂翻刻本**，匡高 17.5 厘米，廣 10.4 厘米。清諱"曄"字缺筆。前有康熙五十六年繆氏序。封面題"吳門繆武子重刊宋本，雙泉草堂藏板"。各卷末鐫有"吳門繆曰芑武子甫重刊宋本"字樣。版心下宋刻工名一仍其舊。繆序云"得崑山徐氏所藏臨川晏處善本，重加校正梓之"，知已經改易。字體爲康熙刻通行體式，有別於宋蜀本。

封面有"雙泉草堂"、"大雅久不作"二印，又"金閶吳趨坊宛委堂書坊發兑"朱文戳記。鈐有"葉啟藩藏"、"葉啟勳"、"定侯所藏"、"葉啟發藏"、"葉啟發讀書記"、"東明所藏"、"石林後裔"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

① 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頁 114。
② 李際寧《佛經版本》頁 79。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年。

［後印］

清康熙繆曰芑本傳世有初印、後印之别。花房英樹撰有《繆本宋本對照表》，①所據繆刻爲後印本。今対照原本，發現繆刻初印本與宋本違異者約計五十處，未見剜痕，蓋寫樣時所校改。詳下表一：

表　一

卷	葉	行	宋蜀刻本	繆刻初印本	繆刻後印本
三	九	八	撫頂弄盤舌	古	古
五	四	六	金官樂事所	宮	宮
五	七	七	蒼穹浩浩茫	茫	茫
六	五	後一	不歎君棄妻	妾	妾
六	六	十	壘麴便築糟丘臺	糟	糟
六	七	後八	愉揚九重萬乘主	揄	揄
七	六	一	白髮三十丈	千	千
八	八	後五	何當其攜手	共	共
九	三	九	七亢洞豁落	元	元
九	四	後十一	山河亦衾儔	幬	幬
九	九	五	醉歸記宿吳鎛諸	鎛	鎛
九	十	後五	中望天中望	夜	夜
十	五	後九	片辭貴白璧	璧	璧
十	七	後九	一去未千年	十	十
十一	二	後四	顛領成醜土	士	士
十三	一	八	郢客東傳齊兒	轉見，姬	轉見，姬
十四	五	六	長乘晚洞視	桑	桑
十四	九	後八	杭州送裴大擇	澤	澤
十五	五	後一	送蕭二十一郎之魯中	三	三
十六	四	後一	恐傷中國葵	園	園
十六	十一	十	上陳魚樵事	漁	漁
十七	九	十一	攜妓登梁王樓霞山	棲	棲
十八	六	七	其相磨滅焉	共	共
十九	六	九	玆嶺不可疋	匹	匹
十九	七	十	灑明甘露言	以	以
二十	三	六	豈見三桃園	圓	圓

① ［日本］花房英樹《李白歌詩索引》頁 91。“唐代研究指南”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續 表

卷	葉	行	宋蜀刻本	繆刻初印本	繆刻後印本
二十一	一	後八	褰窺臨衆芳	褰	褰
二十二	五	後四	秋夕放懷	旅	旅
二十二	六	二	徒占清露輝	沾	沾
二十二	六	九	觀書散遺袟	帙	帙
二十四	一	十一	殷勤道相億	憶	憶
二十四	二	一	昔在舂陵東	春	春
二十四	五	後一	折芳州之瑶草	洲	洲
二十四	七	後八	雙雙語前詹	簷	簷
二十五	三	三	皓璧晝朗	壁畫	壁畫
二十五	三	十	擬跟桂而罷躋	絓	絓
二十五	三	後十	於是天正孟月	王	王
二十五	四	五	乃絜俎醢	菹	菹
二十五	五	後二	夢澤居其太半	大	大
二十五	六	後一	刮月窟而搜塞門	括,塞	括,寒
二十五	八	一	觀殊材擧逸辟	群	群
二十五	八	八	梢鶬鴰	捎	捎
二十五	十	後七	至于海濁	湄	湄
二十五	十一	後十	晨登大山	太	太
二十六	二	九	昔有周大王之興	太	太
二十六	四	後五	于維陽孟公足下	揚	揚
二十六	十	九	幸惟下流之開奬飾	大	大
二十七	六	九	即原常春陵之亞焉	嘗	嘗
二十七	十	二	汚州龍興閣序	汝	汝
三十	二	後七	故歷代帝主	王	王
三十	九	五	初敀運二陝	陵	陵

繆刻初印本與宋本較爲近似,後印時復加校正。卷端第五行"七世爲庶"(圖 2－002－2),後印本改爲"五世"(圖 2－002－3),類此者凡一百四十二處,較之前改不啻三倍之。今附其文字異同如下表二。

表 二

卷	葉	行	宋蜀刻本	繆刻初印本	繆刻後印本
一	一	五	七世爲庶	七	五
二	一	後二	蟠蜾入紫微	蜾	蝀

續 表

卷	葉	行	宋 蜀 刻 本	繆刻初印本	繆刻後印本
二	一	後十	徐氏載秦女	氏	市
二	三	後十一	燕趙延郭隗	趙	昭
二	五	後一	團圓下庭緑	圓	團
二	六	三	綺樹青雲端	樹	樓
二	七	後一	一揮成斧斤	斧	風
二	十	後七	素絲無變移	無	易
三	二	九	冰崖轉石萬壑雷	冰	砅
三	二	後七	廣張三千六百鈞	鈞	鉤
三	五	一	雲愁海思今人嗟	今	令
三	五	四	古人傳道流其間	流	留
三	六	六	天道如青天	天	大
三	八	後十一	瀆沐採薪感之悲	瀆沐	犢牧
三	十	一	爲陽春	爲	鳴
四	二	二	雙咽一氣凌紫霞	咽	煙
四	三	後七	孺子妾及英才	及英才	未央才人
四	三	後八	雖不如延年姝	姝	妹
四	八	後四	千旗揚彩紅	紅	虹
四	八	後九	沙雞鳴曲池	沙	莎
四	十一	二	代閨有貞女	閨	關
五	八	後三	胡騎五花馬	胡	朝
五	九	二	迢迢五員關	員	原
六	五	後七	誰能貫白日	貫	貰
六	五	後十一	日色色盡花含煙	色	欲
六	五	後十一	月明欲素秋不眠	秋	愁
六	六	六	倒著接籬花下迷	籬	羅
六	七	後六	列士擊玉壺	列	烈
六	七	後十	西施宜美復宜嚬	美	笑
七	一	十一	又作嗤嗤	嗤嗤	咄咄
七	四	後十	攜奴東土山	奴	妓
七	七	後一	却似天皇欲渡遼	天	文
七	十二	後四	將此通塘渠見羞	此	比
八	四	五	秋坐金張館	秋	愁

續　表

卷	葉	行	宋蜀刻本	繆刻初印本	繆刻後印本
八	四	六	清秋何似尉	尉	慰
八	五	四	天與百人高	人	尺
八	七	六	宣公猶能畏後生	公	父
八	七	後九	擢髮贖罪	贖	續
八	十	六	鼇因覩方蓬	因	背
九	六	八	疲人散憂草	憂	幽
九	六	八	驚川無活鱗	活	恬
九	七	後十	不如五柳春	如	知
九	十	後九	虜箭兩宮闕	兩	雨
十	六	三	安得弄善射	弄	羿
十	六	後一	以愚陷網目	網	網
十	六	後九	誰念矍爍翁	爍	鑠
十一	一	九	彎弓綠絃開	絃	弦
十一	二	後五	願借羲皇景	皇	和
十一	六	二	田家攘鋤犁	攘	擁
十一	六	五	杖策還蓬梨	梨	藜
十一	八	七	却坐清雲叫	清	青
十一	八	後二	亡秦亂天經	秦	新
十一	九	後七	楚懷秦鍾儀	秦	奏
十一	十	二	家住洞湖水	洞	泂
十一	十	四	清陽杳莫覩	陽	揚
十一	十	四	待號辭人間	號	我
十二	三	後五	一作反橋浦	反	板
十二	十	二	過客難登謝朓舟	舟	樓
十三	二	後十	淥水帝王州	淥	淮
十三	二	後十一	瑶草空高堂	堂	唐
十三	三	後五	一作鳳集碧相秀	相	梧
十三	三	後五	賣蚕向嵩岑	蚕	畚
十三	三	後九	欲起雲羅中	欲	歎
十三	四	十	蘇少府因北游(二字小注)	北游(小注)	北游(正文)
十三	五	六	玉顔日磂磷	磂	緇
十三	十	後九	立得貴清真	得	德

續 表

卷	葉	行	宋 蜀 刻 本	繆刻初印本	繆刻後印本
十四	五	後二	今辰魯東門	辰	晨
十四	八	後四	微聲列齊謳	微	徵
十五	三	九	將投崔冠軍	崔	霍
十五	三	十一	禮部員外輔國之子	輔國	國輔
十五	三	後九	碧山青江幾超忽	青	清
十五	四	後十一	吳王垂舞袖	吳	定
十五	五	三	四代五公族	五	三
十五	八	十	流水浙江心	浙	折
十五	八	後七	蒼卒解漢紛	蒼	倉
十五	九	三	末遲杳若仙	末	來
十五	九	後四	東泣似長川	泣	注
十六	一	後十	僕與倩公面不忝	面	一面
十六	二	八	胡入漢東國	胡	路
十六	六	後七	能取遼城功	遼	聊
十六	七	十一	蘭麝疑珍墨	疑	凝
十六	八	二	滅琴聽霜猿	滅	拂
十六	八	二	拂燭乃星飯	拂	滅
十六	九	後八	緣谿見綠條	條	篠
十六	十一	後三	自言羲和人	和	皇
十七	七	三	西耀遊水流	遊	逐
十八	一	後十	疊嶂憶青猿	青	清
十八	二	後十	湖闊數千里	千	十
十八	三	後二	送謝氏山亭	送	遊
十九	二	後五	一別武公去	公	功
十九	六	四	望黃鶴樓	樓	山
十九	七	後四	挂席上待月有懷	席上	席江上
二十	一	七	色漲桃李然	李	花
二十	一	後一	有如桃李源	李	花
二十	二	七	裝鸞駕鶴又服■	■	遠
二十	三	一	遠聲向我啼	遠	連
二十	十	後四	銅宮放太甲	銅	桐
二十一	三	後十一	我行植木落	植	值

續 表

卷	葉	行	宋 蜀 刻 本	繆刻初印本	繆刻後印本
二十一	三	後十一	月苦青猿哀	青	清
二十一	四	十一	碧松與其吟	其	共
二十二	二	後十	取掇世上䰄	取	恥
二十二	八	後二	覆盃儻舉	盃	盆
二十二	八	後十	舜昔受禹	受	授
二十二	九	三	荆州賊辭	辭	亂
二十三	一	後九	中涵玉體虚	體	醴
二十三	三	一	疑入嵩丘夢綵雲	嵩	高
二十三	四	八	巫山枕障書高丘	書	畫
二十三	五	後八	白道向姑蘇	蘇	熟
二十三	六	後十一	山高數十丈	十	千
二十三	七	後四	好馬迎春歌後院	馬	鳥
二十三	九	後八	白田已擾絲	擾	繅
二十四	三	後七	腸隨回紋結	紋	文
二十五	三	三	皓壁畫朗	畫	晝
二十五	三	後五	度延列位	延	筵
二十五	六	後一	刮月窟而搜塞門	刮,塞	括,寒
二十五	七	九	攞椿栝	攞	擺
二十五	七	十一	獵莽倉	倉	蒼
二十五	七	後八	夫何神狹鬼慄之駭人也	狹,慄	挾,摽
二十五	八	後八	豈割鮮以悴輪	悴	淬
二十五	十一	六	參方根以比壽	方	玄
二十五	十二	後六	玉顔減兮螻蟻聚	減	滅
二十五	十三	一	飄揚兮思无垠	垠	限
二十五	十三	後九	春心蕩兮始波	始	如
二十五	十四	一	若使春光可攬而花成兮	花成	不滅
二十五	十四	九	人間不可以託此	此	些
二十六	二	後六	漢當三十七	三十七	三七
二十六	四	七	臣所薦李白	薦	管
二十六	六	七	即僕林下之所隱客	客	容
二十七	三	後二	令宰隴西李公明化	令	今
二十七	四	九	龍像先輩	像	象

續 表

卷	葉	行	宋 蜀 刻 本	繆刻初印本	繆刻後印本
二十七	七	後五	羽觴雷舉	雷	電
二十八	四	後五	刀齊尺梁	梁	量
二十八	五	九	太雄掩照	太	大
二十九	一	後八	無自時而息焉	自	旬
二十九	二	五	若皃之勇	皃,勇	鼃,湧
二十九	二	六	瀉蓮峰之積翠	蓮	連
二十九	三	後二	衆布蓄魯如陵	魯	沓
二十九	四	四	識無微而有通	有	不
二十九	六	九	氣敵天維	敵	歒
二十九	八	六	儼實有立	實	碩
三十	三	後八	受之元良	受	授
三十	九	一	襲武伯	武伯	廣武伯

繆刻初印本用黄紙印,色如金粟,墨光如漆。傳世頗罕,坊肆弋利者,往往取充宋本,顧廣圻《百宋一廛賦》有"翰林歌詩,古香溢紙。擩染亂真,對此色死"之語,即指此而言。蔣抑卮舊藏一初印本,坊賈汰去繆序及封面,又裁割各卷末繆武子重刊木記,總目首葉僞鈐"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印,面葉簽題"宋本李青蓮先生文集"。

曾見一初印本,有孫星衍題記,卷末有繆曰芑重刊木記(圖 2－002－4);又見一後印本,卷末繆氏刊記缺失,蓋墊印所致(圖 2－002－5);又有周孝垓得版重印者,封面題"繆覆宋臨川本,木瀆周氏藏板",末葉鐫有"木瀆周孝垓平叔氏收藏"一行。

又有**清末湖北崇文書局翻刻繆本**,匡高 17.4 厘米,廣 10.4 厘米。卷中間有誤刻,如卷二第一葉後四行,"感我涕沾衣","沾"翻本誤刻作"沽"。

卷一葉一行五"五世爲庶",翻刻本"五"不作"七",知從繆刻後印本出。傳世亦有初印、後印本之别:初印者無封面,《總目》後有"陶子麟鐫字"字樣,卷末亦有"吳門繆曰芑武子甫重刊宋本"一行。後印者剷去陶氏鐫刻字樣,撤去封面,以充繆本。有封面者所見凡二帙,一題"光緒紀元夏月湖北崇文書局開雕",一題"光緒十四年孟春湖北官書處重刊"。

陶刻版心下鐫刻工名:陶子麟、陶雨麟、陶倉郎、陶長發、陶古君、陶云山、陶子林、陶光照、陶炳焜、陶心田、陶雨軒、陶萬富、陶少三、陶少卿、陶小山、三山、錦章、焕蘭、采(彩)臣、怡卿、彝卿、祥惟、焕芝、小香、長法、宗元、林行松。初印本卷一首葉有"陶子麟重刊"字(圖 2－002－6),後印本無之(圖 2－002－7)。由此推測,子麟之技藝在諸刻工中爲翹楚。其他刻工亦陶姓,或與子麟有親緣關係。按舊時刻坊運作規律,諸陶與子麟或又有師徒關係,其手藝由子麟傳授。

是書又有民國十七年(1928)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所據之底本爲繆刻初印本,卷十第二葉原缺,經後人補抄。

003
宋紹興間杭州刻本《說苑》二十卷

漢劉向撰。

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0 厘米,廣 14.2 厘米。

是書凡《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敬慎》、《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武》、《談叢》、《雜言》、《辨物》、《修文》、《反質》二十篇。曾子固校書,自謂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爲二十篇,又敘之。

是書及《新序》卷首開列陽朔、鴻嘉□年□月具官臣劉向上一行,此古人修書經進之體式。明本先將此行削去,已非其舊。

此本宋諱玄、敬、驚、鏡、殷、匡、儀、貞、徵、讓、禳、樹、桓、完、莞等缺筆,恒字改常,於慎、敦等字皆不缺。版心鐫刻工姓名:洪茂、洪新、徐亮、許明等,亦有但作"茂"、"亮"字者,皆南宋前期杭州地區良工。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之宋紹興杭州刻本《新序》十卷,刻工亦有洪茂、洪新,與此殆爲一時所刻。

此明晉府故物(圖 2-003-1),僅存卷十六至十九,爲《談叢》、《雜言》、《辨物》、《修文》四篇,《修文》篇"射者必心平體正"條下且佚數葉,以《反質》篇"晏子飲景公酒"條接之。卷十六首葉鈐有"晉府書畫之印",卷尾鈐有"敬德堂圖書印"、"子子孫孫永寶用"二印,疑在晉府時已闕佚如此。又有"箋經室所藏宋槧"、"曹元忠印"、"君直手痕"、"句吳曹氏收藏金石書畫之印"等印。曹元忠《箋經室遺集》卷十一著録。今藏上海圖書館。

[翻刻]

是書有**元大德七年(1303)雲謙翻刻本**(圖 2-003-2),匡高 21.5 厘米,廣 14.2 厘米。宋諱僅避匡、桓,餘者多不缺筆。卷端改題"校正劉向說苑"(圖 2-003-3),卷二以下仍題"說苑",版心下有刻工名:陳元、尤二(尤)、張亨(亨)、張粲(粲)、一林(林)、黄、包、青、陳、庸、萬、王、今、金、于等。末載刻書題識云:"憲使牧菴先生(姚燧)暇日出示劉向《說苑》,有益後學,俾繡之梓,以壽其傳,誠盛事也。大德癸卯冬十月朔,文學掾河南後學雲謙敬書"(圖 2-003-4),知謙實董刊刻之役。按元大德九年(1305)寧國路儒學刻本《後漢書》卷前有"大德九年十一月望日,寧國路儒學雲教授任内刊"二行,又有雲謙跋語,與此可相印證。

[訂誤]

元大德翻本摹刻頗精,世之不得見宋刻原本者,遂以虎賁爲中郎。

李氏《木犀軒藏書書録》載有一本,紙背有"國子監崇文閣官書"楷書印,爲内閣大庫故物,存卷十一至二十,有袁克文跋,定爲"北宋末刊本"。[①] 又有"庚辰七月,江安傅增湘借校一過"題記一條,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將上圖所藏之元大德翻本卷十一首葉(圖 2-003-5)與該本(圖 2-003-6)比較,二者實爲一版摹印。按傅氏《藏園羣書題記》卷六正載有李氏藏本,定爲元刻,則李氏審斷之誤,傅氏已發其覆。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仍以"宋刻本"著録,應予糾正。

黄丕烈曾見一"宋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爲撰長跋二篇,文見《蕘圃藏書題識》卷四。

① 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録》頁 165。

跋中稱此“必是北宋以來舊本”，又列舉其本文字之佳善，如卷六“陽虎得罪”條，多“非桃李也”四字。卷四《立節》篇有“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一句；卷六《復恩》篇多“木門子高”一條；自明天順本以下皆無者。其本繼歸楊氏海源閣，《楹書隅録》卷三著録，徑題爲“北宋本”。傅增湘曾得寓目，云其“鐫工精整，字體方嚴，洵爲宋代佳槧，然其風範氣息，與北宋刻不類”[1]，疑其爲元翻版。按此本後歸“滿鐵”大連圖書館，今藏俄羅斯莫斯科國家圖書館，實即此元大德翻本耳，[2]傅説良是。

004

宋紹興淮南西路轉運司刻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

半葉九行，行十六字，小字雙行，行二十至二十一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2.3 厘米，廣 17.7 厘米。

裴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今屬山西）人。松之子，官至南中郎參軍。以晉東莞人徐廣《史記音義》爲本，採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説，又以己見，增演徐氏，號曰《集解》。遷《史》舊注今所傳者，推此書爲最古。《隋書・經籍志》及新、舊《唐志》著録，均作八十卷。析爲一百三十卷者，已將注解散入正文，非原書舊第。

此本宋諱玄、弦、縣、敬、驚、警、竟、境、弘、泓、殷、匡、恒、貞、禎、徵、豎、樹、讓、攘、頊、姁、桓、完、垣、獂、購、搆等字闕筆，孝宗諱慎、昚等字則不避，知爲高宗時所刻。字體渾厚端凝，舊題爲“蜀刻大字本”，徐渭仁更題爲孟蜀本（説詳本篇所附諸家跋語）。然《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曆書》、《李斯列傳》、《樊酈滕灌列傳》、《匈奴列傳》、《滑稽列傳》末有“左迪功郎充無爲軍軍學教授潘旦校對，右承直郎充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石蒙正監雕”銜名二行（見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録》，此本缺失），宋代無爲軍屬淮南西路，則此書當是紹興淮南西路轉運司所刻，與蜀本不相關涉。刻工王全、王祐、王華、王澤、丘何、朱明、仇永、何通、吳佐、趙明、張真、張宗、楊安、楊謹、楊垓、戴祐、翟榮、施光、宋寔、汪靖、周永、陳彦、陳震、陳用、陳德、陳權、林選、李秀、李恂、李彦、章旼、俞尚、顧真、顧珆、孫彦、羅成、吳焕、袁佾、袁俊、曹砥、魏俊、盧鑑、韓仔、屈旻、華再興、仲鑒良、仲良、楊守道、閔孝中、戚聰旺、王先文等，皆南宋初期良工，活動於兩淮、江浙一帶。其中丘何、朱明、何通、吳佐、李秀、張宗、章旼、陳彦、陳震、楊垓等曾參與刊刻紹興建康府江南東路轉運司刻本《後漢書》。

《中國版刻圖録》收録此本，選取卷八第一葉（圖 2－004－1），解題判定刊刻地在今南京。洪邁《容齋續筆》謂“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版”，此本即其一。

此本可補正明毛氏汲古閣刻本舛譌者甚多，間有誤字，詳見楊守敬跋語。熊會貞氏嘗取毛本校此本，撰爲《札記》一卷，附於卷首，可備參考。

是帙存三十卷：卷五至六、八至十二、十六至十七、三十四至四十、四十八至五十四、五十六、九十九至一百、一百七至一百十，共計五百十四葉，初印精湛，無一補版。而諸遞修後印本相應葉

---

[1]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七，頁五四三。

[2] 程翔《發現莫斯科國家圖書館藏宋版〈説苑〉》，《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 年第 4 期（总第 91 期），頁 42—47。作者定爲“宋版”，未確。

面屬原版者僅二百二十二葉，不及初印本之半。香山甘翰臣舊藏，有清單學傅、徐渭仁、莫友芝題識，楊守敬、康有爲跋。

鈐有"張丑"、"真宋刊"、"吳寬"、"原博"、"錢維城印"、"稼軒"、"小琅嬛福地秘笈"、"方氏若蘅曾觀"、"勤襄公五女"、"若蘅"、"芙初女士姚畹真印"、"秘帙"、"當湖小重山館胡氏篴江珍藏"、"渭仁借觀"、"郁松年印"、"泰峰"、"泰峰審定"、"田耕堂藏"、"莫友芝圖書印"、"楊守敬印"、"鄰蘇老人"等印。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録》著録。今藏上海圖書館。

宋刊大字本《史記》，十行行十六字，裴駰集解。字體樸實渾健，兼于整齊中見嫵媚之致，即以當褚、虞、顔、柳一輩人法書臨摹，無不可也。苟非冥冥中有神物護持，安得流傳完好至今日乎。披是編者，當具衣冠再拜，焚無上妙香以供奉之。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單學傅書於拜詩閣。

右孟蜀大字《史記》三十卷，向爲琴川張氏、當湖胡氏所藏，今歸吾友郁君泰峰宜稼堂插架。泰峰好藏書，尤究心於宋元古刻。年來大江南北、浙東西故家往往以秘籍來，不惜重資購之，故所得最多而最佳，不下百數十種，皆絶無僅有者。咸豐癸丑(三年，1853)八月，邑中猝然大亂，泰峰以先兄靈柩在寢，揮子侄出門，己身死守不去。余則丁眷衆多，倉皇無措，旋遭禁縶，著翅難飛。我兩人逼勒無餘，瀕於死者數矣。地方則排門比户，搜括蓋藏。書籍故紙，狼藉衢路。輔元善堂設局收買，每斤二文，每日焚之，其中成册者略爲檢出，然率皆破碎斷爛。嗚呼，書籍之劫慘酷至於如此之極。泰峰物聚所好，困於兇虺，歸然獨無擾害。然來日茫茫，不知天定如何，若非文字因緣，鬼神呵護，其能始終保全者，幸也。甲寅(咸豐四年，1854)十一月八日借讀，因記。徐渭仁書於信天巢。

同治乙丑(四年，1865)五月，獨山莫友芝子偲借讀過。

南宋蜀大字本《史記集解》殘本三十卷，舊爲上海郁泰峰所藏，有徐渭仁題爲孟蜀本。渭仁蓋習聞孟蜀有大字本，不考此本避諱至南宋高宗止。今通檢一過，凡匡、桓、禎、項、恒皆缺筆；書中不見高宗諱，而購、搆皆缺筆，避嫌名也；孝宗諱"眘"字，則不缺筆，足知此本的爲高宗時所刊。雕鏤之精，楮墨之美，少有倫匹，不知何以殘缺乃爾。大抵宋代刻書，以蜀本字爲最大，蓋沿於孟蜀之刻《五經》。以余所見，杭、建、汴、贛、鄂亦間有大字者，而要不如此本之特出。題爲蜀本，亦未爲過。乃囑門人熊崗芝會貞以毛本及各本校之，殊多異同，此本譌誤之字亦不少。昔邢子才謂"日思誤書，亦是一適"，知古人矜慎，不肯漫下雌黄。東坡傷《文選》之妄改，以不誤爲誤，知此弊北宋已然。至明代則逞臆尤甚，故近時顧千里創爲"以不校校之"之説，雖明知其誤，亦不輕改，以待學者之研求，誠刻書者之善法，而讀書者之良規也。憶余在日本初晤森立之(著有《經籍訪古志》)，以古刻書相質，余謬言此書譌誤滿紙，雖古刻未爲奇也。立之艴然曰："君於古書未也，書無譌字，尚何足貴乎?"余乃相視而笑，以立之爲知言。今香山甘君翰臣以重值購此書，瞥然一瞬，不以殘缺爲嫌，知其别有會心，與世俗侈爲玩物者異也。獨惜余觀海堂藏書至今尚未能携出，不得與翰臣共賞也。壬子(1912)四月，鄰蘇老人書於上海虹口寓廬，時年七十有四。

蜀大字本《史記》一册，甘翰臣購得於上海郁泰峰，凡殘本三十卷。翰臣以此册三卷贈余，實稀世之寶也。刻鏤既精，紙墨皆佳妙，古香古色，觸手如新，宜永寶藏之。乙卯（1915）二月三日，康有爲藏於萬木草堂題記。

楊守敬校此書，謂多避宋諱，至高宗構字，當是高宗時刻，未審然否。就果然，亦至可珍。

世所傳蜀大字本《史記》，誤也，自毛子晉輩已言之然。蜀只刻《五經》，無《史記》，世以大字本皆誤歸之蜀耳。此本既經楊惺吾據宋諱定爲孝[高]宗時刻，則非蜀本矣。惺翁尚徇俗説題爲南宋蜀大字本，似爲不詞。但直稱爲南宋本，可寶甚矣。且其刊寫之精，紙墨之雅，古香古色，玩之無斁，實爲希世之寶，何必蜀？甘君翰臣得殘本三十卷於郁泰峰家，分一册贈余。翰臣之過厚余也。吾珍如拱璧，而慮人不知此卌卷之又闕，或不知其何往也，題記以貽後之好事，且記翰臣之德。非殘本也，吾不敢受也。乙卯二月，南海康有爲。（第一頁第五行“孝”字誤，當爲“高”。）

［後印］

此刻有遞修後印本，刻工可分三期：上述原版刻工爲第一期，孫春、淩宗、吳中、金祖、石昌、曹鼎、陳彬、徐俊、李成、丁松年、龐汝升、王汝霖等南宋中葉杭州地區刻工爲第二期，任子敬、施澤之、羊青之、楊青之、青之、徐明、孫斌、孫賓、吳仲明、吳仲、李章、周鼎、許成、壽之、李友文、陶士中、士中、曹中、曹興、雇恭、楊景仁、趙德明、朱大存、詹仲亨、詹仲、高顯祖等元末明初杭州地區刻工爲第三期。由是推知，是書版片刻成後旋入臨安國子監，南宋中葉由杭州地區工人補版，入元版歸西湖書院，元末又經補版。後印本因修補版片而導致文字脱誤處不少。更有以司馬貞《索隱》羼入者：《陳杞世家》末葉有《索隱》述贊，初印本無之（圖 2－004－3），蓋補版時誤增。《項羽本紀》第八葉有《索隱》五條，《蘇秦列傳》第六葉有《索隱》十條，當爲初印本所無。

鈐有“南京禮部公書之□”、“郎邪王敬美氏收藏圖書”、“王敬美父”、“損齋居士”、“毛鳳苞印”、“子晉氏”、“毛晉秘匧”、“汲古閣”、“汲古閣世寶”、“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隱湖毛表圖書”、“毛表藏書”、“毛表私印”、“毛表之印”、“毛氏奏尗”、“毛姓秘翫”、“審定真跡”、“毛氏藏書子孫永寶”、“迋伯”等印，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録》著録，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是書存世印本，所知另有二帙：一劉承幹藏本，舊爲吳退樓插架之物，存六十七卷，餘者以抄本及别本配補，《嘉業堂藏書志》著録；一傅增湘舊藏本，以宋元諸本合配，其中與此同版者存三十九卷，《藏園羣書經眼録》著録。二者卷中皆有元代補版，屬遞修後印本，今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所藏宋黄善夫刻本《史記》，有目録一册，序一册，半葉九行，行十五字。版心下記刻工姓名，有仇永、王全、王先文、仲良、仲鑒、朱明、何通、吳佐、宋寔、李彦、李恂、汪靖等，[1]與此本原版刻工悉同，疑此二册爲宋紹興淮南西路轉運司刻未補版印本，配入黄善夫本。

［翻刻］

是書有**民國八年（1919）劉氏嘉業堂翻刻本**（圖 2－004－2），收入《影宋四史》，内封題“己未孟春吳興劉氏嘉業堂景宋蜀大字本”，前有辛酉年（1922）黄巖王舟瑶撰《重刻蜀大字本〈史記〉序》，後有劉承幹跋，謂此係據自藏宋本影摹上版，宋本有殘缺，中多鈔配，遂借得潘宗周藏本，依樣橅

① 見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録》頁 324。中華書局，2007 年。

刻,乃成完帙。按潘、劉所藏本均屬遞修後印本,《陳杞世家》、《項羽本紀》、《蘇秦列傳》羼入《索隱》,劉本悉仍其舊(圖 2-004-4)。

王舟瑶序云:"翰怡博雅好古,愛刻舊籍。今以原本上板,字畫行款,一從其舊,即審知其譌,亦不輕改,儗别爲札記以正之。"今取原本查對,凡宋刻後印修補致誤之字,劉刻均未改(詳本篇所附校勘表);宋刻初印本卷五第二葉第一行"殷"字、第八葉第八行"讓"字、第二十一葉後五行"境"字、第二十二葉第一行"桓"字皆敬缺末筆;遞修本上述各葉爲補版葉,宋諱不缺筆。劉刻亦不缺筆,與遞修本同。則王氏所言,洵非虚語。

卷末鐫有"黄岡饒星舫影寫,自乙卯夏至丙辰秋書竟"字樣,乙卯爲民國四年(1915),丙辰爲民國五年,饒氏寫樣用時長達一年有餘,可謂用心。今取二本對勘,宋刻原本有原版、補版之分,字體各自不同:紹興原版字體渾厚端凝,南宋中期補版字體方整,元補版字體圓活,明補版字體軟弱,而劉刻自首徹尾,書體一致,皆陶派筆意。

上海圖書館藏有章鈺致劉承幹手札云"此帙(劉刻《史記》)當與震澤王本同珍,明翻九行本《晉書》潦草,非其亞也"①。可見劉本當時頗受好評。

[訂誤]

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三著録"甘翰臣藏書",稱其亦號稱蜀大字本,而與劉氏嘉業堂本相較,"刀口迥然不同,毫無含蓄之意,疑亦宋時翻刻矣"。按此説未確。今逐葉比對二書原版葉,一一吻合。

《史記集解》校勘表

卷	葉	行	宋 刻 初 印 本	宋刻遞修本(補版葉)	劉氏嘉業堂本
五	一	後一	大費生子二人	十	十
五	一	後三	費昌當夏桀之時	常	常
五	五	三	徐廣曰:年表云立西時,祠白帝	四	四
五	八	後八	徐廣曰:一作西。	竹	竹
五	八	後八	駰案,公羊傳曰	恴	恴
五	十一	後八	二月,重耳立爲晉君	日	日
五	十二	後七	軍行,臣子與往	燒	燒
五	十二	後九	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	秦	秦
五	十三	後七	愈益厚之	厚(原版,局部補版失誤)	厚
五	十八	後一	晉公室卑而六卿彊	强	强
五	二十二	後一	《漢書·百官表》曰	白	白
五	二十三	六	欲爲官者五千石	十	十
六	十	後六	三十六郡者	二	二
六	二十五	四	亂賊滅亡	賊(監本作殘)	賊(監本作殘)

① 《求恕齋友朋手札》,沈麗全整理。《歷史文獻》第十六輯,頁 2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續表

卷	葉	行	宋刻初印本	宋刻遞修本(補版葉)	劉氏嘉業堂本
六	二十五	後五	從江乘渡並海上	渡(《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	渡
八	四	七	至獻公時櫟陽雨金	兩	兩
八	四	後五	芒,今臨睢縣也	淮	淮
八	四	後六	故隱於其間	間也	間也
八	十	一	《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	駰案《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	駰案《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
八	十	後七	與偕攻開封	開封(韋昭曰河南縣)	開封(韋昭曰河南縣)
八	十	後八	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	白馬(韋昭云東郡縣)	白馬(韋昭云東郡縣)
八	十四	七	項羽果率諸侯兵西	西	西
八	三十三	後六	置酒沛宫	官	官
八	三十三	後九	大風起兮雲飛揚	楊	楊
八	三十六	一	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	寨	寨
八	三十六	三	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	謚	謚
八	三十七	後三	徐廣曰:"一作'薄'	庶	庶
八	三十七	後八	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	二	二

劉氏嘉業堂翻刻宋本《史記》,延王舟瑶爲撰《宋蜀大字本〈史記〉校勘記》一百三十卷,有稿本存世。[①] 王書蓋仿阮氏《十三經註疏校勘記》,先列劉藏宋本原文,次列諸本異同。如《秦本紀》第五,"大費生十二人",王校:"各本'十'作'子',此誤。"《秦始皇本紀》第六,"二十六郡者",王校:"本'三',誤'二'";《高祖本紀》第八,"韋昭曰河南縣",王校:"百衲、王、柯諸本此文並作《索隱》,下'韋昭曰東郡縣'同。疑此本誤以《索隱》爲《集解》。"他皆類此。取上附之三卷校勘表覆核,發現王氏列出之譌字多爲宋刻修補失誤,宋刻初印本不誤。

005

宋紹興間杭州刻本《三國志》六十五卷

晉陳壽撰,劉宋裴松之注。

半葉十行,行十九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

此本宋諱避至"桓"字,刻工有乙成、乙信、牛實、賈琚、張二、屠友、李通、王允、嚴志、楊惇、王彦、金從、金成、張通、郭奇、鄭昱、蔣諲、朱宥、楊謹、李恂、牛智、李中、李懋、沈端、顧忠、顧仲等,皆南宋初葉杭州地區良工。其中牛實、賈琚、乙成、李恂、顧忠、張通等南宋初年與刻《白氏文集》,牛實、楊謹、李恂、張通、乙成、李懋、沈端等南宋初年與刻《管子》房注,嚴志、李恂等與刻《揚子法

① 此稿本共十八册,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書號 2996)。

言》,知爲南宋紹興間杭州刻本。

此帙僅存《魏書》三十卷(圖 2－005－1),紙背皆乾道、淳熙兩朝官牘。間有缺葉,以别本配補:前附目録六葉,刻工有龐汝升、石昌、朱春、龐知柔、吳宗等;正文配補葉,刻工爲毛端、詹世榮、曹興祖等。字體方整,與正文字體方嚴者稍異,審是宋衢州州學刻本。

鈐有"華亭朱氏珍藏"、"大宗伯印"、"朱氏家藏"、"季振宜印"、"滄葦"、"御史之章"、"季振宜藏書"等印。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録》史部著録。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三國志》據日本帝室圖書寮藏宋建刻十行本影印,原闕《魏書》三卷,以此紹興刊本配補。

[翻刻]

是書有**南宋中期衢州刻本**,與紹興杭州本行款悉同。刻工有毛端、毛祖、張升、張富、張三、張堅、高文、章文、吳志、吳椿、吳中、楊昌、李良、李成、李允、李仲、李圭、李昺、朱春、劉仁、徐珙、孫春、丁松年、龐汝升、王渙、王壽、王信、王定、王成、王文、何澤、高寅、陳鎮、鄭春、童遇、方中、陸椿、邵亨、許茂、施昌、沈珍、沈文、沈定、沈暐、沈忠、蔣容、吕信、詹世榮、宋春、宋琚、錢宗、孫琦、曹冠英、曹興祖等。其中毛端等二十六人見於南宋前期衢州州學刻本《古史》。卷十四末有"右修職郎衢州録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左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二行。

卷二十八《王毋丘諸葛鄧鍾傳》,衢州本多形近而譌,杭本皆不誤(詳表一),[1]疑衢州本係從杭本翻出。

表一　宋紹興杭州刻本、宋衢州刻本文字異同表(卷二十八)

葉	行	傳　名	宋紹興杭州刻本	宋衢州刻本
十四	五	《諸葛誕傳》	芮容貌如生	貊
十四	後四		塹壘甚峻	蝬
十四	後十		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	萬
二十一	七	《鄧艾傳》	彼南安隴西因食羌谷	從
二十二	八		經漢德陽亭趣涪	倍
二十二	後四		頻於危殆	造
二十四	八		若便送禪於京都	凉
二十五	八		纂性急少恩	公
二十五	九		殄虜護軍綏邵	珍
二十五	後三		中子敞大司農	敵
二十五	後四		至侍中中書令	今
二十五	後五		往得中也	光
二十五	後六		而王竟不足以守位	任

[1] 上海圖書館藏宋衢州本後附蔣汝藻校記(曹元忠手書),列舉衢本形近之誤。此校記利用蔣校與宋紹興本覆核而成。

續表

葉	行	傳名	宋紹興杭州刻本	宋衢州刻本
二十六	十	《鄧艾傳》	叉手屈膝	又
二十七	七		帝遂尋問艾	同
二十七	後四		一何駛乎	駃
二十八	六	《鍾會傳》	繇遣見濟	晃
二十八	八		由是獲聲譽	田
二十八	後三		九江太守邊讓外孫	江
二十八	後四		臣松之	曰
二十九	六		勤見規誨	觀
二十九	八		今可以獨學矣	合
二十九	十		樞機之發	驅

[後印]

衢州本版片南宋中期入胄監，元代入元西湖書院，明代入南雍。傳世印本愈後印，補版愈多。早期印本多爲殘帙，晚期印本卷帙雖完，卷端葉多爲元補版(圖 2－005－2)。兹列舉所見印本如下：

(一) **元印本**。《魏書》卷二十八《王毌丘諸葛鄧鍾傳》，存第十四葉，又第十八至二十九葉。雖爲殘帙，亦屬難得。第二十八葉前八行、二十九葉後五行，上下皆有剜補之字，審爲元之補版。卷末有王國維、曹元忠手書跋尾，又蔣汝藻跋(曹元忠手書，文長不録)，多認爲紹興間刻、南宋中葉以後補版，未確。

鈐有“景葵所得善本”、“合衆圖書館藏書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T5726)。

殘本《魏志》卷二十八，存十三葉，每半葉十行，行大十九字，小廿一字，避諱至“完”、“構”二字止，而孝宗諱“慎”字不避，此宋南渡初衢州刊本也。明南雍舊板有宋衢州刊《三國志》，卷末有“修職郎衢州録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右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二行，其板式行款全與此本同，則此即衢州本也。衢本在南宋其板已入胄監，觀南宋監本諸史，《史記》、《兩漢書》用兩淮、江東漕司刊本，《唐書》、《五代史》用湖州刊本，則《三國志》即用衢本可知。自是而入元西湖書院，而入明南雍。今南雍印本雖不見有宋刊一葉，當由明代修補易盡舊板所致，則此又即南宋監本也。然求其根源，實出北宋監本。考宋初監本諸史，惟有十行十九字一種，余所見江陽傅氏所藏北宋刊《史記》，常熟瞿氏所藏景祐本《漢書》、嘉祐本《唐書》，與諸家所藏福唐重刊淳化本《兩漢書》，皆十行十九字也。《國志》初刊於咸平，其行款自當與淳化刊三史同。然世訖未見有北宋刊本，惟黄復翁所藏單行《吴志》後歸歸安陸氏者，前有咸平六年中書門下省牒及咸平三年校勘經進諸臣銜名，每半葉十四行，行廿三字，昔人多以此爲咸平祖刻，實則書中避欽宗諱“桓”字；又銜名中“句當”字皆改作“幹當”，亦避高宗嫌名，爲南宋重刊無疑。又據《竹汀日記》謂黄藏《吴志》卷首銜名外，卷末别有校正人名，其署銜云辟雍正(陸氏《藏書志》失載)。考《宋史·選舉志》，徽

宗崇寧元年始立辟雍,置博士、正録等官,與太學同,宣和三年罷。則辟雍正一官惟徽宗朝有之。然則黄藏《吴志》乃南渡後重刊徽宗朝本,謂爲咸平祖刻,鶻突殊甚。此本行款獨與宋初所刊諸史同,則咸平本面目自當於此本求之矣。又,紹興中兩淮、江東漕司分刊前三史,今傳世者尚有淮南漕司所刊《史記》及殘本《兩漢書》,皆半葉九行,行十六字,此本亦刊於紹興中,乃用舊監本行款,蓋南渡後諸史於各州郡分刊,板式自不能畫一也。至半葉十四行之本,諸史多有之,證以單行《吴志》,則當出於北宋末監本,然尚未能證實。惟咸平祖本面目不存於單行《吴志》而存於此本,則固目録家所當首肯也。庚申(1920年)季秋,海寧王國維書於滬上寓居之永觀堂。

陳君叔通以《國志》殘卷十二葉見示,余以其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與北宋監本《史記》、《兩漢書》同,又避諱之字至於"完"、"構",皆闕筆也,定爲紹興間覆北宋本。所存《魏志》鄧艾、鍾會二傳,首尾尚不完備。而會傳注引會爲其母傳"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見《列女傳·仁智篇》,當作"伐𢊮"。顧平生所見各宋本無不作"伐邾"者,頗疑"邾"爲曾鞏等未及校正之字,故雖舊抄景宋單注本尚然,則宋以後本無能作"伐𢊮"者矣。然《列女傳》亦鞏等所校,其《仁智篇》自作"𢊮"字。觀《説文繫傳》引《列女傳》云:"智伯之園多𢊮,不便於馬,范氏之子謂伐之也。"雖以趙簡子爲智伯,而於"伐𢊮"不誤可見。唐寫本《列女傳》作"𢊮",而曾鞏等仍之,故今世流傳宋巾箱本《列女傳》亦作"𢊮"可證。書似叔通,當亦助余張目也。時太歲庚申七夕前四日,吴曹元忠客南林蔣氏僑滬之密韻樓。

陳叔通先生將移家入都,檢篋得此見贈。閱之,蓋即題葉揆初先生所藏《魏志》殘本者,皆有裨於校勘,爲特黏廁册中,以示讀者。顧廷龍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又一部,《魏書》卷二十二《桓二陳徐衛盧傳》,存第二至五、七至十一、二十一至二十四葉。第二十四葉字體秀美流利,審爲元代西湖書院補版,餘者爲宋版葉,刻工有鄭彦、祝文、陳圭、涂辛、張圭、江太等。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785692)。

又一部,《吴書》卷十二至十五,配入元大德九路刻本。有"朱文石史"、"華亭朱氏"、"横經閣收藏圖籍印"、"吴興劉氏嘉業堂藏"等印。王文進《文禄堂訪書記》卷二著録。今藏臺灣"中央圖書館"。

(二)**明正德十年(1515)修補印本**。《吴書》二十卷,卷中有弘治三年(1490)補版,版心上鐫"弘治三年"字樣;又有正德十年補版,版心上鐫"正德十年司禮谷刊";末有正德十年歲次乙亥吴一鵬跋云:

予官南雍數月,工暇與司業弋陽汪公周覽東、西二書庫,見書板模糊,缺落甚多,議欲補刻之,以便學者。方命工從事間,適南京司禮監太監谷公以書來曰:"清欲助刻書板,如何?"予雖未識公,心竊嘉之,因諾其請。已而公果遣人賫俸金八十兩至,遂付典簿薛悉收貯,以給工費,凡補刻《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隋書》,皆爲善本,覽者稱焉;他如太史公《史記》、司馬温公《資治通鑑》、《文獻通考》等書,工費尤鉅。則本監所補刻者工俱告完,因識歲月於末,且用著谷公之善云尔。

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書號 912.7/7540）。

（三）**嘉靖元年（1522）修補印本**。版心上鐫有弘治三年、正德十年記，間有嘉靖元年補刊字樣，用弘治六年公牘紙刷印，首尾俱完，頗爲稀見。今藏安徽省圖書館（書號 7：2477/2490）。

烏程蔣氏舊藏一帙，僅存《魏志》卷一至十六，又目録數葉，中多闕番。前有蔣祖詒跋。鈐有“蔣祖詒”、“穀孫”、“大隆審定”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761310－12）。

此衢州刊本《三國志·魏志》殘帙，去臘得之吳中書肆。散片一束，殘闕殊甚，然皆南渡原刊，無明弘、正、嘉三朝補板，蓋南雍未經補刻時以宋殘板所印也。舊藏明中葉印本，全書宋刊已更换略盡。此宋槧鱗甲，雖所存無幾，至可珍貴。昔觀堂文跋杭州陳竣藏本，僅十三葉耳，以較此二鉅册，不可同日語矣。余家所藏《史記》有南渡初復刊北宋胄監本，《兩漢書》有福唐重刊淳化本，皆十行十九字。余今得此殘本《國志》，於是北宋監本四史真面目悉備，書林幸事也。壬申（1932年）新正，命雋文排比重裝成册，因倩湘潭秦康甫君迻録忠慤公跋於卷耑，以志古懽。時倭患正殷，礮火喧天，終日埋首故紙堆中，樂此不疲，殆古人所謂書魔、書淫之流歟。烏程蔣祖詒識於滬西之思誤書室。

按蔣說未確。蔣藏本卷二所存宋版葉較之安徽館藏本多一葉（第十六葉），詳附表三（凡缺葉者標以〇）。疑爲明正德十年補版印本，前人撤去元、明補版葉，以備賞玩耳。

（四）**嘉靖十年（1531）修補印本**。有嘉靖八年、九年、十年補版，凡沿用宋、元、明弘治、正德之舊版者，原有刻工、刊記一概削去。

祁陽陳澄中舊藏一帙，存《魏書》卷一至二、卷六至八，經明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夢禎手校並抄補缺葉，又清清谿氏校，吳省蘭跋。各卷末署馮氏校書歲月，爲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十二月至丙申正月。知萬曆二十四年（1596）馮夢禎校刻“南監本”，所據者即嘉靖十年修補印本。《魏書》卷八末葉，嘉靖元年印本（甲本）爲宋版，刻工名“丁松年”（圖 2－005－5）；此本（乙本）爲明嘉靖補版（圖 2－005－6）。

鈐有“南京國子監官書記”、“典籍廳記”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829807－08）。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十八著録之“宋衢州刊本”，同爲嘉靖十年補版印本，[1]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

（五）**萬曆五年（1577）修補印本**。有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補版，版心下有監生某某刊字樣，計有李之芳、朱應鯉、盛世皋、蔣賢、程洸、程維、周希曾、魯一躍等人；萬曆五年補版版心有“萬曆五年刊”字樣。

存卷二十七至六十五，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書號 8354）。

（六）**萬曆十年（1582）修補印本**。版心上有“萬曆十年刊”字樣。《魏志》卷二葉十，嘉靖元年印本爲宋版，版心有刻工“吕信”（圖 2－005－3）。嘉靖十年印本此葉尚是宋刻舊版，而上、下二截已有横向拼補，字體與原版迥異，“吕信”二字已削去（圖 2－005－4）。萬曆十年印本此葉爲嘉靖己未補版。吕信爲南宋中期浙地良工，曾參與刊刻《資治通鑑綱目》、《晦庵先生文集》、《南嶽舊稿》等。

---

① 見《静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録》（圖版篇）頁五五、（解題篇）頁一六。

鈐有"顧廣圻印"、"顧千里印"、"朱檉之印"、"九丹一字淹頌"、"玖聃三十年精力所聚"、"永清朱玖聃珍藏金石經籍書畫記"、"蓬萊仙館"、"巴陵方氏藏書印"等印。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書號912.4/7540.3)。

由上述諸印本推知,此刻書版明代經弘治三年一修,正德十年一修,嘉靖元年一修,宋版葉所存尚居其半。又經嘉靖八至十年一修,嘉靖三十八年一修,宋版葉已抽汰略盡。至萬曆五年一修,萬曆十年一修,宋版葉片鱗無存。

表二　卷六十(《吴書》卷十五)諸本書版異同表

葉數	元　修　本	正德十年修本	嘉靖十年修本	萬曆五年修本	萬曆十年修本
一	宋版,刻工"章亞明"	"章亞明"	嘉靖十年補刊	同左	同左
二	宋版,刻工"章亞明"	"章亞明"	嘉靖十年補刊	同左	同左
三	宋版,刻工"何通"	"何通"	同左 (無刻工名)	嘉靖己未年 "監生魯一曜刊"	同左
四	宋版,刻工"何通"	"何通"	嘉靖十年補刊	同左	同左
五	宋版,刻工"夏乂"	"夏乂"	嘉靖十年補刊	同左	同左
六	宋版,刻工"夏乂"	"夏乂"	明補刊	同左	同左
七	元補版,刻工"葉禾"	"葉禾"	嘉靖九年補刊	同左	同左
八	元補版,無刻工	同左	同左	嘉靖己未年 "監生魯一曜刊"	同左
九	元補版,刻工"仁"	"仁"	同左 (無刻工名)	嘉靖己未年 "監生魯一曜刊"	同左
十	元補版,無刻工	同左	同左	嘉靖九年補刊	明補刊
十一	元補版,刻工"陳"	"陳"	同左 (無刻工名)	同左	明補刊 "張龍"
十二	元補版,刻工"陳"	"陳"	同左 (無刻工名)	同左	萬曆十年刊
十三	元補版,刻工"陳"	"陳"	同左 (無刻工名)	萬曆五年刊 "正文"	同左
十四	宋版,刻工"張日榕"	正德十年谷刊	同左 (無補刻年)	同左	同左
十五	宋版,刻工"陳正"	正德十年谷刊	同左 (無補刻年)	嘉靖己未年 "監生魯一曜刊"	同左
十六	元補版,刻工"陳邦卿"	"陳邦卿"	同左 (無刻工名)	嘉靖己未年 "監生魯一曜刊"	同左
十七	元補版,刻工"陳邦卿"	同左 (刻工模糊)	嘉靖十年刊	同左	同左
十八	元補版,刻工"任吉甫"	"任吉甫"	嘉靖九年補刊	同左	同左
十九	元補版,刻工"蔡秀"	"蔡秀"	嘉靖十年新刊	同左	同左
二十	元補版,無刻工	同左	同左	同左 (版面模糊)	明補刊

表三 《魏志》卷二諸本書版異同表

葉數	嘉靖元年補版印本		嘉靖十年補版印本（乙本）	萬曆十年補版印本
	安徽館藏本	上圖藏蔣祖詒本（甲本）		
一	元補版	○	明嘉靖九年補版	同左
二	明補版	○	明嘉靖八年補版	同左
三	宋版	○	明補版	明補版 刻工“劉思”
四	宋版	○	明補版	明萬曆十年補版 刻工“程言”
五	宋版，刻工“馬祖”	○	明補版	明萬曆十年補版 刻工“端繼會”
六	宋版，刻工“張升”	○	明補版	明補版
七	宋版	宋版	明嘉靖八年補版，刻工“鵬”	同左
八	宋版，刻工“何澤”	宋版，刻工“何澤”	明補版	同左
九	宋版，刻工“何澤”	宋版	明補版	同左
十	宋版，刻工“吕信”	宋版，刻工“吕信”	與甲本同版，曾經補刻	明嘉靖己未年補版 “監生李之芳刊”
十一	元補版，刻工“誠”	元補版，刻工“誠”	同甲本	明嘉靖己未年補版 “監生李之芳刊”
十二	明弘治三年補版	○	明補版	明萬曆十年補版 刻工“易文”
十三	明弘治三年補版	○	明補版	同左
十四	元補版，刻工“仇”	元補版，刻工“仇”	與甲本同版，曾經補刻	明嘉靖己未年補版 “監生李之芳刊”
十五	明弘治三年補版	○	明弘治三年補版	同左
十六	宋版，刻工“吳椿”	宋版，刻工“吳椿”	明弘治三年補版	同左
十七	宋版	○	明補版	同左
十八	宋版，刻工“楊昌”	○	明補版	同左
十九	宋版	○	明嘉靖十年補版	同左
二十	宋版，刻工“曹□”	○	明補版	同左
廿一	宋版，刻工“毛祖”	宋版，刻工“毛祖”	明嘉靖九年補版	同左
廿二	明弘治三年補版	○	明嘉靖九年補版	同左
廿三	宋版	宋版	明補版	明嘉靖己未年補版 “監生李之芳刊”
廿四	宋版	宋版	與甲本同版，曾經補刻	明嘉靖己未年補版 “監生李之芳刊”
廿五	宋版，刻工“孫春”	○	明補版	同左
廿六	宋版	○	明補版	明萬曆十年補版 刻工“毛詩付”
廿七	元版	○	明嘉靖十年補版	同左

006

宋淳熙十四年(1187)金州軍刻本《集韻》十卷

宋丁度等撰。

半葉十行,行大字約十五至十八字,小字約三十二字。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28厘米,廣19.7厘米。卷十後有寶元二年(1039)九月十一日延和殿進呈奉聖旨鏤版施行牒文,下列趙師民等銜名十八行,又"慶曆三年八月十七日雕印成延和殿進呈奉聖旨送國子監施行"字樣,下列賈昌朝、晏殊、章得象等銜名六行。

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太常丞直史館鄭戩等建言:陳彭年、丘雍等所定《廣韻》,多用舊文,繁略失當。因詔祁、戩與國子監直講賈昌朝、王洙同加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爲之典領。至寶元二年(1039)九月十一日書成奏上,詔名曰《集韻》。慶曆三年(1043)八月十七日,全書雕印完成。慶曆三年刻本爲本書第一刻,今已不存於世,存世者以南宋初明州刻中期修補本爲最早。明州本爲錢曾述古堂舊藏,後歸怡府,同治中爲翁同龢收得,今藏上海圖書館。版心刻工與南宋初明州刻本《白氏六帖事類集》、《徐公文集》相同,或是南渡初年詔下各州覆刻北宋監本之一,可賴以窺見慶曆本面貌。

此本(圖2-006-2)宋諱避至"慎"字,卷末有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充金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世卿重刊跋云,世卿前年蒙恩將屯安康,偶得蜀本,字多舛誤,間亦脱漏,嘗委官校正,凡點畫錯謬者五百三十一字,其間湮晦不可省者二百一十五字,正文注解脱漏者三十三字。繼得中原平時舊本重校,修改者一百五十五字。舊本雖善,而書字點畫亦有謬誤,復以《説文》、《爾雅》等書是正,改定凡五百一十五字。因令鋟版,以廣其傳,自淳熙乙巳九月至丁未五月,僅能畢工云云。

此本書手以蘇東坡體上版,於現存南宋刻本中極爲罕見;文字與明州本迥然不同,最顯著者,爲同一音切下所收字頭排列順序異同,如平聲二,十虞,宋明州本字頭依次爲堥——蝥蟱,此本爲蝥蟱——堥;平聲三,十一唐,宋明州本字頭依次爲鎊——榜,此本鎊字在小韻末;平聲四,十三耕,宋明州本字頭依次爲鏳——薴,此本鏳字在小韻末;十八尤,沋——郰,此本沋字在小韻末;入聲上,五質,宋明州本字頭依次爲唧——蝍,此本唧字在小韻末;十三末,妭——柭,此本妭字在小韻末;入聲下,十九鐸,宋明州本字頭依次爲擴——籗,此本爲籗——擴;二十二昔,宋明州本字頭依次爲郝——覗,此本郝字在小韻末。類此者全書已多達四十餘處。知此本與明州本依據底本各異,二者不屬同一版本系統。

是帙卷一缺失,僅存九卷。鈐有"金澤文庫"、"蟠桃院"、"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松藏書畫之印"、"秘閣圖書之章"、"帝室圖書之章"等印。今藏日本宫内廳書陵部。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著録。

[翻刻]

是書另有**宋潭州刻本**(圖2-006-1),匡高19.7厘米,廣12.7厘米。宋諱避至"慎"字,桓、完、構等字不避,當刻在孝宗朝。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刻工名。刻工多爲長沙(南宋屬潭州)籍,學者據以判定此本刻在今湖南地區。[1]

此本間有補版,補版葉版心下有"刊换"字樣,如卷五葉三十七署"衆刊换何",卷七葉二十五

---

① 李致忠《影印宋本〈集韻〉説明》,附於《集韻》影印本卷首,《古逸叢書》三編之十一。中華書局,1985年。

署“榮刊换”,卷九葉四十二署“任正等刊换”。補版葉字體風格與原版葉不同,排版稍異。

鈐有“文淵閣印”、“省齋”、“共山書院”、“乾隆御覽之寶”、“天禄琳琅”、“天禄繼鑑”、“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等印。《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三著録。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潭州本卷十後寶元二年牒文“上煩”以下缺文(圖 2-006-3),與宋明州本相同,金州軍刻本卷十後寶元二年牒文“上煩”以下文字完足(圖 2-006-4)。或以爲出自明州本,[①]按此說未確。此本較之金州軍本,行款悉同,字體相似而稍顯生硬;文字相合者约十之八九,違異者僅十之一二。又,同一音切下所收字頭排列順序,此本與金州軍本無不吻合,可知二者屬同一系統,當有翻刻關係。二者關係大致有三種可能:潭州本從金州軍本翻出;金州軍本從潭州本翻出;金州軍本、潭州本從同一宋刻底本翻出。試析如下:

金州軍本卷十後有寶元二年鏤版施行牒文,下列趙師民等銜名十八行,又“慶曆三年八月十七日雕印成延和殿進呈奉聖旨送國子監施行”字樣,下列賈昌朝、晏殊、章得象等銜名六行,末有田世卿重刊跋,均爲潭州本所無。假設潭州本從金州軍本翻出,不應缺失牒文後半及銜名,故此假設不能成立。

金州軍本卷末田世卿跋,稱以一蜀本爲底本,又據“中原平時舊本”(當爲北宋本)校改譌字,並未有一語提及潭州本。此外,從字體觀察,潭州本與金州軍本相似,但字體生硬,不及金州軍本之佳,說金州軍本從潭州本翻出,難以成立。

潭州本與金州軍本均以蘇體字上版,彼此之間又不存在直接翻刻關係,當是從同一底本翻出,且摹刻較爲忠實,故二者面目相似。依據二者之共同特徵,可大致拼合出其底本面貌:(一) 行款與潭州本、金州軍本同;(二) 以蘇體字上版;(三) 卷末無寶元二年牒文及以下銜名。(四) 金州軍本出自蜀刻本,故不能排除該本爲蜀刻本之可能。

明州本寶元二年牒文“上煩”以下缺文,缺處適當一葉之末,潭州本重新排版,缺處位置移易。意者北宋慶曆三年刻本排版方式同明州本,後印時“上煩”以下書版闕壞。潭州本之底本係用後印本重編而成,故牒文有文字脱失。潭州本翻刻時文字改易處較少,接近底本面貌;金州軍本得到“中原平時舊本”校改,卷末寶元二年牒文及以下銜名或許正出自彼本。金州軍本間有文字同明州本而與潭州本不同者(詳表一),或是依據“中原平時舊本”校改所致。

表　一

卷	葉	行	宋潭州刻本	宋金州軍刻本	宋明州刻本
二	十四	後六	鯆,魚名。《山海經》少室山休水出爲	焉	焉
三	九	十	嫥,……一曰□爱皃	可	可
四	三	七	欅,吴俗作木椑曰欅頭	謂	謂
五	二	十	玤,《說文》石之次玉者,以爲系□	璧	璧
六	十三	七	鞄,桑革工	柔	柔
六	四十三	十	导,《說文》傾覆也。从寸。臼□之寸人手也	覆,寸	覆,十

① 冀淑英《影印〈集韻說明〉》,附於《集韻》影印本卷首,《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叢書》。文物出版社,1994 年。

續 表

卷	葉	行	宋 潭 州 刻 本	宋金州軍刻本	宋明州刻本
七	五十四	三	頓,不利也。通作□	鈍	鈍
八	四	後九	賤,……亦姓。右書作賫	古	古
八	十四	九	瀑,說之疾雨也	文	文
八	十八	七	鄁,亭名,在頁丘	貝	貝
九	十一	六	蕁,四沃切	匹	匹
十	十五	後一	適,適適,鞨視自失皃	驚	驚
十	二十五	後一	弋,《說文》……象折木㡯銳著形	衺	衺

又有**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曹寅揚州使院刻本**(圖 2－006－5),因與他書合刻,别定版式,已失底本舊觀。是書元、明兩代未見刊行,藏書家亦罕有之。顧炎武作《音論》,疑其不傳。雖然清初有常熟毛氏汲古閣、錢氏述古堂二家影宋抄本,但因二本爲私家所藏,學者使用不便。朱彝尊屬曹氏刊刻,始通行於世。

乾隆五十九年(1794),段玉裁從周錫瓚借得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校勘曹本,其結論大致有二:(一)"以此本(毛抄本)校曹本舛錯,每當佳處,似倩麻姑癢處爬也。"(二)"凡曹缺處,此本(毛抄本)皆完善,而曹所據本與此本(毛抄本)時有不同。"[①]卷四侵韻,渠金切,"憐"字注,曹本下空四格,注一"缺"字。段校"宋本不空,則無缺也。楝亭所得本蓋與毛子晉所影本非一刻"。

予所見爲曹刻初印本,有周錫瓚跋並録段玉裁校、跋(圖 2－006－6),甚爲精審。觀段氏所校,曹本與毛本出自不同底本,段氏已發其覆,而後人多未予注意。至上世紀七十年代,邱棨鐊《集韻研究》始確認曹本出自宋潭州本。[②]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清初影宋抄本,有"楝亭曹氏藏書"等印,行款同宋潭州刻本,當從潭州本出,文字有譌誤,爲書手抄寫不謹所致。對照曹寅本,誤字多同(見表二),知爲曹寅校刻之底本。

表 二

卷	葉	行	宋 潭 州 刻 本	宋明州刻本	清曹寅刻本	清影宋抄本(傅圖藏)
一	九	二	幡名	名	也	名
一	十四	二	樅,栙樅,未張帆	未	木	木
二	五	後二	須,詢趨切。《說文》面毛也	面	而	面
二	十六	後四	睽,傾畦切。《說文》目不相聽也。	目	耳	耳
三	十	後七	權,逵員切	逵	連.	連
三	二十八	六	垛,都戈切,小堆。或从自	自	自	自
四	三	七	檸,吳俗謂木榫曰檸頭	吳	具	具

① 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二,頁一五〇。
② 邱棨鐊《集韻研究》頁 1001,《集韻諸本系統表》。臺灣文化大學博士論文,1974 年。

續 表

卷	葉	行	宋 潭 州 刻 本	宋明州刻本	清曹寅刻本	清影宋抄本（傅圖藏）
四	八	四	嬴,《說文》少昊氏之姓	少昊	省天	省天
五	十二	四	夊,《說文》从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	兩	兩兩	兩
五	二十	七	吕,……昔太嶽爲禹心吕之臣	臣	目	目
六	八	後三	蟤,茁撰切	茁	苗	苗
六	十三	後八	顥,……南山四顥,白首人也	南	商	商
七	二	九	胴,大腸	腸	暘	暘
七	八	十	陂,《易》無平不陂	陂	阪	阪
八	三	後六	眴,《說文》目摇也	目	日	目
八	十九	後六	髂,丘駕切,腰骨也	腰	要月	要月
九	四	後一	齟,吳王孫休子名	休	林	林
九	二十九	後八	笏,忽也,有事記其上以備忽忘	忘	志	志
十	一	後六	瀹,《說文》漬也	漬	潰	潰
十	十八	後三	砉,皮骨相離聲	皮	反	反

卷七,十四太,糲、癩、瓎、籟等字,宋潭州刻本紙張殘損脱文,由前人填描補足(圖 2－006－7)。宋金州軍本相同位置不缺文,潭州本該處文字當與金州軍本相同。墨筆填描之處文字不同,如癩字注,金州軍本作“楚人謂藥毒曰痛癩”,墨筆填描“楚人”上誤增“說文”二字。清初影宋抄本、曹本文字均已缺失(圖 2－006－8),知曹氏所據即天禄琳琅藏宋本,十四太文字猶未經妄添。或以曹刻底本係朱彝尊從毛扆家傳抄得來,則耳食之言也。[①]

後人推求曹本舛錯之由,或以爲曹本係據傳抄本,自易致誤。今對勘各本,知曹本之譌誤,十之八九由底本(宋潭州刻本)沿襲而來,十之一二爲校刻不審所致。

曹刻本書版存江寧榷使署,漸有損泐,嘉慶十九年(1814),方葆巖得曹氏殘版,顧廣圻意欲爲之補全,重新付印,遂將所需金額分爲十份,勸有力者資助,於是年底刻成。傳世有初印本、修補印本之别:初印本觸處皆誤,幾無完膚,後印本校改者僅數處。如卷五“聳”字注“一曰欲也”,初印本脱“一”字,修補印本增入;卷八“眴”字注“《說文》目摇也。”初印本“目”誤作“曰”,修補印本改正。

日本天保九年(1838)刻本從曹刻修補印本翻出,大體悉仍其舊,間有校改。卷七,十四太,糲、癩、瓎、籟、祋、兑、�、剢等字,曹本文字缺漏,天保本已爲補足。

清光緒二年(1876)姚覲元川東官舍刻本從曹刻修補印本翻出,卷七,十四太諸字注文缺漏。

是書清初有常熟毛氏汲古閣、錢氏述古堂二家影宋抄本,均從錢曾家藏之宋明州本抄出。毛抄本清乾隆間爲周錫瓚收藏,道光間歸吳姓方,民國間爲朱贇卿别宥齋插架,今藏寧波天一閣;錢

① 詳郭立暄《〈集韻〉的宋本及其傳本》,“宋代雕版印刷研討會”論文,上海圖書館,2010 年 9 月 22 日。該文於《復旦古籍所學報》第 1 期正式发表。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6 月。

抄本清末歸仁和朱氏結一廬，今藏上海圖書館。

毛抄本曾經人據别本校勘，以白粉填改，遂失原本面目。趙振鐸發現，毛抄本所填改之字多與宋湖南刻本（即潭州本）相符，得出結論：

> 當時汲古閣藏有兩部影宋抄本《集韻》，一部是朱彝尊從毛扆處得到的本子，康熙年間曹寅據以刻印流傳。它的底本極有可能就是南宋湖南刻本。另一个就是現在入藏天一閣的影抄南宋杭州刻本（即宋明州本）。毛氏當年曾用影抄湖南刻本校改過影抄杭州刻本，並作了改動。[①]

此說大致成立。惟毛氏汲古閣藏有兩部影宋抄本之說，並無實據。毛抄本後經輾轉傳抄，清後期吳甡方、袁漱六皆曾借副謄正，[②]袁氏擬據以影刻而未成。所見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影宋抄本，或即袁氏待刻之手寫副本。凡毛抄本以白粉填改處，復旦藏本均同填改後字。據此可以斷言，即便袁氏影刻成書，仍非宋明州本原貌。

表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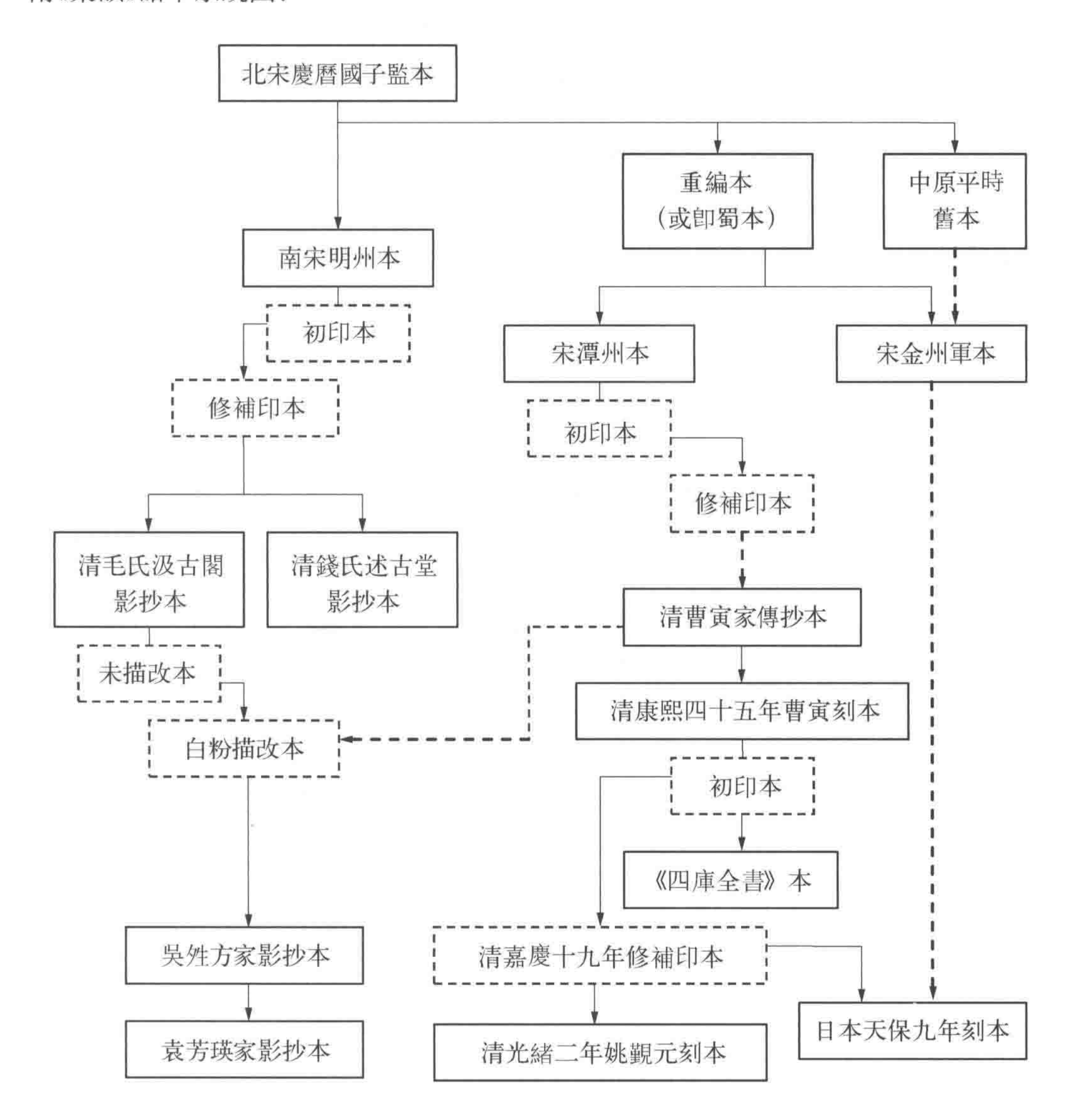
卷	葉	行	宋潭州刻本	宋明州刻本	錢抄本	毛抄本（白粉改）	影宋抄本（復旦藏）
一	十一	後三	籦，一曰竹螘	朾	朾	竹	竹
一	十六	後六	雌，七支切。《說文》鳥母也。一曰牝也	牡	牡	牝	牝
二	七	六	禂，爲牲祭求肥充也。鄭康成讀。	說	說	讀	讀
二	十一	一	湖，《說文》大陂也	小	小	大	大
三	十二	四	條，《說文》小枝	禾	禾	小	小
三	三十一	一	今謂杖頭大者爲胍肜	林	林	杖	杖
四	二	二	鸝，鳥名，鵹黄也	離	離	鵹	鵹
四	二	三	楻，楻畢，橦秘也	必	必	秘	秘
五	十五	後六	峪，山獨立皃，通作峙	峪	峪	峙	峙
五	十六	二	喜，許己切	訖	訖	許	許
六	七	三	㫃，旌旗杠皃	杜	杜	杠	杠
六	十四	七	夰，从大而八分也	太	大	八	八
七	六	後三	詈，《說文》罵也。从网，从言，网罪人	从网	从网	从网，从言，网	从网，从言，网
七	九	九	四，息利切。《說文》陰數也，象四分之形。籀作亖	積晝	積晝	作亖	作亖
八	五	後四	單，單父，邑名，亦姓	字	字	亦	亦

① 趙振鐸《記汲古閣影宋抄本〈集韻〉》，《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1期，頁80—87。
② 陳奐《三百堂文集》卷上，《乙亥叢編》本。

續 表

卷	葉	行	宋潭州刻本	宋明州刻本	錢抄本	毛抄本（白粉改）	影宋抄本（復旦藏）
八	十一	二	聽，行聽也，一曰聽纔聞	裁	裁	纔	纔
九	二	後六	貺，美財也	羨	羨	美	美
九	四	二	獨，《説文》犬相得而鬬也。羊爲群犬爲獨	羊犬爲獨	羊犬爲獨	羊爲群犬爲獨	羊爲群犬爲獨
十	十七	二	蚅，蚅螻蟲名	蟲螻	蟲螻	螻蟲	螻蟲
十	二十九	十	汁光紀，黑帝號	雲	雲	黑	黑

附《集韻》諸本系統圖：



007

宋刻本《輿地廣記》三十八卷

宋歐陽忞撰。

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8.5 厘米，廣 11.1 厘米。版心上列字數，下列刻工名。

是書成於政和中，前四卷記堯、舜以來至於宋代疆域，五卷以後，乃列四京二十三路郡縣沿革離合。其化外州，雖非宋代所有，仍附各路之下。體例清晰，端委詳明，爲輿記中之佳本。

此本開版爲南宋前期江西地區刻書風貌（圖 2－007－1、3），刻工有陳辛、陳仲、陳信、陳明、陳德、吳全、蔡敏、蔡才、蔡永、蔡從、葉迁、余用、余彦、熊海、朱正、朱先、朱才、王文、劉仲、劉政、上官正、徐亮、鄧彦、曹挺等，其中陳信、余彦、蔡才、熊海等，南宋前期又刻贛州本《文選》。《中國版刻圖録》以此書撰人歐陽忞原籍廬陵，廬陵與贛州相距不遠，疑此爲廬陵刻本。

是帙書版漫漶，已屬後印，文字模糊缺損處，有佚名者以朱筆填寫，所補之字多屬以意添補，與原本不符。卷一至二配清抄本，朱彝尊舊藏，《曝書亭集・宋本輿地廣記跋》云有仁和吳志伊藏本、闕首二卷、後從文淵閣本補寫者當即此。前有顧廣圻手書一跋，書中有黄丕烈手書夾籤云："凡宋刻字迹顯然、硃筆校改者，不必依他；若已糊塗而硃筆校補者，竟照硃筆寫之。內有硃筆夾籤，切勿遺失。"此即黄氏翻刻時交付寫樣的準則（説詳後）。

鈐有"竹垞真賞"、"黄丕烈印"、"蕘圃"、"百宋一廛"、"汪士鐘印"、"閬源真賞"、"宋存書室"、"以增之印"、"彦合珍玩"、"楊紹和讀過"、"楊紹和"、"楊彦合讀書"、"彦合珍存"、"宋存書室珍藏"、"楊紹和審正"、"楊氏海原閣鑑藏印"、"協卿"、"楊氏協卿平生真賞"、"東萊劉占洪字少山藏書之印"等印。楊紹和《楹書隅録》著録。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是書另有宋江州刻本（圖 2－007－2），曾經嘉泰四年、嘉定十三年、淳祐十年三次重修。行款同此本，現存者凡二帙：一爲季振宜舊藏，後歸顧抱沖，起卷十八第四葉，盡卷三十八第五葉，存二十一卷，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三著録；一爲近人方地山舊藏，存卷七至十一、二十五至三十一，凡十二卷，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四著録。二者今均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此本與宋江州刻重修本（季振宜舊藏本）之前後關係，前賢持論異同：顧廣圻謂以江州刻本相決，此本乃從重修本翻雕者，緣此本字形相近之譌，往往沿襲重修本而加多焉。《中國版刻圖録》則以此本爲原刻，宋江州刻重修本爲翻本，與顧氏結論截然相反。按此二本皆爲宋江西地區刊刻，字體接近，二者孰爲原刻，孰爲翻雕，未敢遽定。然取二本對勘，宋江州刻重修本視此本多有形近之誤（詳附表一），則顧氏所云"此本字形相近之譌，往往沿襲重修本而加多焉"云云，與事實不盡相符。

表　一

卷	葉	行	宋　刻　本	宋江州刻重修本
七	二	後十一	淄水東北流至千乘入海	此
七	二	後十三	邾文公卜遷於繹	小
七	二	後十三	後改爲鄒	攻
七	五	後六	戎伐凡伯示楚丘	于
八	七	後六	秦屬南郡	兩
九	八	八	楚頃王自郢徙郡此	都
十一	七	後三	秦屬三川郡	戈
十一	七	後十三	南越相吕嘉友	反
十八	六	後十一	長安二千	年

續表

卷	葉	行	宋刻本	宋江州刻重修本
十八	八	五	屬文城郡	縣
十八	九	九	天寶元年	大
十九	六	七	隋開皇初廢郡爲樂平縣	下
十九	六	七	唐武德二年	康
十九	七	九	漢竇憲勒銘於此	勸
十九	八	後三	唐末置	宋
十九	九	後十	唐武德十年復曰朔州	内
二十	四	六	元帝使劉隗守淮陰	劉陽
二十	四	後九	隋末	宋
二十	七	十二	唐武德二年	周改
廿一	五	十二	字初作豪	唐
廿一	五	後八	以灌壽湯	埸
廿二	六	一	有卞山	下
廿四	七	五	聞鼓樂之音	彭
廿五	二	十	二漢屬豫章郡	像
廿五	二	十	晉太康三年	原
廿五	四	三	五代時置	伐
廿五	四	後九	有羅霄山	雪
廿六	六	後五	有高亭山、安陵山	向
廿六	七	後八	亦二漢夫夷縣地	未
廿七	六	八	數爲所敗	攻
廿七	六	後二	晉宋齊梁陳皆因之	末
廿七	六	後十一	晉宋以後因之	末
廿八	四	後十一	江漢屬江夏郡	江，二

［翻刻］

是書清代翻刻本有二種：

（一）**清嘉慶十七年(1812)黄丕烈士禮居刻本**（圖 2－007－4），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9.2 厘米，廣 12 厘米。封面題"曝書亭藏宋刻初本吳門士礼居重雕"。前有嘉慶壬申黄丕烈重刻序，稱此書之刻，始於己巳之春，畢於壬申之夏，經營三年，方得竣事。後有嘉慶壬申黄氏跋，末附《校勘札記》二卷。

此據朱彝尊舊藏宋本翻雕，宋本缺卷缺葉及模糊不可辨者，則據宋江州刻重修本補之，字用仿宋體，與原本字體在顔、柳之間者殊不類。校刻者用力甚勤，而仍不免有譌字。所附《校勘札記》二

卷，所記"朱校"作某，往往與底本不合。顧廣圻嘗撰跋文一篇於朱彝尊舊藏宋刻本上，附録如下：

歐陽忞《輿地廣記》，新刻本（黄丕烈翻本）有《校勘札記》二卷，大指專爲掊擊朱校而作。朱校者，彼序所謂"竹垞所藏本，模糊損闕處，輒有紅筆填寫字，不知出自誰手，以其用紅筆，故以'朱校'稱之"者也。竹垞藏本，今爲閬源汪君買得。借來一勘，與《札記》所言者十有七八不合，惟以彼序所謂"時下鈔本"求之，則多合焉。於是尋其條件，有並無朱校者，則竹垞藏本不著一字處也；有並非朱校者，則竹垞藏本另有時人墨筆字處也。至於其餘十之二三，方爲紅筆填寫字，然亦或合或不合，則又視乎"時下鈔本"言之。故同一紅筆也，而其言之有稱"朱校"者，有不稱"朱校"者。夫彼何以如是之用心，我則弗能知；而彼之如是其不合，則竹垞藏本有字無字，墨筆紅筆，犁然具在，固可燭照而數計也。雖然，世之不獲見竹垞藏本者衆矣，將奈彼《札記》之歸咎朱校何？吾願汪君據此之真，顯彼之僞，每條每件，標而記之，繕録一帙，以便傳觀，庶幾於讀歐陽忞此書者，不致多所失實。而曝書亭插架，自是稍謝金根白芨之謗，不亦善乎？遂於還書汪君之日，識此以遺之。庚辰（嘉慶二十五年，1820）立秋後一日，元和思適齋居士顧千里書於楓江僦舍。

顧氏又取朱彝尊、季振宜舊藏二宋本覆校於黄丕烈刻本上，定校例五條，於《札記》抨擊最力，點勒幾無完膚。該本爲徐恕故物，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01302）。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癸卯稿卷二已列舉該本中顧氏批語，兹不贅。

楊紹和《楹書隅録》云："蕘圃以讀書好古之士，所校乃乖戾至是，誠有大惑不解者，想因鈔本亦用朱校，遂至援引混淆，未嘗一勘此本（指朱彝尊舊藏宋本）耳。"按此說不足爲信。今以朱藏宋本覆核，顧廣圻所舉《札記》之失凡數端，皆鑿然有據，且多至數十處。黄氏曾以朱藏宋本寫樣上版，朱校原貌如何，當了然於胸，即便有援引混淆，何至於如此弊病百出。《札記》之失實，恐别有隱情。

（二）**清光緒六年（1880）金陵書局刻本**（圖 2－007－5），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匡高 18.3 厘米，廣 12 厘米。封面題"金陵書局校刊，光緒六年工竣"。

此本據黄丕烈士禮居刻本翻雕，以匠體宋字寫樣上版，爲金陵局刻通行體式。黄本誤字，局本已多改正，惜無序跋説明其所據。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有説，可備參考。今以黄本與局刻對校，黄本有形近而誤者，局本多已校正。局本有增字、改字處，當是校勘者採用他書；又有形近之誤，有誤倒，當出自翻刻者無心之失（詳附表二）。

表　二

卷	葉	行	黄丕烈刻本	江蘇書局刻本	宋刻本
六	一	九	季龍未	末	末
六	四	五	太原地理志	康	康
七	一	八	外都督府	升	外
七	四	後三	後唐同光初還屬	還屬宋州（增）	還屬
七	五	後六	戎伐凡伯示楚丘	于	示
七	八	後十三	鑿石爲家	冢（改）	家

續 表

卷	葉	行	黄丕烈刻本	江蘇書局刻本	宋刻本
七	九	後四	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魯台四縣	魚(改)	魯
七	九	後十	吕后與人俱求	往(改)	俱
七	十	四	本魯之棠也	邑(改)	也
八	一	十一	蜀將關羽攻没于禁等	置(誤)	蜀
八	一	後十三	孝武置義城縣及義城郡	孝武帝(增)	孝武
八	二	三	魏武平荆州	魏武帝(增)	魏武
九	五	三	後魏爾朱榮害朝士千三百餘人於此	即(改)	於
九	五	八	周大夫蘇生之原邑	蘇忿生(增)	蘇生
九	八	八	楚頃王自郢徙郡此	都(改)	郡
九	九	八	景雲九年復故名	元	元
九	十	後一	後漢作菀	苑(改)	菀
九	十	後一	世士以爲文德可興	試(改)	世
九	十一	十	懼而遷於魯縣	避(改)	遷
十一	二	五	唐天寶十五載更名獲鹿	年(改)	載
十一	三	六	商紂囚問王之所	周	問
十一	七	後十三	南越相吕嘉友	反	友
十三	七	四	有博巖	傅	博
十三	七	後四	爲李傕郭汜所逼	傕	傕
十四	四	二	隋屬終郡	絳	終
十七	三	一	柘跋思恭	拓	柘
十七	四	八	元姓之戎,居於瓜州	允(改)	元
十九	九	後十二	又廣安郡	及	及
廿二	三	六	望陰山縣	山陰(改)	陰山
廿五	三	後十	吳屬安成郡	城(改)	成
廿五	五	後十二	以高安監步鎮置	鹽	監
廿六	二	後十	楚屈原被讒放遂	逐	逐
廿六	三	六	置衡陽	州	州
廿六	七	後三	皇朝因之	因之,今縣一(增)	因之
廿七	二	後十二	謂之賭口	睹	(缺葉)
廿七	六	八	光武移東出	移兵(增)	移
廿七	八	後九	及立亭州資曰郡	田	曰
廿八	三	後八	盤瓠者	磐	磐

續 表

卷	葉	行	黄 丕 烈 刻 本	江蘇書局刻本	宋刻本
廿八	四	後十一	江漢屬江夏郡	二,江	江,江
三十	二	五	上,廬江縣	山(改)	江
三十	四	六	又東逕祺春	春祺(倒)	祺春

傅增湘《校宋江州刊淳祐重修本〈輿地廣記〉殘卷跋》稱曾取清嘉慶黄丕烈士禮居翻宋本校勘宋本一過,並列舉異文。[1] 如卷八襄陽縣下,傅跋稱"蜀將關羽","蜀"不誤"置",似黄本作"置",實則黄本作"蜀",金陵局本誤刻作"置";卷九河陽縣下,傅跋稱"爾朱榮害朝士三百餘人於此","於"不誤"即",似黄本作"即",實則黄本作"於",局本誤刻作"即";魯山縣下,傅跋稱"懼而遷於魯縣","遷"不誤"避",似黄本作"避",實則黄本作"遷",局本誤刻作"避"。知傅氏用以参校者實爲局本。黄本爲寫刻體,局本爲匠體宋字,二者判然有别,傅氏當不至於誤認。或是傅氏先取局本代用,而事後未及覆核黄本,致有此失。

[後印]

黄丕烈士禮居刻本有試印初本、後印定本之别:傳世者皆屬後印定本,惟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之黄丕烈等校、周星詒跋本(書號 4402)爲試印初本。卷一至二,宋刻所配抄本多譌字,朱筆校字改正,黄刻初本一仍抄本之誤,定本乃改從朱筆校。卷三以下,初本、定本之異同有數端(詳附表三):

表三 (凡宋本模糊之字以△表示)

卷	葉	行	宋刻本[卷一至二配抄本]		黄丕烈刻本		宋江州刻重修本
			原　　貌	朱筆校	試印初本	後印定本	
一	三	後四	齊陳△達(抄)	顯	■	顯	
一	三	後十一	東有苑穰消水(抄)	洧	消	洧	
二	六	二	井理晉陽(抄)	并	井	并	
二	六	七	蔣婉姜維皆鎮之(抄)	琬	婉	琬	
二	六	八	三平鎮之(抄)	王	三	王	
三	一	七	夏、綏、△	(無)	■	銀	
三	二	後六	楊、楚、滁、△	鄆	■	和	
三	五	後三	遂檀署△	置	■	吏	
五	五	四	東晉末,△△△裕再克河洛	穎	■■■	桓温劉	
五	六	後三	隋開皇六年,△△武林	改曰	■■	改曰	
五	六	後八	△△許由冢	立	■■	上有	
六	一	六	其後爲田氏△有	地	■	所	

①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四,頁一九五至一九六。

續 表

卷	葉	行	宋刻本[卷一至二配抄本]		黄丕烈刻本		宋江州刻重修本
			原貌	朱筆校	試印初本	後印定本	
六	四	十三	而平陵△廢	又	■	遂	
七	三	六	項羽爲西楚霸王都△	(無)	■	之	之
七	四	後三	後唐同光初還△	(無)	■	之	之
八	一	十一	蜀將關羽攻没于禁△△	曹仁	■■	等兵	等兵
八	一	十三	不△失也	宜	■	可	可
九	九	五	熙寧六年省入商△	少	■	水	水
九	九	八	景雲△年復故名	九	九	九	元
九	十	十三	唐△△△	屬承州	屬承州	曰承休	屬汝州
九	十一	六	左傳言邪	(無)	邪	邗	邪
九	十一	後二	△△平高城	(無)	■■	亦名	亦名
十	六	九	△清河郡治焉	(無)	■	爲	爲
十	六	後十一	漢初	(無)	初	枋	初
十	九	八	蒲臺△,本漢鬲縣地	(無)	■	鎮	鎮
十一	五	九	後趙△△亦都焉	(無)	■■	石勒	石勒
十一	五	後一	太△二年	(無)	■	和	興
十一	五	後三	唐爲邢州,△夷儀△	即,地	■,■	理,嶺	有,嶺

一宋刻糊塗、朱筆誤校,初本多作墨等,定本從他本校改,不從朱筆校;

一初本誤從朱筆校,定本或未能改正(如卷九"景雲元年復故名",初本、定本"元"誤"九");

一初本誤從朱筆校,定本或有校改(如卷九"唐屬汝州",初本從朱筆校作"唐屬承州",定本改作"唐曰承休",仍與原本不符)。

一宋刻清晰,無朱筆校,初本從宋本,定本或有校改(如卷十"漢初",定本據《漢書·地理志》改"初"爲"枋",初本仍作"初")。

一初本殘缺同宋刻,定本據宋刻重修本補(如卷三十二,宋刻殘缺特甚,初本僅刻第十二葉,定本據宋刻重修本補)。

由是可知,初本接近宋刻缺卷、缺葉及模糊不可辨之實際狀況,惟黄氏寫樣時以"若(宋刻)已糊塗而硃筆校補者,竟照硃筆寫之"爲準則,遂不免將朱校之某些譌誤帶入初本。定本用季藏宋刻重修本、周錫瓚藏抄本校補,文字更爲完足,間有據他書校改處。

初本存卷一至三十四,凡三十四卷,似有缺佚。卷末有周星詒跋語,以爲所缺者爲後四卷及《校勘札記》二卷。按此説疑未確。《札記》所記文字異同多基於定本而言,意者黄刻初本並未附《札記》,《札記》爲後印時增入。

008
宋江西刻本《漢雋》十卷

宋林鉞撰。

半葉九行,每行大字十五、小字三十。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1 厘米,廣 16.9 厘米。書前原有紹興壬午(1162)六月朔括蒼林鉞序,此帙缺佚。

是書取《漢書》句字之古雅者,分類爲五十篇,以首二字爲名。前有紹興三十二年(1162)自序,成書於南宋初。

此本宋諱殷、匡、桓、慎敬避缺筆,敦、廓二字不避。版心下鐫有刻工名,可辨者有龔達、龔旻、龔亮、黄昇、蕭茂、鄧昇、鄧俊、鄧鼎、蔡恭、蔡懋、蔡昌等,多江西良工。其中蔡懋、鄧俊等曾與刻宋慶元二年(1196)周必大吉州刻本《歐陽文忠公集》,知此爲孝宗時江西刻本(圖 2-008-1)。

是書在孝宗朝凡有三刻:一此本,一淳熙五年(1178)滁陽郡齋刻本(圖 2-008-2),一淳熙十年(1183)象山縣學刻本。此本刊字較勝,疑刻在淳熙二本之前。

此帙卷中有殘損處,已經修補。鈐有"南昜居士"、"百柳堂主人"、"白雲司印"、"命余曰淵"、"潘祖蔭讀書記"等印。潘氏《滂喜齋藏書記》著録,稱"此本(指前述之宋江西刻本)前後序跋並失,疑明人覆刻也"。按此說非是。此本開版字體爲南宋前期江西刻本典型體式,絶非明代翻本所能有。今藏上海圖書館。

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卷六著録"宋孝宗時江右刻本","闊版大字,疏朗而精勁,寫刻俱工",所記刻工與此帙相同,當屬同版另一印本。

[翻刻]

是書有明翻刻本二種,行款悉同。附記其異同如下:

(一) **甲本**(圖 2-008-3),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0.3 厘米,廣 16 厘米。宋諱匡、桓敬避缺筆,殷、慎不缺筆。前有淳熙十年虢郡楊王休序,當據淳熙十年象山縣學刻本翻雕。字體稍粗率,已有明初刊本意味。上海圖書館藏,舊題"元刻本"。

(二) **乙本**(圖 2-008-4),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20.2 厘米,廣 13.9 厘米。宋諱匡缺筆,殷、桓、慎不缺筆。書中版式淩雜不一,疑是倉促刻成。審其字體,刊版當在弘、正之間。後有新昌縣文學官□□刊刻序,疑原有刻書歲月、撰序人名氏二行,爲人割去。序云:"版凡幾刻,字多亥豕,讀者病之。南陽熊侯出宰新昌,首重儒術,慮史學或失其傳,索余善本,重囑考訂鋟梓,以惠來學。"按熊氏名紀,靖安人,南陽籍,弘治十五年(1502)進士。據《明一統志》,正德三年(1508)江西新昌縣邑令熊紀建岳王廟,該本當爲弘治末正德初熊紀所刻。前有紹興壬午(1162)林鉞序,"鉞"誤作"越"。

首都圖書館藏有一部"明初刻本",實即明翻乙本,卷末有葉啟崟氏手跋,於本書旨趣考察最詳,録如下以備參考:

> 《漢雋》十卷,宋林越撰。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載此書,卷數與今同。又引《處州府志》云,"越"皆作"鉞"。罟里瞿氏所藏宋嘉定刊本"鉞"同。此元延祐庚申袁桷序刻本,前有紹興壬午括蒼林越自序,上下魚尾,黑口,每半葉九行,每行大字十五,小字三十。取《漢書》古疋之字分彙排纂,爲書五十篇,篇以首二字爲名。每卷首行標"漢雋卷第幾",次行低二格列目

次畢,低四格列篇名,下接本文,猶是宋槧款式。惟序作“林越”,板心無字數爲異。《四庫提要》列入存目,謂其割裂字句,漫無端緒,而袁桷序稱爲習宏博便利,最爲碻論。其時洪邁並有《史記法語》、《南朝史精語》,其書多簡擇字句,以備修詞之用。是《漢雋》一書,本宋人門户,飣餖排比,蓋類書之支流也。明淩迪知因越書止於西漢,仿其體例,續十一卷至十六卷,改爲《兩漢雋言》,失越本書之名矣。近人杭世駿纂《兩漢蒙拾》,即是取裁斯編。是其書固久爲士林推重矣。《提要》雖譏其字句割裂,要知節録古書,以備遣用,固無關於宏恉也。丁卯(1927 年)寒食記於顧學齋。[1]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一部“明刻本”,王重民記云:“按是書宋本題撰人作‘林鉞’,元袁桷刻本改爲‘越’。此本作‘越’,則應在袁氏後矣。此本板框大小,字迹刀迹,各有不同,比較觀之,凡有四種不同之板式;元版或刻於元、明之間,此則遞修後明末印本也。”[2]按此本未得親見,疑其爲明翻乙本。

甲本卷中稍有誤字,與宋本尚不相遠。乙本復從甲本出,而刊刻粗率,卷中奪文譌字,彌望皆是。宋本卷九首葉有篇目二行,凡“羲農”、“不諱”、“根著”、“昆蟲”、“若干”五條,甲本“不諱”、“根著”、“若干”三條缺失,乙本亦如之。凡甲本之誤字,乙本亦相沿而不改。兹以宋本及明翻二本卷四文字異同列表如下:

葉	行	宋江西刻本	明翻甲本	明翻乙本
四十三	七	服虔曰:盧目童子也	自	自
四十三	後二	眷~~而猨號兮	猨	猨
四十五	後三	許慎云:蹻,舉足小高也	小	少
四十五	後七	析肝	肝	膽
四十六	後九	不訾之軀	軀	身
四十八	一	師古曰:貫亦習也	貫	貴
四十八	四	嬰恐小兒墮墜,各置一面擁持之	一,持	二,時
四十八	四	樹,立也	樹	柱
四十八	五	南方人謂抱小兒爲擁樹	樹	柱
四十八	七	晉灼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嫶冥	謂	渭
四十八	八	年將及耇	者	耇
四十八	後四	匡衡傳	衡	行
四十九	後二	如~人不忘起,~者不忘視	忘,者	□,人
四十九	後五	蕭望之傳	蕭	肖
五十	後六	有味者,其言甚美也	其	甚
五十一	九	難口古争	難	歎

① 周心慧主編《明代版刻圖釋》頁 20。學苑出版社,2003 年。
②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頁 148。

續 表

葉	行	宋江西刻本	明翻甲本	明翻乙本
五十二	三	宫童効異,披圖～～	圖	国
五十二	後九	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	惜	陽
五十三	後四	嘗～～湖都亭長	嘗	普
五十三	後五	王莽傳	傳	孫
五十三	後六	奏請立辟廱	請	謂
五十三	後七	楊雄傳	雄	椎
五十四	八	如淳曰：方板也	板	版
五十四	後八	曹參傳	參	操
五十六	後七	陳咸傳	成	城
五十七	後一	兩粵傳	兩	南
五十八	後八	即以～鄙小縣服虔曰	縣服	服縣
五十九	後六	趨讀曰趣	讀	□

[訂誤]

上海圖書館所藏明熊紀翻刻本,有華陽王秉恩、王文燾父子鈐記,卷中具文燾朱筆手校,並跋云:

> 繆子受世兄得見宋淳熙刊本,癸亥春暮,承假以校是册,戡正之處不止百餘條,獲益不尠。其剥蝕處及間有誤處,則據殿本《漢書》補正之。其本宋諱缺筆至桓字,惟"車輛"篇"扶轂"下"桓"字未缺,殆一時未檢及耶？此本亦缺,亦有未缺者。秦曼青據《天禄琳琅》云,元乃修補,非重刊。今以二本互戡,行列如一,元刻狹於宋刻約六七分強,非修補可知。楊王休跋語此本未刊,爰橅一過,附之卷末。宣統十五年(1923)四月望,王文燾校畢記。

按文燾字叔武,校勘諸書,皆精審不苟,而審斷版本,非所擅長。跋語稱明翻乙本爲"元刻",其誤與葉啟崟略同;又稱據"宋淳熙刊本"校,今以卷中校語覆按,所云宋本某字作某,皆同明翻甲本,與宋刻諸本違異。疑所謂"宋淳熙刊本"係文燾誤鑒,實即明翻甲本。

009

宋紹熙二年(1191)會稽郡齋刻本《鮑氏國策》十卷

宋鮑彪校注。

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1 厘米,廣 15.7 厘米。前有紹興十七年(1147)彪自序,曾鞏舊序,劉向進書序,後有紹熙[1]二年辛亥括蒼王信序。

---

① 瞿氏《鐵琴銅劍樓宋元本書影》識語載有王信跋,署"紹興辛亥",宋諱"慎"字有減筆。按此本王信跋末署"紹熙辛亥",宋諱減筆至"敦"字。瞿氏蓋偶然誤記。

此本(圖 2－009－1、3)宋諱殷、徵、竪、讓、桓、完、慎、敦等字減筆。版心下有刻工名,紙張破損,僅録可辨識者如下:方伯祐、方堅、許詠、許富、許才、許貴、丁拱、毛端、吳志、吳顯、徐仁、宋瑜、李憲、李仁、李良、李昌、阮祐、姜仲、鄭彬。以上刻工,多見於宋紹熙二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禮記正義》,知此爲紹熙原刻。卷四第四十二葉有局部漫漶、字迹不可辨識。

此本前有劉向進書序,序後有鮑氏記云"彪校此書,四易稿而後繕寫",卷末又有記云:"庚午(紹興二十年,1150)晦重校,脱誤猶數十處"云云。王信刻板序稱:"《國策》舊有高誘注,甚略。吾鄉先生鮑公彪,守習孤學,老而益堅,取班、馬二史及諸家書比輯而爲之注,條其篇目,辨其譌謬,缺則補,衍則削,乖次者悉是正之,時出己意論説。四易稿始成,其用功亦廑矣,而世罕傳。余得其本,刊之會稽郡齋。"詳其語意,此似爲鮑氏成書後第一刻。

是帙卷八第十一至十九葉殘闕,經人補寫。鈐有"墨林秘玩"、"平陽汪氏藏書印"、"文琛"、"厚厽"、"士鐘"、"閬源父"、"菰里瞿氏"、"菰里瞿鏞"、"瞿潤印"、"良士眼福"、"鐵琴銅劍樓"、"綬珊經眼"等印。瞿氏《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著録。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翻刻］

是書有翻本,列舉兩種:

(一) **元翻本**(圖 2－009－4),匡高 18.2 厘米,廣 11.8 厘米。版心題"戰國策"。較之原本,排版稍有移易。卷四第四十二葉,瞿藏宋本漫漶處(圖 2－009－5),此本刻作墨等,而缺字較少(圖 2－009－6),疑所據底本之印次較瞿藏本略早。

鈐有"荆筠山人"、"就李愛荆汪繼美珍藏"、"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天禄繼鑑"、"乾隆御覽之寶"、"天禄琳琅"等印。《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四著録爲"宋刻",未確。原書十二册,今已有散失。上海圖書館藏有二册(存卷三第一至十四葉,卷四第二十九至五十三葉);遼寧省圖書館藏有一册(存卷七)。①

(二) **明嘉靖七年(1528)龔雷翻刻本**(圖 2－009－2),匡高 21 厘米,廣 14.1 厘米。版心偶鎸刻工名:卷三有許才、毛端,卷五有李昌,卷七有方堅、阮祐、許貴、許富、宋瑜、徐仁、吳顯、李仁、李澤,卷九有姜云等,皆出宋紹熙本。另有朴、安、周等,宋本所無,殆爲明嘉靖間刻工。卷末有王信跋,李文叔、王覺書後。王覺跋後有"嘉靖戊子后學吳門龔雷校刊"篆書木記一行(圖 2－009－7)。此本刻書年月與金李澤遠堂所刻《國語》同,並爲嘉靖初年吳門翻宋刻之名作。

此本摹刻雖工,取原本覆按,尚未能纖毫悉合。原本竪、讓等字減筆,此本不減。文字亦有違異,略記數條,以備參考:卷一葉十行七注,"元作曰",此本"曰"作"早";卷二葉一行七注,"東周君"下一字,宋本磨損,此本删去此字;卷二葉九行十注,"德義不愆",此本"德"作"禮";卷三葉四行後十一注,"以草偃爲喻",此本增"也"字;葉十六行一注,"以國爲約",此本"約"作"給";葉三十四行後九,"讓"字缺末筆,此本不缺末筆;卷五葉一行六注"御名",此本改作"構"字減筆;葉三十八行三,"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宋本無"楚"字,小字注"衍'楚'字",蓋鮑氏記所見本衍文,此本刻入"楚"字;卷九葉二十二行九以下四行,宋本仍爲每行二十字,此本行字減少。卷四葉四十二,瞿藏宋紹熙本漫漶處,此本文字完足。

鈐有"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卷中又有許博明"懷辛齋"藏書籤記,款式古雅。今藏上海圖書館。

---

① 《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第 02834 號收録者爲遼寧省圖書館藏本。

[後印]

龔本刻成未久，版片易手，嘉靖三十一年(1552)，吳郡杜詩得版重印，抽换其漫漶者，又重刻李文叔、王覺跋三葉，增入"嘉靖壬子吳郡杜詩梓"楷書木記一行(圖 2－009－8)。

龔刻初印本少見，行世者多爲杜詩印本，藏書家多認爲杜刻。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均載有嘉靖三十一年吳郡杜詩刻本。江標彙刻三家書目，謂杜詩所梓之鮑注《國策》尚爲明板中之佳者。

[訂誤]

《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四著録之"宋刻大字本"，卷末有"吳郡杜詩梓"字，蓋書賈將龔刻後印本卷末原有刻款割去"嘉靖壬子"四字，以充宋本，館臣不察，混入宋版目中。

010

宋紹熙余仁仲萬卷堂家塾刻本《禮記》二十卷

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

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二十七字。細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7.9 厘米，廣 12.2 厘米。每卷後記經、注音義字數及"余氏刊於萬卷堂"、"余仁仲刊於家塾"、"仁仲比校訖"等字樣。

按元初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謂世所傳《九經》，監、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皆分句讀，稱爲善本。"建余氏"即指余仁仲，所刻《九經》，今存者僅有《春秋經傳集解》、《春秋公羊傳解詁》、《春秋穀梁傳》及此書四種，分藏於中國大陸與臺灣兩地。另有《周禮》，爲《天禄琳琅書目》卷一著録，今已無可蹤迹。

此本宋諱玄、泫、弦、弘、殷、匡、筐、恒、禎、貞、偵、赬、徵、懲、樹、讓、項、桓、完、溝、慎、惇、敦等字缺末筆，當刻在南宋光宗朝。余仁仲所刻《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有紹熙二年(1191)刻書識語，與此本字體風格如一，知此本亦刻在紹熙初年。

此初印本(圖 2－010－1)，卷一至三配宋建刻纂圖互注本。鈐有"季振宜讀書"、"徐健菴"、"乾學"、"韓氏藏書"、"小亭"、"韓泰華印"、"小亭眼福"、"玉雨堂印"、"朱學勤修伯甫"、"修伯秘藏"、"仁龢朱澂"、"子清"、"子清校讀"、"唐栖朱氏結一廬圖書記"、"結一廬藏書印"、"徐乃昌讀"等印。又卷二十末鈐有"永瑆之印"、"皇十一子"、"詒晋齋印"、"臥龍山人"、"袁季子"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刻有後印本，今存卷一至九(圖 2－010－2)，凡九卷。初印本有誤字、脱文(圖 2－010－3)；後印本頗多校改(圖 2－010－4)。詳下表。

鈐有"桃花塢人家"、"吳越王孫"、"宋本"、"甲"、"毛晋"、"子晋"、"汲古主人"、"傳是樓"、"章仲"、"徐炯收藏書畫"、"徐章仲所讀書"、"臣炯"、"徐仲子"、"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天禄繼鑑"、"乾隆御覽之寶"、"天禄琳琅"等印。《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二著録。今藏上海圖書館。

余仁仲刻《禮記》初、後印本校勘表

卷	葉	行	篇 名	初 印 本	後 印 本
四	一	後八	王制	田肥儌有五等	墽
四	二	後四	王制	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	六
四	四	後三	王制	示弗故生也	亦
四	八	三	王制	礿,祭若反	余
四	九	七	王制	此則《周禮》之土田	士
四	九	後三	王制	使其材執堪地氣也	藝
四	九	後七	王制	謂氈裘與絺綌	旃
五	五	後六	月令	丁亥方用入學	萬舞
五	七	後五	月令	重謂物善惡之舊法也	量
五	九	後三	月令	行賞出禄	爵
五	十	七	月令	舉群臣以禮樂飲之於朝	與
五	十一	十一	月令	火之氣於長爲盛	是
五	十七	後二	月令	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	氣雨
五	廿四	九	月令	難陰始於比者	此
六	十	一	曾子問	不暇,不主人也	不暇
六	十八	七	文王世子	父與父兄齒	公
六	十八	後六	文王世子	含,胡諳反	暗
七	五	後六	禮運	下文注"以治政"同	事
八	三	二	郊特牲	屏謂之樹所以蔽行道	樹樹
八	二十	後三	内則	或作君,又作葷	焄
八	廿四	三	内則	次兩勝,則四月也	日
八	廿六	後五	内則	與見庶子同也	冢
九	六	四	玉藻	狐之白者少,以少爲尊也	貴
九	八	一	玉藻	紳居二焉	一
九	十	後七	玉藻	葷或作君	焄
九	十五	後二	明堂位	礿音藥,省仙淺反	省讀爲獮
九	十七	二	明堂位	崇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	崇鼎、貫鼎
十	十二	九	少儀	喪者非尸柩之事不親也	則不親也
十一	十九	後八	樂記	事,伐事也	戎
十一	廿一	六	樂記	商反當爲及字之誤	反商
十二	二	後七	雜記上	今大夫喪禮逸	喪服禮

續　表

卷	葉	行	篇　名	初　印　本	後　印　本
十二	四	一	雜記上	狄稅素沙,言皆以白紗縠爲裹。	爲裹。○稅,他喚反,下文放此。揄音遥,下文同。縠,户木反,下注同。
十二	八	四	雜記上	贈用制幣,玄纁束	束帛
十二	廿一	後四	雜記下	會謂上領縫也	領上
十三	八	後四	喪大記	胥,樂,思餘反	樂官
十四	四	後五	祭法	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	等也。能刑,謂去四凶
十四	五	八	祭義	思其居處,思其志意	居處,思其笑語
十四	五	十	祭義	芰,其寄反。楚人謂蓤爲芰	芰,其寄反。
十四	十	後十一	祭義	使入蠶室	入蠶于蠶室
十四	十一	後八	祭義	故樂也者,動於内者也。	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
十四	廿一	八	祭統	皆取於同姓之適子也	孫
十五	十二	後十	孔子閒居	是文王、武王奉天地無私德也	無私之德
十六	一	後三	中庸	政教自此出也	比
十七	三	後九	表記	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	爲甚
十七	五	後九	表記	辟仁聖之名,云吾便習於此事之人耳	自
十七	十二	後十	緇衣	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	義
十七	十三	六	緇衣	言臣義事則行也	事君
十八	十四	三	深衣	汙,一音烏卧反	汙,汙辱之汙
十九	七	一	儒行	人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	久
二十	八	後十一	射義	言别尊卑老穉,乃後射	然
二十	十二	後十一	燕義	學,大學也;射宫也	射,射宫也
二十	十四	六	聘義	主人事時也	請事
二十	十六	七	聘義	潤或爲儒。○儒音儒	濡,濡

是書另有同版一帙,元和陸懋修舊藏,鈐有"小懷鷗舫所藏金石書籍印"等印。周暹舊藏,後捐贈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民國二十六年(1937)楊壽祺來青閣曾據以影印,取上表覆按,文字已經校改,知爲後印本。

按余仁仲刻《春秋公羊經傳解詁》今存二帙,一臺灣"故宫博物院"藏本,卷十二末有"余仁仲刊於家塾,癸丑(紹熙四年,1193)仲秋重校"字樣,一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此葉脱失。余氏刻《春秋穀梁傳》,臺灣"故宫"藏本卷十二末無"癸丑仲秋重校訖"字樣,黎庶昌《古逸叢書》影刻本有之。張麗娟據以推定余刻有紹熙二年初印本、紹熙四年後印本之别。今此刻亦有初印、後印之别,而後印本並無"癸丑仲秋重校"木記,不知校改是否亦在紹熙四年。

011

宋建刻本《晉書》一百三十卷

唐房玄齡等撰。

半葉十行,行十九字。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外左上有耳題篇名。匡高 20.5 厘米,廣 12.5 厘米。前有目録。無序跋、刊記。

南宋中期(紹熙、慶元間),建陽書坊刻有正史十種,字體風格接近,版式爲半葉十行,行十八或十九字。黄善夫、劉元起刻《史記》、《漢書》、《後漢書》爲其最著者,均有完本存世。《三國志》、《南史》、《北史》、《隋書》、《唐書》有宋代原刻本殘帙,《五代史記》有元代翻刻本,宋刻原本難以蹤迹。

此本宋諱玄、朗、弘、泓、殷、匡、恇、恒、貞、禎、讓、勗、桓、完、構、慎、敦等字缺筆,郭、廓等字不避,當刻在光宗朝。開版字體峭厲,爲南宋中期建刻典型體式(圖 2－011－1、4)。自首徹尾,宋刻宋印,無一葉補版,亦與建刻諸史别種同,知即宋建刻十史之一。或謂《晉書》宋建刻十行本已不存於世,其說未確。

是帙宋刻今存六十九卷,[①]另有若干卷葉配元刻明修本,[②]兩卷配清抄本。[③] 鈐有"毛"、"毛晉祕匧"、"毛鳳苞印"、"子晉氏"、"汲古閣藏書記"、"虞山毛氏汲古閣收藏"、"海虞毛表奏叔圖書記"、"東吳毛表"、"古虞毛氏奏叔圖書記"、"季振宜讀書"、"韓應陛鑒藏宋元名鈔名校各善本于讀有用書齋印記"、"松江讀有用書齋金山守山閣兩後人韓德均錢潤文夫婦之印"、"甲子丙寅韓德均錢潤文夫婦兩度攜書避難記"、"韓繩夫印"、"价藩"、"蔣祖詒讀書記"、"蔣祖詒印"、"穀孫"等印。《韓氏讀有用書齋書目》著録。陳清華舊藏。今藏上海圖書館。

[翻刻]

是書有**元翻刻本**,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版心上有字數,下有刻工姓名,多爲單字,匡外左上有耳題篇名。匡高 20.3 厘米,廣 12.4 厘米。附刻唐何超撰《音義》三卷。字體風格與元天曆刻本《唐書》接近,當爲一時之製。校勘尚精審,間有缺字作墨等處(見表一),有缺字留白處(見表二),宋刻底本均不缺。

元翻本書版存放於福建地區,傳世印本多經明代遞修,元刊元印者絶少,所見僅二帙:

一李盛鐸木犀軒舊藏本,缺第二十八卷。鈐有"寶宋書房"、"天門山樵"、"苓泉居士"、"秋草齋"、"木犀軒藏書"、"李盛鐸印"等印。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録》、《涉園所見宋版書影》第一輯均誤作宋本著録。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四改定爲"元刊中字本",云:"此書各家多有藏書,多題爲宋刊,歷經補修。惟李木齋先生藏一帙,特爲完整,涵芬樓曾假照,擬印入百衲本《二十四史》。"

一汪士鐘藝芸書舍舊藏本(圖 2－011－2)。鈐有"汪士鐘印"、"閬源真賞"等印。卷中間有缺葉,已經藝芸書舍影寫補足。卷二十至二十一、二十四至三十六、五十四至五十五、六十五至六十六、七十三至七十四、九十一、九十五、九十八至一百、一百八至一百九、一百十四、一百二十二至

---

① 存一至三十、三十七至五十二、五十四、六十九至八十五、一百一至一百五。

② 卷三十一至三十六、卷四十八葉十七至二十三、卷四十九葉一、卷五十一葉三至十、卷五十二葉十五至二十、五十三、卷五十四葉一至十八、葉二十五、卷五十五、卷五十九至六十八、卷八十六至一百、卷一百六至一百三十配元刻明修本。

③ 卷五十六至五十八。

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原缺，配以元翻刻明修本，配本爲馬玉堂舊藏，鈐有"讀史精舍"、"馬笏齋藏書記"、"扶風書隱生"等印，無汪氏印。一九八〇年由張子美先生捐贈上海圖書館。汪氏《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著録之"宋本"，或即此帙。

[後印]

元刻明遞修本，元刻原版較爲模糊(圖 2－011－5)，補版大致可分三期：

(一) 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版心下無刻工(圖 2－011－3)。觀其字體，當刻在明前期。

(二) 細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版心上鐫有"正德六年刊"字樣；版心中刻有謄寫姓名：李紅謄、葉廷芳謄、陳景淵抄、詹積英抄；版心下鐫有刻工姓名：葉文昭、葉保、葉象、葉來四、詹賜、劉富、朱進、吳得用、黄仲逢、黄記良、江取之、王景英、吳郎、吳仲奇、吳壽、余元善等。

(三) 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版心上鐫有"府劉校"字樣；版心下刻有刻工姓名：江達、江二、江四、江五、江田、陸四(六四)、陸清、員三、余二、余富、余進、王仕榮、王良、吳一、吳五、吳珠、陳丁、龔三、葉馬、范八。觀其字體，疑刻在明嘉靖前期。

明補版葉俗惡不堪。舉明前期補版爲例，凡原版有缺字作墨等處、留白處，補版多沿襲之，間有以己意妄添者，亦有因排版位置移動而泯去缺字痕迹者(見表一、二)。又，奏刀者遇筆畫較多之字，百計減省：或以一、二、三(横筆)替代原字(見表三)，或以與原字無關且筆畫少之字替代原字(見表四)，或以與原字同音或音近且筆畫少之字替代原字(見表五)，或以原字之局部偏旁替代原字(見表六)，致使文字錯謁滿紙，不可卒讀。

鈐有"鹽官蔣氏衍芬草堂三世藏書印"、"臣光焴印"、"寅昉"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卷九十二葉一，《文苑傳》"發雕龍於綈槧"，元翻本"於"字作墨等，上述宋本所配之元刻明修本此葉爲明前期補版，"於"字留白，蔣寅昉本此葉爲正德六年補版，已增入"於"字。知宋本所配者爲早印本，蔣藏者爲晚印本。

表一 宋刻本文字完足，元翻本有缺字作墨等例(補版注一、二、三，依次代表明前期、正德、嘉靖補)

卷	葉	行	宋刻本	元刻本	元刻明修本(明補版)
二	十六	後一	欽咨逋罪，同惡相濟	■	□(一)
二	十七	七	務穡勸分，九野康乂	■	■(一)
十四	六	八	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	■■	達於(一)
十四	十二	二	獻帝建安元年，拜曹操爲鎮東將軍	■	鎮(三)
十四	十一	三	魏文帝黄初元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	■	王(三)
三十七	八	後十	威凶暴無操行	■	□(一)
三十七	三十二	後九	蘭艾雜糅，或恐不分	■	■(一)
三十八	十九	後四	贊字景期，繼廣漢殤王廣德後	■	■(一)
四十七	二十	後一	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	■	獻書晉(一)
七十五	三十一	後二	東西遷流，人人易處	■■	□(一)
七十六	十五	一	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	■■	老上(一)

續 表

卷	葉	行	宋刻本	元刻本	元刻明修本（明補版）
七十七	十九	後十	義不敢拜也	■■	可受(一)
八十三	一	十	此中最是難測也	■■	□□(一)
八十三	一	後一	導亦以爲然	■	□(一)
八十三	二	十	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	■	□(一)

表二　宋刻本文字完足，元翻本有缺字留白例

卷	葉	行	宋刻本	元刻本	元刻明修本（明前期補版）
四十九	三	後八	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	而□□	■■■
	三	後九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	■■■
	三	後十	景元四年冬卒	□□□	■■■
	四	一	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	□□□□□□	■■■■■■
	四	二	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録	□□□□□□□	■■■■■■■
	四	三	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	□□□□□□□□	■■■■■■■■
	四	四	籍應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	□□□□□□□	■■■■■■■
	四	五	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	□□□□□□	■■■■■■
	五	後七	神氣冲和	□	□
	五	後八	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	□	□
	五	後九	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	□□	□□
	五	後十	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	老□	者□(誤)

表三　以一、二、三（橫筆）替代原字例（卷一）

葉	行	宋刻本	元刻本	元刻明修本（明前期補版）
二	三	劉備以詐力虜劉璋	璋	一
二	八	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	爐	二
二	十	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	讓	一
二	後五	非經國遠籌	籌	一
二	後六	於是務農積穀	穀	一
八	後一	帝將出兵以應之	應	一
八	後三	彼本無戰心	戰	二
十	三	今懸軍遠征	懸	二

續　表

葉	行	宋刻本	元刻本	元刻明修本（明前期補版）
十	五	往百日，還百日	還	三
十	後五	將掃群穢	穢	二
十	後七	次于遼水	遼	三
十	後七	文懿果遣步騎數萬	懿，數	二，六
十二	後六	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	縛	二
十五	後十	曹爽毁中壘中間營	壘	一

表四　以與原字無關且筆畫少之字替代原字例（卷一）

葉	行	宋刻本	元刻本	元刻明修本（明前期補版）
二	六	既得隴右	隴	七
二	七	既而從討孫權	權	人
二	七	軍還，權遣使乞降	權	不
二	後三	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	鑠	氏
八	二	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	陽	王
八	後二	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	謂	木
八	後六	好兵而無權	權	木
十	四	必先距遼水而後守	遼	人
十	後三	讌飲累日	讌飲	言十
十	後六	待罪舞陽	陽	王
十二	後七	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	懿，縱	人，上
十五	後六	壽陽至于京師	于京	二人

表五　以與原字同音（或音近）且筆畫少之字替代原字例（卷一）

葉	行	宋刻本	元刻本	元刻明修本（明前期補版）
二	一	遷黄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	議	一
二	二	尋轉主簿	簿	不
八	一	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	事	士
八	後十	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	觀，事	官，士
十	五	攻百日	攻	工
十	七	昔周公營洛邑	營，邑	云，一
十	後三	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	舊，讌	臼，言
十二	後九	以爲京觀	觀	干

表六 以原字之局部偏旁替代原字例(卷一)

葉	行	宋刻本	元刻本	元刻明修本(明初補版)
二	後七	帝又言荆州刺史胡脩麤暴	麤	鹿
二	後七	南鄉太守傅方驕奢	驕	馬
十	七	百姓饑弊	弊	大
十	後四	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	歌	可
十	後十	沈舟焚梁	焚梁	火良

[訂誤]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十八著録"宋刊本",《儀顧堂續跋》卷五《宋刻〈晉書〉跋》,稱其本"蓋南宋監本,遞修至元止。宋刊字體勁正,版心有字數及刊工姓名。元修版無,且多俗體譌字。"今歸日本静嘉堂文庫。《静嘉堂文庫宋元本圖録》著録爲"南宋刊元明遞修本",今查《圖録》所選之卷一首葉爲明初補版,所選之卷二十八首葉爲元版,知其本爲元刻明遞修本。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六著録"宋刊大字本",半葉十行,行十九字,定爲"宋刻而元明遞修之本"。按南宋中期建刻十史,傳世印本皆宋刻宋印,未聞有元、明補版者。疑丁《志》著録者即元翻本,經明代遞修。

012

宋紹熙眉山程舍人宅刻本《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

宋王稱撰。

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細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9.3 厘米,廣 13 厘米。前有洪邁《奏進劄子》、稱《告詞》、稱《進表》。

稱承其家學,旁搜自太祖至於欽宗九朝事蹟,撰成是書,凡本紀十二、世家五、列傳一百五、附録八。孝宗淳熙中上其書,得直秘閣。此書之成,距汴京之失不遠,史料齊全,故老多在,記載多信而有證,可以據依。書中所存北宋文獻資料,往往出今本《宋大詔令》等書之外,宜爲考宋史者所寶貴。説詳趙鐵寒《東都事略題端》。

此本避宋諱至"惇"字,寧宗以下廟諱不避,蓋光宗紹熙時刻本。卷一首葉有刻工名"高大全"。目録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雙行木記(圖 2-012-1),前人多目爲眉山刻本。諦觀此本,字體峭厲,風格不類蜀刻,或爲眉山程宅刻於建安者。

鈐有"怡府世寶"、"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安樂堂藏書記"、"張鈞衡印"、"石銘秘笈"、"吳興張氏適園收藏圖書"、"擇是居"、"莛圃收藏"、"莛伯"等印。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三著録。今藏臺灣"中央圖書館"。

絳雲樓牙籤萬軸,獨缺此書,述古主人所引以自豪者也。此怡府舊藏,初印精絶,爲宋槧中無上上品。董授經得自東瀛,以千金歸余家。會囑趙硯香重裝,因識如右。戊午(1918年)冬日,吳興張乃熊呵凍書。

此刻傳世印本，今可考者，外此僅得二帙：一爲求古樓舊藏，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三著録，今藏日本宫内廳書陵部。一爲陸心源皕宋樓舊藏，《儀顧堂續跋》卷七著録，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前者印面漫漶，且殘缺八卷，補抄者三十六卷，或云亦有翻本配入；後者據陸心源説，爲汪士鐘零星湊配而成，有初印者，有後印者，有以明覆本配者，均不如此本之初印精湛、完整無缺。

阿部隆一氏著録臺灣"央圖"藏宋本云：

> 書陵部本與静嘉堂文庫本亦非配補自同一版本而成，而是以三種版本相互配補，即使在同一卷内亦見混合配補，因此三本之中有某些同版的葉數共通。此一版本（"央圖"藏本）隨著日後之刊行，字樣往往有粗劣之處，但印面都是一樣的美觀。另外二本則時時混雜有漫漶之印面，多爲元朝以後之刊印，由此三本我們發現了三種版本，但以此本最爲精刻，且爲宋印本，其他二種則往往正體字變爲簡體字。……過去這三種版本都被視爲宋刻本，但其他兩本中多處可見元或明初之覆刻。問題是這三本到底是個别刊刻的不同版本？抑或舍人宅刊刻之板木流傳至後世，遞修的結果呢？我想留待日後再加以考訂。[①]

書陵部本與静嘉堂文庫本予未能親見，二書中是否配有修補後印本，修補在何時，均待他日考察。

是書宋刊本罕見，至清康熙中始有翻版出，其流傳多賴抄本。上海圖書館藏有明抄本一帙，十二行二十四字，鈐有"武原黄氏醉經樓藏書"、"黄錫蕃印"、"椒升藏本"、"陽湖李氏辨志書塾"、"葉景葵印"等印。屈萬里《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著録是書"舊抄本"一帙，十一行二十五字，字仿宋體。[②] 存列傳卷一至八十三，鈐有"明善堂珍藏書畫印記"等印。抄本避宋諱，行文涉及宋帝處皆擡頭，排版已整齊一番，文字則尚存舊觀。

[翻刻]

此書有翻本，列舉二種：

（一）**清初翻刻本**，[③]匡高 18.7 厘米，廣 12.5 厘米。卷一首葉有刻工名"高大全"，目録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木記（圖 2－012－2）。觀其字體風格，當刻在清康熙中。封面署"宋王季平先生著，振鷺堂藏板"。

此本文字已經剜改，屬後印本。經清朱允達校，有吴騫跋。鈐有"涵芬樓"、"海鹽張元濟經收"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7393）。

> 昔錢遵王有宋槧《東都事略》，榮木樓屢求不與，蓋宋槧最爲難得。丁酉（乾隆四十二年，1777）之秋，偶從貢院前書肆收得影宋抄本，雖亥豕間或不免，然視翻刻之妄改錯誤，則猶是中郎之虎賁也。適從知不足齋主人借得失是本，因屬朱君允達彼此互校而還之。百卅卷之書，輒復求將伯之助，予之勤惰於此亦可徵矣。是歲臘月既望，兔床記。

---

① ［日本］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三，頁 98。又見《東都事略》影印本解題頁二一，耿立群譯，《"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本。

② ［美］牟復禮、朱鴻林合著，畢斐譯《書法與古籍》頁 90—91 載有此本書影，作者稱其"書風和版式説明，此本當自宋刻本影寫。字形方正，筆畫均衡而勁利，這種所謂的'宋體字'實乃來自宋代版刻"。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0 年。按此説非是，此本字體實爲明末刻本寫匠流行字體耳。

③ 或以此本爲有明代翻本。陸心源《儀顧堂續跋》云所藏宋本配有"明覆本"，傅增湘定丁日昌持静齋藏本爲"明代翻本"，恐非事實。

此刻有稍晚印本，封面署“宋人原本，五峯閣藏板”；又有更晚印本，封面署“宋人原本，實華堂梓行”。

（二）**清光緒五年(1879)淮南書局刻本**，匡高 18.6 厘米，廣 12.4 厘米。目録後仍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記(圖 2－012－3)。文字有譌脱倒衍之處，多爲沿襲康熙本所致，知從康熙本翻出，間有校改。

[後印]

清康熙翻本曾多次修改，按其文字異同，至少可分出三種印本：

（一）**最初印本**，即錢綺《校勘記》所記者，剜改尚少，文字接近宋刻原本。

（二）**初印本**，校改處較最初印本爲多。稱書仿《史》、《漢》，字都通古，翻本最初印者多仍其舊，此本亦未大改，有幾處已經不曉文義者妄加修改。[①]

鈐有“薛紹彭”、“劉涇”印及仲魚圖像印、“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監我”、“好書到手不論錢”、“簡莊藝文”等印，皆屬僞鈐。又有仲魚録《讀書敏求記》一篇，字迹不真。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774193－216)。

（三）**後印本**，文字妄改處最多(圖 2－012－6)，鈐有文彭、周亮工、季振宜印，王儀鄭手書一跋，定爲宋本。後有顧廷龍跋，謂爲清初據宋本景刊者，文、周、季三家印皆僞。按顧說是，文、周、季三家印印色無二，其出書坊僞作顯而易見。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T44325－55)。

予曾訪求北京大學、遼寧、吉林等各館藏本，皆屬後印本。初印本僅見上圖藏一帙，最初印本至今未得寓目。

淮南局本與此刻後印本文字最爲接近，當從後印本翻出，校改處甚少。乾隆六十年(1795)常熟席氏掃葉山房刊本亦照已剜之本重刊者，謬誤更多，說詳錢綺序。

錢綺所見之最初印本，僅得借校三十卷，即爲坊友售去。今依據《校勘記》，將錢氏說明初印本作某者，列諸本異同爲表一。錢氏未說明初印本作某者，列諸本異同爲表二如下。

表 一

卷	葉	行	宋 本	清康熙刻本			淮南局本
				最初印本	初印本	後印本	
劄子	一	五	以嵬鎖下材	嵬鎖	猥瑣	猥瑣	猥瑣
劄子	一	十一	上書邪等	邪	□	□	□
劄子	二	十	差遺賜如故	遺	遣	遣	遣
二	二	後一	虡游墮	惰	墮	墮	墮
三	一	後六	夫人符氏	符	苻	苻	苻
三	八	四	卒其伐功	成	伐	伐	成(改)
五	六	二	真宗財成治定	財	功	功	功
八	二	後十二	百度墮□	墮	惰	惰	隋
八	二	後十二	偷惰薄惡	惡	蝕	蝕	蝕
九	二	三	丙子月有食之	月	日	日	月(改)
九	三	八	永爲災變之來	爲	維	維	維

① 錢綺《東都事略校勘記》序，《適園叢書》本。

續　表

卷	葉	行	宋　　本	清　康　熙　刻　本			淮南局本
				最初印本	初印本	後印本	
九	三	十	何大異之滋至也	大	災	災	灾
十一	五	五	詔行藉田	籍	藉	藉	藉
十一	七	十	親耕藉田	籍	藉	藉	藉
十三	二	八	太祖娉焉	聘	娉	娉	娉
十三	五	後三	豪髮間隙	毫	豪	豪	豪
十六	三	三	手詔如聞	如	□	□	□
十九	二	後九	還如京副使	如	知	知	知
十九	八	後七	便殿擊鞠	鞠	踘	踘	踘
二十二	二	六	與腹心潰圍	腹心	腹心將士	腹心將士	腹心將士
二十六	五	五	謂辨其誣	謂	訴	訴	訴
二十六	六	四	陛下財察	財	裁	裁	裁
二十八	三	四	進入其竟	竟	境	境	境
二十九	五	後十二	與之絶甘	絶	□	□	□
三十	二	五	乾德初郊法物制度	郊	郊廟	郊廟	郊廟

表　二

卷	葉	行	宋　　本	清　康　熙　刻　本		淮南局本
				初印本	後印本	
三	五	後十一	嶺南採牲	材	材	材
三	六	後三	賈黄中李昉	沆	沆	沆
五	六	十	非邸店樓閣	第	第	第
十一	九	後十	二駕遂狩	遠	遠	遠
十九	二	後十二	請誅其辱國之罪	治	治	治
二十一	五	後十一	無以爲娉	聘	娉	娉
二十一	七	八	露宿野恣	霜宿露次	霜宿露次	露宿野次(改)
二十二	三	十二	二子戰汗	慄	汗	汗
二十二	三	後九	太祖受命作宋	作	祚	祚
三十	二	後六	以軍須不即辦	需	需	需
三十	八	二	商郊冥	契	契	契
三十	八	後二	太祖以祐代之裨令	代之爲令	爲之裨令	爲之裨令
三十二	五	二	以臧敗	贓	贓	贓
三十三	一	後二	如京使	知	知	知
三十四	一	五	何徽□樊愛能	與	□	□
三十四	二	後四	父光遠	遠	實	實
三十六	一	後七	以間暇慰億兆之瞻仰	間	閒	閒

續 表

卷	葉	行	宋本	清康熙刻本		淮南局本
				初印本	後印本	
三十八	四	後二	踈俊辨急	卞	辨	辨
三十八	五	五	引年得礼	體	體	體
三十九	二	後六	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圖 2-012-4)	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圖 2-012-5)	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圖 2-012-6)	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
四十一	二	三	避遠賢執謹	執	勢	勢
四十一	三	後三	其若影響	應若	□若	□若
四十一	五	二	決勝之執	執	勢	勢
四十一	五	七	所以器百官用例	例簿	例簿	例簿
四十二	一	後十一	氣執百倍	執	勢	勢
四十二	四	三	賊執如此	勢	勢	勢
四十三	四	後十一	劉琪奸臧	贓	贓	贓
四十四	三	後十一	激勵戎臣	武	武	武
四十四	四	六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	戰勝	勝	勝
四十五	三	七	河朔肅然	肅	蕭	蕭
四十六	三	後十	進丞旨	承	承	承
四十六	六	後十二	謂之美端	英	英	英
四十七	四	九	鞫獄失實	鞫	鞫	鞫
四十七	五	後十二	何辨急	卞	辨	辨
四十八	六	八	詢果有才	素	素	素
四十九	一	後七	填服四海	鎮	鎮	鎮
五十二	二	十一	元昊叛嫚書始聞	致	叛	叛
五十六	一	五	過家爲之	壽	壽	壽
五十八	一	五	就伐芟	民役	民役	民役
五十八	一	後十	出米六万碩以濟貧民	石	碩	碩
五十八	二	十一	災異仍發罷知政事	數	數	數
五十八	六	十一	語在元絳傳	兄	兄	兄
五十九下	三	後三	今來蔡確	來	責	責
六十	一	五	推其首	捕	捕	捕
六十四	二	三	供擬滋削	擬	應	應

續　表

卷	葉	行	宋　　本	清康熙刻本		淮南局本
				初印本	後印本	
六十五	四	一	庠昏乃	乃	耄	耄
六十六	四	十	受人賂	貺	貺	貺
六十八	六	五	弼檄從訓	崇	崇	崇
六十九	三	二	咨放時務	訪	訪	訪
七十	二	二	擢知制誥	擢	權	權
七十一	四	後十二	嚴父之大孝	公	父	父
七十一	五	十	恐於祭法不合	揆於	揆於	揆於
七十二	四	後三	慈聖光獻皇后	章	章	章
七十八	八	後二	自未得策	謂	謂	謂
七十九	六	九	與倡女共政	飲	飲	飲
八十三	四	後十	極借之權	既	既	既
九十三下	一	後八	歷商州大名府	周	周	周
九十四	一	後九	入館遷郎	郎	選	選
九十九	二	七	而好說似之	奸詭	奸詭	奸詭
一百一	五	後五	輸貨僮僕	佞	伎	伎
一百五	四	後五	歸明人李良嗣	遼	遼	遼
一百六	四	十	稍督慘峭	程	程	程
一百七	七	後十一	軍輒散走	敗	敗	敗
一百九	三	十二	掛比較務	此軼	此軌	此軌
一百十二	六	十一	守郢丐閒	沔	沔	沔
一百十五	二	九	而許以刺史	計	計	計
一百十五	四	後四	在京摧易院	權	權	權
一百十九	七	九	自右侍禁	幼	幼	幼
一百二十	二	後十一	領獎州刺史	將	蔣	蔣
一百廿四	六	後三	非妄也不談	□□	□□	□□
一百廿九	四	二	桀黠有智谋	石	石	石

013

宋寧宗時浙刻本《廣韻》五卷

宋陳彭年等撰。

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1.4 厘米,寬 14.9 厘米。前有景德四年(1007)、大中祥符元年(1008)敕牒。

是書成於大中祥符年間。傳世有北宋版殘卷,今藏俄羅斯。南宋本可分三系:高宗時杭州刻本及寧宗時刻本爲一系;孝宗時浙刻本爲一系;孝宗時建寧府黄三八郎刻本(題《鉅宋廣韻》)爲又一系。

此本刻工有何昇、何澄、方至、方堅、宋琚、趙中、曹榮、吴椿、吴志、吴益、沈思忠、沈思恭、王玩、王寶、王恭、陸選、余敏、劉昭、李倍、李倚、張榮、秦顯、秦暉、朱玩、陳晃、陳壽、高異、魏奇、顔彦、金滋等,爲南宋中葉浙地良工。其中何昇、何澄等十七人見於宋慶元紹興府刻本《春秋左傳正義》,宋琚、趙中、吴志、劉昭四人見於宋嘉泰吕喬年刻本《東萊吕太史文集》,宋琚、劉昭二人見於宋嘉定温陵莊夏刻本《東觀餘論》,知爲寧宗時浙中所刻。宋諱避至"構"字,蓋據宋高宗時刻本[①]翻出。

此初印本(圖 2-013-1),紙質堅厚,墨彩飛騰。舊爲日本寺田望南所藏,後歸博物館局長町田久成。由楊守敬購歸,轉售與潘祖蔭。鈐有"黄絹幼婦"、"讀杜草堂"、"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潘祖蔭藏書記"等印。《滂喜齋藏書記》著録。今藏上海圖書館。

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卷四著録之"北宋仁宗時印本",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實爲與此同版之另一印本。

此即張氏澤存堂刊本所從出,原本譌謬不少,張氏校改撲塵之功誠不可没。然有本不誤而以爲誤者,有顯然誤而未校出者,有宜存疑而徑改者。如"官"字下,原本引孔子妻"并官氏"作"井官氏",尚是形近之譌,張氏據俗書誤本改"井"爲"开",錢竹汀未見原本,遂稱誤"并"爲"开"始於《廣韻》,而不知宋本不如是也;又如"鶇"字下注"鶇鵍,鳥[名],美形,出《廣雅》",泰定、至順刊本皆作"又美形也";"同"字注"亦州",元本"州"下有"名"字;"狨"字注"細布",元本注并作"猛也"。此張氏失於參校者。又如開卷景德牒文,原本"準"作"准"、"勅"作"勅",二字雖俗體,然當時公牘文字本來如此,今校改作"準"作"勅",亦似是而實非也。原本字體從通俗,而張氏據《説文》改從正字,此尤非多見隋唐人手蹟不知其失也。此本原爲日本寺田望南所藏,後歸博物館局長町田久成。余多方購求未得,會星使黎蒓齋觀察欲重刊此書,以爲張刊雖精,不如此本之古樸,屬余借摹,堅不肯出,而久成見余所藏漢印譜十餘種,亦垂涎不已,因議交易之。余初謂張本傳世尚多,此書似不必刻,若必刻則當盡從原本,即顯然譌誤亦一字不改,而星使堅欲改之,争之幾失色,乃議改其太甚,刻成後爲《札記》。然往往有可存疑竟爲張氏所牽者,厥後工未竣而余差滿歸,恐札記未必刻,仍留學者以口實也。他如去聲"豔第五十五"注"㮇、釅同用"、"釅第五十七"、"陷第五十八"、"鑑、梵同用"、"鑑第五十九",此原本亦如是,顧澗蘋因其與曹楝亭初刊不同,謂是張氏據《禮部韻略》校改,此則張氏之受誣也。余别見北宋本《玉篇》,體式與澤存堂本亦同,或據曹刻《玉篇》有大中祥符牒謂爲張氏所削,亦誣,附記於此。又第五卷後《四聲清濁法》"生"字下張本留墨丁,此本"生"作"朱",注"之余反,朱,赤也";"朝"字下一格張本留墨丁,此本作"紬",注"直流反,紬,布也",此必張氏原本有爛缺,故如此,非所據又别一本也。日本收藏家於古字書最多,余盡數求之,

① 存上平、下平、去聲,凡三卷。鈐有"玉蘭堂"、"梅谿精舍"、"竹塢"、"汲古閣圖書記"、"字子晉"、"季藎臣圖書"、"季振宜印"、"傳增湘印"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不留餘憾,自宋本外,凡得元刊本《玉篇》、《廣韻》各四五通,明初刻本各三四通,而各不同板,明中涓大字本不數。其中異同差池難以悉舉。元明本亦有足訂正宋本者。昔顧澗薲謂張氏校刊不審,深惜徐氏傳是樓原宋不傳,不能盡刊潘氏轉寫、張氏意改之誤。孰知距徐氏又二百年,宋本外更有互證之本如是其多。元泰定本黎星使亦重刻之,又多據張本校改,深爲可惜也。余意歸後合諸本校之,詳爲札記,而以方謀別刻日本古卷子字書爲隋唐之遺者,有《新撰字鏡》及《萬象名義》,所據《玉篇》、《廣韻》皆顧野王及陸法言原本。兹事遂輟。日月如馳,力緜顧耆,謹記於此,以告當世之著録者。光緒甲申(十年,1884)十一月朔,宜都楊守敬記於鄂城通志局客次。

[後印]

此本傳世有初印、重修之别:前述之潘祖蔭舊藏者爲初印本,上圖藏有同版一帙,卷三配清抄本,有清翁同龢題記,爲重修本。

卷四第三十葉,初印本尚是原版(圖 2－013－3),重修本右上角有拼補痕迹(圖 2－013－4),所拼補之版字體與原版不類,文字亦有異同:第六行"怨",重修本誤作"忌";第一行注"塵也,又房粉切",重修本脱失;第四行注"依人也",重修本"依"字作墨等;第七行"恨也説文恚也于願切二",重修本"文"、"恚"、"切"、"二"四字作墨等;第二行注"靳固"後,重修本衍"也"字。第二行注"楚有大夫靳尚",修版本改作"又戲而愧曰靳",與《集韻》同。蓋此葉書版損壞,修版者未見初印本,乃取《集韻》文字填補缺文。

[翻刻]

此本爲張士俊、黎庶昌二刻之祖本,分記如下:

(一)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張士俊刻《澤存堂五種》本**(圖 2－013－7),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0.9 厘米,廣 14.9 厘米。版心下有刻工名,皆出宋寧宗本。前有康熙四十三年朱彝尊、潘耒序,又張士俊跋云,從常熟毛扆借得《大宋重修廣韻》一部,相與商榷,延其甥王君爲玉摹寫舊本字畫,校讎再四,而後鏤諸版。復因吴江潘耒假崑山故相國徐元文家藏善本,勘對詳審,自康熙癸未歲之夏五,訖甲申秋孟,乃克竣功。

張本與宋寧宗刻本行款雖同,文字實異。宋寧宗本譌謬不少,張氏校改撲塵之功誠不可没,然有本不誤而以爲誤者,有顯然誤而未校出者,有宜存疑而徑改者,楊守敬有説。取宋寧宗本、鉅宋本對勘,此本同鉅宋本而與寧宗本違異者(見表一)約計十之六。又有同寧宗本而與鉅宋本違異者(見表二),寧宗本、鉅宋本同而此本獨異者(見表三)。疑張氏雖依據寧宗本爲底本,亦頗取衷於鉅宋本。

表一　張本同鉅宋本而與寧宗本違異(卷一,一東至九魚)

葉	行	宋寧宗本	鉅宋本	澤存堂本
十一	後四	襲瞉	豔瞉	豔瞉
十二	八	朧朧	曨曈	曨曈
十三	後二	作憧	作鐘	作鐘
十四	後四	鶥領	鶥鴒	鶥鴒

續 表

葉	行	宋寧宗本	鉅宋本	澤存堂本
十四	後五	㼼	㼼	㼼
十四	後十	負出	負山	負山
十五	九	臣壠切	巨壠切	巨壠切
十七	五	猷	歡	歡
十九	六	椃	禔	禔
十九	後六	貲也	貨也	貨也
二十	十	姓吳	又姓吳	又姓吳
二十三	後一	蚳(山名)	蚳(蟻卵)蚔(山名)	蚳(蟻卵)蚔(山名)
二十三	後三	亦作鋤	亦作鉬	亦作鉬
二十五	二	鶬麋	鶬麋	鶬麋
二十七	六	箒帚	箕帚	箕帚
二十八	六	涎洙也	涎沫也	涎沫也
二十九	後十	舒	郚	郚
三十	後一	後爲之與	後爲之輿	後爲之輿
三十	後九	戴七	戴土	戴土
三十一	二	鷵	鷵	鷵
三十一	八	珠邪	琅邪	琅邪
三十一	後五	泥潤	泥潤	泥潤
三十二	後一	藷挐	藷蔖	藷蔖

表二　張本同寧宗本而與鉅宋本違異(卷一,一東至九魚)

葉	行	宋寧宗本	鉅宋本	澤存堂本
十二	五	文細絹	又細絹	文細絹
十三	後八	伏苓	茯苓	伏苓
十五	五	華皃	草皃	華皃

表三　寧宗本、鉅宋本同而張本獨異(卷一,一東至九魚)

葉	行	宋寧宗本	鉅宋本	澤存堂本
十二	六	屋中符	屋中符	屋中會
十四	後六	鏞鸕	鏞鸕	鷛鸕
十四	後八	相德也	相德也	相聽也
十七	七	庌庌	庌庌	庌庌
十八	後七	杓也	杓也	朽也

續　表

葉	行	宋寧宗本	鉅宋本	澤存堂本
二十	後二	爾雅曰螵	爾雅曰螵	爾雅曰螺
二十一	後一	鞍鞘	鞍鞘	鞍韉
二十一	後四	鶤搗	鶤搗	鶤鳺
二十七	後十	字從出	字從出	字從屮
二十八	六	俗作茬	俗作茬	俗作荏
二十八	後三	褭也	褭也	褭也
三十一	四	或作疏	或作疏	或作延
三十一	五	柹居切	柹居切	杍居切

此初印本，經清沈廷芳手校。鈐有“沈廷芳印”、“茉園”、“廷芳手勘”、“廷芳印信”、“沈氏藏書”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張本傳世有初印、後印之别：前述之沈廷芳手校者爲初印本，朱彝尊序與正文字體不類；後印本朱序一經改刻，字體有别。後印本按其刷印先後又有甲本、乙本、丙本三種，文字互異(詳表四)：

表　四

卷	葉	行	初印本	後印甲本	後印乙本	後印丙本
朱彝尊序			沈約以天子聖哲分四聲(圖 2－013－10)	周顒(改)(圖 2－013－11)	周顒(改)	周捨(再改)(圖 2－013－12)
一	九	九	傜作弓	傜	倕(改)	倕
一	二十二	後二	漢末有南陽師宜宮	宮	官(改)	官
一	三十三	五	欲空之皃	欲	嵌(改)	嵌

清道光三十年(1850)新華鄧氏翻刻張本(圖 2－013－8)，匡高 20.4 厘米，廣 14.8 厘米。版心記刻工名：蔣宏千、蔣志、蔣罕、蔣一亮、蔣棟、蔣玉、蔣元志、蔣瑶、石甫、蔣禮、蔣中和、蔣志、蔣玖、蔣茂、曾明、李云、蔣榮、蔣春、蔣皆、蔣玉、賀書，[①]封面題“仿宋槧重栞古本廣韻”、“道光三十年新化鄧氏摹雕於於邵州東山精舍”(圖 2－013－9)。清諱琰、寧敬避缺筆。朱彝尊序作“周捨”，知從後印丙本翻出。

鄧本傳世未多，往往爲人撤去封面。所見鄧本封面尚存，且有鄭文焯叔問手書跋。叔問用力甚勤，自校數過，又度段玉裁、吳得青校、李柯溪跋，得爲此本增重聲價不少。兹附叔問跋語於後，以備參考：

本朝無正均書，詩家匙所折衷。依據審音者，僅澤存堂本《廣韻》一書，又皆經宋人增併，羼亂舊次。考古者大抵詳於音而略於均，博而寡要，其用不宏。爲樸學者固賴其徵引，終於均學無裨焉。乾、嘉以來，老師宿儒始汲汲考訂此編，然未有刊布善本流傳者。嘗求之當代

① 曾見清翻刻澤存堂本《大廣益會玉篇》，版心所鐫刻工名與此翻本略同，或亦爲新華鄧氏所刻。

通人,恒以斠注爲難,而辨均次之。不揆狂簡,頗復有所是正,冀得專詣,輔以佳證,不勝大願。叔問記。

光緒癸未之歲(九年,1883)秋孟,據段懋堂先生校本覆勘一過,度於是刻,間下己意,坿注均次。己丑(十五年,1889)九月,湘潭王翁壬秋游吴見訪,因與商榷,訂以古音,乃爲完書焉。

壬秋臨别斠是書均至五質部,亟與約以還湘後毋相忘,許於歲晚務閒,必償逋諾,以蕆是役。迨明年二月,果得郵致手寫廿二卷,其耄勤至是,感慰如何。叔問又識。

光緒己丑(十五年,1889)冬孟,時湘綺翁來吴門。晨夕過從,談𥶍甚得。因出示是本舊校,相與揚搉古今,於聲均之義例博據精解,劇有獲焉。匆匆惜别,送至無錫,泊舟黄步墩累日,猶手定數十字,通書之樂,不能忘也。因記之。

得壬秋校均後,是書粗完。擬即付鍥以問世,靳於力,僅刊上平一部,亦遺憾也。庚寅(光緒十六年,1890)冬仲。

段懋堂先生深通訓故,研究許書,當世尊爲絶學。此校澤存堂本《廣韻》乃其緒餘爾,然點注圖乙,具見精博,殘膏餘馥,沾丐後人多矣。余曩讀嘉定吴得青《廣韻説》,頗喜其推廣發明,能據《説文》、《玉篇》正是書之譌奪。第吴先生僅見淮上本,以之考證張刻,或嫌重出。今從永興湯子伯述假度段氏校勘本,乃嘆津言之玅,前賢盡之,復節取得青箋釋精義,依韻附入,爲承學課本,譾見所及,間事蕞殘,亦不自知其荒冗也。北海瘦碧生鄭文焯識。

(二) **清光緒間黎庶昌刻《古逸叢書》本**(圖 2-013-2)。

黎本之刊刻係由日本名手木村嘉平代辦,與宋本面目頗肖。卷末附有黎氏撰《校札》云"從張(士俊)本十之八,從原本十之二"。今以《校札》對照此本,頗有捪拄。如卷一葉十九行前八,黎校"曲從,曲原誤出",今此本作"曲";葉十九行後一,黎校"虉蕪,蕪原誤蘂",今此本作"蕪"。凡此之類,上平聲一卷已得二十五處。疑黎氏所據校者,並非宋刻原本,而係未刻之前寫本。上舉之二十五處,爲寫手之誤,非宋本之誤。將黎本"從張本十之八"者改回,仍大非宋本原貌。

黎本版心刻工與有此本、張本互異處,附記於下:

此本卷五葉三十三"方至"、葉三十五"吴椿"、葉三十九"余敏"、葉四十"吴益"、葉四十一至四十二"王恭"、葉四十五至四十六"秦顯"、葉四十七至四十八"方至"、葉四十九"李倚"、葉五十一至五十二"魏奇"、葉五十三"劉昭"等,張本作墨等,黎本留白。

卷一葉五十七,此本、張本作"顔彦",黎本作"顔天";卷二葉十二,此本、張本作"朱玩",黎本作"宋玩";葉二十,此本、張本作"何昇",黎本作"何李";葉四十二,此本、張本作"吴志",黎本作"吴李";卷三葉二十,此本、張本作"陳晃",黎本作"陳是"。卷四葉二十八,此本、張本作"吴志",黎本作"奂方";葉四十四,此本、張本作"王恭",黎本作"三恭"。此類疑皆爲黎本刊刻時形近而譌。

宋本有若干葉版心磨損,刻工名不可辨别,而張本、黎本相應葉所署刻工名異同。以日本静嘉堂藏宋本核之,黎本多不可信(詳表五)。[①]

---

① 日本静嘉堂藏宋本版心刻工情況予未能親見。近日委託陳先行先生赴日本静嘉堂代爲查閲,謹表感謝。

表　五

卷	葉	宋本(上圖藏)	宋本(静嘉堂藏)	張士俊本	黎庶昌本
三	三十四	磨損	磨損	金滋	吳益
三	三十六	磨損	趙中	趙中	王恭
三	三十七	磨損	宋琚	宋琚	李倚
三	四十七	磨損	沈思恭	沈思恭	王玩
三	五十二	磨損	方至	方至	何昇
四	五十四	磨損	磨損	陸選	李倚

黎氏付刻之底本,據楊守敬跋所言,即爲是帙,則黎本刻工名與張本異同者,當是黎氏妄添,原本無之。又,宋本卷一第八葉版心刻工爲"宋琚"(圖 2-013-5),張本同;黎本作"蔣志"(圖 2-013-6)。按"蔣志"見於清道光鄧氏翻刻張士俊本。黎本以覆宋相標榜,而混入道光翻本刻工,令人驚詫莫名。

上海圖書館藏蕭穆致黎氏札,指責其刊刻《古逸叢書》爲"好奇好異、玩物喪志"[①]之舉。按光緒初年,正值國勢淩夷。黎氏校刻《古逸叢書》,影摹翻雕,所廢工本甚鉅,頗爲同時人所非議。黎氏識力堅定,不爲所動,終能竟其功,亦屬難能。惜其勇於求是,疏於存古,終令此書徒以刊刻精雅見賞,古書面目仍晦焉不彰。

014

宋嘉泰四年至開禧元年秋浦郡齋刻本《晉書》一百三十卷

唐房玄齡等撰。

半葉九行,行十六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2 厘米,廣 17.2 厘米。版心下記刻工姓名。卷末有"池州州學學録何巨源校正、宣城免解進士馮時校正、迪功郎前監紹興府和旨酒庫丁黼校正"三行。音義附本卷之末。

此本(圖 2-014-1)宋諱玄、朗、弘、泓、殷、匡、恒、貞、楨、讓、勗、桓、完、構、遘、慎、敦、廓等字缺筆,當刻在寧宗朝。刻工劉彦中、劉彦龍、劉邁、劉用、唐彬、唐恭、王元壽、王明、王才、王辰、丘全、曹佾、李椿、夏義、張成等。卷末有陳謨刊書識語云:"謨閒歲分經太學,因取監中諸史閱之,獨《晉書》無善本,嘗有意焉。未幾除奉常博士,故弗果。越明年,蒙恩假守秋浦,不忘初意,到官首稽郡帑之虧盈,省節費用,以供億之餘,鳩工鏤板,且與同志三友校閲是正,期與學士共之。肇工於嘉泰甲子六月,至開禧乙丑三月竣事。郡太守宣城陳謨書。"知爲宋寧宗朝秋浦郡齋(今安徽貴池)所刻。

是帙今存五十四卷,[②]又配補明萬曆周若年翻刻本十卷。[③] 鈐有"楝亭曹氏藏書"、"十萬卷樓"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是書另有南宋初期建刻小字本,行款有兩種:一爲十四行二十七字,海昌蔣氏舊藏,涵芬

---

① 蕭穆《敬孚函稿·致黎庶昌》,朱榮琴整理。《歷史文獻》第八輯,頁 159。

② 存卷四至五、七至八、十一、二十、三十三至三十四、四十四至四十五、四十八至五十五、六十七至六十八、七十一至七十二、七十六至七十九、八十六至八十九、九十五至九十七、九十九、一百一至一百三、一百七至一百十二、一百十五至一百十八、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

③ 配入者爲卷九至十、十六至十八、六十二至六十六。

樓《百衲本二十四史》據印；一爲十四行二十五字，江南第一圖書館舊藏，今在南京圖書館。又有南宋中期有建刻中字本，行款爲十行十九字，本書已著録。後來傳刻，多由建刻中字本系統出。此爲官刻本，行款與紹興中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略同，疑刊刻者有意將此本附麗于三史之後。

［翻刻］

是書有**明萬曆六年(1578)周若年翻刻本**(圖2-014-2)，匡高21.2厘米，廣17厘米。後有萬曆戊寅秋八月吳郡俞元文重刻跋語云"《晉書》刻本多殘缺，余友周若年氏依宋秘閣本重刻，乞大理卿王元美爲序。書成而若年死，丁進士孟嘉購得之，以爲大理所爲序於史法備矣，而未及晉代興亡之詳，復以後序爲請"云云。

取宋秋浦郡齋本校周本，周本間避宋諱，然宋本敬避、周本未避者亦甚多。初印者藏書家往往誤以爲宋本，說見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卷三。周本校勘不精，有脱者(詳表一)，有形近或音近而誤者(詳表二)，亦有其他譌誤(詳表三)。凡周本文字脱誤處，宋秋浦郡齋本、宋小字本、宋中字本不脱不誤。

表　一

卷	葉	行	宋秋浦郡齋刻九行本	明萬曆周若年本	宋建刻十行本	宋刻十四行本
四	七	五	以北中郎將王顒爲鎮西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四	十二	四	爲特所敗，特遂陷梓潼、巴西	遂陷	特遂陷	特遂陷
四	十三	後三	臨淮人封雲舉兵應之，自阜陵寇徐州	阜陵	自阜陵	自阜陵
四	十三	後九	己巳，帝旋軍于宣武場	宣武	宣武場	宣武場
四	十九	後一	以河間王顒都督中外諸軍事	河間王	河間王顒	河間王顒
五	五	一	河東太守路述力戰死之	太守	太守路述	太守路述
五	十四	二	其後竟以豫章王爲皇太弟	豫章	豫章王	豫章王
五	三十	四	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	中庸之主	中庸之才守文之主	中庸之才守文之主

表　二

卷	葉	行	宋秋浦郡齋刻九行本	明萬曆周若年本	宋建刻十行本	宋刻十四行本
四	十五	後四	穎遣從事中郎成夔等	盛	成	成
四	十八	後五	令問日新	聞	問	問
四	廿二	後六	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	穎	頓	頓
五	五	後三	都督荆湘交廣等四州諸軍事	襄	湘	湘
五	十二	後三	冬十月，勒寇豫州諸郡	軍	郡	郡
五	十三	後五	猗盧自將六萬騎次于盂城	盆	盂	盂

續　表

卷	葉	行	宋秋浦郡齋刻九行本	明萬曆周若年本	宋建刻十行本	宋刻十四行本
五	廿三	三	牆宇積毁	頹	積	積
七	十八	五	詔琅琊國及府吏進位各有差	史	吏	吏
八	四	五	振威護軍蕭敬文害征虜將軍楊謙	肅	蕭	蕭
八	五	一	益州刺石周撫、龍驤將軍朱燾擊範賁	壽	燾	燾
八	十八	七	庾希自下邳退鎮山陽	布	希	希
八	廿一	後三	葬哀皇帝于安平陵	安	哀	哀
八	廿五	九	前寧州刺史周仲孫	仕	仲	仲

表　三

卷	葉	行	宋秋浦郡齋刻九行本	明萬曆周若年本	宋建刻十行本	宋刻十四行本
四	十五	五	尚委城而遁	退	遁	遁
四	十七	二	庚申，大赦，改元爲建武	辰	申	申
五	十五	後九	夫陽九百六之厄	災	厄	厄
七	九	五	乙未，進司空郄鑒都督吳國諸軍事	徒	空	空
七	十三	後八	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學	月	年	年
八	一	六	尊皇后爲皇太后	太皇后	皇太后	皇太后

015

宋建刻元明遞修本《纂圖互註荀子》二十卷

唐楊倞註。

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8.2 厘米，廣 11.6 厘米。首冠《荀子欹器之圖》、《天子大路圖》、《龍旗九斿圖》。

此本宋諱遇匡、恒、貞、徵、樹、桓、溝、慎、敦等字偶缺末筆。王應麟《困學紀聞》論《荀子》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舉《勸學篇》"青出之藍"，監本作"青取之於藍"爲例。陸心源《儀顧堂續跋》更舉此本優勝於宋監本處三十一例，稱此"足爲宋本之乙"。觀其字體紙色，乃宋刻麻沙本。書中宋刻原版漫漶，元、明補版字迹清晰。宋版、元補版多有耳題，明補版無之。

此本有脱字者，如卷一《勸學》篇"《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下奪"其儀一兮"四字(圖 2－015－5)；卷二《榮辱》篇"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奪"者"字；卷十七《性惡》篇"夫薄願厚，惡願美"，奪"願厚惡"三字。有正文誤入小注者，如卷三《非相》篇"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下，"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誤作雙行小注。①

① 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頁 38 有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此本明補版多有譌誤,如卷七首葉第七行"齊滑宋獻是也"句有小注四字,作墨等。卷十七《性惡》篇、《君子》篇(第九葉至十二葉)、卷十八《成相》篇(第一至二葉)字體板滯,版心粗黑口,無耳題,審爲明代補版。此處正文有缺失,注文亦與後來翻刻絶不相同,似别有所本。蓋宋刻原版不誤,明代修補時失去六版,修補者據他刻填補。

鈐有"寒雲鑒賞之鉨"、"佞宋"、"與身俱存亡"、"後百宋一廛"等印。有袁克文跋。潘宗周寶禮堂舊藏,今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臺灣"故宫博物院"藏有同版二帙:一明晉府敬德堂舊藏本(圖 2-015-1),有傅增湘題詩五首;一揆叙舊藏本,每册首有謙牧堂印,《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五著録。

又見有更晚印本(圖 2-015-2),字迹漫漶嚴重。《性惡》、《君子》、《成相》篇有明補版葉,與袁克文跋本同。卷十七第九至第十葉脱失。前附張元濟手跋。鈐有"季振宜印"、"滄葦"、"季振宜藏書"、"秀水朱氏潛采堂圖書"、"張載華印"、"涉園"、"芷齋圖籍"、"遂初堂"、"謏聞齋"、"竹泉珍秘圖籍"、"右任之友"、"獨樹齋"、"張元濟印"、"元濟"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是書爲余六世叔祖芷齋公所藏,有公名號及"涉園"、"遂初堂"印記。先是,迭藏於泰興季氏、秀水朱氏,由朱氏入於余家。繼又歸於太倉顧氏,目録首葉"謏聞齋"、"竹泉珍秘圖籍"二印記皆顧氏之物也。辛亥國變,革命軍入江寧,豐潤張氏之書,聞太半爲于右任所掠。于今歲寓京師,復以售人。傅沅叔同年得元本《困學紀聞》,絶精美,有于氏印記。此亦有右任之印二,度必爲幼樵前輩舊藏矣。沅叔先爲余購得殘宋本《莊子》一部,與此相同,亦爲余家舊物,尚在途中。涉園遺籍來歸者歲必數種,多沅叔爲之介,可感也。丙寅(1926 年)仲冬月杪,張元濟。

［翻刻］

是書有**明前期翻刻本**(圖 2-015-3),匡高 18.1 厘米,廣 11.6 厘米。版心間鐫陰文刻工姓名:立成、陸郎、好九、計榮、陸道惪、謝壽、夭茂。不避宋諱。諦審其字體,稍顯生硬,似是明正統、景泰間建刻。較之宋刻原本,文字忠實,惟稍有誤刻,後來補版印本亦承襲而不改(詳表一)。

表 一

卷	葉	行	篇	宋刻元明遞修本	明前期翻刻本	
					後印本	修補本
三	七	後七	非十二子	或曰:宇,大也,放蕩恢大也	故	政
四	三	後六	儒效	賈,與估同	佑	佑
四	四	後七		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	任	任
四	八	後五		倒戈而攻後也	政	政
四	九	後五		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	待	待
四	十	五		謂彊爲儒服而无其實也	尤	尤
四	十	九		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	土	土
四	十	後十一		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况在人	牛	牛
四	十二	三		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	及	及

此本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著録,題爲"元刻本"。卷首有清鍾文烝手跋。鈐有"拜經樓吳氏藏書"、"鍾文烝印"、"巍塘鍾氏信美齋庚申以後所得書"、"白美"、"白嬾"、"劉承幹字貞一號翰怡"、"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印"等印。今藏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

此海寧吳槎客騫拜經樓本也。其子虞臣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云:元本《纂圖互注荀子》二十卷,每葉二十二行,每行大字二十一、小字二十五。序目不全。盧學士校刻《荀子》,曾借校。學士云,此元刻本乃當時坊間所梓,脱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盡失。

同治強圉單閼歲極如月壬子,嘉善鍾文烝得此書於上海城南嘉興戴氏。越三歲,以明翻刻廿四行廿六字之本補其序目,又補第六卷第九葉。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謝墉校刻本前《〈荀子〉讎校所據舊本》列有"元刻纂圖互註本",注云:"此乃當時坊間所梓,脱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盡失。"即指此拜經樓本而言。又,王念孫《讀書雜志》八《荀子雜志》每引"元本"作某字,取對此本,皆相合,疑其所據"元本"亦爲此本。

《荀子》以明嘉靖顧春世德堂本最爲通行,其本乃從纂圖互註本出,故"重意"有删而未盡者,顧廣圻《思適齋書跋》有說。今查《儒效篇》"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世德堂本"持"作"待";"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世德堂本"受"作"及",皆同吳壽暘藏本,知世德堂本亦出自明前期翻本。

[後印]

明前期翻本傳世又有初印、後印之别,所知有四種:

(一) **初印本**(此本未見,其面貌由後印本推知)。卷一《勸學》篇"其儀一兮"下,奪"其儀一兮"四字;卷二《榮辱》篇"故君子者信矣",奪"者"字;"一之而可載也","載"字下奪小注"一作再";卷十七《性惡》篇"夫薄願厚,惡願美",奪"願厚惡"三字;同卷《君子》篇"《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下,奪"其儀不忒"四字。《性惡》、《君子》、《成相》三篇文字與他刻同,尚屬楊倞注本原貌,與宋刻元明遞修本對勘,則文字絶異,知此刻之覆版底本尚未經明代補版。

(二) **後印本**,上舉"其儀一兮"等五處脱文已擠刻補入(圖 2-015-6)。此種印本所見有兩種:一種卷七首葉第七行"齊湣宋獻是也"句有小注四字,作墨等,前述之鍾文烝跋本即是;另一種"齊湣宋獻是也"句下刻入"湣與閔同"四字,上海圖書館所藏之戈載跋本即是。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此種後印本二帙:一爲揆敘舊物,鈐有"謙牧堂藏書記"、"兼牧堂書画記"、"乾隆御覽之寶"、"天禄琳琅"、"天禄繼鑒"、"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等印(書號 10092);一爲海虞瞿氏故物,鈐有"菰里瞿鏞"、"鐵琴銅劍樓"、"良士眼福"等印(書號 3766)。又有《纂圖互註五子》一部,鈐有"海源閣"、"楊保彝藏本"、"石生珍藏"等印(書號 875),其中《荀子》亦屬此種後印本。以上三種,卷七第七行"齊湣宋獻是也"句小注四字作墨等。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此種後印本二帙:一爲趙子惠舊藏,有"吳郡趙宧光家經籍"、"趙子惠印"、"古潭州袁臥雪廬收藏"等印,舊題"元刻明印本"(書號 SB/3458);一爲曾釗舊藏,"曾釗之印"、"温澍樑印"、"雪鴻樓主人"、"漱緑樓藏書印"、"宋本"等印,舊題"元刻本"(書號 NC1107/4229.86)。

(三) **修補印本甲**,卷中多明前期補版,原版留存較少。卷一首葉爲明補版(圖 2-015-4),匡高 17.6 厘米,廣 11.5 厘米。補刻之葉字體已露明中期建刊本意味。檢對全書,卷一葉七至十二,卷二葉一至二、五至六、九至十一、十三至十四,卷三葉十七爲原版。補版多簡體字,如"國"作"国","禮"作"礼","學"作"孛"等。字之正誤,彼此互異。如卷二十首葉第五行"此蓋宥坐之器"

下小注，原本有“宥”字注釋二條（圖 2－015－7），均以白文標出；補版後印本前一“宥”誤刻作“肩”，後一“宥”誤刻作“青”（圖 2－015－8）。卷二《榮辱》篇注“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以下脱去一葉（第十二葉），已經補寫完足。上海圖書館所藏之冒廣生跋本即是。

（四）**修補印本乙**，較前本晚出。其中《荀子》卷二第十二葉脱失，第十三葉爲再補版，注“未不近於習也”，再補版“習”作“胃”，印本甲尚爲原版，“習”字不誤。

李盛鐸舊藏一帙，得之湘潭袁氏，有“孫星衍印”、“東魯觀察使者”二印，李氏手跋定爲“元刻”，今歸北京大學圖書館（書號 SB/3987），實即此補版印本乙。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一部《纂圖互註四子書》，《老》、《莊》、《荀》、《揚》四子合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其中《荀子》同爲補版印本乙。

按，前人著録之《纂圖互註四子》爲《老》、《莊》、《荀》、《揚》，南宋時刻在建安。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宋刻元明遞修本《纂圖互註揚子法言》，或即南宋時所刻四子之一，宋咸序後有木記云“本宅今將　監本　　四子纂圖互註，附入重言、重意，精加校正，竝無訛繆，謄作大字刊行，務令學者得以參考，互相發明，誠爲益之大也。建安□□□謹咨”，中國科學院藏有明翻本《纂圖互註四子》，《揚子法言》宋咸序後木記照宋刻本原式翻雕。[①] 明翻本有附入《文中子》，合爲《五子》者；有更附入《列》，合爲《六子》者。

明翻本四子前有景定改元龔士卨序，爲哈佛藏宋刻本所無。所見另有宋建刻本《音點大字荀子句解》，[②]題龔士卨編，文字内容多有删節，前有景定改元龔士卨序，似爲删節本作。明翻四子本前之龔序文字與之略同，且款式相仿，疑即從彼本移來。

《四庫全書總目》著録之《纂圖互註五子》，爲《老》、《莊》、《荀》、《揚》，附《文中子》，其所據當爲明前期翻本。館臣依據龔序，定爲士卨編，恐未確。

本書另有**明刻本**（圖 2－015－9），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六字，小字雙行同。審其字體，當是嘉靖以後閩中所刊。凡明前期翻本補版失誤之處，此本大致相同，知即從彼本出。卷二《榮辱》篇“未不近於習也”，“習”作“胃”，知其墨版底本爲明刻之修補印本乙。此本譌字甚多，大致沿襲底本，偶有意改處（詳表二）。

表　二

卷	葉	行	篇	明前期刻十一行本		明十二行本
				後印改本	修補印本	
一	二	一	勸學	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	禺	禺
一	二	後三		布薪於地，均若一	在	在
一	二	後八		所立即謂學也	郎	郎
一	三	十一		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	与	爲
一	四	後六		傲，喧噪也	喧噪	喧操
一	五	三		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	未	未
一	五	十一		猶以戈舂黍也	春	春
一	五	後十		匪交匪紓，天子所予	矛	矛

① 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62 册，頁 286。齊魯書社，1995 年。
② 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8684）。

續 表

卷	葉	行	篇	明前期刻十一行本		明十二行本
				後印改本	修補印本	
二	三	五	不苟	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	而	而
二	三	後九		世其言善，千里之外應	出	出
二	四	四		致其誠，在仁義	仕	仕
二	四	七		改其旧質謂之變	日	日
二	八	十一	榮辱	宋、魯之間曰侔也	未	未
二	十三	十一		未不近於習也	胃	謂
二	十三	後十		稱，尺證反	登	登
三	二	三	非相	輕重，體之輕重也	骪	骪
三	四	六		有司世世相承	此	此
三	四	後五		度，徒洛反	走	走
三	四	後十一		古今不殊	含	含
三	五	後七		腐儒如朽腐物，無所用也	柄	柄
三	六	二		就物之貌，或讀爲附	□	□
三	六	後六		仁謂忠愛之道	迕	迂
三	八	七	非十二子	利與離同	司	司
三	八	後七		宿，止也	正	正
三	九	三		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	林	林
三	九	六		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	隹	難
三	九	後六		西南隅謂之奥	禺	禺
三	九	後九		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	左	左
三	十	後六		習姦而使有潤澤也	閏	閏
三	十	後八		而操持淫僻之事	辟	辟
三	十一	後二		遠，于願反	頭	頭
三	十三	後三	仲尼	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	兄	兄
三	十三	後四		伯，長也，爲諸侯之長	吴	吳
三	十三	後八		謂滅譚、遂、項之類	譂	譂
三	十四	一		倓，他坎反	攻	故
三	十五	四		故又以下士明之也	王	王
三	十五	後二		而不回邪諂佞	■	■
三	十六	一		倸，維	佅	佅
三	十六	九		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	■	或
三	十六	後十一		以事君則必通達	■	則

續　表

卷	葉	行	篇	明前期刻十一行本		明十二行本
				後印改本	修補印本	
四	一	五	儒效	而天下不稱貪焉	戾	戾
四	一	五		偃然,猶安然	■	偃
四	一	十		凡、蔣、邢、茅、祚、祭,周公之胤也	■	■
四	三	一		讙,喧也。言聲齊應之也	宣	宣
四	三	十		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	用	用
四	六	九		《詩・小雅・采菽》之篇	叔	叔
四	六	後四		未諭,謂未盡曉其義	時	時
四	八	後九		五刃,刀、劍、矛、戟、矢也	刃	刃
四	九	五		造父,周穆王之御者	三	三
四	九	後九		衆人初皆非其所爲	衣	衣
四	九	後十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理	理
四	十	十一		得委積足以揜其口	稹	稹
四	十三	一		迪,從也	進	進
四	十三	二		論,盧困反	芦	芦
四	十三	後一		檢束,所以制放佚	故失	故失
四	十三	後九		臣當爲巨	臣	臣
十八	二	後十一	成相	接下以仁,事親以孝也	七	七
十八	五	後五		言皆歸王道,不敢離貳也	王	正
十八	五	後六		称,尺證反	證	證
十八	五	後十一		參伍,猶錯雜也	任	任
十八	六	二		欲使民言有法及不欺誑	詂	詂
十八	六	六		鈹與披同,滑與汩同	泪	泪
十八	六	後四	賦	言礼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	持	持
十八	六	後六		此乃有文飾而至華采者歟	革	革
十八	六	後八		雅,正也	唯	唯
十八	七	三		跖,柳下惠之弟	拆卞	祈卞
十八	七	後五		《徐無鬼篇》相馬,方者中矩	申	申
十八	七	後十一		惛憊,猶晦暝也	神俱	神俱
十八	八	四		唯君子方明知之也	佳	佳

續 表

卷	葉	行	篇	明前期刻十一行本		明十二行本
				後印改本	修補印本	
十八	八	八	賦	雖徃來晦暝	生	生
十八	八	九		若使牢固蔽塞則不可也	牛	牛
十八	八	十		言果決不測也	則	則
十八	八	十一		天下同被其功	破	破
十八	八	十一		風與雲並行，故曰友	支	支
十八	八	後一		在冬而凝寒	今	今
十八	八	後四		文，飾	餅	餅
十八	八	後六		侵暴者亦取名於蠶食	弃	弃
十八	八	後八		飛鳥則害而食之	馬	馬
十八	八	後十		鄭玄云：天文辰爲婉馬	車	車
十八	九	一		爲蠶之時，未有牝牡也	■之	之
十八	九	九		從，豎也，子容反	堅	堅
十八	九	後一		爲鐵則鉅	爲■	爲
十八	九	後五		極，讀爲亟，亟，急也	爲■	爲
十八	九	後八		公加之以紌綖	紌■	紌
十八	十	五		言去取嫉惡	■	善
十八	十	八		螭龍之聖，反謂之蝘蜓	■	蜓
十八	十	後九		雜布，贏布	■	錦
十八	十	後十一		嫩，子于反	千下■	下

［訂誤］

是書前人著録之“元刻本”，今以實物覆核，皆有疑問，則“元本”恐非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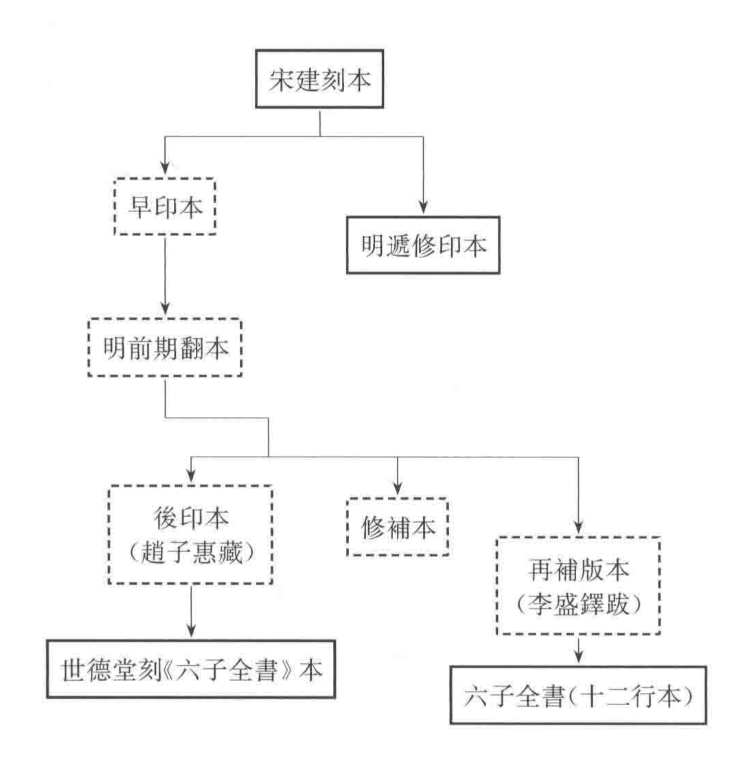
瞿氏《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著録之“元本”，實爲明前期翻本。

劉氏《嘉業堂藏書志》著録是書凡二種：一“宋景定本”，有莫友芝三代藏書印記，收入《嘉業堂善本書影》卷四；一“元刻本”，即前述拜經樓舊藏之帙。諦審二本，實爲一版摹印，皆爲明前期翻本。

王氏栩栩盦舊藏明刻十二行二十六字本一帙，今在上海圖書館（書號858354－57），有王同愈手跋，定爲“元槧”（圖2－015－10），實即前述之嘉靖以後閩中刻本。

嚴靈峰《無求備齋荀子集成》影印之所謂“宋景定元年刊本”，實即明前期翻刻明修本。

又按，此書經翻刻、修補，前人著録多混淆莫辨。高正作《〈荀子〉版本源流示意圖》，梳理本書之文本系統，有導夫先路之功。然其於版本鑒别經驗不足，受前人著録誤導，其結論尚可修正。今據所見，將《荀子》纂圖互註本系統之版本源流圖附於下，以備參考。



016

宋端平三年(1236)常州軍刻淳祐六年(1246)盛如杞重修本《古文苑》二十一卷

宋章樵注。

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二十至二十二字不等。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3.6 厘米,廣 15.9 厘米。前有紹定五年壬辰(1232)章氏自序、吴淵序、淳熙六年(1179)韓元吉題記,後有嘉熙元年(1237)江師心跋、淳祐七年盛如杞跋。

是書不知編者姓氏,相傳爲孫洙得於佛寺經龕中。所録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淳熙六年,韓元吉類次爲九卷,刻之婺州。紹定五年,知平江府吴縣事章樵爲之校定、音釋,厘爲二十一卷。

此本(圖 2 - 016 - 1)宋諱玄、敬、弘、殷、匡、恒、貞、楨、徵、樹、勗、桓、慎、敦、燉等字缺末筆,而避字未嚴。版心刻工有求裕、余燁、邵亨、邵思齊、許忠、劉榮等,其中邵亨、許忠曾參與南宋孝宗朝江浙刻南北朝七史(舊稱"眉山七史")中《南齊書》之補版工作。盛如杞跋略云:紹定六年癸巳,章樵任常州通判,會稡所述《古文苑》稿,方授楷書吏,將付諸梓。明年,章氏除司鼓,留稿以遺後人。繼任者程君士龍於端平丙申刊成是書,而章氏以乙未(端平二年)六月先爲古人。又繼之者,江君師心復爲訂刊者之誤,書於是乎有傳。丙午(淳祐六年)冬,如杞承乏佐州,取所刊版,鱗次先後,遇板有蠹蝕者,字有漫漶者,即命工補治之,及訂其偏旁差謬者數字。知此書爲理宗端平三年刻、淳祐六年修補重印者。

是帙首尾大致完整,惟卷八缺失較多,葉一至十、十三至十五爲補抄者。鈐有"汪士鐘曾讀"、"宋本"、"鐵琴銅劍樓"等印。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十三著録。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十著録之宋刻《古文苑》殘本,與此同版,舊歸祁陽陳澄中,近年見於坊肆。[①] 今存者卷一至四,内有缺葉,卷末有黄氏手跋三則。鈐有"讀有用書齋"、"松江讀有用

① 北京中國嘉德 2004 年秋拍第 2718 號拍品即是。

書齋金山守山閣两後人韓德均錢潤文夫婦之印”、“甲子丙寅韓德均錢潤文夫婦兩度攜書避難記”、“韓繩夫印”、“价藩”、“吳興張氏韞輝齋曾藏”、“張珩私印”、“張珩”、“吳興張氏圖書之記”、“祖詒審定”、“密均樓”等印。

［翻刻］

是書翻刻本，所知有二種：

（一）**明成化十八年（1482）張世用建陽刻本**，上下粗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7.5 厘米，廣 12 厘米。排版位置視宋端平刻本稍有移易，文字有形近而誤者，又多有缺字作墨等處（詳附表）。卷五《觀舞賦》有脱文，留白數行，與宋端平刻本同，知從彼本翻出。

鈐有“虞東吳氏珍賞”、“師孔堂圖書”、“君石”、“古香書屋”、“蔣抑卮藏”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按此本脱去前後序跋，未知刊刻年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僅以“明刻本”著録。觀其字體，當刻在天順、成化間。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有與此同版者數帙，或有明成化十八年壬寅張琳序略云：琳釋憂後，復參閩藩，案牘之暇，巡按豸史淮南張公世用出示所藏章樵重訂唐人所編《古文苑》，且欲發諸建陽書肆，壽梓廣傳云云。賴以知刊雕年月。

（二）**明嘉靖刻本**（圖 2－016－3），白口，四周單邊。匡高 19.6 厘米，廣 14.5 厘米。前有紹定壬辰章氏自序、次成化壬寅張琳序。無刊刻序跋，觀其字體，當刻在嘉靖中。凡成化本排版位置不同於宋端平本處（圖 2－016－4），此本多從成化本，間有移易（圖 2－016－5）。取對三本文字，凡宋本不誤、明成化本誤者，此本多從成化本。成化本有缺字作墨等處，此本一一補足。所補之字有確如宋本者，亦有模擬填充而誤者（詳附表）。以形式、文字兩方面觀之，由宋端平本而明黑口本、而白口本，其間前後遞傳之迹甚明，知此係明嘉靖間據成化本再翻者。

鈐有“古鹽張氏”、“松下藏書”、“張載華印”、“佩兼”、“芷齋圖籍”、“甚欲讀書奈懶何”、“蔣抑卮藏”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卷一葉三四所載者即爲是帙，乃定爲“明成化十八年壬寅張世用建陽刻本”，又稱其“字體挺秀，已開正、嘉風氣”，其說未確。[①]

表一　宋本不誤、明成化本誤，明嘉靖本從成化本例（文字位置標於後，如 1/後 6 即葉一行後六，下同）

宋端平刻本		明成化刻本		明嘉靖刻本	
好，石本作孜	1/後 6	孜（形近而誤）	1/後 6	孜	1/後 5
鄭音賓，今作鴇	1/後 6	槝（形近而誤）	1/後 6	槝	1/後 5
目，古以字，下同	1/後 10	同（脱下字）	1/後 10	同	1/後 10
字雖磨滅，髣髴是時字	2/1	字耶（衍耶字）	2/1	字邪	2/1
石本作趯＝，丑亦反	2/2	田（形近而誤）	2/2	田	2/1
鄭作趍，直離反	2/4	雜文（形近而誤）	2/5	雜文	2/4
注云：舊音我	2/5	法（形近而誤）	2/5	法	2/5
避音邀	2/6	避	2/6	避	2/6

① 周心慧《明代版刻圖釋》頁一〇五所載之明成化本亦爲嘉靖再翻本，其誤與此正同。

續 表

宋端平刻本		明成化刻本		明嘉靖刻本	
郭云：讀如繄	2/後 1	繄	2/後 1	繄	2/10
乑,石本作 [illegible]	2/後 2	悪(誤)	2/後 2	悪	2/後 1
漁從寸,今省作漁	2/後 5	魚(誤)	2/後 5	魚	2/後 4
斿,今作游	2/後 7	斿(誤)	2/後 7	斿	2/後 6
鄭云：趞即蹤字	2/後 7	耶(形近而誤)	2/後 7	邪	2/後 6
帛从帛从水	2/後 8	以(形近而誤)	2/後 8	以	2/後 7
按轢即皪字	2/後 10	耶(形近而誤)	2/後 10	耶	2/後 9
的皪,白貌	2/後 10	白(脱貌字)	2/後 10	白	2/後 9
鄭云：今作鮒,音附	3/2	作音附(衍作字)	3/2	作音附	3/1
舊注丑若反	3/4	田(形近而誤)	3/4	田	3/3
佳通作維	3/5	逋(形近而誤)	3/6	逋	3/5

表二　宋本不缺字,明成化本缺字作墨等,明嘉靖本補正如宋本例

宋端平刻本		明成化刻本		明嘉靖刻本	
施云：十鼓中唯此完好	3/8	■	3/9	此	3/8
《説文》呼骨反	4/7	■	4/後 1	呼	4/9
施云：古文事字,見《説文》	5/後 5	■	6/1	文	5/後 9
薛郭作徒字	5/後 8	■	6/4	徒	6/2
佛書謂之二合字	6/1	■	6/7	二	6/5

表三　宋本不缺字,明成化本缺字作墨等,明嘉靖本模擬填充而誤例

宋端平刻本		明成化刻本		明嘉靖刻本	
鄭云：與標同,舊本音瓢。眉山蘇氏石鼓詩作何以貫之	3/6	■	3/7	貫	3/6
《史記》,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宫室。讀如卸字	3/後 8	卸■	4/1	卸	3/後 9
施云：《汗簡》作亞,古《孝經》作惡,蓋二字通用	4/1	■	4/4	古	4/2
《書・文侯之命》及《左傳》	4/9	■	4/後 2	説	4/10
載,石本作 [illegible]	4/後 4	■	4/後 8	訊	4/後 6
鄭云：黴,未詳音義	6/1	■黴	6/8	微徾	6/6
鄭云：檄亦作槳,或作槭字	6/3	■	6/10	栚	6/8
鄭云：即霧字	7/後 2	■■	8/1	沴字	7/後 8

［訂誤］

明代二翻本,前人往往誤認,情況如下：

一、誤明成化翻本爲宋本。

聊城楊氏所編《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海源閣藏書目》、《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均載有"宋本《古文苑》十七卷十二册"①。按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三)頁一一七七有《古文苑》二十一卷,"明刊黑口本,存卷一至十七"(圖 2－016－2),實與前述之明成化本同版。鈐有"以增之印"、"楊東樵讀過"、"禄易書千萬值小胥鈔良友詒閣主人清白吏讀曾經學何事愧蠹魚未食字遺子孫承此志"、"海原閣"、"東郡海原閣藏書印"、"瀛海仙班"、"墓田丙舍炳燭讀書"、"道光秀才咸豐舉人同治進士"、"楊紹和審定"、"彦合珍存"、"東郡楊紹和鑒藏金石書畫印"等印。該本卷數、册數、鈐印均與楊《目》合,疑即楊《目》所著録者。

二、誤明嘉靖翻本爲元本。

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八著録是書"元刊本",云:"《天禄琳琅》載有元刻,缺江師心、盛如杞二序,此本亦缺,字畫古雅,紙色湮舊,蓋元槧也。"該書又收入柳詒徵《盋山書影》元本第二輯。今觀其書影,實即明嘉靖翻刻本。

017
宋咸淳元年(1265)鎮江府學刻元明遞修本《説苑》二十卷

漢劉向撰。

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0 厘米,廣 14.6 厘米。前有曾鞏序,目録前有劉向序奏。

此本(圖 2－017－1)卷二十末有"咸淳乙丑九月　鄉貢進士直學胡達之眎役、迪功郎改差充鎮江府學教授徐沂、迪功郎特差充鎮江府學教授李士忱命工重刊"三行,知爲咸淳元年鎮江府學所刻。書中具元、明補版,與宋刻原版字體、刀法各異,分記如下:

宋刻原版,刻字用歐體,尚是浙刻風範。多上、下白口,亦有上黑口、下白口者。版心刻工爲李、士忩、茂、正、昌、還、劉等。

元補版,上、下白口。版心刻工爲湯安中、湯、中、馬、潘等。

明補版,上、下黑口。版心刻工爲葉原、朱彦名、趙繼祖、王惠官、冬正、陳奇、亢□右、林祥、朱信、林壽、陳濟、楊茂、孫福、章德閏、張才、屠士章、朱文聰、張彦立、戊東、周、曹、陶等。

鈐有"怡親王寶"、"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珍藏書畫印記"、"唐栖朱氏結一廬圖書記"、"結一廬藏書印"、"修伯秘藏"、"修伯珍藏圖籍"、"仁龢朱澂"、"子清"、"徐乃昌讀"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同版一帙,缺卷八至卷十三,顧之逵舊藏。嘉慶丙辰(1796),黄丕烈曾借校。道光辛巳(1821),小讀書堆書散,此種復爲黄氏收得。道光癸未(1823),黄氏又據吳騫所藏"宋本"影寫補全。

今以所存之十四卷逐葉檢對,北圖藏本較上圖藏本多四十四葉明補版(圖 2－017－3、4):卷

① 王紹曾、崔國光整理《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頁 612、656、720。齊魯書社,2002 年。

一葉十八，卷三葉五至六，卷四葉三至四、九至十，卷五葉三至十、十二至十四，卷六葉一至三、七至十、十七，卷七葉五、七至八、十三至二十，卷十四葉五至六、九至十，卷十五葉三至四、十三，卷十六葉九至十、十五至十六，卷十七葉三，卷十八葉一至二、五至六、十九至二十，卷二十葉三至四、十。補版刻工較上圖藏本多高山、張報、黄端六、章玄佑、程等人，爲明代再補版者。可知上圖藏本宋版尚多，國圖藏本刷印更晚，宋版較少。上圖藏本首尾完具，且較初印，北圖藏本缺失六卷，較後印，明代所補各版往往致誤（詳下表），然經黄丕烈以宋十一行本、吳騫藏本校，並有跋語數篇，又有顧廣圻一跋。二本各有得失，可彼此印證。

［翻刻］

是書有**明前期翻本**（圖 2－017－2），上下黑口，單魚尾，左右雙邊。版心下有刻工名：王郁、李晁、李周、李義、李克、李二、李四、劉潭、劉通、蔣景、蔣景春、牛、周、住、耿、張、苗、馬、袁、八、宜、小王、克中、揚、高、常、趙、范、信等。凡宋咸淳刻初、後印二本文字異同處，明前期翻本多同初印本；咸淳刻後印本因補版致誤處，明前期翻本多不誤。知係據咸淳刻初印本翻雕。卷一葉八，宋刻初、後印本文字相同，明前期翻本有翻刻致誤。

鈐有"陳以綱印"、"竹厂"、"拜經樓吳氏藏書"、"臨安志百卷人家"、"拜經樓吳氏藏書印"、"吳氏兔床書畫印"、"宋本"、"乙"、"蕘圃"、"蕘翁精讀"、"海寧陳鱣觀"、"涵芬樓"、"海鹽張元濟庚申歲經收"等印。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四著録，誤定爲宋刻。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此帙前有黄丕烈跋云：

> 此咸淳乙丑九月重刊本《説苑》，拜經樓藏書也。……余校讀一過，與向所見顧抱沖本相同，而字之正誤，彼此互異。當是版有原與修之别，印有初與後之殊也。

按此刻與顧抱沖本不同版，黄氏蓋偶然誤記。

宋咸淳本、明翻本文字異同附見下表：

卷	葉	行	宋咸淳刻本		明翻本
			初印本（上圖藏）	後印本（北圖藏）	
一	八	四	筦子今年老矣	筦	莞
一	八	六	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	使	便
一	八	九	則天下之士	士	土
一	八	後二	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	奇	音
一	八	後五	諂諛在旁	旁	傍
一	八	後八	擅國權命	擅	檀
三	六	五	此上聖之所以遊神也	上古（明又補版）	上
三	六	後五	詩書辟立非我也	壁（明又補版）	辟
三	六	後八	而不好問訊之道	誠（明又補版）	訊
四	九	二	臣不見工師之乘	二（明又補版）	工

續　表

卷	葉	行	宋咸淳刻本		明翻本
			初印本(上圖藏)	後印本(北圖藏)	
四	九	後九	宋康公攻阿	康(明又補版)	庸
四	十	八	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	見,兄(明又補版)	見,見
五	十	七	鼓人又請降	諸(明又補版)	請
五	十	後八	其御羊斟不與焉	爲(明又補版)	焉
五	十三	一	故夫子好利則諸侯貪(元補版)	天(明又補版)	天
五	十三	後一	君上之所致惡(元補版)	致(明又補版)	致惡
五	十四	三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元補版)	作夜(明又補版)	晝作夜
五	十四	後九	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元補版)	信信(明又補版)	信
六	二	九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	徙(明又補版)	徙
六	二	後六	暴沆我行	況(明又補版)	沉
六	二	後七	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者	棲(明又補版)	援
六	七	後二	王隱忍不暴而誅也	思(明又補版)	忍
六	七	後九	臣宦於絳	官(明又補版)	官
六	八	九	反走,且對曰	及走(明又補版)	反是

018

宋咸淳三年(1267)吳堅、劉震孫刻本《新編方輿勝覽》七十卷

宋祝穆編,祝洙增訂。

半葉大字七行,字數不等;小字十四行,行二十三字。細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7.5 厘米,寬 11.8 厘米。首載和父自序、嘉熙己亥(1239)吕午序,咸淳二年(1266)福建轉運使司禁止麻沙書坊翻版榜文,末有咸淳丁卯(1267)祝洙跋。

祝穆著有《新編四六必用方輿勝覽》,凡前集四十卷、後集七卷、續集二十卷、拾遺附録若干條,刻於理宗嘉熙三年(1239)。[①] 穆子洙又增補重訂,輯爲是書,去"四六必用"字樣,不復分前、後、續集名目,又將拾遺散附各府州下,新增五百餘條,通編爲七十卷,各路次序仍同原本。卷九和父原本"温州",是書改作"瑞安府",並注"咸淳元年八月旨,係今上潛藩之地,陞瑞安府。"知撰成於咸淳初年。

此本宋諱避至"筠"字。卷末祝洙跋云:"文昌實堂先生吳公漕兼府事乃遣工而新之,中書朔齋先生劉公府兼漕事又委官董之,厥書克成,兩先生之賜也。"據《福建通志》,咸淳初年任福建轉運司轉運使爲吳堅、劉震孫,即主持刊刻者。

鈐有"汪士鐘印"、"閬源真賞"、"楊二協卿"、"東郡楊二"、"彦合珍存"等印。汪氏《藝芸書舍

---

① 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有宋嘉熙刻本一帙,爲祝穆原本,2001 年線裝書局據以影印。

宋元本書目》、楊氏《楹書隅録》著録。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後印]

上海圖書館藏有此刻另一印本(圖 2－018－1)。鈐有“内翰金壇蔣超藏書印”、“竹泉陳世賢鑑定珍藏之章”、“世賢”等印。譚其驤《論〈方輿勝覽〉的流傳與評價問題》有説。今以北圖、上圖二館藏本逐葉檢對,知北圖本爲初印本,上圖本爲重修本。

初印本目録前題與和父原本同,有“今將每郡事要標出卷首,餘並倣此,覽者切幸詳鑒”一行,子目依次爲郡名、風俗、形勝、土産、山川、學館、堂院、亭臺、樓閣、軒榭、館驛、橋梁、寺觀、祠墓、古跡、名宦、人物、名賢、題詠、四六(圖 2－018－3);重修本目録前“今將每郡事要標出卷首”下無“餘並倣此覽者切幸詳鑒”十字,子目依次爲郡名、風俗、形勝、土産、山川、學館、堂院、樓閣、亭榭、井泉、館驛、橋梁、佛寺、道觀、古跡、名宦、人物、題詠(圖 2－018－4)。卷二十一臨江軍“山川”下“淦水”前,初印本有“淦江”條,並載有陳旅詩;卷二十二江州“山川”下“大孤山”注,初印本有黄庶詩;“小孤山”注“時稱佳句”下,初印本有劉原父詩“驚波觸南崖”云云,又有丞相劉沆詩“擎天有八柱”云云,皆重修本所無。“小孤山”下“廬山”條,重修本增入“廬山有十大禪刹”至“一生好入名山遊”凡三百十五字,“又詩”至“饒他五嶽尊”一首,似據初印本劉沆詩改寫。其餘文字異同,詳二〇〇三年中華書局出版施和金點校本所附校勘記。

[翻刻]

是書有**元翻刻本**(圖 2－018－2),匡高 17.2 厘米,寬 11.5 厘米。卷中簡體字較宋咸淳刻重修本更多。宋諱亦避至筠字,字體刀法,猶有宋刻遺意,前人著録多認爲宋刻。然宋本卷四十四首葉“皇朝陞節度、安撫”(圖 2－018－6),元翻本改作“宋朝”(圖 2－018－7)。目録前題與宋刻重修本同(圖 2－018－5);凡宋刻初印、重修二本文字違異處,元翻本皆同重修本,知從重修本出。

鈐有“葛黼之印”、“百聯堂覽書画印記”、“是書曾藏自強齋”、“自彊齋藏書記”、“毅調”、“清白家聲”等印。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五著録,定爲“宋刊本”。[①] 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774244－79)。

[訂誤]

前人著録之“宋刻本”,所知者凡九種:

(一)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十一著録“宋刊殘本”,《鐵琴銅劍樓宋本書影》史部三十八收録卷六首葉書影。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6778),蝴蝶裝,存卷六至九、十三至十四、十六至十九。舊爲項氏天籟閣藏書,鈐有“錢惟城印”、“項氏珍藏”、“林佶”、“席氏玉照”、“丕烈”、“虞山張氏”、“芙川心賞”等印。

(二) 陸氏《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九葉十二著録“宋刊宋印本”,又見於《儀顧堂題跋》卷四。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静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録》收録,定爲“宋末元初刊”。鈐有“鎮江揚州寧國三郡太守”、“樹經堂藏書”、“炳喆道人”、“拙修堂藏書”、“清白相承”、“讀書室”、“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等印。

---

① 中國書店 2007 年春拍第 69 號拍品,存卷第十四,一册,拍品圖録著録爲“宋刊巾箱本”,並引傅氏《藏園羣書經眼録》爲據。觀其書影,實即元翻本耳。

（三）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十一葉三著録"宋刊本"，舊爲汪森收藏，鈐有"休陽汪氏裘杼樓藏書印"，又瓶花齋吳城印。柳氏《盋山書影》收録該本卷三首葉書影。

（四）袁氏《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種》著録"宋刊"，又見於潘氏《寶禮堂宋本書録》卷二葉五十二，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8672），鈐有"明正統一祀瓶城子藏于惜陰齋云"、"顧元輔氏"、"莫友芝圖書印"、"獨山莫繩孫字仲武號省敫影山草堂收藏金石圖書之印"、"莫繩孫印"、"莫彝孫印"等印。

（五）張氏《涵芬樓燼餘書録》卷二葉六十七著録"宋刊本"，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7434），舊爲怡府藏書。鈐有"安樂堂藏書記"、"侍郎後人"、"城中静處"、"八千卷樓所藏"等印。

（六）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宋刻元印本"（書號 SB/8753），[①]鈐有"古香樓"、"休寧汪季青家藏書籍"、"柯庭流覽所及"、"伯寅藏書"、"木犀軒藏書"、"李盛鐸印"、"木齋"、"麐嘉館印"等印。《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録》未見著録。該館另著録有"宋刻本"兩部（其一存卷五十三、五十五至五十七、六十，書號 NC3020/3122/5；另一部存卷二十至二十三，書號 SB/981.5/3626），又有所謂"宋嘉熙三年建安祝氏刻本"（書號 NC3020.5/3122.1），實與百聯堂舊藏本同版，皆爲元翻本。

（七）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著録之"宋咸淳三年建安祝氏刻本"[②]，鈐有"半查"、"叢書樓"、"孫星衍"、"孫忠愍侯祠堂藏書記"、"東魯觀察使者"等印。孫星衍《廉石居書目》所稱宋刻當即此本，又見於丁日昌《持静齋書目》卷二，亦作"宋刊本"。

（八）楊氏《日本訪書志》卷六著録之"宋槧本"，鈐有"小島氏圖書記"、"臣尚質"、"與子鐙前共讀書"、"向黄邨珍藏印"、"宜都楊氏藏書記"、"星吾海外訪得秘笈"等印，今藏臺灣"故宫博物院"（故觀 000535－000554），仍以宋咸淳本著録。

（九）臺灣"中央圖書館"著録之"宋咸淳三年建安刻本"，鈐有"巴陵方氏所得古刻善本"、"方功惠藏書印"、"潛厽秘藏"、"梁溪楊氏裘學樓藏書印記"等印（書號 03189）。

以上各種，均與百聯堂舊藏本同版，宜作元翻本著録。

019

宋建刻元印本《後村居士集》五十卷

宋劉克莊撰。

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細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9.2 厘米，廣 12.4 厘米。目録卷終鐫有"迪功郎新差昭州司法參軍林秀發編次"一行；正文卷二十末鐫"門人迪功郎新差昭州司法參軍林秀發編次"一行。目録卷一至二十爲卷上，題"詩集目録"；卷二十一至五十爲卷下，題"文集目録"。

克莊所著詩文集累經編次，有《南嶽稿》，嘉定間後村自編，錢唐陳起刻入《江湖集》，俗稱書棚本；[③]有《前集》五十卷，淳祐九年（1249）林希逸刻於莆，次年又有六十卷增刻本；有《後》、《續》、《新》三集，刻於玉融，三集單刻今已失傳；有《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劉氏身後其季子山甫所編

①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頁 113。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②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善本書録》頁 75（李直方稿）。香港大學出版社，2003 年。

③ 陳起所刻書棚本《南嶽稿》各藏書家目録均未標稱，前人以爲亡佚已久。此本驚現於北京德寶 2006 年 11 月藝術品拍賣會，存四卷，爲《南嶽舊稿》一卷《第一稿》一卷、《第三稿》一卷、《第四稿》一卷。

刻，爲最完之本。瞿氏《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著録之宋刻本（圖 2－019－2），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殘存三十八卷，較此本多奏議三卷、講義一卷、外制二卷、申省狀一卷、卷記一卷、題跋二卷，疑即六十卷本。《大全集》有清賜硯堂傳抄本，《四部叢刊》據以影印。

是書前數卷編次與《南嶽稿》相同。《南嶽稿》開卷有《惟揚客舍》，次以《郭璞墓》等，此本《惟揚客舍》一首闕如，六十卷本同，或以江湖詩案，削去不録。更晚出之《大全集》本亦無此首。

此本（圖 2－019－1）宋諱不避，前有淳祐九年（1249）林希逸序。陸心源以卷中不收淳祐庚戌（1250）以後詩，定爲《前集》本。① 審其筆致刀法，當是宋末翻本，非淳祐九年原刻。取校六十卷本，此本前十六卷編次、行款同。六十卷本作繁體字處，此本改作簡體，②意者是書淳祐九年初刻爲五十卷，後又增至六十卷，即瞿藏本是也。此則從淳祐初刻本翻出者。

是帙卷四十六至五十缺失，配以江陰繆荃孫家抄本。鈐有“梁清標印”、“蕉林鑒定”、“蕉林藏書”、“蒼巖山人書屋記”、“蘇齋”、“顧千里經眼記”、“李之郇印”、“宣城李氏瞿硎石室圖書印記”、“伯雨”、“宛陵李之郇藏書印”、“嘉業堂藏善本”、“劉承幹印”、“翰怡”等印。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卷五著録“宋淳祐刊本”，而目録署“未印”者，當即此本。今藏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

［後印］

柏克萊藏本卷一首葉後二至六作行《宿庄家二首》（圖 2－019－3），而五行版片剜拼之痕宛然具在，是爲重修後印本。瞿藏本作《北來人二首》，詩中有“胡運占難久，邊情聽易訛。淒涼舊京女，粧髻尚宣和”等句（圖 2－019－4），知此刻初印本原作《北來人二首》，元代重印時以語涉違礙，遂加剜削，並以卷四《宿庄家二首》五行故移置，以掩其迹，故存世各帙《宿庄家二首》重出。

此刻初印本不可蹤迹，各家著録者遇“胡”、“虜”等字皆留白。取《大全集》本核之，此本卷一葉四《聰老》“多知□□情”，《大全集》本作“虜地”；葉六《揚州作》“尚喜□□□□□”，《大全集》本作“胡兒剖帝羓”；葉十一《真州北山》“憶昔□□入控弦”，《大全集》本作“胡兒”；卷二葉十三《挽柯東海》“詩有高名□□聞”，《大全集》本作“虜亦”；卷三葉十一《詠史》，“□□中原力不支”，《大全集》本作“虜入”；卷十葉三《送陳户曹之官襄陽二首》，“吟退□□在此行”，《大全集》本作“胡兵”。卷三葉十五《夢豐宅之二首》“殘明仍在王師老”，“明”字有剜補痕迹，係後印時改刻致誤，《大全集》本作“胡”。意者此刻初印本當與《大全集》本文字相同。卷十一目録《挽李儔老二首》後有《挽鄭貢士》、《梅州楊守鐵庵》、《梅州重建中和堂》、《題張簿尉槎溪集》、《題陳景升補化度寺碑》、《端嘉雜詩二十首》，正文削去，疑初印本尚有之。

上海圖書館藏有同版二帙，皆爲殘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同版六帙，其中聊城楊氏海源閣舊藏一帙首尾完足，餘者皆有缺佚。日本静嘉堂文庫藏同版一帙，即陸心源舊藏者。

此書又有清康熙五十年（1711）南陽講習堂吕無隱抄本，有“葆采”、“馬中子印”、“思贊”、“古鹽官州馬思贊之印”、“華山馬仲安家藏善本”、“宗槤之印”、“一字思岩”、“椒升過眼”等印，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八著録。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8490）。卷一作《宿庄家二首》，知爲從宋末刻元印本傳録者。

---

① 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卷十二《宋槧劉後村集跋》。
② 程有慶《宋本〈後村居士集〉考證》文對此已有論述，見程有慶、張麗娟著《宋本》頁 107。

020
宋建刻本《詩人玉屑》二十卷

宋魏慶之輯。

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細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19.2厘米，廣12.5厘米。前有淳祐四年甲辰（1244）玉林黄昇叔暘序，序後有"清則後人"鐘式木記，又有"玉林"、"黄氏圖書"二木記。

此本（圖2-020-1）前有淳祐四年序，時菊莊猶未下世。卷十七"秋菊落英"條後小注有"西澗葉公每誦先君菊莊翁'菊似交情看歲晚，枝附相伴到離枝'之句，謂其真知菊者"等語，則已刊在菊莊歸道山之後。避宋諱不謹。王國維曾見此刻另一印本，卷十九葉五"姫"字缺筆，王氏認爲"乃避度宗嫌名，則剞劂當在咸淳、德祐間，或竟在宋亡以後"①。今觀卷首叔暘序，字體秀逸，饒有生趣，是宋末建本意味，故仍以宋本著録。

是帙存卷四至七，經清周春手書跋尾。鈐有"周春"、"松靄"、"沈鴻祚印"、"古潭州袁臥雪廬收藏"等印。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翻刻］

是書翻刻本，所知有以下幾種：

（一）**元翻刻本**（圖2-020-2），細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19.2厘米，廣12厘米。黄昇序後亦有"玉林"、"清則後人"、"黄氏圖書"三木記。

是帙存卷一至十七，脱葉甚多，下附表所舉者之外，又脱卷五葉三，卷十二葉一、二、十三、十四，卷十三葉六、九、十，卷十五葉十一至十三、十七至二十、二十四，卷十七葉八至二十七，或是印本流轉中人爲撤去。

鈐有"談氏延恩樓收藏印"、"金瑾印"、"炳文氏"、"古潭州袁臥雪廬收藏"、"李明墀"、"李玉陔"、"李盛鐸印"、"木齋"等印。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元刻較之宋本，行摹款仿，驟視之不易辨别，今列舉二者異同如下：

元刻開卷"詩辨"門下注"第一"二字，宋本無之。

宋本卷首叔暘序"及本朝諸公之詩"（圖2-020-3）、卷三葉二十七"本朝警句"、卷五葉七"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黄魯直詩而深思之"等處，元本"本朝"俱改作"宋朝"（圖2-020-4）。

宋本卷中繁體字，元本多改用簡體。如"國"作"国"、"無"作"无"、"寶"作"宝"、"盡"作"尽"、"學"作"斈"、"體"作"躰"、"雙聲"作"双声"等。

宋本原未缺葉，元本脱文甚多，十七卷中，總計缺三十二葉、一百十二目。取宋本核對，元刻所脱文字皆完然具存。蓋元刻翻雕所據之底本有脱葉，凡脱葉之處，元本俱改刻葉次以連屬之（詳下表），讀者罔覺。

（二）**明前期翻刻本**（圖2-020-5），黑口，三魚尾，四周雙邊，匡高19厘米，廣12.2厘米。前後無序跋可稽刊刻年月。觀其字體，當刻在天順、成化間。印本流傳較少。是書相傳有明天順間宋宗魯刻本，或即此本。

此本黄昇序作"及宋朝諸公之詩"，卷一"詩辨"門下注"第一"二字，爲宋本所無，知係從元刻翻出。元刻卷三、四、六脱葉處，此本亦脱；元刻卷十至十四缺葉處，此本已補完（詳本篇所附表）。

---

① 見日本寬永十六年（1639）田原仁龍衛刻本《詩人玉屑》後王國維手跋，轉引自王仲聞點校《詩人玉屑》，頁六〇四。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

增補文字處悉爲補版葉，知此本有初印、重修之别：初印本一仍元刻缺字之舊，重修本據别本（或源出宋本）局部增補文字。

鈐有"讀書體道儒吏"、"瞻古思齋"、"新安汪氏"、"啟淑信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三）**明嘉靖六年(1527)洪都濳仙翻刻本**（圖 2－020－6），黑口，雙魚尾，四周單邊，匡高 19.6 厘米，廣 13.1 厘米。前有明嘉靖六年丁亥洪都濳仙重刻序云："天順間江右僉憲宋宗魯蒐訪而全刻之，未幾板罹於火。予近屬知詩者校閲一過，剔謁補遺，乃重刻焉。"

此本蓋從明初刻初印本翻出。元刻本、明初刻本排版異同處，此本與明初刻本同；明初刻本有誤刻字，此本往往因襲之。明初刻重修本已增之字，此本皆未補入。

（四）**清翻刻本**，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8.7 厘米，廣 12.2 厘米。

此本有初印、後印之别：初印本（圖 2－020－7）内封面題"重刊元版，處順堂藏版"，另有"虎邱萃古齋書坊發兑"戳記。後印本内封面題"宋版重雕，古松堂藏版"。或以清處順堂本、古松堂本分别著録，實則二者爲一版摹印。

此本脱文與明嘉靖本略同，當從嘉靖本出，而多臆改。卷十原本脱去二葉，此本增入"品藻"門，有"韓退之"、"柳子厚"、"杜牧之"、"賈閬仙"、"李長吉"、"劉夢得"、"常建"、"李義山"、"王荆公"等則，與以後各卷重出，當是翻刻者竄入。[①]

所見又有一本，内封面題"道光丁亥重校宋本，本衙藏版"，與古松堂本同版，亦屬後印者（圖 2－020－8）。有曹元忠手書跋語。鈐有"句吴曹氏收藏金石書畫之印"、"牋經室"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另有日本寬永十六年刻本，經王國維以宋本校過，凡元刻本之脱文，寬永本皆不脱。其本相傳從明正統乙亥高麗刻本出，與中國刻本皆導源於元刻者不同。

《詩人玉屑》諸翻本缺葉情況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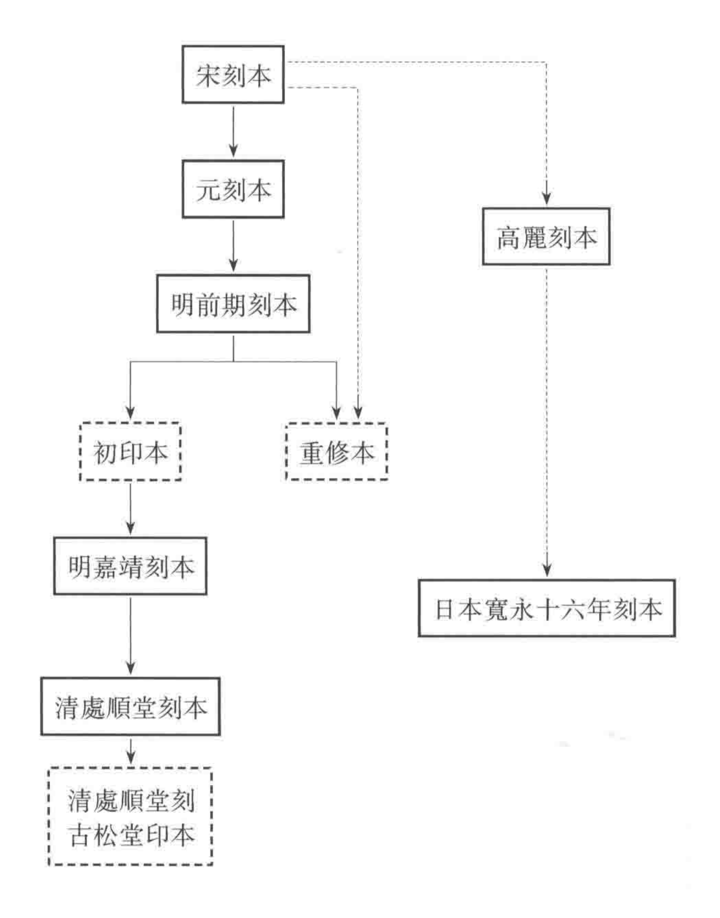
卷數	元刻本	明前期刻本（重修本）	明嘉靖刻本	清刻本
三	脱第二十三、二十四，凡二葉，爲"眼用活字"至"眼用實字"，計四目（第二十五葉版心葉碼改爲"廿三之廿五"）	脱文、葉碼編排同左	脱文、葉碼編排同左	脱文同（葉碼按順序重編）
四	脱第九、十，凡二葉，爲"胡越同舟"至"四曰鍊格"，計二十二目（第十一葉版心葉碼改爲"九之十一"）	脱文、葉碼編排同左	脱文、葉碼編排同左	脱文同（葉碼按順序重編）
六	脱第二十，爲本卷末葉，爲"下連綿字不虚發"、"用字顛倒"二目	脱去末葉，同左。於第十九葉增刻"詩人玉屑卷之六終"一行，掩去缺葉痕迹	同明初刻本	同嘉靖刻本
十	脱第十五、十六，凡二葉，爲"寒乞"、"知音"二門，計九目（第十七葉版心葉碼改爲"十五之十七"）	文字未脱（十五、十六葉字體與全書不一致，當爲補刻葉。十七葉版心葉碼仍爲"十五之十七"）	脱第十五、十六葉（第十七葉版心葉碼爲"十五之十七"）	下接"品藻"門，凡二葉，爲後人竄入，非原本所有

① 王仲聞點校本《詩人玉屑》附有王氏撰校勘記，以古松堂本校嘉靖本，可參考。

續　表

卷數	元　　刻　　本	明前期刻本 （重修本）	明嘉靖刻本	清刻本
十一	脱第三、四，凡二葉，爲“狂怪”至“雪詩蛙詩”，計九目（第二葉版心葉碼改爲“二之四”）	文字未脱（版心葉碼有前四、後四、前五字樣，蓋初印本原脱，後印本始補足文字。）	脱“狂怪”至“雪詩蛙詩”九目（葉碼按順序重編）	同嘉靖刻本
十二	脱第六、七，凡二葉，爲“老杜之仁心優於樂天”至“裴迪丘丹”，計五目（第八葉版心葉碼改爲“六之八”）	文字未脱（版心葉碼有後五、前六字樣）	脱“老杜之仁心優於樂天”至“裴迪丘丹”五目	同嘉靖刻本
	又脱第十、十一，凡二葉，爲“蕭慤”至“温公忠義之志”，計四目（第十二葉版心葉碼改爲“十之十二”）	文字未脱	脱“蕭慤”至“温公忠義之志”四目	同嘉靖刻本
	又脱第十五至十七，凡三葉，爲“古詩”、“律詩”、“絶句”三門，計十三目	文字未脱	脱“古詩”、“律詩”、“絶句”三門	同嘉靖刻本
十三	脱第一至五，凡五葉，爲“三百篇”、“楚詞”二門，計十目	文字未脱	脱“三百篇”、“楚詞”二門	同嘉靖刻本
	又脱第七、八，凡二葉，爲“晦庵論賈誼”至“曹子建”，計四目	文字未脱	脱“晦庵論賈誼”至“曹子建”四目	同嘉靖刻本
十四	脱第一至九，凡九葉，爲“謫仙”、“李杜”二門，計二十八目	原本卷末文字下接“謫仙”、“李杜”二門，當是後印時補入	脱“謫仙”、“李杜”二門	同嘉靖刻本

附：《詩人玉屑》翻刻諸本流程圖（實線表示二本間有直接繼承關係，虚線表示二本間可能有間接的繼承關係）



［訂誤］

王文進《文禄堂訪書記》卷五著録之“宋黄氏刻本”，有“談氏延恩樓收藏印”等印，知即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王氏定爲宋本，當係誤鑒。王記又稱該本“存卷一至七”，“七”當作“十七”。

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十六所載之“元刊本”，今歸臺灣“中央圖書館”，仍以元本著録。鈐有“張鈞衡印”、“石銘祕笈”、“吳興張氏適園收藏圖書”、“擇是居”等印。此本實爲宋刻，首尾完具，較傅增湘藏本更勝。張《志》乃定爲元刻，未免負此古本。

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卷十九著録之宋本，首尾俱全，云爲“董誦芬得自東瀛，持以相讓者”，後歸杭州王綬珊。鈐有“豐田氏圖書記”、“南里道人”、“雙鑑樓收藏宋本”、“書潛”、“杭州王氏九峰舊廬藏書之章”、“綬珊六十以後所得書畫”等印。舊藏上海圖書館，今已退還私人。以書影對照此本，實爲一版摹印。惜卷十九第五葉（有“姬”字）缺失，無從印證王國維之說。《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誤以“元刻本”著録，沈乃文撰《中華再造善本》該書提要已作糾正。

021

宋元之際建刻本《毛詩旁注》四卷

不題纂輯者名氏。

半葉十四行，行大字十六字，小字雙行三十二字。細黑口，左右雙邊。匡高 19.2 厘米，廣 13.2 厘米。

此坊肆所編之《毛詩》讀本，卷一《周南》至《溱洧》，卷二《雞鳴》至《鶴鳴》，卷三《祈父》至《何草不黄》，卷四《文王》至《殷武》。正文旁行附有簡明注釋。

此本無序跋可稽刻書歲月，審其字體風格，當屬建刻，刊雕於宋元之際（圖 2－021－1、3）。各家著録均未見載，信爲人間孤本。惜偶有缺葉，已經補寫，復經俗子以墨筆填描欄線、字口。

鈐有“喬鶴儕藏書記”、“雈儕”、“松年”、“象谷愚公”、“蘿摩亭長”、“顯月齋”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翻刻］

是書有**元羅祖禹翻刻本**，匡高 19.1 厘米，廣 13.2 厘米。卷端有“羅氏祖禹校正刊行”白文一行（圖 2－021－2），行款相同，字體已屬元刊面目（圖 2－021－4）。

顧嗣立《元詩選》二集卷十五劉詵《題李鶴田穆陵大事記後》詩前小注提及“廬陵羅祖禹”，或即刊此書者。該注又提及祖禹子中行，按元代有羅復，字中行，廬陵人，著有《詩集傳名物鈔音釋纂輯》二十卷，有元至正十一年（1351）雙桂書堂刻本存世。

鈐有“江夏葉氏寶收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王文進《文禄堂訪書記》卷一著録此本，云有“江夏蕭氏”印，“蕭”爲“葉”字之譌。

上述二本，或疑有“羅氏祖禹校正刊行”一行者爲原刊，無之者爲翻雕。今觀喬鶴儕藏本字體秀勁，有宋刻不能到；羅祖禹校正本開版爲元刻習見體式。二本刊刻之先後，固可望氣而定。檢對二本文字，又得證據數條，附記於後，以資參考：

宋本“國”、“報”等字，元本刻作簡體“国”、“报”。

宋本《小星》篇“寔命不猶”下小注“夫人无妒忌以惠其下妾”云云（圖 2－021－5），元本缺“夫

人”以下八字(圖 2 - 021 - 6),當是遇小注轉行處,翻刻者一時失察,偶然脱失。

宋本《小星》篇,“嘒彼小星”,“嘒”旁注“(興)微明”;“三五在東”,“三五”旁注“言星之稀”;“肅肅宵征”,“肅肅”旁注“齊遫皃”,“宵”旁注“夜”,“征”旁注“行”;“夙夜在公”,“夙”旁注“早”;“寔命不同”,“寔”旁注“实”,“命”旁注“天所賦之分”。凡類此者,元本往往無之,當係翻刻時減省文字所致。

《蟋蟀》篇末,宋本無注,元本有小注“唐俗勤儉”至“非聖人遺澤之存,安能如此”,遂較宋本多出一行;下接之《山有樞》篇,宋本行大字十六,元本則改爲行大字十七,省出一行,俾後文可與宋本行款一律。

第二章　蒙元刻本

022

蒙古中統二年(1261)段子成刻明修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

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五字。白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9.4 厘米,廣 12.4 厘米。

《史記》之《索隱》、《正義》皆各自爲書,宋南渡後,始有合《索隱》於《史記》者。此《集解》、《索隱》二家合注本,其産生時間,學者有晚唐說、南宋紹興間說、宋乾道七年(1171)說等。[①] 按二家注存世刻本,推宋乾道七年蔡夢弼刻本爲最早;三說所據之本,亦以蔡夢弼本鑒定最無疑問。意者三說之中,當以宋乾道七年說爲是。

此本前有中統二年董浦序,稱平陽道參幕段子成求到《索隱》善本,募工刊行云云。原版字體方整,補版字體較圓活,當刻在明初。每葉有耳,標題篇名。摹印稍晚,前數卷頗漫漶,入後則較爲明晰。

取宋乾道蔡夢弼本與此本校,文字雖有歧異,而全書體制略同,二者關係密切(詳本篇附表)。此本或即出自蔡夢弼本,又曾以别本校正。

是帙卷二十配清抄本,卷二十一至二十二配明嘉靖四年(1525)汪諒刻本。鈐有"澹生堂經籍記"、"子孫世珍"、"曠翁手識"、"沅叔審定"、"雙鑑樓珍藏印"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是書行世印本,皆有補版,最初印本不可得見。鄧邦述舊藏同版一帙,有跋云:"此書字體瘦勁,開卷董浦一序,尤有宋槧風格。蓋中統當理宗景定间,蒙古初雕中原典籍,實用宋工,故字體相去不遠,非至元至正時手民可比,彌可珍也。書中間有補版,亦在明正、嘉前,上下小黑口,全書不過數十葉。"[②]與國圖藏本補版情狀略同。

[翻刻]

是書有**明天順游明翻本**,上下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9.8 厘米,廣 13.6 厘米。前有中統二年董浦序(十行十八字),小司馬氏《補史記序》(十行二十二字),裴駰《史記集解序》。次《三皇本紀》、《史記正義序》、《史記索隱序》、《史記正義論例謚法解》,首行皆有"豐城游明大昇校正"一行。游明,字大昇,豐城人。景泰二年(1451)進士。天順七年(1463)官福建司按察僉事,提督學校。滿九載,進副使,仍提督學校。旋卒。事蹟具雍正《江西通志》。觀此本字體風格,知爲閩中所刊,蓋即刻在天順七年大昇提學福建時。中統本每葉有耳題(圖 2－022－1),游明翻本無

---

① 說見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頁 206。

② 鄧邦述《羣碧樓善本書録》卷二,葉四。民國十九年(1930)刻本。

之(圖 2-022-2),據此可以别真贋。

明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建寧府刻本係據游明本重刻,凡中統本與游明本文字違異處,建寧府本多從游明本。建寧府本之文本特點又爲明南監本、清武英殿本展轉繼承。故游明本承前啟後,影響深遠,未可以翻本薄之。

[後印]

游明刻本有改刻,如《五帝本紀》"登熊湘"注"益陽縣",中統本譌"益縣耳"(葉二行後二),游明本作"益陽縣",有剜補之痕,當是初印時沿中統本之誤,後來追改作"益陽縣";《夏本紀》"以出入五言,女聽",中統本"女"字爲葉八末字,葉九因補版而脱"聽"字,游明本作"女聽之"。知中統本有誤字,游明本曾以别本校正,文字有善於中統本處,然間有誤改處。裴駰《史記集解序》、卷一《五帝本紀》首行,游明刻本有"豐城游明大昇校正"白文一行(圖 2-022-3),所見另一印本無之(圖 2-022-4),或墊印去之。

[訂誤]

中統本所據之底本,舊説爲北宋嘉祐二年(1057)建邑王氏世翰堂刻本,[①]該本經昌彼得考定,實爲書賈以明正德建刻本作僞,[②]則嘉祐本説不攻自破。

吴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二著録之蒙古中統本,後歸劉履芬,又歸之查燕緒。查氏書散出,爲繆荃孫購得,售與劉承幹嘉業堂。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卷二收録,審爲中統真本。長澤規矩也疑劉氏《書影》所收者爲明游明本,[③]未確。

蒙古中統本、游明本版式相似。前人誤判者有數端:

一、誤明游明本爲蒙古中統本。鄧邦述《羣碧樓善本書録》卷二有説。

二、誤明游明本爲元翻本。楊紹和《楹書隅録》卷二著録"元本史記一百三十卷,三十二册四函",有楊氏手跋云:

> 錢曉徵詹事《養新録》記所見《史記》舊槧,一宋乾道蔡傅卿本,一宋淳熙耿直之本,一元中統本,云海寧吴槎客藏,計其時亦在南宋之季。嘉興警石錢丈《校史記雜識》中亦有中統本,稱假自拜經樓,蓋即詹事所見之本也。予於吴本未得目驗,錢校曾録副藏之。此本首載中統二年校理董浦序,與吴本同,然核之錢丈《雜識》殊歧異。《雜識》謂猶避宋諱,此本則否。又每葉末行外上角標題篇名,此本亦無之。至《田敬仲世家》標題《後齊世家》,尤錢丈所譏爲臆造者,此本並不誤。且以校本勘對,合者固十九,而所謂譌者脱者(如《五帝紀》"登熊湘"注"益陽縣"譌"益縣耳",《夏本紀》"以出入五言,女聽"脱"聽"字之類,不勝枚舉。),此本多不譌不脱,判然出於兩刻。予按中統二年,其時尚稱蒙古,迨至元八年十一月始改國號曰元。董浦序"中統"上署"皇元"二字,自是後人追改,必非段氏原刊之舊。顧追改者既稱"皇元",則猶是元翻可知。由

---

①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三"建邑王氏世翰堂,嘉祐二年刻《史記索隱》三十卷"下注:"即中統二年平陽道參幕段君子成刻《史記集解》附《索隱》一百三十卷之祖本也。"

② 昌彼得《清内府藏書中的僞本——古版本鑒别雜譚(二)》載有書影,可供覆核,《故宫文物月刊》1991 年第 9 卷第 3 期,頁 62。

③ [日本]長澤規矩也《中國版本目録學書籍解題》頁 151。長澤氏談及《嘉業堂善本書影》,列舉其誤鑒凡十數例,除中統本《史記》一例外,皆可信據。

是推之，吳本與此皆元代從段刊重雕之本，故於《雜識》所云"密行細字"大致略同，特此本已補填宋諱，校讎之功復加審耳。詹事直以吳本刊於中統時，則非也。予又藏有建陽尹覆本，標題款式全經竄易，望而知爲明人陋版，愈證此本的屬元槧无疑矣。蔡、耿兩本，詹事所見者俱歸予齋，因並以此附之，俾相鼎峙云。彦和主人記，時甲子(同治三年，1864)仲秋。[①]

楊氏此本散出後，傅增湘曾得寓目，有跋云：

余昔年曾收得中統本《史記》全帙，其字體方整，氣息樸厚，版式略爲狹長，與此大不類，余以爲乃真中統本，故其體格尚與宋刊相近。若此本字體散漫，刻工草率，決爲明覆本無疑。余别藏有明正統時游明刻本，持與此本相較，其版式刊工正同，則決爲游明刻本可知矣。楊氏未見真中統本，故其言游移不決如此也。[②]

按傅氏所記二刻之風格異同，以蒙古中統本、明游明本原書覈之，皆相符。傅說當是。楊氏又指錢泰吉所據中統本(吳氏拜經樓藏本)爲翻刻中統本，今按：吳騫藏本不僞，前文已有論述。取中統本、游明本原書與錢氏校記對勘，亦皆相合，[③]知錢氏所據爲真本，楊說不足爲信。

三、誤蒙古中統本爲宋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中統本一帙，前有袁克文手跋云：

《史記索隱》一百三十卷，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宋諱多缺筆。刊刻謹嚴，當即《天禄後目》載平陽道參幕段君子成求到善本，募工刊行之宋本，惟脱佚前無名氏序爲微憾耳。中統本即從此出，而謬誤特甚，如《田敬仲世家》作《後齊世家》其最顯者。游明本又出中統本，無欄側耳題，校正則善於中統本，今藏者多目爲元本。雖以海源之博，尚不能辨之。此宋本《天禄》而外，從未見於著録，不得以摹印稍後而輕之。乙卯(1915年)十月，寒雲。

按中統本即段子成所刊本，袁跋乃認爲二刻，誤矣。

卷三《殷本紀》、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校記

卷	葉	行	蒙古中統段子成刻本	明游明刻本	明正德丁丑建陽府刻本	宋乾道七年蔡夢弼刻本
三	一	二	故言殷契	殷契	殷契	契
	一	八	帝丘子生商	立	立	立
	一	十二	冥爲司空，勤於官事	於	於	其
	二	一	劉向《别録》曰：九主昔，有法君	昔，去	昔，法	者，法
	二	三	然按法劉向所稱九主	註	註	註
	二	五	若楚戊吳濞等是也	代	戊	伐
	二	六	人困於下，主驕於上	王	王	主

① 楊紹和《楹書隅録》卷二，葉六。
② 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三，頁一六九。
③ 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卷五《校史記雜識》。錢氏以諸本異同校於明萬曆刻淩稚隆輯評本上。

續　表

卷	葉	行	蒙古中統段子成刻本	明游明刻本	明正德丁丑建陽府刻本	宋乾道七年蔡夢弼刻本
三	二	六	离抍可待	析	折	抍
	二	七	若三苗□□也	智伯	智伯	智伯之類
	二	後三	奪民農功	氏	民	民
	二	後十三	於是諸侯必服	心	心	必
	二	後十四	鄒誕生卷作詾，又作洞	餉，洞	餉，洞	餉，洞
	二	後十四	非衍字也	行	行	衍
	三	六	徐廣曰：一作土	上	上	土
	三	十三	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	方	濟	濟
	四	二	祥，妖□□	孽也	孽也	怪也
	四	二	《尚書大傳》作七日太拱，不同也	與此不同	與此不同	與此不同
	五	二	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	號	號	虢
	五	二	有間水壞道	間	間	澗
	五	八	天以言命正其德	言	言	信
	五	後七	紂小而適	適	適	嫡
	五	後八	天下爲之紂	謂	謂	爲
	五	後十	《國語》有鍾氏女	鍾	鍾	種
	六	四	見蟻布銅□，足廢而死	舛	舛	升
	六	後一	饥，一作阢	肌	肌	阢
	六	九	河內□陰有羑里	湯	湯	陽
	六	後十一	箕子懼，乃詳狂爲奴	徉	徉	詳
三十二	二	後四	譙周亦曰祭公慈心也	母	母	心
	三	後二	若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	二	二	三
	四	十	六日至齊	六日	六日	伐魯
	五	六	今東郡鄄城也	甄	甄	甄
	六	六	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胃之金輅	謂	謂	謂
	六	後二	又音令祇	柢	柢	祇
	七	一	周告急齊	於齊	於齊	齊
	八	後八	頃公爲右軍絓於木而止	軍	軍	車
	九	十	荀偃祖林父代爲中行	視	祖	祖
	十	後三	齊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	齊	齊	濟
	十一	後十四	服虔曰：徒，衆也	师	师	徒

023
元初岳氏荆谿家塾刻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晉杜預撰,唐陸德明釋文。

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細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左上有耳記某公某年字様。匡高 20.3 厘米,廣 12.5 厘米。

此本(圖 2－023－1)版心下鐫有刻工名:翁壽昌、翁天祐、陳大有、王圭、子明、朱子成、盛允忠等。卷末有"相臺岳氏刻/梓荆谿家塾"篆文木記二行。卷末有《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蜀馮繼先撰,又《年表》一卷,爲一時併刻者。前人多以爲南宋岳珂家刻。别有《九經三傳沿革例》,亦定爲岳珂編著。自明《内閣書目》以降,公私藏書目録如清錢曾《讀書敏求記》、朱彝尊《經義考》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或沿襲舊説,或因誤而誤。張政烺謂相臺本羣經爲元初義興岳氏據廖瑩中世綵堂本校正重刻,與岳珂無涉,其刻版負責人似爲岳浚。此説曾爲趙萬里引述,見一九六〇年版《中國版刻圖録》解題。① 學者始知此爲元初刻。

是帙卷十九至二十配明翻甲本(説詳後)。前有周暹二跋,備言得書之辛苦。② 鈐有"徐健菴"、"乾學"、"浦祺之印"、"浦氏揚烈"、"浦玉田藏書記"、"浦伯子"、"留與軒浦氏珍藏"、"袁廷檮印"、"五硯主人"、"五硯樓"、"嚴杰借讀"、"定府珍藏"、"周暹"、"自莊嚴堪"、"孝經一卷人家"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黄丕烈舊藏同版一帙,僅存其半,即《百宋一廛賦》所謂"《春秋》泰半"者也。該本後爲汪士鐘、陸心源遞藏。今歸日本静嘉堂文庫。

[翻刻]

是書明代屢經翻刻,陳鱣《經籍跋文》即稱宋(實爲元)相臺岳氏本《春秋經傳集解》"明時翻刻有三"③。按予所見明翻本有四種。卷末無附刻《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年表》一卷。分記如下:

(一) **甲本**(圖 2－023－2),匡高 20 厘米,廣 13.1 厘米。白口,雙魚尾,四周雙邊。

鈐有"褱古情深"、"振兮讀過"、"天麟所藏"、"莫棠之印"、"獨山莫氏銅井文房藏書印"、"莫棠所藏"、"莫棠字楚生印"、"獨山莫氏銅井文房"、"曾留吳興周氏言言齋"、"言言齋善本圖書"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按此刻印本流傳較多,前人所謂"明覆宋本"者,多與此同版。④ 前述國圖藏元相臺岳氏本所配的明翻本與此本爲一刻。

(二) **乙本**(圖 2－023－3),匡高 20 厘米,廣 13 厘米。書眉有陸隴其批語。

鈐有"陸隴其印"、"稼書"、"遂初堂"、"涉園"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三) **丙本**(圖 2－023－4),匡高 19.9 厘米,廣 13 厘米。

鈐有"鹽官蔣氏衍芬草堂三世藏書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四) **明天放菴刻本**(圖 2－023－5),匡高 19.8 厘米,廣 13 厘米。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

---

① 1981 年,張政烺《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文正式發表,於相臺岳氏刻書問題論述甚備。該文後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 年。

② 文見李國慶編《弢翁藏書年譜》1930 年注釋⑧,頁 46。黄山書社,2000 年。

③ 陳鱣《經籍跋文》葉二十三,《宋本〈春秋經傳集解〉跋》。《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④ 吕彼得《清内府藏書中的僞本》文附有"明覆宋本"之書影一葉,鈐有"天禄繼鑑"、"乾隆御覽之寶"等印,與此本同版。《故宫文物月刊》1991 年第 9 卷第 3 期(總 99 期),頁 62。

版心下鐫有"天放菴藏板"字様。凡例末刻有"明金九淵、胡維忠、姚士粦、沈士龍、陳繼周、朱萬禩、范應壁、范應宫、朱治貞、范英仝校於天放菴"二行題記。

鈐有"嬴縮硯齋藏書"、"鏡塘讀過"印。舊爲龐鏡塘插架物,今歸山東省圖書館(書號善 0133)。

以上四本,甲本字體較佳,似刻在嘉靖中。乙本次之,丙本最劣。取岳本較此三本,凡甲本文字有誤者,乙本、丙本文字亦與之同誤;乙本、丙本文字有誤者,甲本文字多不誤;乙本、丙本誤字有多寡之别(詳下表)。疑甲本係據岳本直接翻刻;乙本、丙本或各自據甲本翻刻,二者彼此爲平行關係。

天放菴本有姚士粦、沈士龍等仝校字様,當刻在明末,或亦從某明翻本出,而有校改。

元相臺岳氏刻本與明翻諸本文字異同表(卷一至三)

卷	葉	行	元相臺岳氏刻本	明刻甲本	明刻乙本	明刻丙本	明天放庵刻本
一	二	五	而段亦凶逆	亦	亦	亦	亦
	二	五	言段强大儁傑	夫	夫	夫	大
	十五	六	小國而加兵於大國	加	如	加	加
	二十一	二	有州吁之亂	吁	吓	吁	吁
	二十二	三	西方閶闔風	閶	閶	閶	閶
	二十六	五	欲以鄭爲援	援	接	援	援
	二十七	五	非唯見在位二君也	非	韭	非	非
	二十七	後三	亦或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	末	未	末	末
二	一	後七	犯二不宜以動	二	三	二	二
	一	後七	非久易也	久	反	久	久
	三	後五	馮,皮冰反	冰	水	水	冰
	八	五	唯十年有二傳以爲義	王	王	王	王
	八	七	畝,所洽反	治	治	治	治
	十三	六	卜日有吉否	卜	十	卜	卜
	十三	後六	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	十	卜	十	十
	二十五	後八	虘,去魚反	反	女	反	反
	三十	後二	牟國,今泰山牟縣	牟	牢	牟	(缺)
三	二	四	齊彊魯弱	疆	疆	疆	疆
	二	五	闋,苦穴反	宂	宂	宂	宂
	七	二	月光尚微	光	先	光	光
	九	後七	召,時照反	時	侍	時	時
	十一	後二	故以未陳爲文	未	朱	未	未
	二十七	後八	母喪未再期而圖昏	母	■	母	母
	三十	八	德協於卜	卜	十	卜	卜
	四十一	八	紓,緩也	舒	舒	舒	舒

陳鱣曾以所記之明翻本校杜林合注本，得異文若干事，俱與此三本合，載《經籍跋文》中。惟隱公三年傳"百禄是荷"，陳氏謂明翻本作"是何"，今予所見三本實作"是荷"。不知此條爲陳氏筆誤，抑或予所見明翻本尚有未盡？録此俟考。

［後印］

明翻甲本有初印、後印之别，後印本曾稍稍校改誤字，如卷一葉二行五，"言段強大儁傑"，初印本（即上文著録之莫棠、周越然舊藏本）"大"誤作"夫"，後印本改作"大"。

024

元大德十年（1306）廣德路儒學刻明初遞修本《南史》八十卷

唐李延壽撰。

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白口，雙魚尾（間有三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21.6 厘米，廣 15.6 厘米。版心下有刻工名，其中元版刻工爲：古杭占潤、古杭良卿、徐進卿、于、虞、東、翁、弓、洪、芦等。

此本有大德丙午蒯東寅序，卷八十末葉版心鐫有"桐學儒生趙良寀謹書，自起手至閣筆凡十月"二行。"桐學"即桐川儒學，在廣德縣西。大德九年，孔文聲跋太平路所刊《漢書》云，江東建康道廉訪使，遍牒九路，分刊十七史。九路者，建康道所屬之寧國、徽州、饒州、建康、池州、太平、信州、廣德、鉛山也。此即九路中之廣德路刻本，神田喜一郎有專文論述，兹不贅。

是帙大德原版保存尚多，間有明代補版，可分出二種：

（一）白口，三魚尾，四周雙邊。以卷三葉三至十爲代表。刻工許宗厚、王子智、高秦、戴辰郎、周春等。

（二）細黑口（間有白口），三魚尾，四周雙邊。以卷五葉一至二爲代表。刻工吕、仁等。刊刻年代較前種稍晚。

按此刻版片明洪武間移置南京國子監，明初不過略事修整，至嘉靖元年，始有大規模補版之舉。是帙中有缺葉，遍檢全書，無一葉嘉靖元年補版。因知此刻傳世印本，有缺葉者爲早印本，無缺葉者爲晚印本。後者印本存世較多，不及早印本之可貴。

又，是帙紙色瑩白者居多，間有紙色爲米黄、黝黄者。前者係大德刻明初原印本，後者係舊藏者以另兩種版本之零葉補配。兩種補配本爲：

（一）元大德廣德路儒學刻明嘉靖十年遞修本（紙色米黄）。所取以配補之葉爲明嘉靖補刻、十年印本，版心刊刻年月剜去（此爲嘉靖十年印本特點，説詳後），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又卷九葉十六版心有"嘉靖九年刊"字樣，卷六葉十版心有"嘉靖十年刊"字樣。

（二）明洪武刻明初修補本（紙色黝黄）。所取以配補之葉多爲明初補版，上下大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如卷七十八葉二至四、葉十一至十二、葉十四至十五，卷七十九葉一至二、葉四，卷八十葉五至六。

鈐有"涵芬樓"、"海鹽張元濟經收"、"涵芬樓藏"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後印］

此刻有明嘉靖遞修本二種：

(一) **明嘉靖元年(1522)遞修本**。前有大德丙午廟東寅刊書序,中缺一葉,各家藏本皆然。書中凡嘉靖元年補版葉,版心上皆有"嘉靖元年刊"字樣,版心下有刻工名:舒芳、沈之翰、懷天惠、吕喬、楊鉦、楊鑑、陳時、陳時中、朱公甫、孫牧、孫沐、徐洽、徐濟、施金、蔣濂、黄惟用、曹珮、曹繼芳、姚奎、胡應奎、崔林、彭翱、陶師伋、羅星、龔鰲、韓本立、謝廷、吳景時、何應福、李楧、李逢泰、張黼、盧堯卦等。

取前述之張元濟涵芬樓藏本(早印本)與此相校,補版葉略多(如卷一葉十一至十二,葉二十三至二十四,張本爲元版,此本已爲嘉靖元年補版,刻工"舒芳")。凡張本所缺之葉,此本皆爲補完。

此帙卷三十二葉六,葉十至十八,卷七十五至七十六,卷七十九葉十七配清周雲治抄本。卷七十六末有徐波跋。鈐有"王存谿讀書記"、"王元讓存谿印"、"鐵琴銅劍樓"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二) **明嘉靖十年(1531)遞修本**(圖 2-024-1)。前有大德丙午刊書序,卷八十末葉脱失。明嘉靖補版葉有二種:一、明嘉靖九年、十年補版,版心上有嘉靖九年、十年刊字樣。二、明嘉靖元年補版,版心上"嘉靖元年刊"字樣及版心下刻工名皆爲削去。

此本原版、補版葉均有以己意妄改文字處,最爲惡劣,嘉靖元年遞修本尚未有之。知修改文字之舉,係嘉靖十年主持重印者所爲(詳下表)。

鈐有"蘇州常熟魚山精舍至樂樓主人河南道御史陳察原習之記"印,又有"虞山翁同龢印"、"均齋秘笈"、"紫芝白龜之室"、"翁同龢印"、"松禪居士"、"常熟翁同龢藏本"、"翁萬戈藏"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另見一部,印次相同,卷六十三至七十配明萬曆十九年南京國子監刻本。鈐有"積學齋徐乃昌藏書"等印(圖 2-024-3)。今藏上海圖書館。

[翻刻]

是書有**明洪武間翻刻本**,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0.5 厘米,廣 15.2 厘米。版心下有刻工名:江子、江子名、江后、江同、江貴全、士通、汝敬、士達、劉八、劉本、劉伏、劉宗、劉宣、劉保、劉貫、虞后、虞亮、虞子德(虞子得)、虞孟淳(孟淳)、媿名、媿海、媿伯美(伯美)、陳魯、孟尤、孟和、子高、子中、子和、詹現、陸付、原禮、羅六、子記、肖寄、吳畐、付資、付彦成、官永茂、葉松、侍者、涂彦正(彦正)、六彦、六晏、林安、宗文、章毫、以善、周壽、雙平、連彦、伯安、名仲、景中、丘老、張名、范通、景舟、郭名遠、佛林、潘晉、黄以實(以實)、黄幹、黄龍、黄保、志道、原良等,與洪武十九年福州刻本《歐陽文忠公集》、洪武二十三年福州刻本《古史》所署刻工多相同,知爲洪武二十年前後福州刻本。傳世本有初印、補版之别:

(一) **初印本**。鈐有"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二) **明初補版印本**(圖 2-024-2、4)。凡明初補版,黑口更寬。鈐有"恩福堂藏書印"、"楊氏海原閣藏"、"世德雀環子孫潔白"、"東郡楊氏宋存書室珍藏"、"海原閣藏"、"聊城楊氏三世叟藏"、"楊保彝藏本"、"雙鑑樓"、"藏園"、"雙鑑樓藏書印"、"江安傅增湘沅叔珍藏"、"江安傅氏藏園鑑定書籍之記"、"傅增湘印"、"書潛"、"江安傅沅叔收藏善本"、"傅沅叔藏書記"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按張元濟《南史跋》曾列舉大德本文字優勝於明監本、汲古閣本、殿本者五條,[①]然大德刻傳

---

① 張元濟《涉園序跋集録》頁七九。

世印本有早、晚之别,據所見至少有三種;又有明洪武翻刻本。各本文字情況,張氏未予記載。今取張氏所列五條,補記各本異同如下表:

紀 傳	卷	葉	行	元大德十年廣德路儒學刻本			明洪武翻刻本
				明初修補本	明嘉靖元年修補本	明嘉靖十年修補本	
齊本紀上	四	八	一	乃者袁鄧構禍	鄧	劉(圖 2-024-5)	鄧(圖 2-024-6)
江祏傳	四十七	十五	八	今猶在治	治 (嘉靖元年補版)	也	治
昭明太子傳	五十三	二	後一	命僕劉孝綽議其事	僕	僕射(圖 2-024-7) (嘉靖十年補版)	僕(圖 2-024-8)
蘭欽傳	六十一	十一	後七	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述職	述	赴	述
江泌傳	七十三	二十五	一	梁武帝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	梁	梁	染

[訂誤]

上海涵芬樓影印百衲本《南史》,自稱以"元大德刻本"爲底本。張元濟《南史跋》云:"北平圖書館藏元大德本,既借影如干卷,不足,補以涵芬樓藏本,顧版多漫漶不可讀,余友常熟瞿良士、江安傅沅叔各出所藏,以彌其憾。雖間有補版,然皆清朗悦目。"今以百衲本逐葉檢對,涵芬樓採用明洪武翻刻本者十居八九,採用元大德刻本者僅十之一二。

025

元皇慶元年(1312)陳氏餘慶堂刻本《宋季三朝政要》六卷

不著撰人名氏。

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二字。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8.7 厘米,廣 12.5 厘米。

是書卷一至三爲理宗,四爲度宗,五爲少帝,六爲廣王、衛王,編年記載。多載宋末軼事,可補正史未備。不著撰人名氏,卷六題"陳仲微録"。序云,陳仲微咸淳爲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罷。乙亥,除兵部侍郎,修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目擊當時之事,逐日抄録。崖山敗,流落安南。壬午歲,安南國使入覲,因言仲微之事,而得仲微所著二王首末,重加編次,以廣其傳。則其人似宋故臣而仕元者。

此本目録前原有"陳氏餘慶堂刊"一行,又有木記云:"理宗國史載之,過北無復可考。今將理、度兩朝聖政及幼主本末纂集成書,以備他日史官之採擇云。"目後有"皇慶壬子(元年)"四字。此帙目録脱去,原有刊記一概佚失。

此初印本(圖 2-025-1),鈐有"汪士鐘印"、"閬源真賞"等印。汪氏《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著録。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上海圖書館藏有同版另一印本(圖 2-025-2),鈐有"餘杭山人"、"秦氏女立"、"御史之章"、

“季振宜印”、“滄葦”、“季振宜藏書”等印。有趙烈文、鄧邦述題記。目録、刊記尚存。取校此本，卷五葉三“大元國兵至，常州守臣王宗洙遁”(圖 2－025－3)，季藏本作“趙汝鑒遁”，並增入注文六行(圖 2－025－4)，略云前誤書曰常州守臣王宗洙遁，王先於亡宋咸淳年間爲守，癸酉年十二月解任，代官趙汝鑒於至元十三年大軍臨城之時逃匿。卷五葉七“劉槃引兵出城，累戰不利”下，此作“乃以城降，下撫州”，季藏本增入“通判郭君”云云十五字、“精勇軍”云云七十一字。細觀二者刷印先後，知季藏爲重修本。

是書傳世印本，外此者所知尚有三帙：

一趙魏舊藏本，有道光癸未趙氏跋語，略云，此余友袁君壽階五硯樓舊藏也。荷屋廉使云得於閩中。是書傳本極少，余得自文瀾閣，闕淳祐七年後五年事，注云：“舊本遺佚”，又魯魚之譌，多不可讀。此卷具載，因爲補出。又凡諸誤字悉爲校出，惜通介老人不及見之，可刻入叢書也。而是本可寶，不待贅言矣。鈐有“廷檮之印”、“袁氏又愷”、“荷屋所得古刻善本”、“張之洞審定舊槧精鈔書籍”等印。羅振常《善本書所見録》著録，今藏遼寧省圖書館。

一陸心源舊藏本，《儀顧堂續跋》著録，今歸日本静嘉堂文庫。

一羅振玉《宸翰樓叢書》據以翻刻者，原本今不知流落何所。

陸心源曾以所藏本校張氏《學津討原》本、錢氏《守山閣叢書》本，有跋語，見《儀顧堂續跋》卷六：

> 《學津討原》本卷二淳祐七年“鄭清之”下缺千餘字，而以“余玠斬王夔，人皆冤之(“夔”字改爲“薨”字)”接連之，蓋所據元本卷二缺十二、十三兩葉，而以十一葉與十四葉接寫。“夔”字爲十四葉第一字，張見與第十一葉末“鄭清之”文義不續，遂妄改爲“薨”字。豈知清之此時尚未薨乎？即薨亦有何冤乎？其謬甚矣。卷五[①]“劉槃引兵出城，累[②]戰不利，乃以城降”下脱“通判郭君”云云八十六字。卷末至“舍生而取義信哉”止，而缺“蓋死者人之所難”以下三百餘字。守山閣錢氏以趙魏校本[③]付梓，缺譌較少。惟卷首題識張本“過北”譌“過此”，錢本改爲“載入北都”，衍“過北”二字，殊謬。卷五“知江陰軍鄭𤩽道遁”，“鄭𤩽”譌“趙端”，“王良臣迎降其時[④]王宗洙”下脱“充大府寺簿續除兵部郎官奉使福建即非王宗洙”云云二十字。皆與張刊同。又有據别本妄增者，蓋與張本伯仲間耳。均非善本也。

按《學津討原》本無“通判郭君”云云八十六字，與此本初印者相符，疑刊刻底本原文如此，非張氏誤脱。陸氏藏本卷五有“王良臣迎降其時王宗洙”一條，“劉槃引兵出城，累戰不利”下有“通判郭君”云云八十六字，爲重修之本。趙魏藏本、《宸翰樓叢書》翻刻底本亦爲重修本。是知汪士鐘舊藏爲此刻初印本之僅見者。

026
元泰定三年(1326)刻本《孝經註疏》九卷

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

① 原本作“卷六”，當作“卷五”。《潛園總集》本，下同。
② 原本作“衆”，當作“累”。
③ 守山閣錢氏據以付梓之“趙魏校本”當即注 1 所提及之校元本。
④ 原本脱“時”字，據元刻本補。

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注文小字雙行二十三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左有書耳。版心上記字數,下鐫刻工名。匡高19厘米,廣13.1厘米。前有"孝經序"。

此本字體與元代同期從南宋中期建刻翻雕的《附釋音毛詩註疏》、《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同,序文末葉、卷一末葉版心有"泰定三年"字樣,序文第二葉版心下有"泰定丙寅"字樣。刻工王英玉、崔德甫、程瑞卿、蔡壽甫、劉和甫、葉德遠、王榮等,皆元代中期閩中良工,又見於元刻《十三經注疏》他種書,知刻在元泰定三年。宋諱避至"慎"、"敦",而不甚謹嚴,知從南宋中期建刻十行本翻出。宋建本大致刻在南宋光宗朝。《孝經》之註、疏合刻,最早應於此時完成。

此本前有"孝經註疏序",實由兩篇構成:前篇有邢昺等奉敕校定注疏題名,後篇有"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奉右撰"題名一行。有學者從兩條題名之排列爲切入點,提出以上兩篇原分屬單疏本與單注本,至南宋中期建刻時將二者合併。單注本有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序,則其底本當爲一蜀刻本,而蜀刻本的底本,按序文提供的線索,當爲石臺《孝經》。[①] 此推定若能成立,則可爲查考其他各經注、疏之底本提供思路。

元中期建刻十行本《十三經註疏》版雖久毁,印本多有明正德、嘉靖補版葉,文字缺誤,不一而足。是帙元刊元印(圖2-026-1),無一葉明補版,爲存世僅見者。文字清朗,可正翻刻諸本之誤。

鈐有"修睦堂圖書"、"王氏家傳書籍印章"、"滿洲正藍旗烏肅氏"、"李盛鐸印"、"木齋"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翻刻]

是書後世翻本甚多,今列舉四種:

(一) **明前期刻本**,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18.8厘米,廣13.2厘米。序文末葉、卷一末葉版心中鐫有"泰定三年"字樣。開版字體爲明前期風貌,文字雖多形近而誤,而無臆改之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定爲"元泰定三年刻明修本",未確。

鈐有"孔繼涵印"、"葒谷"等印。今藏江西省樂平市圖書館。

長澤規矩也《十三經注疏影譜》著録有同版一帙(圖2-026-2),外此未見別本流傳。

(二) **明正德六年(1511)刻本**(圖2-026-3),下黑口(間有白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18.6厘米,廣12.8厘米。版心中部有謄寫工名:陳景淵謄、許成寫、羅棟謄、王世珍謄、詹積英謄、李紅謄、葉廷芳謄,版心下有刊刻工名:葉天祐、葉文昭、葉仕太、葉景興、江操、江長深、劉榮政、劉貴、劉景福、劉立、余進、鄭燦、黄友方、黄世隆、黄四郎、周元進、周元正、陳右、熊元貴、陸福壽、王毛孫、吳禄。版心上多有"正德六年刊"字樣,無正德年款者,數葉而已,字體風格與有年款者一致,爲明正德中福建地區刻書習見體式。知全書刻在正德六年。

元刻十行本《十三經註疏》,書版入明後貯存於閩中官學,正德六年,曾修補重印,故各書傳世印本多有正德補版葉。惟《孝經註疏》書版毁失最早,僅有翻刻本傳世。

此本行款一依舊式,然譌字多有。元泰定本、明前期刻本不誤者,此本有形近而誤(詳附表一);元泰定本不誤、明前期刻本有形近而誤者,此本多同明前期刻本(詳附表二)。知翻刻者所據底本並非泰定原刻,而係明前期刻本。又校勘未精,沿襲底本譌字外,又增加部分錯誤。

① 金良年《泰定本〈孝經註疏〉中的兩個疑問之我見》,《書品》2008年第4輯(總第112輯),頁66—71,中華書局。

表一　元泰定本、明前期刻本不誤，明正德刻本形近而誤

卷	葉	行	元泰定三年刻本	明前期刻本	明正德刻本
一	一	後八	《左傳》申繻曰	左	在
一	二	四	生孔父嘉	父	子
一	二	五	《古文孝經》云仲尼閒居	古	右
一	五	九	謂有天下者，愛敬天下之人	下	不

表二　元泰定本不誤，明前期刻本有形近而誤，明正德刻本沿襲错誤

卷	葉	行	元泰定三年刻本	明前期刻本	明正德刻本
一	一	後一	揚名之主	上	上
一	一	後九	而劉瓛述張禹之義	獻	獻
一	一	後九	蓋以孔子生而汙頂	汗	汗
一	二	一	爲堯司徒有功	同	同
一	二	二	滅夏而爲天子	憂	憂
一	二	後一	言先代聖德之主	生	生

鈐有“積學齋徐乃昌藏書”、“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劉盼遂印”等印。今藏北京市文物局。《中華再造善本》據以影印。

（三）**清嘉慶二十年(1815)阮元南昌府學刻本**，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7.1 厘米，廣 12.3 厘米。封面題“重栞宋本孝經註疏”。卷端首行下有“武寧盧氏宣旬校定”木記二行。“孝經序”後有“大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雙行牌記。

此本附有阮氏所撰《校勘記》，其中“引據各本目録”載有“正德本《孝經註疏》九卷”，注云：“今校《正義》無别本可據，《記》中所稱‘此本’者，即據是刻而言。”知所據爲正德六年刻本，阮氏號稱“重栞宋本”，又稱“翻宋本”，①均未確。

正德刻本錯字甚多，此本於正文中校改；正德本與别本文字異同處，此本不改正文，於《校勘記》中說明。

（四）**清嘉慶二十一年汪士鐘藝芸書舍刻本**（圖 2－026－4），前有汪文琛撰“重刊孝經注疏敘”。後附刻《孝經今文音義》一卷，白口，左右雙邊。匡高 23.2 厘米，廣 15.6 厘米，尾題前有“嘉慶二十年十月長洲汪氏藝芸書舍景宋本重雕”篆文木記（圖 2－026－5）。末有嘉慶丙子汪士鐘跋云：“宋刻者不可得，前明正德刊本從元泰定間本者爲最古。兹本遵其格式，舛誤之處，有可據者正之，無則蓋闕。鐘趨庭之餘，獲聞緒論，且司讎校，又得毛氏影鈔宋本《釋文》，附刊於後。”

此本行字位置略有移易，非正德本之舊。文字間有誤刻，如正德本卷一葉二行六，“蓋爲乘閒居而坐”，此本“爲”誤“謂”；葉四行後一，“七章不引者”，此本“七”誤“士”。又多校改，間有沿襲正德本之誤者（詳附表三）；所校改之字，與阮元《重刻宋本十三經註疏》及《校勘記》關係密切。有阮本改字，此本同阮本者（詳附表四）；有阮本正文未改字，《校勘記》標異同，此本同《校勘記》者（詳

① 阮元《宋本十三經注疏併經典釋文校勘記凡例》稱“《孝經》以翻宋本爲據”。阮氏文選樓刻本。

附表五),疑此本曾據阮本正文及《校勘記》改字。

表三 明前期刻本、正德刻本有形近而誤,阮氏本已改正,汪本同正德刻本

卷	葉	行	元泰定三年刻本	明前期刻本	明正德刻本	清阮氏本		清汪士鐘刻本
						正文	校勘記	
二	一	後四	財貨充滿而不盈溢	爲	爲	盈	(無)	爲
二	二	五	已具上釋	此	此	上	(無)	此
二	二	六	社則土神也	即	即	則	(無)	即
二	二	後七	恐墜謂墜入深淵不可復出	如	如	墜	(無)	如

表四 元泰定本、明前期刻本、明正德刻本同,阮本改字,汪本同阮本

卷	葉	行	元泰定三年刻本	明前期刻本	明正德刻本	清阮氏本		清汪士鐘刻本
						正文	校勘記	
一	一	四	初除俠書之律	俠	俠	挾	閩本、監本、毛本作"挾",此本作"俠",今改正	挾
一	一	十	次及《三才》、《孝治》、《聖治》二章	二	二	三	閩本、監本、毛本作"三章",此本誤"二",今改正	三
一	二	九	《曲禮》有侍坐於侍生	侍	侍	先	閩本、監本、毛本作"先",此本誤作"侍",今改正	先
一	二	後八	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約之言義	約	約	道	閩本、監本、毛本作"道",此本誤"約",今改正	道

表五 元泰定本、明前期刻本、明正德刻本同,阮本正文未改字,校勘記標異同,汪本照校勘記改字

卷	葉	行	元泰定三年刻本	明前期刻本	明正德刻本	清阮氏本		清汪士鐘刻本
						正文	校勘記	
一	一	後二	《事君章》即忠於事君也	忠	忠	忠	案"忠"當作"中"	中
一	一	後二	言孝子事親之道紀也	紀	紀	紀	《正誤》"紀"作"終"	終
一	二	一	及梁武帝又以丘爲娶	娶	娶	娶	監本、毛本"娶"作"聚"	聚
一	二	三	宋閔公有子弗父何	閔	閔	閔	《正誤》"閔"作"襄",是也	襄
一	二	後九	云教之所生也者	所生	所生	所生	案《正誤》"生"上補"由"字,是也	所由生
一	三	一	然性未達	然	然	然	案"然"當"言"字之譌	言
一	三	後三	"言能"至"其後"	其	其	其	閩本、監本、毛本"其"作"爲",案注當作"爲"	爲
一	四	二	末示其迹	末	末	末	閩本、監本、毛本"末"作"未",是也	未
一	四	二	是終於立身	身	身	身	《正誤》"身"下補"也"字,是也	身也

續　表

卷	葉	行	元泰定三年刻本	明前期刻本	明正德刻本	清阮氏本		清汪士鐘刻本
						正文	校勘記	
一	四	後三	即言"句曰"、"武曰"	句	句	句	閩本亦誤"句"。監本、毛本作"勺",是也	勺
一	四	後六	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	亦	亦	亦	《正誤》"亦"作"故",是也	故
一	五	後五	温凊搔摩,是爲愛迹	凊	凊	凊	閩本、監本、毛本"凊"作"清",是也	清
一	五	後六	王者並相通否	王	王	王	案"王"宜作"五"	五
一	五	後十	不假旨保守也	旨	旨	旨	浦鏜云:"旨"疑"言"字誤。案當作"言"	言
一	六	四	案《周禮》《記》《爾雅》皆言東夷	記	記	記	《正誤》"記"上補"禮"字	禮記

鈐有"蔣抑卮藏"、"合衆圖書館藏書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訂誤]

明正德六年刻本係從元本翻出,可無疑義。前人著録,如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録》、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録標注》(邵章"續録")等,均誤作"宋刻(實爲元刻)明正德修補本"。

汪士鐘本所據之底本,舊有三説:

一明正德本。阮元、邵懿辰持此説,見《校勘記》、《標注》。

一元泰定本。孫殿起持此説,《販書偶記續編》卷三著録"嘉慶二十一年長洲汪氏藝芸書舍仿元泰定本校刊"。

一宋本。王欣夫持此説,《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著録"清嘉慶、道光間長洲汪士鐘藝芸書舍覆宋刻本",跋云:

> 此覆宋本,字大悦目,無一修改,惟首末無序跋,不知刻於何時。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録標注》有"姑蘇汪氏翻正德本",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録》則作"張氏",惟徐積餘丈識爲顧千里爲汪閬源校刻,驗之鐫刻印刷,與《儀禮疏》正同,自可無疑。張鈞衡《適園藏書志》云:"藝芸精刻,自序亦未見宋本,以正德本拓大之。"今此本雖失序,然核與阮《記》所據正德本不同,則所據當爲宋刊原板,至末附《音義》,更前人未有言及者。千里爲閬源校刻《儀禮疏》、《詩説》、《雞峰普濟方》,世多知之,而獨此書則罕聞。余閲肆五十年,亦僅此一遇。意者出於千里晚歲所校,自病風後,遂擱置不傳。行世者僅當時印様數部,竟成絶無僅有之秘笈。宜積餘丈得之歎喜無量也。①

按汪本卷末閬源跋明言翻刻所據爲正德本,孫殿起説未確。王欣夫所見汪本失去刊刻序跋,因其文字與正德本異同,遂以爲"所據當爲宋刊原板"、"無一修改",不知汪本實有校改,且出於阮

① 未編年稿卷二,頁一五〇一。

氏《校勘記》。王氏又據徐乃昌説，定爲顧千里校刻。顧氏晚年校刻書，不肯輕改古書原貌，遇有校正處，往往附於卷末校勘記中。此書若確爲千里校刻，似不應失其故步，而抄襲阮氏《校勘記》。疑徐乃昌説係得自傳聞，並非事實。

027
元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别集》十卷

宋朱熹撰。

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0 厘米，廣 15.2 厘米。版心中題"朱文公集"及卷數，上計字數，下鐫有刻工名。

晦庵集一百卷，嘉熙己亥（三年，1239），王埜刻於建安，黄壯猷嗣成之，識於後。《續集》十卷，則王遂刊而序之。見趙希弁《讀書附志》。此書與趙希弁著録本大致相符，《續集》增刻一卷，爲劉觀光所藏文公帖，末有淳祐庚戌（十年，1250）徐幾識語。《别集》十卷，余師魯編，有咸淳元年（1265）六月朔迪功郎、建寧府建安書院山長黄鏞序。

是書相傳有宋咸淳元年建安書院刻本。然三集之編輯非出一手，刻非一時：《正集》刻在嘉熙，《續集》刻在淳祐，《别集》刻在咸淳。正、續集卷帙重大，合計約五千三百餘版。黄鏞序稱二集書版咸淳元年猶在建安書院，如需與《别集》同出，取舊版重印即可，無煩再刻。則前人所稱之咸淳本，或即嘉熙、淳祐、咸淳三刻之咸淳元年彙印本。

此本刻工有：子安、子明、天静、文卿、平山、平田、目善、汝善、伯善、李友、李丁、李茂、茂丁、茂卿、应祥、仲山、仲明、仲和、君平、君和、君佑、君祐、君德、君善、志順、季甫、英玉、德右、德祐[①]、德遠、德甫、德成、丁、夫、天、周、可、君、寿、汝、李、志、中、田、希、仲、明、振、宝、范、宗、壬、秀、弓、成、应、浄、茂、佑、右、寄、崔、汝、起、子、明、德、遠、清、成、正、厚、茂、繼、進、徐、政、危、華、太、刁、朱、平、和、也、祐、曾、忠、青、才、余、甫、至、山、記、仁等，皆元代中期閩地良工，其中子明、目善、仲明、英玉、君祐、君善、德遠、德甫、德成、伯善、茂卿、应祥等元泰定前後曾與刻十行本《十三經注疏》，字體刀法與此略同，知此爲元代建刻。宋諱玄、慇、匡、筐、貞、敦等字缺筆，避諱不嚴，蓋從宋咸淳本翻出。

按：晦庵集百卷本宋時有閩、浙二刻。浙本一百卷，無《續集》、《别集》，瞿氏鐵琴銅劍樓舊藏一帙，今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取對此本，編次略同，字句互有詳略出入。卷十八至十九劾唐仲友數狀，浙本有之，此本未載，其故可思。書版明初存福建藩廨，遞經修補，成化中黄仲昭以浙本勘訂，補刻劾唐仲友數狀，又補版數百葉，重印行世。後此之明嘉靖十一年（1532）張大輪、胡岳刻本等，悉從成化後印本出，成爲通行文本。

此初印未修本（圖 2－027－1），在未入福建藩廨之前，尚無明代補版。字口清晰，爽利可愛。僅存《文集》一百卷，裝爲一百册。劾唐仲友數狀並未刻入，爲閩本原貌。原書版心均作白口，有版心作黑口者，紙色稍異，當是前人取另一元刻明遞修成化補版印本中明補版葉配入。[②] 明補版至少可分爲二期：一明前期補版，版式爲黑口，雙魚尾；一明成化補版，版式爲黑口，三魚尾。書

① 此書經俗手以墨筆鉤畫欄線及文字模糊處，間有失誤。如卷五十六第四十一葉，版心下刻工原作"德祐"，描改爲"范格"。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第 361 頁以"范格"入録，應予糾正。

② 配補之卷葉有：卷二十四第三十二葉，卷二十六第二十九至三十葉，卷二十七至三十全卷，卷三十四至三十六全卷，卷四十五至五十五全卷，卷五十六第五十三葉，卷五十八第四十四葉，卷五十九第六十二葉，卷七十五第三十二至四十六葉，卷七十六第三十九至四十葉，卷八十九第十八葉，卷九十一第三十五至三十六葉。

中有缺葉,已經鈔補。

鈐有"迮圃收藏"等印,今藏臺灣"中央圖書館"(書號 10495)。

"中央圖書館"藏有另一元刻初印本(書號 10497),存二卷:六十二、九十二。民國十一年(1922)沈曾植手書題識。書中附"鴛湖沈氏海日樓藏書"碧色簽,又附"澤存書庫藏書"藍色簽。鈐有"沈曾植印"、"寐叟"、"乙盦"、"海日廔"等印。

> 宋刻建本《晦庵先生文集》。宣統壬戌(1922 年)得之滬上,共四册,計每册番銀七餅。於是不購舊版三年矣!衰病寡歡,聊藉此以償夙願。粗校嘉靖本一過,目昏甚。五月廿六日,明爲夏至。遜齋老人識。

[後印]

此刻後印本,所見有以下三種:

(一)明前期修補印本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有一帙,有《續集》十一卷《别集》十卷,裝爲一百六十册。二〇一三年五月予赴臺北訪問,匆匆翻檢,因其卷帙重大,未遑卒業。

此本開卷目録二卷已屬原版,全書原版葉留存之多,由此可見一斑。粗加再讀,則文字脱誤累累。瞥見所及,略記如下:

1. 原版

如卷四第三至七葉尚是元版,其中第三至四葉有横向斷裂,凡斷紋經過處,均缺失一字或二字不等。卷四十八第三葉爲元版,亦有同樣情況。

2. 明前期補版

卷七十二《古史餘論》,第七十九葉爲明前期補版,有誤刻字。又最上方横向,每行有二字缺作墨等;最下方横向,每行有一字缺作墨等。主補版事者蓋據一元刻本草草付鋟,未之斠正。所據底本又屬元刻晚印本,已有漫漶缺失。

現將元刻初印本《古史餘論》篇文字列如下,並將明前期修補印本脱誤之字列在()内。脱字對應初印本文字用雙下劃線表示,誤字對應初印本文字用單下劃線表示。

> 而蘇子固謂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即是又謂禮俗之變皆唯衆人之所自爲,而聖人之通其變者爲無所與於其間也。且曰日趨於文矣,則又安(■■)有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如蘇子之所病,而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又豈爲治者真有革薄從(■■■)忠之意,而故爲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如彼(■■■)之所譏者耶?其言反覆,自相矛盾,此又不察時(■■■)變,不審物情之甚者也。然則有聖賢出而欲爲(■■■)今日(■)之禮者,宜奈(■)何?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詔)舞,此吾夫子之言,萬世不易之通法也。今(■■■)以繼周而言,則固當救(枚)之以忠,更以適時而(■■)慮,亦恐其未(夫)能遽及夫文也。亦曰躬行以率之,講(■■■)學以開之,厚其實而粗品節之,使其文雖未(■■)備而不至於鄙野,大綱略(■)舉而不至於難行(■■■),則亦庶乎其有移風易俗之漸矣。
>
> 蘇子論戰(■)國(圓)之勢,以爲當是之時,雖有桓、文之(■■■)君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有所不行。必得至誠之君子(■■),自脩而不争(乎),如商周之先王,庶(度)幾

(■)可以服之。其爲秦計，則曰："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之民，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誰與(輿)共守?"此其言皆善矣，其視史遷《六國(■)年表》之云，不啻(营)美玉之視碔砆也。然其爲六國計(井)，但以齊魏(■■)之不受兵爲(■■)驗，則是不知文侯之時，秦方以戎翟見擯於中國，固未能窺兵於山東。

此本中多有明成化補版，版式爲黑口，三魚尾。按：成化補版時，此書元刻已抽換略盡(說詳下)，今觀此本，元刻版片留存尚多，刷印時間當早於成化。疑此本原多缺葉，經人以另一成化補版印本補配而成。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有一帙(書號 0423)，僅存卷八十七，共三十四葉。第二至三、五至七、十七至十八、二十六至二十九、三十二、三十四葉，合計十四葉，審爲元刻原版，版式爲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餘者爲明前期補版，版式爲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

卷末有沈曾植題識云"宋刻十五頁，元補十九頁"。按：沈氏所稱之"宋刻"，實爲元槧；所稱之"元補"，實爲明前期補版。第三十三葉亦是明刻，紙色與全書不侔，疑從他本移置此書中。

明補葉有誤刻，如《祭劉平父文》"蓋自卜居，餘四十年"，元刻初印本有"四"字，此本明補葉作"■"；《祭陳福公文》"拔佞移寵"，元刻初印本作"寵"，此本明補葉誤作"宏"。

鈐有"錢唐沈兆霖印"、"臣沈兆霖"、"春波沈氏珍藏圖籍書畫之印"、"海日樓"、"蟫隱廬秘籍印"等印。

(二) 明成化十九年(1487)黄仲昭修補印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帙，有《續集》十一卷《别集》十卷，裝爲一百二十八册。卷八十七第一葉，復旦藏本爲明前期補版(圖 2－027－5)，版心黑口；北大藏本該葉爲更晚補版(圖 2－027－6)，版心下有刻工"葉崇"名，較後印。

北大藏本全書約計五千六百餘版，細檢一過，其中元刻原版甚少，多爲明補版。

1. 原版，僅得十八葉，刻工名多已不存，詳下表。

卷	葉	元建刻本	
		初印本刻工名	成化修補印本刻工名
目録上	七	天	天
目録上	三十六	君	□
目録上	三十八	志順	□□
目録上	六十一	志	□
目録上	六十四	以	以
目録下	六十五	周	□
目録下	六十六	周	□
十三	二十七	秀甫	秀甫
十三	三十一	周	□
十四	一	君	君
三十九	一	君	居(修版失誤)
四十七	四	志	志

續　表

卷	葉	元建刻本	
		初印本刻工名	成化修補印本刻工名
五十	三十二	希	希
八十一	四十四	汝	□
八十八	四十	仁	仁
《續集》一	十七	□	□
《續集》一	十八	□	□
《續集》十一	五	□	□

2. 明補版，按其體式，可分爲三期：

一期補版，版式爲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刻工有伯俊、永子、永万、永目、永志、永弓、永君、永寿、魏目、魏子、魏海、媿君、生和、生祐、女丁、仲明、生、女、李、仕、人、天、可、何、葉、永、士、荣、范、文、弓等。文字絶少譌誤，字體雅近元刻，如卷十一第三十七至三十八葉補版（圖 2－027－4），與初印本之原版葉（圖 2－027－3）對照，追摹之迹明顯，疑是明初補版。

二期補版，版式爲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刻工有李丁、黄佛、得用、張真生（張真）、福緣、火喜、文、真、可、粲、永、媿、智、葉、李、乾、耿、元、灵、俊、弓、乾、非、仕、喜、宣、江、閏、進、輝、刘、四、晋、媿、人、海、虞、升、伕、和、右、荣、太、耳等。字體樸茂，爲明前期補版。上舉卷七十二《古史餘論》（第七十九葉）即屬此種書版，刻手草率，脱誤不可勝計，此次印本已就原版作刓補修改，缺字補足，譌字訂正。修版改定當由黄仲昭完成，時成化十九年。

三期補版，版式爲黑口，三魚尾，左右雙邊，刻工有魏宣、魏謙（媿謙、謙）、媿宣、媿文（文）、媿圭（圭）、媿奎、楊聰（聰）、楊神（神）、楊乾（乾）、楊澤（澤）、楊閏（閏）、楊明（明）、葉輝、葉真、葉敬（敬）、葉礼（礼）、葉崇、李荣（荣）、刘二、君、刘、士。字體流利，與通行之成化刊本風格類似。該期補版用以抽换已經斷爛之元刻原版、明前期補版，與所换之版面對照，排版方式多同。所異者，一則各卷末增入《考異》，列舉浙本異文。二則卷十八至十九增入劾唐仲友數狀，致文多於初印本。兩卷合計，約有四十三葉文字内容爲初印本所無。

按：此刻另一印本有明成化十九年黄仲昭跋云：

> 今閩藩所存本，……歷歲既久，刓缺寖多，讀者病焉。成化戊子（四年，1468），仲昭自翰林謫官南都，偶得閩本，公暇因取浙本校之，其間詳略微有不同。如劾唐仲友數章，閩本俱不載其所劾事狀。世之鄙儒多以是疑先生，異論紛起，故悉增入，使讀者知仲友蠹政害民之實，而無所惑於異論也。

此次補版葉所增改文字，與黄跋所云情事宛符，則其爲成化補版葉可無疑義。

鈐有"查瑩藏本"、"查氏映山珍藏圖籍印"、"竹南藏書"、"賜硯堂藏書印"、"慧海樓藏書印"等印。

王重民《晦庵先生文集》識語云："今持（閩、浙）兩本相校，仲昭所謂不同者，特字句之間耳，至於編次卷帙，則完全相同。每卷後所附《考異》亦無異。"①按此説未確，該書每卷後所附《考異》多

---

①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頁 531。

爲成化中補版增入。由此可知。王氏所持之閩本實爲一黄仲昭改後印本。

（三）**明正德修補印本**

上海圖書館藏有一帙（圖 2－027－2），豐潤張氏舊藏，裝爲一百三十二册（書號 829444－575）。卷一第九葉，北大藏本爲成化十九年補版（圖 2－027－7）；上圖藏本該葉爲更晚補版（四期補版）（圖 2－027－8），版式爲黑口，三魚尾，四周單邊。審其字體，與明正德中福建藩廨刻《爾雅注疏》、建陽劉氏慎獨齋刻《十七史詳節》、《文獻通考》等風格類似，定爲正德閩中補版。

取北大藏本逐葉檢對，此本有新補刻者共計二十五葉，其中抽换已斷爛模糊之版計十七葉，[①]補刻整塊缺損之版計八葉，[②]所抽换、補刻之版面，除卷一第九葉爲成化十九年補版外，均爲明前期補版。

鈐有"項墨林父珍笈之印"、"項叔子"、"宋本"、"宣城李氏瞿硎石室圖書印記"、"宛陵李之郇藏書印"、"徐乃昌讀"等印。

［翻刻］

是書有翻本，列舉一種：

明嘉靖十一年（1532）張大輪、胡岳等刻本，末有明成化十九年黄仲昭跋，係從元刻明成化以後修補印本翻出，劾唐仲友數狀補入，已非閩本文字原貌。《四部叢刊》續編據以影印。

［訂誤］

此刻前人多認爲宋本，自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改定爲元刻本後，臺灣地區藏書著録多已據改，大陸地區自《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定爲"宋咸淳元年建寧府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後，各家均沿襲著録。近年中國文化部頒布之《國家珍貴古籍名録》，亦未予改正。

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十二著録之"宋刊宋印本"，即張乃熊《菦圃善本書目》卷一著録之"宋刊十行十八字本"，今藏臺灣"中央圖書館"（書號 10495），已改定爲元刻元印本。

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録》集部載有"宋本"，存卷第三、卷第三十，編纂者稱其爲"天水舊槧"，"間有元補"。今觀其所記有伯俊、女丁等明前期刻工，則該本當屬元刻明前期修補印本。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五著録有張楊園舊藏之"宋刊明印本"，即《儀顧堂續跋》卷十二著録之"宋淳祐建州槧本"，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據《静嘉堂文庫元版解題》，已改定爲元刻明遞修本。此本有魏宣、魏謙等成化補版刻工，當亦屬較晚印本。

劉承幹《嘉業堂善本書影》卷五所載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宋刊本"，有"静寄軒珍藏書畫"等印，今藏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 265 頁收録該書卷端一葉，已是明前期補版，應改定爲元刻明遞修本。

羅振常《善本書所見録》著録之"宋刊大字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疑同爲元刊本。

《舊京書影》著録之清内閣舊藏"宋刻殘本"，第六百五十二至六百五十四葉顯示者爲元刻本原版葉，應改定爲元刻本。

---

① 此十七葉依次爲：卷一第九葉，卷二十二第四十五葉、第五十六葉，卷二十五第十七葉、第十八葉，卷二十六第二十葉、第四十二葉，卷三十三第五十二葉，卷六十六第二十二葉、二十三葉、二十四葉、《續集》卷十第九葉、第十七葉、第十八葉，《别集》卷七第一、第二、第三葉。

② 此八葉依次爲：卷六十九第四十一葉、四十二葉，卷七十一第十一葉、第十二葉，卷七十三第十九葉、第二十葉、第五十葉，卷七十八第二十八葉。

028
元建安吴氏友于堂刻本《潛室陳先生木鍾集》十一卷

宋陳埴撰。

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8.1 厘米,廣 11.4 厘米。

陳埴,字器之,永嘉人。嘉定七年(1214)舉進士,授通直郎。主講明道書院,四方學者從游者甚衆,稱爲潛室先生。著有《禹貢辨》、《洪範解》、《王制章句》等。

是書雖以集名,而實爲語録。其體例皆先設問而答之,前有埴題詞,謂取《禮記·學記》"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之意,因名曰"木鐘"。凡經說九卷,近思雜問一卷,史論一卷。

此本目録後有"建安吴氏"鼎式木記、"友于堂刊"方形木記(圖 2-028-1)。吴氏友于堂爲閩中書肆,元泰定元年(1324)曾刻劉應李《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知是書刻在泰定前後。書中原有缺葉,有標記可尋:卷一第五十七葉缺佚,以白紙填入;卷十第二十葉,版心葉碼作"二十至廿二";卷十一葉第十八葉,版心葉碼作"十八至廿"。按元翻宋本《詩人玉屑》版心編碼方法與此同,疑此書從一更早版本(或爲宋本)翻出,原本不缺葉,此本之缺葉爲翻刻所致。

是帙今存十卷,爲一、三至十一,卷四第十二葉、卷五第六葉爲抄配。鈐有"錢爾復印"、"曾爲徐紫珊所藏"、"上海徐渭仁收藏印"、"徐渭仁印"、"隨軒"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十五、《盋山書影》第二輯下著録之元刻本(存卷四至六,九至十,缺卷以抄本補配)與此同版。

[翻刻]

是書翻刻本,所知有二種:

(一) **明刻本**,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8.3 厘米,廣 11.4 厘米。目録後有"建安吴氏"鼎式木記、"友于堂刊"方形木記(圖 2-028-2),與元刻本款式無二。觀其字體,當刻在正德以前。卷端首行題"陳先生集",有剜補痕迹,疑爲後印時修改,初印本此處應作"潛室陳先生木鍾集卷之一"。

此本係從元刻本翻出,書中多缺字作墨等(詳本篇所附表),蓋所據之底本有文字漫漶。卷十第二十葉版心葉碼作"二十至廿二",卷十一葉第十八葉,版心葉碼作"十八至廿",與元刻本同。卷一第五十七葉前,元刻本有"集注程子與點是堯舜氣象子路只不達爲國以禮道"一行,凡二十一字,此本删去不録。

鈐有"陳章"、"琴塢鑑藏"等印。今藏浙江圖書館。

(二) **明弘治十四年(1501)鄧淮、高賓刻本**(圖 2-028-3),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8.3 厘米,廣 11.4 厘米。目録後無刊記。前有弘治辛酉春三月甲子賜進士中順大夫温州府知府吉水鄧淮序,後有辛酉夏六月丁丑朔又六日高賓後序。卷十一末刻有"新安仇以忠、以才、廷永、廷海、廷芳刊"字樣(圖 2-028-4)。

此本亦從元刻本翻出。凡元刻本缺葉處,此本亦缺葉。卷十第二十葉版心葉碼作"二十至廿二",卷十一葉第十八葉,版心葉碼作"十八至廿",卷一第五十七葉前"集注程子與點"一行未削去。前述明刻本作墨等處,此本皆不缺字。卷五至十一卷端,此本皆改題曰某卷下,未知所據。《四庫全書》據以著録者即爲弘治本。館臣未見此本,遂疑卷五至十一或各佚其上半卷。實則此本各卷首原無"下"字,不必置疑。

是帙鄧淮序、高賓後序脱失。鈐有"金元功藏書記"、"粹芬閣"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木鍾集》諸本異同表(作△者表示漫漶不清)

卷	葉	行	元吳氏友于堂刻本	明刻本	明弘治十四年刻本
一	十三	後二	故云過此幾非在我	攻(誤)	故
一	十三	後三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	回
一	二十一	後四	只有孤單底義理	■	有
一	四十	五	子曰道千乘之國一章	国	國
一	四十三	一	故未△△先已應	■■	應非
一	四十三	十二	爲是人心△△仁也	有■	有其
一	四十七	一	恐無私使鄰國之理	■■■	私使鄰
一	四十七	二	此未必同時記者	■	此
一	六十五	一	謝顯道買得一管筆	■■	管筆

029

元後至元五年(1339)花谿沈氏家塾刻本《松雪齋文集》十卷

元趙孟頫撰。

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細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27厘米,廣14.7厘米。前有謚文,後至元己卯何貞立序,大德戊戌(二年,1298)戴表元序。

是書凡賦、詩五卷,雜著、序、記、碑銘、制、贊、銘、題跋、樂府,又《外集》一卷。松雪翁下世後十七年子雍所輯,其婭家花城沈氏授諸梓。

此本開版字體殊類松雪翁手迹(圖2-029-1),相傳爲雍手書上板。目後有"至元後己卯(五年)花谿沈氏伯玉刊于家塾"一行,卷二、卷五末有"吳興沈氏華溪義塾刊行"二行(圖2-029-3),外集目後亦有"花谿沈氏伯玉刊于家塾"一行,正文有"吳興沈氏華溪義塾刊行"二行,又有"阮生刻"字樣。潘景鄭《元刻趙松雪集跋》謂明初雕版,字體刻意摹趙,此書實有以開其端。① 按元代以松雪體上版大致在元代中期,泰定二年(1325)慶元路儒學刊本《困學紀聞》爲其尤精者,刻在此本之前。

是帙僅存前五卷及外集。鈐有"毛褒之印"、"華伯氏"、"汪士鐘曾讀"、"元本"、"沈岱子華書畫府印"、"涵芬樓"等印,《藝芸精舍宋元本書目》、《涵芬樓燼餘書録》著録。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翻刻]

是書有**明天順六年(1462)岳璿翻刻本**(圖2-029-2),匡高21厘米,廣14.1厘米。卷二末無"吳興沈氏華溪義塾刊行"二行(圖2-029-4),卷十後有花谿沈璜伯玉跋云:"松雪翁詞翰妙天

① 潘景鄭《著硯樓書跋》頁二五二。

下，片言隻字，人輒傳玩。公薨二十年，詩文猶未鏤板，今從公子仲穆求借全集，與友原誠鄭君再加校正，亟鋟諸梓。"知此本從沈伯玉刊本翻出，而沈本爲松雪歿後第一刻。末有至治二年(1322)八月□日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楊載撰行狀，又有岳氏《重刊趙松雪翁文集後序》，存世各帙多撤去，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尚有之，兹據以附録於下，俾資參考：

予少時嘗傳誦吳興子昂趙公詩，愛其古淡淳厚，有肖於杜少陵，既而復見其古文幾篇，旨趣調暢，辭語雄健，心竊慕之，恨未得全帙一覽，恒闕於懷。予方事舉子業，未暇經營於此。後數祀，幸以進士官於南臺，移守湖州，得治公鄉。郡事餘，因訪公詩文，得之於郡中韋布家全集十卷，云公主器雍所編而手書鏤板於婭家花城沈氏。予躍然如獲珙璧，是知公裔出宋太祖後，源深本長，氣厚理實，發爲文集，不類庸士。觀其吞吐騷史，佐佑六經，可以隄障末流，可以觝牾奸僞，可以激厲薄俗，殆不負其家世，信爲詞林之巨擘也，且畴昔羡慕廿餘稔始获酬矣。第惜其故板湮没無存，於戲！趙公有元一代之偉人也，凡書法圖繪，罔不各臻其妙，故片楮隻字遺於天下，後世者皆知貴重而珍藏之。況詩文全集乃公平生精神才華之所萃，可易而忽諸？既得之，抑可不與天下識者共之。是宜重付刀筆，冀以永久。予喜舊編書法甚精，就俾摹之文梓，毋致更易。工既，姑識歲月於後。天順六年八月既望日，知湖州府事大梁岳璿文璣書。

［訂誤］

明天順六年岳璿翻刻本與元至元刊原本酷肖，前人於元至元、明天順兩本每混淆莫辨。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柳詒徵《盋山書影》第二輯、《故宫善本書影初編》著録之"元本"，有書影可稽，知爲明天順本。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著録"明初刻本"三帙：

一瞿紹基舊藏本(書號 7099)，鈐有"紹基秘笈"、"瞿潤印"、"瞿秉淵印"、"恬裕齋鏡之氏珍藏"、"瞿秉沂印"、"瞿秉清印"、"静巘秘玩"等印，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著録之"元刻"當即此；

一孫星衍、莫伯驥舊藏本(書號 13370)，鈐有"伯淵宋元秘笈"、"孫忠愍侯祠堂藏書記"、"臣星衍印"、"新安汪氏"、"啟淑信印"、"東官莫伯驥所藏經籍印"、"東官莫氏五十萬卷樓劫後珠還之一"、"東莞莫伯驥號天一藏"等印，孫氏《廉石居藏書記》、莫氏《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著録之"元刻"當即此；

一劉承幹舊藏本(書號 5096)，鈐有"翰怡欣賞"等印，劉承幹《嘉業堂善本書影》著録之"元刻"當即此。今以原本核驗，皆是岳璿翻本。

餘如陸氏《皕宋樓藏書志》、繆氏《藝風藏書記》、鄧氏《羣碧樓善本書録》、張氏《適園藏書志》所載之"元本"，爲原爲翻，尚待考究。

030

元後至元五年(1339)菖節古林書堂刻本《新刊補註釋文黄帝内經素問》十二卷

唐王冰注，宋林億等校正，宋孫兆改誤。

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注夾行,行亦二十三字。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20 厘米,廣 11.9 厘米。卷端題"啓玄子次註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勑校正孫兆重改誤"。首載王冰序,次高保衡、林億等上表,後列高保衡、孫奇、林億銜名三行。

《漢書・藝文志》有《黃帝内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九卷。先是第七亡佚,王冰時始獲,乃詮次注釋,凡八十一篇,分二十四卷。傳世以金刻本爲最早。

此爲十二卷改併本,字體爲元代建刻習見風格(圖 2-030-1)。末有"至元己卯菖節古林書堂新刊"雙行木記。本前有牌記四行(圖 2-030-5)云:"是書乃醫家至切至要之文,惜乎舊本/訛舛漏落,有誤學者。本堂今求到元豐/孫校正家藏善本,重加訂正,分爲一十/二卷,以便檢閲。衛生君子,幸垂　藻鑑。"目後刊有"元本二十四卷,今併爲一十二卷刊行"字樣,知是書改併之事,即元後至元中古林書堂所爲。明刊本以下作十二卷者,皆源出此本,非其舊矣。

鈐有"杏邨家藏"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十四著録之元刊本,鈐有"葉樹廉印"、"石君"、"樸學齋"、"南昜"、"鐵琴銅劍樓"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六著録之元刊本,張燮、張蓉鏡父子舊藏,鈐有"江南昭文張燮子和小瑯嬛福地藏書記"、"虞山張蓉鏡鑒藏"等印,今歸臺灣"中央圖書館"。檢對二本書影,與此同版。

[翻刻]

是書明翻本,所知有二種:

(一)**明成化十年(1474)熊宗立種德堂刻本**(圖 2-030-2),匡高 20.2 厘米,廣 11.9 厘米。卷端題同至元本,卷十一題"鼇峯勿聽子熊宗立點校重刊"(圖 2-030-4)。首高保衡、林億等序,後列高保衡、孫奇、林億銜名三行。次王冰序,次總目,總目前易刊"隋全元起訓解/唐王冰次註/宋林億等奉/勑校正孫兆改誤/劉温舒運氣圖式/鼇峯熊宗立句讀重刊"六行(圖 2-030-6)。目後亦有"元本二十四卷,今併爲一十二卷刊行"一行,又有牌記云:

> 是書乃醫家至切至要之文,惜乎舊本昏/蒙,訛舛漏落不一。本堂今將家/藏善本詳明句讀,三復訂正,增入運氣捷/□□□□經注音釋補遺,重新繡梓以廣/其□□□□□□□□石不伴。衛生君子藻鑒/□□□□□□甲午鼇峯熊宗立種德堂識。

牌記缺字處爲賈人割去。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十六著録,今藏南京圖書館。

按宗立(1409—1482)字道宗,號道軒,又號勿聽。德振儒宗,博施濟衆,多刻醫籍,醫傳世業,傳見《潭陽熊氏宗譜》。① 杜信孚謂此本目後牌記爲"成化甲午",②按之宗立生卒年,當是。

(二)**明翻本**(圖 2-030-3),觀其字體,刊刻尚在成化之後。總目前尚存"隋全元起訓解/唐王冰次註/宋林億等奉"三行,以下三行有割補痕迹(圖 2-030-7),割去者當有熊宗立句讀重刊字樣。目後有"元本二十四卷,今併爲一十二卷刊行"一行,知係據成化熊宗立本翻雕。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有此本。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有同版一帙,僅得九卷,經人將目後"元本二十四卷,今併爲一十二卷刊行"一行割裂前移至目録第九卷之後,掩飾缺卷痕迹。書賈先以

---

① 謝水順《福建古代刻書》頁 285。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② 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録》卷六,葉十一後。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 年。

墨筆塗抹該行，使僅剩“元本”二字；又僞撰一跋，以朱筆寫於塗墨處之上，贋充元本。

031

元後至元辛巳(1341)日新書堂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

唐韓愈撰，宋朱熹考異，宋王伯大音釋。

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同。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9.1 厘米，廣 12.2 厘米。卷端題“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目録、卷二至卷四十皆作“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首《晦庵先生朱文公韓文考異序》，次寶慶三年王伯大序，《昌黎先生集諸家姓氏》。

按韓文四十卷，門人隴西李漢所編，宋刻各本所收篇數、次序已有參差，文字亦異同。南宋孝宗時，方崧卿編纂韓文，參校諸本，撰《韓集舉正》。朱熹以方氏所校未爲盡善，更廣收衆本，斟酌權衡，使歸於當，成《昌黎先生集考異》一書，殺青於寧宗慶元三年(1197)。至理宗時，王伯大將《考異》校文散入正文之下，各卷附音釋及洪興祖《韓愈年譜辨證》、樊汝霖《韓愈年譜注》及孫汝聽、韓諄、祝充注文，輯爲是書，於寶慶三年(1227)刊於南劍州。

此本(圖 2－031－1)《考異序》後有“至元辛巳日新書堂重刊”牌記。按元代有二至元，前至元辛巳爲至元十八年(1281)，後至元六年(1340)爲庚辰，次年辛巳(1341)正月朔改元至正。日新書堂爲建安名肆，主人名劉錦文，字叔簡，刻書均在元後至元、至正間。知此“至元辛巳”爲後至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定此本刻在前至元十八年，蓋誤。

是帙《考異序》僅存首葉，至元辛巳牌記已爲前人撤去。鈐有“曾經東山柳蓉邨過眼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山東省博物館藏有同版一帙，爲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六種元刻之一。日本慶應大學斯道文庫藏有同版一帙。二書牌記尚存，可資驗核。

[翻刻]

是書明代屢經翻刻，所知有四種：

(一) **明洪武十五年(1382)勤有堂刻本**(圖 2－031－3)，首朱文公韓文考異序，序後有“洪武壬戌春廬陵勤有堂刊”木記一行(圖 2－031－4)，次王伯大序，次諸家姓氏，次朱文公校昌黎集序。

此本正文多處有缺文，如卷一葉二行後十《復志賦》注“其句法步類離騷”之“類”字，葉十二行後十一《南山詩》“而南山雖不作而未害也”之“雖”字，卷三葉十二行十三《憶昨行和張十一》“邕管張署爲判官也”之“張”字，此本均作墨等。

今僅存卷一至四，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

(二) **明正統十三年(1448)書林王宗玉刻本**(圖 2－031－2)，匡高 19.4 厘米，廣 12.1 厘米。首朱文公序，次王伯大序，次李漢序。李序後有牌記，末署“大明正統歲舍戊辰十月吉旦書林王宗玉謹識”。傳世印本此牌記多爲坊賈割去。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此本一帙，牌記保存尚完整。

楊氏海源閣舊藏同版一帙，李序後無牌記，亦無後人割補痕迹。墨色精湛，當屬初印本。鈐有“魏國文武世家”、“帝高陽之苗裔先襄毅之箕裘”、“以增之印”、“至堂”、“楊東樵讀過”、

“東郡宋存書室珍藏”、“紹和協卿”、“楊紹和審定”等印。楊紹和《楹書隅録》卷四著録爲“元本”。今其書分藏二處：卷一至十八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5221），十九卷以下藏於山東省圖書館。

據此推斷，王宗玉本似有初、後印之别，正統戊辰刊記爲後印時所加。

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載，元刻與明王宗玉本開卷數葉極相似，卷二以下，王本明刊本色畢露（圖 2－031－7、8）。又稱海虞瞿氏、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及《四部叢刊》所印之“元本”均是明正統王宗玉本。今此三本予均得目驗，知傅氏所言確爲事實。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卷十九著録之“元刊本”，又見於《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元本集本葉八，實爲割去翻雕牌記之王宗玉本。鈐有“黄琴六讀書記”、“恬裕齋鏡之氏珍藏”、“良士眼福”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6999）。

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卷五著録之“元本”，《嘉業堂藏書志》董康稿定爲元麻沙書坊本，實爲王宗玉本。今藏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

《四部叢刊》影印之“元刻”，亦爲王宗玉本，李序後牌記經書賈割補作僞。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7630）。

（三）**明翻本**［**甲本**］（圖 2－031－5），匡高 19.4 厘米，廣 12.2 厘米。前後無刊刻序跋可稽，舊題“元刻本”。觀其字體，當爲明正德間刻在閩中者。

鈐有“芙川心賞”、“小瑯嬛福地張氏藏”、“沈慈”、“十峯閱過”、“曾在雲間歗園沈氏”等印。今藏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有同版一帙，鈐有“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印。《嘉業堂藏書志》未予著録。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著録之“元刊麻沙本”，蒹葭樓舊藏，以該校古籍善本影像網所載書影覆核，同爲此本。

王重民曾見一帙，定爲翻刻王宗玉本，《寄三學士詩》：“親逢道邊死”，注引《漢書》“何處求子死”，此本“子”誤爲“了”；“司空歎綢繆”，注云：“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此本“同”誤爲“門”。餘者類此尚多。[①] 與此本對照，皆相符合，疑與此本爲一刻。

（四）**明翻本**［**乙本**］（圖 2－031－6），匡高 18.4 厘米，廣 12.5 厘米。前後無刊刻序跋可稽。

封面題“元本韓文考異，卮進齋藏”。鈐有“紅藥山房收藏私印”、“古鹽張氏”、“宗橚”、“詠川”、“學部圖書館之印”、“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又，重慶市圖書館藏有同版一帙，[②]鈐有“鄂禮珍藏圖書記”、“濟南”、“司農山薑公家孫”、“海曲馬氏”等印。

032

元至正嘉興路儒學刻本《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漢高誘注。

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細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2.5 厘米，廣 14.6 厘米。前有遂昌鄭元祐序。

---

① 跋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葉 503。本書通論編曾全文引用。

② 《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 05324 號，第七册，頁 253。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年。

是書傳之於東牟王氏，至北宋元祐壬申(1092)，鏡湖遺老又手爲校定。元初海岱人劉克誠(字居敬，號節軒)得此書，其子劉貞(字廷榦)至正中任嘉興路總管，刻於嘉禾學宫。

此本鄭元祐序後有"嘉興路儒學教授陳泰至正(下缺)"、"吴興謝盛之刊"一行(圖 2－032－3)。"至正"下殘字似"十"而缺下半，吴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著録作"十"。繆荃孫《藝風藏書記》卷二著録此本，云有"至正六年(1346)刊"木記。檢元貢師泰《貢禮部玩齋集》卷十《故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史劉公壙志銘》：廷榦生於前至元二十六年己丑(1289)，卒於至正二十一年辛丑(1361)。任嘉興路總管時年幾七十。以此推之，至正六年廷榦年不足六十，與貢氏所記不合，則缺字當作"十"。"十"下殘缺之字，已不可考。廷榦所刻，今傳者尚有《韓詩外傳》、《大戴禮記》、《逸周書》、《文心雕龍》四種，均刻在至正十四年(1354)後。

此元刊元印本(圖 2－032－1)，有清吴騫跋(圖 2－032－2)，首葉黏附周春致吴騫手札一通。鈐有"南書房史官"、"海寧查慎行字夏重又曰悔餘"、"得樹樓藏書"等印。書中有唐翰題"唯自勉齋藏書記"簽記。吴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著録。今藏上海圖書館。

此元初刻本，序文前半頁乃查初白先生手筆抄補，真如白獺髓矣。兔床志。

《吕覽》卷二十二《慎行論》中有"緩氣"之說，不獨元板，明板亦不刪。已檢得矣。"籠口"之說，大約在《淮南子》注中。弟處《淮南子》乃明刻本有批點者，注極略。鄴架所儲或係別本，望便中查示。再，《吕覽》匆匆閲過，但縱目力所至，恐尚脫漏，並乞留神再檢爲感。恕便帋。(周春)

[後印]

所見有元刊明修本，刷印欠工，字多蒙翳。序後"嘉興路儒學教授陳泰至正"云云一行已經削去(圖 2－032－4)，卷一葉三至六，卷八葉九至十，卷十三葉一至二，卷十四葉一至二、二十四，卷十五葉七至八，卷十八葉五至六、十五至二十，卷十九葉六至七，卷二十葉三至四、七至八、十九至二十，卷二十二葉五至六，卷二十三葉五至六，卷二十四葉五至十，卷二十五葉三至十，卷二十六葉五至六、十一至十二爲明補版。仁和朱氏結一廬舊藏，今藏上海圖書館。

又有更晚印本，上列補版外，卷四葉九至十一、卷十葉三至四、卷十四葉二十三、卷十五葉一至二、卷十八葉二十一、卷二十葉十三至十四、卷二十一葉三至四、卷二十六葉七以明版抽换。吴興劉氏嘉業堂舊藏，今歸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

明補版譌字疊見，如卷一第三葉後三行，注"冰泮釋地"(圖 2－032－5)，"地"，補版作"也"(圖 2－032－6)；第六葉第二行，注"雪霜大摯"，"雪霜"，補版作"霜雪"；卷二十三第六葉第八行，注"虎之患未能央"，補版脫"能"字。

是書有明弘治間沁水李瀚重刻本，篇題尚存古式。[1] 李刻以下各本，率多更易，尤以明末朱夢龍本，每引他書之文以改古書，最不可訓。清乾隆中畢沅校刻此書，自稱取元刻以下諸本悉心讎對，實則未全睹此本，校勘又不統於一，故多有疏誤。

① 明弘治李瀚刊本與元本行款不同。潘景鄭、顧廷龍編《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卷六云"李本係覆元本，其行款與元刻同"云云，殆爲偶然誤記。

033
元至正十五年(1355)高德基等刻本《六書正譌》五卷

元周伯琦撰。

半葉五行,小字雙行,行二十字。黑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3.5 厘米,廣 14.1 厘米。卷端題:"鄱陽周伯琦編注"。首至正十一年自序。"入聲"尾有"男宗義同門人謝□□"一行。

伯琦著有《説文字原》及《六書正譌》。《字原》叙製作之因,《正譌》刊傳寫之謬。元至正中,二書一時併刻。《四庫全書總目》著録二書,稱其大抵從許慎者半,自爲説者亦半,故利鈍不免互見云。

此即至正原刻本(圖 2-033-1),字體秀逸,書中篆字,相傳皆周氏手寫上版。印本流傳絶少。卷一葉二十四至二十六、卷二葉十九至二十、卷三、卷五葉五至六缺失,已經補抄。鈐有"東吴葉裕祖仁藏書"、"葉裕"等印。舊爲李盛鐸插架之物,《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録》著録。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瞿氏《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收録之元本與此同版。

[翻刻]

是書有明嘉靖翻刻本數種,篆字點畫多有謬誤,不及原刻之可貴。所知有三種:

(一) **明翻刻本**(圖 2-033-2),匡高 19.7 厘米,廣 12 厘米。行款同元刻本,字體爲正、嘉間閩中坊刻流行樣式。

鈐有"竹下書堂"、"鷦安校勘祕籍"等印。曾遞經吴騫、唐翰題收藏,今歸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①

(二) **明嘉靖元年(1522)于鏊刻本**(圖 2-033-3),匡高 23.7 厘米,廣 14.1 厘米。首至正十一年(1351)自序,至正十五年宇文公諒序,至正十二年吳當後序。"入聲"尾鐫"男宗義同門人謝以信校正","以信校正"四字似有補刻。前有嘉靖元年瓊海黄芳《重刻字原正譌序》,稱此書"刻版舊在平江,值兵亂散逸。迨今百數十年,鮮知者。滁陽于公器之得諸京師,寶而録之。及遷浙副憲,復購善本,募工翻刻"。

鈐有"新豐鄉人庚申以後所聚"、"鷦安校勘祕籍"、"石蓮闇所藏書"、"中懌"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三) **明翻刻于鏊本**(圖 2-033-4),匡高 23.8 厘米,廣 14.2 厘米。行款悉同,字體與元刻本不類,與于鏊本稍近。于本有誤字,此本亦同其誤,當據于本翻雕。

鈐有"洪焯之印"、"中韜氏"等印。今藏揚州市圖書館。②

[訂誤]

陸心源《儀顧堂續跋》載有"元槧本",稱其"元刊元印,篆文圜勁,楷書遒麗,蓋以伯温手書上版者。明嘉靖元年有于器之(鏊)重刊,行款雖同,其字迹相去遠矣"。其本後歸日本静嘉堂文庫。《静嘉堂文庫宋元本圖録》仍以元版著録。

許博明《懷辛齋書目》載有"元刻本"。鈐有"金匱孫爾準平叔氏鑒定之章"、"孫爾準藏"、"豔

① 沈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頁 76 著録之"明刻本"即此本。
② 《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 01409 號著録者即此,《圖録》誤定爲于鏊刻本,應予糾正。

秋閣物”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仍以元刻本著録。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五、柳詒徵《盋山書影》第二輯葉四十三著録孫星衍手跋之“元刊本”,今藏南京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改定爲明嘉靖元年于鏊刻本。

鄧邦述《羣碧樓善本書録》卷二載有“元刊本”。鈐有“劉喜海印”、“燕庭”、“燕庭藏書”、“嘉蔭簃”等印,今歸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以上四帙,實爲明于鏊刻本而失去嘉靖元年黄芳序者。

劉承幹《嘉業堂善本書影》卷一著録之“元至正甲午刊本”,秦更年《嬰闇題跋》指爲翻刻,舉一東“[illegible]”字(圖 2－033－5),該本作“[illegible]”,“[illegible]”形竟誤作“[illegible]”形(圖 2－033－6)爲證。按秦説是,此本實爲明翻于鏊本。

鈐有“祝翼良印”、“漢師”、“高氏鄰西閣藏書印”、“莫友芝圖書印”、“莫友芝”、“郘亭長”、“莫友芝印”、“郘亭眲叟”、“莫繩孫印”、“莫繩孫”、“仲武”、“莫繩孫字仲武”、“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御賜抗心希古”等印。今藏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劉氏《嘉業堂藏書志》繆荃孫稿定爲“元刻”,董康稿改以明刻本著録。

又,徐乃昌《積學齋藏書目録》手稿本著録“元至正刻本”《説文字原》、《六書正譌》,二本今歸上海博物館。予檢對原書,《説文字原》爲元至正十五年原刻,業經明代補版,《六書正譌》爲明翻于鏊本。

034

元至正十六年(1356)劉氏日新堂刻本《新增説文韻府羣玉》二十卷

元陰時夫輯,元陰中夫注,元佚名增注。

半葉十一行;小字雙行,行二十九字。細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21 厘米,廣 13.6 厘米。

時夫昆仲用功三十年,合纂《韻府羣玉》,分韻隸事,便人尋檢。金、元押韻之書,傳者以此爲最古。幼遇自序云“書成而失怙”。據《陰氏家譜》,勁弦父應夢,字謙甫,號竹野,又號倦翁,卒於延祐元年(1314)二月。[①] 知《韻府羣玉》原本成於延祐元年。元代書坊復於原本每字音切之下續增《説文》,編成是書。

此本自上聲七麌韻“堵”字(卷十葉十五)起,至去聲十七“霰”字韻(卷十五葉二十四)止,並闕《説文》,换作半葉十行,小字雙行二十九字;各卷首題“新增説文韻府羣玉”,而卷十一至十五卷端改題“韻府羣玉”。疑十行者係從元統二年(1334)梅溪書院刻本《韻府羣玉》翻雕。凡例後原有刻書識語(圖 2－034－2)云:

> 瑞陽陰君所編《韻府羣玉》,以事繫韻,以韻摘事,乃韻書而兼類書也。檢閲便益,觀者無不稱善。本堂今將元本重加校正,每字音切之下續增許氏《説文》以明之,間有事未備者以補之。韻書之編,誠爲盡美矣。敬刻梓行,嘉與四方學者共之。至正丙申(十六年,1356)莫春,劉氏日新堂謹白。[②]

---

① 謝先模《〈韻府羣玉〉編纂者陰幼遇父子兄弟數事辨證》,《古籍整理與研究》第七期,頁 278—282。

② 此刊記文字依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本著録。楊守敬《留真譜》卷三葉四十九亦收録此記。

據此，則增注《說文》之事，即建安劉錦文日新堂所爲。

是帙卷首、卷一缺失，配以明正統二年(1437)梁氏安定堂刻本(圖 2－034－3)。[1] 卷首凡例後半葉、卷一末葉原有刻書牌子，爲書估裁去。鈐有"翁綬祺"、"印若審藏"、"于"、"右任之友"、"關西余子"、"右任珍藏"、"半哭半笑慶主"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誤定爲"元大德刻本"者即此。按《四庫全書》著録是書原本，館臣漫稱爲大德所刊，已爲楊守敬所駁正，說詳《日本訪書志》卷四。

[翻刻]

是書明初翻刻本，所知有四種：

(一) **正統二年梁氏安定堂刻本**，凡例後刻書識語"瑞陽陰君所編《韻府羣玉》"云云，與日新書堂原本全同，惟末署"正統丁巳孟春梁氏安定堂謹白"，卷一末有"正統丁巳仲秋安定書堂新刊"木記。此翻刻至正本，行款有半葉十一行、十行兩種。臺灣《"國防研究院"善本書目》載有此本，僅存首三卷。今"國防研究院"已裁撤，是書轉移至臺灣"故宫博物院"(書號贈善 004730－004732)。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録之"明刻本"(書號 18408)實即此本，刊記爲書坊汰去。鈐有"漱緑樓藏書印"、"順德温君勒所藏金石書畫之印"、"温澍樑印"、"面城樓藏書印"。

(二) **天順六年(1462)葉氏南山書堂刻本**(圖 2－034－4)，卷一末有"天順壬午孟冬南山書堂新刊"木記，凡例後刻書識語與至正本全同，末署"天順壬午孟冬葉氏南山書堂謹白"。此翻刻至正本，行款有半葉十一行、十行兩種。

所見有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二家藏本，上圖藏本已爲坊賈割去凡例、卷一後牌記，南圖本牌記保存完整。

(三) **弘治六年(1493)劉氏日新書堂刻本**(圖 2－034－5)，卷一末有"弘治癸丑孟冬日新書堂重刊"木記，卷六末有"劉氏日新書堂重刊"字樣。[2]《說文》闕失處悉爲增入，全書行款俱爲半葉十一行。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完本，凡例後刻書識語云：

> 是書元大德丁未瑞陽陰先生所編，板行久矣。至於皇明正統間梁氏安定堂重刊，於各字下續增許氏《說文》，雖加詳明，然中間未免差舛闕略，觀者不能無憾。本堂三復加校，考至上聲七麌韻内堵字韻起，至去聲十七霰字韻止，凡二千三百有奇，並闕《說文》。今悉增入，幸得其全。收書君子，但將原書對校，瞭然悉備。揔龜於斯，不煩考之他韻。敬梓以行，嘉與四方共之。弘治甲寅孟夏，劉氏日新堂謹識。

(四) **正統二年梁氏安定堂刻弘治七年(1494)劉氏安正書堂重修本**(圖 2－034－6)。凡例後刻書識語與弘治六年本同，惟末署"弘治甲寅孟夏，劉氏安正書堂謹識"，卷一末有"弘治甲寅孟冬安正書堂重刊"木記。目録首有"新刻一東宗風戎四韻並新序百八十版"十六字。卷末有仙童捧雲拱福畫像。《說文》闕失處悉爲增入，全書行款俱爲半葉十一行。沿用正統本部分舊版，有增

---

① 日本學者住吉朋彦對此已有論述，詳《〈韻府羣玉〉版本考》(三)《斯道文庫論集》第三十七輯。
② 北京中國書店 2005 年春拍第 132 號拍品與此同版。拍品目録原題"元至正十六年劉氏日新堂刻明初遞修本"，當誤。

刻、補版。

《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十葉十一著録之“元版重修本”，實即此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12399）。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完帙，刊記俱在，[①]卷末納福童子抱有“弘治甲寅刘氏重刊”木記。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録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安正書堂刊本，卷末納福童子所抱則爲“嘉靖甲寅劉氏重刊”木記，蓋與哈佛藏本同版而經嘉靖甲寅重修者。

［訂誤］

《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十葉九著録之“元至正十六年刊本”，今藏遼寧省圖書館（圖 2－034－1），僅存前五卷，卷首有至正十六年劉氏日新堂刻書識語（圖 2－034－2）。粉紅絹皮，黄綾簽，黄綾包角。每册首有“謙牧堂藏書記”白文方印，册末有“謙牧堂書畫記”朱文方印。卷端有“生香樂意”朱文方印、“天臞老人”白文方印（天禄目誤記爲“天明夕人”），並有天禄琳琅諸印。卷一尚爲日新堂原刊，卷二至五則已露明刊本色，蓋元刊本缺佚，以明正統二年梁氏安定堂刊本配補。

035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平江路儒學刻本《戰國策》十卷

宋鮑彪校注，元吴師道補正。

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白口，間有細黑口版心上鐫字數者，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0.8 厘米，廣 15 厘米。前有宋紹興十七年鮑彪序，泰定二年（1325）吴師道序，至正十五年陳祖仁序，三十三篇章次、目録，校正凡例五條。卷末應有李文叔書後、王覺題後、孫元忠書後，紹興丙寅（1146）姚宏序，至順四年（1333）吴師道《姚宏戰國策注序》，姚寬序，紹興四年耿延禧序，此已佚失。

《國策》高誘注本首東周，鮑注則始西周，篇次已經改移，非劉向、曾鞏所校舊第。此吴氏補正本，合高誘注、姚宏續注，校正鮑注闕失，每條以“正曰”、“補曰”别之，仍不改鮑注原本面目，爲從來《國策》注之善本。

此本爲吴氏成書後第一刻（圖 2－035－1），卷三末有“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墉重校正”一行，卷四、五末有“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墉重校勘”一行，卷六末有“前藍山書院山長劉墉重校勘”一行，卷八、卷十末有“平江路儒學正徐昭文校勘”一行。卷中有補版葉，與原版字體不同。

鈐有“虞山瞿紹基藏書之印”、“恬裕齋鏡之氏珍藏”、“瞿秉沂印”、“瞿啟科印”、“鐵琴銅劍樓”等印。《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九著録。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翻刻］

是書有**明前期翻刻本**（圖 2－035－2），匡高 20.8 厘米，廣 14.7 厘米，版心爲黑口。行款悉同，字體較此粗率。此本各卷末有劉墉、徐昭文校勘木記，明初翻本亦仍其舊。

翻本卷十第十一葉脱一板，所見柏克萊東亞館藏本此處補入空白葉，有莫友芝手書題記（圖

---

① 沈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頁 427 著録此本。

2－035－4)云：

> 此脱一板。葛刻此書頗有删節，于此脱板處增入二章，並注："僅十二行，尚不足八行"，蓋依鮑注補之，其所據吴本亦脱此頁。

今覆按元至正刊本，卷十葉十一已脱失一板，明前期翻本依样翻雕，無妄添文字之失。明末葛氏永懷堂刻本之闕文，蓋導源於此。

［訂誤］

前人著録，於元至正原刻、明前期翻本二刻多有混淆，所知者凡五例：

一葉景葵卷盦舊藏本，劉向序文缺失，經前人手寫書補完。内封黏附山陰沈復粲題記(圖 2－035－3)，認爲"元槧本"。沈記云：

> 《戰國策校注》十卷，六册，元槧本。卷四後署"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墉重校勘"一行，又十卷後署"平江路儒學(正)徐照文校勘"一行。知徐本刊在至元前而劉又重校勘者。首缺劉向序文，明徐渭手書補之，硃筆亦渭所點也。丙子(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夏四月，鳴埜山房記。

鈐有"右任之友"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一朱學勤結一廬舊藏本，《别本結一廬書目》著録之"元版"《戰國策校注》十卷，即此帙。鈐有"明善堂珍藏書畫印記"、"安樂堂藏書記"、"結一廬藏書印"、"仁龢朱徵"、"子清真賞"、"復廬贇媚滬上所得"、"徐乃昌讀"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一劉承幹嘉業堂舊藏本，《嘉業堂藏書志》(繆荃孫稿)定爲"元刻"者，即此帙。鈐有"莫氏祕笈之印"、"莫友芝圖書記"、"莫彝孫印"、"莫繩孫印"等印。今藏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

一陸心源皕宋樓藏本，鈐有"青浦王昶字曰德甫"、"一字述菴别號蘭泉"等印。今歸日本静嘉堂文庫。《静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録》仍以"元版"著録。

一董康藏本，鈐有"孙星衍印"等印。舊藏日本大倉文化財團，以"元刊本"著録。近日北京大學圖書館將大倉文庫所藏古籍九百餘部整體購回，此本亦在其中。①

以上五帙，實爲明前期翻刻本。

---

①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大倉文庫善本圖録》頁 44—45 收録之"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平江路儒學刻明修本"即此本。中華書局，2014 年。

第三章　明刻本

036

明洪武楚府刻本《劉向新序》十卷

漢劉向撰。

半葉十一行，行十八字。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9.5 厘米，廣 14.8 厘米。前有曾鞏序，目録置於序文之前。

是書《隋書・經籍志》著録爲三十卷，《唐書・藝文志》亦作三十卷，曾鞏校書序稱今可見者十篇，宋以後本皆十卷，屬曾鞏校訂之本。

此本書後無序跋可稽刊刻年月，字體雅致(圖 2－036－1)，與明洪武楚府刻本《清江貝先生集》風格相似，二者刊刻時、地接近。[①] 據此推斷，此亦爲明洪武中楚府所刻。按《明史表》，昭王朱楨，明太祖庶六子，洪武三年(1370)封，十四年就藩武昌府。

此本卷四"宋就"一條，"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構"字避諱，小字注"太上御名"，蓋源出南宋孝宗朝刻本。文字與今存之宋刻本異同，或非同出一源。明藩刻書，每多精本，蓋以其被賜之書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翻雕，且書式又能存古意，觀此可見其概。

是帙卷三後襯葉有黄裳手跋。鈐有"愛日館收藏印"、"曉霞收藏"、"徐鈞印信"、"曉霞父"、"黄裳容氏珍藏圖籍"、"容家書庫"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 嘉業堂亦藏元板《新序》，原書不知歸於誰氏。今取其書影對勘，板式如一，然字畫間却微有不同之處。誠不知其孰爲原刻、孰爲翻雕也。然劉氏書則信不及此本之精美，可斷言也。庚寅(1950 年)正月十九日。

按嘉業堂所藏之"元板"《新序》，實即明正德楚府刻本，説詳後。

[翻刻]

明刻本行款與此本同者，所知有二種：

(一) **明正德五年(1510)楚府正心書院刻本**(圖 2－036－2)，匡高 19.5 厘米，廣 14.8 厘米。前有曾鞏序，目録置於序文之前。末有正德五年四月上浣正心書院跋，稱"予府舊刻《説苑》、《新

---

① 洪武本《清江貝先生集》前有杭州府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序云："吾友貝廷臣先生有子曰翱，以文學選爲楚府紀善，積其禄入之餘，彙粹其父所爲詩若文爲若干卷。"知爲洪武中貝翱任楚府紀善時所刻。又，周弘祖《古今書刻》著録有"楚府刻本《清江先生文集》"，當指洪武本。據此推斷，該本當刻在楚府。

序》，歲多所闕壞，兹用重刻以行”。跋文後鐫有“楚”、“世府圖書”、“惟善爲寶”三印。按《明史表》，楚靖王均鈋，成化元年(1465)嗣封，正德五年薨。其子端王荣㳚正德七年始襲封，則此本爲靖王均鈋刻於武昌府者。

此本卷四“宋就”一條避諱與洪武本同，文字譌誤處則偶有互異(見下表一)。序中所稱楚府舊刻《新序》，當指洪武本而言。

表 一

卷	葉	行	明洪武刻本	明正德五年楚府正心書院刻本	明嘉靖三十八年楊美益刻本
四	一	三	辟土殖穀	穀	穀
四	二	十	公季或自退於郊	成	或(誤)
四	十三	八	熒惑在心	亦	在
五	四	九	齊桓公見卜臣稷	十	卜
七	四	八	啜餰粥	啖	啜

此陳揆手校本，卷末有甲戌(清嘉慶十九年，1814)立夏後五日陳氏手書題記一條。鈐有“姚舜咨圖書”、“稽瑞樓”等印。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4403)。

劉承幹《嘉業堂善本書影》卷三葉三十三著録之“元刊本”，今歸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插架，取其書影數葉比照，實與該本同版。書賈裁割正德五年跋後八行，以充元本。

(二)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楊美益刻《劉氏二書》本**(圖 2－036－3)，細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9.5 厘米，廣 14.8 厘米。與《劉向說苑》合刻，卷末有彭範後序、嘉靖己未孔天胤序，又有楊美益“汾陽刻劉氏二書序”。楊序云：

> 我國家宗支蕃衍而至盛則莫如汾陽，其間博物洽聞、爲善不怠者，不可謂無其人。或亦有愆於舊章、不能以禮自飭而抵於法者，則狃於宴安，未嘗學問之過也。擬之於向，其賢與愚，不啻天壤矣。予又以知此二書者，固亦今之鑑戒所存也。讀是書者，莫不以向之賢爲可師，則善者益勸，而其愚者亦從而化焉。易驕恣之習，篤忠貞之心，枝葉暢茂，而本根愈固，實我國家無疆之福矣。吾之刻是二書於汾陽也，其不重有所感也夫，其亦深有所望也夫！嘉靖己未歲(三十八年)九月吉旦，賜進士第文林郎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前行人司行人浙東鄞邑楊美益書。

蓋彼時汾陽宗封有治兵相攻者，楊氏遂刻此二書，以爲鑑戒，並供宗子誦習。

楊本字體板滯，爲嘉靖中後期習見樣式。校勘未精，文字因形似而誤者觸目皆是(見下表二)。凡洪武刻本與正德刻本文字互異處，楊本多與洪武本同，當係據洪武本直接翻刻。

表 二

卷	葉	行	明洪武刻本	明正德五年楚府正心書院刻本	明嘉靖三十八年楊美益刻本
一	一	後八	季、孟墮郈、費之城	郈	郡
一	二	後一	非不欲專貴擅愛也	貴擅	責檀
一	五	二	趙簡子上羊腸之阪	腸	陽

續 表

卷	葉	行	明洪武刻本	明正德五年楚府正心書院刻本	明嘉靖三十八年楊美益刻本
一	八	一	景公賜之酒，酣	酣	醎
一	八	後十	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	三	二
一	八	後十一	吾尚可謂不好士乎？	吾	君
二	四	四	子賤從旁引其肘	肘	財
二	六	後十一	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	怒	恕
二	十三	後三	但揚目銜齒	目	自
三	二	後六	如仇讎	仇	仇
三	二	後十	將率者，末事也	末	未
三	五	三	立爲齊襄王	立	土
三	六	五	是一舉而兩失也	失	夫
三	七	十	閑於兵革	革	葦
四	五	六	吾以不祥立乎天下	吾	君
四	十三	後三	是寡人之命固盡矣	固	國
五	十六	後七	然後霸王之君興也	霸	賢
六	一	十一	殷王而夏亡	王	正
六	一	後十一	當起七阡五百里之臺	七	之
七	四	六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	兮	肹
七	十一	後六	遂不離鈇鑕	鈇	鉄
七	十六	後二	晉景公病，卜之	卜	十
七	十七	八	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	下	不
九	一	後九	周禮未改	改	故
九	一	後十	遇大有之睽	睽	睽
九	一	後十一	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	孰	謀
九	二	八	天子錫之弓矢秬鬯	矢	失
九	三	後二	臣之壯也	壯	莊
九	四	九	君有惠	君	若

037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蜀府刻本《自警編》五卷

宋趙善璙撰。

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0.1 厘米，廣 17.6 厘米。版心上以甲、乙、丙、丁、戊作分標籤記。

是書輯宋名臣之嘉言懿行可爲楷法者，分學問、操修、齊家、接物、出處、事君上、事君下、政事、拾遺九類，每類有子目，共計五十有六。宋端平元年(1234)，初刻於九江郡齋。迨明洪武甲戌，刻佈於蜀藩；弘治壬戌，重梓於嶺表。①

此本版心下記刻工名：苟道民(道珉)、謝友、梅保、王必文(必文)、劉志忠(志中)、劉志才(志才)、子秀、周宗貴(周宗、宗貴)、早成、胡文、文民、友民、文恕、興才等。前有宋嘉定甲申正月望趙善璙序，卷末有端平改元三月趙氏後序。諦觀此本，字體秀美中具渾厚之意，雅有洪武刻書風範；款式工整，宋諱貞、完、慎、敦、惇等字缺筆，而避諱不嚴，從宋端平元年九江郡齋刻本翻出。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十九所云之洪武蜀藩刻本，當即此本。原有洪武二十七年漢中府儒學教授方孝孺序，傳世印本均已撤去。所見嘉靖七年蜀藩翻刻本有方序云：

> 賢王治蜀，於經藝之餘，覽而甚嘉之，蘊焉爲寬仁之德，施焉爲清静之政，充之爲精博之學，發之爲雄厚之文。既無愧於宋之大儒矣，而心猶歉然若有慕焉，而尚以未能化今之士皆若宋之君子爲憾，於是徧布是書於天下，將與人人共之。

按方氏洪武中任蜀府儒學教授，是書而外，尚刻有《蜀鑑》、《蜀漢本末》二書，並爲撰序，文見《遜志齋集》卷十二。

此初印本，文字間有譌誤，未經修版改正。今存甲、乙、戊三卷，書賈作僞，割補版心甲、乙、戊字樣，又汰去目録中丙、丁二卷子目，冀充完書。初爲錫山華氏故物，後經秦四麟又玄齋插架。

鈐有"東沙居士"、"真賞齋印"、"秦逢氏"、"又玄齋收藏圖書印"、"實穎之印"、"既庭"等印。今藏遼寧省圖書館。

[後印]

此刻有初印、後印之别，初印本文字脱誤處，後印本多爲改正。《奉天圖書館藏書目》著録之"宋端平元年刻本"，有乾隆四十三年(1728)翁方綱手書題記，鈐有"王世懋印"、"世懋圖記"、"敬美甫"、"果親王圖書記"等印，實即此刻之後印本。康爾平有專文②列舉二本異同，可參考。

上海圖書館藏有同版一帙(圖 2－037－1、8)，乙卷第七葉第六行"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圖 2－037－9)，"襪縛"二字爲後增，知屬後印本。鈐有"金星軺藏書記"、"家在黄山白岡之間"、"結社溪山"、"真意"、"年年歲歲一牀書"、"文瑞樓"、"金氏文瑞樓藏書記"、"克文"、"佞宋"、"石澗書隱"等印。

其餘各家所藏者多屬後印本，初印本流傳絶少。

[翻刻]

是書明代屢經翻刻，所見有二種：

(一) **明前期刻本**(圖 2－037－2)，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1.4 厘米，廣 15.4 厘米，

---

① 説詳明嘉靖十九年林庭㭿序，見明萬曆五年李超刻本《自警編》。
② 康爾平《館藏宋刻〈自警編〉著録考》，《圖書館學刊》1982 年第 3 期，頁 70—75。

版心下記刻工名：茍道民、謝友、梅保、王必文、劉志忠、劉志才、子秀、周宗、宗貴等，係從洪武本翻出。前有宋嘉定甲申正月望趙善璙序，卷末有端平改元三月趙氏後序。

此本無翻刻序跋，刊雕年月無可稽考。本書有弘治十五年(1502)嶺表刻本，見於著録，不知與此刻是一是二。凡洪武刻初、後印文字異同處，此本每從後印本(詳下表)，知從洪武刻後印本翻出。

鈐有"鐵琴銅劍樓"、"恬裕齋藏"、"瞿秉淵印"、"瞿秉沖印"、"瞿啟科印"、"良士眼福"、"犀雅堂印"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6912)。

(二) **明嘉靖七年(1528)蜀府刻本**(圖2－037－3)，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21.2厘米，廣16厘米，版心下间記刻工名：茍道民、謝友、梅保、必文、文民、子秀等，係從洪武本翻出而未全。有嘉定甲申正月望趙善璙序，端平改元三月趙氏後序，洪武二十七年漢中府儒學教授方孝孺序。又嘉靖戊子孟冬之吉大廷皇宗適菴"重刊自警編序"云：

> 予政暇檢閱諸集，見古人嘉言善行，輒欣慕愛樂，不容釋手。蓋義理悅心，猶芻豢悅口，出於人情所不能已者。間嘗讀《自警》之編，見所載宋世名公言行實録，其中辭義嚴整，舉關治道，使人圭頌之餘，而警畏自生。因思所以命名，深有得於湯文般武之懿範，其垂世立教之功大矣。惜乎舊版殘缺，不便觀覽，遂命工翻刻，徧及將來，使家傳人誦，以無負昔人編輯之志。

序末鐫有"希聖"、"皇帝宗派"、"聖神文武之裔"三木記。又有嘉靖戊子孟冬醴泉趙鶴"書重刊自警編後"云：

> 天佑一代帝王，必生聖子神孫，以蕃衛王室而成佐理之績，如漢東平、宋德麟，詞章懿行，著於當時，而名於後世，逮今不衰也。我獻園治蜀，德運隆深。詩書禮樂之澤，昌厥後裔；而玉牒才賢之盛，遠過諸藩。濬哲相承，七葉而至今，上聰明仁孝，敬守先緒。雖處崇高之位，而無驕貴之習。每於政暇，博學洽聞，自經書子史之外，以至詩文藝翰，亦精絶過人，比於東平、德麟之賢不多讓焉。因閱《自警編》，謂宋世諸公言行政事可以規範斯世也，即命重刻廣傳，嘉惠將來。至哉王心，塞實淵深。臣雖愚賤，有以仰窺其保邦致治之意，運於聖經賢傳之中，一念所及，而功化無窮，其於世道非小補矣。方今德教洋溢，人才輩出，士君子急意於修齊治平之日，而是編復出，殆非偶然之故，讀者尚繹思自得、身體力行而後可。然此特一事耳，若夫奉藩秉禮，崇儒重道，可稱頌者，固不止此。膚淺之言，烏足以揄揚其萬一哉！雖然，泰山喬嶽，不因人之瞻仰而後高，然春蚓秋蛩，感時而鳴，自有不能已者，景仰之下，忘其僭妄，齋沐頓首而拜書於後。

洪武刻原本乙卷第四十二葉"張文定公齊賢"條，第五行"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圖2－037－4)，此本"凡"作"能"(圖2－037－5)；原本乙卷第六十九葉第八行"澠水燕談"(圖2－037－6)，此本作"漏水兼說"(圖2－037－7)，其他文字誤刻，不一而足。

鈐有"乙亭田氏藏書之印"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13847)。

凡洪武刻初、後印文字異同處，此本每從初印本(詳下表)，知從洪武刻初印本翻出，間有校改。洪武本排版疏朗，間有一葉僅刻一條文字者，蓋宋刻本來如此。此本改爲一葉刻數條，以求

節省版面。改變排版處多屬明嘉靖前期補版，字體自不相同，其中間有一葉中編兩號者，附記如下：

卷一葉第六十一、六十二，七十八、七十九，一百二、一百三；卷二葉第十六、十七，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二、三十三，又五十二、五十三，七十九、八十，八十五、八十六；卷三葉第十、十一；卷四葉第十八、十九；卷五葉第二十四、二十五，七十五、七十六。

卷	葉	行	明洪武二十七年蜀府刻本		明刻本	明嘉靖七年蜀府刻本
			初印本	後印本		
甲	二十	三	何執中鄧洵	鄧洵武	鄧洵武	鄧洵
甲	六十四	九	陳忠肅公瓘雖閒居容止嘗莊	常	常	嘗
甲	七十三	後九	十圖紀年序	國	國	國
甲	一百二	後四	温氏遺書	程	程	温
乙	七	六	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袴，衣服唯謹	巾襪縛袴	巾襪縛袴	巾襪縛袴
乙	七	七	行步出入，茶肆酒	無得入茶肆酒肆	無得入茶肆酒肆	無得入茶坊酒肆
乙	七	七	井里巷之語	市井	市井	市井
乙	十六	二	無宅起樓臺	地	地	宅
乙	十六	四	誰是無宅起樓臺者	地	地	宅
乙	六十一	九	秉齋記事	東	東	東
乙	六十五	七	仕官之家有父兄没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	宦	宦	宦
乙	六十九	八	澠水燕談，參見右徂徠集	石	石	石
乙	七十	後八	雖游定夫謝顯道諸大人行	丈	又	丈
乙	七十	後八	真如蟻蠓過前，何足道哉	蠛	蠛	蠛
戊	四十四	後九	司馬光以蒙眷之久	司馬公與王荆公書曰	司馬公與王荆公書曰	司馬公與王荆公書曰
戊	五十六	六	州命録事參軍鞠之	鞫	鞫	鞫

［訂誤］

陸氏《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十八著録之"宋刊本"，鈐有"項元汴印"、"墨林山人"、"子京父印"、"天籟閣"、"神遊心賞"、"項叔子"、"項子京家珍藏"、"墨林秘玩"、"項墨林父秘笈之印"、"臣陸樹聲"、"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等印，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静嘉堂宋元版圖録》定爲宋本。

丁氏《持静齋書目》卷三著録之"宋刊本"，後歸張鈞衡，張氏《適園藏書志》卷八以宋本著録。鈐有"毛晉之印"、"子晉"、"泰峰所藏善本"、"莛圃收藏"等印。今藏臺灣"中央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定爲宋本。

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卷三著録之"宋刊本"，鈐有"莫棠之印"、"楚生"、"莫棠楚生父印"、"獨山莫氏銅井文房之印"、"吴興劉氏嘉業堂藏"等印，今藏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香港大學馮

平山圖書館善本書録》(饒宗頤稿)定爲宋本。

以上三帙,據書影觀之,當爲洪武蜀府刻本。

莫氏《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子一葉二八八著録之"宋刊本",鈐有"東官莫伯驥所藏經籍之印"、"東官莫氏五十萬卷廔劫後珠還之一"、"東莞莫伯驥號天一藏"、"莫培樾印"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13329),以"明初刻本"著録,實爲洪武蜀府刻後印本。

潘氏《滂喜齋藏書記》卷二著録之"宋刻殘本",存丙、戊二卷,書賈僞改爲上下二卷,以充全帙,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833474－78),實爲洪武蜀府刻本。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十六、《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卷三著録之"宋刊本",實即前述之明前期翻刻本。

楊氏《楹書隅録》卷三著録之"宋刊本",鈐有"楊紹和印"、"協卿"、"紹和筠岩"、"宋存書室"、"東郡楊氏宋存書室珍藏"、"以增之印"、"至堂"、"楊紹和"、"協卿讀過"、"楊紹和審正"、"東郡楊二"、"彦合珍玩"、"彦合珍存"、"楊氏協卿平生真賞"、"瀛海仙班"、"彦合珍藏"、"史館纂修"、"楊紹和讀過"、"東郡楊紹和字彦合鑒藏金石書畫之印"、"保彝私印"、"東萊劉占洪字少山藏書之印"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7892),實爲嘉靖七年蜀府刻本。

《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五著録之"宋本",鈐有"檇李"、"墨林秘玩"、"項子京家珍藏"、"翠筠館印"、"陸幼淳印"等印,今藏臺灣"故宫博物院"(書號 008134－45),著録爲"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蜀藩刻本",實則同爲嘉靖七年蜀府刻本。

038

明建文二年(1400)林瑜、陳大本刻本《埤雅》二十卷

宋陸佃撰。

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0 厘米,廣 13.8 厘米。前有宣和七年男宰序,建文二年庚辰八月張存性中序。

是書成於宋元豐間,農師授其子宰,宣和七年(1125)始刊版。開慶元年(1259),其五世孫壑由秘閣修撰來知贛州,再刻於郡庠,歲久版燬於兵燹。

此本(圖 2－038－1、5)版心無"卍"字。張存序云,建文貳年,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林瑜巡按贛上,訪得是書,命太守陳大本刻之。其中缺簡甚多,顧求别本無得者,復有待於後之博雅君子,不敢以私智補之云云。總目次行題"重刊埤雅序",三行題"埤雅序",目中注明卷六、卷十二原缺,卷九、十、十三、十四有缺葉,卷二十末注"後缺"。宋諱莞字缺筆。序文提行空格,一仍宋刻原式。

是帙存十二卷,爲一至六,十五至二十,卷六據别本抄補。鈐有"雙鑑樓珍藏印"、"江安傅沅叔攷藏善本"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本書附入另一刻本,僅存三葉:卷十七末葉(圖 2－038－4)、卷十八第三葉("茅"門)、第五葉("莫"門)。紙質纖薄,中有草莖,簾寬二指,審爲宋刻。行款與明建文本悉合,卷十七末葉尾題後有"五世孫朝散大夫秘閣修撰知贛州事壑刊於郡齋"一行,爲建文本所無。末有前人補寫宋開慶元年十月一日迪功郎監□□南嶽廟歐陽氏跋,略云:"公(陸佃)平生著書多至二百四十二卷,世不盡傳。《埤雅》有會稽本,□五世孫壑以兩制出守贛□,正其譌誤而刻之郡齋。予得之,因題其

後。”知此殘葉爲宋開慶元年陸㽦贛州刻本之鱗爪，宋開慶本又爲明建文本之墨版底本。

［翻刻］

是書有**明翻刻本**（圖 2－038－2、6），匡高 20 厘米，廣 13.8 厘米。版心有“卍”字。書前有宣和七年男宰序，次總目，首行題“總目”，次行題“重刊埤雅序”，三行題“埤雅序”，同甲本。目中亦注明缺簡。莞字不缺筆。

該本卷中有缺字留白處，經前人補寫足之，非細閲不知。寒瘦山房舊藏，鄧邦述手書跋尾。鈐有“羣碧校讀”、“正闇秘笈”、“武林葉氏藏書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按朱明一代，以建文朝刻書流傳最罕。潘景鄭、顧廷龍《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分代記述，於建文刊本付之闕如。上述國圖、上圖所藏二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均以明建文刻本著録，實則並非一刻。孰爲原刻，孰爲翻雕，值得考究。

今取二本比對，國圖本每卷葉數自爲起訖，上圖本自卷一至終凡一百九十九葉，不分卷，亦不留缺簡，蟬系而下；國圖本目録卷九下注“共玖簡内缺二缺五”，上圖本“二”作“一”；卷十下注“共拾簡内缺八”，上圖本“八”字脱失。凡國圖本中作墨等者，上圖本皆留白，亦有國圖本未缺文而上圖本仍留白不刻者（詳下表）。國圖本字體較上圖本爲佳，國圖本爲建文原刻，上圖本爲明翻建文刻本。

［後印］

明翻刻本有初印、重修之别：前述之上圖藏本爲初印者，未經補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同版二帙，皆李盛鐸故物，爲補版後印者：

一袁芳瑛舊藏本。缺卷八至十、十八至二十，共四册（書號 SB/8324）。較之上圖藏本，模印稍晚，然亦未經補版。鈐有“古潭州袁臥雪廬收藏”、“雲間王鴻緒鑒定印”、“木犀軒藏書”、“李盛鐸印”、“麐嘉館印”等印。

一張宗橚舊藏本。卷十末稍有殘缺，共六册（書號 SB/3701）。中有數葉，爲明代補版，字體與原版不相侔。鈐有“古鹽張氏”、“宗橚”、“詠川”、“木犀軒藏書”、“明墀之印”、“李玉陔氏”等印。

莫氏《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著録明建文刻本，傅增湘訂補云“存十二卷，余藏，李木齋先生亦有殘本”①。按傅藏者當即今藏國圖之明建文原刻本，李木齋藏本有二帙，今歸北大圖書館，均爲明翻建文刻明修補本。傅氏以爲二者同版，殆偶然誤記歟？

門目	卷	葉	行	明建文刻本	明翻刻建文本	影印文淵四庫本
犀	三	四	十二	不啖■■也，舊説犀■通天者	□□，□	莖葉，之
豺	三	七	後十	且付昊天制■■	□□	其罪
	三	七	後十一	■■詩地于四方	□□	然是
蜂	十	四	一	雞有專■之雄	□	棲
梅	十三	四	一	而■實成焉	□	材

① 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三，頁六三。

續　表

門目	卷	葉	行	明建文刻本	明翻刻建文本	影印文淵四庫本
蓬	十五	三	一	■■■■■■■■本	□□□□□□□□	說苑曰秋蓬惡於根
	十五	三	二	是以■■■■也	□□□□	君子務本
	十五	三	三	■■一章也	□□	騶虞
	十五	三	三	蓬■草也	□	陸
	十五	三	五	商子曰■蓬遇飄風而行千里	□	飛
	十五	三	七	其■遇往往而有也	□	相
荇	十五	四	後十	左右■之	□	流
	十五	四	後十一	三■■■■	□□□□	相糸爲參
	十五	四	後十一	參差言其出之無■	□	類
	十五	四	後十一	左右■■求之■■	□□,□□	言其,無方
	十五	四	後十二	雖以比淑■■■■■■■■德者	□□□□□□□□	女然后妃所求皆同
	十五	五	二	今荇■是■悉有之	□,□	菜,水
卷耳	十五	十	一	然則善謂書者,若九方皋之相馬可也	□□□	善讀書
	十五	十	二	■於卷耳之上	□	游
□	十七	末	九	慮觸其嗽	□	慮
	十七	末	十	今俗謂之錦囊	□□□□	今俗謂之
	十七	末	十一	莊子所謂瞿雀子者義取諸此故曰	□□□□□□□	子者義取諸此故
	十七	末	十二	不違害周書	□□□	害周書
	十七	末	後一	蓋燕襲諸人間無所猜懼	□□□□□	間無所猜懼

［訂誤］

上圖藏明翻刻本存卷一至五、七至十一、十三至二十,共十八卷,有戊午年(1918)鄧邦述手跋,先定爲明成化刻本。後見該本與日本澁江道純《經籍訪古志》所記成化本《埤雅》不合,乃悟前說之非。文見《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二,不復贅録。另有鄧氏丁卯年(1927)跋語(圖2-038-3),《寒目》未載,附記如下:

頃見龔孝拱先生手校本,有跋云,元本有避宋諱字,知出宋本。《總目》缺卷六,卷二十後云"後缺",卷九缺五簡,卷十缺,卷十三缺一簡,卷十四缺七簡。京口張存重刊序云,宣和七年後,其五世孫嵇由祕閣修撰來知贛州,再用刻于郡庠。會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古閩林公瑜字子潤巡按贛上,訪得是書,已經殘毀,缺簡甚多,命太守陳大本刻之云云。據此,則知孝拱所見即此本也。其云卷十缺者,乃係筆誤,據其所校,十卷固不缺,十二卷中校字寥寥,恐是孝拱自校,而於卷十下奪一"二"字耳。余於此書屢經考證,而不能確定爲何時所刻,今見此校本於楚生銅井文房許,始得信爲元刻,頓增是書聲價。甚矣,人之不可獨學而無偶也。

丁卯(1927年)九月,正闇。

卷十缺一簡,龔校本同而跋中不著,應於卷六下增"卷十二"三字,而卷十下增"缺一簡"三字,則吻合矣。此書目有重刊序,而亦缺失,得龔跋可補。羣碧再書。

按鄧藏本乃明翻刻建文本,説詳前。鄧邦述據龔橙説更定爲元刻,蓋誤。

039

明永樂二年(1404)刻本《尚書註疏》二十卷

題漢孔安國撰,唐孔穎達疏,唐陸德明釋文。

半葉八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二十五字。白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20.8厘米,廣15.6厘米。前有孔穎達奉敕撰《尚書正義序》。

自來經、注、正義皆各自單行,注疏有會刻本起於南宋初年。高宗紹興年間,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易》、《書》、《周禮》;光宗紹熙三年(1192),刻《毛詩》、《禮記》(説詳宋紹熙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禮記正義》黄唐跋語)。行款爲半葉八行,行十六字,舊稱爲宋越州八行本。此五經正文、注、疏合刻之始。至光宗、孝宗之際,建安書坊劉叔剛又刻諸經音釋注疏本,半葉十行,行十七至十八字,舊稱爲宋建刻十行本。中有《附釋音尚書註疏》,蓋以越州八行本爲藍本,又合入陸德明音釋。宋刻今已不存於世。存世者爲元中期閩建翻刻者,行款悉同原本。

此本開版爲明洪武、永樂之際刻書體式(圖2-039-1)。别見《周易兼義》,亦同此行格,字體如出一手,《略例》末葉左闌外鐫有"永樂甲申歲刊"小字一行,知此同爲永樂甲申刻。《尚書正義序》第二葉"詭其新"下接"驍騎尉臣"(圖2-039-3),中脱二百五十四字,恰當元建刻十行本一葉。蓋從元建刻十行本翻出,底本原有缺葉,翻刻者不查,遂聯句而刻之。注、正義、音釋雖間有脱、譌、衍、倒之病(詳附表一),然多屬形近而誤,無臆改之失。

鈐有"許乃普印"、"許氏滇翁所藏"、"王懿榮印"、"徐世昌印"等印。今藏天津圖書館。

長澤規矩也《十三經注疏影譜》頁三四著録"明永樂刊本",鈐有"乾學之印"、"健菴"等印,與此同版。

元建刻十行本,傳世多爲明代修補重印者,早印未修者所見僅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一帙。上海圖書館藏有元刻明修本一帙,書衣有楊守敬手書跋。書中有四種版葉:

(一)元刻版葉,白口,版心上記大小字數,刻工有蔡壽甫、葉德遠、陳伯壽、余安卿、以清、英玉、王榮、應祥、君錫、君善、古月、國祐、子明、住郎、瑞卿、仲高、天易、天錫、德元、德山、德成、德甫、文仲、茂卿、和甫等,已經明代修過,文字間有脱誤(詳附表二);

(二)明初(晚於永樂)補版葉,上下黑口,凡十四葉:卷十一第二十三至二十四葉、卷十四第五至六葉、卷十五第三至六葉、二十三至二十六葉、卷十九第二十七至二十八葉,文字有形近之誤,間有校改(詳附表三);

(三)明正德十二年補版葉,白口,凡二十四葉,版心上有"正德十二年刊"字樣,刻工有王才、才二、劉立、劉京、仲千、文昭、元善、江三等,文字改易甚多,蓋補版者不審,於舊版脱漏處往往以己意妄填(詳附表四);

(四)明嘉靖補版葉,白口,凡一百五十六葉,版心上有"閩何校"字樣,刻工有陸記青、陸榮、

陸四、陸基郎、詹弟、詹蓬頭、楊俊、葉二、施肥、周同、江貴、余成廣、余文貴、余添環、陳德禄、陳珪、魯椿、江富、江元富、張尾郎、張郎、曾堅、王榮、王元保、王仲友、施永興、袁璉、程亨、葉雄、葉采、葉再友、黄永進、元清、熊山等。文字有形近之誤(詳附表五)。

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阮元南昌府學刻《十三經註疏》本,從元建刻十行本翻出,凡明初、明正德補版之誤,阮本多沿襲之;凡明嘉靖補版葉之誤,阮本多不誤,知阮氏所據爲元刻明正德修補印本。阮本於嘉慶二十一年丙子開雕,至次年丁丑仲秋板成。嗣阮氏陞任兩廣制軍,董其事者期於速成,局中襄事者未及細校,故印本頗有别風淮雨之譌。此本出自元刻早印本,能補正阮本失誤者不少(諸本繼承關係詳見附圖)。

[訂誤]

此本宋諱匡、胤、桓、恒、惇等字缺筆,係翻刻時沿襲底本舊貌;行款爲半葉八行,與宋八行本略同。前人或據此而誤鑒。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一著録"宋刊本",稱其爲"阮文達所未見,真驚人秘笈也","出天一閣藏書"。張氏將該書影摹刊入《擇是居叢書》,卷末有丙辰年張氏跋云:"阮本刻《書經註疏》,未見宋本,只據《考文》及宋本《纂傳》。今得天一閣藏八行本,與(宋紹熙二年兩浙東路茶鹽司黄唐刻本)《禮記》行款同,宋槧宋印,字大悦目。即行覆刻,以貽後學。"按是書有陸德明音釋,絶非宋八行本。

今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録之"明初刻本",鈐有"擇是居"、"南林張氏珍藏"、"適園收藏金石書畫記"、"張鈞衡印"、"吳興張氏適園收藏圖書"、"莛圃收藏"等印。即張《志》所載之本。以書影比對,實爲與此同版之另一印本。

[翻刻]

是書有**民國五年(1916)張鈞衡翻刻本**(圖 2-039-2),匡高 20.7 厘米,廣 15.6 厘米。封面題"吳興張氏擇是居叢書之一"。各卷末有"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長方木記,卷十六末有"黄崗陶子麟刊"一行。《尚書正義》序第二葉"詭其新"下,張氏注"下闕"二字,有墨等二行(圖 2-039-4)。末附《校勘記》。

張氏跋語云:"近來傳世以阮本爲最,因與阮本對校,作《札記》一卷,誤者正之,兩通者存之。本書間有誤字、漏落字,悉行標出,似高出阮本一籌矣。"今取各本覆按,《校勘記》佳處甚多,其不足有二:明永樂本脱誤處,張本多爲校正,間有據阮本改易者,而《校勘記》未能一一標出,此其一(詳表一)。阮本之誤,皆有所自,有出自江西局失校者,亦有出自底本者;某處從元刻版,某處從明初補版,某處從明正德補版,《校勘記》未能分别條列區分,此其二。

表 一

卷	葉	行	明永樂刻本	張本	宋本《尚書正義》	元刻十行本	阮本
一	三	五	曰杵取小過(誤)	白(改)	白	曰(誤)	白
一	五	後七	又況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誤)	祝(改)	祝	況(誤)	祝
一	十	二	機,木又作幾(誤)	本(改)		本	本
一	十	六	芟夷薀崇之	薀	蘊	蘊	蘊

續　表

卷	葉	行	明　永　樂　刻　本	張本	宋本《尚書正義》	元刻十行本	阮本
一	十三	後三	鄭氏云,尚書上也(誤)	者(改)	者	者	者
一	十三	後四	尚書璿璣鈐(誤)	鈐(改)	鈐	鈐(誤)	鈐
一	十四	七	云周易十翼(脫"一"字)	云		一云	一云
一	十五	後三	上,時堂反(誤)	掌(改)		掌	掌
一	十五	後七	惟考其文	惟	推	推	推
一	十七	三	皆三篇共卷,滅其八	滅	減	減	減
一	十八	八	敗,以之反(誤)	貽(改)		貽	貽
三	三十	六	胤也,繼也("也"字衍)	胤也	胤	胤	胤
八	十	一	政荒爲國亂滅爲亡("亂國"二字誤倒)	亂國(改)	(缺)	亂國	亂國

表　二

卷	葉	行	明　永　樂　刻　本	張本	宋本《尚書正義》	元刻十行本		阮本
						初印本	修補本(元版修補)	
一	十一	後二	悉詣守尉親燒之	親	親	親	觀	親
二	二十	八	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	嫌	嫌	嫌	■	嫌
四	三	四	故逐稱堯德	遂	遂	逐	遂	遂
四	十五	後二	此則昏迷之狀也	昏	昏	氏	昏	氏

表　三

卷	葉	行	明　永　樂　刻　本	張本	宋本《尚書正義》	元刻十行本		阮本
						初印本	修補本(明初補版)	
十一	二十七	五	又匹消反	匹	(缺)	匹	四	四
十四	六	後二	以小人難安也	安	(缺)	安	保	保
十五	四	後八	則是三月十二日也	二	二	二	三	三
十五	六	後八	託以爲言也	託	託	託	故	故
十五	二十六	五	公當留佐我	佐	佐	佐	佑	佑
十五	二十七	一	文武受人之於天下	民	人	人	民	民
十九	三十二	一	觀其犯狀	觀	(缺)	觀	覸	覸
十九	三十二	後一	可知損害王道	損	(缺)	損	捐	捐
十九	三十二	後二	因有親戚在官吏	戚	(缺)	戚	戒	戒

表　四

卷	葉	行	明永樂刻本	張本	宋本《尚書正義》	元刻十行本		阮本
						初印本	修補本(明正德補版)	
九	二	後八	子開甲立	開	開	開	門	門
九	三	五	則當卜考於龜以徙	考	考	考	稽	稽
九	四	六	亳是殷地	地	地	地	也	也
九	四	後一	今盤庚自耿遷于殷	耿	耿	耿	欲	欲
九	四	後二	劉,殺。《釋詁》文	文	文	文	云	云
九	四	後二	先王所以去彼遷此者	去彼	去彼	去彼	決欲	決欲
九	四	後三	不能從教相匡正以生	從教	從教	從教	以義	以義
九	五	二	言無有敢伏絶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	敢	敢	敢	故	故
九	六	後六	汝群臣能退汝違上之心	汝違	汝違	汝違	去傲	去傲
九	七	後二	徒奉持所痛而悔之	徒	徒	徒	徙	徙
九	七	後六	上,息亮反,馬云視上	相,上		上,上	相,王	相,王
九	七	後七	責其不情告上	情	情	情	請	請
九	八	一	嚮,許亮反	許		許	竹	竹
九	八	一	撲,普卜反	普		普	音	音
九	八	一	近,附近之近	附		附	前	前
九	八	後四	言我世世數汝功勤	數	數	數	選	選
九	八	後八	可遷即遷	即	即	即	則	則
九	九	一	宜法父祖	汝父祖	父祖	父祖	汝父祖	汝父祖
九	九	四	違我必有罰也	我	我	我	命	命
九	十二	五	正義曰:遷都者	都	都	都	徙	徙
九	十四	一	盤庚疑其被誤	疑	疑	疑	凝	凝
九	十四	後二	追言湯勞汝先	追	追	追	此	此
九	十五	八	又七良反	七		七	士	士
九	十五	後四	雖汝祖父,亦不佑汝	雖	雖	雖	惟	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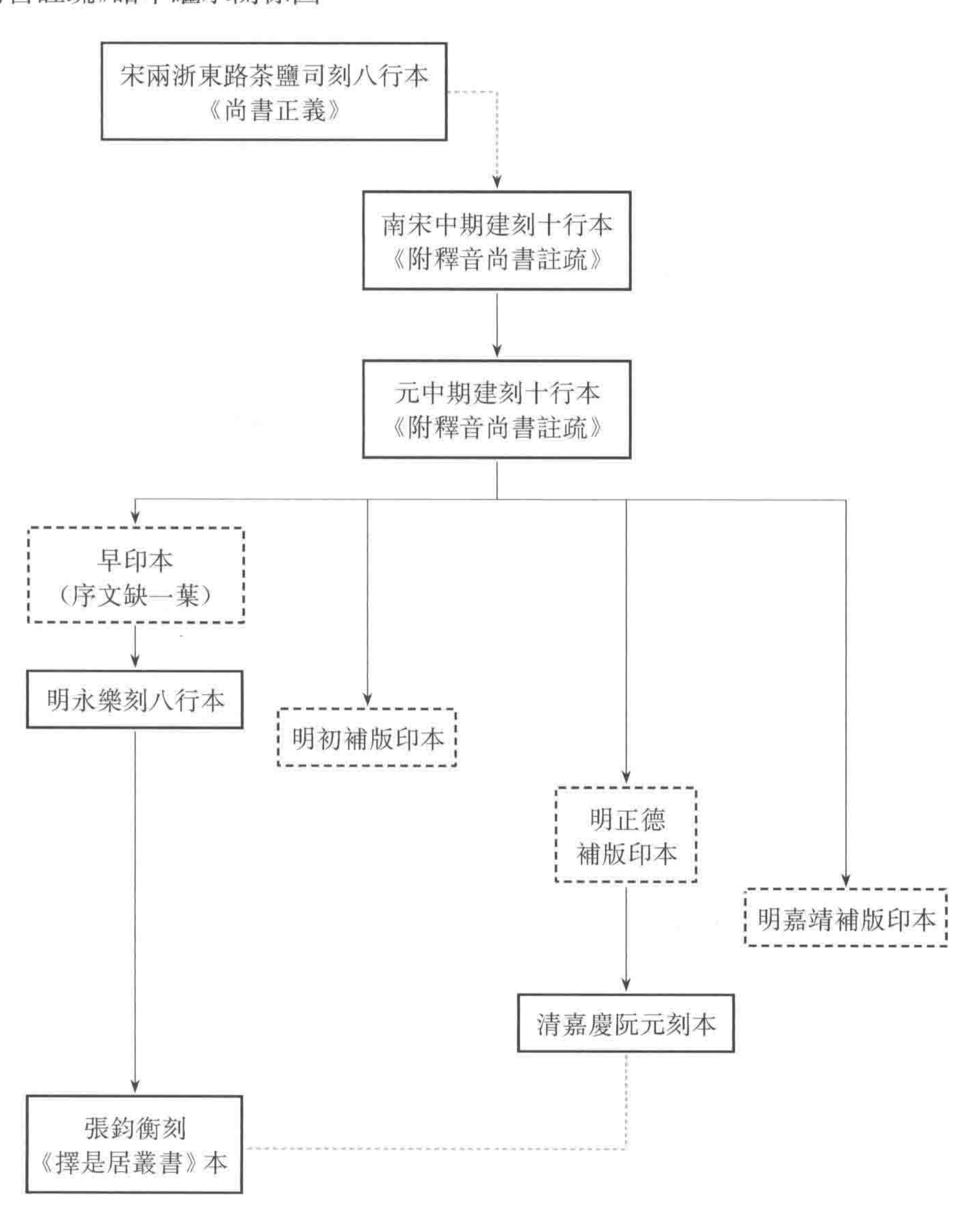
表　五

卷	葉	行	明永樂刻本	張本	宋本《尚書正義》	元刻十行本		阮本
						初印本	修補本(明嘉靖補)	
二	三十	七	必應博詢吏人	博	博	博	傅	博
二	三十	後二	孔子曰:人可使由之	人	人	人	民	人

續 表

卷	葉	行	明永樂刻本	張本	宋本《尚書正義》	元刻十行本		阮本
						初印本	修補本（明嘉靖補）	
二	三十	後四	配字曰瞍	配	配	配	覿	配
二	三十一	一	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	賜	賜	賜	賜	賜
三	十一	一	方興本同	興		興	與	興
三	十二	七	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	則	則	則	其	則
三	十二	後七	《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	記	記	記	紀	記
三	十三	二	以子穀秬黍中者	秬	秬	秬	柜	秬
三	十三	七	以軍禮同邦國	同	同	同	固	同
三	十四	八	是三帛生死則否	生	生	生	主	生
四	十一	後八	百人無主	人	人	人	姓	人

附《尚書註疏》諸本繼承關係圖



040

明洪熙元年(1425)刻本《臞仙神奇秘譜》三卷

明朱權輯。

半葉十行,行字不等。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22.9厘米,廣15.8厘米。前有洪熙乙巳(元年)臞仙序云:"今是譜乃予所受之曲,皆予之心聲也,其一字一句,一點一畫,無有隱諱,其名鄙俗者,悉更之以光琴道,故不凡於俗。刊之以傳於世,使天下後世共得之,故不致泯於後學。屢加校正,用心非一日矣,如此者十有二年,是譜方定。"

是書上卷"太古神品",凡十六曲;中、下卷"霞外神品",凡四十八曲。每曲前有臞仙按語。"太古神品"多爲唐、宋間琴曲,"霞外神品"爲宋末以後流傳之琴曲。南宋晚期楊纘等人編寫《紫霞洞琴譜》,形成紫霞琴派,曾以己意改編琴曲。是書所稱之"霞外",指未經紫霞派改編之曲譜。① 卷下之末"秋鴻"前臞仙賦有"或問製作者其誰,苟非老於琴苑,孰能爲之揄揚。乃西江之老懶,誠天胄之詩狂。羌扶醉以寫興,故罄欬於是章"等語,似此曲即出臞仙手,則書中又附朱權自作者。現存之琴譜專集,推此爲最早。

此本(圖2-040-1)前序末署"洪熙乙巳(元年)三月一日臞仙書"(圖2-040-3、-5),序文及每曲前按語均以趙松雪體上版,舊題"明洪熙元年刻本"。洪熙僅一年,刊雕版本流傳者絶少。惟此本爲原爲翻,訖無定論。姑命名爲**明刻甲本**,附此以俟他證。

鈐有"長留"、"清嘯軒珍藏印"等印。胡公玄舊藏,今歸上海圖書館。

甲本流傳極罕,存世者所知僅此一帙。一九五六年北京音樂出版社曾據以影印,臞仙序首葉有"胡公玄珍護"印,爲原本所無。

[翻刻]

是書另有一本(圖2-040-2),匡高23.9厘米,廣15.8厘米。與甲本行款相同,字體相近,而非同版。前有洪熙乙巳臞仙序(圖2-040-4、-6),暫命名爲**明刻乙本**。鈐有"柳林馮氏藏書"等印。舊藏北平圖書館,趙萬里《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卷三以"明刻本"著録,今藏臺北"故宫博物院"。

乙本上卷末有小注二行"前数曲舊譜無句點,近於暇日竊以私意詳其聲趣,點於句下,庶知音者察焉。龍集辛未夏四月謹識"(圖2-040-8),爲甲本所無(圖2-040-7)。朱權卒於明正统十三年(1448),此辛未當在景泰二年(1451)或更晚,則乙本當屬翻版。目録末葉"淒涼調"下"神化引"、"莊周夢蝶",當屬"商角調"類,甲本"神化引"之上注"商角"二小字,乙本無之,當以甲本爲近是。

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據明刻乙本影入《琴曲集成》第一輯,題"影明嘉靖金臺書林汪氏翻刻本"。查阜西有題識云:

> 中國音樂研究所於一九五五年用上海胡公玄所藏的《神奇秘譜》(甲本)影印出版,那是另一版本,內容與本編此本(乙本)基本相同。朱權在原序明言"上卷'太古神品'一十六曲,乃太古之操,昔人不傳之秘,故無點句",但兩個刊本及太古神品中的"遯世操"、"華胥引"、"陽春"、"招隱"、"酒狂"、"獲麟"都有點句。本編此本(乙本)上卷之末,刊有辛未附注兩行,說明"以私意詳其聲趣,點於句下",胡本(甲本)則無此注,辛未晚於朱權卒年,此本在嘉靖汪

① 說詳查阜西《〈臞仙神奇秘譜〉後記》,附載於1956年北京音樂出版社影印本之末。

> 諒書坊所刻的《文選》第一卷第三十四頁廣告中與《新刊太音大全集》並列，可以推定此本（乙本）是嘉靖的翻刻本。至胡本（甲本）則據胡氏自稱是萬曆間所翻刻。①

按此說可疑，試析如下：

明嘉靖元年（1522）汪諒刻本《文選注》所附之廣告分"翻刻"、"重刻"二欄，《新刊太音大全集》與《臞仙神奇秘譜》均屬"重刻"。《新刊太音大全集》卷端有"書林金臺汪氏重刊"字樣，獨佔一行，較之原本排版方式不同，其迹顯然。今觀乙本樣貌，似屬翻刻，與屬重刻之汪諒本不相關涉。查氏以二者爲同一版本，或有牽合附會。

查氏云甲本"據胡氏自稱是萬曆間所翻刻"，此說蓋出自上虞羅四。一九五五年元月十八日查氏致民族音乐研究所信及一九五六年元月二十日補記稱：

> 上虞羅氏曾以善於鑒定版本知名。據羅君羽先生意見，（甲本）此頁《神奇秘譜》從紙質、墨色、書口形式上看，應該是明代末葉的刊本。
>
> 一九五六年元旦，據該所王世襄面告，此事已辦訖。北圖趙萬里研究結果，胡本（甲本）紙張、刀法、墨色均遠在嘉靖汪諒翻刻（乙本）之後。……又余以《瀟湘》複頁交羅振玉之四子曬印四份存考。羅曾謂余，此書顯係明代末年之物，更可能是康熙間平民所影刊。羅四爲羅振玉鑒定助手，言亦必有經驗也。則胡本固不佳矣。②

按此說殆難據信。查氏記趙萬里說，以甲本遠遜於乙本。今觀二本中之趙松雪體字，甲本寫刻流美動人，乙本則生硬板滯，卷上第三十九葉《秋月照茅亭》一篇尤拙劣（圖 2－040－10），不及甲本爽利可觀（圖 2－040－9）。謂此說出自趙氏，實難置信，疑其中有轉述失真。羅四又定甲本爲康熙刻，尤屬無稽之談。

以上二本，以文本流變論，則甲本有優於乙本處；以字畫佳惡論，則乙本優於甲本。其先後關係，殊難論定。意者，此二刻均屬明代翻本，刻在嘉靖元年之前，二者各自獨立從洪熙原刻翻出。至於辛未年識語之有無，友人嚴曉星有一解：乙本卷上經人點句，並加辛未年識語；甲本後印時照乙本加刻點句，未照刻識語。按此說似可通，今無由取證，姑附識於此。

是書另有明版一帙，今藏日本內閣文庫，原題"明洪熙元年序刊本"，爲佐伯藩主毛利高標獻上本（請求番號子 065－0004），③前有洪熙元年序（圖 2－040－11），上卷之末有辛未年小注二行（圖 2－040－12）。經比勘書影，該本實爲明刻乙本。

是書又有**莊劍丞手抄本**，版格係手繪，版心下方手書"栩齋鈔藏"四字。開本寬闊，字畫不苟，足見抄者之鄭重。上卷之末有辛未年小注二行，知源出明刻乙本。卷下至《離騷》而止，無"神化引"至"秋鴻"諸操，蓋所據底本已有缺失。卷末莊氏手跋稱是譜未録"秋鴻"，不知明刻本實有"秋鴻"也。

鈐有"莊劍丞"、"劍丞"、"劍丞所有"、"栩齋"、"栩齋珍藏"、"栩齋鑒定"、"栩齋珍藏"、"小滄山館珍藏"、"今虞琴社"、"學然後知不足"、"勿謂少知音"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

① 查阜西《〈琴曲集成〉第一輯四十二種原書據本提要》第五種《神奇秘譜》，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一輯，頁一一。中華書局，1963 年。

② 查阜西《關於鑒定胡藏〈神奇秘譜〉》，黄旭東、伊鴻書、程源敏、查克承編《查阜西琴學文萃》頁 379—380。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5 年。

③ 此件由復旦大學古籍所研究生戚子君師弟赴日本研修時代爲查閱，謹表感謝。

《神奇秘譜》三卷，明朱權撰，精抄本，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所藏。是書《明志》著録，又見《萬卷堂書目》。《天一閣書目》作二卷，刊本。惟原刻罕見。近人周慶雲《琴書存目》，其凡例有云："余自學琴以來，廣購諸家之譜。其世無傳本，如瞿氏所藏舊抄本《懶仙譜》、《臞仙譜》及《琴統》、《琴苑要録》等書，曾託友人借鈔。"觀此則非但原刻絶跡，即手抄本亦不易得也。周氏研究琴學有年，藏譜之富，稱冠近代。其所藏臞仙之譜，尚從瞿氏鈔傳。而瞿氏之譜，亦爲舊抄，所謂世無傳本，似非虚語，其寶貴可知。自序末云"洪熙乙巳三月一日書"，乙巳爲洪熙元年，則此書當成於永樂中。在有明琴譜中，此爲最古矣。

按《明史》，寧獻王權，太祖第十七子，封寧王，就藩大寧。永樂元年(1403)改封南昌。帝親製詩送之。詔即布政司爲邸，瓴甋規制無所更。已而人告權巫蠱誹謗事，密探無驗得已。自是日韜晦，構精廬一區，鼓琴讀書其間，日與文士相往還，託志翀舉。自號臞仙，又號涵虚子，或稱丹邱先生。好宏獎風雅。羣書秘本，莫不刊布之。著作除《漢唐秘史》等數十種外，更有琴譜三種，此即其一也。今琴家相傳"秋鴻"、"平沙"二名曲爲臞仙所作，但是譜未録，抑當時以新曲不與古操並列耶？譜中載古調四十五操，其"廣陵散"一操，尤爲珍秘，爲諸家琴譜所稀見。《天聞閣琴譜》于"廣陵"一操，特爲詳敘列目，惜未刊譜。近人楊時百先生所輯《琴學叢書》，始刊有"廣陵散"。余與是譜細校，所載全同，是天聞閣敘目及楊氏所刊或即據此譜也。

此本初不知何人所藏，去歲爲徐君澐秋購得，藏之可園書庫。余亟商請假歸，手自繕録一本，經月始成。書成之日，附跋其末。惟自維謭漏，殊不足以闡揚是譜之精藴。獨喜方今琴學不絶如縷，斯書一出，俾耆操縵者得所討尋，其亦琴學復興之曙光歟！民國三十年(1941)歲次辛巳花朝前一日，澄江後學莊劍丞書于吳門今虞琴社。

劍丞號栩齋，江陰人。一九三五年從查阜西研習古琴，深得真傳。次年今虞琴社成立，擔任社務，兼爲《今虞琴刊》徵稿。一九三八年九月，入(僞)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任職，在職共四年。[①] 抄寫是書即在此期間。有《栩齋琴譜》，未見刊刻。[②] 又有《栩齋日記》手稿本一册，[③]其中民國二十七年(1938)九月八日記一則，論及《栩齋琴譜》之編纂旨趣：

余在去年，將余所學過之曲，加注工尺、板眼及吟猱之轉數，分明輕重徐疾，改正徽分之譜也。余有見於琴譜之無板，學者倘無師傳，竟難於入手。尤其吟猱之難安置，吟猱爲琴曲中最關重要者，余名之曰曲中之魂。苟琴曲中無吟猱，則其曲失韻致而等於死曲矣，故吟猱为全曲之魂也。吟猱轉數不同，上下各别，其用法宜視曲情而定。對於吟猱之法，余另著《吟猱論》詳論之，列於《栩齋琴譜》之首。在譜中更詳細注明上下轉數，俾後之學者按譜可以自習。余編訂此譜，即以此爲目的也。去年事變，避難回澄，一切琴書均遺蘇寓。今歲歸來，余酷嗜之琴書竟未稍失，未成之《栩齋琴譜》稿本亦保存無遺，豈天不喪斯文耶，亦云幸矣。

---

① 承載《古琴名家莊劍丞五十年代的檢討》，《史林》2011年第B08期，頁69—76。

② 莊劍丞有手定《琴譜稿》稿本一册，今藏上海圖書館。封面題"民國三十四年(1945)倭寇日本投降簽字日彙訂"，有"秋鴻"、"平沙"、"漢宫秋"、"精忠詞"、"湘江怨"、"綴悼歌"、"梨雲春思"、"梅花三弄"八曲，附"月上梧桐"石印本、"精忠詞"、"梨雲春思"油印本。"秋鴻"末有莊氏識語云："中日八年戰爭于本年八月十五日宣告停戰，最後勝利屬我國，日本接受降伏條約，聯合國(中美英蘇四國)均派軍長期駐日土。國人聞此喜訊，莫不雀躍歡騰。余於極度興奮之餘，疑彈此大曲，以表我内心歡喜之意云尔。栩齋。"此本或爲《栩齋琴譜》之殘膏餘馥。

③ 此稿存民國二十七年(1938)九月一日至九月二十七日，又民國三十二年(1943)三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五日。

莊氏任僞職,蓋迫於生計,其情可憫。而每日以傳抄琴書秘本爲日課,以振興國樂爲己任,其志亦可感。予傷其身世,謹記其生平著述,以備參考。

041

明宣德六年(1431)周藩刻本《誠齋牡丹百詠》一卷《梅花百詠》一卷《玉堂春百詠》一卷《誠齋牡丹譜》一卷

明朱有燉撰。

半葉九行,行二十字。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20.3 厘米,廣 12.5 厘米。

朱有燉(1379—1439)號誠齋,周定王橚長子。洪熙元年(1425)襲封。奉藩多暇,勤學好古。著有《誠齋録》、《新録》等,尤工樂府、傳奇。

此宣德中周藩原刻本(圖 2-041-1),行間無欄線分隔。字體類趙松雪,流美動人。前有宣德五年穀雨後五日誠齋自序(圖 2-041-2),《梅花百詠》前有宣德五年十一月長至日序,《玉堂春百詠》前有宣德六年歲在辛亥孟秋上澣序。卷首附《誠齋牡丹譜》一卷,爲後來翻刻本所無,説詳後。

鈐有"面城閣藏書"印。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翻刻]

是書明代翻刻本,所知有二種:

(一) **明刻本**(圖 2-041-3)。匡高 19.7 厘米,廣 12.5 厘米。書前宣德五至六年序跋俱全,卷首未附《誠齋牡丹譜》一卷。行間以欄線分隔。

鈐有"周暹"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有同版一帙,鈐有"甲戌進士"印。清黄丕烈、陳鱣手書跋尾。

(二) **明嘉靖十二年(1533)周藩刻本**(圖 2-041-4)。匡高 19.4 厘米,廣 12.6 厘米。此本與朱有燉《誠齋録》四卷《新録》一卷合刻。行間無欄線分隔。

此刻《誠齋録》後有嘉靖癸巳(十二年)敬齋序,称"誠齋者,我高伯祖憲王之别號也",卷末有"元虚老人"、"藩維清暇"二木記。按《明史表》,周恭王睦橏,初封鎮國將軍。弘治十四年(1501)襲封,嘉靖十七年(1538)薨。此本蓋即睦橏所刻。字體拙劣,校勘不精。《誠齋牡丹百詠》卷端葉"碧紗油幕隔芳塵",此本誤作"勞塵"。

所見本《誠齋録》卷三至四配抄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01619)。

[訂誤]

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之明刻本,有陳鱣手書跋云:

> (前略)此名花百詠三種,係宣德年間專刻本,世罕流傳。考《静志居詩話》云:"憲園詩不事嘔心,頗能合格。梅花、牡丹、玉堂春,動成百詠,才思不窮,誠宗藩之雋。"然《明詩綜》未經録入,想不見是本耶?[1]

①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頁二六〇〇。

又有黄丕烈跋云：

> 此《牡丹》、《梅花》、《玉堂春百詠》，簡莊以之贈余者。内侄丁竹浯借此影抄一部，因重裝而志其緣起。簡莊以爲宣德舊刻，此却未的。余今春從書船友得此書，版刻更舊，殆宣德刻也。前多《誠齋牡丹譜》八葉，更勝於此本矣。①

按黄說是。陳氏所稱之"宣德年間專刻本"，字體亦不惡，然已略顯生硬，疑刻在正德、嘉靖間，或亦出周藩。今臺灣"中央圖書館"著録該本，於黄說未予重視，仍作明宣德刻本。上圖所藏同版一帙，《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亦誤作"明宣德刻本"，應予糾正。

黄氏稱其從書船友所得之本"版刻更舊"、"前多《誠齋牡丹譜》八葉"，與北大圖書館藏本相符，疑二者爲同一刻本。

042

明正統十二年(1447)閻敬刻本《事物紀原集類》十卷

宋高承輯。

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19.1厘米，廣12.5厘米。前有正統十二年南昌閻敬序。

是書袁本《郡齋讀書附志》著録"十卷，高承編"；《直齋書録解題》著録二十卷，云："不著名氏。《中興書目》'十卷，開封高承撰，元豐中人。凡二百七十事'，今此書多十卷且數百事，當是後人廣之耳。"知本書南宋時已有十卷、二十卷兩種本子行於世。

存世有宋建安余氏刻本二十卷，題"重修事物紀原集"。② 每條題目均作陰文，下即緊書之，不另起一行。又有明正統九年陳華刻本，亦二十卷，題"漢陽府推官建安陳華批點，致仕教諭南平趙弼校正"。題目作陰文，下文不另起；書中遇"國朝"、"皇朝"不改"宋朝"，尚仍舊式。文字頗有删併，宋本"京邑館閣門"至"道釋科教門"凡七門，陳華本改爲"京郡方域門"、"觀寺道僧門"二門。

此閻敬刻十卷本(圖2-042-1)，前有閻氏序稱："是書凡十卷，紀事一千八百四十有一"，較直齋所見已多數倍，蓋經後人增益，非高書原貌。又稱："作者逸其姓氏，不可考"，蓋未詳考，《四庫》提要有說。每條題目作陽文，文字别居一格。

此本卷一正朔曆數部"九章"條云："《後漢·鄭康傳》注曰：《九章筭術》，周公作也，一《方田》，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均輸》，六《方程》，七《傍要》，八《盈不足》，九《鈎股》。即《周禮》九數是也。"計三行(圖2-042-3)。正統九年刻本此處作"魏劉氏曰：庖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至小字注"今軍中立寨有曉此法者"，計六行。書中凡遇書中"國朝"、"皇朝"均改作"宋朝"。卷七州郡方域門"驛"下，宋本有"勑書樓"、"鼓角樓"、"酒務"、"稅務"、"遞鋪"五條，凡二

①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頁二六〇一。

② 此本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邊。目録上末有刊記云"此書係求到京本，將出處逐一比較，使無差謬，重新寫作大板雕開，並無一字誤落。旹慶元丁巳(三年，1197)之歲建安余氏刊"。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

百八十二字，此本脱。其餘脱文羨字不勝枚舉，而宋本譌舛藉此改正亦多。

鈐有"蔣抑卮藏"、"合衆圖書館藏書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翻刻］

是書翻刻本，所知有三種：

（一）**明翻刻本**（圖 2－042－2）。匡高 19.1 厘米，廣 12.3 厘米。首正統閻敬序，字體雖規模原本，而稍顯板滯。卷一正朔曆數部"九章"條，此本文字與閻本同（圖 2－042－4）。

鈐有"馬巒私印"等印。今藏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

（二）**明成化八年(1472)李果刻本**（圖 2－042－5）。前有正統閻敬序，又有成化八年平陽府通判李果序。李氏序云先得趙弼删訂本，又於書坊得全集，乃南昌進士閻敬之所校正也。始以入梓。

此本蓋以閻本爲底本翻出，又據陳華本改訂。宋本作"皇朝"、"國朝"處，此本已改爲"宋朝"；卷七州郡方域門"驛"下"勑書樓"、"鼓角樓"、"酒務"、"税務"、"遞鋪"五條，此本亦脱。卷一正朔曆數部"九章"條，此本作"魏劉氏曰：庖犧氏始畫八卦"云云，計五行（圖 2－042－6），與正統九年陳華本同。傅氏《藏園羣書題記》謂李果刻本較之閻本"第增入評點耳"，未確。

上海圖書館藏李果本一帙，經何煌校，卷末有何氏朱筆識語云：

> 雍正壬子（十年，1732）臘殘，丐王氏樂天書屋所藏宋本[①]粗校一過，宋本譌舛爲倍於此，却藉改正亦多。仲子。

又臨寫宋本刊記，過録徐駿跋，知所據即慶元丁巳建安余氏刻。

屈萬里《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著録明李果本，鈐有"翰林院印"滿漢文大方印，面葉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浙江巡撫送到鮑士恭家藏事物紀原壹部"戳記，屈氏定李果本爲《四庫》底本。葉德輝則謂館臣所據爲閻敬本。[②] 今取校影文淵閣《四庫》本，"九章"條同閻敬本，當以葉説爲是。

（三）**明萬曆胡文煥刻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卷一正朔曆數部"九章"條，文字與閻本同，當從閻本翻出。

此帙曾經陳鱣以朱、藍二色筆校，並有跋語。鈐有"海寧陳鱣觀"、"仲魚手校"、"善徵"、"莫祥芝印"、"獨山莫祥芝圖書記"、"莫棠之印"、"獨山莫氏銅井文房"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 嘉慶十有一年（1806）夏四月，以成化乙酉（元年，1465）永瑞堂刊本校于中吴别業之爽軒。海寧陳鱣記。（朱筆）
>
> 嘉慶十有四年冬十二月望日，繙閲是書，重校正數十字，俱以所引原書勘對。鱣記。（藍筆）

---

① 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續録》卷二著録之明刻本，經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沈寶硯校，沈氏所據亦爲王氏樂天書屋插架者。

② 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卷六，葉十六，《事物紀原》跋。

043

明景泰七年(1456)鄭逵、黄仕達崑山刻本《道園學古録》五十卷

元虞集撰。

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9 厘米,廣 12.3 厘米。

是集爲閩憲幹公使文公之五世孫炘所刻梓,其編輯則李本與先生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所爲,得《在朝藁》二十卷,《應制録》六卷,《歸田藁》一十八卷,《方外藁》六卷。元至正初有刊本,今已不可蹤迹。

此本(圖 2－043－1)後有至正元年(1341)門人李本跋,爲鄭逵於崑山知縣任内重刊者,相傳用元刻本"元纸黏版刻之"①。原有景泰七年鄭逵序。目後附加重增目録一葉(圖 2－043－3),題下各注"已見某卷",其詩文則補刊入各卷之後,不與原有之末葉相連。卷數與元人李本跋語相合,而不及重增之事,知重增目及各卷後增詩文各葉爲鄭逵所加。

此祁陽陳澄中故物,景泰七年鄭逵序經前人撤去。今藏上海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頁二四二〇收録者與此同版。

[後印]

鄭逵本傳世有初印、後印之别:前著録者爲初印本,有至正元年(1341)李本跋,無至正六年(1346)歐陽玄序;後印本成化初曾經修補,增刻歐陽氏序、歐陽氏致鎦伯温書札,後附葉與中識語:

> 道園先生文集,往時鎦伯温所刻大字本有歐陽圭齋此序,今版已亡矣。近見崑山新刻幹克莊建本,遂於先生四世從孫吴江虞湜家模得此序並書一通冠諸首云。成化新正崑山葉盛識。

[翻刻]

是書有**明嘉靖四年(1525)撫州翻本**(圖 2－043－2),匡高 19 厘米,廣 12.3 厘米。與原本頗肖,非細閲不知。

鈐有"王鳴盛印"、"西莊居士"、"甲戌榜眼"、"光禄卿章"諸印,前有嘉靖四年乙酉萬鏜序。今藏上海圖書館。

嘉靖本削去重增目録,景泰本附增各篇,嘉靖本僅補入卷十八《馬處士墓銘》、《故梅隱吴公墓銘》,脱失者有:

卷二十八《寄題樓撫山普潤禪寺》以下四篇

卷三十《子昂書忠孝二表贊》一篇

卷三十四《撫州臨汝書院詩序》以下七篇

卷三十八《撫州臨汝書院記》以下五篇

卷三十九《黄勉子勗說》一篇

卷四十三《王母龔氏墓誌銘》、《同安簿周仁甫墓銘》二篇

又,卷三十八《題吴氏春暉堂記》一篇脱文

景泰本卷二十九增入《題趙師舜謝安遊東山圖》至《贈朱萬初四首》諸篇,嘉靖本《送王公輔遠

---

① 葉盛《菉竹堂稿》卷八《書〈道園學古録〉後》,明嘉靖八年葉夢淇刻本。

遊》"君子之所居"一行下脱文，致使下接"海内出珊瑚"以下四首失去詩題《題王華玉子昂蘭石四首》。

張氏《適園藏書志》稱景泰本添逸文逸詩，附於各體之後，不相連，非每卷有補也；嘉靖本將逸文逸詩刻入各卷之後，漫無分别。其説與鄙見稍有不合。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四有記云：

余藏此帙有補版，摹印稍後。涵芬樓亦有一帙，已印入《四部叢刊》中，卷中各葉與余藏本有同有不同，重增之葉或有或無，亦不盡同，當非同時所印，後又在肆中别見一帙，行款全同而與此二帙非一刻，又非嘉靖本，當是别一明翻元本也。故上記三本中，孰爲鄭逵原刊，孰爲翻本，非並几而觀，殆難臆決，書此以竢後緣。

按今予所見是書翻元本僅景泰、嘉靖二刻，未見有第三刻，他日當訪之。

［訂誤］

吴氏《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著録之"元刻本"，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而有歐陽玄序。鈐有"陳書崖讀書記"等印。後歸陸心源，歐陽玄序已爲坊賈撤去。陸氏《儀顧堂續跋》卷十三指爲明景泰翻刻本，跋云：

兔牀所藏本爲人割去葉盛跋、歐陽玄、鄭逵序，遂誤以爲元刊，不知劉伯温刻有歐序者乃大字本也。莫友芝《經眼録》誤同，不免爲書賈所愚矣。

鄧氏《羣碧樓善本書目》卷二著録之"元刻本"，稱："此刻確爲元刻，非明時翻本可擬"云云。鈐有"王袓之印"、"拜經樓吴氏藏書"等印。該本今歸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以明景泰刻本著録。

傅氏《藏園羣書經眼録》卷十五載，周叔弢曾以一"元本"售與傅氏，傅氏細審之，實是景泰刻初印本而缺景泰七年鄭逵重刊序。其本今歸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涵芬樓《四部叢刊》所印者實爲嘉靖本，而有重增目，據目以索之，各卷皆已録入，疑莫能明。檢對景泰本，始知《四部叢刊》以嘉靖本爲影印底本，各卷增入之文係據景泰本影印補足。原題"明景泰翻元小字本"，不確。

潘景鄭、顧廷龍《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卷一葉二一著録之明景泰刊本，實爲明嘉靖翻本。周心慧《明代版刻圖釋》頁七九沿襲未改。

044

明天順六年（1462）程宗廬陵郡齋刻本《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

宋歐陽修撰。

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9.6 厘米，廣 12.3 厘米。附録後有編定校正孫謙益、丁朝佐、曾三異、胡柯等人名銜。

是書爲周必大解相印歸後，用諸本編校而成。周氏跋語稱歐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别本尤多。後世傳録既廣，又或以意輕改，殆至譌謬不可讀，廬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帙叢脞，略無

統紀，私竊病之，久欲訂正，而患寡陋未能也。會郡人孫謙益老於儒學，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覽羣書，尤長考證。於是遍搜舊本，傍採先賢文集，與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加編校。起紹熙辛亥（二年，1191）春，迄慶元丙辰（二年，1196）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别爲附録五卷，可繕寫模印。知初刻在宋慶元二年（1196）。

此本爲吉州知府海虞程宗重刻於廬陵郡齋者，開版字體仿趙松雪，寫刻精美。前有明天順六年錢溥"重刊歐陽文忠公全集序"，云程君得於胡文穆家，蓋内出本也。卷第因襲宋刻，無大增改。葉盛《菉竹堂藁》卷八《書〈歐陽文忠公集〉後》云：

> 吉安守常熟程宗源伊新刻歐文成，亟以見寄。此即周益公家善本，仁皇嘗刻之禁中。源伊蓋以胡光大先生家賜本依樣入刻，亦最得當。近世聰明喜事之人，凡刻人書集，輒任己見，妄加增損更改，致失本真，甚者謬誤可笑，如予所記《文山》、《水心》等集可見已。此書雖間有譌字及分册欠審，然大段皆如舊，可喜也。

據此説，則此本係從朱高熾刻本翻出，款式依舊。

按前人著録之"明天順程宗本"實有甲、乙二刻：涵芬樓影印入《四部叢刊》者爲甲本，《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卷二葉三六著録者爲乙本。二者字體相近，當同爲明初刻本，甲本偏於流美（圖2－044－2），乙本趨於拙硬（圖2－044－1）。取二本對勘文字，甲本脱誤較乙本爲少。間有甲本不誤，乙本形似而誤者。如甲本卷五葉二行後七"掌機宜"，乙本"宜"誤"官"（詳附表一）。意者甲本爲原刻，乙本爲翻雕。程宗成化中又於吉州刊刻《蘇文忠公全集》，字體風格與乙本相近，據此推斷，乙本爲真程宗本，甲本爲程宗刊刻之底本。

此即乙本。鈐有"邢之襄印"、"南宫邢氏收藏善本"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10276）。

上海圖書館藏有同版一帙，鈐有"合衆圖書館藏書印"等印。

［後印］

此刻傳世有初印、後印之别，所知有三種：

（一）**早印本**。前録之邢之襄舊藏本即是。卷六十五葉三行一，甲本作"則相與聚立（一作於）宣德門外"（圖2－044－4），此早印本與甲本同（圖2－044－5）。

（二）**重修本**。前有明天順六年錢溥序，次天順辛巳彭勖"新刊歐陽文忠公全集後序"，末有弘治壬子（五年，1492）王臣跋云："右《歐陽文忠公集》凡如干卷，板吾吉郡，行世既久，脱落昏譌，至不可讀，學者病之。郡守顧君天錫、同府歐陽君允直從予得内本，譌者正之，缺者補之，命工入梓，歷數月而得爲完書。按舊本東吳尚書程公原伊作郡時得之胡文穆公家，自天順壬午，迄今已三十年，又得之於予。"跋語稱此本爲弘治五年顧福字天錫者重刻，非是。此本補版葉較多，然原版尚可辨别，實爲程宗刻弘治五年重修本。

鈐有"東吳鹿城胡氏四香山房圖書記"、"胡國觀字賓于"、"四香居士"、"鐵琴銅劍樓"等印。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十著録。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3573）。

（三）**遞修本**。前有明天順六年錢溥序，次天順辛巳彭勖後序。補版葉較重修本更多。卷六十五葉三行一，此本爲補版，"相"誤"間"；"聚"誤"豪"；"於"誤"求"（圖2－044－6）。

鈐有"合衆圖書館藏書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T04231－80）。

以上三本，早印本文字譌繆最少，重修本稍多，遞修本最多，脱誤者多爲修、補版所致。凡早印本與甲本文字異同處，重修本、遞修本多因襲不改(詳附表)。間有早印本不誤，重修本稍誤，遞修本脱誤更甚者：如卷九十二葉十六行後十，"故惟有懇辭重任"，重修本誤作"懇避"，遞修本二字作墨等；卷九十五葉二十九行一，"爰擇令辰"，重修本誤作"妥侍"，遞修本更誤作"至移"。

[翻刻]

是書**甲本**，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9.6 厘米，廣 12.4 厘米。前後無序跋，刻書年月無從稽考。永樂時人鄒緝《書居士外集後》(《皇明文衡》卷四八)謂永樂九年(1411)，"又後五年，予再自北京扈從還京師，入見皇太子，獲賜《歐陽文忠公大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蓋包括附録五卷)。"[①]知本書有明永樂朱高熾刻本，刻年不晚於永樂十四年。今觀甲本，字體頗具明初内府刻本風範，或即朱高熾所刻。

是帙卷一百四十三至一百四十八配程宗本。鈐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安樂堂藏書記"、"陳燮"、"韞玉"、"徐乃昌讀"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832530－73)。

是書又有**明正德七年(1512)劉喬翻刻本**(圖 2－044－3)，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19.6厘米，廣 12.3 厘米。前有正德壬申江西吉安府知府劉喬跋云："今之全集，則自天順辛巳海虞程公宗作守時始刻之。逾三十年，板刻殘缺，姑蘇顧公福作守，復刻之，實弘治辛亥也。迨今又二十餘年，而板刻殘缺尤甚。正德庚午春，喬以刑部郎中承乏兹郡，至則亟圖刻之。明年夏四月，始復任訪求善本，乃得之於郡庠生，手自校正，爰命翻刻之。"

今以正德本與甲本(或即朱高熾本)、乙本(程宗本)校勘，凡乙本脱誤者，甲本多不脱不誤，正德本文字每每從甲本。蓋程宗本書版遞經修補，脱誤甚多，劉喬乃别求善本(或即甲本)，翻刻行世。

劉喬刻本又有嘉靖十六年(1537)季本、詹治重修本，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遷遞修本，印本存世尚多，不贅。

[訂誤]

《天禄琳琅書目》卷六著録是書"元版"，稱"此書字法規仿鷗波，深得其妙，定屬元時重刊者。觀其槧印之精，非好古者不能爲。此書前應有序文，似是書賈欲充宋槧，遂妄爲割去，而不知其掩其善也。"按此"元版"疑係誤鑒，是書元代未見傳刻，明初有甲、乙二本，字體均仿趙松雪，此或即其中之一。

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六著録程宗本(實爲乙本，説詳本篇"訂誤"中)，稱其"字字流動，怡情悦目，在明翻宋本中本自少見，宜編撰《琳琅書目》諸臣收入'元版'一類，稱其書法深得鷗波之妙也。"葉啟勳《拾經樓紬書録》卷下葉十八著録該本，稱："此本近涵芬樓影入《四部叢刊》，沿《天禄琳琅》之誤，定爲元版。余取二本對勘，板框、墨線、字體無一不同，所謂字仿鷗波，定屬元時重刊宋板者，即此本也。"按該本今藏湖南省圖書館，實爲乙本(真天順程宗本)，[②]與《四部叢刊》影印之甲本實非一刻。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十三著録一本，稱"此本字體秀逸，雅有松雪齋風範，鐫工尤爲精麗。其初印之本，楮墨明湛，世人往往誤爲元刊。如《天禄琳琅書目》所載元本，正是此刻。近時涵芬樓印行《四部叢刊》，於廠肆訪購元本，爲盛意園藏書，售家價至逾千金，及細觀之，實即此本(天順程宗

---

① 轉引自祝尚書《宋人别集敘録》頁一七四。中華書局，1999 年。
② 承湖南省圖書館尋霖主任代爲比對書影，謹表謝忱。

本)之初印者耳。”按傅跋本今藏山西省文物局,予得見該本書影一葉,知其爲甲本,並非天順本。

黄永年言及《四部叢刊》選擇底本失誤,稱“《歐陽文忠公集》用所謂元刻本,其實是明天順時刻本,因爲是初印,而且字體和元浙本一樣用趙孟頫體,故書商用來冒充元本,影印時也誤信誤認。”①其説與傅氏正同,恐是人云亦云,非得自目驗者。

表一　程宗刻早印本文字與甲本文字異同,重修本、遞修本多因襲早印本,正德本文字同甲本

卷	葉	行	明天順六年程宗刻本(乙本)			明刻本(甲本)	明正德劉喬刻本
			早　印　本	重修本	遞修本		
四	三	後一	濁醪聊(一作■)共挹	■	■	猶	猶
五	二	後七	一本云送粟推官掌機官	粟,官	粟,官	張、宜	張、宜
七	九	後四	前日送酒,遂■洗兒	■	■	助	助
八	十一	二	以飛(■■■■)	■■■■	■■■■	一作已飛	一作已飛
	十一	三	清明前一日■■■■	■■■■	■■■■	奉呈聖俞	奉呈聖俞
十	六	後十	明日遂赴言師	言	言	京	京
十二	九	七	賜(■作■)宴新陪一笑	■,■	■,■	一,錫	一,錫
二十七	一	四	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國	■	■	柱	柱
三十	十一	後十	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	□	■	直	直
四十一	二	十	(三字一作志于古■)	■	■	視	視
四十三	七	二	庶幾所謂群居無處言談之文	無	無	燕	燕
六十五	五	六	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無傳也	無	無	爲	爲
六十七	十三	四	不必以人死年月斷定一代	定	定	於	於
八十七	二	一	綵雲盤中結	雲	雲	索	索
一百四	二	後九	而南澤未霑	南	南	雨	雨

表二　程宗刻早印本、重修本文字同甲本,遞修本脱誤,正德本文字同甲本

卷	葉	行	明天順六年程宗刻本(乙本)			明刻本(甲本)	明正德劉喬刻本
			早　印　本	重修本	遞修本		
三十	十一	後二	非有智謀豪傑之才	傑	■	傑	傑
	十一	後九	上爲緩其獄	緩	■	緩	緩
四十一	九	九	唐衰兵亂	唐	■	唐	唐
	十	八	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	斥二	■■■	斥二	斥二三
	十	後七	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	然	■	然	然

①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論》,頁30。

續　表

卷	葉	行	明天順六年程宗刻本(乙本)			明刻本(甲本)	明正德劉喬刻本
			早　印　本	重修本	遞修本		
五十九	十	十	皆不得其統	不	■	不	不
六十五	三	一	則相與聚立(一作於)宣德門外	相,聚,於	間,豪,求	相,聚,於	相,聚,於
	三	二	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	出	祖	出	出
	三	三	然言否者十七八	十七八	聖人大	十七八	十七八
	三	三	最後視者還	視	覩	視	視
	三	五	民生幸而爲饑民	生幸	至卒	生幸	生幸
	三	後三	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於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	下,下有	有育思	下,下有	下,下有
八十一	十七	後五	但不處於尤悔斯遷矣	處	■	處	處
九十二	十六	後十	此臣所以夙夜思惟,誨等詆臣者	惟,誨	■,■	惟,誨	惟,誨
九十六	一	八	非止自便	自	■	自	自
	三	後五	奚逭曠官之誚	誚	銷	誚	誚
一百	十	後十	參驗而行	驗	■	驗	驗
一百三	八	後七	竊慮四方相効	慮	忽	慮	慮
	八	後十	感勵臣民	民	六	民	民
	九	二	禁中因皇女降生	皇	堂	皇	皇
一百四	十三	一	平時無事,公私上下從容	無事,公私	■■,■■	無事,公私	無事,公私
	十三	三	皆可苟禄偷安	偷	■	偷	偷
一百十	四	五	稱述本支之盛	本	■	本	本
一百十二	六	八	但來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	爾果如	如果爾	爾果如	爾果如

表三　程宗刻早印本文字同甲本,重修本、遞修本脱誤,正德本文字同甲本

卷	葉	行	明天順六年程宗刻本(乙本)			明刻本(甲本)	明正德劉喬刻本
			早　印　本	重修本	遞修本		
三十九	一	後八	是歲秋,予貶夷陵	東夷	東夷	貶東夷	貶夷陵
四十二	六	後十	而忘其教養之具(一作漸)	■	■	漸	漸
	九	後六	然無出所謂三家居	者	居	者	者
四十三	五	六	慶曆三年春	■	■	慶	慶
	五	後四	夏四月,召自滑臺	■堂	■堂	滑臺	滑臺
	六	六	率不一二時	■	■	率	率

續 表

卷	葉	行	明天順六年程宗刻本(乙本)			明刻本(甲本)	明正德劉喬刻本
			早　印　本	重修本	遞修本		
四十三	六	後四	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	■	■	豈	豈
	六	後四	於是録之爲三卷	■,王	■,王	録,三	録,三
六十三	十九	二	廬山招(疑)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	據	據	(疑)	(疑)
六十七	十一	一	有不堪之窮愁■於文字	■■	■■	愁形	愁形
	十一	二	雖韓文公不免此累	■	■	累	累
七十五	十六	三	問:樂由中出	■	■	問	問
	十六	四	莫不協和律吕感暢神靈	■■■■■	■■■■■	律吕感暢神	律吕感暢神
七十九	十二	二	民愚無知,犯者猶鮮	■	■	猶	猶
	十二	後二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	■	府	府
九十一	九	四	徙領群牧	難	難	群	郡
	十七	後四	方時求治	未	未	求	求
九十三	六	二	是致怨怒臣深者	潮	潮	深	深
	六	三	是人倫之大惡	子	子	大	大
	廿一	八	形神俱瘁	刑	刑	形	形
	廿一	十	所以未敢遽言	善	善	言	言
九十四	廿二	後五	來預侍祠之列	傳	傳	侍	侍
九十六	十一	四	曲徇誠請	循	循	徇	徇
九十八	三	後七	乃叶天下公論	咕	咕	叶	叶
	四	五	臣風聞河東近日累奏事宜	且	且	日	日
	九	後一	況臺諫之官尤(一作)元是本職	■元	■元	一作元	一作元
	九	後	惡則杜漸	■	■	漸	漸
	十三	後三	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参軍齋挽而已	■■	■■	軍齋	軍齋
九十九	三	二	凡兵交之使來入大國	■,■	■,■	交,來	交,來
	十	一	乞賜重■朝典	■■	■■	重行	重行
	十一	二	須慮驕賊倡狂	■	■	驕	驕
一百	九	一	今袁宗等雖曾得旨	■■■	■■■	雖曾得	雖曾得
	十二	五	然淑之爲惡出於天性	害	害	惡	惡
一百一	一	後九	何曾用意求人	當	當	曾	曾

續 表

卷	葉	行	明天順六年程宗刻本(乙本)			明刻本(甲本)	明正德劉喬刻本
			早印本	重修本	遞修本		
一百一	五	七	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鋭志	鄉	鄉	知	知
	六	後六	朝中傳以爲笑	守	守	中	中
一百三	四	十	奏乞李允知軍	監	監	軍	軍
	四	後一	只要上益朝廷,下叶物議	監	監	益	益
	八	後三	便謂天下大豐熟	夫	夫	大	大
一百四	二	一	當與不當而已	■	■	當	當
	二	一	伏乞追寢權差之命	■■■	■■■	乞追寢	乞追寢
	二	二	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	■■■■	■■■■	轉運使差	轉運使差
	二	四	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	有	有	身	身
	二	九	而掩其前効,況又上虧朝廷	■,■	■,■	効,況	効,況
	三	七	分詣江淮名山	諸	諸	詣	詣
	三	後七	而大臣遞互相推,並不建明	雍,下	雍,下	推,不	推,不
	九	六	尤須多方以事拒絶	雖	雖	拒	拒
一百七	八	後四	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	讜	讜	黨	黨
一百十	十七	後一	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	問	問	同	同
一百十四	八	八	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	■■■ ■前	■■■ ■■	患在先 材能	患在先 材能
一百十五	廿二	七	恐處事未盡合宜	■■	■■	恐處	恐處

045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張習刻本《姑蘇雜詠》二卷附録一卷

明高啟撰。

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18厘米,廣11.8厘米。前有洪武四年(1371)季迪隸書自序,後有洪武三十一年周傅跋、成化丙午春二月望張習重刊後序及補遺半葉。

是書詠吳中故迹,爲青丘詩單刻之一。鄉人周傅編輯,初刻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青丘單刻小集,除此書外,尚有《吹臺集》、《江館集》、《鳳臺集》、《婁江吟稿》等,自選定爲《缶鳴集》十二卷,其妻周氏侄立於永樂元年(1403)鏤版行之。至景泰初,徐庸以類分彙,成《大全集》十八卷,稱爲完備。自《大全集》出,單刻諸編遂罕見流傳。

此本卷末後附《讀書臺》、《鬱林石》、《虞雍公墓》、《石湖》、《鶴山書院》、《瑞芝亭》六首,爲張習補題,非青丘原作。編次與洪武初刻小異,文字則尚多存古。習字企翱,姑蘇人。嗜刻書,刻有楊基《眉菴集》、張羽《静居集》、徐賁《北郭集》、高啟《槎軒集》,合爲明初四大家。又有《僑吳集》、《夷白齋集》、《雁門集》等。皆號稱精雅,爲世所重。

此初印本，卷端題“吳郡高啟季迪著”(圖 2－045－1)。青丘自序及目録首葉前半缺佚，經前人影寫補足。書中黏附傅增湘手札一通。鈐有“周暹”印。[①] 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 《姑蘇雜詠》歲杪有人持來，初擬存此複本，得藉以互補所缺。繼而思之，一人而據此二帙，未免傷廉，不若與公分存之爲得計，故仍以奉告。但此本前缺隸書序二葉，又目録半葉，異日可依敝藏本補之。而敝藏本末葉乃嘉靖補刻，且增詩一首，又首葉添刻殷輅名，是爲嘉靖補印本矣。此本尚是洪武原刊早印，其附録六詩，爲成化張習補刻，爲敝藏本所無。即周傅序亦未失去，則佳勝固遠出敝本之上矣。竢公收得後，有暇更假我補録之，當蒙慨諾也。前途索值百六十金，適決計停止收書，乃從此本割愛始。所惜篇中缺字，恐世間無第二本可補也。藏園。

傅氏此札不題投贈名氏，玩其語意，似即致周叔弢者。

[後印]

此刻有後印本，傅增湘舊藏，前有洪武四年季迪隸書自序。卷端添改作“高啟季迪著，後學殷輅校刊”二行，因係剜補，字體有嘉靖刻本意味，與原刻不相侔(圖 2－045－2)。

初印本有張習後序及補題六首，後印本無之；初印本卷末止於《甫里即事》“我亦年來稍能”句(圖 2－045－3)；後印本之末葉爲嘉靖補刻，增入《雨中過憩龍山》“春雲晻靄潤奔渾”云云二首(圖 2－045－4)，又有題記云：“憩龍即輅之新阡也。偶閲《大石志》得此二首，故並録之。”爲初印本所無。

此帙卷末有黄廷鑑手跋云：

> 是書洪武年間有二本，一刻於四年辛亥，再刻於末年戊寅，然四年本出公手定，尤爲祖刻足貴。迨後景泰中，《大全》本盛行，而此單刻寖微。國朝康熙間，雖有周氏、金氏兩家重鋟，然祇據流傳俗本，未獲見初刻付梓，是以錯亂譌脱，皆無足觀。今秋芙川参軍出是本屬題，古香盈紙，字迹圓整，洵與元槧無二。舊爲陸敕先暨泰興季滄葦藏書，輾轉流傳，卷帙首尾，圖記重重。以今視洪武初刻，已閲五百年，當與宋槧同珍矣。第此本初刻而非初印，卷首題撰人及校刊姓氏兩行係出補刊，其殷輅未詳在何時，玩其字刻，與全書迥異，似屬景泰後成、弘間人，明眼人當一覽而知，不爲所惑也。道光辛丑(二十一年，1841)冬十有一月長至後五日，八十拙叟廷鑑呵凍書。

又繆荃孫手跋云：

> 此書罕見，琴川黄先生跋語至詳至確。殷輅補二詩，云出《大石志》。按大石陽山支峰，湧出山腰如蓮花。《志》明中葉人所撰(俟考人名)，既見此《志》，則非明初人矣。然《大全集》以前單刻本無不絶佳，況遞爲名家收藏，望而知爲瓌寶。藝風。

---

① 周叔弢談《古逸叢書三編》事，舉自藏數種，“皆銘心絶品，列入甲等無愧色”，中有所謂“明洪武本”《姑蘇雜詠》，當即此帙。《弢翁藏書年譜》頁 236。

又有鄧邦述、吳昌綬、陳曾壽手跋，文長不録。

鈐有"貽典"、"滄葦"、"振宜私印"、"紅藥山房收藏私印"、"思贊"、"稽瑞樓"、"蓉鏡收藏"、"芙初女士姚畹真印"、"在處有神物護持"、"琴六借觀"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嘉靖後印本所知尚有一帙，袁克文舊藏。洪武四年季迪隸書自序及三十五、四十一兩葉缺失，袁氏屬梅真女史據傅增湘藏本影寫補完。傅氏爲賦四章云：

> 洪武初雕墨瀋香，正嘉校補出殷輊。樵風詞客勤搜討，不識寒村是鄭梁。
> 《鳳臺》、《江館》久飄零，百首新詩託汗青。賴有王希重入木，尚留自注發幽馨。
> 寫韻風流美采鸞，閑揮墨沙補叢殘。玉臺逸事差堪比，紙尾親題席佩蘭。
> 拜經遺籍化雲煙，海内何人覯此編。我與君家剖雙璧，今情古豔鬥嬋娟。

另有鄭文焯手跋。鈐有"鄭梁之印"、"石芝西堪校秘書記"、"叔問"、"漢尊唐壺宋瓶之室"、"克文與某真夫人同賞"、"穀孫秘笈"、"密均樓"、"陳清華字澄中號郇齋藏"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①

以上三帙，傅增湘曾寓目，定爲洪武原刻。今觀此本開版字體風格，與成、弘間習所刻明初四家集略近，應以明成化張習刻本著録。

046
明弘治十八年(1505)賈性刻本《群書集事淵海》四十七卷

不著撰人名氏。

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8.9 厘米，廣 12.8 厘米。

是書劉健序云"國初人所輯"，分君、后妃、臣、外戚、人物、人事、性行、宦者、紀異、夷狄十門，凡其事之善惡成敗載之益詳且備，甚便觀覽。弘治間司禮監左少監賈性購得傳本，共四十七卷，遂校正付梓。明高儒《百川書志》著録，稱"弘治末年方梓行，蓋國朝人之所爲者"。《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引《百川書志》，誤刻書之時爲撰書之年。

此本字體仿趙松雪而有變化，墨色圓潤，爲明前期司禮監刻書典型風貌(圖 2－046－1)，與後來正德翻刻本字體瘦削而趨於方正者已自不同。比較二者，可窺見弘、正中版刻風氣之變化。前有弘治十八年乙丑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序(圖 2－046－3)，末有李東陽、謝遷後序。

鈐有"清渠書屋"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翻刻]

是書有**明正德八年(1513)慎獨齋翻刻本**(圖 2－046－2)，匡高 18.7 厘米，廣 12.7 厘米。卷首弘治劉健序(圖 2－046－4)後有"皇明正德癸酉五月慎獨齋刊"牌子。較之原本，能得虎賁之似。

---

① 北京中國嘉德 2004 年秋拍第 2704 號拍品即此。

慎獨齋所刻《十七史詳節》、《文獻通考》、《羣書考索》等諸書題"建陽木石山人劉弘毅"刊,或題"劉洪"刊。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云"弘毅繼劉洪主慎獨齋刻書事,洪刻書多於弘治間,弘毅刻書多於正德間",疑劉洪、劉弘毅爲二人。① 方彦壽《建陽劉氏刻書考》文據《劉氏宗譜》,考定二者實即一人。②

賈性本傳世無多,射利者往往取慎獨齋翻本,汰去劉健序後刊書木記,以充賈氏原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所據之湖北圖書館藏"賈性本",實即佚去前序之慎獨齋本。

047

明正德黄瓚山東刻本《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

宋秦觀撰。

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單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20.2 厘米,廣 14.2 厘米。前有目録。

秦觀集有宋乾道九年(1173)刻本(圖 2-047-1),王定國守高郵時所編,總七百二十篇,釐爲《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板置郡庠。刻工有劉文、劉志、劉宗、劉仁、劉明、李憲、趙通、潘正、周佾、曲訢等,文字缺誤不少。紹熙三年高郵軍學教授謝雩修版重印,增漏字六十有五,去衍字二十有四,易誤字三百有奇。

明嘉靖十八年(1539)張綖刻本《淮海集》,前有嘉靖乙巳盛儀序,稱本書宋版"舊藏國子監,歲久漫漶,儀真黄雪舟中丞瓚一刻於山東",又張綖自序云:"北監舊有集版,歲久漫漶,近日山東新刻不全"。瓚字公獻,儀真人。成化二十年(1484)進士,累官江西右布政。曾任應天府尹,明正德間,巡撫山東,官終南京兵部右侍郎,嘉靖元年(1522)致仕歸。著有《雪洲文集》。

此本(圖 2-047-2)無序跋可稽刊刻年月,開版字體爲弘治、正德間風格。版心下有刻工名:劉志、劉宗、劉仁、劉十、曲訢、趙通等,係從宋乾道本翻出。宋乾道本原有蘇軾、黄庭堅等和詩,以雙行小字附於淮海詩之後,此本多削去不録,故文字位置相應前推;宋乾道本有《長短句》三卷,此本無之。以上特點,對照盛儀、張綖所記之山東新刻不全本,宛然相符,則此本殆即黄瓚所刻。

鈐有"長白敷槎氏堇齋昌齡圖書印"、"徐鈞印"、"愛日館收藏印"、"曉霞收藏"、"曉霞"、"禮培私印"、"掃塵齋積書記"等印。今藏臺灣"中央圖書館"。

此本流傳絶少,所知僅祁陽陳澄中舊藏一帙,與此同版,今歸上海圖書館。

[翻刻]

是書明代翻本,所知有二種:

(一) **華州公署刻本**(圖 2-047-3)。白口,單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20 厘米,廣 14.1 厘米。前後無序跋。按是書有嘉靖四十四年(1565)張光孝補版印本存世,據張光孝跋語,可知爲華州公署所刻(説詳後)。

此初印本,未經補版。鈐有"壽慈堂"、"小睡足軒"、"嬰盦"等印。秦更年舊藏,有其手書跋

①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頁 224 右《潛室陳先生木鍾集》條。

② 《文獻》1988 年第 3 期,頁 218。此條承楊成凱先生告知,謹表感謝。

語。後歸潘重規,近年散落書肆。①

吾家淮海公集宋刻而外,明代凡五刻,黄、張、胡、李諸本余皆見之,明初刻本迨未寓目。海内藏家,惟丁氏《八千卷樓書目》載有是本,凡《正集》四十卷、《後集》六卷,無《長短句》,今在江南圖書館,此外蓋無聞焉。頊千居先生持眎此本,卷帙與丁《目》同,其爲明初本殆無疑義。求之十數年而不得者,一旦陳於目前,其爲欣喜,何可言喻! 因強留之案頭,摩挲經月。還書之日,聊識數言。書經我眼即我有,奚必歸插架而後快哉。丙辰(1916 年)秋八月,小睡足軒主人書於海上寓廬。

(二) **明嘉靖十一年(1532)安正堂刻本**(圖 2 - 047 - 5)。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7.8 厘米,廣 11.9 厘米。卷末有"嘉靖壬辰孟夏安正堂刊"木記。安正堂爲建陽名肆,堂主劉姓。

鈐有"葉氏菉竹堂藏書"、"鳴野山房"、"羣碧樓"、"百靖齋"、"嘉靖刻本"、"遂翔眼福"、"綬珊六十以後所得書畫"、"九峰舊廬藏書記"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以上所記翻本二種,淮海師友蘇軾、黄庭堅等人和詩均已削去,當屬同一版本系統。華州公署本、安正堂本文字互異:華州公署本文字譌誤處,安正堂本多不誤(詳附表一),安正堂本文字譌誤處,華州公署本多不誤(詳附表二),又有宋乾道本與華州公署本文字異同,安正堂本同華州公署本者(詳附表三)。由此推斷:二本彼此爲平行關係,各自獨立依據某本翻刻,某本又直接翻自宋乾道本。今黄瓚刻本版心刻工尚依據宋乾道本,係直接翻本,華州公署本、安正堂本當據黄瓚本翻刻,係間接翻本。

表一 明華州公署刻本誤而明安正堂刻本不誤例(帶 * 者爲補版葉,下同)

宋刻本		明刻本				
宋乾道八年刻本	位置	明正德黄瓚刻本	明華州公署刻本		明嘉靖安正堂刻本	位置
			初印本	張光孝補版本		
不遑議夫無窮	一/2/6	夫	天(誤)	天(*)	夫	一/2/6
而土之色黄	一/2/後 2	土	上(誤)	上(*)	土	一/2/後 2
夫子獨何妙	一/3/後 1	妙	涉(誤)	涉(*)	妙	一/3/後 1
前望建業之都	一/3/後 9	建	逮(誤)	逮(*)	建	一/3/後 9
聲聞於天	一/6/後 4	天	夫(誤)	夫	天	一/6/後 10
扁舟歲欲徂	二/2/3	徂	祖(誤)	祖(*)	徂	二/2/3
世無妙質孰與言	二/4/後 6	孰	熟(誤)	熟(*)	孰	二/4/後 6
踈雨滴梧桐	二/7/5	踈	跡(誤)	跡(*)	踈	二/7/5
恥爲升斗謀	三/1/8	升斗	外升(誤)	外升(*)	升斗	三/1/8
文章有新格	四/4/後 3	文章有新格	文章格(誤)	文章格(*)	文章有新格	四/2/後 9
勿矜孔鸞姿	四/4/後 5	孔	紀(誤)	紀(*)	孔	四/3/1

① 北京嘉德 2008 年秋拍第 2736 號拍品即此。

表二　明安正堂刻本誤而明華州公署刻本不誤例

宋刻本		明刻本				
宋乾道八年刻本	位　置	明正德黄瓚刻本	明華州公署刻本		明嘉靖安正堂刻本	位　置
			初印本	張光孝補版本		
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件	一/1/7	冶	冶	冶	治(誤)	一/1/7
果徙壽陽	一/1/9	壽	壽	壽	毒(誤)	一/1/9
雨雹散雷椎	一/3/後 2	椎	椎	推(＊)	推(誤)	一/3/後 2
欣瀄汩之覽游	一/4/後 10	瀄	瀄	瀄	節(誤)	一/4/後 10
焦溪乏胥蔓之飾	一/5/5	胥	胥	胥(＊)	骨(誤)	一/5/5
獨爲三子者詠歎如此	一/5/後 5	如此	如此	如此	□□(誤)	一/5/後 9
藻繪資稱述	二/1/後 7	恣(誤)	資	資(＊)	恣(誤)	二/1/後 7
海棠杜宇相因依	二/2/後 9	依	依	依(＊)	□	二/2/後 9
閉久當開乃其理	二/5/後 2	閉久	閉久	閉久(＊)	閑人(誤)	二/5/後 2
村落次第集	二/5/後 8	村	村	村(＊)	材(誤)	二/5/後 8
褰裳涉淺瀨	二/6/7	褰	褰	褰	塞(誤)	二/6/7
一作艱難	二/6/8	艱難	艱難	艱難	難難(誤)	二/6/8
遠近困供億	二/8/1	困	困	困	因(誤)	二/8/1
解驂憩邗溝	三/1/9	邗	邗	邗(＊)	邦(誤)	三/1/9
百金雇吹彈	三/2/10	雇	雇	雇	顧	三/2/10
洶洶東南騖	三/4/後 4	騖	騖	騖(＊)	騖	三/3/後 7
史君厭機械	四/1/7	使	史	史(＊)	使	四/1/7
久寓有飢色	四/4/後 9	饑	饑	饑	餓(誤)	四/3/4

表三　明刻三本文字彼此相同、且異於宋本例

宋刻本		明刻本				
宋乾道八年刻本	位　置	明正德黄瓚刻本	明華州公署刻本		明嘉靖安正堂刻本	位　置
			初印本	張光孝補版本		
杞柳莵其成行	一/1/後 9	蕘	蕘	蕘	蕘	一/1/後 9
引年乞身	一/4/9	老	老	老	老	一/4/9
弗能飞翻	一/6/1	而弗	而弗	而弗	而弗	一/6/7
坐投淝水	一/7/後 10	肥	肥	肥	肥	一/8/6
酬獻埃壒外	二/1/後 5	獻酬	獻酬	獻酬(＊)	獻酬	二/1/後 5
美人邈雲眇	二/2/7	邀	邀	邀(＊)	邀	二/2/7

續 表

宋刻本		明刻本				
宋乾道八年刻本	位　置	明正德黄瓚刻本	明華州公署刻本		明嘉靖安正堂刻本	位　置
			初印本	張光孝補版本		
藝老筆精湖海推	二/2/後 10	易	易	易(＊)	易	二/2/後 10
草木縈天帶流水	二/5/8	榮	榮	榮(＊)	榮	二/5/8
千夫荷鍤開久殯	二/5/8	插	插	插(＊)	插	二/5/8
隆曦破層陰	二/6/1	曾	曾	曾	曾	二/6/1
孤榜傍横塘	二/6/後 1	旁	旁	旁	旁	二/6/後 1
憬彼高句麗	二/7/後 10	□□	□□	□□	□□	二/7/後 10
飛紅觸幽幔	三/2/3	慢	慢	慢	慢	三/2/3
泱泱春溜滿	三/2/後 5	漸	漸	漸	漸	三/2/後 5
復登窣堵波	三/5/後 5	翠	翠	翠	翠	三/4/8
向晨結束争長途	四/2/5	事	事	事(＊)	事	四/1/後 4
孤芳轉眄同衰草	四/3/後 4	勞,衰	勞,哀	勞,哀	勞,衰	四/2/後 4
終從大人議	四/4/後 9	夫	夫	夫	夫	四/3/5

［後印］

黄瓚刻本傳世又有重修本：卷六末首詩《與子瞻會松江得浪字》第四、五行，“婕娟棄追逐，撥剌亦從放”，重修本“逐”字缺損，後人修版時不查，遂將第五行餘字悉上移一格，全詩因而僅餘四十九字。[①]

鈐有“荃坡藏書”、“潘氏桐西書屋之印”、“荃坡潘介繁珍藏之印”、“宗室盛昱收藏圖書印”、“藝風審定”、“莛圃收藏”等印。今藏臺灣“中央圖書館”。

華州公署刻本傳世者有初印、後印之别，所知有三種：

（一）**初印本**。前述之秦更年舊藏本即是。

（二）**重修本**。摹印稍晚，間有補版。李盛鐸舊藏此集明刻本，稱“序跋缺。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相傳此本爲黄瓚刻於山東者。以較他本，殊有勝處。”[②]實即此本。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三）**遞修本**。前有嘉靖四十四年張光孝序云：“集刻之揚州，不知誰氏好少游，復刻之華州公署，歲月既久，半逸之。兹郡侯汝陽壺山張翁者，博古有道之君子也，取乃兄鵲山學士所考訂少游集本再示予，較譌補闕以傳之。”卷一首葉第一行已屬補刻（圖 2－047－4），卷二首葉亦有後來補刻（圖 2－047－6）。書中補版字體各異，非成於一時，最晚補版葉字體與張光孝序文同，知修補至嘉靖四十四年。修版者失於校勘，以致補刻葉譌誤滿紙，不能卒讀（詳附表四）。

① 說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志》頁 294。
② 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録》頁 287。

表四　明華州公署刻初印本不誤、補版致誤例

宋刻本		明刻本			
宋乾道八年刻本	位置	明華州公署刻本		明嘉靖安正堂刻本	位置
		初印本	張光孝補版本		
旅百怪而争遒	一/2/1	遒	道(誤)(＊)	道(誤)	一/2/1
象罔出而侮人兮	一/2/後9	人	□(＊)	人	一/2/後9
螭蜃過而垂涎	一/2/後9	涎	延(誤)(＊)	涎	一/2/後9
其羨流冗浸捐棄於溝壑者	一/5/1	冗	□	冗	一/5/1
沸潭謝聱取之游	一/5/5	聱取	聲聆(誤)	聱取	一/5/5
野老䩄然而笑曰	一/5/10	聽(誤)	听(＊)	䩄	一/5/10
楊李禄山之汙	一/5/後6	禄	録(＊)	禄	一/6/1
飛棟明朝晷	二/1/5	棟	陳(誤)(＊)	棟	二/1/5
璧月窺夜禮	二/1/6	璧	壁(誤)(＊)	璧	二/1/6
聱牙戲清深	二/1/7	聱	聲(誤)(＊)	聱	二/1/7
西北馳使馹	二/1/後2	馹	驛(＊)	馹	二/1/後2
脱略無范蔡	二/2/2	蔡	祭(誤)(＊)	蔡	二/2/2
吳會雖褊小	三/1/後6	褊	稨(誤)(＊)	褊	三/1/後6
巢許安可同	三/1/後9	同	□(＊)	同	三/1/後9
原心良自誣	三/3/3	自	目(誤)(＊)	自	三/3/3
偉哉元氣間	三/4/後7	間	問(誤)(＊)	間	三/3/後10
籃輿入青蒼	四/1/4	籃,入	藍,人(誤)(＊)	藍,入	四/1/4
岸巾塵想消	四/1/後1	巾	中(誤)(＊)	中(誤)	四/1/後1
隱約林梢低日車	四/2/9	梢	稍(誤)(＊)	梢	四/1/後8
駸駸歲遒盡	四/5/5	遒	遵(誤)(＊)	遒	四/3/後1

鈐有"京江胡氏棣花堂藏書印"、"陽湖陶氏涉園所有書籍之記"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華州公署刻初印本《與子瞻會松江得浪字》詩亦缺"逐"字,知華州公署刻本即據黄瓚刻後印本翻雕。安正堂本"逐"字不缺,知從黄瓚刻初印本翻刻。

048
明正德、嘉靖間蜀刻本《史通》二十卷

唐劉知幾撰。

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匡高 20.6 厘米,廣 14.4 厘米。前有景龍四年《序録》、目録。

是書成於唐景龍四年，原五十二篇，《體統》、《紕謬》、《弛張》三篇亡失，今存四十九篇。相傳有宋本，盧文弨《羣書拾補》徵引及之，今已不可蹤迹。

此本前後序跋爲書坊撤去，刊書年月不可稽。觀其字體，當是正、嘉間刻本。傳世有據此重修之本，前人定爲陸深蜀中刻本（各家著録或稱爲儼山本、陸文裕本）。

此初印本（圖 2－048－1），未經儼山訂正《曲筆》、《鑒識》二篇錯簡，卷五《因習》上第十八注“缺文”（圖 2－048－5），卷七《鑒識》末句“揚名於後世者乎”接《探賾》（圖 2－048－10），無陸深識語，或即儼山撫蜀時所見蜀中舊刻本（說詳後）。鈐有“莫友芝圖書印”、“莫彝孫印”、“莫繩孫印”“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印”、“劉承幹字貞一號翰怡”、“嘉業堂”等印。《嘉業堂藏書志》著録。今藏臺灣“中央圖書館”（書號 216.1 05177）。

［後印］

此刻有重修後印之本，卷一首葉即爲補版（圖 2－048－2），匡高 19.7 厘米，廣 13.8 厘米。前有王閣《刊正史通序》，卷末有高公韶、陸深、彭汝寔、李佶跋。卷五《因習》上第十八，重修本移入錯簡六條，篇末增入儼山跋（圖 2－048－6、8）云：

> 按《史通》十卷，舊本定爲三十八篇，篇繫一事，惟《因習》分爲上、下篇，上篇舊稱文缺，今本存三十七篇。比因訂正《曲筆》、《鑒識》二篇錯簡，乃類爲一篇，以還之於此，未必其本書也，而文亦煩綴矣。知幾之爲此書也，高自標致，嘗謂國史以叙事爲工，叙事以簡爲主，故自子長、丘明而上，皆涉抨彈，然此書之冗長亦不少矣。笑前人之未工，亡己事之已拙。嗚呼，修辭之難也如此！深謹記。

卷七《鑒識》第二十六，初印本有文字十四條，重修本刪去七條（其中五條移至卷五《因習》上第十八），增入陸儼山跋（圖 2－048－11）：

> 按《曲筆》篇“流汗刮席”下便寫“至如朝廷”，止“言多爽實”，凡三十七字，“蓋史之爲用也”上絶不屬《鑒識》篇。“不可同年”下云“故知割席不敢視”云云，“割席”疑承“刮席”爲文。“逮漢史繼作”上亦不屬。其後文多雜亂，難爲章句，始知其爲錯簡。因加訂正如此。此書外篇别有《點煩》云：“回易數字，加足片言，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寔公言也，故敢如例云爾。是歲嘉靖乙未（十四年，1535）秋七月既望，雲間陸深謹識。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帙（書號 11312）。

上海圖書館藏有同版一帙，卷前王閣《刊正史通序》、卷末有高公韶、陸深、彭汝寔、李佶跋已佚失。鈐有“曾在雲間歗園沈氏”、“沈慈之印”、“太常博士”、“沈慈印”、“十峰父”、“臣澂私印”、“子清”、“徐乃昌讀”等印（書號 790328－331）。

今按：觀此本卷末陸深跋“明年乙未，承乏西來，得因舊刻校之，補殘刓繆，凡若干言。乃又訂其錯簡，還其缺文，於是《史通》始可讀”等語，陸本或係利用蜀藩刻舊版重修而成，並非另刻一本。舊版有殘缺者，陸氏爲之修補；舊本《曲筆》、《鑒識》有錯簡，陸氏爲之重修訂正。若此推測成立，則嘉業堂藏本當即蜀藩舊刻矣。

［翻刻］

是書有**明翻刻本**(圖 2－048－3)，左右雙邊。匡高 20.4 厘米，廣 14.4 厘米。有陸、王、李、楊、高、彭諸氏序跋，開版爲嘉靖中吴越刻本樣式。

取校蜀本，翻本特點有三：(1)《因習》上篇有錯簡六條，篇末有陸深識語，與蜀刻重修本同，惟中間添入"策日"至"蜀無"一葉文字(圖 2－048－7、9)；(2)《鑒識》篇文字未作削改，篇末無陸深識語(圖 2－048－12)，與蜀刻初印本同；(3)《因習》上篇中所聚錯簡六條，與《曲筆》、《鑒識》二篇文字重出(詳表一、二)。

表一　蜀本、翻本《因習》上篇異同(○表示與同一列上條情況相同)

<table>
<tr><th colspan="3">明正德、嘉靖間蜀中刻本</th><th colspan="3" rowspan="2">明　　翻　　本</th></tr>
<tr><th>初印本</th><th colspan="2">重修本(陸深本)</th></tr>
<tr><th>起訖</th><th>次序</th><th>起　　訖</th><th>次序</th><th>起　訖</th><th>另　見</th></tr>
<tr><td rowspan="6">(缺文)</td><td>1</td><td>"古者諸侯並争"至"家相謂爲彼短"</td><td>1</td><td>同左重修本</td><td>《鑒識》</td></tr>
<tr><td>2</td><td>"至如朝廷貴臣"至"言多爽實"</td><td>2</td><td>○</td><td>《曲筆》</td></tr>
<tr><td>3</td><td>"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至"安可信於史耶"</td><td>3</td><td>○</td><td>《鑒識》</td></tr>
<tr><td>4</td><td>"張晏云遷殁後"至"反受嗤於拙口也"</td><td>4</td><td>○</td><td>《鑒識》</td></tr>
<tr><td>5</td><td>"夫史之曲筆僞書"至"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td><td>5</td><td>○</td><td>《鑒識》</td></tr>
<tr><td>6</td><td>"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至"故加兹謗議者也"</td><td>6</td><td>○</td><td>《鑒識》</td></tr>
</table>

表二　蜀本、翻本《鑒識》篇異同

<table>
<tr><th colspan="4">明正德、嘉靖間蜀中刻本</th><th colspan="3" rowspan="2">明　　翻　　本</th></tr>
<tr><th colspan="2">初印本</th><th colspan="2">重修本(陸深本)</th></tr>
<tr><th>次序</th><th>起　　訖</th><th>次序</th><th>起　　訖</th><th>次序</th><th>起　訖</th><th>另　見</th></tr>
<tr><td>1</td><td>"夫人識有通塞"(六/後 9)至"不可同年故知"(七/9)。</td><td>1</td><td>"夫人識有通塞"至"不可同年"。</td><td>1</td><td>同左初印本</td><td></td></tr>
<tr><td>2</td><td>"割席不敢視"(七/9)至"用雪伯收之怨也"(七/後 2)。</td><td>2</td><td>"逮漢史繼作"至"可爲連類"。</td><td>2</td><td>○</td><td></td></tr>
<tr><td>3</td><td>"且中興之史"(七/後 3)至"空傳僞録者矣"(七/後 4)。</td><td>3</td><td rowspan="3">"且中興之史"至"空傳僞録者矣"。</td><td>3</td><td>○</td><td></td></tr>
<tr><td>4</td><td>"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七/後 5)至"故加兹謗議者也"(七/後 8)。</td><td></td><td>4</td><td>○</td><td>《因習》六</td></tr>
<tr><td>5</td><td>"古者諸侯并争"(七/後 8)至"家相謂爲彼短"(七/後 10)。</td><td></td><td>5</td><td>○</td><td>《因習》一</td></tr>
<tr><td>6</td><td>"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七/後 10)至"安可信於史耶"(八/4)。</td><td></td><td rowspan="2">"且中興之史"至"空傳僞録者矣"。</td><td>6</td><td>○</td><td>《因習》三</td></tr>
<tr><td>7</td><td>"蓋霜雪交下"(八/4)至"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八/10)。</td><td></td><td>7</td><td>○</td><td></td></tr>
<tr><td>8</td><td>"自梁陳以降"(八/10)至"情僞可求"(八/後 1)。</td><td>4</td><td>"自梁陳以降"至"情僞可求"。</td><td>8</td><td>○</td><td></td></tr>
</table>

續　表

<table>
<tr><td colspan="4">明正德、嘉靖間蜀中刻本</td><td colspan="3" rowspan="2">明　翻　本</td></tr>
<tr><td colspan="2">初印本</td><td colspan="2">重修本(陸深本)</td></tr>
<tr><td>次序</td><td>起　　訖</td><td>次序</td><td>起　　訖</td><td>次序</td><td>起　訖</td><td>另　見</td></tr>
<tr><td>9</td><td>"膏肓墨守"(八/後 1)至"誠智士之明鑒也"(八/後 2)。</td><td>5</td><td rowspan="3">"膏肓墨守"至"誠智士之明鑒也"。</td><td>9</td><td>○</td><td></td></tr>
<tr><td>10</td><td>"逮漢史繼作"(八/後 2)至"可爲連類"(八/後 7)。</td><td rowspan="2"></td><td>10</td><td>○</td><td></td></tr>
<tr><td>11</td><td>"張晏云遷殁後"(八/後 7)至"反受嗤於拙口也"(九/7)。</td><td>11</td><td>○</td><td>《因習》四</td></tr>
<tr><td>12</td><td>"劉祥傳宋書序録"(九/7)至"知其妄施彈射矣"(九/後 2)。</td><td>6</td><td rowspan="2">"劉祥傳宋書序録"至"知其妄施彈射矣"。</td><td>12</td><td>○</td><td></td></tr>
<tr><td>13</td><td>"夫史之曲筆僞書"(九/後 2)至"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十/2)。</td><td></td><td>13</td><td>○</td><td>《因習》五</td></tr>
<tr><td>14</td><td>"夫以廢興"(十/2)至"揚名於後世者乎"(十/後 1)。</td><td>7</td><td>"夫以廢興"至"揚名於後世者乎"。</td><td>14</td><td>○</td><td></td></tr>
</table>

據此推測，翻本當據蜀刻初印本爲底本，參用重修本(即陸深本)。或因重修本《鑒識》中錯簡五條已删，《曲筆》中錯簡一條未删，彼此矛盾，翻本遂將《鑒識》與《曲筆》篇作同等處理，錯簡亦不加删削。

此本經顧廣圻手校，有鄧邦述、葉景葵、洪業跋。鈐有"顧廣圻印"，又有鄧邦述"正闇審定"、"正闇居士"等印。封面有鄧氏"百靖齋"、"羣碧樓"、"嘉靖刻本"、"校本"組合印(圖 2－048－4)。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T01244－47)。

> 歲初自美洲歸，道過上海。二月九日，顧起潛延至合衆圖書館午餐，出示鄧正闇舊藏顧千里手校陸刻本《史通》。見《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六葉廿五。其所謂陸刻者，雖有陸深、王閣、李佶、楊名、高公韶、彭汝寔諸氏序跋，雖亦每半葉十行，行廿字，而其字體乃與昔所見原梓、翻修陸刻諸本迥不相同。似吴越，不似川蜀工手。北歸後檢讀舊稿，疑其本乃《天一閣書目》中范堯卿所謂第三刻本者之流。因函托起潛代雇書胥爲我影抄一部。覆書謂書手不可得，擬從葉揆初先生校録之本手製勘表，以饜吾望，十二月一日寄到，共得廿六葉。……按揆初先生所用底本當是萬曆壬寅十月前張慎吾豫章初刻之本，卷四葉五、卷十八葉十二之黑釘尚未去，而卷七《曲筆》、《鑒識》二篇尚未移增幾八百字也。至於其所謂陸本者，果非儼山刻本，蓋《鑒識》篇後陸跋已删削去，《因習》上篇後陸跋雖存，而篇中所聚錯簡乃皆已見《曲筆》、《鑒識》二篇中，自與跋語相牴牾也。是不僅刻工字體一端可斷其非陸氏蜀刻矣。澗薲題識遽從遵王《敏求記》所述，以文裕刻本相當，殆未細讀《因習》篇後跋文，而竟爲書前後之序跋所欺耳。昔者業校萬曆丁丑張碧山雲間刻本所注蜀本異文，訝其輒與蜀藩原刻及儼山翻梓諸本不同，疑碧山亦爲第三刻本之流所愚。今檢起潛此表，益證吾説不誤。然則澗薲錯認在乾、嘉之代，碧山錯認於萬曆之初，更在其先二百餘年也。諸家目録校記沿張、顧之誤而亦誤者指不勝數，毋論矣。

明翻本流傳未廣，前人多認爲陸深刻本，顧廣圻《思適齋書跋》卷二、鄧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六、葉景葵《卷盦書跋》均同此誤。潘景鄭、顧廷龍《明代版本圖録初編》亦仍其說，洪業跋已作糾正。

049
明嘉靖許宗魯刻本《韻補》五卷

宋吳棫撰。

半葉九行，小字雙行，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邊。匡高 18.4 厘米，廣 12.6 厘米。前有乾道四年(1168)四月壬子徐蕆序。次韻補書目，書目後有吳氏識語。

是書取古書自《易》、《書》、《詩》以下，以及宋朝歐、蘇，凡五十種，其聲韻與時不同者皆入焉。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著録。傳世有宋孝宗乾道刻本，前有乾道四年徐蕆序，或即本書第一刻。[1] 又有元刻本，宋諱匡、筐、恒、桓、構、搆等字間缺末筆，前人多認爲宋刻。[2] 明嘉靖中凡有二刻：一何天衢本，前有嘉靖元年(1522)陳鳳梧序；一此許宗魯本，字皆古體。

宗魯(1490—1559)字東侯，號伯誠，咸寧人。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嘉靖初年視湖廣學政。此本或即任職湖廣時所刻，字體多仿篆籀，與所刻《吕氏春秋》、《國語》正同。

是書元本自宋乾道本出，而時有譌脫。明何天衢本一依元本，並元本之誤亦沿襲不改。此本則源出元本，於元本之誤有所校正。惟許氏未見宋乾道本，每據他書改本書，頗失吳氏之指(如表一)。

表　一

	宋刻本	元刻本	明何天衢本	明許宗魯本	
				原文	王振聲校
江	《風俗通》，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	珍物	珍物	出珍物	“出”字宋本(暄按：實是元本)無
杠	床前横	横	横	横木	按《説文》有“木”字，《廣韻》無。是不知宋本从《廣韻》出。
控	椌	椌	椌	控	
棟	梁也	梁也	梁也	極也	按《説文》正作“極也”，是亦許氏據《説文》改本書者。
幢	旛幢。《釋名》：幢，童也	旛幢。童也	旛幢。童也	旛幢也	蓋許氏不知吳氏所引原本《釋名》，又刊落“童”字。

① 半葉六行，小字雙行，行十八字。《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三著録，今藏遼寧省圖書館。《古逸叢書三編》據以影印，中華書局，1985 年。

② 半葉十行，小字雙行，行二十四字。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七、袁氏《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種》、潘氏《寶禮堂宋本書録》經部、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卷一著録之“宋本”實即此元刻本。

此初印本(圖 2－049－1),經王振聲手校,各卷末有王氏識語。原本無刻書序跋,經王氏自別本録出一跋,亦仿篆籀字體寫。

鈐有"搏九鈔藏"、"小石山房"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咸豐丙辰(六年,1856)重陽後四日,文邨老民校畢記。(在卷二末)

丙辰九月既望校至此,文邨老民誌。(在卷三末)

咸豐戊午(八年,1858)仲春春分前一日,校畢此卷,識於鐵琴銅劍樓。文邨。(在卷四末)

戊午花朝校畢。文邨居士記於播琴山館。(在卷五末)

按《經義攷》,此序爲許宗魯譔,"而疑者譊譊"下無,豈以殘缺而去之邪?《小學攷》與之同,蓋即録之《經義攷》,實未見原書也。文邨居士記。(在補寫序後)

言古韻者,始於才老。《詩補音》已佚,《韻補》雖存,而傳本亦尠。嘉禾舊刻,明人已云殘缺曼漶,今不可見。余見一舊本,蓋即出於嘉禾,藏書家稱爲"宋本",然譌奪特甚,支韻"沙"字下闕至十餘行,蓋元時坊刻也。即從价人郎中[①]假得是本,校勘審密,剞劂精工,勝舊本遠甚,然其中不無尚有可疑。復假恬裕齋所藏舊鈔本、别本明刻及舊本互勘之。書中所稱"宋本"即是舊本,沿俗稱耳。其各本皆譌,則證諸原書。然僅據案頭所有,未及悉加雠正也。是書無序跋,不知何人所刻,惟别本明刻後有鈔補不全序。觀其字體臬所云"頗原六書本文",不類彼書,而與是本則合。檢《經義攷》載此序,爲許宗魯所作,而刪篇末四語,《小學攷》仍之。全文雖不見,而其人可知矣。用補録於後,以著是本所自焉。咸豐戊子[午][②]花朝後一日,文邨居士校畢誌。(在卷尾)

王振聲跋指"宋本"支韻"沙"字下闕至十餘行。按王氏所稱之"宋本",實爲元刻本。[③] 王氏疑爲"元時坊刻",當是。此元刻本又有初印、後印之别,初印本卷一支韻"沙"字注"散石"至"淮"字注"左氏"十五行奪,後印本不奪,知王氏所據校者爲元刻初印本。

[後印]

此刻有後印本(圖 2－049－2)。初印本文字有形近之誤,後印本已作糾正;初印本間有脱字作墨等(圖 2－049－3),後印本已補完(圖 2－049－4)。比較二者,當以後印本爲佳(詳表二)。

表二　許宗魯刻初、後印本文字異同表(卷一)

葉	行	許刻初印本	許刻後印本	宋乾道本
一	後七	震官太尉,四世■■	以公	以公
二	後六	三五二八時,十里與君同	千	千

① 按王振聲跋中提及之"价人郎中"爲常熟人趙宗德,原名宗藩。其字价人,取《詩·大雅·板》"价人維藩"之意。例授郎中,簽分户部。同治中以軍功加四品銜。其弟宗建,字次侯。與价人力學,文采斐然。有舊山樓,藏圖書金石甚富。孫楷第有《重話舊山樓》文,於趙氏一族考訂詳備。收入《滄州後集》卷四,頁三二四至三四四。中華書局,1985 年。

② 原文作"咸豐戊子",按咸豐無戊子,結合此跋前有咸豐戊午跋,知"戊子"當作"戊午"。

③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元刻本(書號 6723),瞿氏鐵琴銅劍樓舊藏,"沙"字下注缺失十五行,或即王振聲據校之本。

續 表

葉	行	許 刻 初 印 本	許刻後印本	宋乾道本
四	一	帝高陽之苗裔兮,□皇考曰伯庸	朕	朕
四	七	可馬相如《長門賦》	司	司
六	二	故知亦有宜音二	音(不衍"二")	音(不衍"二")
九	一	灑,楊水	揚	揚
九	六	若爲枯旱,風而楊埃	揚	揚
九	後二	緯,絃也	張絃	絃也
十三	五	忘天暮於千祀兮,爭朝榮於須臾	大	大
十四	一	酌酒待與客,客言主人持	持	持
二十	五	趨奔東制,生死虧恩	束	束
二十六	後八	王延壽《靈先殿賦》	光	光
三十	後七	夷■切	真	真

鈐有"林汲山房藏書"、"傳之其人"、"徐乃昌讀"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潘景鄭、顧廷龍編《明代版本圖録初編》著録此刻,觀其書影,知所據爲後印本。僞鈐"松雪齋"印,蓋欲充宋本。

中國文化部有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評審之舉,以此刻申報者凡有四館。予以書影比勘,知安徽師範大學、内蒙古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者爲初印本,湖北省圖書館、吉林省圖書館所藏者爲後印本。

050

明嘉靖三年(1524)徐焴刻本《重校正唐文粹》一百卷

宋姚鉉輯。

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五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9.9 厘米,廣 13.3 厘米。前有嘉靖甲申汪偉器之序,次姚鉉序,次目録。後有寶元二年(1039)施昌言序。

是書宋刊本有二:一爲寶元二年(1039)孟琪刻本,久已失傳。[①] 一爲南宋紹興九年(1139)臨安府刻本。[②] 又有明初刻本,[③]號爲元刻。[④]

此本姚鉉序尾有"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焴文明刻於家塾"小字一行,目録後有"姑蘇後學尤桂、朱整同校正"字樣,版心下鐫刻工名:李潮、李本、李清、李朴、李堂、李澤、李受、李植(直)、劉栢、

① 《天禄琳琅書目》卷三載有寶元本,云有施昌言後序,爲北宋初印,不足爲信。

② 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四至三十字不等。即錢謙益、季振宜、徐乾學遞藏之本,後歸黄丕烈百宋一廛,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③ 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各卷首末或題"唐賢文粹"。

④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十三、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八、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十五、李盛鐸《木犀軒藏書書録》卷四所載者皆是。又號爲宋槧,鄧邦述《羣碧樓善本書録》卷一、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六著録者皆是此明初刻本。

劉松、彭鸞、章景華、章祥、唐瓊、房山、吳憲、吳鑾、桓本、張敖、彭山、陸奎(六奎)、六朝等。汪偉序云:"甲申仲冬,過姑蘇太守胡侯世甫,出示新本,寫善鏤精,予驚喜得奇觀焉。侯曰,此太學生徐焴家刻也。"又稱徐氏刻是集,"躬自監視,一字一畫弗稱,必更之"。後世藏家,咸推爲明刻中善本。

是書宋紹興本大題作"文粹",明初刻本亦然。此刻源出宋紹興本,大題改作"重校正唐文粹",非其舊式。宋紹興本譌脱處故亦不少,此本承襲其失,舛譌滋甚,有明初刻本不誤而此本反誤者。

此初印本(圖2-050-1),卷末後有"姑蘇後學尤桂、朱整同校正"字樣,末行爲徐焴刻款一行(圖2-050-5)。有乾隆丁亥袁枚題識,嘉慶戊辰袁通跋。鈐有"黄定宜藏"、"錢唐袁通鑑藏書畫印"、"蘭邨讀過"等印。陳澄中舊藏,今歸上海圖書館。

《四部叢刊》初次印本據所謂元刊本(實即明初刻本)影印,二次印本易以此本。

[後印]

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十五載有此刻,稱傳世本有初、後印之别:嘉靖初印本版心有刻工,萬曆時印本無之。予所見印本有三種:

(一) **初印本**。已著録如前。

(二) **修版本**(圖2-050-2)。卷末後無尤桂、朱整同校正字樣,末行無徐焴刻款一行(圖2-050-6)。初印本已有之刻工名,修版本多削去,僅存李本、劉松、彭鸞三人;初印本姚鉉序、目録及正文卷數逢五者(卷五、十、十五、二十至一百),尾行皆有嘉靖甲申徐焴刻款,修版本多剜去,僅卷二十五、四十、四十五末有之;初印本前無胡纘宗序,修版本有嘉靖丁亥胡氏序。

是帙經王秉恩過録沈欽韓校,卷末具王氏朱筆題記(圖2-050-6)。今藏上海圖書館。

丙辰(1916年)五月二十九日,迻録沈校本畢。雪岑記於申江寓廬抱香樓,時年七十有二。

(三) **重修本**。開卷姚鉉序第二至四葉爲補版,字體拙劣。正文中補版葉有缺字作墨等,惜脱去序跋,重印年月不可稽考。

是帙經王同愈手書跋尾。鈐有"栩栩盦"、"栩緣所藏"、"元和王氏圖書記"等印。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書號552)。

山東省圖書館藏有明嘉靖三年刻萬曆二十六年(1598)金氏重修本,爲楊氏海源閣故物,或與此刷印時間接近。

潘景鄭、顧廷龍編《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卷六葉六七著録此刻,定爲"嘉靖六年丁亥蘇州徐焴萬竹山房刻本",未確。兹作補充如下:《圖録》定刻年爲嘉靖六年,蓋其著録者爲後印本,有嘉靖六年胡纘宗序。實則胡序爲後加,非刻成時原有。按汪偉序,此本刻成當在嘉靖三年。"萬竹山房"字樣僅見於胡序二葉版心下,是否爲徐焴刻書齋名,尚待考究。

又,《圖録》著録本卷六十五、七十五末尚有徐焴刻款,爲王秉恩校本所無,其刷印或在王校本之前。

[翻刻]

是書有翻刻本二種:

（一）**明嘉靖六年(1527)張大輪、項錫閩中刻本**(圖 2－050－3)，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匡高 20.1 厘米，廣 13.6 厘米。前有姚鉉序，後有寶元二年施昌言序。卷十六上第三行刻有"後學張大輪、項錫校刊"字樣。版心下有刻工名：陳兵、陳佛賜(陳佛)、陳林、陳四、陳珪、陳伯郎、陳用正、陳友、陳鐵、陳才郎、程亨、程聶、蔡生、蔡七、范自求、范著、范右、范滿、黄成茂、黄員福、黄奇、黄禄、黄友、黄元富、黄福英、江張權、江元真、江永達、江元貴、江元富、江盛、陸榮郎、陸長進(陸長)、陸文進、陸馬郎、陸壽進、陸進保、陸得、羅成、羅元成、劉景福、劉旦、劉成郎、劉龍、劉沃安、劉德、劉隆澤、劉正、劉政、劉有得(劉得)、劉章、施永寶(施永保)、施永興、施記福、施肥、王賢、王福、王友、王貴、王安、王壽、王進富、王文浩、王仕榮、王玉元、王長慶、王岩、吳佛生、吳左郎(吳左)、吳興郎(吳興)、吳得用、吳富、吳友、吳貴、吳再郎、吳六耳、吳起、熊文林、熊山、熊七、熊汝、熊貴、余榮、余員、余宗、余本正、余本立、余十、余仕貴、余元善、余昭、余景先、余天進、余榮郎、葉深暹(葉深仙)、葉再友、葉天壽、葉進、葉得貴(葉貴)、葉文順(葉順)、葉昭(招)、葉遠、葉三、葉元賜(葉賜)、葉再生、葉伯幾、葉亮、葉生、楊才、楊得、楊四、楊盡、楊紫輕、朱再友、朱元安、朱名、朱仕冲、張尾、張祐、張禮春、張柯、張巴、張壽、鄭道、鄭壇、曾記安、周紀、周巳、周甫、周禄、周清、廷璉、姚岩、魏楨、艾毛、危長、芦鈔、佛童、石郎、謝元林、文正、游文、添祐、孫賢等，書工有詹玉寶、龔道仙、劉仕中、王沃保、鄭喬年等，多爲嘉靖前期閩中良工。

徐焴刻初印本卷一第八葉版心下有刻工名"李潮"(圖 2－050－7)，此本相同位置亦有"李潮"二字(圖 2－050－8)，係從徐刻翻出，並非此本之刊刻者。相同情況之刻工尚有陸奎(六奎)、六朝、李澤、李清、李堂、李受、李本、劉松、彭鸞、吳憲、吳鑾、張敖、章景華、章祥等。

此本從徐焴本翻出，初刻時文字尚存舊觀，後經剜改，視徐本爲優。前人有説，所見者凡二家：

一江沅。上圖所藏江沅手校徐本，卷末有江氏跋語云：

> 張、項校刊本與俗下本多異，且多挖版之痕，頗有善處，其得古善本以及肊改或即取當時俗讀本，俱未可知，然劇有勝宋本處也。

一譚獻。清光緒十六年(1890)許增刻本前有譚氏序云：

> 獻借餘杭褚氏所藏明嘉靖六年張大輪校本，凡誤文脱句，鐫正最夥，大都刻成後校削改補。邁孫所得宋刻有合有不合，度張校雜用他本，從其長者與。

今取此本與宋紹興本、明初本、徐本對勘，其異同有數端：一、宋紹興本、明初本不誤，徐本誤刻，此本改回(詳表一)；二、徐本不誤，此本有形近之譌(詳表二)，當是手民翻刻失誤；三、宋紹興本、明初本、徐本同，此本獨異。有可兩存者，如李白《明堂賦》"遂邀崆峒之道"句，此本作"遨遊乎崆峒之上"云云，與李白集通行版本同；有誤改者，如《明堂賦》"拓統錫羡"，從揚雄《甘泉賦》"卹胤錫羡，拓迹開統"句化出，此本"拓"誤改作"祐"。①

---

① 《漢語大詞典》第七卷頁 844 收入"祐統"一詞，引李白《明堂賦》"祐統錫羡"，疑爲誤立詞條。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1 年。

表一 宋紹興刻本或明初刻本不誤，徐焴刻本誤刻，張大輪本改正(卷一)

葉	行	明嘉靖三年徐焴刻本	明嘉靖六年張大輪翻刻本	清江蘇書局翻刻本	清許增重刻本	宋紹興刻本	明初刻本
五	十三	客有觀之上者	勸	觀	勸	觀	勸
五	十四	和歌竊抃	私	和	私	和	私
六	十三	於是乎結構乎黄道	於是□	於是乎	於是	於是	於是
七	十	白虎列序而躨跪	跜	跪	跜	跜	跜

表二 張大輪本翻刻有形近而誤(卷一)

葉	行	明嘉靖三年徐焴刻本	明嘉靖六年張大輪翻刻本	清江蘇書局翻刻本	清許增重刻本	宋紹興刻本	明初刻本
二	九	神標峻樀	橘	樀	樀	橘	樀
二	後三	衜天衜之九達	街	衜	衜	衜	衜
三	後十	館通事之吏	史	吏	吏	吏	吏
五	十二	穆穆皇居	君	居	居	居	

鈐有“關中于氏”印。于右任舊藏。今藏上海圖書館。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書籍卷二著録張大輪本，卷末有嘉靖六年張氏木長記。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十五載有該木記云：“《唐文粹》閩坊舊本舛不可句，蘇州近本(指徐焴刻本)視昔加善，第中間缺誤尚多，蓋校讎之漸，其勢有如此者。政暇參伍他書，偶有所得，因命郡庠生魏耕、楊垚、楊應詔、謝阜録附坊間梓行。仍習之譌，猶有未得者，不能不致望於海内文獻之士也。嘉靖六年冬十月甲子，後學東陽張大輪識。”于右任藏本此記已經割去。

(二) **清光緒九年(1883)江蘇書局刻本**(圖 2－050－4)，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9.3 厘米，廣 13 厘米。大題改作“唐文粹”。

此本據徐焴本翻雕，凡徐焴本與張大輪本異同處，此本多從徐焴本，間有校改(詳表三、四)。

表三 張大輪本校改徐焴本，江蘇書局本多從徐焴本，間有改從張大輪本者(卷一)

葉	行	明嘉靖三年徐焴刻本	明嘉靖六年張大輪翻刻本	清江蘇書局翻刻本	清許增重刻本	宋紹興刻本	明初刻本
二	五	築凌天之四墉，既到	四墉，四墉	四墉，四墉(改)	四墉，四墉(改)	四墉	四墉
三	後八	以備順遊，功教其間	放牧	放牧(改)	放牧(改)	功教	攻教
五	十四	今休徵以厭于聰明	已	以	以	以	以
六	二	武義烜爀於有截	烜	炟	炟	炟	烜
七	二	蔑蓬壺之海樓	誇	蔑	跨(改)	蔑	蔑
七	五	擬跟挂而罷躋	絓	挂	挂	挂	挂
八	二	遂邀崆峒之道	遨游乎，上	遂邀，道	遂邀，道	遂邀，道	遂邀，道

續 表

葉	行	明嘉靖三年徐焴刻本	明嘉靖六年張大輪翻刻本	清江蘇書局翻刻本	清許增重刻本	宋紹興刻本	明初刻本
八	二	渴飲沆瀣之元精	吸，精英	渴飲，元精	吸，精(改)	渴飲，元精	渴飲，元精
八	三	黜滋味而貴理國	之馨香	而	而	而	而
八	三	其若夢遊華胥之故鄉	幾	遊	遊	遊	遊

表四 張大輪本校改徐焴本，江蘇書局本從徐焴本，許增本從張大輪本(卷一)

葉	行	明嘉靖三年徐焴刻本	明嘉靖六年張大輪翻刻本	清江蘇書局翻刻本	清許增重刻本	宋紹興刻本	明初刻本
二	六	擁棟爲山	材	棟	材	棟	棟
四	七	據河宫而銀燭發	披	據	披	據	據
五	一	太古報德，六王慙助	五帝	太古	五帝	太古	太古
五	二	而赤子得安其身乎	臣	赤	臣	赤	赤
六	二	若乃高宗紹興，拓統錫羨	祐	拓	祐	拓	拓
六	後十一	窅陰鬱以綿密	櫛	緜	櫛	緜	綿
七	十四	於是天正孟月	王	天	王	天	天
八	八	穹崇明堂，倚天闢兮	開	闢	開	闢	闢
八	九	赫弈日星噴風雷	赫□	赫弈	赫	赫弈	赫弈
八	九	王化恢	弘恢	恢	弘恢	恢	恢
九	三	秦復愛六國之人	使秦(擠作雙行小字)	秦	使秦(作正文大字)	秦	秦

是帙經譚獻手校並跋。鈐有"譚獻"、"復堂"、"復堂手校"、"復堂藏書"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過録]余年二十餘思讀《唐文粹》，會有客攜此書至，遂買之。開卷漫漶，其中魚魯不止十一。昔人謂讀書須耐誤字，然譬之游山者，崎嶇險阻，遇有茅塞，未嘗不努力過之，若跬步皆是，則裹足返耳。余閉門寡交游，又無從得善本，以是塵封架上者幾二十年。去年歸錢唐，偶過友人錢唯傳孝廉師曾齋，案上見有是書，丹黄爛如，旁有"太鴻"小印，知爲厲先生校本，然行囊所無，無從對勘，怏怏而已。今年春，余自婁東來，因攜此書，適錢君歸自睦州，相見懽然。余即以爲言，而錢君必欲招余過其所居，又卒卒未果。四月既望，屢書見促，余因挾之而往。館我於江月松風草堂，庭樹扶疏，緑陰滿屋，梅子墮地，鏗然有聲。校勘之餘，仍不廢詩酒，凡十有四日而卒業，雖大體不能無憾，然就其所録，已足愜心。嗟乎！余以進退維谷之身，天假之緣，更讀二十年所不能之書，不可謂非幸也。且錢君與余既左右之，又成就之，遂書以識歲月。時嘉慶十七年(1812)歲在壬申天中節後一日，王槐跋。

王君過録之本流轉至禾中，傳以爲樊榭本。獻屬陳柱廎同年輾轉假得之，許邁孫與予同校是書，多所補正。開雕將竟，又得此本，采獲數條。又册中附鈔王鐵夫校宋本跋，即予闆中

所見者,不可謂非墨緣也。然此本評語有書"厲樊榭先生云",則不出於樊榭手明甚,或者乾隆年劬學之士得樊榭藏書,評校卒業,抑校字爲樊榭而評點在厲徵君後邪? 獻原校塗乙在蘇州局刻内,因依王本移寫評點,亦入此本。時光緒十八年(1892)三月下旬四日訖事,去王録時凡閲八十年矣。譚獻仲儀甫識於半厂。

獻校《文粹》本末具新刻本(暄按: 指許增刻本)序言。獻初心不欲多改原書面目,故以墨筆著異同,朱書標譌挩,譌挩者必改,異同者不必盡改也。榆園主人許增邁孫讀定刻布,則正定加詳,從改者十九,且此本未載者間亦有之。予存此校勘蹤迹以示子姓及門之士,聊著垂白老人伏案腐豪之勞云。

按光緒十三年丁亥秋,譚獻、許增以江蘇局刻爲底本,合作校讎是書,參校本有明張大輪本等。江蘇局本與張本有異同處,譚獻以爲不必改,許增則多據以校改。譚獻雖向許氏提供校勘成果,但終覺二家校勘宗旨有別,取捨固異,故存此校本,以備後人檢核。

051

明嘉靖六至七年(1527—1528)胡纘宗、陸采刻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唐歐陽詢等輯。

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2.5 厘米,廣 15.2 厘米。前有胡纘宗序(序末有"門人王寵書"一行),次歐陽詢序,末有嘉靖戊子(嘉靖七年)陸采跋。

此本(圖 2－051－1)版心下間有刻工姓名: 陸奎、陸准、陸鋆、陸雲、六宗華、章景華、王師禹、吴信、啟明、宗信等。陸采跋云:"是書之刻,可泉胡公實主之。始於丁亥(嘉靖六年)之秋孟,迄於今歲之秋仲,凡歲有一月而成,其費緡錢四百千有奇,而校讎供饋之勞不知凡幾,其成亦云艱矣。繼公政者,愛民惜費,欲杜往來之求也,命予焚之。予不忍,僅劃其半",又稱"是書也,其印止二百本"。

按是書有宋紹興間嚴州刻本,今藏上海圖書館,爲孤帙僅存。又有明正德十年(1515)華堅蘭雪堂銅活字印本,文字與宋嚴州本略同,間有譌誤。此本行款與宋嚴州本略同,前人多目爲翻宋本,實則脱誤倒衍,觸目皆是。

鈐有"剛伐邑齋藏書"印。袁榮法《剛伐邑齋藏書志》著録。今藏上海圖書館。

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影印宋本《藝文類聚》前言,稱有胡序、陸跋二本,有胡序者爲初印本,陸跋本爲後印重修本,後來研究者多因襲此説。予目驗國圖、上圖所藏胡本近二十帙,逐種校對,發現胡刻印本之先後與陸采序之有無並無直接聯繫。

嘉靖間,此本屢經翻刻,翻本沿襲此本之誤,而各有校改(詳本篇末所附校勘表)。[①] 明萬曆十五年(1587),王元貞重刻是書,以此本爲底本,又據他書校改,有勝於此本者。惜不得宋本校勘,文字未能盡善。《四庫全書》著録所據即王元貞本。[②]

[翻刻]

是書明翻刻本,所見有三種:

---

① 胡纘宗本、翻胡本卷七十六葉八與卷七十七葉八誤倒,校勘表依據葉數改正後文字。
②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頁 210,王元貞本《藝文類聚》條(郭立暄稿)。

(一) **明翻胡本**(圖 2－051－2)。匡高 22.3 厘米,廣 15.1 厘米。前有胡纘宗序,次歐陽詢序,末有嘉靖戊子陸采跋。

此本無刊書序跋,字體稍遜於胡本。凡胡本文字譌脱處,此本皆因襲不改。胡本間有葉數顛倒者,如卷七十六第八葉、卷七十七第八葉彼此錯裝,此本亦然。知此本係據胡本翻雕,文字忠實於原本。

此本間有誤字,如卷七十七葉一行十,"納出岳於胸懷","出"爲"山"字之誤,宋本、華本、胡本、平陽府本、宗文堂均作"山"。

卷七十六葉五,"月出琛含天,隋魄幡帶虹",宋本作"月出琛含水,天晴幡帶虹",胡本誤"天晴"爲"未靖",又誤合"含水"二字爲"龠",遂致缺失一字(圖 2－051－5);此本復分"龠"爲"含天"二字,又增"魄"字(圖 2－051－6)。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六著録"聞人詮刊本",有胡纘宗序、陸采跋,或即此本。聞人詮字邦正,餘姚人。嘉靖五年(1526)進士。除寶應知縣,擢山西道御史。巡視兩關,歷湖廣按察副使。嘉靖十八年(1539)刻有《舊唐書》二百卷。此本是否亦刻在嘉靖十八年前後,尚待考證。

(二)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平陽府張松翻刻本**(圖 2－051－4)。匡高 22.5 厘米,廣 15 厘米。版心下有刻工名:世威、用、也、王、興、堂、世、六、文等。前有歐陽詢序,次嘉靖己酉蘇祐序,鄭光溥《山西新刻藝文類聚序》,黄洪毗序,知平陽府事張松序。

卷七十六葉五行一,此本作"月出琛龠未,靖□幡帶虹"(圖 2－051－8)。

此本之特點有三:一、胡本譌脱處,此本沿誤者十之九,校改者十之一;胡本卷七十六第八葉、卷七十七第八葉彼此錯裝,此本已作糾正。知此本係據胡本翻刻而加校改者。二、此本校改之字,間有與華堅蘭雪堂銅活字印本相同者,疑校改所據本與華本有親緣關係。三、此本有形似而誤者,可見其刊刻粗疏。

(三) **明宗文堂翻刻本**(圖 2－051－3)。白口,雙魚尾,四周單邊。匡高 17.8 厘米,廣 12.5 厘米。

此本跋文爲坊賈撤去,前人多誤爲元刻。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卷十稱此本字體及雕工與明刊《宋文鑑》、《文獻通考》相類,極似正德慎獨齋所刊諸書,定爲明正德中刻。胡道静得見此刻另一印本,有明嘉靖九年(1530)宗文堂刻款,疑此本爲明正德中慎獨齋刻,迨嘉靖九年宗文堂得版,乃加跋重印。[①] 如此說成立,則此本刻在胡本之前。然以字形演變推測,當是胡本在先,此本在後。兹舉二例,以證予說:

卷七十七葉八行後十,"智泉斯溢",宋本作"溢",胡本誤作"溸",此本又省去偏旁,作"盖"字。

卷七十六葉五行一,此本作"月出琛舍沫,天靖帶幡虹"(圖 2－051－7),當是胡本誤作"未",此本又意改爲"沫",且將"幡帶虹"誤倒爲"帶幡虹"。

由此觀之,此本當刻在胡本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以"嘉靖九年宗文堂刻本"著録,當是。

此本特點有三:一、凡胡本文字譌脱處,此本多同胡本;二、間有胡本誤而此本反不誤者;三、此本有部分誤字,看似文意可通,實則不見於存世各本,當是翻刻者以私意妄改(下表三注"意改"者即是)。

據此推測,此本係據胡本翻刻,文字已經校改,有勝於胡本處,亦有因意改而致誤者。

以上三本,與胡本文字違異處互不相同,均爲直接翻自胡本。

① 胡道静《中國古代典籍十講》頁 116,《〈藝文類聚〉解題》。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

表一 胡本誤，翻胡本、平陽府本、宗文堂本因襲而誤例（卷七十七）

葉	行	胡 續 宗 本	翻刻胡本	平陽府本	宗文堂本	宋本	華本
一	六	言淡者空知其名	淡	淡	談	談	談
一	六	然則樹同表迹	同	同	同	銅	銅
一	後四	白結繩運往	白	白	白	自	自
二	後六	均悟玄機	均	均	均	獨	獨
三	十四	煙主春嶺	主	主	主	生	生
三	後三	是歸龕妫	妫	妫	妫	廟	廟
四	十三	神基帝絲	絲	絲	絲	系	系
四	後十四	法鼓早讙	早	早	早	晨	晨
六	七	有識之所處仰	處	處	處	虔	虔
六	後二	寶繞樞光	寶	寶	寶	電	電
六	後十三	砌巷香蓮	巷	巷	巷	卷	卷
七	一	智陸離	智	智	智	智劍	智劍
八	一	永證三崆	崆	崆	崆	空	空
八	十二	峰頹朽	朽	朽	朽	朽壞	朽壞
九	二	永知其異也	永	永	永	未	未
九	五	即化於華林門之佛堂	門	門	門	園	園
九	後六	明分覽四諦之必空	分	分	分	公	公
九	後十三	豈惟音代	音	音	音	昔	昔
十	後四	刹粉榆	刹	刹	刹	樹刹	樹刹
十	後十二	受三遠十號之尊	受	受	受	爰建	爰建
十	後十三	崇建四辨八聲之妙	崇建	崇建	崇建	崇	崇
十一	六	令則帝業惟揚	令	令	令	今	今

表二 胡本不誤，平陽府本形似而誤例（卷七十七）

葉	行	胡 續 宗 本	翻刻胡本	平陽府本	宗文堂本	宋本	華 本
一	後三	帶霓裳而至正	正	止	正	止	止
五	二	靈橑飛甍	靈	虚（誤）	靈	靈	虚（誤）
五	三	威鳳靈矯	靈	虚（誤）	靈	靈	虚（誤）
五	四	日圖檐外	圖	啚（誤）	圖	圖	啚（誤）
五	九	北海之滄鸚鵡	海	後海（衍）	海	海	後海（衍）
五	十四	爰訖乳靡	爰	愛（誤）	爰	爰	爰
五	後一	汎復纔居地轉	汎	況	汎	況	況

續 表

葉	行	胡纘宗本	翻刻胡本	平陽府本	宗文堂本	宋本	華本
六	四	淑景浮波	浮	海(誤)	浮	浮	浮
六	後十一	飾用沉檀	沉	視(誤)	沉	沉	沉
六	後十三	珠含魄月	珠	琛(誤)	珠	珠	珠
十	後四	迄今不朽	朽	栝(誤)	朽	朽	朽
十一	一	離文字以設教	設	敨(誤)	設	設	設

表三　宗文堂本改易胡本文字例(卷七十七)

葉	行	胡纘宗本	翻刻胡本	平陽府本	宗文堂本	宋本	華本
一	七	可不尚與	與	與	歟	與	與
一	八	爾朱氏既絶彼天綱	綱	綱	網	網	綱
一	後六	攝養致天壽	天	天	夭	夭	夭
二	一	行之以忠真	真	真	貞	貞	貞
二	十二	柢掌措言	柢	柢	祗	祗	抵
三	後十四	榮名譬諸幼化	幼	幼	幻	幻	幻
四	九	禾有矯然獨悟	禾	禾	未	未	未
五	五	皆傷寸■	□	晷	土(意改)	晷	晷
五	七	莊子懸芊	芊	竿	竿	竿	竿
五	後十一	柸沉漠	柸	極彼	極溺(意改)	拯彼	極彼
六	六	鍗琅玕之仙寶	鍗	鍗	飾	飾	飾
八	後六	湘宫寺智舊法師墓誌銘曰	舊	舊	慧(意改)	蒨	蒨
八	後十	智泉斯漾	漾	漾	盖(意改)	溢	溢
十	八	鮮雲靉靆	靆	靆	靉(意改)	靆	靆
十	後三	舂陵奮居	舂,奮	舂,奮	舂,舊	舂,舊	舂,舊

052

明嘉靖十年(1531)安國刻本《初學記》三十卷

唐徐堅等輯。

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0.9 厘米,廣 15.5 厘米。版心上鐫“安桂坡館”。版心下鐫刻工名。前有紹興四年福唐劉本序。

此本(圖 2-052-1)版心刻工有陸雲、陸敖(鏊)、陸子明、章景華、周永日、李鳳、李安、唐瓊、顧俊、高成、李清、徐方、徐仁、何表、何球、何瑞、何忠、何朝忠、何文、何其、吳秀、劉采、范相、求、方、王、

憲、尚、宅、潮、悅、表、青、仁、良、正、澄、南、受、袁、恩、占、信、淮等，多係嘉靖間無錫良工。陸奎嘉靖十二年曾爲顧春刻《六子書》，嘉靖十四年爲蘇獻可通津草堂刻《詩外傳》、《論衡》等，一時推爲佳刻。

此本前有嘉靖辛卯錫山秦金序稱，此書歲久版廢，抄本狼藉，字多舛誤，觀者病之。錫義士安國購得善本，謀諸塾賓郭禾，相與校讎釐正，遂成完書。選能鳩工，繕寫鋟梓以傳。

鈐有"經筵侍從"、"朱陛宣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翻刻]

是書宋刻，明代已罕見流傳。安國本雖有脱誤，然源出宋刻，自來藏家咸推爲最善。嘉靖中有翻刻本，列舉二種：

（一）**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瀋藩朱胤栘刻本**（圖 2－052－2），匡高 20.2 厘米，廣 15.2 厘米。卷端、目録題"錫山安國重刊"、版心上鐫"安桂坡館"字樣，刊刻頗草率。[①]

潘景鄭、顧廷龍編《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卷六著録之"錫山安氏桂坡館刊本"實即此本。

（二）**明楊鑨刻本**，匡高 20.7 厘米，廣 15.4 厘米。楊本版心下鐫刻工名：何鳳、林山、陸鋆、青、唐、王、昂、瑞、如、陳、南、雲、鉦、楷、潘、李、球、表、怡、袁、文、用、世、權、子右、楠、樸、良、漢、仁、吳、啟、占、憲、元、忠、岩、子、受、恩、百、萬、之、信、六、先、秀、黄、其等，當爲嘉靖間浙地良工。

[後印]

明楊鑨刻本，傳世有初印、後印之别：初印本卷端、目録題"晉陵楊鑨重刊"，版心上鐫"九洲書屋"（圖 2－052－3）；後印本卷端、目録剜改作"錫山安國重刊"，版心"九洲書屋"字樣已經剜去（圖 2－052－4），然猶有剷削未盡者，如卷六首葉仍題"晉陵楊鑨重刊"。前人不及細檢，往往誤將楊刻後印本與安氏原本混淆。

053

明嘉靖十年(1531)傅鳳翱南昌郡刻本《吕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宋吕祖謙撰。

半葉十四行，行十九字。細黑口，左右雙邊。匡高 14.5 厘米，廣 12 厘米。前有淳熙壬寅（九年，1182）朱熹序，次目録、姓氏、引用書目。

是書卷二十六《公劉》首章下識云："先兄己亥（淳熙六年，1179）之秋復修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刊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故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闕云。"知爲其弟祖儉所校。淳熙九年，祖儉付丘宗卿刻於江西漕臺。存世宋刻，所知者有淳熙九年江西漕臺刻本、[②]浙刻本，[③]、建

① 《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 01912 號著録新鄉市圖書館藏本，前有嘉靖二十三年瀋藩翻刻序，與此同版。《首都圖書館館藏珍品圖録》頁〇三一著録之"嘉靖二十三年刻本"，亦是此本。

② 半葉九行，行十九字，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③ 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今上海圖書館藏殘本，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有同版一帙，首尾完具。該本字體爲宋孝宗時浙刻典型體式，所署刻工有蔣輝、陳亢，亦孝宗時浙地良工。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定爲浙刻，可無疑義。2001 年線裝書局影印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本，前有顧永新氏所撰影印說明，乃稱"我們不清楚傅增湘根據什麽稱宫内廳本爲'宋浙本'，從版式行款來看，此本風格接近建本"，其說未確。

刻本[①]三種，文字略同。

此本原有嘉靖十年辛卯古鄞陸釴序，今脱佚。陸序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處，柱史應臺傅公（名鳳翱）刻於南昌郡。卷五首葉有“四明陸釴校刻”一行（圖 2－053－1），蓋陸氏代應臺經營者。鐫字用古體，頗精。宋本注下經文一字，東萊所自爲説又比衆説下一字。此本即繫衆説後稱“東萊曰”，頗亂其舊。諸家説所署名間有違異，如宋本卷二十七“朱氏曰：詩中無常武字”，此本“朱氏”作“毛氏”；“鄭氏曰：胡可慝惡也”，此本“鄭氏”作“蘇氏”，凡此當以宋本爲正。其餘文字異同尚多。

鈐有“讀書樓”、“結一廬藏書印”、“子清校讀”、“徐乃昌讀”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刻傳世有初印、後印之别：卷二十七《烝民》第六章，“鄭氏曰：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能”下，結一廬藏本第二十九、三十兩葉尚存，是爲初印本（圖 2－053－2）。後印本脱去第二十九、第三十，共兩葉，萬曆重刻本從傅刻後印本出，此二葉文字缺佚正同，説詳盧文弨《羣書拾補》。又，盧氏《抱經堂文集》卷八《吕氏讀詩記跋》云：

> 余初得明神廟時南都版本，第二十七卷中脱兩葉，陶孝廉衡川（湘）從嘉靖間舊刻鈔補足之。余既喜是書之詳贍而無偏倚自用之失，又惜完本之不多見，屬二三友人爲余寫之。功未半，有以小版本示余者，稱爲宋刻。余驚喜，亟取對校，則知神廟間本頗多脱誤。小版本字多用分隸體，神廟間本易用今字，且更有妄爲撰造者。然小版本實即嘉靖間四明陸釴所校鐫也，書中惟一處尚未刊去其名，故知之。二十七卷中兩葉亦係鈔補，則知嘉靖初印本神廟時即已難得矣。

張氏《墨海金壺》本但據萬曆本，未見此刻。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三撰有校記，凡各本皆脱而宋本獨全者，嘉靖本未脱而萬曆本又脱者，嘉靖、萬曆兩本不脱而張本獨脱者，皆爲備列，可資參考。

［訂誤］

此本宋諱殷、恒等缺筆，鐫刻古雅，前人評此書，謂從宋本翻雕。坊賈多作僞以充宋槧，其伎倆有二端：一汰去嘉靖辛卯古鄞陸釴刻書序，一撤去卷五首葉（以書中惟卷五首葉尚未刊去陸釴之名）。

《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二著録一“宋巾箱本”，十四行十九字，注中引諸家姓氏皆用白文，編纂者以爲“或即尤跋所云建寧刻也”。該本近爲山東省圖書館收得，存卷二至十一、十五至十六、二十至二十三、二十五至二十七，凡十九卷。卷五首葉有“四明陸釴校刻”一行，實即明傅鳳翱刻本。第二十七卷中第二十九、三十兩葉尚存，知爲初印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頁五八著録之明傅鳳翱刻本，有清孫星衍手跋云：“《吕氏家塾讀詩記》卅二卷，天禄琳琅所收宋版巾箱本即此書，蓋明時印本，故紙色不古，然的是宋刻

---

① 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13314）。與浙本行款同，各行起止亦同，即據浙本覆雕。浙本原作繁體字者，建本多改作簡體，如“國”作“国”、“禮”作“礼”等。

也。”此沿《天禄後編》之誤説也。

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録》坿録卷第一著録宋本，云：

> 友芝家藏是書後半，自卷二十一至三十二，其行款及從古字悉同盧氏所舉嘉靖本。盧氏所記缺脱，此本一皆完好。字墨精雅，印用羅紋綿紙，舊裝古色，香撲眉宇。恐尚是嘉靖祖本也。道光癸巳（十三年，1833）買之京師。雖非完帙，已足寶貴矣。

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二據以入録，云：“郘亭有宋刊殘本，每半葉十四行，行十九字，與《天禄後目》云第二本同，存第二十一至三十二。”按該本今歸北京大學圖書館。[①] 檢對其書，亦爲明傅鳳翱刻本。卷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兩葉尚存，是爲初印本。卷二十六末有郘亭手書題記一條，文字與《經眼録》略同，惟“雖非完帙”前作“道光癸巳以二千錢買之京師”。

鈐有“潘雲龍印”、“莫友芝圖書印”、“莫繩孫字仲武”、“莫彝孫印”、“曾在潘景鄭家”等印。

054

明嘉靖十七年(1538)吳元恭刻本《爾雅》三卷

晉郭璞注。

半葉八行，行十七字。白口，單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9.5 厘米，廣 13.6 厘米。

《爾雅》郭注傳本不一，今存宋刻所見凡二種：一爲八行十六字本，《天禄琳琅叢書》據以影印；一爲十行本（避諱至慎字），舊藏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今歸中國國家圖書館，有吳元恭“吳仲内氏”[②]印，又有顧廣圻印。《四部叢刊》初編據以影印。以上二本，文字違異甚多，可據以分爲二系。

此本款式古雅，字體猶有南宋浙刻意味（圖 2-054-1）。前有郭璞序，嘉靖十七年（1538）吳元恭《校刊爾雅序》。宋諱避至郭字。設使吳氏刻書無擅改避諱缺筆之失，則所據底本當刻在南宋寧宗朝，行款爲八行十七字。文字與宋刻十行本略同，間有違異處，如卷一第二葉後五行“度于闕天”（圖 2-054-3），“天”宋本作“夭”。清嘉慶間，阮氏編纂《十三經註疏》，於《爾雅》經注本未見宋刻，遂推此本爲最善。[③]

是帙失去吳元恭序。經錢孫保手校，並有跋語。鈐有“錢孫保字求赤”、“錢孫保一名容保”、“錢孫保印”、“求赤氏”、“匪庵”、“天啟甲子”、“裒古堂”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 生年四十一，未及一讀《爾雅》，今始讀之，眞小學家之第一書而六經之義疏也。附記於此。

---

①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頁 11 著録之“宋刻本”（書號 SB093.78/6030）即此。

② 《鐵琴銅劍樓宋元本書影識語》卷一著録十行本，“吳仲内氏”印誤作“吳仲丙氏”。按《佩文齋書畫譜》卷四十三引申時行《賜閑堂集》，吳元恭字仲内，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舉於鄉，六上公車不第，潛心六藝百家。

③ 阮元《爾雅注疏校勘記》“引據各本目録”中“經注本”下“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經注》三卷”條稱：“間有一二小誤，絶無私意篡改處。不附《釋文》，而郭注之某音某，完然無闕，爲經注本之最善者。”《十三經注疏》頁二五六五。中華書局，1982 年。

用舊注疏本一對，疏本多訛闕，殊不可讀。其句讀亦有未審處，容更詳之。憶往歲借一宋本頗佳，爲不知何人盜去，今思之，竟如一夢也。此本亦係翻刻宋本，余家有原本，最精，遭亂亦散去，殊爲惋惜，亦付之一歎而已。甲辰太卦用事之月下旬丁亥日記。

陽月初九日，又用頓丘本校過。

［翻刻］

是書有**清嘉慶十一年(1806)顧廣圻翻刻本**(圖 2－054－2)，匡高 19.1 厘米，廣 13.5 厘米。前有顧氏序(圖 2－054－7)，爲自書上版，末行鐫"彭萬程刻"。次郭璞序。卷末有戈小蓮跋，鐫"劉文楷刻"。

顧本郭序及卷三末有嘉慶丙寅顧氏刊記。各卷末又摹刻同時朋好之名印，卷一戈小蓮，卷二袁壽階、張古餘，卷三鈕匪石。卷一葉七行二敬字，葉七行六朗字，吳本缺筆，顧本不缺。遇丘字缺筆。文字視吳本有所校改，大致可分四種情況，詳本篇末所附校勘表。

顧本有翻版，所見有二種：

（一）**甲本**，匡高 18.7 厘米，廣 13.6 厘米。顧氏自序(圖 2－054－8)及封面、刻款一一摹刻。今世所行者多係此本，坊肆著録往往與顧本混淆。

（二）**乙本**，匡高 18.8 厘米，廣 13.6 厘米。顧氏自序(圖 2－054－9)尚存，郭序及卷三末顧氏刊記、鈕氏名印及彭萬程、劉文楷刻款已削去。刻印較甲本更劣。

［後印］

顧刻有初印、後印之别，所見凡三種：

（一）**初印本**，卷一第二葉後五行"度于閟天"(圖 2－054－4)，同吳本。吳序缺失，因顧氏所據鈕匪石藏本失之，故未刊也。經清翁方綱手校，有翁氏手書識語。

（二）**剜改本**，吳序缺失。卷一"度于閟天"，"天"已改作"夭"(圖 2－054－5)。鈐有"嬰闇秦氏藏書"、"獨山莫氏銅井文房藏書印"等印，有秦更年、莫棠識語。

（三）**增序本**，吳序已刻入，文字同剜改本，末鐫顧氏自記云："己巳（嘉慶十四年，1809）二月，借到海寧陳簡莊徵君本補完此序，刊附於後。思適居士又記"，係以手書上版(圖 2－054－6)。鈐有"喜海"、"吉父"、"嘉蔭簃"、"宣城李氏瞿硎石室圖書印記"、"宛陵李之郇藏書印"等印。

顧廣圻刻本曾經顧氏校改文字，葉廷琯有説，前人每每引述，兹附録於下：

戈君所題鈕匪石藏本即顧氏所從影刊者，各卷後有戈君、鈕君名印及袁壽階、張古餘借讀印。澗翁續得宋刊祖本，校改若干字，旋以板片贈其門人程稟初集義。跋中自謂轉勝吳氏原刻，洵不誣也。程氏得版後，易其思適齋刻款爲瀞意軒重刊，併取澗翁原跋、戈跋及袁、張、鈕諸印削去，殊爲可惜。[1]

---

① 見葉廷琯《吹網録》卷四，葉一，《顧澗薲校刻宋本爾雅》，清同治八年刻本。

按吳本與宋刻十行本文字最爲接近，顧刻初印本已有改易，[①]剜改本復加校正，改易處往往與宋刻八行十六字本相合（詳下表四），知顧氏校改，所據爲另一系之八行十六字本，而非葉氏所稱之"宋刊祖本"。

澿意軒後印本未得寓目，他日當訪之。

表一　吳元恭刻本與二宋本文字同，顧廣圻翻刻本校改

卷	葉	行	吳元恭本	顧刻初印本	顧刻剜改本	宋十行本	宋八行十六字本
一	十	後七	縱放掣緒	縮	縮	緒	緒
一	十一	後八	皆轉車驛馬之名	傳	傳	轉	轉
三	十二	三	梢，梢櫂	擢	擢	櫂	櫂
三	廿七	後七	今交州合浦徐閒縣出此牛	聞	聞	閒	閒

表二　吳元恭刻本與二宋本文字違異，顧廣圻翻刻本因襲吳本（有後印本改易者）

卷	葉	行	吳元恭本	顧刻初印本	顧刻剜改本	宋十行本	宋八行十六字本
一	二	後五	度于闕天	天	夭（改）	夭	夭
三	二	後二	芜，雀弁	芜	芜	菟	菟

表三　吳元恭刻本文字與宋八行十六字本同，顧廣圻翻刻本

卷	葉	行	吳元恭本	顧刻初印本	顧刻剜改本	宋十行本	宋八行十六字本
一	廿二	後三	辟，拊心也	辟	辟	擗	辟
三	四	後三	一曰提母	提	提	�院	提

表四　吳元恭刻本文字與宋十行本同，顧廣圻翻刻本改從宋八行十六字

卷	葉	行	吳元恭本	顧刻初印本	顧刻剜改本	宋十行本	宋八行十六字本
一	十六	後八	奄，同也	弇	弇	奄	弇
一	十七	後五	糜也	縻	縻	糜	縻
二	二	二	婦室聚窔	埽	埽	婦	埽
二	二	後五	闕謂之槉	閈	閈	闕	閈
二	九	後八	言气皓旰	晧	晧	皓	晧
二	十	後七	在壬曰玄戰	黓	黓	戰	黓
二	十五	後二	畫蛟龙於旒	交	交	蛟	交
二	十八	後四	阪陀不平	陂	陂	阪	陂
二	廿	後二	宋有太丘社云	亡	亡	云	亡

---

① 所見初印本翁方綱跋署嘉慶十二年丁卯秋九月廿日，爲顧本刻成之次年。文字視吳本已有改易，改易處或有剜痕，或較上下文字體大小有別，當非最初印本。疑最初印本與吳本更爲接近。

續　表

卷	葉	行	吳元恭本	顧刻初印本	顧刻剜改本	宋十行本	宋八行十六字本
二	廿三	二	穴出，仄出也	仄	仄(改)	仄	仄
二	廿三	後一	汶爲瀾	瀾	瀾	瀾	瀾
二	廿四	後八	汩漱沙壤	壤	壤	壤	壤
三	五	七	萍蓱	苹	苹	萍	苹
三	六	後五	赤袍薊	枹	枹	袍	枹
三	九	六	白椵也	椴	椴	椵	椴
三	十	後七	曾皙嗜羊棗	嗜	嗜	嗜	嗜
三	十一	八	葉細而岐鋭	岐	岐	岐	岐
三	十三	四	蛣蟯	蟯	蟯	蟯	蟯
三	十三	後五	趯趯阜蟲	蟲	螽(改)	蟲	螽
三	十三	後六	俗呼蛼蟒	蟒	蟒	蟒	蟒
三	十四	五	蠶蝚	蛹	蛹	蝚	蛹
三	廿	四	慜急群飛	憨	憨	慜	憨
三	廿	後五	鳺，餔敊	鳺	鳺	鳺	鳺
三	廿一	後六	飛却伸其脚跟企直	即	即	却	即
三	廿二	後八	似熊小頭，厡脚	庳	庳	厡	庳
三	廿四	後六	如奮迅其頭	好	好	如	好
三	廿六	後五	尾株白	株	株	株	株
三	廿六	後五	俱尾毛白	但	但	俱	但
三	廿七	後八	魏牛	犩	犩	魏	犩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七著録宋刻十行本《爾雅》，編纂者稱曾以明嘉靖吳元恭刻本校，並舉出諸多異文，①實則其中某些異文不見於吳本，而見於清顧廣圻翻刻本。如瞿録云《釋詁》"縱縮，亂也"注"縱放掣縮"，宋本作"掣縮"，今查吳本作"掣縮"，顧本改作"掣縮"；《釋言》"馹遽，傳也"注"皆傳車驛馬之名"，宋本作"轉車"，今查吳本作"轉車"，顧本改作"傳車"；《釋宫》"東南隅謂之窔"注"《禮》曰，埽室聚窔"，宋本作"婦室"，今查吳本作"婦室"，顧本改作"埽室"。知校勘者實爲當時較通行易得之顧本(或顧本之翻本)，事後又未及取吳本覆核。

055
明嘉靖十八年(1539)聞人詮刻本《唐書》二百卷

後晉劉昫等撰。

①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頁一六二至一六三。

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六字。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1.2 厘米,廣 14.3 厘米。前有嘉靖十八年聞人詮序,次嘉靖十七年(1538)東吳毫生楊循吉序,翰林待詔文徵明序(係據文氏手書上版)。蘇庠司訓沈桐更記惠借藏書、捐俸助膳、分番校對、出貲經費諸人姓名於後。

此本前有嘉靖十八年聞人詮序稱:"吳令朱子得列傳於光禄張氏,長洲賀子得紀傳於守溪公。俱出宋時模本,乃督同蘇庠嚴爲校刻,司訓沈桐獨肩斯任"。知爲詮由御史督學南畿時所刻。據稱源出宋本,然文字違異實多。瞿氏撰有校記,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八。

此初印本(圖 2-055-1)。鈐有"木樨香館范氏藏書"、"石湖詩孫"、"仕隱"、"陽湖陶氏涉園所有書籍之印"。陽湖陶氏涉園舊藏,蘭泉自製藏書簽尚存,有"涉園藏書第□種"字樣。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本傳世有初印、後印之别,李文田氏有說:

> 聞刻《舊唐書》以後印者爲佳,初印本反不如,但稍模糊耳。蓋愈印愈校,時時挖改也。列傳一百四十六卷下第十五葉"邏娑川"初刻時誤作"還娑川",此誤非小。其他處似此者每葉有之。能以初印本爲底本而以後印本改正之則妙矣,蓋後印本每缺葉而初印本完全也。此書世間無復宋本,不得不以此爲最古矣。文田記。光緒壬辰(十八年,1892)試訖深州回京度歲。①

按李說與鄙見相合。所見是刻凡有三種印本,今按其刷印先後,稱爲初印、中印、後印本:陶氏涉園舊藏本列傳一百四十六卷下第十五葉作"還娑川",爲初印者(圖 2-055-2),校勘不精,文字譌誤甚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有"顧之逵跋並録葉萬校跋、季錫疇校"者(書號 3296)爲中印本,文字有剜改,譌誤減少,如"還娑川"已改作"邏娑川"(圖 2-055-3);後印本傳世印本較多,改易更多,文字較爲完善(詳下表)。

初印、中印、後印本(列傳一百四十六卷下)文字異同表

葉	行	初 印 本	中印本	後印本
一	後五	子儀大破吐蕃千餘萬衆	十	十
一	後六	馬璘以精卒二千餘潘原夜掩賊營	人潛	人潛
一	後十四	分别前後	别	列
二	三	斥堠推明	惟	惟
二	四	自當代罪	伐	伐
三	十二	遂命澤詣贊結復定盟會期	結贊	結贊
三	後十三	涇州西至彈筓峽西口	箏	箏
四	一	扺劍南西界磨此二諸蠻	此二	些

① 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三,頁二一五。

續　表

葉	行	初　印　本	中印本	後印本
四	八	俱埋牲而已	但	但
四	十	以俯厚意而歸	將	將
四	十	遂區頰贊等歸	遂	遣
四	十一	以清水之留不定	留	會
五	六	俱候其前軍已過	但	但
五	十	刺史杜彦光徙以牛酒犒之	使	使
五	十三	又遣方廉子李銛使之	左庶	左庶
五	後八	及是夏平涼也會	之	之
五	後九	馬燧亦由此失兵柄而奉朝謁矣	謁	請
五	後九	論問其違約陷鹽、夏州之故	論	詢
六	一	請以城與其	我	我
六	六	求其人馬其數	真	真
六	七	可職者僅三萬人	戰	戰
六	八	李觀又已改官	又	今
六	後二	事梨樹地多險隘	土	土
六	後五	遽追還而遣之	告而	告而
六	後八	纔至來中	番	番
七	八	又以毛繩連其髮而亭之	牽	約
七	八	夜背踣於地	背	皆
七	後十	次與瑊俱伸其號令	申	申
七	後十一	六月，鹽、夏二州吐蕃焚城門及盧舍	廬	廬
七	後十四	果爲隱慝，變發壖宮	慝，壝	匿，壝
八	二	既無德於萬賓	衆	衆
八	後三	奄至吳士反賓雞北界	山及	山及
八	後十一	百寮入賀以吐蕃圍	計以破	計以破
九	十	於是涇人有無憂焉	飢	飢
九	後七	吐蕃將尚悉董星、論奔羅等寇寧州	奔	莽
十	四	其三萬部及白服突厥	三萬	葛禄
十	後九	辱令度支供給	厚	厚
十一	二	黄少卿故陷欽、横、潯、貴四川	攻，欽	攻，欽
十一	五	吐蕃替普遣使農桑昔管養討修和好	贊，賚表請	贊，賚表請
十一	七	舊州刺史	嶲	嶲

續 表

葉	行	初　印　本	中印本	後印本
十一	八	自朝至午犬戎	大破犬戎	大破犬戎
十一	後二	斲喪王業	業	室
十一	後十四	……九節度耍、寵官焉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	耍耍，籠，馬	耍耍，籠，馬
十二	一	定德有計書	畫	畫
十二	三	吐蕃昆明城管磨此二蠻千餘户又來降	此二	些
十二	五	崔堯臣率兵一千出龍漢石門路陷	南	南
十二	後五	先人千人能戰	挑	挑
十二	後十一	遣使論襲熱、郎志崇來朝	郭	郭
十二	後十四	贊普使論乞纓勃藏來貢	縷	縷
十三	二	六月，遣侯論勃藏來朝	使	使
十三	三	并歸鄭叔矩、路汲之柩	沁	沁
十三	十一	平涼鎮遥使郝玼破二萬餘衆	遏	遏
十三	十二	夏州節度田縉於靈武亦破三千餘人	縉	縉
十三	後二	亦嘗苞貨	貸	貸
十四	一	攻掠我青塞烽	烽	堡
十四	七	徒假洎爲亂也	辭	辭
十五	四	曩昔擊援	結	結
十五	七	東寶巨唐	實	實
十五	九	彼此不得徑，不得討	征	征
十五	後十一	向南潮狹小	漸	漸
十五	後十三	其川在還娑川南百里	邏	邏
十六	八	更相鮮辨	辯	辯

056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袁褧嘉趣堂刻本《夏小正戴氏傳》四卷

宋傅崧卿注。

半葉八行，行十七字。白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9.8 厘米，廣 13.1 厘米。

此本(圖 2－056－2)版心下有刻工名：李潮、宗信、永日。卷四末有“男右通直郎知泉州晉江縣事穎刊版，孫右迪功郎前静江府脩仁縣稽校勘，至大元年二月十一日校録”。卷一末有“皇明嘉靖丙午孟夏吴郡袁氏刊”一行，爲袁褧所刻，當時推爲佳槧。褧字尚之，吴郡人，累試不利，壹意汲古，所刻《世説新語》、《六家文選》、《大戴禮記》皆據宋、元舊本上版，世稱精絶。諸書尚有流傳，此種則印本絶稀，黄丕烈當嘉慶時，已稱其絶無僅有。

此原刻初印本(圖 2－056－3),楮墨精湛。前有宣和辛丑傅崧卿序(圖 2－056－1),後有石湖漫士跋、嘉靖丙午袁褧跋。經欽揖、黄丕烈手書跋尾,據蕘圃跋語,知此即《士禮居黄氏叢書》墨版之底本。

鈐有"不爲章句之學"、"欽氏之印"、"葉可徵氏"、"修竹軒"、"蕘圃過眼"、"黄丕烈印"、"蕘翁"、"韓應陛鑒藏宋元名鈔名校各善本于讀有用書齋印記"、"甲子丙寅韓德均錢潤文夫婦兩度攜書避難記"、"松江讀有用書齋金山守山閣兩後人韓德均錢潤文夫婦之印"等印。韓氏《讀有用書齋古籍目録》著録。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①]

欽揖字遠游,以藏書名,所校書極罕覯。上海圖書館所藏元至正元年(1341)集慶路儒學刻《樂府詩集》,卷末有康熙八年己酉(1669)孟夏虞山陸覿菴手書長跋,言及欽氏與毛斧季交往事蹟,可見其人梗概:

> 郡人欽遠游以廉價購得(《樂府詩集》)宋本,初未知其佳,自余倩毛子黼季物色嗟賞,遂祕不出。黼季鄭重求假,扃藏愈固,僅得其所校元本,視馮本倍略,且似錯以毛刻,而雜引亂真,臆改失據,又豈能無流弊哉。余推其旨,本無意於存真去僞,止以塞一瓻之請耳。

國圖另藏有同版一帙,經吴志忠以朱筆校,卷末有吴氏校語一行云:"右硃校字依玉磬山房影宋鈔本校也。有堂吴志忠記",又有"志忠手校"印(圖 2－056－7)。

鈐有"姚舜咨印"、"茶夢散人"、"稽瑞樓"、"鐵琴銅劍樓"等印。

[翻刻]

此本有翻刻,列舉二種:

(一) **明翻本**(圖 2－056－4),匡高 20 厘米,廣 12.9 厘米。版心亦鐫刻工名:李潮、宗信、永日,與原本同;卷一末無"皇明嘉靖丙午孟夏吴郡袁氏刋"一行。前有傅崧卿序。摹刻頗肖。卷四末有"男右通直郎知泉州晉江縣事耟刊版,孫右迪功郎前静江府脩仁縣稽校勘,至大元年二月十一日校録","校"字行草有誤刻,近"後"字(圖 2－056－8)。

是帙首葉有"用小字宋本校"一行,審爲湘潭袁芳瑛手迹(圖 2－056－2)。鈐有"古潭州袁臥雪廬收藏"、"邢之襄印"、"南宫邢氏收藏善本"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二) **清道光元年(1821)黄丕烈翻本**(圖 2－056－9),收入《士禮居黄氏叢書》。袁本有顯然誤字,亦不輕改,而於卷末所附《校録》中正之,可稱矜慎。

袁本、明翻袁本、黄翻袁本文字稍有異同,附記如下表:

卷	葉	行	明嘉靖袁褧刻本	明 翻 袁 本	清黄丕烈翻袁本
序	一	七	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	二月丁亥	曰丁亥
序	一	八	夏小正曰王萯莠	四月	曰
序	一	後四	凡引夏小正以注月令者八	令	今
一	一	後四	戴孔何以謂之爲居(圖 2－056－5)	禮(圖 2－056－6)	孔

① 北京中國嘉德 2004 年秋拍第 2708 號拍品即此帙。

續 表

卷	葉	行	明嘉靖袁褧刻本	明 翻 袁 本	清黄丕烈翻袁本
一	一	後七	圓東數作如	闕本	圓東
三	一	後三	舊注潦一作濆	薄	舊

予經目驗,知二者實非一刻:吳志忠手校者爲原刻本,袁芳瑛手校者爲明翻本。

057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顧從德刻本《重廣補註黄帝内經素問》二十四卷

唐王冰注,宋林億等校正,宋孫兆改誤。

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注三十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1.6 厘米,廣 14.8 厘米。前有嘉靖庚戌武陵顧從德跋,目録,國子博士高保衡、光禄卿直祕閣林億等序,寶應元年王冰自序,後列孫兆、高保衡、孫奇、林億銜名四行(圖 2-057-3)。各卷末附"音釋"。

此本宋諱匡、玄、弦、敬、竟、殷、炅、恒、貞、徵等並缺末筆。審其字體,當出於宋版,經明人摹刻,雖輪廓尚具,而意度已失。顧從德跋云:"家大人以宋刻善本見授,遂翻刻以見承訓之私"。

按此本版心下鐫刻工名:付言、陳安、陳德、林仁、王文、王太、鄭保、張詢、周賜、程保、薛惇、周才、鄭友、付益、王椿、王與、林才、林宗、鄭俊、王仁、黄與、丁保、江壽、周琳、朱保、陳英、王迪、林明、李昱、林茂、黄運、陳富、陳從、陳山、詹才、付及,皆見於宋刻本。其中陳德見於宋紹興淮南路轉運司刻本《史記》,林仁、陳從見於宋紹興江東路轉運司刻本《後漢書》,王文、王太見於南宋初年杭州刻本《説文解字》,周琳等見於日本静嘉堂文庫所藏南宋紹興初年刻本《吳書》,知此刻底本係南宋初年刻本。[①]

鄧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三著録本卷末有"明修職郎直聖濟殿太醫院御醫上海顧定芳校"一行,當爲最初印者。據嘉慶《松江府志》,定芳(1489—1554)字世安,號東川,英孫,上海縣人。博學多識,尤精於醫,以薦召爲太醫院御醫。子六,從禮,字汝由;從義,字汝和,餘者志書不詳其名字。由此本知汝脩爲定芳子。從敬字汝所,輯有《類選箋釋草堂詩餘》,當亦爲定芳子。

此稍後印本(圖 2-057-1),無顧定芳校記一行。鈐有"岸藩文庫"、"岡裕"、"巴陵方氏傳經堂藏書印"、"方功惠藏書印"、"高世異圖書印"、"蒼茫齋收藏精本"、"蒼茫齋"、"華陽國士藏書"、"意在三代兩漢六朝之間"、"道家者流"、"積學齋徐乃昌藏書"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繆荃孫《藝風藏書記》卷二著録一"明翻宋本",鈐有"檢亭藏書"、"退思居記"、"時於此中得少佳趣"等印。該本今藏上海圖書館,實即顧從德刻本,而脱失顧氏識語。

[翻刻]

是書翻刻本,所知有二種:

(一)**明萬曆吳勉學刻本**(圖 2-057-2),匡高 21.6 厘米,廣 14.3 厘米。卷一第六葉(即首葉)刻作四周單邊,版心下無"王文"字樣。尚有周賜、程保、鄭友等人,王冰序末銜名四行後有"明

---

① 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以《宋史·藝文志》及晁、陳諸家著録皆僅稱"《黄帝内經素問》二十四卷";陳氏《書録解題》亦無孫奇與孫兆改誤之事,疑"重廣補注"之名"大約皆明時所加",其説蓋誤。

新安吳勉學重校梓”一行(圖 2 - 057 - 4)，往往爲坊賈弋利者割去，以充原刻。

凡顧本作繁體字，此本多作簡體，如聲作声、蟈作蝈、處作处、蛰作蛰、數作数、榮作荣。又有形近之譌處，有缺字處，詳下表(以卷一至二爲例)。

卷	葉	行	明嘉靖二十九年顧從德刻本	明萬曆吳勉學翻刻本
一	七	二	不妄視聽	親
一	八	後六	上頸貫頰入下齒縫中	終
一	十二	後二	後五日，群鳥養羞	羞著
一	十九	後八	甘性滯緩，故令氣喘滿而腎不平，何者，土抑水也	木
一	十九	後八	苦性堅燥，又養脾胃	若
一	二十	後十	故冬不按蹻	咹
二	二	一	陽散下流，則注而爲雨	■
二	二	後七	然辛甘酸苦之中	■
二	四	後三	飛揚鼓坼，風之用也	折
二	六	後一	陰氣凝冽，故生寒也	列
二	九	二	腎主水故	王
二	十四	八	四日者，木生數之餘也	水
二	十五	後五	欲使氣序乖衷	衰
二	十六	七	陽在下，陰在上	土

(二) **明翻刻本**，匡高 21.4 厘米，廣 14.7 厘米。行款、刻工一依此本。卷一第六葉第三行“上見於漢代也”，“上”作“丄”，爲該本所獨有。

鈐有“洞庭柳容邨經眼”、“搜訪人間未見書”、“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印，書内有嘉業堂藏書签，題“嘉靖覆刊宋本”。今藏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

是書又有日本安正四年(1857)翻本，係從顧從德原本翻出，由澁江全善、森立之任讎之役，雕鏤甚精。顧本原有誤字，亦間爲改正，允稱善本。

058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江藩刻本《墨子》十五卷

半葉八行，行十七字。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匡高 18.8 厘米，廣 13.1 厘米。前有江藩《重刻墨子序》，次嘉靖癸丑(三十二年，1553)陸穩序，末有唐堯臣跋。

是書舊題宋墨翟撰。《漢書・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宋《館閣書目》稱“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今本注亡者十篇，注闕者八篇，尚存五十三篇。

是書宋元舊槧久已不傳，存世刻本，推明正統《道藏》本爲最早。後此出者，以明嘉靖三十一年陸穩校銅活字本、明嘉靖三十二年唐堯臣刻本爲最著。黄丕烈曾取二本互勘，以爲銅活字本出

内府本，唐堯臣本出《道藏》本，故文字殊有不合。

此本陸穩序云："别駕唐公訪余於山堂，得《墨》原本，將歸而梓之。"江藩序云："今年春，南昌憲伯貞山唐公以所刻《墨》集送予男多炘，多炘持告予，遂展讀之。讀大司馬中丞北川陸公前序暨公所爲序，乃知所以爲《墨》者及所以讀《墨子》者。"又末云："重壽諸梓，以博同志。"以語意推知，此爲江藩據唐堯臣刻本重刻者。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以唐堯臣本著録，蓋誤。

此本江藩序不載年月，前人著録，多未能確定其刊刻年月。[①] 吴毓江所見初印本此序末署"嘉靖丁巳"（説詳後），今據其説，定爲嘉靖三十六年刻。

此中印本，鈐有"陽湖陶氏涉園所有書籍之記"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是刻傳世印本有三種：

（一）**初印本**，吴毓江《墨子舊本經眼録》著録，首白賁行草書序，次陸穩序。白序共佔三葉，第三葉僅爲"嘉靖丁巳歲中秋江藩白賁拱枘書於勑獎孝友樓"凡二十二字，分書三行，"嘉靖"與"勑獎"字皆提行頂格。吴氏以爲："此本蓋屬初印，後或因敘文底版損壞，晚印之本改刊敘文，遂併成兩葉，又將'白賁拱枘'四字誤作三字，致令年月湮没，名字錯亂。"[②]按吴説當是。該本流傳絶少，吴氏目爲海内孤帙，今已不知所蹤。予訪求數年，迄今未獲一見。又，吴氏稱該本江藩序共佔三葉，後印本併爲二葉，今所見後印本此序均爲三葉，吴氏似有誤記。

（二）**中印本**，前述之陽湖陶氏舊藏本即是，前有江藩序，序末結銜云"江藩七十七翁白賁枘於勑獎孝友樓書"（圖2－058－2）。卷十四第十葉後三行作"大二圜"（圖2－058－3）。

（三）**後印本**，上圖藏有一帙（圖2－058－1），序末結銜同中印本。卷十四第十葉後三行作"大二闔"（圖2－058－4）。後印本有補版葉，字體與原版葉稍異，附記如下：卷一葉十（版心下有"鄒國興刻"字樣，原版葉無之），葉十六（版心下有"興刻"字樣，原版葉無之），卷四葉五、葉十七，卷五葉十五，卷六葉九，卷七葉九，卷八葉三，卷十葉十二（版心下有"显刻"字樣，原版葉無之），卷十四葉十。

此帙有葉德輝手書跋尾，鈐有"莫友芝印"、"子偲"、"獨山莫祥芝圖書記"、"莫繩孫字仲武"、"莫伯𢡺氏"、"彝孫"、"莫天麟印"、"莫祁印信"、"獨山莫氏銅井文房藏書印"、"曾留吴興周氏言言齋"、"言言齋善本圖書"等印。《四部叢刊》影印者實即此帙。

［訂誤］

江藩本與唐堯臣本，前人著録多混淆莫辨。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卷五有説：

> 頃在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見所藏明刻《墨子》，與此本（江藩本）同而無江藩一序。傅沅叔同年爲張菊生同年購得一本，前有孫忠愍祠堂藏書印记，亦即此本，則並陸序唐跋而無之。又在蘇城莫楚生觀察家見所藏者，亦即此本，序跋俱全。是此書江藩重刻本流傳甚多，而唐刻原本則不素見。

①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頁490以"明嘉靖江藩刻本"著録。

② 吴毓江《墨子校注》頁一〇〇九。

按葉説是。瞿氏所藏之明刻《墨子》,《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十六著録爲唐堯臣本,鈐有"葉樹廉印"、"石君"二朱記,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3495)。張元濟舊藏本,《涵芬樓燼餘書録》子部著録爲"明嘉靖覆宋本",鈐有"孫忠愍侯祠堂藏書印"、"宗室盛昱收藏圖書印"、"古潭州袁臥雪廬收藏"等印。今藏國圖(書號 7529)。今以原書覆核,實爲江藩本之初印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録之唐堯臣本凡三帙,以上二帙之外,另有一帙,鈐有"曾在趙元方家"、"曾在周叔弢處"等印(書號 10084),實爲江藩刻重修本,刷印情況與莫友芝舊藏本略同。

《四部叢刊》影印是書,稱所據爲"明嘉靖癸丑刊本",吳毓江《墨子舊本經眼録》疑其未確,有跋云:

> 唐本刻於嘉靖癸丑,此本刻於嘉靖丁巳,相去四年,以此本(暄按:指江藩序有"嘉靖丁巳歲中秋"字樣的初印本)與商務書館《四部叢刊》影印之嘉靖癸丑陸敘唐刻本對校,略有差異,其差異處皆《四部》本誤而此本是也。《四部》本之誤字皆有修改痕迹,似此本版爛後修改致誤者。此本修改或殘闕之字,在《四部》本中仍然存留。如《備穴》篇"廣長各丈六尺"之"長"字,《備蛾》篇"施縣脾"之"脾"字,其例頗多,兹不枚舉。豈商務書館《四部叢刊》影印之嘉靖癸丑本即嘉靖丁巳本之晚印者,而脱失白貴一敘歟?①

按吳説是,《四部叢刊》所據爲江刻重修本,今藏上圖,有江藩七十七翁一序,爲《四部叢刊》所無,不知何故。或涵芬樓影印時有意撤去耶?②

葉德輝跋明言未見唐堯臣本,吳毓江所據之唐本亦在疑似之間,近代藏書家著録之唐本,又多不可信。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唐堯臣本,僅國圖、上圖二館有藏,今以原書覆按,二館所藏實即江藩本。又,臺灣"中央圖書館"著録之唐堯臣本,《"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頁一三三三有書影可稽,亦爲江藩本。唐刻原本是否存世,尚待實物驗證。

059

明嘉靖徐氏刻三禮本《儀禮》十七卷

漢鄭玄注。

半葉八行,行十七字。白口,單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9.5 厘米,廣 13.2 厘米。

《儀禮》漢代所傳有三本:一戴德本,一戴聖本,一劉向《别録》本。鄭玄所注,用《别録》本。其經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爲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皆篆書者,爲古文。玄注參用二本,其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注。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注。自南宋初期以來,注疏合刻本行,而鄭氏單注本遂罕。

此本(圖 2-059-1)爲嘉靖中徐姓刻於吳郡者。版心下鐫刻工名:周永日、王良知、李安、袁電、師禹、起溟、子榮、宗、信、仁、宅、潘、廷、唐、濟、棠、仲、清、受、明、澄、劉等。周永日、宗信明嘉

① 吳毓江《墨子校注》頁一〇一〇。

② 是帙江藩序首葉有"莫友芝印"、"莫天麟印"、"獨山莫氏銅井文房藏書印"等印,與正文處鈐印相合,可知該序爲原書固有,並非用於《四部叢刊》影印後從别本移來。

靖二十五年(1546)曾爲袁尚之嘉趣堂刻《夏小正戴氏傳》。徐氏同時並刻《周禮》、《禮記》,世稱徐刻《三禮》,推《儀禮》爲最善。

是帙經盛百二手校。鈐有"秀水盛氏柚堂圖書"、"景葵所得善本"、"合衆圖書館藏書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鄭氏單注本《儀禮》宋刻傳世者,僅有嚴州本,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五字,乾隆中曾爲黄丕烈收得,後歸聊城楊氏海源閣。此本文字與宋嚴州本相合者十之八九,稍有異同,有宋嚴州本誤而此本不誤者。明代通行之注疏本(如萬曆北監本)《士昏禮》脱"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以爲禮也"一節十四字,《鄉射禮》脱"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脱"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脱"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脱"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①] 更有脱去一二字者,不可枚舉。此本獨不脱,足稱善本。

[翻刻]

是書有**明翻刻本**(圖 2-059-2),匡高 19 厘米,廣 13.2 厘米。觀其字體刀法,亦當刻在明嘉靖間。所見本凡文字與原本頗異同,多有剜改之痕,當是翻本有初印、重修之别,初印本接近原本,重修本曾以他書校改。所見僅有祁陽陳澄中舊藏一帙。

徐刻原本與明翻徐本文字異同詳下表:

卷	葉	行	明嘉靖徐氏刻本	明嘉靖翻本
一	二	後四	古日冠禮	者
一	十四	七	吾十乃命也	五
二	二	後一	古文校作技	枝
二	三	後八	飪,孰也	熟
三	三	二	異日則出迎	當退
三	四	七	促,恭慤貌也	慤
三	六	後三	於己大崇	太
四	十五	後六	古人釋作舍	文
四	十六	後七	膝,理也	腠
四	十七	七	謂獻賓獻大夫獻工	王
五	二十二	後七	尊者可以孤,無能	無能對
五	三十八	五	道七十弓之侯田布二十五丈二尺	用
六	一	六	縣,鍾磬也	磬
七	十二	二	嚌啐事在射臣之意	肺亦自貶於君
七	十五	一	其篇工	亡
七	十八	後五	弓未,揚弓者執下未	末,末

① 顧炎武《日知録》"監本二十一史"篇列舉以上五條。黄汝成《集釋》本卷十八。

續 表

卷	葉	行	明嘉靖徐氏刻本	明嘉靖翻本
七	三十一	二	眙女曾孫諸侯百福	貽
七	三十四	六	有樂以時會君事■志也	之
八	一	後七	馬言用者	則
九	一	後二	著之者下以爲節	不
九	七	二	内則謂鮨爲會	鱠
九	九	一	汲霤,北面再拜稽首	没
十	六	後七	則■焉壇三成	會爲
十	六	後八	宫旁一門■王儀	詔
十一	八	後七	其爲父後特重者	服
十一	二十六	八	雖當事,皮錫衰而已(圖 2-059-3)	皮弁(圖 2-059-4)
十二	三	後三	故其旗幟識之	以其
十二	四	後五	決拾既次	佽
十二	四	後六	令不挈也	挈指
十二	四	後七	今文澤爲也	檡爲澤
十二	十四	二	謂豚體及上俎之陳	七
十二	十六	二	菹在醴	醢
十二	二十一	四	面足執之今足間鄉前也	令
十二	二十三	七	收命宜郤	却
十三	二	三	輁狀如長床穿程	桯
十三	二	四	前後著金而關軹焉	軸
十三	二	後八	質,正也	止
十三	六	六	參分庭之此	北
十三	九	後一	於是廗中當行者唯柩車	廟
十三	十六	後三	垂未内鬠	末
十三	十八	後七	玩好日贈在所有	曰
十四	十一	七	王日卒哭	壬
十五	二	一	卦者主畫地識㸚㸚備	爻爻
十五	四	七	謂明日質明時而日肉孰	曰
十五	九	五	佐食盛所俎俎釋三个以	肵
十五	九	後一	肺脊初在俎豆	菹
十五	九	後四	今文曰啐之古又無長	文

續 表

卷	葉	行	明嘉靖徐氏刻本	明嘉靖翻本
十七	七	四	絶祭,絶肺末以祭	末
十七	二十	五	凡十一飯	三

［訂誤］

楊紹和《楹書隅録》卷一著録有"宋刻本",八行十七字。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改定爲"明刊本",注云:"此海源閣'四經四史'之一,實明嘉靖刊本,不知緣何誤認。"冀淑英云,楊氏原藏宋嚴州刻本早已遺失。其後楊敬夫運書至天津出售,爲配足"四經四史",遂以明本頂替。[①] 該本即明徐氏刻《三禮》本,今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842)。

鈐有"半窗修竹"、"南沙草堂"、"華山馬仲安家藏善本"、"臣紹和印"、"彦和珍玩"、"海源閣"、"東郡楊氏宋存書室珍藏"等印。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另有徐氏原刻一帙(書號 4987),卷前有吳庠跋語:

> 此初印未改字本。陶蘭泉舊藏一本,與此本同,後歸張詠霓,内有嘉慶丙寅(十一年,1806)顧千里校本,甚精。以朱筆移校於此本。校時方知《四部叢刊》用改字本,不如此本。校畢草一跋尾,寫入詠霓藏本,匆促還之,未遑留稿。暇當乞詠霓後人録此跋來,補入此本卷尾也。眉孫記。

按《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是書,内封署所用底本爲"葉氏觀古堂藏明徐氏仿宋刊本",其本實爲明翻徐氏本,並非徐氏原刻,眉孫跋語似未予區分。或以爲《四部叢刊》影印者爲徐刻後印本,有修版失誤,未確。

060

明范氏天一閣刻本《司馬温公稽古録》二十卷

宋司馬光撰。

半葉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單白魚尾,四周單邊。匡高 20.3 厘米,廣 14.8 厘米。前有司馬光《進表》、《朱文公與鄭知院書》、《朱文公語録中語》。

是書宋代始刻於越,再刻於潭。越本《歷年圖》諸論聚見第十六卷,潭本諸論各系於國亡之時,故第十六卷惟存總論。説具陳氏《書録解題》卷四。

此本封面題"資治通鑑總要稽古録,范氏天一閣藏版",爲鄞范氏所刻。版心下列寫、刻工名。寫工范正祥、黄瑞,刻工翟良才、姜培、戴鋭、鄒國相、龍泮、徐昇、余堂、鄧秦三、鄧克三、王賓四、王文五、郭韶四、郭英、郭完、郭拱、郭才、郭良、黄文五、黄文六、黄文九、熊詩五、周明四、周聰八、胡十二等,刻工又見於明嘉靖范氏刻本《元包經傳》、《元包經總義》。諸論各系於國亡之時,當源出潭本。

---

① 王紹曾、崔國光等整理《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頁五〇。

此中印本(圖 2-060-1),鈐有"阮氏琅嬛仙館收藏印"、"涇川洪氏師竹齋藏書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刻傳世印本三種:

(一) **初印本**,有缺字作墨等之處甚多。《四部叢刊》初編據以影印之"明翻宋本"即是。[①]

(二) **中印本**,缺字已填。卷十一第五十八葉後九行作"辰佗彊地自陳入于蕭以反"(圖 2-060-3),與初印本同。卷十三分上、下,卷十三上至"斬關羽,遂取荆州"句止(見葉又一百十一)。上文著録之阮氏琅嬛仙館舊藏本即是。

(三) **後印本**,中有補版,文字已經校正,卷十一第五十八葉後九行作"以叛"(圖 2-060-4)。初印本、中印本誤者,後印本或不誤。卷十三不復分上、下卷。

[翻刻]

是書有**清初翻刻本**(圖 2-060-2),白口,單黑魚尾,四周單邊。匡高 19.4 厘米,廣 14 厘米。版心無刻工。前後無序跋年月,封面有"觀妙齋藏"朱文印。

天一閣原本流傳未廣,此清初翻本頗爲通行。[②] 卷中多缺字作墨等者,與天一閣刻初印本相合;天一閣刻中印本、後印本校改之字,翻本未校改。如卷十一第五十八葉後九行作"辰佗彊地自陳入于蕭以反","反"未改作"叛"(圖 2-060-5),知此翻本係據天一閣刻初印本墨版。

兹附天一閣刻三種印本及清翻本文字異同表如下:

卷	葉	行	明范氏天一閣刻本			清刻本
			初印本	中印本	後印本	
三	十一	六	故未宜試之以事	未	又	未
三	十一	七	必待其功效顯服爵命面用之	面	而	面
四	十三	後一	■天地之理	因	因	■
十	四十三	後八	里克■鄭	丕	丕	■
十	四十八	後九	■晉郤克伐齊	夏	夏	■
十	五十	後七	齊侯伐菜	菜	萊	菜
十	五十	後九	晉侯之弟楊于乱行	于	干	于
十	五十二	九	使高厚宿沙衛■牙	傅	傅	傅
十一	五十八	後一	始叛者也	者	晉	者
十一	五十八	後四	虎劫魯侯及叔孫以故孟氏	故	伐	故

① 王敬之《〈稽古録〉淺探》云:"天一閣本曾挖改重印,而涵芬樓據以影印的底本係天一閣挖改前的刻本。"見《中華文史論叢》1980 年第 2 期,頁 129。王氏稱其所見天一閣本"除少數幾葉外皆有刻工姓名",按無刻工姓名者當是補版,疑王氏所見爲印本丙。

② 是書近有吉書時點校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 年。吉氏《點校前言》羅列十一種版本,明刻五種,清刻六種。其中"通行本"列於明刻中,清刻六種中,又有"觀妙齋刻本"。按清翻本封面或有"觀妙齋藏"印,則"觀妙齋刻本"即"通行本",二者實爲一刻。

續 表

卷	葉	行	明范氏天一閣刻本			清刻本
			初印本	中印本	後印本	
十一	五十八	後九	辰佗彊地自陳入于蕭以反	反	叛	反
十一	六十三	後三	■魏武侯	取	取	■
十一	六十四·	後三	晉靖公俱■元	酒	酒	■
十一	六十五	八	■奸慝	急	急	■
十一	六十五	後三	與齊師戰於■陵	桂	桂	■
十一	六十六	九	周人蘇秦説燕文侯與趙合■以拒秦	縱	縱	■
十一	七十一	六	上党中馮亭以城市邑十七降趙	守	守	中
十一	七十一	七	平■君豹曰	陽	陽	■
十一	七十一	後二	趙亡則武安君爲■公	王	王	■
十一	七十二	後九	樂間、■■諫，不聽	將渠	將渠	■■
十一	七十三	九	蒙驁擊■定晉陽	定	定	■定
十一	七十三	後七	趙寵■大破燕師	龐煖	龐煖	寵
十一	七	後一	王自謂功德兼三皇五帝，故■皇帝	號	號	■
十二	八十三	七	太后幽■之	殺	殺	■
十二	八十六	後八	下邑蜀粟以賑江南	巴	巴	邑
十二	八十七	後九	遣公孫敖■受降城於塞外	築	築	■
十二	九十二	後三	■甘泉太畤河東后土雍五畤祠	復	復	■
十二	九十七	後一	■據東方	專	專	□
十三	一百四	三	或譖鄧■兄弟嘗謀廢立	悝	悝	■
十三	一百廿一	後四	趙廞■蜀人李庠	殺	殺	□
十三	一百廿四	後五	又以譙王■爲湘州刺史	丞	丞	■
十三	一百廿八	三	石虎用太史趙攬言天■而罷	變	變	■
十三	一百廿八	九	以褚太后■裒爲兖州刺史	父	父	■
十三	一百三十	七	秦主立萇弟■爲太子	生	生	■
十三	一百三十	八	涼沖公玄靚建興■■■	四十三	四十三	■■■
十四	一	後一	秦王猛、鄧羌攻燕洛陽，救之	降	降	救
十四	二	後五	溫入朝，■伏甲，欲誅王謝	預	預	■
十四	二	後六	溫卒，九錫遂■不行	寢	寢	■
十四	六	一	魏王襲擊燕師於參合■，大破之	陂	陂	■
十四	九	後五	詔加裕九錫，裕九	辭	辭	九

續　表

卷	葉	行	明范氏天一閣刻本			清刻本
			初印本	中印本	後印本	
十四	十二	後三	又遣■兼太常李順拜沮梁蒙遜爲涼州牧	遣尚書	遣尚書	又遣■
十四	十四	一	魏主如■山	中	中	■
十四	十五	後四	子勛稱帝，南徐、徐、■、豫、青、冀、湘、廣、梁、益十州皆應之	兖	兖	■
十四	十六	後五	蕭道成與直■將軍王敬則	閤	閤	■
十四	十	後八	■兖州刺史黄回	殺	殺	■
十四	十九	六	鸞欲移國祁	祚	祚	祁
十四	十九	後三	又遣度支尚書崔惠景赦之	救	救	赦
十四	二十一	四	魏冀州刺史京兆王■反	愉	愉	■
十四	二十一	後一	逾年不已已	已	已	已已
十四	二十二	三	大■卿裴邃	匠	匠	■
十四	二十二	四	魏荆州刺史■叔興以衆降	桓	桓	■
十四	二十五	後一	王僧辯、陳霸元破斬侯景	先	先	元
十四	三十五	五	太子廣惡■■	之■	之■	■■
十四	三十五	後五	遂自樓煩■■還	關而	關而	■■
十四	三十六	二	填■■郭	溢城	溢城	■■
十五	四十一	後八	遷安西都護于龜兹，兼統于闐、疏勒、■■，謂之四鎮	碎葉	碎葉	■■
十五	四十五	後九	太子長思邵王重潤爲■衛少卿張易之所譖	郡，司	郡，司	邵，■
十五	五十三	九	崔寧破吐蕃於■山	西	西	■
十五	五十八	後五	以■許帥李光顔代之	陳	陳	■
十五	七十四	四	蜀■■公■■德	順正，乾	□□，□□	■■，■■
十五	七十四	四	吴宣帝楊渭武義元	隆演	渭	渭
十五	七十九	二	契丹寇邢、洛、磁、相	洺	洺	洛
十七	八十九	後二	晉州鈐轄荆罕儒	鈐	鈐	鈐
十七	九十	一	河東寇路、晉二州	潞	潞	路
十七	九十	一	初令大辟秦案刑部詳覆	奏	奏	秦
十七	九十六	後七	■羅賦等九十四族拒命	惟	惟	■
十九	一百八	後六	改元天授■法延祚	禮	禮	■
二十	一百十四	七	執走馬承■黄道元	授	授	■

續 表

卷	葉	行	明范氏天一閣刻本			清刻本
			初 印 本	中印本	後印本	
二十	一百十四	九	置■惠倉以備窮乏	廣	廣	■
二十	一百十六	二	■卿監以七十爲定員	若	若	■
二十	一百十六	二	稱邊吏■爲	所	所	■

所見翻本卷端有"嘉興錢泰吉校讀本"印,經錢泰吉據張氏《學津討原》本手校一過,有跋語二篇,時咸豐二年壬子(1852),泰吉年六十有二。録一篇於下(圖 2－060－6):

朱子在長沙所刻《稽古録》,自謂勝越中本,當即陳直齋所稱潭本也。潭本、越本既皆不可見,世所通行者惟此本,不知何人所刻。諸論各繫於國亡之時,似從潭本,而脱譌頗甚,恐亦如趙氏所刻《歷年圖》,不免有所增損,而傳寫之不審則又甚焉。咸豐壬子夏日養痾,取許辛木會元(梋)及兄子(鉴醇)閱本粗校一過,兩本皆同此刻。又從蔣生沐(光煦)假昭文張氏《學津討原》本比對,稍稍是正。張氏本差善,然若漢武帝時脱天漢三年至征和二年事,凡八年,而以征和三年四年事爲天漢三年四年,張氏亦未及校正。若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遷安西都護于龜兹,兼統于闐、疏勒、□□(此刻空二字),謂之四鎮",張本補"碎葉"二字,是矣。而前文云,"阿史那社爾拔焉耆虜其王訶黎布失畢",則以龜兹王爲焉耆王。温公元本必兼序焉耆、龜兹二事,而傳者脱失,張氏亦未及校正。又若漢宣帝地節二年,"二"誤"三",張氏既改正矣,而立許后子奭爲皇太子乃三年事,今誤繫於二年下,而三年乃無事,張氏亦未及校正。他處類此者,不可枚舉。老年眼花臂病,史事不熟,翻閱爲難,尚望同志共爲校讎,以成善本云。七月十一日,甘泉鄉人錢泰吉識於海昌學舍。

按張氏《學津討原》本即脱胎於明范氏天一閣本,卷十三分爲上、下,與中印本正同,文字亦多相合。蓋張氏依據范刻中印本爲底本,復以《通鑑》等書校改譌舛。警石未見范刻,跋中稱貞觀二十二年張本補"碎葉"二字,實則"碎葉"二字范刻中印本已補入(詳本篇附表),並非張氏所補。

所見翻本又經吴庠以《四部叢刊》本校,手書一跋,論翻本之得失,其説可信。節録如下,以備參考:

此通行本,係據范氏天一閣本翻雕。……此本譌誤良多。然如卷十桓王二十二年,"奉僖公子小白出奔莒",范刻誤"奉"作"秦";又襄王十四年,"邾敗魯師於升陉",范刻誤"升"作"井";卷十一元王八年,"衛公孫彌牟重賂越人",范刻誤"彌"作"稱";卷十二武帝太初元年,"禪嵩里",范刻誤"嵩"作"蒿"。張氏《學津討原》本誤與范同,此獨一一校正,亦可見尚有微長也。

061

明隆慶五年(1571)豫章夫容館刻本《楚辭章句》十七卷《疑字直音補》一卷

漢王逸撰。

半葉八行,行十七字。白口,單白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9.9 厘米,廣 13.1 厘米。

楚屈平原作《離騷經》、《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而死。其後宋玉作《九辯》、《招魂》,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至逸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爲《九思》,爲十七篇。

此本目録後鐫"隆慶辛未歲豫章夫容館宋板重雕"一行。有後人繕補王世貞序云:"吾友豫章宗人用晦得宋《楚辭》善本以梓,而見屬爲序",知刻書人爲明宗室朱用晦。用晦名多煃,瑞昌王府奉國將軍。一意修詩書,工苦特甚。與里人余曰德、李攀龍、王世貞遊爲詩。[①] 曾入七子之社。事蹟見《獻徵録》、道光《南昌縣志》。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七著録此本,作"明隆慶辛未王用晦仿宋刻本",蓋因王世貞序有"吾友豫章宗人用晦"等語,遂以用晦爲王姓。實則宗人者,明宗室也。葉氏《書林清話》卷五有"豫章王氏夫容館"條,[②]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誤沿其說。[③]

此初印本。鈐有"潘氏桐西書屋之印"、"崦西草堂"、"潘茮坡圖書印"、"京江胡氏棣華堂藏書印"、"陽湖陶氏涉園所有書籍之記"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刻有初印、後印之别,秦更年記述甚詳:

> 《楚辭》王逸章句十七卷,隆慶辛未豫章夫容館重刻宋本,最爲精善,而傳本甚稀。往在湘中見一本,爲葉郎園從子定侯購去。余後十年客居海上,始求得之,亦可謂難矣。近代藏家目録,惟范氏天一閣、朱氏結一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繆氏藝風堂載有此本。繆氏《藏書志》云,卷一末有"姑蘇錢世傑寫、章芝刻",雙行而無序。余此本同葉氏所得本。頃定侯來申,攜在行篋,因從借歸,對讀一過。彼本首有王弇州序,無書刻人姓名,宋諱字皆闕筆。驟觀之,似若迥異。及驗其字之點畫及邊欄格線,自首澈尾,無一不合,但印本略在後耳。然後知此書初印本無序,有書刻人姓名,宋諱不缺筆。迨既增入王序,剷去書刻人姓名,又將宋諱字末筆剷去。惟"元"、"沅"等字亦缺筆,未知何據。或謂避欽宗嫌名,按"完"字乃以同聲而嫌,非以偏旁嫌也。似"元"、"沅"字無所用其缺避,殆剷削之誤歟?要之,兩本實係一板,非有二刻也。(中略)弇州序言宗人用晦得宋《楚詞》善本,梓而屬序云云,刻書者姓字賴此著之,特爲拈出。其序載《四部稿》六十七,今以不復繕補,以存初本真面。丁卯(1927 年)七月,嬰闇。[④]

按是書傳世印本,所知有三種:

(一) **初印本**,卷端版心下鐫"章芝刻"三字(圖 2－061－1),卷一末鐫"姑蘇錢世傑寫、章芝刻"二行(圖 2－061－5)。宋諱僅"桓"字缺筆,其他字不缺筆(圖 2－061－3)。無王世貞序。前述之潘氏桐西書屋藏本即是。

---

① 《獻徵録》卷一引《藩獻志》。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頁 490。

② 葉德輝《書林清話》頁 113。

③ 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頁 11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④ 見秦更年《嬰闇題跋》卷二,葉十八。莫伯驥《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集一頁三七三著録夫容館刻本,有秦更年跋,文字同此。

（二）**後印本**，卷端版心下無“章芝刻”三字（圖 2－061－2），卷一末無“姑蘇錢世傑寫、章芝刻”二行（圖 2－061－6）。宋諱匡、胤、敬、驚、弘、殷、恒、貞、項、玩等字剷去末筆（圖 2－061－4）；又元、沅等字缺筆。[①] 有王世貞序。

（三）**明天啟三年（1623）朱謀垙補版印本**，卷首增入明陳玄藻《補訂楚詞序》、朱謀垙《補刻楚辭引》，目録後有“熙寧辛亥夔州官舍鏤版”牌記，無夫容館刊記一行。江西省圖書館收藏。[②] 予未得親見，附記於此，他日當訪之。

［翻刻］

是書有**明萬曆朱燮元翻刻本**，卷端有“明朱燮元懋和朱一龍官虞校刻”一行（圖 2－061－7）。取校此本，文字稍異，列舉如下表：

卷	葉	行	夫容館刻本		朱燮元本
			初印本	後印本	
二	二	一	其辭必作樂鼓舞	樂	歌樂
二	十三		彗	慧	
四	二十四	四	君致温仁	致	政
四	二十六	後五	獨彰壅而蔽隱兮	彰	鄣
四	三十	四	言有法則，我有節度	我	行
四	三十四	後四	言己欲隨泉容容	泉	衆
四	三十五	後七	百三十斤爲重	三	二
五	三	後二	曅曅震雷	雷	電
八	五	三	於，去也	瘀，病也	於去反（位置上移）
十	十	二	言楚國章明也有美善之化	言楚國章明也有美善之化	章明也言楚國有美善之化
十三	四	後一	便娟，好貌	娟	涓
十五	十	七	屯余車兮索反	反	友
十五	十	後四	海中山名	名	石
十六	十四	三	慨慨，難貌也	難	歎
十六	二十四	一	壓，尘也	壓	壓

［訂誤］

葉德輝《郋園志》論及此刻之初印後印、原刻翻刻關係，結論多誤。玆録其跋文如下，以備參考：

據《繆記》云，卷一末有“姑蘇錢世傑寫、章芝刻”，雙行，此本無之。蓋繆所見乃萬曆翻刻

① 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卷七著録此本，稱元、沅等字缺筆蓋避欽宗嫌名，不足爲信，秦更年跋已有駁正。
② 黄源海《夫容館〈楚辭章句〉版本述略》，《贛圖通訊》1981 年第 1 期。

之本。萬曆丙子淩迪知刻張之象《楚騷綺語》，亦半葉八行，行十七字，版式與此同，其版心有錢世傑寫、王伯才刻等小字，可取證也。後又有朱燮元本，即重刻此本，行字悉同，惟版式字體微較長大。從子啟崟有之，繆氏《藏書記》亦著録。日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有"明代重雕宋本"，云宋諱闕筆；又有此本，云宋諱不闕筆。此當是别一翻雕夫容館本，蓋隆慶本闕筆，翻宋本或未闕筆耳。

森立之所記二本，見於《經籍訪古志》卷六，所稱"明代重雕宋本"，宋諱缺筆甚多，當爲夫容館刻修版後印本，秦更年跋云：

森立之兩本並載，不知爲一板，當係前後寓目，非若余之同几对勘，得以悉其真面。此事之所以贵目驗歟。

按繆藏本實即夫容館刻初印本，葉藏本爲後印本。葉氏不知夫容館刻本後印時曾剜改宋諱，疑無"姑蘇錢世傑寫、章芝刻"二行者爲隆慶原刻，有之者爲萬曆翻刻；宋諱缺筆者爲隆慶原刻，不缺筆者爲别一翻刻本。其結論固不足信，其推理過程則有參考價值，可作版本誤鑒之典型案例觀。

062
明萬曆二年(1574)崔孔昕刻本《六臣註文選》六十卷

梁蕭統輯，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注。

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白魚尾，四周雙邊。匡高20厘米，廣14.4厘米。

是書傳世本大致分爲二系：一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後；一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後。後者源出宋贛州本。元代有茶陵陳仁子刻本，明代有翻陳本。日本學者斯波六郎《文選諸本研究》以爲宋贛州本並非本於單行李善注本與單行五臣注本，而係據五臣李善注本，將李善、五臣順序互易而成。傅剛先生《文選版本研究》一書亦主其説。

此本屬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後系統，蓋源出茶陵陳仁子刻本。前有萬曆二年汪道昆序。版心下有刻工名：黄鉞、黄錦、黄樂、黄鎮、黄鏜、黄鎊、黄鉛、黄鎬、黄鉉、黄錟、黄銘、黄鋭、尚汶、黄尚嵩、黄尚潤、黄邦用、黄繼老、黄惟澄等。

此初印本，卷端版心下有"黄鉞"二字(圖2-062-1)，鈐有"中華書局圖書館珍藏"朱文方印。今藏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書號199366-95)。

[後印]

此刻又有**萬曆六年徐成位重修本**，卷端版心下無"黄鉞"二字(圖2-062-2)，前有萬曆二年汪道昆序，序後有刊記云：

郡齋舊有六臣《文選》，刻久而殘失。山東崔大夫領郡，重爲剞劂，但校讎者鹵莽，中多舛訛，甚以俗字竄古文，觀者病之。余暇日屬二三文學詳校，凡正壹萬五千餘字，庶幾復見古文之舊。又以爲讀書論世，必得其人，故略梁史，梓昭明小傳。錢塘田叔禾舊有《文選叙》一章，

足袪世俗之惑,亦以併梓,若司馬佳什,則與此選不朽者,是宜冠諸篇首。萬曆戊寅季夏吉雲杜徐成位識。

又有萬曆六年田汝成序。序、目録及各卷末,或鐫"冰玉堂重校",或鐫"見龍精舍重校",卷三十六末鐫"香宇客舍重校",卷五十末鐫"九雲館重校"。有萬曆六年重修刊記。據徐氏所云,此本誤字尚多,徐氏重修時始得改正。斯波六郎曾舉數例:卷一葉十行後一注"更名洛陽、邯鄲、臨淄、宛城、都市長安",徐刻初印本作"城"(圖 2-062-3),重修本剜去半邊,爲"成"字(圖 2-062-4);卷四葉三十二行後二注"《家語》水泮而農桑起",徐本"水"改作"冰"。

鈐有"蔣抑卮藏"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翻刻]

是書有**明新安潘惟德、潘惟時翻刻本**,匡高 19.9 厘米,廣 14.4 厘米。卷一"宛城"未改"宛成";卷四"水泮"未改"冰泮",蓋從崔刻初印本翻出。

此刻傳世有三種印本:

(一) **初印本**。目録首葉第四行題"大明新安巖鎮潘惟時、惟德校刻"(圖 2-062-5)。上海圖書館藏有一帙。

(二) **後印甲本**。目録剜改作"句容蔣先庚重校"(圖 2-062-6),前有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蔣先庚序。封面題"六臣文選/蔣震青較訂宋本/梅墅石渠閣梓"。鈐"石渠原版",又有戳記云:"《文選》一書惟宋板六臣全註世重蘭亭,至坊刻所行,缺略遺散,均非善本,兹照新安家藏,良稱全璧,識者辨之"。

鈐有"藍田居士"等印。今藏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

(三) **後印乙本**。目録作"句容蔣先庚重校",封面題"昭明文選六臣全註/梅墅石渠閣梓/較訂宋本"。此坊賈自炫之辭,不足深辯。上海圖書館藏有一帙。

浙江圖書館藏吳勉學刻本,刷印似在蔣氏之前。卷首與潘本同版,將目録改刻"明新安吳勉學重校",正文則與明嘉靖八年洪楩本同版,疑其爲二本相配者。

063
明萬曆三年(1575)顧氏芸閣刻本《集古印譜》六卷

明王常、顧從德輯。

半葉八行,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單邊。匡高 20.3 厘米,廣 13.4 厘米。版心上刻"集古印譜卷某",下刻"顧氏芸閣"。前有萬曆三年顧從德刻書引,萬曆乙亥王穉登《印藪序》,凡例十六則,舊敘。卷一末鐫有"吳門姚起刻"一行。

此本卷端題"太原王常延年編,武陵顧從德汝脩校",前人著録往往不及延年。韓天衡《上海〈顧氏集古印譜〉芻議》文曾考證:主持《顧氏集古印譜》之王常,本名羅南斗,爲嚴嵩黨羽羅龍文之子,事發,龍文與嚴世蕃同棄世,南斗出亡,故隱其名。[1] 按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吳氏樹滋堂

① 見《書法研究》1990 年第 4 期,頁 61。

刻《秦漢印統》卷端題"鄣郡羅王常延年編"[①],首程康功序言及延年事蹟,附録如下:

羅延年父內史,任俠饒知略,佐胡襄懋平島寇有功,而又好文博古,製墨與箋最工,傳至今,墨一螺可萬錢。所藏古器甚夥。既坐事受法,家見籍,獨古印舊章纍纍者猶存。而是時雲間顧氏取爲《印藪》,盛行於世。延年以未廣,益購求增益之,而其友吴伯張相與參校品第,凡歷廿年,功緒甫竟,付之奇劂,而延年卒矣,伯張不欲没其所長,標而行之,名曰《秦漢印統》。

按隆慶中延年、汝脩曾取秦漢古印實物印越楮上,或硃或墨,僅廿本,手印者、藏印者、硃楮者三分之,每本白金十兩。是爲原鈐本。首隆慶六年(1572)沈明臣序。此係據原鈐本重編者,王穉登曾爲之易名《印藪》。原鈐本沈序"然古無印譜,譜自宋王厚之順伯始",此作"然古無印譜,有印譜自宋宣和始,宣和譜今不傳,而後王厚之順伯亦譜之"。原鈐本凡例"以尚方小璽冠之首",此作"以秦漢璽冠之首",又凡例四條爲原鈐本所無:

一、部曲將印有百餘,不能盡收,惟刻其稍異者若干,而部曲督印、軍司馬、軍假司馬、别部司馬、軍曲侯等印俱倣此。

二、諸印文具釋於下,內有三字可識或二字可識者,亦隨文釋之,餘則闕之,不敢妄猜。次釋鈕制,而經目者得詳載,見諸譜者亦得考據。若四方印來者或鈎摹者,幷諸譜原不載何鈕者,亦仍闕之,以俟博雅者增益。

三、集印以諸友所收藏者爲主,次及子昂《印史》、楊宗道、吴孟思、王厚之、錢舜舉諸家印譜,王球《嘯堂集古録》、吾子行《學古編》併得收入,至於《欣賞編》亦所不遺。

四、唐、宋、元諸印記附之於後,以爲《續集》,亦以尚方璽冠諸首,次官印,次私印,私印亦從沈韻四聲次第,而字、號、齋、堂等附之,各盡一人之所有而集爲一處,與《前集》稍異耳。

據此以檢對二本,其異同有數端:原鈐本以顧氏家藏及遠近搜購者爲主,收録一千八百方;萬曆本輔以趙孟頫、王厚之、楊遵、吴叡等諸譜之印,收録者達四千有奇,較前本爲多。原鈐本無釋文,萬曆本有印、鈕釋文,"沿革始末,證據詳明,不惟千百年之遺文舊典,古雅樸厚之意粲然在目,而當時設官分職廢置之由,亦從可攷焉"[②]。原鈐本所收相近者甚多,萬曆本頗删減之。如"騎部曲將"印,原鈐本收十五方,萬曆本收六方;"部曲將印",原鈐本收五十六方,萬曆本收九方;"部曲督印",原鈐本收十八方,萬曆本收四方。

此原刻本(圖 2－063－1),正文、序跋均爲墨刷。鈐有"合肥龔氏珍藏"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所見有同版一帙(圖 2－063－2),正文爲朱印,序跋爲墨刷。今藏上海圖書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與此同版。

---

① 吴氏樹滋堂刻《秦漢印統》,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録,云"鄣郡指徽、寧一帶,此題羅王常,則羅應爲彰郡地名",蓋其所見本失去程康功序,遂誤王常之姓爲地名而曲爲之説。

②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四十九,頁二四五下。中華書局,1993 年。

［翻刻］

是書翻刻本甚多，其見重於世，於此可見一斑。翻本卷端題同原本，版心下鐫"顧氏芸閣"，首萬曆乙亥王穉登《〈印藪〉序》，萬曆三年顧從德序，《印譜舊叙》，凡例十六條，皆與原本亦步亦趨。所知有五種：

甲本，卷一末鐫有"吳門姚起刻"一行（圖 2－063－3）。正文朱印，卷首序墨印。内封有玉玦印，並有"棉紙水花硃雙印，每部銀卅兩伍錢，恐有贋本，用古玉玦印記"戳記（圖 2－063－8）。鈐有"丁仁收集摹拓之記"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乙本，正文版格、釋文及卷首序墨印，印文朱印（圖 2－063－4）。卷一末無刻工名。鈐有"餘姚謝氏永耀樓藏書"印。今藏上圖。日本東京博物館有桑名鐵城舊藏同版一帙。

丙本，僅四卷。朱印。鈐有"長宜子孫"、"高侍御六世孫"等印。今藏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①]

翻刻丙本有初印、後印之别：哈佛館所藏爲初印本，卷端題"集古印譜"（圖 2－063－5）；後印本卷端改題"集古印藪"（圖 2－063－6），卷三題"集古印薮"，封面署"集古印譜，悉尊原篆，淵雅堂藏版"。上圖收藏後印本一帙，鈐有"長興王氏詒莊樓藏"印。

丁本，墨印，卷一末鐫有"上海吳之騮刻"一行（圖 2－063－7）。上圖藏有一帙。所見又有同版而朱印者。

戊本，日本東京博物館福井端隱舊藏本，内封葉有玉玦印，有"水花硃雙印，每部價白銀壹兩貳錢，恐有贋本，用古玉玦印記"戳記。予僅見其本書影，似與前列各本並非一刻。

以上諸本，予舊有説，以爲乙本以下皆翻本；甲本刻印俱佳，有古玉玦印記，與合肥龔氏舊藏本孰爲原刻，難以辨别。[②] 後見福井端隱舊藏本書影，始知翻本亦有古玉玦印記。近年杜志強有專文[③]發表，以印文正誤判定合肥龔氏舊藏本爲原刻，甲本爲翻刻，可補正予説之失。

［後印］

原刻本有初印、後印之别，所知有四種：

（一）**初印墨刷本**。合肥龔氏舊藏者即是。杜志強文著録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之"龐青城舊藏本"，與此刷印時間接近，内封有玉玦印，並鈐有"白鹿紙雙印每部價銀七錢，荆川簾水每部價銀陸錢，恐有贋本，用古玉玦印記"戳記。

（二）**後印朱刷本**。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本鈐有"恒德堂"印者即是，卷端葉未經補版，正文朱印、序文墨印。泰州市圖書館藏本有"戈氏望岳楼善本書籍"印者與此略同。[④]

（三）**補版朱刷本**。一九七〇年臺北文峰出版社《篆刻賞鑒選刊》影印之"明萬曆三年顧氏芸閣刊朱印本"即是，卷端葉已爲補版。

（四）**補版後印本**。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今《故宫珍本叢刊》據以影印者即是，卷端葉爲補版，書中補版甚多，較臺北本刷印更晚。

---

① 沈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頁 263 著録，原定爲"明萬曆刻朱印本"。

②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頁 123—124，《集古印譜》條（郭立暄稿）。

③ 杜志強《關於顧氏〈集古印譜〉和〈印藪〉版本的初步考察》，《第二届"孤山證印"西泠印社國家印學峰會論文集》頁 425—456，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 年。

④ 《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第 01710 號即此，《名録圖録》第六册頁 219 有該本書影。

064
明萬曆四年(1576)舒伯明刻本《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十卷

宋黄昇輯。

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18.6厘米,廣12.7厘米。前有花源真隱顧起綸更生序。

是書所收詞作,起唐李白,止於北宋王昴,附方外、閨秀各一卷。又有《中興以來絶妙詞選》十卷,所收起南宋康與之,末載叔暘自作三十八首。《四庫全書》著録,稱其去取特爲謹嚴,非《草堂詩餘》之類參雜俗格者可比。又每人名之下,各注字號、里貫;每篇題之下,亦間附評語。俱足以資考核,於宋人詞選不失爲善本。

此本"綱目"末葉有"萬曆四年七夕龍丘舒氏伯明新雕梁溪寓舍印行"長方形木記(圖2-064-3)。顧起綸序首葉版心鐫"何鏜刻"(圖2-064-1)。何鏜爲無錫良工,嘉靖三十五年(1556)曾爲顧氏奇字齋刻《類箋唐王右丞集》。

此本原出宋槧,而行款改易。傳世又有毛氏汲古閣刻《詞苑英華》本,卷首已改題"花菴絶妙詞選"。與此本文字互異不少。兹舉卷一如下:葉一"李太白"條注:"名白,賀之章號之爲謫仙",毛本多"號青蓮居士"五字;葉二,《清平調辭》之三,"定向瑶臺月下逢",毛本"定"作"會";《長相思》之二,此本無注,毛本注"此詞上四句皆談錢塘景";葉五《菩薩蠻》之三,"池上海棠黎",毛本"黎"作"梨";葉六《河傳》,"謝娘翠蛾愁不銷",毛本"蛾"作"娥";葉九《小重山》之二,"秋到長門青草黄",毛本"秋"作"愁";葉十三《玉樓春》,"甚寶柱纂箏",毛本"纂"作"秦";《菩薩蠻》,"蘭燭重開宴",毛本"蘭"作"闌";《採桑子》,"蛸螃領上詞梨子",毛本"詞"作"訶"。

此初印本,顧序首葉有天一閣范氏二印,目後有"價銀三錢"一記(圖2-064-2)。蔣氏密韻樓、吳氏梅景書屋舊藏,有吳湖帆、趙萬里手書跋尾,蔣祖詒識語。今藏上海圖書館。

> 此册白麻紙本,計叙目、卷一、卷二兩卷,蓋萬曆舒氏初印。曾藏于范氏天一閣中,卷首范氏二印。目後有"價銀三錢"一記,舒氏出版價也。僅此一册,余乃配入初印竹紙本十八卷,遂成全帙。
>
> 《花庵詞選》二種,皆萬曆初印本。《唐宋諸賢》叙目及卷一、卷二兩卷,白麻紙本,爲四明范氏天一閣舊藏殘帙,餘皆竹紙本。前十卷爲烏程蔣氏密韻樓藏書,即瑞安黄仲弢侍講丈物也。後十卷爲吳興張葱玉兄物。去年冬蔣穀孫兄以前十卷見惠,今春穀孫又爲余介後集,葱玉屬繢《韞輝齋勘書圖》爲易,遂得合成完璧,此亦書林緣分也。前集以此爲弟一善本,後集清宮中尚存宋槧孤本云。壬申(1932年)花朝校書,漫記于楳景書屋。吳湖帆。

> 《花菴詞選》此本外,以毛氏《詞苑英華》本最通行。此自宋本出,實遠勝毛本。《中興詞選》世尚有淳祐原本,前年自清内廷流出,歸南海潘氏。至《唐宋諸賢詞選》宋本已佚,此本終當推甲選,所謂下宋本一等是也。壬申寒食,道出淞濱,湖帆先生出此屬題,因拉雜書之。海寧趙萬里。

> 此書覆宋精刻,一仍原本款式,萬曆刊本之最佳者,足與玄覽齋本《花間集》並重。《中興詞選》内府流出後爲董授經丈所獲,今未知何在,斐雲云在潘氏者,誤也。癸酉歲(1933年)寒食節,重觀於梅景書屋,漫識。蔣祖詒。

［後印］

此刻有萬曆四十二年秦堣修版後印本，首載萬曆歲在閼逢攝提格茹天成懋集甫書“重刻絶妙詞選引”（版心下有“何文典刻”四字）云：“余友本嬰秦太學堣，夙好古雅，每見其鼻祖少游詞章，輒諷玩不休。今得見是編，頗愜其嚮往之初心，既樂多詞之妙麗，又慨舊刻之譌舛，遂詳校而重梓之。”次胡德方序，淳祐己酉黄叔暘序（版心有“何鑑刻”三字）。“綱目”末葉無舒伯明刊記一行（圖2－064－4），蓋秦氏重印時削去。鄭振鐸舊藏，今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翻刻］

是書有**明翻刻本**，匡高 18.7 厘米，廣 13 厘米。“綱目”末葉無舒伯明刊記一行（圖 2－064－5）。刻字較劣。今藏上海圖書館。

取校原本，知翻本多帝虎陰陶之憾，如卷一葉八《小重山》，“玉堦華露滴”，翻本“堦”誤“揩”；“羅幌暗塵生”，翻本“塵”誤“麈”。葉十六《漁歌子》“鮫綃霧縠籠香雪”，翻本“雪”誤“雷”；葉十八《菩薩蠻》，“繡簾高軸臨塘看”，翻本“軸”誤“軥”；卷二葉十七《鳳棲梧》，“堤柳岸花連複道”，翻本“柳”作墨等。其他缺文譌字，不及備舉。

065

明萬曆十年（1582）趙用賢刻《管韓合刻》本《韓非子》二十卷

周韓非撰，佚名注。

半葉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單白魚尾，四周單邊。匡高 21.9 厘米，廣 12.3 厘米。上欄刻評語。前有萬曆十年趙用賢序，“韓子總評”，凡例。

此本版心鐫有刻工：吳丙初、吕廉、張珮之、戈、顧植、顧文、中、劉、章扦、徐、直、何成業、吕玄。凡例稱：“是書譌缺既久，歷考近本，無慮數十，皆出一軌。至閲《道藏》中所載，乃知近本又承此而譌也。獨宋板大篇完整毋缺，而句子之間參錯復多。今依諸本更定，其間或有舛謬不可解者，尚餘十一，不敢強爲之説，以俟夫博雅者重加採輯，庶幾此刻爲之先驅耳”。原與《管子》並刊，合稱《管韓合刻》。

是書宋、元本二系各本均有脱文，此本已經補足，然妄改之失亦間有之。後出諸本，多據此本以增補缺文。[①] 清嘉慶間，吳鼒影刻宋乾道本，延顧廣圻任校勘之役。顧氏序云：

> 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不誤者方且因此而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

此初印本，經黄丕烈手校，有莫棠題記。鈐有“莫棠所藏”、“莫棠之印”、“獨山莫氏銅井文房藏書印”、“潘承弼藏書印”、“景鄭秘笈”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

① 詳張覺《〈韓非子〉版本源流述略》，《古籍整理與研究》第七輯，頁 29。

[後印]

此刻傳世有初、後印之别：前述之有黄丕烈校者係初印本，刻工較後印本爲多，如卷一第七葉版心鐫"吴丙初刻"，後印本無之。卷一第十二葉後七行，"故君子不少也"，後印本改爲"故君子難言也"；第十六葉第八行，"則主失明"，後印本"明"改爲"名"；卷六第二葉第二行第六字，初印本作"知"(圖 2－065－3)，後印本改爲"宜知"(圖 2－065－4)；第三行第二字，初印本作"外"，後印本改爲"外宜"，改動處皆作小字。取校宋本，往往與初印本相合。

盧文弨《羣書拾補・韓非子》"故君子難言"注："藏本作'不少'"。按盧氏校例，"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字注於下"，則其所據之趙本亦作"難言"，爲剜改後印者。吴鼒校刻《韓非子》此作"故君子不少"，顧廣圻所校記亦不載趙本作"難言"，知其所據之趙本作"不少"，爲初印本。

[翻刻]

是書有**明翻刻本**，匡高 21.7 厘米，廣 12.2 厘米。卷端葉版心下方，原本有"吕廉刊"三字(圖 2－065－1)，翻本無之(圖 2－065－2)。"韓子總評"署"夏靈岩刻"。卷一第十二葉後七行，翻本作"故君子難言也"；卷六第二葉第二行第六字，翻本作"宜知"二小字(圖 2－065－5)。其餘文字與原刻後印本相符，當據後印本墨版。

066

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甘氏刻鈐印本《集古印譜》五卷《印正附説》一卷

明甘暘輯。

《印正附説》半葉八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匡高 20 厘米，廣 12.3 厘米。版格、釋文墨刷。

是譜乃出甘氏手摹，每印之下，均釋印文紐制，仿顧從德《印藪》例也。甘氏又搜古今摹印、説印諸篇而玩味焉，或有偏泥支離，若未切得藴奥，復述是舍非，集爲《附説》，附於《印正》之末。

此本前有萬曆丙申(二十四年)孫旭序，萬曆甲午徐熥序，甘暘自序，萬曆乙未(二十三年，1595)潘錫祚《印正小序》，凡例。卷末有"侯廷賡印"、"許賓之印"、"虞嘉猷印"、"汪元勳印"、"中聲"、"甘暘私印"等印。

此初印本(圖 2－066－1)，前無汪廷訥序，卷首無《秦傳國璽制》，卷末無汪廷訥諸印(圖 2－066－3)。今藏上海圖書館。

羅福頤《印譜考》著録本與此相符。

[後印]

是書傳世有重編本(圖 2－066－2)，增入汪廷訥序，有關甘氏行實：

> 印章雖小技乎，然以刀爲筆，以背爲面，非得心應手者，曷臻其奥？今之作者，溺其迹矣，唯秦漢之法稱焉。歷世逾遠，存者僅百之一，又不幸淪落於草莽，流播於愚蒙，得者不必珍，珍者不必得。武陵顧氏廣搜舊章，摹刻《印藪》，志則遠矣。然不以金石而以梨棗，其於古人神理則未也。秣陵甘旭先生工於六書，精於鐫鏤，凡先世宦游所得古印，悉手勒之金石間，四

方有珍藏者，不惜心力購致之，歷幾寒暑纔得成集，名曰《集古印正》。世之染翰操刀者不可勝舉，率多翩翩自喜。自有《印正》之編，然後可以正天下之不正者。秦漢之制湮而復明，斯、邈之巧失而再傳，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稽古者何可一日無此書也。

又，重編本卷首有《秦傳國璽制》，卷末有"汪廷訥印"、"昌朝氏"、"無無居士"、"全一道人"、"環翠堂印"、"坐隱先生"、"無如"等印(圖 2-066-4)。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有此刻，皆爲重編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著録是書，云："其譜首摹秦傳國璽，謂向巨源、蔡中平二家所摹傳國三璽，璽文雖不同，而字皆蒼古，非出斯手，他奚能之？均秦傳國璽云。按此三璽始見於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著録，甘氏摹録，因沿其説。今審此璽制，大逾漢建初尺五寸許，秦漢人璽印絶不得有此制作，其出唐以後人之所僞托，不辯可知。甘氏誤宗其説，失之遠矣"。所據本有秦傳國璽，知爲重編本。

067

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馬明卿刻本《華嶽全集》十三卷

明張維新、馬明卿撰。

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21.6 厘米，廣 14.6 厘米。

華嶽志先有嘉靖四十一年(1562)李時芳所修本，至萬曆二十四年，汝州張維新爲潼關道副使，病時芳書多舛錯，與華陰知縣貴陽馬明卿重加詮敘，内容詳贍，勝於舊志。卷一《圖説》，卷二《峰麓名勝紀》、《物産》、《靈異》，卷三《封號考》、《祭告文》，卷四以下記載詩文。

是書爲山志中秘帙，原刻本流傳絶少。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載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卷端題："整飭潼關兵備道陝西按察司副使天中張維新總閱，華陰縣知縣馬明卿編輯，後學邑人張弓、潼關盛以弘校正"，首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天中張維新序，馬明卿跋，或即原刊初印本，惜未能親見，他日當訪之。

此本卷端題："整飭潼關兵備道陝西按察司副使天中張維新總閱，華陰縣知縣馬明卿編輯，馮嘉會續輯，後學邑人盛以弘、張弓、屈受善仝校正"，占四行(圖 2-067-1)，剜補痕迹宛然。卷末有馬明卿跋、萬曆三十年(1602)壬寅馮嘉會重刻跋。卷三所收祈雨祭文有萬曆三十二年、三十八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者，字體各異。又有萬曆三十四年祭文一篇，末署"華陰縣知縣崔時芳刻"。又，卷十三收録王九疇詩四首。按乾隆《華陰縣志》卷七"職官"，馮嘉會知華陰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三十三年離任；崔時芳知華陰在萬曆三十七年，王九疇知華陰在三十九年。知此爲萬曆二十四年刊版、後來迭經增刻者。現將馮嘉會以下諸人增補之内容著於下方，以備參考：

卷三《祭告文》，第三十二至三十六葉；卷四，第一百十五葉《游華嶽記》至一百三十五葉《重修青柯館記》；卷七，第十九至二十七葉，袁宏道、周達、魏光緒、張循占、畢懋康、何起晉等人詩作；卷八，第十五至十六葉，傅振商、黄煒、阮大鋮、楊宗吾等人詩作；卷九，第十九至二十九葉，袁宏道、馮從吾、崔時芳、米萬鍾、周斯盛、李魯生等人詩作；卷十，第八葉，米萬鍾、魏光緒等人詩作；卷十一，第二十八葉後增入"又二十八"二葉，爲葛曦詩作；第七十二至九十三葉，楊宗吾、湯賓尹、李維

標、魏光緒、李孔度、劉養性、周傳誦、袁宏道、張舜命、尹伸、王象春、鄧雲霄、丘履嘉等人詩作；卷十二，第五至六葉，鄧雲霄、邢汴等人詩作；卷十三，第二十三至三十葉，劉敏寬、張循占、周京、張昶、王九疇等人詩作。

鈐有"八千卷樓"、"善本鑒定"等印。今藏天津圖書館(書號S560)。

[翻刻]

是書有**明末翻刻本**，款式悉同，改用四周單邊。卷端改題："欽命鎮守潼關兼攝河南山陝等處地方軍民事鷩巫山伯馬世耀、欽命鎮守潼關等處地方提督軍鷩兼理學政防禦使劉蘇、華陰縣縣令曹士掄編輯，華陰縣學正王名世較正"(圖2-067-2)，似有削改痕迹，原題當有張維新、馬明卿名銜。前有萬曆丙申張維新序，萬曆二十五年丁酉洛水賈待問序，兩序後並有大順初年開創第一令曹士掄跋(圖2-067-4)。按《明史·張獻忠傳》，大順初元當明崇禎十七年(1644)。馬世耀、劉蘇、曹士掄等不見諸《華陰縣志》，當爲後來修志者掩去。書中内容視津圖藏本爲少，凡津圖藏本屬後來增刻之内容，翻本皆無之，知翻本係據原刻初印本墨版，尚存馬明卿書原貌。

此初印本，紙墨清朗，爲海昌吳騫故物，《拜經樓書目》稿本見載。後經獨山莫友芝、繩孫父子及近人祁陽陳澄中遞藏，今歸上海圖書館。

[後印]

大順本有清順治增修本，卷端改題："欽差整飭直隸潼關河南閿靈陝山同華蒲州等處兵備、陝西按察司副使天中張維新輯，知華陰縣事貴陽馬明卿較，欽差整飭潼關等處兵備兼分巡關内道陝西按察司副使睢陽湯斌重訂，知華陰縣事三河劉瑞遠重較"(圖2-067-3)。前有馬明卿跋，後有曹士掄跋，次馮嘉會跋。又萬曆丁酉賈待問序，末葉重刻，遂不列曹士掄跋(圖2-067-5)。按乾隆《華陰縣誌》，劉瑞遠知華陰在順治十五年(1658)，增修並剜改卷題，當在彼時。

此本卷三《祭告文》所載下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卷十一有蔣超、宋琬、狄敬之詩，觀其字迹，非同時所刻，蓋陸續增刻者。無雍正間文字，猶是康熙後期印本。曹士掄跋後有大順初年開創邑令曹士掄評語(圖2-067-6)。

是帙有民國二十三年(1934)葉恭綽題詩，並有識語：

> 問天合與偕狂白，遺臭還應笑阿咸。失喜天魔文獻在，一行大順署新銜。
>
> 馬明卿乃士英之叔，令華陰有聲。大順乃張獻忠年號。此自稱開創邑令，大有新貴之概，可笑也。此三行殆清初未及剗除者。張獻忠文獻賴此僅存，亦書林逸話矣。

鈐有"曾藏葉氏遐菴"、"葉恭綽奉贈"、"合衆圖書館藏書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四庫全書存目》著録本書，有蔣超、宋琬諸人之詩，所據蓋與葉藏本印次相同。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天津圖書館所藏之原刻增修本影印，蓋於底本未加深考。

[訂誤]

是書翻本字體規仿原刻，驟視之，幾認爲一版摹印。潘景鄭《蜀大順本〈華嶽全集〉》跋云"此

本原刻於萬曆，而版行於蜀張稱號時，開卷所題，其行款已不符合，蓋曹氏得此書版後，剜改面目，據爲己刻，明末刻書之陋習，往往如是"①。《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沿襲此說，將翻刻本列於原刻本之前，當予糾正。

068

明萬曆三十年(1602)張鼎思江西刻本《史通》二十卷

唐劉知幾撰。

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單白魚尾，左右單邊。匡高19.7厘米，廣13.3厘米。前有王閣《刊正史通序》，景龍四年《序録》、目録。

此本有萬曆壬寅冬十月張鼎思《續校史通序》(圖2－068－2)云，《史通》傳刻弗廣，余家有抄本，宦轍所至，必先購求，復得二三抄本，雖各有舛譌，而參稽互正，庶幾可讀。兹承乏江臬，方伯莆田吳公曰，此有《史通》，太史陸儼山氏守藩時所刻，子其讎之。余念儼山先生於是刻用心良苦，然恨無别本參對，若有望於後人。因出篋中本更爲校勘，《曲筆》篇爲增四百卅餘字，《鑒識》篇增三百餘字，而去其自他篇羼者六十餘字。《因習》上卷已亡，刻中數行宜削而不削者，慎之也。他無可據者姑仍其舊云云。

按鼎思(1543—1603)字睿甫，號慎吾，安陽人。萬曆五年進士。官至江西按察使，著有《瑯邪代醉編》。萬曆三十一年曾刻《路史》、《本草綱目》二書行世。前人著録稱張睿甫本、張慎吾本者，實即此本，非有二刻。

此初印本(圖2－068－1)，張鼎思序脱失。經葉景葵手校，並過録馮巳蒼評，何義門、顧千里校。鈐有"陳履平印"、"清白之遺"、"景葵手校"等印。潘景鄭、顧廷龍編《明代版本圖録初編》收録者即此。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刻傳世有初印、重修之别：

卷四《序例》篇，葉五行三，初印本"此乃讀者所便聞"，重修本"便"作"厭"；行八"而斯文"三字下，初印本有缺字作墨等一條(圖2－068－3)，重修本改刻作"終絶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十一字(圖2－068－4)；行九，初印本作"史例申要，終斯爲盛"，重修本"申要"作"中興"，"終"作"於"。卷七《曲筆》篇，初印本"羞愧流汗刮席"下接"至如朝廷貴臣"；重修本"刮席"之下、"至如"之上增"不敢視"至"安可言於史耶"凡二百八十七字、"蓋霜雪交下"至"情僞可求"凡一百五十字，二者合計四百三十七字，與前引張序所稱"《曲筆》篇爲增四百卅餘字"之說合，知張序係爲重修本作，故初印本無之。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帙，有吳慈培録孫潛、顧廣圻、吳嘉泰、顧沅題識，爲重修本。

[訂誤]

此本前後有嘉靖中刊書舊序，前人著録或誤認爲嘉靖陸儼山刻本。錢曾《讀書敏求記》已有

① 潘景鄭《著硯樓書跋》頁一一二。

此失，說詳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五。

上海圖書館所藏朱希祖致張元濟手札中，有數通言及是書版本，附録於下：

> 張鼎思本《史通》款式頗似嘉靖陸刻本，恐即用陸本翻刻，且似仿刻而略加校改，故《因習》篇上卷已亡，亦不妄補，可稱矜慎。
>
> 近日廣東友人已將嘉靖陸深刻本《史通》寄還，與張鼎思本對校，知張本即以陸本原板挖補修改，又重刻二十餘葉，故其字體間有參差大小。挖改之字，實勝陸本，蓋當萬曆壬寅時，張之象翻宋本已行世，或據以改正，未可知也。由此言之，張本實亦一善本。①

按嘉靖陸儼山本爲半葉十行，行廿字，行款與此本異同。疑朱氏札中所稱"嘉靖陸刻本"，實即此刻之初印本；所稱"張本"，實即此刻之重修本。

是書又有萬曆五年(1577)張之象刻本，後出轉精，頗能訂陸本之誤。之象(1507—1587)字月麓，一字玄超，號王屋山人，華亭人。由諸生入國學，嘉靖中官浙江按察司知事、布政司經歷。鄧邦述《羣碧樓善本書録》卷三著録"明萬曆張之象繙宋刊本"，跋文又稱"此萬曆張鼎思據宋本繙雕者也"，蓋未及細檢，遂誤玄超與睿甫爲一人。

069
明萬曆宋邦乂刻本《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漢高誘注。

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白口，左右雙邊。匡高 19.1 厘米，廣 13.6 厘米。首《重刻吕氏春秋敘》，末署"瑯琊王世貞撰，雲間莫是龍書"；次高誘序。王敘首葉、高序次葉版心下鐫有"長洲張榧刻"字樣(圖 2-069-4)。

是書存世以元至正嘉興路儒學刻本爲最早，本書已著録。明弘治李瀚本、明張登雲本皆從元本，嘉靖許宗魯本則與元本文字多異同。

此本文字與許宗魯本略近，文字有優勝於元本處(詳表一)。《四部叢刊》影印是書，舍元刻而取此本。

表一　元至正刻本、明許宗魯本、明宋邦乂本文字異同表(卷一)

葉	行	元至正嘉興路儒學刻本	明許宗魯本	明宋邦乂本
五	四	紏督惰窳於疆下也。	紀	紀
五	後八	草木早槁	旱	旱
十二	四	父老無繇役之勞	繇	供
十二	後七	鄉者人也	昔	昔
十二	後十	務在濟民	濟	齊

① 《朱希祖致張元濟手札》，《歷史文獻》第七輯，頁 232、2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續 表

葉	行	元至正嘉興路儒學刻本	明許宗魯本	明宋邦乂本
十四	後四	"而令吏"作小注	"而令吏"作正文	"而令吏"作正文
十四	後四	腹䐢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	不可	不可
十四	後六	忍讀仁行	曰仁	曰仁

此初印本，經清謝墉手校。鈐有"謝墉印"、"謝東墅校定本"、"謝東墅讀"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刻傳世有初印、後印之别：初印本（前述之謝墉手校本即是）卷端題"明雲間宋邦乂、張邦瑩、徐益孫、何三畏校"（圖 2－069－1），後印本卷端剜補改題"明雲間宋邦乂、男宋啟明校"（圖 2－069－2），增入重刻序，題"華亭宋啟明撰"，版心下鐫有"孫訥刻"字樣。按孫訥明萬曆四十七年曾與刻何三畏所撰《何氏類鎔》，疑此本之刻、印均在萬曆間。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五十二著録是書，稱"别有明雲間宋邦乂等校刊本，秋帆所據舊本内有宋啟明本，注云'不刻年月'，與此本相合，而其名各異，或邦乂等又取啟明本而重刻之耳。"其説顛倒二本前後關係。

[翻刻]

是書有**明翻刻本**，卷端題"明雲間宋邦乂、張邦瑩、徐益孫、何三畏校"宋邦乂等校"（圖 2－069－3），是從原刻初印本出。匡高 19.1 厘米，廣 13.7 厘米。刻手不佳，主持者又失於校讎，以致亥豕縱横（詳本篇所附表二）。

表二 宋邦乂本、翻刻宋邦乂本文字異同表

卷	葉	行	明宋邦乂刻本	明 翻 本
六	十一	後四	故亂世之主	生
八	八	後二	凡兵之勝，敵之失也	生
九	三	後四	湯文武	支
九	四	二	穀者，民命也	慤
十一	四	五	比三月必死	北
十一	七	四	先出其腹實	完
十五	二	五	以示必滅夏	才
十五	二	五	未嬉言曰	木
十五	二	後六	下轝	用
十五	四	三	謁，告也	生
十五	四	三	今盧奴西山中有老人	者
十五	四	四	一朝而兩城下	如

續 表

卷	葉	行	明宋邦乂刻本	明 翻 本
十五	四	六	日中須臾	皆
十六	十三	四	公孫丑曰	父
十七	十六	四	滕費小	勝不
十八	十五	六	天下人笑之	士矣
二十	二十一	一	告我憂也	豪
二十	二十一	一	聞寧喜之難作	其
二十一	四	二	魏文侯師卜子夏	上
二十二	九	四	九陽之山	由
二十二	九	後一	憂其黔首	者
二十三	三	一	立於矢石所不及也	天召
二十三	十一	二	力不足而自以爲有餘也	■
二十四	八	後二	福利不及後世子孫也	人
二十五	十一	後三	莊公,靈公之子蒯聵也	一
二十六	十二	後七	正五穀而已	所以

070

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梅慶生刻本《楊升菴先生批點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勰撰,明楊慎批點,明梅慶生音注。

劉勰《文心雕龍》五十篇,宋刻無傳,元代有至正十五年(1355)嘉興路儒學刻本,脫文譌字,不一而足。明以下諸刻本,多傳譌就梓。迨梅慶生音注本出,取諸家校證之説,兼元、明各本之長,此書始粗可誦習。清人黄叔琳的《輯注》以梅慶生音注本爲基礎,成爲後世之定本。

此梅慶生音注本,有初刻本與第六次校本之異:萬曆三十七年,梅慶生取諸家校證之説,重爲改正,别增音注。至天啟二年(1622),梅氏又推出第六次校定本,改補七百餘字。依據其文本不同,大致可分爲二系統:

一初校本系統。所見有四種版本,彼此不同版:

(一) 萬曆刻本甲

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圖2-070-1)。首顧起元序,楷書上版,末題"萬曆己酉嘉平月江甯顧起元撰,上元許延祖書"。顧序首葉版心下刻有"吉安劉云刊"字樣(圖2-070-9),次"梁書劉舍人本傳",次"楊升庵先生與張禺山書",次"校刻楊升庵先生批點文心雕龍音注凡例",次讎校姓氏,次目録。末萬曆二十一年癸巳(1593)朱謀瑋跋。

鈐有"理詠樓藏板"、"王氏二十八宿研齋秘笈之印"等印。① 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

① 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未編年稿卷二著録,頁一五五三。

近年有書友持示一本，①與此本同版而印次略同，亦有"理詠樓藏板"印，卷末又有梅慶生朱文大方印，印文共計六十九字，附録如下：

此板印行之後，易補訛脱，重複四經，共得字一百令三，其中猶有幾字未安，嗟未校讎，洵爲不易耳。因用"理詠樓藏板"小印印記於每卷之後，讀者當以此本爲正。庚戌（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春梅慶生識。（"子庚"白文方印）

由此印文可知，理詠樓爲梅慶生氏堂名，而此本爲梅氏原刻，亦可斷言。此刻印本絶少見，楊明照、詹鍈均未能寓目。天啟二年梅慶生第六次校定本即利用此本部分舊版，重訂而成，説詳後。户田浩曉《〈文心雕龍〉梅慶生音注本的不同版本》文②列舉之"劉本"當即此本。依據户田氏説，該本日本至少藏有二帙，一爲户田氏家藏，一爲内藤湖南舊藏。

（二）**萬曆刻本乙**。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圖 2－070－2）。首顧起元楷書序，首葉版心下方空白（圖 2－070－10），次"梁書劉舍人本傳"，次校刻凡例，次讎校姓氏，次"楊升庵先生與張禺山書"，次目録。末萬曆癸巳朱謀𡍼跋。上海圖書館藏有一帙。

楊明照《增訂文心雕龍校注》③書前所列有諸版本書影，其中"明萬曆梅慶生刊音注本"爲楊氏自藏，與此乙本同版。

（三）**萬曆刻本丙**。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圖 2－070－3）。首顧起元楷書序，首葉版心下方刻有"乙"字（圖 2－070－11），次"梁書劉舍人本傳"，次"楊升庵先生與張禺山書"，次校刻凡例，次讎校姓氏，次目録。顧起元序自首葉起至目録共計十三葉，版心下刻有乙、二、三等字樣流水編號。目録後有都穆、朱謀𡍼跋，版心無葉數。上海圖書館藏有一帙。

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之"萬曆己酉刻本"、有"百瞻樓過録顧千里、譚獻批校"者④與此同版，鈐有"華陽鄭氏百瞻樓珍藏圖籍"、"樵風亭長"、"鄭闇"、"長沙龍氏"等印（書號 SB/810.04/7246.2）。

户田氏所列之"昌平本"，序文下方也有乙、二、三等字樣，當與此爲一刻。依據户田氏説，該本在日本有昌平阪學問所、内閣文庫及户田氏家藏三帙。

乙、丙二本與甲本文字差異甚少（詳見附表一）。

（四）**天啟六年（1626）姜午生刻本**。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圖 2－070－4）。首傅巖序，次姜午生序，次天啟六年丙寅楊若題辭，次"楊升庵先生與張禺山書"，次讎校姓氏，次目録。卷端題"梁劉勰撰，明豫章梅慶生音注，長山姜午生訂校"。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著録。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

近年曾於某拍賣圖録得見同版一帙，卷端"長山姜午生訂校"，"校"改作"挍"。⑤ 户田氏所列之内閣文庫藏"姜本"亦即此本。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⑥、詹鍈《文心雕龍義證》⑦敘録版本，均未載該本。後楊氏得見此復旦藏本，始增入其《增訂文心雕龍校注》。

按上列萬曆刻甲、乙、丙三本，行款相同，序文形式一致，均題上元許延祖楷書。比較三本字

① 此本爲天津李嘉波先生收藏，聞是近年由海外回流中國大陸者。
② ［日本］户田浩曉著，曹旭譯，《文心雕龍研究》頁一五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③ 中華書局，2000 年。
④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頁 502 著録。
⑤ 北京中國書店 2005 年春拍第 298－7 號拍品。
⑥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體刀法，甲本最佳，乙本次之，丙本最劣，則丙本當爲翻刻。天啟二年梅慶生第六次校定本無疑出於梅慶生自刻，而該本使用部分甲本的舊版，可知甲本爲梅慶生自刻。甲本顧起元序版心下刻有“吉安劉云刊”字樣，似當刻在江西，[①]與錢允治所稱“萬曆己酉刻於南昌”相合。疑甲本爲萬曆己酉初刻本，刻在江西南昌。

表　一

篇　名	卷	葉	行	明萬曆梅氏刻甲本	明天啟梅氏第六次校定本	明萬曆本乙	明萬曆本丙	姜午生本
楊升庵先生與張禺山書			五	時有出入者	者	背	者	背
宗經第三	一	七	後四	前修文用而未先	運，未	文，未	文，末	文，未
辨騷第五	一	十六	四	九嬰者，水火之怪	九	九	九	羿
頌贊第九	二	十七	三	及史班固書	遷史	史班	遷史	史班
祝盟第十	二	十九	七	於是後之譴呪	於	於	於	手
史傳十六	四	五	四	理欲吹霜噴雪	吹，煦	吹，噴	吹，噴	□，噴
通變三十九	六	十四	三	采如宛虹(■也)之奮鬐	■	■	龍	■
比興三十六	八	一	後五	且何謂爲比	比	比	此	比

乙本與姜午生本同爲四周單邊。《楊升庵先生與張禺山書》“時有出入者”，乙本“者”作“背”，似爲手民誤刻，姜本正作“背”，一仍其誤。疑姜本係據乙本翻雕。《祝盟》篇“於是後之譴呪”，姜本“於”誤作“手”；《辨騷》篇“九嬰者，水火之怪”，姜本“九”誤作“羿”。[②] 凡此乙本均不誤。觀姜本之誤，似係手民刊刻時疏漏所致。

丙本與甲本同爲左右雙邊。甲本《頌贊》篇“及史班固書”，丙本“史班”作“遷史”，同明天啟梅氏第六次校定本。疑其翻刻所據底本爲萬曆刻甲本之後印者，“史班”已改作“遷史”。

一第六次校本系統。所見有三種版本，同出一版，有初印、重修之別：

(一) **明天啟二年梅慶生第六次校定本**。卷一、二首葉版心下鐫有“天啟二年梅子庾第六次校定藏板”(圖 2－070－5)。前有顧起元序，改用隸書上版(圖 2－070－12)，末題“萬曆己酉嘉平月江寧顧起元撰於懶真艸堂，天啟壬戌長至日莆陽宋穀重書”，次萬曆壬子曹學佺序，末署“天啟壬戌孟冬洪寬書”，次校刻凡例，次“梁書劉舍人本傳”，次讎校姓氏，次目録。末有萬曆三十七年謝兆申跋，天啟二年梅慶生跋。

鈐有“丹徒趙氏三願堂兩世所得書記”等印。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

此本係利用萬曆刻本甲原版剜改，其餘版片爲重刻，故印本字口已略有漫漶。較之萬曆刻本甲，此本有以下不同：(1) 書眉加刻有曹學佺評語。(2) 卷中文字校改甚多，約計一百二十餘處。(3) 卷一《宗經》篇自“書實記言”以下，梅氏以爲“倒錯難通”，遂“從善本校定”；改換萬曆刻本文句次序。(4) 卷八《隱秀》篇補刻缺文兩版。萬曆刻本甲《隱秀》篇後有朱郁儀、謝耳伯、李孔章跋語三條，朱鬱儀云：“《隱秀》一篇，脫數百字，不可復考。”(圖 2－070－7)此本改爲“朱鬱儀曰：《隱秀》中脫數百字，旁求不得，梅子庾既以注而梓之。萬曆乙卯(四十三年，1615)夏，海虞許子洽於

① 黃霖《二十八宿研齋、蛾術軒與〈文心雕龍〉》有說，《藏書家》第九輯，頁 60。齊魯書社，2004 年。
② 姜本“羿”字有剜改痕迹，當是修版之失。

錢功甫萬卷樓檢得宋刻，適存此篇，喜而録之，來過南州，出以示余，遂成完璧，因寫寄子庾補梓焉。”云云一條(圖 2－070－8)。

天津圖書館藏有同版一帙。鈐有“潘叔潤圖書記”、“古吴潘介祉叔潤氏收藏印記”、“潘介祉印”、“玉筍”、“潘氏淵古樓藏書記”等印(書號 S639)[①]。户田氏所稱之“天啟本”即此。

(二) **古吴陳長卿本**。卷一首葉版心下鎸有“天啟二年梅子庾第六次校定藏板”，卷二無之。封面題“文心雕龍/楊升菴先生批點/古吴陳長卿梓”。

此本係利用第六次校定初印本舊版印刷，且經重修，部分版片曾經改换。較之第六次校定初印本，此本有以下不同：(1) 書眉未加刻曹學佺評語。(2) 卷六《定勢》篇闕如，當是版片遺失或霉爛，轉手後印時未能補完。(3) 卷八《隱秀》篇未補刻缺文兩版。《隱秀》篇後有朱鬱儀、謝耳伯、李孔章跋語三條。此爲後印時改回，文字與萬曆刻本同。

鈐有“徐乃昌校勘經籍記”、“積學齋徐乃昌藏書”等印，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書號 NC/5233/7243.12)。

與此同版且印次略同者，所見有一帙，有傅增湘手校並跋，“古吴陳長卿梓”封面失去。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508)。

(三) **金陵聚錦堂本**。卷一首葉版心下鎸有“天啟二年梅子庾第六次校定藏板”(圖 2－070－6)，卷二無之。前有隸書顧起元序，次“梁書劉舍人本傳”，次“楊升庵先生與張禺山書”，次讎校姓氏，次校刻凡例，次都穆、朱謀㙔跋。封面題“文心雕龍/楊升菴先生批點/金陵聚錦堂梓”，係金陵書坊得版重印所加。[②] 今藏上海圖書館。

此本與古吴陳長卿本同版，惟刷印更晚。文字與古吴陳長卿再修本略同，《定勢》篇亦闕如。金陵聚錦堂印書多在清中期，疑此本亦清中期重印者。

按以上三種印本，比較其斷版程度，可知第六次校定本刷印最早，古吴陳長卿本刷印較晚，金陵聚錦堂本刷印最晚。古吴陳長卿本、金陵聚錦堂本爲書版易手後刷印者，《定勢》篇均已脱失。陳長卿本刷印在明末，不早於天啟二年；金陵聚錦堂刷印或在清初。二本當較姜午生本晚出。

《文心雕龍》卷八《隱秀》篇有缺文，梅慶生第六次校定本據朱鬱儀本補入四百餘字。此四百餘字，相傳源出於錢功甫萬卷樓所藏宋刻本，元、明以下諸本皆無之。今宋刻本不知所蹤，補亡四百餘字之真僞，尚存争議。第六次校定各本中，僅初印本增入此四百餘字，後印之古吴陳長卿本、金陵聚錦堂本均削去不録。可知後印本曾經修改，修改處文字反與萬曆本相合。除《隱秀》篇外，後印本改回者尚有數處(詳表二)：

表 二

篇 名	卷	葉	行	明萬曆梅氏刻本	明天啟梅氏重修本	古吴陳長卿再修印本	金陵聚錦堂印本
明詩第六	二	一	九	昔葛天氏樂辭雲玄鳥在曲	□，有	雲，在	□，在
	二	一	後九	繼軌周文	人	文	文
	二	二	後一	清曲可味	典	曲	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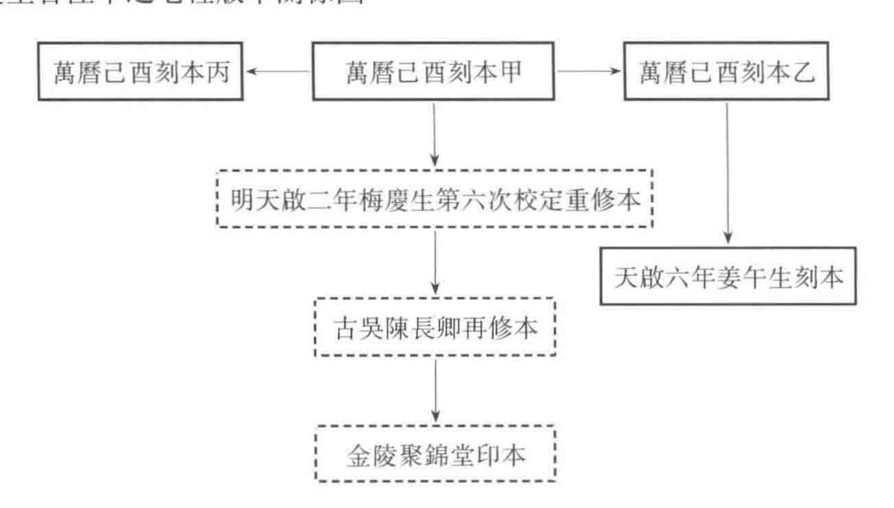
① 詹鍈《文心雕龍義證》版本敘録所列“天啟二年曹批梅慶生第六次校定本”即此。

② 王欣夫已發其覆。王氏又云：“鈴木虎雄《黄叔琳本〈文心雕龍〉校勘記》收此本，徑信爲金陵聚錦堂刊，蓋未見初刻本而誤也。”見《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頁一五五三。

續 表

篇 名	卷	葉	行	明萬曆梅氏刻本	明天啟梅氏重修本	古吴陳長卿再修印本	金陵聚錦堂印本
祝盟第十	二	十九	後五	而降神實務	務實	實務	實務
史傳十六	四	一	七	史載筆左右	□□	左右	左右
	四	一	七	八字元脱	六	八	八
	四	二	三	故節簡而爲名也	即	節	節
	四	二	後九	人始區詳而易覽	區别	區	區
奏啟二十三	五	九	五	若能闢禮門以懸規	辟	闢	闢
	五	九	七	詬病爲切哉	功	切	切
	五	九	後三	如云啟聞	始	如	如
	五	九	後三	或謹密啟	雲謹	謹密	謹密
	五	九	後五	必斂散入規	轍	徹	徹
	五	九	後八	其偏	矯正其偏	其偏	其偏
序志五十	十	十八	一	至於割情折采籠圖條貫	采必	采	采
	十	十八	一	摘神性	往	性	性
	十	十八	一	苞會通	幽遠苞會通	苞會通	苞會通

附：梅慶生音注本之七種版本關係圖



071

明天啟元年(1621)刻本《武備志》二百四十卷

明茅元儀輯。

半葉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邊。匡高 21.2 厘米，廣 13.6 厘米。

是書集歷代兵書二千餘種，經十五年，成於天啟元年。計"兵訣評"十八卷，"戰略考"三十三卷，"陣練制"四十一卷，"軍資乘"五十三卷，"占度載"九十三卷，析目一百八十有六，爲言二百餘

萬。《清代禁書知見録》著録。

此本卷端版心下方鐫有"秣陵章弼寫,高梁刻"字樣(圖 2－071－1)。前有天啟元年茅氏自序,又有李維楨、顧起元、張師繹、郎文唤、宋獻、傅汝舟六序。

鈐有"崔脩堂印"、"緣畝愚夫"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刻初印本茅序第二葉第四行"故東胡一日起,士大夫相顧惶駭"(圖 2－071－3),後印者茅序"東胡"二字挖缺留白(圖 2－071－4),知爲清代刷印者。

［翻刻］

是書有**清初翻刻本**(圖 2－071－2),白口,左右雙邊。卷端版心下無寫刻人名。匡高 20.8 厘米,廣 13.5 厘米。前有顧、張、郎、宋、傅五序及茅氏自序,李維楨序脱去。

鈐有"劉承幹字貞一號翰怡"、"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翻本諸序文字頗多避改。列之如次：

茅元儀序,"故東胡一日起",翻本"東胡"作"干戈"(圖 2－071－5)。

顧起元序,"遼左之事起",翻本"遼左"作"干戈";"東夷匪茹",翻本作"欃槍煽熖";"如握寶符而祠黄石",翻本"寶"作"陰"。

張師繹序,"建夷匪茹",翻本作"邊陲告警";"躙撫順,逼瀋陽",翻本作"踞要津,奪糧餱"。

郎文唤序,"今上天啟之辛酉,東師敗績",翻本"東"作"邊";"今東夷小醜",翻本"東夷"作"域中"。

宋獻序,"彼醜",翻本作"小醜";"戎狄",翻本作"敵人";"中原之所遜也"、"中原之所畏也",翻本"中原"作"我兵"。

傅汝舟序,"夫不得已而用之",翻本"夫"作"天";"驅胡元",翻本"胡元"作"前元";"慨東鄙喪師",翻本"東"作"邊"。

《四庫禁燬書叢刊》子部第 23 册影印之所謂"明天啟刻本"與此翻本同版。

072

明崇禎十一年(1638)蕭山來氏刻本《楚辭》五卷《九歌圖》一卷

明來欽之述註,明陳洪綬繪。

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匡高 19.9 厘米,廣 13.2 厘米。首崇禎十一年陳氏自序,崇禎戊寅來聖源序。末有《楚詞後序》,署"崇禎戊寅月嘉平來逢春正侯甫書於越王山之踞松堂"。

欽之(1606—1658)字聖源,蕭山人。郡庠生。胡玉縉《四庫未收書提要續編》著録,謂來欽之字風季,號聖源。① 按《蕭山來氏宗譜》,欽之父名道巽(1585—1636),字風季。② 胡氏蓋偶誤。

此本卷端上題"漢宣城王逸章句,宋新安朱熹集註",下題"明會稽王亹校定,蕭山來欽之述

① 胡玉縉撰,吳格整理《續四庫提要三種》頁 243。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

② 道巽生萬曆甲申十二月十八日,卒崇禎乙亥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二。庠生。配王氏,子六：錫之、欽之、鎮之、鑄之、鑪之、鋐之。據《蕭山來氏宗譜》,清來秉奎主修,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會宗堂木活字本。

註”(圖 2－072－1)，卷二題蕭山來集之校定，卷三題會稽王紹美校定，卷四題會稽王紹蘭校定，卷五題會稽劉錫和校定。章侯序爲自書上版，尤精絶。序云：

丙辰，洪綬與來風季學《騷》於榕石居，高梧寒水，積雪霜風，擬李長吉體爲長短歌行，燒燈相詠。風季輒取琴作激楚聲，每相眎，四目瑩瑩然，耳畔有寥天孤鶴之感。便戲爲此圖，兩日便就。嗚呼，時洪綬年十九，風季未四十，以爲文章事業，前途于邁；豈知風季羇魂未招，洪綬破壁夜泣，天不可問，對此寧能作顧、陸畫師之賞哉！第有車過腹痛之慘爾。聖源幸而翁不入昭陵，欲寫吾兩人騷淫情事於人間，刻之榕石居，且以其餘作鐙火貲，復成一段淨緣。當取一本，焚之風季墓前，靈心嘉與，亦不免有存亡殊向之痛矣！

丙辰爲萬曆四十四年(1616)，章侯於是年製《九歌圖》。此本所列繪圖十二：東皇太乙、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屈子行唫，均以章侯繪本上版。現存版畫插圖，所知者以此爲最早。[①]

此初印本。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本傳世有初印、後印之别：上圖所藏爲初印本，《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伍輯拾陸册據以影印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爲後印本，增入部分來氏評。二本所刻書眉批語有多寡不同，今録其署來氏者如下表：

卷次	葉	起　　句	眉批署名	初印本	增刻後印本
卷一	四	“彼堯舜之耿介兮”	來伯方	有	有
卷一	五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	來旦卿	有	有
卷一	六	“擥木根以結茝兮”	來與京	有	有
卷一	七	“既規余以蕙纕兮”	來伯方	無	有
卷一	七	“固時俗之工巧兮”	來石含	無	有
卷一	十	“女嬃之嬋媛兮”	來元成	無	有
卷一	十二	“羿淫游以佚畋兮”	來正矦	有	有
卷一	十三	“阽余身而危死兮”	來子問	有	有
卷一	十八	“閨中既以邃遠兮”	來子升	有	有
卷一	二十一	“何昔日之芳草兮”	來旦卿	有	有
卷一	二十三	“爲余駕飛龍兮”	來有虔	有	有
卷二	十六	“凌余陣兮躐余行”	來式如	無	有
卷四	五	“衆駭遽以離心兮”	來爾極	無	有
卷四	二十三	“心純龐而不泄兮”	來元啟	無	有

① 翁萬戈先生認爲，此《九歌圖》爲“固定了陳洪綬在中國畫史上地位的第一部作品”。見翁萬戈編著《陳洪綬》。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 年。

章侯四歲就塾於婦翁來斯行家，又與來道巽友善，其《寶綸堂集》多有投贈風季之什。按《宗譜》，道巽屬來氏大房十六世，斯行屬四房十四世，上表所列來氏諸人，除與京、爾極二人外，均見於《宗譜》大房、四房。[①]

［翻刻］

是書有翻刻本，書眉評語與原刻之初印本略同，所見凡二種：

（一）**明末黄象彝刻本**（圖 2－072－2）。匡高 19.9 厘米，廣 13.2 厘米。卷端題"漢宣城王逸章句，宋新安朱熹集註，明蕭山黄象彝、象玉、象霖同校"。封面題"陳章侯繡像楚詞"。所見有二帙，一爲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本，一爲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

黄裳《來燕榭書跋》著録是書，疑黄象彝刻本爲原刻，[②]其實苟明乎章侯與蕭山來氏之血緣關係，即可判定來氏本爲原刻，黄本爲翻雕，不必致疑也。

（二）**清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圖 2－072－3）。匡高 19.7 厘米，廣 13.3 厘米。卷端題如原刻，而刻繪板滯。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帙（書號 15250），崇禎戊寅來聖源序後有"康熙辛未年重鐫"一行。上海圖書館藏本（書號 19313）、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書號 611278－81）均割去此行（圖 2－072－7），以充原刻。

黄裳跋記來氏原刻本與黄象彝本"大司命"圖之異同，有助於鑒别二本，附記如下：

> 昨日估人又攜一本來，與此爲一刻，而卷端大題下雙行題"明會稽王亹校定，蕭山來欽之述註"。圖則與此微有異處。如大司命雙目，彼則左視，非若此本之正視；雲中君此本仰視，彼本則俯視也。

現將原、翻刻本"大司命"圖分别列入《圖版編》（圖 2－072－4、5、6），以作鑒别之參考。

073
明崇禎十三年(1640)秦鏷求古齋刻本《九經》五十一卷附四卷

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雙邊。匡高 14.3 厘米，廣 9.9 厘米。前有崇禎庚辰錫山秦鏷序二葉，版心下鐫"求古齋"字樣。卷首題"錫山秦鏷訂正"。

此本凡《周易》三卷《圖説》一卷、《書經》四卷、《詩經》四卷、《春秋左傳》十七卷、《禮記》六卷、《周禮》六卷、《孝經》一卷、《論語》二卷、《孟子》七卷，又附《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小學》二卷。

《九經》白文有明嘉靖刻本，出自宋建刻本，間有校改。如《易》，《遯》"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宋本"疑"作"宜"；《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宋本作"損上益下"；《序卦傳》"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宋本"其"作"於"。凡宋本與嘉靖本文字異同處，此本皆同嘉靖本，知從嘉靖本翻出，卷次已經重編。上欄仍有加注音釋，視嘉靖本頗多削改。《周易》卷三《繫辭上傳》"大衍之數五十"上，此本移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

---

①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頁 252，《楚辭述註》條（郭立暄稿）附有來氏大房、四房世系圖，可參考。

② 黄裳《來燕榭書跋》頁 13，《陳章侯繪像楚辭》跋。

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兩段,文字有違異,非其舊觀。

此初印本(圖2-073-1),鈐有“半畝花居老人”、“樂琴書以消憂”、“苦竹林周氏”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同版一帙,有內封面,題“求古齋訂正九經,內附小學”,“字畫遵正韻句讀遵內府音釋本注疏大全參訂兼監本宋板一字無譌”,“雙孝世家藏板”。

[後印]

此刻有初印、後印之别,《周易》卷一第五葉《訟》,初印本標載之音釋爲“掇,都活反”、“褫,勑紙反”(圖2-073-3),後印本作“逋音脯”、“掇音剟”、“鞶音盤”、“褫音持”(圖2-073-4),正文排版有移易,據此可爲區分。

[翻刻]

此刻有**清觀成堂翻刻本**(圖2-073-2),匡高14.2厘米,廣9.9厘米。內封面題“九經”,“悉從宋本音釋,仍照秦本句讀”,“觀成堂藏板”。“綱目”一葉,版心下刻有“心逸齋”三字。卷末未附入《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小學》二卷。《周易》卷一第五葉上欄音釋爲“掇,都活反”、“褫,勑紙反”(圖2-073-5),知從秦刻初印本翻出。文字多形近而誤,不及秦本之善。兹舉《周易》爲例,附翻本譌字如下表。

卷	葉	行	秦本	觀成堂本	明嘉靖仿宋本
一	二	後十一	含弘光大	舍	含
一	三	一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疑	凝
一	三	十三	則不疑其所行也	凝	疑
一	九	六	上九,不事王侯	丄	上
一	九	十三	六三,甘臨,无攸利	廿	甘
一	十三	十二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子	于
二	四	後八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柝	雲	雷
二	四	後十二	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百	自
二	四	後十三	有孚于小人	字	孚
二	十三	後十二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	仁石	位不
三	三	一	藉用白茅	籍	藉
三	四	四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失	夫
三	六	六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析	柝
三	六	後十一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人	入
三	八	二	其旨遠,其辭文	又	文
三	八	八	謙以制禮,復以自知	白	自
三	十二	後十二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華	革

［訂誤］

王士禛《分甘餘話》云："近無錫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經》，剞劂最精，點畫不苟。聞其板已爲大力者負之而趨。余曾見宋刻於倪檢討雁園（燦）許，與秦刻方幅正同，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以爲秦本勝宋本。而盧文弨則謂不如，嘗有説："《九經》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①按王士禛所稱之"宋刻小本"，實爲明嘉靖翻本；盧文弨所稱之"南宋本"，同爲明嘉靖翻本。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九《無錫秦刻〈九經〉之精善》謂秦本有翻刻，其原刻不分卷，每葉四十行，行二十七字；别有重刻秦本，分卷，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原刻字畫精細，幾可亂真，重刻則失之甚遠云云。按二十行二十七字本《九經》，今所見者皆嘉靖靖江王府刻，未見另有翻本；重刻秦本，亦未聞有十四行二十八字本。葉説與實際情況不符，疑有誤記。當時學者研究版本，多在目録旁標注行款，以備遺忘，葉氏或錯將旁行他書之行款（十四行二十八字）標於《九經》下，遂失其實，滋人疑竇。錢基博《版本通義》之《讀本第三》沿葉氏爲説，亦影響之談耳。

074

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南唐書》十八卷

宋陸游撰。

半葉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版心下鐫"汲古閣"。匡高 18.5 厘米，廣 13.4 厘米。

此本卷末有毛晉識語云："是書凡馬令、胡恢、陸游三本，先輩云，馬、胡詮次，識力相似，而陸獨遒邁，得史遷家法。今馬本盛行，胡本不傳，放翁書一十八卷僅見於鹽官胡孝轅《秘册彙函》中，又半燼於武林之火。庚午（明崇禎三年，1630）夏仲，購其焚餘板一百有奇，斷蝕不能讀，因簡家藏抄本，訂正附梓於全集《逸稿》之末。"後收入《陸放翁全集》。

此初印本（圖 2－074－5），有陸貽典、黄丕烈校並跋，馮武補抄戚光《音釋》。陸氏題記云："遵王鈔本校一過，甲寅（康熙十三年，1674）九月七日，覿庵記"（圖 2－074－6）。鈐有"海虞馮武"、"鐵琴銅劍樓"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後印］

此刻存世本有初印、重修之别：初印本文字之譌誤觸目皆是。十八卷中陸氏校出誤字合計達二百四十餘處，又脱文四段，計一千二百四十餘字：②

卷二《元宗本紀》葉八後，初印本"且使穎州郭瓊遺我壽州劉彦貞書，其詞曰：'大周穎州團練使郭瓊致書於淮南壽州節度使麾下：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爲常事招誘？吳中多士，無乃淺圖！'帝頗愧其言。以翰林江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夏六月不雨……"陸敕先校補入"旋復停貢舉"至"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達三百餘字，爲保大十年三月至十一年春三月事。重修本此三百餘字已補入，將葉八前"南漢來攻彬州，陷之"改爲"南漢來攻，陷彬州"，使空出一行；又改"其詞曰：大周穎州團練使郭瓊致書於淮南壽州節度使麾下"爲"曰"字，以

① 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一《白虎通跋》。
②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十，頁二七一。

求充分利用舊版。

卷四《宋齊丘列傳》葉七後四行"方齊丘敗時,年七十三,且無子。若謂窺伺謀簒竊"下,初印本刻有"下闕文"三字,有墨筆補抄約二百五十字。

卷八《喬匡舜傳》葉十二前五行,初印本"吾不意其"下接"大梁"二字,語句不連屬,顯有脱文。原文實爲"吾不意其舍匡舜也"至"置邸大梁"約三百二十餘字,有墨筆補抄於眉。

卷十三《潘佑傳》葉六後二行,初印本"開崇文館"至"若轅下駒"間空四行未刻,原文應爲"開崇文館以招賢"至"局促若轅下駒"約三百七十字,有墨筆補抄於眉。

重修本附刻戚光《音釋》一卷,初印本諸脱文已補入,陸氏校字多已據改。間有未採陸校者,如卷七葉五"體貌皆厚"、卷七葉十"肯使二子仕乎"二條。此本印刷時間當不早於陸氏題記之康熙十三年,距清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毛晉之卒已十五年。陸氏係毛晉五子扆之婦翁,疑主持修版重印者即毛扆。

重修本(圖 2-074-1)附刻《家世舊聞》、《齋居紀事》。鈐有"果親王府圖籍"、"自得居士"、"果親王點定"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翻刻]

是書有**翻刻本**(圖 2-074-2),匡高 18.2 厘米,廣 13.2 厘米,版心下亦鐫有"汲古閣"三字。無戚光《音釋》。刻手較原刻拙劣,初印本之脱文已悉爲補入,陸校誤字多已改正,知從原刻後印本出。惟每卷稍有誤刻字及缺字,如卷九葉六行後七,原刻文字完足(圖 2-074-3),翻本有三字缺作墨等(圖 2-074-4)(詳表一):

表一　翻刻本與原刻本異字表

卷	葉	行	原　刻　本	翻刻本
二	四	後七	冬十月庚辰	庳
二	九	前八	劉言盡據故楚地	□
三	十	前七	有繩糾過訐	討
五	一	前二	周徐查邊列傳第二	査
六	七	前六	以功推王建封	三
六	八	後八	宋州睢陽人	睢
六	十	前一	世爲武寧軍校	式
七	八	前四	留處東都留守	束
八	二	後一	預籌畫	彥儔畫
九	六	後七	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	□□
九	六	後八	以延四方賢士	□
十	二	前二	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	慝
十一	一	前五	人情頗詾詾	詾
十二	一	後八	已解衣伏鑕	鑕
十三	四	後五	辛亥	亥

續 表

卷	葉	行	原刻本	翻刻本
十四	七	前二	朱弼爲國子助教	未
十五	八	前一	非有他也	□
十六	五	前四	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	□□□
十六	五	前七	少以戚里	旦
十六	五	前七	間入宫掖聖尊后甚愛之	父□□□
十六	十八	前三	宋授右千牛衛大將軍	□□
十六	十八	前四	太宗臨之	□
十六	十八	前五	自言族大家貧	□
十七	三	前一	近郊頗得雨	□
十八	九	後七	是書凡馬令胡恢陸游三本	斿

陸氏已校、重修本已改而此翻刻本未改者有五處：卷七葉十二“鄉人同會集”，“同”未改“有”；“曙不行召而至”，“行”未改“待”；卷十三葉十“拜達州節度使”，“達”未改“建”；“復造年籍”，“年”未改“牛”；“課命種桑”，“命”未改“民”(詳表二)。疑毛氏於此書修版不止一次，翻本所據尚非毛氏最後定本。

表二　原刻初印本、重修本及翻刻本(卷七、卷十三)文字異同表

卷	葉	行	初印本	陸敕先校	重修本	翻刻本
七	二	前五	從劉信平處州	虔	從劉信平虔州	從劉信平虔州
七	三	後二	大理院	文	文理院	文理院
七	三	後七	今人比朕六國愚主	又	今又比朕六國愚主	今又比朕六國愚主
七	五	前二	體貌皆厚	加	體貌皆厚	體貌皆厚
七	五	前八	元宗覺之亦寢薄	遇	元宗遇之亦寢薄	元宗遇之亦寢薄
七	九	前八	口書筆不停	占	口占筆不停	口占筆不停
七	九	後八	賜宴保殿	便	賜宴便殿	賜宴便殿
七	十	前六	肯使二子仕乎	盍	肯使二子仕乎	肯使二子仕乎
七	十一	前四	彬先歲嘗策杖郊原	晚	彬先歲嘗策杖郊原	彬先歲嘗策杖郊原
七	十二	前二	鄉人同會集	有	鄉人有會集	鄉人同會集
七	十二	前二	曙不行召而至	待	曙不待召而至	曙不行召而至
七	十四	後五	而晚略跌宕	脱	而脱略跌宕	而脱略跌宕
十三	一	前八	帥州師克巴陵	舟	帥州師克巴陵	帥州師克巴陵
十三	二	後五	徵宋亳陳穎許秦徐宿州丁夫數十萬	蔡	徵宋亳陳穎許秦徐宿州丁夫數十萬	徵宋亳陳穎許秦徐宿州丁夫數十萬
十三	二	後七	填塹穴壁	陷	填塹陷壁	填塹陷壁

續　表

卷	葉	行	初印本	陸敕先校	重修本	翻刻本
十三	三	後五	通餽餘	饟	通餽餉	通餽餉
十三	十	後一	拜達州節度使	建	拜建州節度使	拜達州節度使
十三	十	後三	復造年籍	牛	復造牛籍	復造年籍
十三	十	後三	課命種桑	民	課民種桑	課命種桑

第四章　清刻本

075

清初毛氏汲古閣刻本《説文解字》十五卷

漢許慎撰。

半葉七行，行大小字不等。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0.9 厘米，廣 15 厘米。前有《説文解字標目》。封面題“説文真本，北宋本挍刊，汲古閣藏板”。

是書許氏原本今已不傳，宋代刊傳者有小徐本，即徐鍇所校之《説文解字繫傳》；有大徐本，即徐鉉所校之《説文解字》。編次皆爲始一終亥。自李燾《五音韻譜》出，改作始東終甲，明代多有刊者，而刻鉉書者絶無。

明末毛晉家舊藏南宋初年刊本一帙，[①]始一終亥，毛氏嫌其字小，以明趙均抄宋大字本開雕，未竟而謝世。至康熙中，其子扆（1640—1713）乃鬻田而刻成之。

此初印甲本。鈐有“許厚基秘笈印”、“懷辛居士”、“博明鑑藏”、“餘園藏書”、“許厚基博明藏書記”、“雪川許氏懷辛齋圖籍”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是書版片疊經剜改，傳世印本多爲毛扆五次校改本，往往取諸小徐《繫傳》，亦間用他書，説見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

毛扆五次校改以前本存世者，據其刷印先後可分爲四種印本：[②]

（一）**試印本**，僅供主持刊刻者（毛扆）檢驗文字之用，並未正式發行。

卷端“銀青光禄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臣徐鉉等奉敕校定”，“校”字猶未改作“挍”。卷中亥豕縱横，經毛扆手校，一一指示修版意見，或改誤字，或校筆畫，可作校樣本觀。卷中有毛扆題記，署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四十四年乙酉（1705）。卷末“有明後学毛晉從宋本校刊　男扆再校”一行，毛扆圈去“有明”二字，書“鑿深些”三字於眉。今藏南京圖書館。

（二）**初印甲本**，卷端及“標目”首葉“校”字已改作“挍”（圖 2－075－1）。以甲本斧季校改之處覆按，多已據改。然卷末“有明後学毛晉從宋本校刊　男扆再校”一行，“有明”二字未剜去（圖 2－075－5）。卷一上第六葉作“專以遠聞”、“鋭廉而不技”（圖 2－075－3）較之後印定本，尚多異

---

① 今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版刻圖録》（增訂本）圖版二六、二七收録。

② 潘天禎《汲古閣本〈説文解字〉的刊印源流》文分别稱爲校樣稿本、初印本甲、初印本乙，《潘天禎文集》頁250—255。

同。上圖有藏本,前述之許厚基藏本即是。

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頁二〇三收録一未剜本,僅存六卷,有莫棠跋,疑即初印甲本。

(三) **初印乙本**,字與初印甲本略同,惟卷末"有明後學毛晉從宋本校刊　男扆再校"一行,"有明"二字已剜去。又增刻"附録"自毛扆跋以下十一則。南京圖書館有藏本。

(四) **後印本**,卷末"後學毛晉從宋本校刊　男扆再校"一行,"有明"二字剜去(圖 2-075-6),"校"改作"挍"。卷一上第六葉作"専以遠聞"、"鋭廉而不忮"(圖 2-075-4)。據段氏《説文訂序》,毛氏所刊版初歸祁門馬氏在蘇州者,乾隆末年又歸蘇之書賈錢姓。

所見毛刻後印本有二種,一印本明爽,經戈宙襄手校,封面有"耕煙閣"戳;一印本漫漶,經張燕昌手校,有張氏"文魚"、"白苗嘉穀"、"石鼓亭"等印,封面有"姑蘇萃古齋書坊發兑印"戳。耕煙閣不識即祁門馬氏發行記否,萃古齋則爲白堤錢聽默鬻書處,即段玉裁所稱之"書賈錢姓"。

[翻刻]

是書有清翻刻本,常見者凡二種:

(一) **翻本甲**。卷一上左右雙邊,卷十五下末"給事中參知政事吕蒙正","正"字誤刻作"工"(圖 2-075-8)。

(二) **翻本乙**。卷一上四周雙邊,卷十五下末"吕蒙正","正"字不誤(圖 2-075-9)。字畫較原刻爲劣,兩本皆以五次校改本爲底本。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毛刻本,有清嚴鼎臣手校,[①]實與翻本甲同版。

另有**光緒七年(1881)淮南書局翻刻本**,版心正、反面均有刻工名,亦刻書之别格。刻工有陳生、陳順、陳廣、陳元、陳玉、楊永、陳家、景高、景昌、張信、張慶、張杏、沈錫、沈占、沈三、祁三、任三、魏三、魏山、程樹、程生、嚴振、嚴華、周太、史攸、萬松、孫佩、仲奇、焦克、袁和、袁正、李明、李云、蔣安、陸安、吳慶、吳喜、吳明、春高、繆春、卞俊、卞武、蔡淦、洪章、唐文、丁山、丁元、丁揆、文根、王必、王明、王生、王朮、王山、王得、宏昌、顧恩、曹昌、程高。卷末有"有明後學毛晉從宋本校刊　男扆再校"刻款一行(圖 2-075-7)。

局本據書衣題字,蓋自"毛斧季校《説文》四次樣本"翻出。卷末有康熙癸巳毛斧季校語。前有段茂堂、顧千里跋語,係據手迹上版。[②] 後附有張行孚所撰校勘記,凡初印乙本與後印本互異之處多已校出。以原刻初印各本核之,淮南本文字實與乙本略同。淮南書局光緒中以翻雕前人精刻著稱,此亦其中佳品。

葉	行	毛　刻　甲　本	毛刻乙本	淮南書局翻刻本
一	六	古之神聖毋感天而生子	母	母
一	六	天子因生以賜姓	賜	賜
一	後七	市勺切	市	市

①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第 4116 號著録。

② 潘天禎文稱淮南本毛斧季書衣題字及題識皆僞,楊成凱《汲古閣刻〈説文解字〉版本之疑平議》文已駁正之,可參考。《古典文獻與文化論叢》(第二輯)頁 197—212,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年。

續 表

葉	行	毛 刻 甲 本	毛刻乙本	淮南書局翻刻本
二	後五	故从戍	戌	戌
三	後五	女𡟵之蟬媛	嬋	嬋
五	四	取其禾穀垂穗委曲之皃	穀	穀
六	後五	㯁綺切	渠	渠
八	二	陰嬰也(毛扆校:"陰"《繫傳》作"姶",要考。《玉篇》亦作"姶"。)	姶	姶
九	後二	犯淫也	犯	犯
十	後七	魚㢊切	廢	廢
十二	六	擊也	擊	擊
十二	後一	讀若棘	棘	棘
十二	後七	士良切	在	在
十三	後一	殷執白戚	戚	戚
十三	後七	宜奇切	寄	寄
十五	六	亾人爲匃	匄	匄
十七	七	土器已垚	燒	燒
十八	三	上封切	与	与
十八	四	魚例切	列	列
十八	後四	以射甲華	革	革
十九	二	一曰徃	往	往
十九	三	火招切	弋	弋
十九	後四	弖焉彈曰	日	日

[訂誤]

毛氏汲古閣刻本之墨版底本,據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序》記載,爲明趙均抄宋大字本。潘天禎《汲古閣本〈說文解字〉的刊印源流》文斥段說無據,又譏其喜武斷。① 按明趙均抄本《說文解字》今藏日本大谷大學(圖 2-075-2),②與毛本行款正同,卷末有段玉裁手書跋尾,則段說可不必置疑。

076

清康熙九年(1670)刻本《繹史》一百六十卷

清馬驌撰。

① 《潘天禎文集》頁 256—257。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02 年。
② 《大谷大學藏神田鬯盦博士寄贈圖書善本書影》著録此本,頁 15—17。大谷大學,昭和六十三年(1988)。

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注文小字雙行，行三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邊。匡高 19.2 厘米，廣 13.5 厘米。

是書纂録上古至秦末之事，凡太古十卷、三代二十卷、春秋七十卷、戰國五十卷、別録十卷（天官、律呂通攷、月令、洪範五行傳、地理志、詩譜、食貨、攷工記、名物訓詁、古今人表十篇）。每事各立標題，詳其始末，條下加以疏證，篇末附以論斷。其"徵言"云："紀事則詳其顛末，紀人則備其始終。十二代之間，君臣之迹，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横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

此本前有康熙九年李清序，次目録，次徵言，次正文。目録題"鄒平馬驌宛斯譔"。封面題"繹史/馬宛斯先生手授/本衙藏板"。據王士禛《分甘餘話》，是書刻版原藏靈璧縣衙，康熙四十七年（1708），張玉書以白金二百兩購入内府，人間遂少見其書。

此初印本（圖 2－076－1），有顧大昌手書跋尾（圖 2－076－6）。鈐有"顧芸臺印"、"顧曾壽"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 此書每事各立標題，仿紀事本末之意。然徵引舊文，排比先後，較袁樞書之自爲敘述體例又殊。其援據浩博，考證詳密，亦非樞所及也。道光二十八年（1848）仲秋，棱伽山民閲。

按大昌爲劉泳之門人，[①]原名鎰，字子長，號韡翁，又號棱伽山民，長洲人。善繪事，與江湜、潘鍾瑞、劉履芬等有交游。曾壽，其子也。

［後印］

此刻有初、後印本之别。卷八第一葉第四行，初印本作"自玄囂與橋極皆不得在位"（圖 2－076－3），後印本"橋"剜改作"蟜"（圖 2－076－4）。

［翻刻］

是書有**清代翻刻本**（圖 2－076－2）。原刻本卷一首葉第十一行"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諸字大小一致，翻刻本"仲"字較諸字略大，頗顯突兀。卷八第一葉第四行作"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圖 2－076－4），知從原刻後印改本翻雕。

077
清康熙十八年（1679）芥子園甥館刻彩色套印本《芥子園畫傳》五卷

清王槩輯。

封面題"芥子園畫傳，繡水王安節摹古，本衙藏版"，"李笠翁先生論定"，鈐有龍鳳圖案朱文圓印。前有康熙十八年李漁序。

是書日本《内閣文庫圖書目録》等著録爲李漁笠翁氏作，鄭振鐸《中國版畫史樣本》等著録爲"沈心友纂"，皆未確。按笠翁序，是書係其婿西泠沈心友以家藏李長蘅畫稿屬王槩增輯編次者，凡三易寒暑，始獲竣事。長蘅原帙凡四十三頁，槩分類仿摹，補其不逮，廣爲百三十三頁，並附摹

---

① 劉泳之《歸寔齋遺集》，清道光二十八年顧鎰刻本，有顧大昌、潘鍾瑞、劉履芬手跋，可參考。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827171－72）。

古山水四十幅，爲初學宗式。當時不甚見重於世，清代各家著録亦罕及之。後流轉至日本，經彼邦傳刻，頗具影響。

此本鐫刻神巧，渲染精工，爲清初彩印版畫之名作。卷五末有武林陳扶摇識語，稱是集始於丁巳(1677)春，成於己未(1679)冬，歷四十餘月而方告竣。各家目録多定爲康熙己未刻。丁巳春至己未冬不足四十餘月之數，或疑此本刻在庚申年。因別無旁證，姑沿襲前人著録。

此原刻開化紙印本，首李笠翁序，共七葉，字體遒邁，非後出翻本所能到。序後鐫有"湖上笠翁氏李漁之印"、"白髮少年場"二篆文木記。原刻初、後印本封面均有龍鳳圖案朱文圓印(圖 2－077－1)，爲傳世翻本所無，此記亦可爲判別原、翻刻依據之一。

鈐有"顧炳之印"、"少文"、"延陵世家小自由藏"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756243－47)。

[後印]

此刻傳世本有初、後印之別：初印本僅見一帙，即前著録者(書號 756243－47)，卷二第三十二葉正面爲"劉松年雪松"，背面爲"巨然古柏"，因手民漏編第三十三葉，遂將第三十二葉版心葉數刻作"三十二/三"，即正面編爲三十二葉，背面編爲三十三葉。[①] 後印本所見凡有二帙，封面題署同前，均爲上圖所藏：一本鈐有"擁書權拜小諸侯"等印(書號 584809－13)；一本封面鈐有"文治堂藏書"朱文戳記(書號 588010－14)。後印本卷二第三十二葉版心改刻爲"三十二"。初印本五卷目録列於卷首，後印本各卷目録則分繫本卷之前。

本書卷五爲彩色印，使用餖版套印技術，重印者較之初印本，色彩有青緑濃淡之別，視覺差異較爲顯著。或謂上圖藏後印二本爲翻刻，未確。

[翻刻]

此刻行世後，爲坊間輾轉翻刻，贋本層出不窮，封面題署略同，收藏家不免有黎丘之惑。劉越博士論文[②]記述已詳。今列舉予所見翻本八種，並附記各本文字異同如下：

(一) **有芑堂本**。封面有"有芑堂印"白文戳記。首笠翁序(圖 2－077－2)，共七葉，序後有"湖上笠翁氏李漁之印"、"白髮少年場"二木記。

此本卷二第三十二葉版心改作"三十二至三十三"。間有誤刻字：卷五第十三葉，"擬鎦松年筆法於廣陵舟中"，"松"(原刻本寫作上下結構) 誤作"宗"；第十四葉，"頗類五代以前人書學《禮器碑》"，"五"誤作"又"。第三十六葉，原刻本有"弘仁"二字，此本脱去。

鈐有"華亭封氏蕢進齋藏書印"。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405395－99)。

(二) **姑蘇書業堂趙氏本**，又稱"金閶書業堂本"。封面有"姑蘇書業堂趙氏發兑"戳記。首笠翁序(圖 2－077－3)，共七葉，序後無木記，鈐有"李漁之印"、"湖上笠翁氏"二朱印。印本或與《二集》合刻，《二集》"畫傳合集例言"末沈心友識語後，有"乾隆壬寅仲春月金閶書業堂重鐫珍藏"刊記一行，刊記下或鈐有"書業堂"、"趙氏珍藏"二印，則此本或爲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趙氏刻。

此本卷二第三十二葉版心作"三十二"，此後葉碼順延。卷五第十三葉，"松"誤作"宗"；第十四葉，"五"誤作"又"；第三十六葉，脱去"弘仁"二字。均同有芑堂本。又，第十六葉，"高季迪詩"，"季"誤作"李"；第十八葉，"風颿沙鳥，如在几席間"，"几"誤作"爪"；第二十一葉，"郭宗丞画"，

① 初印本之編葉特點，爲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劉越博士告知，謹表感謝。
② 劉越《〈芥子園畫傳初集〉考評》，2007 年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博士論文。

"丞"誤作"函";第二十三葉,"李营丘《枯樹圖》","营"誤作"菅"。皆字形相近之譌,且往往沿襲有芑堂而加多焉,此本或與有芑堂本屬同一系統。

鈐有長樂鄭振鐸收藏印,鄭氏以原刻本著録。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15941)。

國圖又藏有同版一帙(書號 16738),封面已破碎。上海圖書館藏有同版二帙,一帙脱去封面,書品完整(書號 479992 - 96);一帙有殘損(書號長 59340 - 42)。

此本因笠翁印記爲朱鈐,前人多誤爲原刻。鄭振鐸《中國版畫史樣本》稱本書"山水畫拖藍帶紫,頗具闊大之氣象",所據殆即此本。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著録之"原刻本",[①]實即此翻本。

此刻有初印、後印之别:上舉國圖、上圖所藏爲初印本,遼寧省圖書館藏有後印本,與《二集》合刻(書號 30964),封面改换。

此刻《二集》,上海圖書館藏本(書號 578733 - 41)封面左下方題"金閶書業堂鐫藏",並有識語,末署"書業主人識"。遼圖所藏《二集》封面左下方題"金閶文淵堂鐫藏",前述之書業主人識語末改署"文淵主人識",刷印較上圖藏本晚。

以上二種,爲翻本中較早出者。本書選取卷五"做黄一峰富春山圖"、"摹馬遥父"兩幅,將原刻與二翻本比照書影,收入《圖版編》(圖 2 - 077 - 4 至 9)。

(三) **金陵文光堂本**。封面題署同前,而左下方無"本衙藏版"字樣。首笠翁序共七葉,序後留白,無木記,亦無手鈐朱印。與二集、三集、四集合函,二集前有文光主人識語。

此本卷二第三十二葉版心作"三十二",此後葉碼順延。刷印粗惡,爲翻本中最劣下者。卷五題畫詩文,譌字觸目皆是。凡上舉姑蘇書業堂趙氏本誤字,此本皆同其誤;趙氏本不誤者,此本多有形近之譌,試列表如下:

葉	原刻本	姑蘇書業堂趙氏翻本	金陵文光堂翻本
五	李空同詩畫	同	固
六	擬楳花道人	楳	棋
十	雪嶺界天白,杜浣花句	杜	柱
十八	襄陽丘彦章僑居笠澤	居	巨
二十三	李营丘《枯樹圖》	枯樹	秩杨
二十四	虚廊中夜磬聲分	分	令
二十四	深澗忽生平地雲	生	星
二十四	幽鳥背泉栖静境	背	昔
二十六	雖一洗宋人法	洗	泥
二十七	島外風煙古寺廻	煙	听
二十九	相逢何事且徘徊	徘徊	舂東
二十九	澤國開花岸岸開	澤,開,岸	■,開,声
二十九	見説衡陽南去路	説	謙
二十九	秋深無雁寄書來	雁	滙

①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精品圖録》頁 1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續 表

葉	原 刻 本	姑蘇書業堂趙氏翻本	金陵文光堂翻本
三十三	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	門	壹
三十三	灑空深巷静,積素廣廷閑	空,積	宜,稍
三十三	借問袁安舍,翛然尚閉關	翛然,閉	脩文,開
三十七	下筆如風舒雲卷	如	(脱"如"字)
三十八	薛稷有《玩波圖》	薛	画
三十八	今以其法	法	往
三十八	寫韓昌黎《渚亭》詩	寫,渚	篤,法
三十八	庶皆唐人,氣味相合	庶,相	瘵,和

據此推斷,此本或從姑蘇書業堂趙氏本翻出,至少屬原刻之第三次翻本。此本文光主人識語"玆因《畫傳》二集歲久模糊,神韻盡掩,本堂購求初印原譜,不惜工本,重付棗梨"云云,恐非事實。

此刻上圖藏有二帙,印本有早、晚之别:卷五第十四葉,"胡長伯畫自五峰入手,晚乃出入叔明、子久,其筆古質",一本文字不誤,是爲早印本(書號 434432－38);一本"出"誤作"者","其"誤作"菩",皆補版不審所致。是爲晚印本(書號長 490509－21)。晚印本鈐有"孔達藏書"印。

(四) **三多齋本**。封面題署同原刻本,前有笠翁序,併爲六葉,序後有"湖上笠翁氏李漁之印"、"白髮少年場"二木記,版心下多刻有"三多"字樣。

此本卷二第三十二葉版心作"三十二至三十三",與有芑堂本同。卷五第十三葉,"松"不誤"宗";第十四葉,"五"不誤"又";第三十六葉,"弘仁"二字不脱,則與有芑堂本不符,其翻刻所據待考。

上海圖書館藏有一帙(書號 597471－75)。

(五) **不知名翻本**。封面題署同原刻本,前有笠翁序,併爲六葉,序後有"湖上笠翁氏李漁之印"、"白髮少年場"二木記,"李"字篆文不成字,"場"字篆文失去偏旁"土"字。刊刻者暫無從考稽。

此本卷二第三十二葉版心刻作"三十二/三",卷五第十三葉,"松"誤作"宗";第十四葉,"五"誤作"又";第三十六葉,"弘仁"二字脱。第十六葉,"季"不誤"李"; 第二十一葉,"丞"不誤"函";第二十三葉,"营"不誤"菅"。與有芑堂本接近。卷三多缺字作墨等,第二十四葉"郭熙","晚年落筆亦壯"之"壯"字、"古人云夏雲多奇峰"之"古人云"三字、"則熙實師造物矣"之"則"字,此本均作墨等。

上海圖書館藏有一帙(書號 547487－91)。

(六) **蘇州文光堂本**。封面題署同原刻本,有"蘇州文光堂書坊發"戳記。序後有"湖上笠翁氏李漁之印"、"白髮少年場"二木記。

此本卷二第三十二葉版心刻作"三十二至三十三"。前舉有芑堂本卷五之誤字,此本均不誤。笠翁序首葉"山"字清晰無斷口,尚爲初印者。

鈐有"梅花書屋"、"吴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等印,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書號 0360)。

上海圖書館藏有同版一帙(書號 541213－17),封面有"蘇州文光堂書坊發兑"戳記,較復旦本多一"兑"字。另有同版一帙,封面脱失(書號 578726－32)。二本笠翁序首葉"山"字均有明顯斷

口,印在後,不及復旦本爲佳。

（七）**清嘉慶五年(1800)金陵芥子園刻本**。封面題署同原刻本。

此本與《二集》合刻。《二集》"畫傳合集例言"末沈心友識語後,有"嘉慶庚申清和月金陵芥子園重鐫珍藏"刊記一行,據以確定刊刻年月。

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此本。

（八）**清嘉慶小西山房刻本**。封面題署照原刻本翻出,左下方無"本衙藏版"字樣。

此本字體僵硬,與前述諸本不同版。與二、三、四集合裝,二、三集封面題字用隸書,左下方無某某堂鐫藏字樣,四集封面題"小西山房藏版",疑爲小西山房合刻者。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有一帙(書號 6130.1070.1800),二〇〇三年予爲該館編纂善本書志時曾得寓目,因其爲翻本中較劣者,未予收録。

078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朗潤堂刻本《江邨銷夏録》三卷

清高士奇輯。

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8.1 厘米,廣 13.5 厘米。首宋犖序,朱彝尊序,康熙癸酉夏六月高氏自序,次凡例。封面署"朗潤堂藏"。

士奇久在内廷,御府圖書,資以鑒賞者,歷歷猶能記憶。退居之後,間有挾卷軸就其辨真贋者。偶遇佳迹,必詳記其位置行墨、長短闊隘、題跋圖章。三年乃成書,時康熙三十有二年六月,故以"銷夏"名編。另有《江村書畫目》,爲康熙四十四年所定,[1]已在此刻之後,故不及入録。

此本前有朱彝尊序云:"今之作僞者未嘗不仿尺度爲之,然或割裂跋尾印記,移真者附於僞,而以僞者雜於真。自詹事之書出,稍損益之不可,雖有大駔鉅狡,伎將安施哉。"按上海圖書館藏有陸時化抄本,卷末有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陸氏手書跋文,與此異趣,節録於下,以資參考:

> 《江邨銷夏録》,掩關無事,静翻數頁,不覺桐影之移,真可破除長晝。聞高氏後人恐好事者按《録》誅求,往往滋事,是以毁板不印,散在浙中者並廣爲收之,世上原刻漸少。吾鄉太原同州太守尚有存者,因借抄一本。又聞江邨當時所成卷帙,間以一二臨本亦載入焉。余見吴門一富人子忽欲搆《録》中之物,舍此不可,市獪以僞畫做其尺寸題跋,往往獲售重價,争利者道破之,稍有悔心。適高氏裔以所存廿件盡數持吴門沽之,市獪又以僞者托留高氏處,許以價值平分。富人子聞風趨覓,仍得僞者而歸。則是《録》之害人不淺,耳食者良可悲也。

此初印本(圖 2－078－1)。鈐有"徐文元珍藏印"、"善長一字雲泉"、"家在五湖煙水際"、"孫毓修印"、"小緑天藏書"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

① 1968 年香港龍門書店曾據以影印。其書分門别類,曰進,曰送,曰藏玩,曰永存祕玩,其進、送者皆注明贋迹。後有《明董文敏》真迹一卷,下署"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揀定"。

［後印］

此刻後印本封面改題“寶芸堂藏板”。

鈐有“當湖孫氏雪映廬振麟藏”、“當湖陸氏求是齋藏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翻刻］

是書有**清翻刻本**(圖 2－078－2)，追摹原本，字畫不苟，封面亦有題“朗潤堂藏”。非聯几而觀，不能分辨。翻本較原本版匡略小，匡高 17.7 厘米，廣 13.3 厘米。原刻卷一第十九葉後四行，“李琪家藏子子孫孫永爲寶用”印(圖 2－078－3)，翻本誤作“子孫”(圖 2－078－3)；卷二第六葉後五行，“時在開封東”，翻本“封”誤“卦”；卷二第五十七葉第七行，“高山□(墨等)水”，翻本“□”作“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卷三配清刻本］，清翁方綱校”[①]。今檢對其本，實爲此翻刻本，而所配之卷三尚是原刻。

陸時化跋又稱：

> 有錫山劉氏，以是《録》難得，從吴興書賈得抄本另繕重刻。緣劉氏未見原本，全憑抄本刻成，字板頗好，件數尺寸亦相符，無如前後錯雜，以三卷分爲六卷，圖記非多即少，題跋詩歌僅存十之二三，則爲廢物，一片苦心付之東流矣。

據此，則是書尚有錫山劉氏重刻六卷本，惟未見。

079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内府刻本《御製耕織圖》不分卷

清焦秉貞繪。

白口，四周單邊。匡高 24.1 厘米，廣 24 厘米。

是書爲秉貞奉詔繪，係以宋人樓璹《耕織二圖詩》爲藍本創作而成，凡耕圖、織圖各二十三幅，每幅繫以康熙御製詩。秉貞，濟寧人。善繪事，祗候内廷，編在欽天監，從西洋傳教士習得透視原理，張庚《國朝畫徵録》稱其“工人物，其位置自近而遠，由大及小，不爽毫毛，蓋西洋法也。”

此本前有康熙三十五年春二月社日御製序，爲當年刻成。織圖末幅“成衣”圖鐫有“欽天監五官臣焦秉貞画，鴻臚寺序班臣朱圭鐫”二行。朱圭字上如，蘇州人，亦彼時剞劂名手，非善畫者不能得其奏刀。所刻有《淩煙閣功臣圖》、《無雙譜》、《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等。

是書上欄康熙御製詩，下欄爲圖，附有樓氏原詩。康熙序文前後有“佩文齋”白文長方、“康熙宸翰”朱文方、“稽古右文之章”白文方印，康熙題詩旁有“淵鑑齋”白文長方、“康熙宸翰”白文方、“保和太和”白文方印。

此原刻初印本，耕圖末幅“祭神”圖焦秉貞画、朱圭鐫二行未刻(圖 2－079－1)；“蠶蛾”圖未見補嵌痕迹。序文前後三印爲朱印，題詩旁三印爲墨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14921)。

---

①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第 4314 條著録。

［後印］

此刻有後印本，耕圖末幅“祭神”圖有焦秉貞画、朱圭鐫二行(圖 2－079－2)；“蠶蛾”圖中部樓閣下方一横向長方形局部印色較深，當屬補刻。序文前後三印爲朱色印，題詩旁三印爲刻版墨印。

鈐有“黑田源次”、“玩物喪志”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856024)。

曾見同版另一印本，印次與黑田源次舊藏本略同。康熙序文已佚，題詩旁印均爲手打朱印，印文多與篆法不合。今藏上海圖書館。又見同版另一全本，序文前後及題詩旁諸記均爲朱印，題詩旁印文亦劣甚。全書四十六圖，均經後人以彩色填描。今藏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二〇一一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據以影印。

是書傳世印本有序文前後及題詩旁諸記均爲朱印者，有序文前後及題詩旁均爲墨印者，有序文前後三印爲朱印、題詩旁三印爲墨印者，坊間更有以翻版鈐蓋朱印者，可見印色與刻印之先後並無必然聯繫。或謂康熙諸記均爲朱印者爲原刻初印，墨印者爲原刻後印，此説恐未確。

［翻刻］

是書有翻版，其版式爲上詩下圖者，予所見有二種，附記如下：

(一) **甲本**，匡高 24 厘米，廣 24 厘米。序文前後及題詩旁諸記均爲手鈐朱印。摹刻極精，驟視之幾與前本爲一刻，傳本罕見。

此本“浸種”圖策杖者腳下草葉較原本開張，透視效果各殊(圖 2－079－7)；“成衣”圖案头布匹卷軸處，原本連接自然，此本少連一筆(圖 2－079－13)。“耖”圖所附詩“脱袴下田中，盎漿著膝尾”，此本“膝”作“滕”；“下簇”圖所附詩“一年蠶事辦，下簇春向闌”，此本“簇”字下部“方”誤刻作“木”。

此范氏净琉璃室藏本，精雅可觀。“上簇”圖上方康熙御製詩“愛逢晴日映疏簾”一首錯置，原詩當作“頻執纖筐不厭疲”云云。此首已見“分箔”圖上，此處重出，當是書版原分上、下兩塊，久置庫中，刷印者操作不當而誤拼。

乾隆重編本改爲前圖後詩，將康熙題詩改作楷書，並增入雍正、乾隆題詩。曾見一前圖後詩本，與此本圖似同爲一版。疑此爲内府翻版，苦無確證，俟他日有暇，再爲細校。

(二) **乙本**，匡高 23.8 厘米，廣 24 厘米。序文前後康熙三印爲朱印，題詩旁三印爲墨印。持此本與原版並几而觀，其妍醜相去甚遠。

此本“浸種”圖抱簍者右腳右側水紋，此本呈回環狀(圖 2－079－5)，原本線條較直；策杖者雙目，此本眼袋較深，原本無眼袋；策杖者所持竹杖下方，此本分三截(圖 2－079－8)，原本僅一截；“織”圖中茶壺，原本壺把與織機下方木杠重疊，此本未重疊(圖 2－079－11)；“成衣”圖裁衣三男子，原本表情生動，此本神色呆滯；亭下所鋪石級，原本分兩截，此本只一截(圖 2－079－14)。“窖繭”圖所附樓氏詩“陶器固封泥，窖繭過旬浹”，此本“浹”誤作“法”。

此本卷末有“康熙叁拾捌年正月拾壹日/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臣張鵬翮受/賜頒行”五行，或即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張鵬翮翻刻本。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書號 SB/610.4/5526a)。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同版一帙(書號 21657)，張鵬翮刻款五行佚去。“二眠”圖上方康熙御

製詩“連宵食葉正紛紛”云云,“捉績”圖上方詩“柔桑初剪緑參差”云云,此本二者彼此倒置。書中各圖經後人以彩色填描。一九九九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以影印。

民國年間有據此影印之本,匡高 23.8 厘米,廣 24.2 厘米。題詩旁三印改爲朱印,拙劣不堪入目。“拔秧”圖上方康熙題詩“青蔥刺水滿平川”云云,“一耘”圖上方康熙題詩“丰苗翼翼出清波”云云,此本二者彼此誤换。“二眠”、“捉績”圖上方詩則未倒置。

此刻又有後印本,前後康熙三印爲朱印,題詩旁三印爲墨印。開卷“浸種”圖抱簍者鬚髮、腿毛較北大藏本濃黑,或是修版所致。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469467)。

美國斯坦福大學藝術圖書館藏有一帙,鈐有“富崗氏之印”等印,馬月華定爲翻刻,[1]當是。觀其書影,似即此翻乙本之後印者。彼本“浸種”、“耕”二圖上方題詩倒置,上圖藏本尚未有此病。

此書圖繪精細工麗,非良工不可辦,雕版又極耗費心神,難於速成。據此推想,後世通行之前圖後詩本,有沿用前代上詩下圖本之焦圖舊版者,亦在情理之中。有心人取存世兩種本子逐葉核對版片,或可證成予説。

今選取“浸種”、“織”、“成衣”三圖局部,以原刻本、清翻本甲、清翻本乙爲序,分别配發書影(圖 2-079-5 至 14),收入《圖版編》,以備參考。

080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顧氏秀野草堂刻本《温飛卿詩集》七卷《别集》一卷《集外詩》一卷

唐温庭筠撰,明曾益注,清顧予咸補注,清顧嗣立續注。

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版心下鐫“秀野艸堂”。匡高 19.2 厘米,廣 14.2 厘米。封面題“温飛卿詩集箋注,秀埜草堂藏板”。

此本前有嗣立自序略云,昔先考功令山陰時,邑人曾益注温庭筠詩四卷,曰《八叉集》。先考功鳩工剞劂,流傳一時。後歷銓曹歸里,間嘗翻閲曾注,惜其闕佚穿鑿,重爲箋注。凡夫割剥支離、舛錯附會之説,輒復隨手删削。未畢事而先考功歿世。去年秋,從長安歸,檢校篋中,得先考功遺筆。遂爲續注。採拾所增者,復得十之三四。而曾注中之譌謬,痛爲芟汰,又約計十之五六云云。温集存世各本,以此最爲通行。

此初印本(圖 2-080-1),封面有“别裁僞體親風雅”朱文戳記,又有“康熙丁亥重刻”、“姑蘇顧府發兑住/大街東鸚哥巷内”二朱文記。

鈐有“傳經堂鑒藏”、“傳經後人”、“曾在東山劉惺常處”、“恕”、“蓉峰”、“寒碧莊章”、“山陰周氏半樵藏書”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本有後印本,經宋賓王手校,卷首具宋氏手跋。鈐有“宋蔚如收藏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

① 馬月華《美國斯坦福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頁 97。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 兹附秀水竹垞翁手較，于吴門薄士昆（義門先生高弟）齋頭得之，時王孝廉紹唐先生在坐，偶述其尊人蓮涇先生存日嘗謂賓曰“較書雖兒子不托”，言必親較也。薄云，嚮者朱竹垞謂何義門較書做奴儕生活，又謂不過與前人打官私而已。此竹翁駁顧注乃與今人角訟邪？因思向較范石湖《吴郡志》，“官宇”中《西园》一詩，歷辽、金、元、明四代五百六十餘年，惟前明王文恪公曾查附“閒園多芳草”篇，然猶未删去“山水共誰尋”者，乃不知其爲《哭崔常侍晦叔》詩也。竹垞當此，不知能忍置否乎？雍正十一年（1733）重陽後十日，婁東宋賓王記。

按賓王起家市井，性嗜奇書，無力購弆，則百方丐抄，惟以搜羅遺佚、訪求放失爲事。[1] 黄丕烈嘗稱其所校之書精審無比。此跋所記王聞遠校書之語，爲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所未載，可備補遺。卷四“蔥嶺還應見宋雲”句注書眉有校語一條，云：“‘宋雲’注初板譌，今改與竹翁駁同”，審爲蔚如手迹。宋氏跋所云“竹翁駁顧注”當指此條而言。

此刻行世者多經改易，初印未剜者頗罕覯，數年來僅見一帙（即前述之劉蓉峰舊藏者）。兹附後印本文字改易二例如下：

卷四第二葉“宋雲”注“《西河舊事》：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蔥，故曰蔥嶺”下，初印本作“《晉天文志》：宋雲如車。沈約《宋書》：武帝八年，宣陵前數有聲及五色雲，芳香四滿，凝結松上。”（圖 2－080－5）當係誤注。後印本剜改爲：“嗣立按：《傳燈録》：達磨葬熊耳山，起塔定林寺。其年魏使宋雲蔥嶺回，見祖手攜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啟壙，棺空，惟隻履存焉。詔取遺履少林寺供養。”（圖 2－080－6）。

卷九第二十一葉，《題谷隱蘭若》注，初印本作：“見段成式絶句辨集體以爲庭韻詩，似誤”，“集體”二字係誤乙，後印本改作“體集”。

此本版片後歸廣陵書坊。所見後印本封面亦有“别裁僞體親風雅”朱記，另有朱文戳記云：“本坊發兑古書時文，俱係蘇/浙原版，紙張潔白，破損剔浄。/每部有圖章字型大小，伏冀海内高明垂鑒。/廣陵緑蔭堂李苑文謹識。/移居北首朝南。”[2]

［翻刻］

傳世翻刻本所見有三種（文字與原本違異處詳本篇附表）：

（一）**甲本**（圖 2－080－2），匡高 19.1 厘米，廣 14 厘米。封面亦題“秀埜草堂藏板”，與原本頗肖，易於混淆。卷四《寄清凉寺僧》“戴顒”，“顒”字缺筆，當是嘉慶間所刻。卷四葉二“宋雲”注、卷九葉二十一《題谷隱蘭若》注二條與原刻之剜改本相合。有姚旻鈐記，今藏上海圖書館。

（二）**乙本**（圖 2－080－3），**清光緒八年萬軸山房刻**，匡高 18.8 厘米，廣 14 厘米。“顒”字不缺筆。封面已佚失。有胡樸安鈐記，今藏上海圖書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海分館藏有同版一帙，有封面，題“光緒壬午（八年，1882）季冬萬軸山房開雕”。

（三）**丙本**（圖 2－080－4），匡高 18.7 厘米，廣 14 厘米。無封面。“顒”字缺筆，觀其紙墨，似刻在清季。[3] 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藏有同版一帙（書號 PL2677. W4A6 1697）。

---

① 說見蔣光煦《東湖叢記》卷六《金石契言》。
②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 1925 條著録之清陳本禮校、黄景洛跋者即此。
③ 上海嘉泰 2006 年春拍第 1385 號拍品，爲施蟄存舊藏，原著録爲清康熙顧氏本，實與此翻本丙同版。

卷	葉	行	原 刻 本	翻刻本甲	翻刻本乙	翻刻本丙
一	七	後一	燕燕尾涎涎	延	涎	延
二	三	後六	不可勝計	可	計	可
三	三	三	一作新	新	新	新
三	十三	後三	石瀨兮淺淺	后	石	后
三	十三	後九	徐夫人匕首	天	夫	天
四	十九	後二	度以年及懸輿	與	輿	與
五	五	三	零落歸山丘	邱	丘	邱
六	五	後十	犍爲	揵	犍	揵

依據上表，知翻刻本甲所據底本當爲原刻之剜改後印本，然有誤刻。翻刻本乙（清光緒八年萬軸山房刻本）所據底本亦爲原刻後印剜改本；翻刻本丙所據底本爲翻刻本甲。

081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林佶寫刻本《漁洋山人精華録》十卷

清王士禛撰。

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8.3 厘米，廣 13.9 厘米。前有"漁洋山人戴笠像"（圖 2－081－6），署廣陵禹之鼎圖像，鮑氏聞野刊，宛陵梅庚爲贊。

是書仿宋任淵《山谷精華録》之例，據康熙三十三年所刻《漁洋山人詩合集》删削增改而成，實爲漁洋手定。《香祖筆記》卷二稱爲門人盛符升、曹禾二人所撰，蓋托詞也。[1] 杭世駿嘗品隲是書，丹黄甲乙，取其十四，又復糾其十七，謂漁洋之才華固足牢籠一世，微嫌通籍太早，名譽驟著，於凡經史諸實學，俱未暇深研殫索以窮其根柢，故詩中用事舛牾者有之，體制未協者有之。[2]

此本卷端題"門人侯官林佶編"（圖 2－081－1），卷一尾題後有"門人監察御史崑山盛符升、國子祭酒江陰曹禾同訂，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十五日門人林佶謹書，男啟涑恭閱"三行。侯官林佶手書上版，禹之鼎圖像，鮑聞野刻，皆一時名手。梅庚（1639—?）字耦長，號雪坪，康熙二十年（1681）舉於鄉，游王士禛門下。四十九年（1710）知泰順縣，五十四年去官，還宛陵。[3]

此帙摹印稍晚。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本傳世有初印、後印之别：黄永年、賈二强編《清代版本圖録》所收者卷十葉二十九《春城堆》末句作"春城堆自憶僧施"，是爲最初印本，極罕覯。杭州范氏浄琉璃室藏本與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本摹印略晚，爲稍後印本。

此帙摹印更晚，《春城堆》末句改作"風流猶自憶僧施"（圖 2－081－5），然卷首錢謙益序及贈

① 辛德勇《〈漁洋山人詩合集〉與〈漁洋精華録〉的面世背景》，《讀書與藏書之間》頁 168。中華書局，2005 年。
② 說見清惠氏紅豆齋刻本《漁洋山人精華録訓纂》清吳騫手跋，上海圖書館藏。
③ 勞繼雄《梅庚和他的〈江山帆影圖〉》，《勞繼雄書畫鑒定叢稿》頁 131—133。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年。

王士禛詩尚存,與《四部叢刊》影印底本相同,後印本撤去之。卷五葉十三《和牧翁題沈朗倩石厓秋柳小景》詩題一行、葉廿一《江東》一首"宗伯文章江漢流"句、葉廿二《蓉江寄牧翁先生》詩題一行、卷七葉一《年來錢牧翁吳梅村周櫟園諸先生鄒訏士陳伯璣方爾止董文友諸同人相繼徂謝棧道感懷愴然有賦》"錢牧翁"三字、卷十葉七《錢牧翁喜李長蘅詩穀城山好青如黛滕縣花開白似銀佳句也予冬夏兩過滕不見一花因成絶句》中"錢牧翁喜"四字及"佳句也"三字,後印本均剜版留白。

所見後印本有經翁方綱手批者(圖 2-081-2),劉承幹《嘉業堂藏書志》著録,今藏上海圖書館。目録首葉有翁氏跋,自謂應戴可亭相國之請,爲圈識百卅餘篇。又云:

> 方綱生也晚,然不敢輕論漁洋也。在濟南時,曾諾新城學官之請作此《録》序,小楷書,依式刊就,交新城學官入此矣。今見此新印本無之,蓋外間不知者或疑拙序内似有不甚滿意於此《録》者歟?其實序意並不如此。拙著《小石帆亭著録》六卷,皆以發明漁洋論詩之旨。已囑兒子刷印呈鑒,此序在其卷内也。八月十二日,方綱記。

按翁氏按試山東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次年十二月《小石帆亭著録》刻成,知後印本刷印在乾隆末年。

[翻刻]

是書清代有翻刻本,頗肖,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已言之。所見翻本凡二種:

(一) **甲本**(圖 2-081-3),匡高 18.7 厘米,廣 13.7 厘米。封面有"耕煙閣"戳記。前有"漁洋山人戴笠像"(圖 2-081-7),衣紋、帽式與原刻本接近。《春城堆》末句作"風流猶自憶僧施"。初印者卷首有錢牧翁序及贈貽上詩,爲後印者所無。卷十葉七"錢牧翁喜李長蘅詩"云云一首則均未剜版。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載有一種原刻本,經吳騫過録杭世駿批,並有跋語。[①] 今藏上海圖書館。

> 仁和杭堇浦先生客邗江,友人請點定《漁洋精華録》,先生乃爲之丹黄一過。晚年予常過道古堂與先生談詩,見此本,因假歸傳録焉。予别有手跋在《精華録訓纂》後。嘉慶庚申(五年,1800)冬日,兔牀志。

按此本實爲翻刻甲本。

(二) **乙本**(圖 2-081-4),匡高 18.4 厘米,廣 13.6 厘米。封面有"文玉軒"戳記。前有"漁洋山人戴笠像"(圖 2-081-8),衣紋刻法生硬,帽式與原刻本不同。字體纖弱,紙質脆薄,頗疑爲清後期翻雕者。《春城堆》末句作"風流猶自憶僧施"。所見者卷首無錢謙益序及贈王士禛詩,而有六合李敬詩,卷十葉七"錢牧翁喜李長蘅詩"云云一首亦未剜版。

毛春翔《古籍版本常談》近年有新版本問世,經後人增配是書書影(頁 153),有莫祥芝、鄧邦述鈐記。諦觀其書,似即翻本乙。

---

①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 11885 號著録。

082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松南書屋刻本《瘞鶴銘考》一卷

清汪士鋐撰。

半葉十一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匡高15.8厘米,廣11.1厘米。首汪氏自序,次瘞鶴銘圖,張力臣原圖,原石定位行數,張力臣圖内補全原文。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陳鵬年居京口,江水大涸,所謂《瘞鶴銘》傾陁在山之足者,沙石俱露。乃募工曳而出之。按其辭義補綴湊合,於是千年神物,復還舊觀。士鋐以斯石既出之江,則人得之易,競相傳拓,恐日月逾遠,將與江邊腐石同其湮沉。於是備採昔人之論,而圖其石於首,以爲是編。

此本(圖2-082-1)葉卅六後有"康熙五十三年歲在甲午九月松南書屋開版"木記(圖2-082-3)。正文末有汪氏自記,何義門識語,又康熙甲午九月廿七日王虛舟識語,退谷手書鋟刻。卷末王虛舟識語云:"澍後生末學,獨於先生書法嗜之最深,因慫恿先生書而刻之,與鶴銘共千古,是亦不朽盛業也。"

此開化紙初印本,色瑩白,細膩腴潤。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本傳世有初印、後印之别:後印本卷末增入江都陸鍾輝渟川氏跋語:

> 退谷先生小楷茂密古雅,得顔魯公《麻姑仙壇》神髓。余丙子年於金陵書肆中得所書《瘞鶴銘考》一册,乃是付令子開之者。開之既宦游四方,其刻板未知存否。余以爲先生之書足以嘉惠後來,爰集剞劂良工,付原本開雕,亦老成典型之意也。江都後學陸鍾輝跋。

丙子當爲乾隆二十一年(1756),是此刻版片乾隆中轉爲陸渟川所有。渟川稱"爰集剞劂良工"云云,不足爲信。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之天津圖書館藏"清陸鍾輝刻本",實即此刻之後印本。

[翻刻]

是書有**清咸豐二年(1825)葉志詵翻刻本**(圖2-082-2),匡高15.2厘米,廣11.1厘米。松南書屋開版木記移置葉卅六前(圖2-082-4),葉卅六後有"咸豐壬子冬以舊藏翁刻初印本影翻開雕於粤東督署漢陽葉志詵識"長方木記(圖2-082-5)。刻有嘉慶十年(1805)翁方綱識語,正汪本之誤。又附刻《瘞鶴銘見存字考》一卷,題"大興翁方綱輯",末有"咸豐二年冬十有一月漢陽葉志詵補刻"一行。

所見本經秦更年收藏,有楊寶鏞手跋(圖2-082-6)。鈐有"楊氏珍藏章"、"序東"、"秦氏睡足軒鑑藏金石書畫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 韓崇《寶鐵齋金石跋尾》載:"宋人重刻《瘞鶴銘》在焦山浮玉岩,下半爲明人題名鑱損,僅存五十四字。是刻未經前人著録,字體圓勁奇古,斷爲宋人精摹。"辛亥(1911年)九月十四日,元和楊寶鏞録於杭垣寓齋。時七省失陷,風雀頻警,遷避幾空,岌岌可危,余泰然處之,並記。

又，葉翻本有翁方綱跋云："右汪退谷先生手書《瘞鶴銘考》一卷，連序、圖凡四十一葉，南康謝蘊山守鎮江時訪得此版寄予，貯蘇齋，今三十年矣。"按翁氏作跋在嘉慶十年，逆計之，則收得康熙原版在乾隆四十年。今予所見康熙原版均不見有翁氏跋，惟葉氏翻本有之。檢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五十九葉五著録之康熙五十三年松南書屋刻本，云有翁氏跋，彼本爲原爲翻，蓄疑未敢臆定。

083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光暎觀妙齋刻本《無聲詩史》七卷

清姜紹書撰。

半葉八行，行十五至十九字不等。黑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3.6 厘米，廣 9.3 厘米。目録題"曲阿姜紹書二酉輯"，末署"嘉興夏舜臣鐫"。

紹書字二酉，自號晏如居士，丹陽人。明崇禎間曾爲南京工部郎，入清不仕。

是書蒐輯明代畫家，由洪武以至崇禎，二百八十餘載間凡有關繪事者，聞見所及，録之奚囊，積而成帙，前四卷爲正編，卷五載擅畫女史，後二卷附載偶得傳聞，或真迹未存，或畫品未高，偶而點染，不以畫名者，共計四百六十餘人。

此本封面題"觀妙齋重刻無聲詩史"。首載姜氏自序，末康熙五十九年嘉興李光暎跋。雕造極工，爲清初嘉興寫刻之雅極者。李光暎跋略云，是書於郡城項氏，嫌其寫刻不佳，又多譌字脱落字，遂倩金心齋校正、王典在手書付梓。按光暎字子中，嘉興人。富藏書，尤嗜金石文字，搜羅不遺餘力。有《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刻在雍正中，字法與此本相仿，疑亦爲王氏手書上版。

此初印本(圖 2－083－1)，封面鈐有"觀妙齋"、"笠澤費氏珍藏"等印。有光緒二年丙子(1876)李鳳鳴手書題識云："庚申兵燹，(觀妙齋)原板早燬没，刻見坊本，則亥豕都譌，非復舊本之雅絶矣。"今藏上海圖書館。

［翻刻］

是書有**清翻刻本**(圖 2－083－2)，目録後亦有"嘉興夏舜臣鐫"一行。間有譌字，如姜氏自序"文運莫盛於有明"，翻本"文運"誤作"文事"；"觀者當玄賞於驪黄之外也"，翻本"玄賞"誤作"心賞"。李光暎後跋末鐫"子中"印，原本篆文豎畫上方連邊匡(圖 2－083－3)，翻本不連邊匡(圖 2－083－4)；跋第一葉後三行"李"字，原本符合書寫習慣，翻本筆畫轉折殊爲生硬。其餘異同處甚多，不及備述。翻本無序跋可稽刊刻年月，玩李鳳鳴氏跋語，似刻在光緒初元。

《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是書，底本均題李光暎觀妙齋原本。諦審二本，實非一刻。前者所據之天津圖書館藏本爲原刻；後者所據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本爲清翻本。

084

清雍正三年(1725)懷德堂刻本《因樹屋書影》十一卷

清周亮工撰。

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魚尾，四周雙邊。版心上鐫"書影"，下鐫"因樹屋"。匡高17.2

厘米，廣 12.7 厘米。前有康熙六年姜承烈序，又徐芳、高阜、杜濬、黄虞稷序，末張遂辰、鄧漢儀、周銘跋。末雍正三年周在延序。

是書爲亮工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於請室中撰成，因圜扉之中，無可檢閲，故取"老人讀書祇存影子"語，以"書影"爲名。康熙六年丁未(1667)之冬刻於金陵，又五年辛亥(1671)，忽取所著書並是書板燬之，次年遂謝世。

此本卷端題"櫟下老人筆記，屯溪螺隱校訂"，封面題"書影/櫟下老人筆記，賴古堂原本/懷德堂梓"。周在延重刻序云，櫟園《文集》、《詩集》、《閩小紀》等，賴友朋次第繡梓，獨《書影》板燬六十年，四方購求者衆，而原本罕傳。遂訪求舊本，重付剞劂。

按是書初刻於康熙間，此重刻本(圖 2－084－1)，與原本互異不少。卷二葉三十二"新鄉李于田曰"條，此本易以"按《湧幢小品》"云云，連入上條；葉三十六"漢曹娥唐饒娥"、"宋王禹偁有集未名"、"趙凡夫云漢之五宗"、"詩之重韻古亦有之"、"文才遲速自是生成"五條，此本易以"京山郝仲輿敬曰"、"《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西河劍器渾脱"、"《論語》夏禮吾能言"、"《樗齋漫録》曰"、"學使謁文廟"五條；原本姜、徐、高、杜、黄、鄧、周諸序跋手書上版，真草隸書，各體兼備，此改作宋體字，又删去原有署年。

是帙經惠棟手批(圖 2－084－5)。鈐有"惠棟之印"、"定宇"、"吳平齋圖書記"、"潘博山藏書章"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乾隆五十三年，因《讀畫録》"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餘"句爲館臣誅求，亮工著作均遭撤出，是書亦在其中。撤出本多删落移易。卷二"錢牧齋先生曰，余嘗謂自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黄魯直"、"杜詩别裁僞體親風雅"、"杜詩晴天養片雲"、"杜詩伯仲之間見伊吕"四條，有"錢牧齋"、"錢虞山"字樣，一律删除，移入"京山郝仲輿敬曰"、"《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西河劍器渾脱"、"《論語》夏禮吾能言"、"《樗齋漫録》曰"、"學使謁文廟"五條，知所據底本即此周在延重刻本。

［翻刻］

是書有**清懷德堂翻刻本**(圖 2－084－2)，匡高 16.8 厘米，廣 12.7 厘米。封面亦題"懷德堂梓"。

此本僅五卷，似翻刻未全。刻手拙劣，誤字多有。卷一第十八葉第七行"客見其誠，以情告"，翻本"告"誤"先"；第九行"此淮陰兒"，翻本"淮"誤"惟"。又清翻本缺字觸目皆是，如周在延重刻序"一夕忽取所著《賴古堂文集》、《詩集》、《印人傳》、《讀畫録》、《閩小紀》、《字觸》、賴古堂百種藏書並是書板燬之"，原刻本文字完好(圖 2－084－3)，翻本"讀"字作墨等(圖 2－084－4)。正文亦多墨等(詳本篇所附校勘表)。

鈐有"楊文份金石長壽"、"稚虹一字質公"、"香海閣珍藏金石書畫印"、"還不盡書錢酒債"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原刻、翻刻校勘表(卷一)

葉	行	懷德堂原刻本	翻 刻 本
二十一	二	獨憐青女自横陳	■
二十一	三	元對羲皇以上人	■
二十四	二	於論《西涯樂府》三致意焉	■
二十五	後一	以尚氣忤中貴	■

續　表

葉	行	懷德堂原刻本	翻　刻　本
三十	五	因彙爲一集	■
四十五	後一	皆見聖人	■■■
四十五	後二	而推其事勢所必至	■■
四十五	後八	儻自反果無所枉	■
四十六	七	固不異君子居安樂玩時也	■
四十六	後一	占驗之法	■
四十九	四	其序符乾一兌二離三	■■

085

清雍正六年(1728)金氏文瑞樓刻本《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十八卷《遺詩》一卷《扣舷集》一卷《鳧藻集》五卷附録一卷年譜一卷

明高啟撰,清金檀輯注。

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版心下鎸有"文瑞樓"三字。匡高 17.7 厘米,廣 13.5 厘米。前有雍正六年陳璋序。

是書編次依徐庸《大全集》本,以《槎軒集》、《姑蘇雜詠》等衆本及《姑蘇志》、《虎丘志》等各書詳定舛譌,掇拾遺佚。注釋詳明,最稱精善。青丘詞曰《扣舷集》,文曰《鳧藻集》,雖未及注,亦併刻附於後,以成一家完書。

此本有陳璋序云:"先是,金子捜輯貝清江、程巽隱兩先生集,刊以行世。兹復校青丘詩,次第付之梓。"軟體寫刻,甚精。

此初印甲本(圖 2-085-1)。鈐有"廷琯"、"苕生"、"病禪曾讀"、"洞庭葉氏藏書之印"、"脩竹書堂"、"曾藏王氏吹徹玉笙樓"、"王大綸字育仙號虞生癸丑家吳門舊署吹徹玉笙樓主人"、"大綸之章"、"緱山仙裔"、"于氏世守"、"右任之友"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美國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收藏此刻一部,鈐有"莫友芝圖書印"等印。觀其卷端葉,[1]當同爲初印甲本。

[後印]

是書刻成未久,版片易手。卷中注文有未改、已改之别,傳世本有初印、後印之殊,按刷印之早晚,依次可分爲以下四種:

(一) **初印甲本**,版心下鎸有"文瑞樓"三字,卷端次行題"桐鄉金檀星軺輯注",第三行以下題"侄成鼎梅均、男宏熹開霞仝校",前述之葉廷琯舊藏本即是。

(二) **初印乙本**,版心下削去"文瑞樓"字,卷端未經剜改(圖 2-085-2),封面有"墨華池館"木記。

① [美]牟復禮、朱鴻林合著,畢斐譯《書法與古籍》頁 235。

（三）**後印甲本**，卷端改題“桐鄉金檀星軺輯注，汪夢齡與三、汪安次遷重訂”（圖 2－085－3），“桐鄉”二字移至第三行，封面有“墨華池館”木記。

（四）**後印乙本**，卷端次行題“桐鄉金檀星軺輯注”，第三行以下題“侄成鼎梅均、男宏熹開霞仝校”（圖 2－085－4），字體與初印本不類，當係後來剜補改回。封面署“文瑞樓藏版”，亦有題“平湖寶芸堂藏版”者。

初印本注文未改，後印本注文已改（說詳後）；初印本“弘”字未缺筆，後印本“弘”字缺筆，知改本成於乾隆間，時星軺已下世；後印乙本文字與甲本略同，吕勉《槎軒集本傳》後小注，初印本作“最後牧齋《列朝集傳》亦不免語含疑信”（圖 2－085－7），後印乙本削去“牧齋列朝”四字（圖 2－085－8），後印甲本尚有之。初印甲本流傳絶少，行世者皆後印改本。

此外，近年學者發現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種後印本，有“文瑞樓藏版”記，卷端題“桐鄉金檀星軺輯注”，重訂者皆被挖除，是爲第五種。[1]

所見後印本之修改注文大致可歸作五類，兹以卷一爲例，列舉如下：

（一）改换内容：

葉	行	篇名	正文	注文	
				初印本	後印本
一	十一	上之回	羣官從清塵	班固《東都賦》：雨師汎灑，風伯清塵。	司馬相如《諫獵書》：祀屬車之清塵。
三	後五	吴趨行	泰伯德讓在	《論語》：三以天下讓。（圖 2－085－5）	祝穆《方輿勝覽》：《圖經序》，泰伯遜天下，季札辭一國，德之所化者遠矣。更歷秦晉，風俗清美。（圖 2－085－6）
十一	後四	王明君	臨别看花淚如霰	《詩》：相彼雨雪，共集維霰。	江淹《裸體詩》：握手淚如霰
二十五	八	將軍行	白日長安鼓吹歸	《東觀漢紀》：班超拜長史，假鼓吹麾幢。	《後漢書·班超傳》：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二十九	後九	豔曲	今日歎靡蕪	《九歌》：秋蘭兮靡蕪。《爾雅注》：芎藭苗也。	《古詩》：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

（二）校改文字：

葉	行	篇名	正文	注文	
				初印本	後印本
十三	八		梁王故園黄塵起	或曰即菟園，梁孝王築。	或曰即兔園，梁孝王築。
十八	後三	妾薄命	棄魚感淚多	《戰國策》：龍陽君釣魚而泣，楚王問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益多，遂欲棄前所得。今海内美人甚多，聞臣得幸，趨者衆矣，臣亦猶前魚之棄也。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釣，龍陽君得魚，泣曰：臣得魚甚喜，後得益大，直欲棄前所得。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前所得魚也，安能無泣出乎？

[1] 楊芬《〈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版本辨析——古籍中版印差異現象例舉》，《圖書與情報》2012 年第 2 期，頁 141—144。

續 表

葉	行	篇 名	正 文	注文	
				初 印 本	後 印 本
十九	一	神仙曲	東游不肯居蓬萊,滄海頃刻飛黄埃。	《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見東海三變爲桑田矣。向到蓬萊,水淺於往略半也,東海行復揚塵乎?	《神仙傳》:麻姑自説云: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
二十四	九	美女篇	蹇修豈不勤	《楚辭》: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注:蹇修,伏羲時人名,爲媒以通辭理也。	《楚辭》: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朱子《集注》:蹇修,人名。理,爲媒以通辭理也。
二十四	後六	將軍行	黄金傾盡養部曲	《史記·竇嬰傳》:孝景三年,吴楚反……	《漢書·竇嬰傳》:孝景三年,吴楚反……
二十五	一	將軍行	已御明堂推畫轂	《漢書·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主之,閫以外將軍主之。	《漢書·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三十四	後四	東門行	仰視蒼天重咄哉	《世説》:晉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世説》:殷中軍被廢,終日恒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三）删除舊注:

葉	行	篇 名	正 文	注文	
				初 印 本	後印本
三	後五	吴趨行	言游文学成	《姑蘇志》:子游宅,在常熟縣西。世稱常熟爲琴川,本絃歌之説也。郡中專祠亦有子游坊。	删
四	後五	玉波冷雙蓮	吳天墜露衰紅濕	李白詩:朔雪落吳天。	删
十一	四	鞠歌行	夷吾囚,伊尹耕	《左傳》:管仲請囚。《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删
十一	五	鞠歌行	女子猶爲悦己容	司馬遷《報任安書》: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悦己者容。	删
十二	一	王明君	留畫商巖夢裏賢	《商書·説命》:高宗"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説築傅巖之野,惟肖。	删
十四	後四	蒿里歌	聞道庶可珍	《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	删
十六	七	董逃行	朽質自生光	沈佺期詩:微臣雕朽質。	删
廿五	七	將軍行	塞下從兹烽火稀	見前《董逃行》。	删
廿八	後七	銅雀妓	寧當憂色衰	《韓非子》:色衰而愛弛。	删

（四）增益新注:

《蒿里歌》,"家門諒不遠,欲歸竟何因"下,後印本注:"陸機《挽歌詩》: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初印本無之。

（五）移注：

《猛虎行》，“陰風吹林烏雀悲，猛虎欲出人先知”下有注云：“《易》：風從虎。”初印本此注在“烏雀悲”下，後印本移至“人先知”下。

按後印本所换注語，較初印本原注更貼近原詩；後印本之改注，俾引文更規範，文字少譌誤；後印本之删注，多因原詩出典爲習見者，可不必注。其餘增注、移注，文字皆視初印本爲佳。後印本題桐鄉汪氏重訂，是書注文之改削當即出汪氏手。近世所行之影印本、整理校點本，多依據改本。今得是書初、後印本聯几而觀，始知世行本皆有汪氏校訂之功在焉。讀是書者，不可不留意於此。

邵氏《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稱文瑞樓刻本“有翻本，版心無‘文瑞樓’字”[①]，黄永年、賈二強編《清代版本圖録》卷一亦沿其説。然以予所見，版心無“文瑞樓”字皆爲修版後印者，是否有翻本，未敢定論。

086

清雍正八年(1730)詩鼎齋刻本《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十卷附二卷

清王澍撰。

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版心下鎸“詩鼎齋”。匡高 20 厘米，廣 12.4 厘米。前有天都汪玉球序，次《考正凡例》，雍正八年庚戌王澍自序。

是書兼取米芾、黄伯思、顧從義三家辨證《閣帖》之意，以史傳正譌誤，以筆迹辨依託。所附二卷，一爲《古今法帖考》，溯《閣帖》之源流，一則自述其筆法。

此本卷第十後鎸“吳郡鄧弘文雨桐仿宋本書”。汪序有“先生屬以校勘之役”語，蓋虚舟付汪氏墨版者，當時推爲佳刻。鄧弘文以善書名，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廣陵般若庵刻錢唐金壽門《冬心先生集》，卷四末有“吳郡鄧弘文仿宋本字畫録寫”一行，與此字體略同，可相印證。

此初印本。鈐有“焦陽珍藏”、“焦陽典藏古籍圖書記”等印。

[後印]

此本傳世有初印、後印之别：前述有“焦陽珍藏”印者爲初印本，上海圖書館收藏一帙，有“華亭封氏蕢進齋藏書印”等印，爲後印本。

初印本卷端第三行題“天都汪玉球竹廬参正”(圖 2－086－1)，後印本剜作“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圖 2－086－2)；初印本版心鎸有“詩鼎齋”三字，後印本削去。後印本卷一首葉二“歷”字上二“禾”字剜去一筆，作“木”，知爲乾隆間刷印者。

黄永年、賈二強編《清代版本圖録》收録者爲初印本，《四部叢刊三編》影印者爲後印本。

是書翻本卷第十二附正後有“宛陵劉茂生鎸”一行，《考正凡例》末增入“卷次仍祕閣法帖之舊故不另標帖目”一條，爲原刻後印本所無。初印本予於書肆匆匆過眼，[②]未及細檢，是否有此二條，尚待查驗。

---

①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頁 818。

② 北京中國書店 2005 年秋拍第 292 號拍品。

［翻刻］

是書翻刻本，所知有二種：

（一）**清翻刻本**，卷端題同原本，版心下亦有“詩鼎齋”字樣（圖 2－086－3），匡高 19.6 厘米，廣 12.4 厘米。卷第十二附正後有劉茂生刻記一行，《考正凡例》未增入一條，疑與原刻初印本同。首葉二“歷”字不缺筆。卷第十後鄧弘文書木記一行，“弘”字缺末筆，當刻在乾隆間。

此翻本剞劂甚工，殊難分辨原、翻之異，惟清諱字敬避減筆爲可別識。原刻初印本流轉絶稀，行世者多係此翻本。

（二）**清光緒十五年（1889）虞山鮑氏刻《後知不足齋叢書》本**（圖 2－086－4），行款、字體悉依詩鼎齋原本，版心下改刻“後知不足齋校刊”。匡高 19.7 厘米，廣 12.3 厘米。卷第十、第十二附正後有鄧弘文、劉茂生記，《考正凡例》未增刻。“弘”、“歷”二字不缺筆。

087

清乾隆八年（1743）陸鍾輝水雲漁屋刻本《姜白石詩詞合集》九卷

宋姜夔撰。

是書題名依據封面，所收凡《白石道人詩集》二卷、《集外詩》一卷、《詩説》一卷、《歌曲》四卷、《別集》一卷。

一《白石道人詩集》

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8 厘米，廣 11 厘米。前有乾隆癸亥冬十月陸鍾輝序，《白石詩詞評論》、《白石道人逸事》。

《白石道人詩集》曾爲宋臨安睦親坊陳起刻入《羣賢小集》本，今有影鈔本存世。陸氏自序僞稱《羣賢小集》本竄入姜特立詩，以自張其校勘之功，實則彼本並無姜詩。

此本（圖 2－087－2）封面題“姜白石詩詞合集，水雲漁屋藏板”，有“水雲漁屋”朱文戳記（圖 2－087－1）。水雲漁屋爲陸淳川刻書齋名。淳川江都人，以業鹺起家，與全謝山、厲樊榭、馬嶰谷兄弟相唱和，著有《放鴨亭小稿》、《環溪詞》。所刻《重刊校正笠澤蘩書》，係據吳門顧氏碧筠草堂本翻雕，寫刻精雅，酷肖原本。此亦淳川雕版佳品，書版後歸歙人江鶴亭，繼入阮元家，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燬於火。①

此初印本，有劉履芬題識一行。鈐有“麟趾”、“月坡”、“江山劉履芬彥清父收得”、“蔣抑卮藏”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咸豐丁巳（七年，1857）老友孫月坡持贈，江山劉履芬記。

［後印］

此刻書版後轉入江春手，重印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之秋（圖 2－087－3）。江氏後印本封面題“姜白石詩詞合集，隨月讀書樓藏板”。目録後增刻“附録補遺詩詞”，附益集事、評論及投贈諸作，又改易數字，中如“杙船遂登岸”，“杙”江改作“划”，則係誤改。《四部叢刊》影印者即後

① 說見清乾隆十四年張奕樞松桂讀書堂刻本《白石道人歌曲》張文虎手書跋，上海圖書館藏。

印本。

［翻刻］

是書有**清鮑廷博知不足齋翻刻本**（圖 2－087－4），封面題“姜白石集，知不足齋重雕”。文字無江本誤改之失，知以陸刻初印本墨版。刻後又有校改，故改處有剜痕，字體大小、深淺與上下文頗不相侔。改字往往與《羣賢小集》本相合，疑鮑氏曾以影宋鈔本校改。

表一　《白石道人詩集》二卷異同表

卷	葉	行	陸　刻　本	陸刻江印本	鮑　本
上	二	二	中郎遊千霜	遊	逝
上	二	三	放浪計幽事	計	討
上	二	五	貧賤厭邱嫂	貧賤	賤貧
上	二	十一	風霜催翅翎	催	摧
上	三	後十	留落不自恨	留	流
上	四	三	閉門課文事	事	史
上	六	一	顛倒見底裹	顛	傾
上	六	後十一	是中大無岸	大	太
上	七	二	轉盼又已没	眄（改）	眄
上	七	後四	杙船遂登岸	划（改）	杙
上	八	二	波裹任傾側	側	攧
上	八	四	荒村兩三家	兩三	三兩
上	八	七	雲邊更無邊	夢（改）	夢
上	九	後一	或如薄舞横	如	作
上	九	後二	濺雹飄風纓	風	我
上	十	六	縱飲面無赭	無	微
上	十二	十一	吁嗟老屋不自知	知	省
上	十五	後一	一人相傳是阿弟	一	土
上	十六	一	西來囊中藏魯璵	囊	槖
下	二	二	不是白铜鞮	是	似
下	二	後一	遺書知付枕	遺	遣
下	三	後一	向來印杖未經行	印	筇
下	四	一	欲向江湖行此語	語	話
下	四	後五	别路恐無青柳折	恐	苦
下	七	後七	小窗春色入燈花	色	意
下	十二	後三	下馬題詩不怕寒	怕	□

續　表

卷	葉	行	陸　刻　本	陸刻江印本	鮑　本
下	十三	後二	下孤城	孤	菰
下	十三	後五	平甫放三十二鷗於吴松	六(改)	二
下	十五	四	争託星毬萬眼圓	託	詫
下	十五	後五	修内司人編戲鼓	編	偏
下	十五	後五	輦宫營裏獨燒燈	宫	官

一《白石道人歌曲》

是書自宋嘉泰二年壬戌錢希武刻於東巖，是爲道人手編定本。後道人又删汰録定，本藏於家五六百年，世無知者。其間僅一見之嘉禾郡齋，時在淳祐十一年辛亥，趙菊坡歎爲千歲令威。洎元末至正間，陶南邨據葉居仲本手鈔校訂。元、明三百年中，未有能廣其傳者。迨清乾隆初，始有雲間樓敬思舊藏陶鈔六卷完本發見於都門。樓藏本一由符藥林傳鈔於江都陸鍾輝，刻於乾隆八年癸亥，即此本也；一從周耕餘校録，歸於華亭張奕樞，刻於乾隆十四年己巳，後入南塘張氏書三味樓，散失於兵火中。説詳張文虎《舒藝室隨筆》。

此本(圖 2－087－5)經陸氏分體釐定，合爲四卷，頓失舊格，而文字碩異，未若張本景宋之善。版片繼歸鶴亭江氏，江氏重印時亦稍有改易，如“多情須倩梁上燕”，江氏改“上”爲“間”，非細辨不易察覺。

［翻刻］

是書有**鮑氏知不足齋翻刻本**(圖 2－087－6)，傳世者多爲剜後印本，據他本改易頗多，中如“也學綸巾欹羽”，鮑改“羽”爲“雨”等，較此本優勝(詳表二)。

表二　《白石道人歌曲》四卷異同表

卷	葉	行	陸　刻　本	陸刻江印本	鮑　本
一	一	五	慶元五年青龍在己亥	亥	未
一	八	一	白馬馱兮素繆舞	馱	駛
二	一	十一	將詣淮而不得	而	南
二	六	後四	鼓聲漸遠行人散	行	遊
二	七	後三	醉吟商湖	湖	胡
二	九	後二	俞商卿呼之不出	不	共
二	十	後三	露横斜映髩邊犀	横	黄
三	三	後九	風與筆俱馱	馱	駛
三	五	後四	翠葉吹涼	吹	招
三	六	後七	多情須倩梁上燕	間(改)	間
三	九	後九	又照我扁舟東下	照	唤

續　表

卷	葉	行	陸　刻　本	陸刻江印本	鮑　本
四	三	後五	也學綸巾欹羽	羽	雨
四	十一	後六	暝入西山	瞑	瞑
四	十二	二	嘉泰壬辰至日刻於東巖之讀書堂	辰	戌

088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盧見曾刻本《戰國策》三十三卷

漢高誘注,宋姚宏校正。

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版心下鐫"雅雨堂"。匡高 18.2 厘米,廣 13.5 厘米。封面題"乾隆丙子鐫/雅雨堂藏板"。首乾隆二十一年盧見曾序。曾鞏《重校戰國策序録》,目録後有劉向進書録。卷末有李文叔、王覺書後、孫元忠書後,紹興丙寅(十六年,1146)姚宏序,後附崇禎庚午(三年,1630)錢謙益跋,戊戌年(清順治十五年,1658)孟春、季冬及己亥年(1659)陸貽典三跋。

《國策》自元、明以来,多用鮑彪注本。世傳高注僅絳雲樓有二本,一得自梁溪安氏,一得自梁溪高氏。陸貽典舊有影寫本,係傳自錢謙益藏梁溪安氏本。順治己亥(1659)春,又從錢氏借梁溪高氏原校前十九卷。孟冬暇日,過毛氏目耕樓,借梁溪高氏本校畢此書,始爲全璧。其本後經黄丕烈、張金吾遞藏,載於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

此本宋諱弘、殷、徵、桓、完、構、搆、購、媾、惇等字减筆,所據即爲陸敕先校本,源出梁溪安氏本,當時頗爲世重。惜刊刻時未能悉照原本,於文句可疑者,往往轉取鮑本攙改。黄丕烈以此刻未善,[1]復取梁溪高氏本重付影槧,並請顧廣圻以元至正吴氏本互勘,爲《札記》三卷,詳列異同。

此初印本(圖 2-088-1),經前人朱筆點讀,誤字皆爲校出,書眉録鮑彪注。潘景鄭寶山樓舊藏。鈐有"華亭王慶麐字治祥别號澹肙私印"、"王澹肙審定"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本傳世有初印、後印之别,初印本頗有誤字,後印本已剜改。取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南宋初刻本覆按,後印本改字與宋本較爲接近,然亦有初印本同宋本、後印本更改者(詳下表)。

卷	葉	行	盧　刻　初　印　本	盧刻後印本	宋刻本
前目録	一	後一	燕三第二十八	韓	(缺)
一	二	十	子曰寡人謀(圖 2-088-2)	爲(圖 2-088-3)	(缺)
二	五	九	故折而其	□	□
三	一	三	若疾不毁	諱	諱

① 顧廣圻《思適齋集》卷七,葉十一,《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並札記序》(代黄丕烈作)云:"夫鮑氏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姚氏本(梁溪高氏本)之中,是爲厚誣古人矣。"

續　表

卷	葉	行	盧刻初印本	盧刻後印本	宋刻本
三	一	七	公猶曲也	私	私
三	二	後八	師諸侯	帥	帥
三	九	後一	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	致	致
三	十	九	與天下學,可并而有	争	争
三	十三	後三	一本無也字	者	者
四	二	後八	事,一云乎	作	云
四	七	一	於是出利金以益公賞	私	私
五	七	後九	單後語一語文	作	作
六	五	五	餘,姚、調二音,古田器	銚	銚
六	八	三	一字無一躍字	本	本
二十三	五	九	欲伐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	使	使
二十四	二	八	幼時惠王伐趙	初	初
二十四	八	七	趙涉山谷	道	道
二十六	一	九	而子有兩趙也	我	我
二十六	六	九	故橋里疾大說杜聊	樗	樗
三十一	四	九	兵以臨易末	水	水
三十二	六	四	嗣君,魏乎侯之子也	平	平
後序	四	六	太史公用事	字	字(補抄)

按盧氏《雅雨堂藏書》所收頗有罕見之品,當時或僅據傳鈔本付梓。如《唐摭言》,刊刻時底本未能盡善,後續得善本,遂重修舊版;如此書則初印本校勘未精,後印本加以追改。使用此等叢書零種者,當予注意。

089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鮑廷博、鄭竺刻本《庚子銷夏記》八卷

清孫承澤撰。

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黑口,雙魚尾相對,左右雙邊。匡高 18.8 厘米,廣 12.7 厘米。首乾隆辛巳盧文弨、周二學序,乾隆二十六年雲間陳濟序。目録後、卷一末有乾隆乙亥(二十年,1755)、辛巳鮑廷博識語。

是書凡"書畫真迹"三卷,"古碑拓本"四卷。又"寓目記"一卷。原無刊本,鮑廷博於吴門借鈔得之。其本魯魚亥豕,不一而足,鮑氏精心校勘,正其譌謬,且諜剞劂,而慈水鄭竺弗人損貲以助其成。開雕於乾隆庚辰(二十五年,1760)臘,越辛巳(二十六年,1761)二月蕆事。

此本前七卷爲仁和余集秋室氏手書上版,《寓目記》一卷乃以文屬張賓鶴續成之。鮑廷博取

以付梓，藝林流傳者頗廣。余氏跋云：

> 時方歲晏，每晨起坐小樓寫三數䈬，旭日杲杲照几研間，雖歲寒亦呵凍書之不輟。昔東坡先生嘗有手書《陶詩》刊木，藝林得之，以供清玩；松雪翁書非茅紹之刻不工。今余書惡劣，不逮古人，而刻手亦非善於操刀者，要不足觀也。好古者亦讀其書可矣。

秋室自書上版者尚有《志雅堂雜鈔》、《續夷堅志》、《秋室百衲琴》三種，與此並爲藏弆家豔稱。

此羅紋紙初印本（圖 2－089－1），新若手未觸。鈐有“秦更年印”、“秦曼青”、“嬰闇秦氏藏書”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又見原刻初印本一帙，雖有殘破，卷首盧序末署“乾隆辛巳六月盧文弨書于暨陽書院之苹學軒”，秦更年舊藏本“苹”字已剜作“蘉”，正文別無異同，彼本較秦藏本刷印稍早。舊爲烏程蔣氏密韻樓插架，今歸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

［後印］

此本傳世有初印、中印、後印（圖 2－089－2）之別：初印本前有乾隆二十六年雲間陳濟序，中印本、後印本無之；初印本卷四末有身山居士（夏璜）跋語：“右北海《銷夏記》，身山居士借閱於鮑子以文家，並爲點勘其譌字。丙子二月五日，校對四卷畢。”云云（圖 2－089－3）；又秋室識語：

> 右二則爲亡友夏君身山手跋。君諱璜，字望珍，身山其自號也。有潔疾，素愛古，得一古墨奇石，每手爲摩弄，瑩瑩生澤。所居雖短屋數椽，而几席間無點壒，蓋其性然也。集每風雨過從，烹茗快談，一洗塵俗。今手跡宛然，而其人已歸道山三年矣。以文之刻是書，其成有日。惜不能清簟疏簾，重與身山縱觀而快論也，能無存亡殊向之感哉！辛巳二月望後，秋室余集識。

中印本卷四末身山居士及秋室識語剷去，文字移置卷八之末。故削去初印本卷八葉二十二末“庚子銷夏記卷八畢”一行，改刻於葉二十三末行。後印本同（圖 2－089－4）。識語文字與初印本異同：初印本“丙子二月五日，校對四卷畢”，此删去“四卷”二字；初印本“素愛古”，此作“素好古”；初印本“每手爲摩弄”，此作“輒手自摩弄”；初印本“惜不能清簟疏簾”，此作“掃閣焚香”；初印本“辛巳二月望後”前，此增“乾隆”二字。陳濟序缺佚。封面或有“清河書畫舫即出”朱文戳記。

後印本附刻《閑者軒帖考》一卷。卷四末識語已移置卷八之末，同中印本。卷二葉十二行十，《王蒙靈石草堂圖》，初印、中印二本“殊忘身在人世”，“人”此作“塵”；卷六葉十一行七《歐陽詢心經》，初印、中印二本“是貞觀九年十月書於白鹿寺”句（圖 2－089－5）下，此增入“予得宋人搨本見其”八字（圖 2－089－6）。

原刻後印本印最晚，字迹磨損，非諦審幾誤以爲翻刻。初印、中印二本世頗罕覯，存世者多係後印本。黄永年、賈二強編《清代版本圖録》卷二葉四七著録者斷版情況與後印本約略相似。

［翻刻］

是書有**清翻刻本**（圖 2－089－7），無附刻《閑者軒帖考》一卷。封面多不署刊刻名氏，偶有署“京都龍威閣藏板”字樣者。較之原刻，神采索然。盧序末署作“蘉學軒”；卷二葉十二行十作

“塵”；卷六葉十一行七增入“予得宋人搨本見其”八字；身山居士及秋室識語在卷八之末。知從原刻之後印本翻出。

090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趙氏小山堂刻本《水經注釋》四十卷首一卷附録二卷《水經注箋刊誤》十二卷

清趙一清撰。

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版心下鐫“東潛趙氏定本”。匡高 19.8 厘米，廣 13.7 厘米。前有全祖望序、乾隆十九年趙一清序、水經注原序。封面題“水經注釋/小山堂雕”。

一清(1709—?)字誠夫，一字勿藥，號東潛。趙昱子，仁和人。監生。學於全祖望，精輿地之學。昱聚小山堂藏書數萬卷，誠夫好書更甚乃父，能昌其家學。有《東潛文稿》、《小山堂書目》等。是書釐訂經注，校正譌文，有鑿空之功。戴震所校官本《水經注》假託《永樂大典》，實則頗襲趙説。後人反謂趙自戴出，今據《永樂大典》覆勘，趙戴公案遂得大白。

此本經文頂格寫，注、注中注低一格寫，釋文小字雙行夾寫。開版静雅，爲乾隆間杭州刻書典型體式。

此初印甲本，卷端第五行作“山三成”(圖 2－090－1)。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本依據封面題、刻款，可分爲初印本、後印本。初印本封面題：“水經注釋/小山堂雕”，後印本封面增題：“乾隆甲寅年。”初印本《刊誤》末無校刊姓氏，後印本《刊誤》末增刻“乾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十月男德元、履元、載元、保元仝校刊”。初印本卷首無《四庫提要》，後印本卷首冠《四庫提要》，末題乾隆甲寅年趙德元等恭刊。清末蛟川花雨樓張氏翻刊時已言及之。①

初印本又有初印未修、後印已修之分，予所見本已有甲、乙、丙三種：初印甲本卷端第五行作“山三成”，初印乙本改作“三成”(圖 2－090－2)；卷六第十七葉第七行“又西至王橋注於汾水”，初印甲本(圖 2－090－3)、乙本(圖 2－090－4)同，初印丙本“橋”改作“澤”(圖 2－090－5)。

蛟川張氏所見本似較予所見本刷印更早。各本文字異同詳下表：

卷	葉	行	蛟川張氏所見本	甲　本	乙　本	丙　本
一	一	五	不詳	山三成	三成	三成
六	十六後	四	曾……復……	曾……復……	曾孫……復家……(删二“也”字)	曾孫……復家……(删二“也”字)
六	十七	七	又西至王橋注於汾水	又西至王橋注於汾水	又西至王橋注於汾水	又西至王澤注於汾水
六	二十一	後三	即所謂鹽鹺也	即所謂鹽鹺也	即所謂鹽鹺也	即所謂鹹鹺也

① 光緒六年張鴻樇跋云：此書“行於今者實有二本，其一首卷有‘乾隆甲寅年’字樣，末卷有男德元、履元、載元、保元仝校刊列名，一本無之；一有酈氏序之半，後附趙氏識語，一無此序及識語”。此當爲區分初印、重修本之依據。

續表

卷	葉	行	蛟川張氏所見本	甲　本	乙　本	丙　本
八	二十四	九	不詳	《金石録》跋尾云《魯峻碑》……	《金石録·魯峻碑跋尾》云,曾得石室所刻畫象,與延之所記合……	《金石録·魯峻碑跋尾》云,曾得石室所刻畫象,與延之所記合……
十	二十三	後一	一清按史表勣	一清按史表勣	一清按史表貫	一清按史表貫
十一	二十二	六	可	弓	弓	弓
十二	五	一	事	高	高	高
十三	二十五	一	至	文	文	文
十三	二十五	二	謂將	高壯	高壯	高壯
十四	三後	五	兼壁昇聳	兼壁昇聳	兼壁昇聳	岩壁昇聳
十六	十三後	七	所謂朝出上東門	所謂朝出上東門	所謂步出上東門	所謂步出上東門
十九	二十	七	冢北有亞夫冢	冢北有亞夫冢	冢北有弱夫冢	冢北有弱夫冢
廿一	十三	一	門	朗	朗	朗
廿五	五	五	夫子於西面東向	夫子於西面東向	夫子於西面東向	夫子於西間東向
廿九	五	後四	操	陽	陽	陽
廿九	八	一	與赭水枝津合	與赭水枝津合	與赭水枝津合	與堵水枝津合
卅一	八後	五	元光六年	元光六年	元朔六年	元朔六年
卅二	九後	九	於下	有助	有助	有助
卅八	十三	一	如	川	川	川
卅九	二十二	五	通	怖	怖	怖
卅九	二十二	八	宫	何	何	何
卅九	二十二	後九	高	名	名	名
附録上	六	五	云	用	用	用
附録上	八	十一	支海	東漢	東漢	東漢

今以蛟川張氏所見本爲準,校以甲、乙、丙三本,甲本校改者十三處,乙本又校改五處,丙本再校改五處。知張氏所見當爲更早印本,其後以甲本爲早,乙本次之,丙本最晚出。

《中國版刻圖録》增訂本圖版五三八著録此刻,卷端第五行作"山三成",係初印本。黄永年、賈二强編《清代版本圖録》卷二頁一〇四所收者卷端第五行作"三成",爲後印本。

091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温純刻本《竹雲題跋》四卷《虚舟題跋》十卷《補原》三卷

清王澍撰。

半葉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8.5 厘米,廣 10.1 厘米。卷端題"金壇王澍虚舟著,吴興温純一齋訂"。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吴舒帷序,次乾隆三十二年(1767)

沈德潛序。

《補原》前有朱辰應序，言及此書刊刻過程：

> 先是，太史有《竹雲題跋》四卷，吾友沈君芥舟（名宗騫）手書，錢司馬壽泉梓之。其後陳君映之（名焯）復得《虛舟題跋》十卷，而缺其前三卷，閩川楊君竹坡復乞芥舟手書，合錢本共鏤板傳世。又四年，映之更訪得前三卷於吴門嗜學之士，會芥舟來閩川，竹坡仍乞書之而補梓於後。於是太史之題跋裒然成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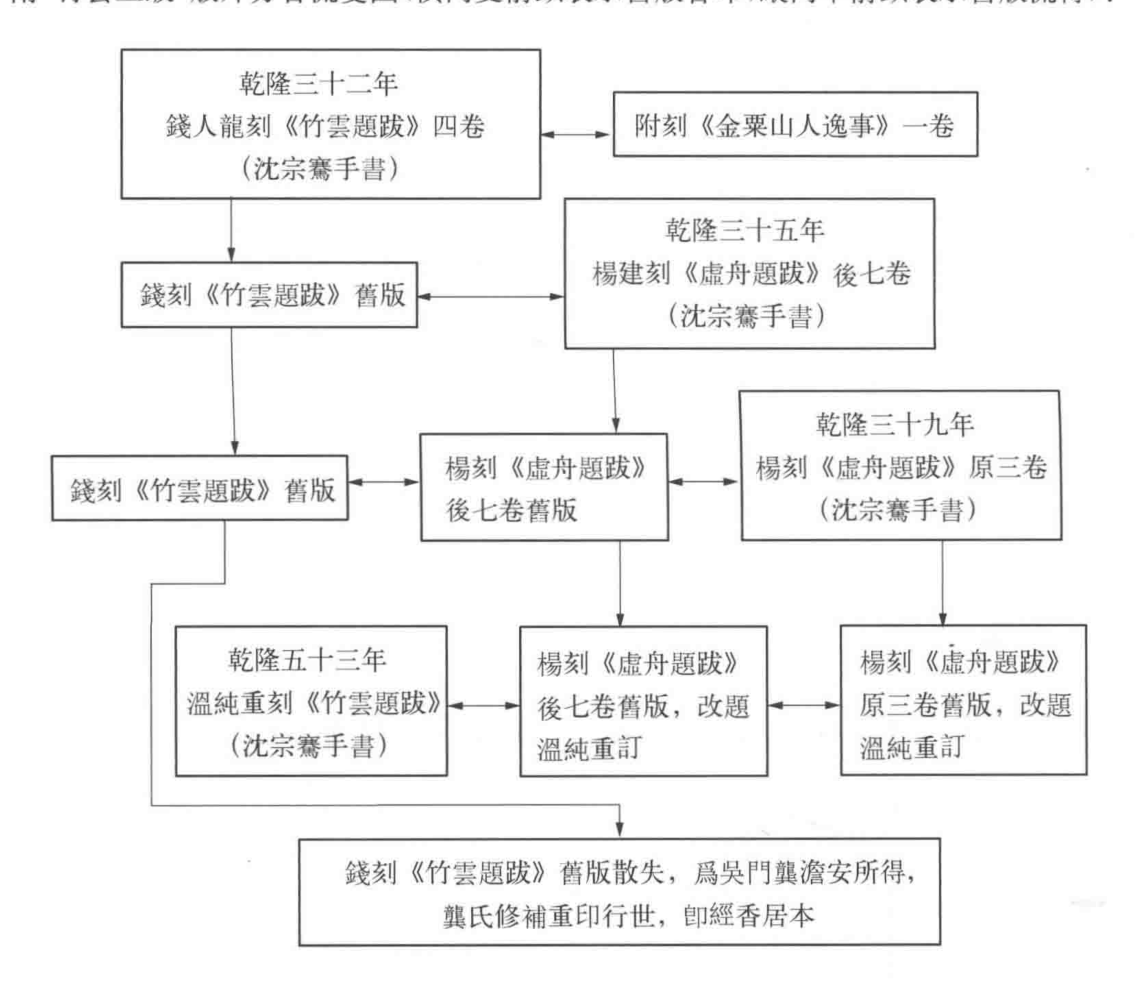
據此可知，三書係先後刻成，均爲沈宗騫手書上板，時有"竹雲三跋"之目。刻竟未久，板已散佚四方。

此係温純得錢人龍、楊建舊版重爲編訂者。取錢、楊刻本逐葉檢對，知《竹雲題跋》係温氏重刻，《虛舟題跋》並《補原》仍用楊氏舊板，卷端已經剜改。原版卷末有王景桓、王鳳儀鐫記，亦爲温氏削去。

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四著録此書，稱温氏重訂時，芥舟先生健在，温氏乞其補書，故書中字迹大小肥瘦時或不同，則温本亦經沈氏手書上板。按宗騫字熙遠，號芥舟，又號研灣老圃。烏程人。諸生。山水人物傳神無不精妙，小楷、章草皆具古法。所著《芥舟學畫編》，有乾隆四十六年冰壺閣刻本，係自書上版。

以上三書刷印時，版片分合不定。傳世印本，收録品種多寡不一：或《竹雲》、《金粟逸人逸事》合刻，或《竹雲》、《虛舟》二跋合刻，或《竹雲》、《虛舟》、《補原》合刻，或《竹雲》單行。皆導源於此。今據所見，排比其大致過程如下：

附"竹雲三跋"版片分合流變圖（横向雙箭頭表示書版合印，縱向單箭頭表示書版流傳）：



（一）乾隆三十二年，錢人龍刻《竹雲題跋》（圖 2－091－1），附刻《金粟逸人逸事》一卷。卷一《鍾太傅薦季直表》"博雅好古如黄伯思"，"伯思"誤作"思伯"（圖 2－091－5）。

（二）乾隆三十五年，楊建刻《虚舟題跋》十卷（圖 2－091－3），缺前三卷，與錢本合印，不收《金粟逸人逸事》。

（三）乾隆三十九年，楊建刻《補原》三卷，並與《竹雲》、《虚舟》二跋合印行世。錢本原有誤字，大致在此阶段得以糾正。此階段之印本，"博雅好古如黄伯思"不作"思伯"（圖 2－091－6）。此後，錢刻《竹雲》與楊刻《虚舟》、《補原》版片散佚。

（四）乾隆五十三年，温純收得楊建刻《虚舟題跋》、《補原》書版，乃翻刻《竹雲題跋》（圖 2－091－2），仍以三書合印行世（圖 2－091－4）。

（五）道光年間，錢刻《竹雲題跋》書版流落至吳門龔澹安家，已有破損。龔氏修版重印，是爲經香居本（圖 2－091－7）。

上海圖書館藏有《竹雲題跋》一帙，封面題"王虚舟先生竹雲題跋，經香居藏版"，内封有徐康手跋云："道光年間，《竹雲題跋》歸吳門龔澹安家，刷印行世。封面即澹翁書。今遭難，版已燬。"（圖 2－091－8）由是可以推知錢刻書版散佚後之去向。經香居本多補版，補版葉字體不及原刻之佳，不難分辨。

092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趙懷玉亦有生齋刻本《斜川集》六卷附録二卷

宋蘇過撰。

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8.3 厘米，廣 12.6 厘米。前有乾隆五十三年春正月趙懷玉《校刻斜川集序》，次題辭。

蘇過叔黨《斜川集》著録於《宋史・藝文志》者爲十卷，陳氏《書録解題》、馬氏《通考》卷數皆同。然南宋以後，流傳已寡。世所傳贋本大率因謝幼槃、劉改之二人名與叔黨相類，竄其集以欺世。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開館纂修《四庫全書》，周永年從《永樂大典》中録出詩文若干首。四十七年（1782），吳長元於孫中翰溶寓齋鈔得副本，從《宋文鑑》、《東坡全集》、《播芳大全》諸書考訂譌舛，增補闕疑，釐爲六卷。又採他書所載遺聞軼事，爲附録二卷。

此本（圖 2－092－1）收鮑廷博《吳麗煌寄示斜川集志喜》及《趙味辛舍人刻斜川集成詩寄麗煌》二篇。自序稱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付梓，涉冬而後蒇事。"商榷讎勘，以文一人而已"。

此白紙初印本。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本傳世有初印、後印、增刻本之别：初印本《附録》上末葉後十行有"杭城興忠巷陳立方繕刊"字樣（圖 2－092－2），後印本此處陳立方繕刊字樣已剷去（圖 2－092－3）。

所見後印本經鮑廷博校改數字，有貝墉簡香跋尾。今藏上海圖書館。

《斜川集》兩册，長塘鮑丈渌飲家藏本，曾校正數字，并補録《題郭熙平遠》三詩、遺事一則

於後。嘉慶癸酉(十八年,1813)仲夏,鮑丈過余千墨菴中商刻叢書,出此持贈。今於甲戌(嘉慶十九年,1814)仲冬重裝展讀,丈已歸道山四月矣,不勝黯然。參茶居士貝墉志。

按嘉慶癸酉鮑氏年八十有六,有刊刻《知不足齋叢書》二十六集之舉,[①]是書亦列入二十六集中。知此爲其晚年所校。

嘉慶十三年(1808),法式善充"唐文館"總纂,復從《大典》掇拾得《補遺》二卷,《續鈔》一卷,屬唐仲冕刊附於後。仲冕依前刻舊式,刻成版歸趙懷玉,是爲增刻本。《附録》上末葉後十行增刻"斜川集附録上"六字(圖2-092-4)。

所見增刻本經鮑廷博、傅以禮校並跋,《續鈔》卷末有朱筆補録《題郭熙平遠》三詩,審爲鮑氏手迹(圖2-092-5)。今藏上海圖書館。

初印、剜改、增刻三本文字異同,詳下表:

卷	葉	行	初印本	後印本	增刻本
一	十二	後三	斯游豈不遂	由	由
一	十二	後十	送梁與可赴中山倉門	無"門"字	無"門"字
一	二十二	後六	狡兔得餘腐	兔	鼠
二	二	後五	將割未羨青丘多	將	將
二	十一	六	孟孫問我如惡石	惡	惡
四	五	後十	《代滿憲謝换官表》下有注:"懷玉按:此篇似元豐三年以階易官時所作,疑非叔党文。"	(删去注文)	(删去注文)
四	二十三	後十	"死也"字有注:"懷玉按:前九行'福'字、後二行'其'字俱似衍。"	(删去注文,正文已作修改)	(删去注文,正文已作修改)

所見增刻本傅跋言及此本與鮑刻《知不足齋叢書》二十六集本之異同優劣,録之於下,俾資參考:

(此本)向爲歙鮑廷博所藏,卷中增詩三首,《晉稗》一則,又别紙録張耒答詩,皆其手筆。後遂重加排比,以《補遺》、《續鈔》各篇散入六卷中,祇存附録一卷,刻入《知不足齋叢書》二十六集,惟較少《東亭》一詩暨像圖,并别紙所録張詩亦仍遺之,殆授梓時偶漏脱耳。嘗檢鮑刻互校,凡編次異同處一標識眉端,鮑刻新增釋道潛贈詩亦補次張詩之後。其書雖攟摭成編,然經前賢一再鑒定,故一時推爲精審。惜其中尚有誤收者,如《補遺》中《紹熙改元賀表》鮑刻編入卷四,不知出誰氏手。紹熙爲光宗年號,叔黨卒於宣和五年,見晁説之所撰《墓誌》,下距光宗初元已六十八載,其非叔黨之作明甚。阮文達元《揅經室外集》有是集提要,亦未著其誤,故爲拈出,俾後來重刊者得據以删削焉。戊辰(同治七年,1868)長至節前一日,長恩閣記。

① 詳阮元《揅經室二集·知不足齋鮑君傳》。

據傳跋，鮑本所據爲此增刻本，此刻所誤收者，鮑本未能改正。

鮑本係嘉慶十八年刊，無刻書識語，有趙懷玉、吳長元序及法式善《補遺序》。邵氏《四庫簡明目録標注》、莫氏《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及《中國叢書綜録》等據以定爲乾隆丁未、戊申刻，與此本混爲一談。杜澤遜《乾隆趙懷玉刻本〈斜川集〉跋》文論述已詳，[①]不贅。

093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 盧文弨刻本《顔氏家訓》七卷

北齊顔之推撰，清趙曦明注，清盧文弨補。

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版心下鎸“抱經堂校定本”。匡高 17.8 厘米，廣 12.1 厘米。

《家訓》書凡二十篇，《隋志》不著於録，《唐志》、《宋志》俱作七卷。宋淳熙中，沈揆嘗取故參知政事謝公所校五代和凝本，與閩、蜀二本互爲參定，刻於台州，此沈揆原本，久已無傳。黄丕烈《百宋一廛書録》著録之“宋本”，疑是元翻沈本，正文中有小字，列出別本異文。明嘉靖三年傅鑰刻本以下諸刻，文字與元翻本正文不合；對照元翻本所列別本異文，則若合符節，知明本源出另一宋本系統。

是書有趙曦明注，所用底本接近明刻本。曦明(1705—1787)，初名大潤，易名肅，字敬夫，江陰人。諸生。事蹟具盧抱經所撰《瞰江山人家傳》。此注成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書甫脱稿而疾作，當年八月謝世。盧抱經求得副本，復有增益，刊刻行世，後收入《抱經堂叢書》。

此乾隆己酉初印本(圖 2 - 093 - 1)，僅存前六卷。原本有清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盧文弨序，已失去。曾爲傅懷祖插架物。後歸葉景葵，有跋語，知此本第七卷以下配乾隆壬子後印本，即葉氏所爲。懷祖字嘉言，一字星槎，號灌園，山陰人。早年佐幕爲生，光緒中曾署理江蘇海防同知。與歸安楊峴、湖口高心夔、江山劉履芬以詩古文辭相標識。有《灌園未定稿》。

鈐有“傅”、“懷祖印信”、“星查長壽”“五湖長私印”、“武林葉氏藏書印”、“杭州葉氏藏書”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十年前在京師琉璃廠得乾隆己酉初印殘本六卷。嗣後所遇皆壬子重校本，無從補全。癸酉初夏，在滬肆得第七卷以下殘本一册，亦壬子本也。尚缺敘目，因倩武君井樊(曾傳)補鈔重裝，俾成完帙。乙亥(1935 年)仲夏，曝書檢點後記之。景葵。

[後印]

此刻有乾隆五十七年壬子重校後印本，前有乾隆五十四年盧文弨序，末署“江寧劉文奎、文楷鎸字”，例言十二則，鑒定、參訂、讎校諸人姓氏，目録，後有《北齊書·顔之推傳》，宋本沈跋，宋本名銜，乾隆五十一年曦明跋，盧氏撰《瞰江山人家傳》。末有壬子重校記，前附抱經識語，云凡就向刻改正者，與夫字數所限不能增益者，以及字畫小異，咸標明之，庶已行之本，尚可據此改正。注

① 見《歷史文獻》第七輯，頁 3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有未備,兼亦補之。重校本校記云"今改正"者,正文俱已剜改(二本異同詳下表)。

葉德輝有與夏敬觀札,論及盧刻《抱經堂叢書》之短長:

> 盧抱經校刻《抱經堂叢書》,孫淵如爲畢制軍校刻《經訓堂叢書》,往往援據他書校改本文,致令閲者五色紛迷,引者失所依據。雖或注明出處,終不如顧千里、黄蕘圃翻雕宋、元、明本之精。
>
> 《顏氏家訓》趙曦明注,抱經堂源出宋本,較之盧校他種校改多者尚爲存真。①

今取黄丕烈所稱之"宋本"對勘,重校本所改多與"宋本"相合。葉德輝於盧刻是書則頗見推許,其所見者或爲壬子重校本。

乾隆己酉、壬子二本異同表(卷一至六):

卷	葉	行	篇	乾隆己酉初印本	乾隆壬子重校本
一	一	後十	序致	便蒙誘誨	誨誘
二	二	後四	風操	竟以不辦而退	還
二	十二	七	風操	辰日不哭,哭必重喪	則
二	二十	後十	慕賢	覆其精麤	覈
三	十九	後六	勉學	終於金紫光禄	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禄
三	二十	九	勉學	氣喘汙流	汗
三	二十一	後一	勉學	吾自安之	我自欲之
三	二十三	後二	勉學	談説製文,必須眼學,勿信耳受。	談説製文,援引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受。
三	二十五	後一	勉學	猶是服虔而輕之	猶謂是服虔而輕之
三	二十五	後九	勉學	兄弟皆木傍立字而有名機者	兄弟皆手傍立字而有名機者
四	十三	五	文章	飄颻雲母舟	飄
五	六	九	省事	大抵諸儒所執	争
五	八	八	止足	夜殞坑谷(圖 2－093－2)	填(圖 2－093－3)
五	十一	五	養生	幼小之日	少
五	十一	七	養生	公私勞役	驅
六	五	四	書證	六尺犬爲猶	五
六	十八	後三	書證	而二人皆曰重邊	云
六	二十五	五	書證	今之經典,子皆爲非	謂
六	二十八	後六	書證	晉書以黄頭小兒爲恭	人
六	二十九	七	書證	如此之類	例

① 葉札全文見梁穎《郎園軼事》,《藏書家》第 6 輯,齊魯書社,2002 年。

094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南昌使院刻本《兩漢金石記》二十二卷

清翁方綱撰。

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0.7 厘米,廣 14.4 厘米。

是書編録漢刻,或以地分,或以事類,所録碑凡二百八十有六,其有年月可表者一百有四,又附魏、吴、晉共十碑。皆列其全文,標其行數,具其款式,而分條考證於後,寧詳勿略,極爲賅備。"書家之筆勢,分隸之正變,悉具於此矣,不但考文字、證經史,如金石家之舊説已也。顧氏之《隸辨》,牛氏之《金石圖》皆稱佳本,而是書之正其譌者不少,蓋著書之時證以舊本佳拓,故得以至精至當"①。

此本封面題"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秋八月鋟於南昌使院,凡廿二卷。北平翁方綱"。寫刻精雅,黄永年、賈二強編《清代版本圖録》疑爲覃溪自書付刻。

此初印本(圖 2-094-1)。鈐有"歸兆籛印"、"歸氏雲在閣珍藏"、"少筠"、"惠我琴書"、"陳氏敉廬藏書"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所見另有一本,經龔橙手校,亦初印本。卷七第四葉有龔氏手批:"段茂堂先生嘗謂翁不學而好議論,寔不虚也。"(圖 2-094-8)有葉景葵手書跋尾云:

> 此龔孝拱校本,凡總目加墨點者,均以原石拓本或名家鈎刻本校讀,精審之至。前見所校《劉熊碑》翁跋,詆訶不少假借,此書雖亦訾翁之不學,而於其論書之精語則傾倒備至。孝拱善讀書,蓋非信口雌黄者。辛巳(1941 年)二月喬估自蘇州寄來。揆初。

[後印]

此本傳世有初印、後印之别:初印本卷十一葉十一行前九《曹全碑》所録碑文"封弟叔振鐸于曹,因氏焉"。"曹"後脱"國"字(圖 2-094-3),後六行"位不副德"前脱"是以"二字。後印本二處脱文均已剜補(圖 2-094-4)。

又,秦更年指此本卷六第十一葉後《禮器碑》左右兩側條(圖 2-094-5)、卷十二第十葉前《衡方碑》額下有穿條,後印本已經點竄,各剜改四行,字體絶異,審出覃溪手迹(圖 2-094-6)。② 揆其文字,當以改本爲正。

[翻刻]

是書有**清後期翻刻本**(圖 2-094-2),匡高 20.5 厘米,廣 14.1 厘米。《曹全碑》二處脱文已補入,《禮器碑》、《衡方碑》二條已校改(圖 2-094-7),知從原刻後印改本出。今坊肆習見者,多爲翻刻。

095

清黄易自刻本《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不分卷

清黄易撰。

---

① 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六十。

② 秦更年《嬰闇題跋》卷三,葉三。

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六字。細黑口，雙魚尾，四周單邊。匡高 20.7 厘米，廣 12.3 厘米。

是書收録漢《石經殘碑》、《涼州刺史魏元丕碑》、《幽州刺史朱龜碑》、《成陽靈臺碑》、《小黄門譙敏碑》、《雒陽令王稚子二闕》、《廬江太守范式碑》、《范式碑殘石》、《武梁祠像》唐榻本及題字、《圉令趙君碑》、《三公山碑》，皆摹本雙鉤，每種後附諸家跋語並考釋。

此黄氏自刻足本，未署刊雕年月。據潘庭筠《山東兖州府運河同知錢塘黄君墓誌銘》，黄氏卒於嘉慶七年(1802)二月二十三日，[①]則此書之刻不晚於嘉慶七年。錢大昕序作於嘉慶五年，或即刻於是年。清刻雙鉤本，推此爲最早。後此出者，有劉喜海《金石苑》、徐渭仁《隨軒金石文字》、葉志詵《平安館金石文字》、許槤《趙書天冠山詩帖》等，而以楊守敬飛青閣諸刻爲殿軍。

王頌蔚嘗見是書稿本二種，記云：

> 黄秋盦司馬《金石文字》稿本凡二册，每半葉十一行，行廿六字，中有司馬條記云："板樣界格俱照式，每葉共二十二行，行二十六字。寫宋字，要方整"云云，然則此册爲司馬定本，故行款與刻本同。今取校刻本悉合，惟此本無《圉令趙君碑》，又增出少室、開母二闕及《請雨銘》爲異耳。《靈臺碑》"崇如不積"與雙鉤合，刻本誤作"穨"；《朱龜碑》司馬有條記(略)，此條亦刻本所無，或上版時删去也。刻本有雙鉤碑文，此無之，當是别裝。
>
> 又二册，亦司馬底稿，比前册略大，每半葉九行，行廿一字，與刻本行款絶異，板心下方有"小蓬萊閣"四字。蓋十一行本是其定本，此則其未定本也。已刻者祇《王稚子闕》、《魏元丕碑》，餘若《祀三公山碑》、《北海相景君銘》、《郎中令鄭君碑》、《執金吾丞武君碑》、《太室闕銘》、《少室闕銘》、《少室東闕題名》、《開母闕銘》、《潁川太守刻銘》、《請雨銘》、《武氏前石室畫象題字》、《武氏石闕銘》、《武氏祠字並畫象》、《匡喆刻經頌》、《大岯山銘》、《郭巨石室畫象並題字》，皆刻本所無。案刻本卷端有翁覃溪閣學題識云："小蓬萊閣所藏金石，就其罕傳者雙鉤鋟木"，據此《祀三公山碑》以下司馬所以不刻，當因其石尚存，且非舊打本也。或司馬之意擬以見存各碑别爲一編，故絶不闌入耳。《王稚子碑》跋語較十一行本爲略，而靈巖山人畢沅等題識一條爲彼所無，則是寫定時削去也。《魏元丕碑》釋文與十一行本略異，如"仕晉建勳"，此誤"建"爲"逢"；"遭泰夫人憂"，此誤"泰"爲"太"；"餘類未輯"，此誤"類"爲"麬"；"□威牧琰等"，此誤"牧"爲"較"；"三方失□"，此誤"失"爲"其"；"不□黠□"，此闕"不"字；"舜禹二書之應"，此誤"禹"爲"宇"。蓋司馬幾經審定，故此本所誤，十一行本悉已改定。至此本周嘉彦英以下詮次與十一行本絶異，蓋彼從洪氏《隸釋》横列，此從張石公舍人之言直書也。《魏元丕碑》後有五條爲定本所無，考洪氏《隸釋》一條與翁跋語複，其餘四條皆觀款，無關考證，故不載也。[②]

按黄易自刻之未定本，半葉九行，據王氏所見，刻成者有《王稚子闕》、《魏元丕碑》二種，今已不可得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載之"清刻本"《小蓬萊閣金石文字》，[③]行款同爲半葉九行，版心下有"小蓬萊閣"四字，收録《尉氏令鄭季宣碑》、《敦煌長史武班碑》、《武氏祠祥瑞圖題字》三種，與此書全不相同，或亦爲黄氏未定本刻成之零種歟。

此刻不分卷，前無目録，傳世印本多爲裝訂者任意分合，覽者病焉。予所見有分爲五册者，每册外

---

① 黄易墓誌銘全文由魏謙升抄録，見黄氏《山水六開册》卷末，浙江省博物館藏。轉引自 2010 年山東工藝美術學院楊國棟的碩士學位論文《黄易生平交遊考論》，頁 71。

② 王頌蔚《古書經眼録》葉十。

③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帙。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同版一帙，經清方朔手書跋尾。

封有簽題碑名,依次爲《石經殘碑》、《魏君碑》第一册,《朱君碑》、《靈臺碑》第二册,《譙君碑》、《王稚子二闕》第三册,《范式碑》、《三公山碑》第四册,《唐榻武梁祠像》、《趙君碑》第五册,觀此可知定本目次。①

此初印本(圖 2－095－1),前有翁方綱小引(圖 2－095－4)及題詩一首,無錢大昕序。經前人按碑名改裝爲十册,首册書衣有清李士棻手書題記。鈐有"錢唐王氏子和鑒賞之印"、"芋仙"、"忠州李芋仙隨身書卷"、"蔣抑卮藏"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是爲元版初印,字勢飛動,氣味静穆。明窗展視,能移海上之情。庚辰(清光緒六年,1880)人日奉郎亭先生欣賞。李士棻。

[後印]

此刻有後印本,卷首有嘉慶五年錢大昕序,審爲後印時所加(圖 2－095－6)。《王稚子二闕》釋文,初印本僅五葉,後印本增刻錢大昕跋文一篇,爲第六葉,字體與初刻者稍異。

所見有二種,列舉如下:

一上海博物館藏本(書號 106/37),前有"黄氏小蓬萊閣原刻本"篆書内封一葉,别本中頗少見。《三公山碑》篇末有己卯年龔自珍手跋,知此帙之刷印不晚於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首册有清吳大澂篆書跋尾,字體遒美。首册黏附吳大澂《石經》殘石筆記手稿半葉。全書經吳湖帆以舊拓本手校,並有跋語。鈐有"吳大澂印"、"十六金符齋"、"吳湖颿印"、"吳萬印信"、"吳翼燕秘藏印"、"吳翼燕收藏書畫之印"、"静淑寶藏"、"玉瓏山莊"等印。

海内藏金石之富,以吾杭趙晉齋、黄小松兩君爲最,王蘭泉侍郎所未覩者,十恒三四也。(如《范式》、《魏元平》、《趙圉令》三種,兩家各有宋搨,皆《萃編》未收,孫淵如乃據此採入《寰宇訪碑録》。)兹從山左墨泉山長處假得黄雙鉤本,讀之十日,益我眼福□□矣。題數言歸之,以志雪泥鴻爪云。己卯臘□□浙人龔自珍□□□識。(時山長將戒裝□□有北行。)

光緒四年戊寅十二月二十七日(1879),與郎亭同至廠肆,以白金十兩購得之。先一夕,歸安張叔憲度招飲,以新得宋拓《蜀石經》出示,舉坐歎賞,爲主人賀。酒半,主人忽報《石經》失去,大驚,兼知其僕所竊。是日黎明,至廠肆訪之,未幾,叔憲獲其僕,《石經》無恙,又爲主人賀。因得此册,竝記之。大澂。

去冬吾鄉被兵,所藏多散,半載以來,未遑整理。迨前月以朱甥梅邨返里省視劫後残餘,於吾家亂書中檢得此書,居然無恙,帶至滬上,越先公得書時正六十年矣。故鄉消息,依舊滿城風雨,能不傷心感喟,爲之惘然。時在戊寅(1938 年)七月三日,湖帆識。

本書吳湖帆跋另有數篇,文長不録。

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書號古 492.20/864.1),與龔自珍跋本同版,前有"道光甲午(十四年,1834)石墨軒題"内封一葉,當是後印時附入。封面有李慈銘手書跋尾。鈐有"慈銘私印"、"慈銘印信長壽"、"越縵老人"、"李愛伯"、"荀學齋"、"會稽李氏困學樓藏書印"、"白華絳跗閣清課"等印。

---

①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邵章"續録"著録此刻,題爲五卷,或即據此。見頁 367。

光緒癸未(九年,1883)四月購之廠肆。此元刻也,印本已不甚佳,然較之近日宜昌楊惺吾翻刻本,雖橅勒極工,字字覺精采煥發,而按之有静偷之殊,所當於神韻間求耳。越縵。

《四庫簡明目録標注》邵章"續録"著録是書,列有"嘉慶五年刊本",又有"道光十四年刊本"。孫殿起《販書偶記》、葉德輝《書目答問斠補》著録本書,僅列"道光甲午刊本",疑未確。

[翻刻]

此刻有翻本二種:

(一)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高學治陵苕館刻本**(圖 2-095-2),框高 20.7 厘米,廣 12.5 厘米,前有"道光廿二年八月陵苕館重摹"一行。刻印俱精,較黄書原刻有出藍之譽。[①] 刻成次年,高氏又刊《陵苕館續刻》三册,末附道光廿三年高學治跋云:"黄先生秋盦《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如干通,摹勒精好,嗜古者珍之。以年歷稍久,刻畫改觀,復就藏册重摹一過。"

《靈臺碑》釋文葉四行八"歷紀下盈字拓本作皿",原刻本"下盈"二字擠刻,此本重新排版,下移一字。《武梁祠堂畫像》釋文葉六行三"范且之後又有魏須賈一人",原刻本"有"字下誤衍生二"有"字,前一"有"字旁標三點,蓋作者原稿删去標記,此本删去二衍字。

鈐有"家在緑楊城"、"金石癖"等印。今藏遼寧省圖書館。

(二) **清光緒九年(1883)楊守敬刻本**(圖 2-095-3),框高 20.2 厘米,廣 12.3 厘米。内封題"道光甲午石墨軒題"一行,前有翁方綱小引(圖 2-095-5),前有錢大昕序(圖 2-095-7),《王稚子二闕》釋文有錢大昕跋文一葉,知從原刻後印本翻出,而刻畫稍劣。原刻本《靈臺碑》釋文"下盈"二字擠刻;《武梁祠堂畫像》釋文誤衍生二"有"字。此本皆作依樣葫蘆。

原書無序跋可稽翻刻年月,觀其紙張印工,似刻在清末。前述之原刻本光緒癸未李慈銘跋云有楊守敬翻本,當即此本。此本尚有譌字,或爲形近而誤,或爲筆畫缺失、誤連而不成字,今舉其異於原本而可訂正者,列爲附表。

鈐有"長洲王韜"、"淞北佚民"、"蔣抑卮藏"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長 257012-16)。

所見又有同版一帙,較王韜藏本後印,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301572-76)。内封面署"嘉慶五年九月栞成"二行,編目者不查,誤認爲嘉慶五年刻。

附　表

篇	葉	行	原　　刻　　本	高刻本	楊刻本
錢大昕序	一	十一	真藝林快事也	林	林
	一	後五	嘉慶五年五月五日,嘉定錢大昕書	昕	听
《石經殘碑》釋文	一	後七	其各末一行則難計也	末	未
	四	三	小松從客購問漢《石經殘碑》	問	間
	五	十	宋洪氏《隸釋》漢石經殘字數千餘	千	干
	五	後三	久未寓目	久	从

① 黄永年、賈二強編《清代版本圖録》卷四,葉七八。

續 表

篇	葉	行	原 刻 本	高刻本	楊刻本
《譙君碑》釋文	二	二	而作而	而	而
《范式碑》釋文	三	三	予乃取李嗣真書後品之文讀之	予	子
	四	二	不特是碑之品目上下原流劃然可尋	是	昰
	四	八	實以是爲俎豆不祧之壇墠焉	墠	堚
	四	後五	必欲使漢隸中不許有蔡中郎一撇一拂而後已	撇	搬
	五	三	則似在廬江	似	佀
	六	後十	略依舊傳	舊	舊
	七	六	與《涼州刺史魏元丕碑》共裝一册	丕	平
《三公山碑》釋文	四	後二	縣西故城西門外	故	故
《武梁祠像》釋文	三	後十一	聽奔州之鳴鳥以爲樂歌	鳴	鳴
	五	四	以饑饉窮厄舉救之使存立耳	窮	窮

096

清嘉慶七年(1802)阮氏積古齋刻本《宋王復齋鐘鼎款識》一卷

宋王厚之編。

匡高34厘米,廣21.9厘米。版心下鐫"積古亝藏宋槨摹刻"。卷首有識語,末題"嘉慶七年秋摹勒成册",又有"周良謹摹"字樣。

是書列款識五十九種,復齋所輯裒成册而釋之者。阮元自吳下陸謹庭許收得原册,與朱右甫諸君加以考釋。其得書始末見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四:[①]

《復齋鐘鼎款識册》,南宋秦氏熺物也。熺爲檜子,其門客董良史爲之摹繪成册,今歸揚州阮制軍元,刊本傳世。此册自宋流傳,輾轉至明,項氏以銀二百得之,又輾轉至揚州,秦編修敦甫欲仍以銀二百購之,其人不售。有陸氏者增銀二十,乃歸陸氏。陸後攜至杭州,時阮撫浙,因乞跋。阮欲以原購之數取之,不可。西湖多御碑,一日陸忽於碑旁鐫内閣中書臣陸某敬觀,守土者以陸大不敬,將置獄。阮以書生無知,乃爲解釋。陸感德之,獻是册以謝,遂歸阮。

此本摹刻精審不苟,卷末朱彝尊、查慎行、金農、錢大昕、翁方綱諸跋皆以手迹上版。版片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燬於火,印本流傳絶少。

此琉球紙印本,首葉具阮氏手跋。鈐有"雷塘盦主"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賁西墉同年册封琉球,歸舟以佳紙百番相贈,因印此書,頗精緻也。

---

① 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二,葉六十五。

所見另有楊繼振舊藏本(圖 2-096-1),末葉有楊氏"予席先世之澤,有田可耕,有書可讀"云云一印,詞意拳拳,文長不録。① 今藏上海圖書館。

[翻刻]

是書有翻本,列舉二種:

(一)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葉志詵廣東翻刻本**,前有葉氏序云:"右《王復齋款識》,原册舊藏儀徵阮太傅家。曩攜之都門,曾假觀數月。不意癸卯春燬於火,並板片失之。戊申夏四月,志詵就養南行,道出揚州,謁太傅話舊,以原刻初印本屬爲重録。秋七月抵羊城,選工伐木,三月之久,悉心校刻,仍還舊觀。"

此本與原本頗肖,首葉"嘉慶七年秋摹勒成册"後增刻"道光二十八年冬十月漢陽葉氏重摹刻本"一行(圖 2-096-2),末有葉志詵後序、陳其錕題詩。

鈐有"葉名灃潤臣印"、"敦夙好齋"等印,名灃爲志詵子,知此猶是葉氏自藏之本。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海分館。

(二) **清末翻刻本**(圖 2-096-3),匡高 34.1 厘米,廣 21.7 厘米。版心有刻工名:黄林秋、徐福卿、蔣謨卿、楊正宏、蔣作霖,爲原本所無。首葉無漢陽葉氏重摹字樣,未知刊刻者名氏。卷中頗有誤刻:第二十一葉鐫"揚州阮伯元氏藏書处曰瑯嬛仙館藏金石处曰積古齋藏硯处曰譜硯齋著書处曰揅經室"一印,"藏書处"之"处"翻本篆文誤封口。第十一葉"周麻城二鼎"下,查悔餘案語"恐非"之"恐"字,翻本誤改爲"思";第三十五葉"是日長洲蔣杲同閲"一行,原刻本(圖 2-096-4)、葉翻本(圖 2-096-5)不誤,翻本"杲"誤爲"臬","同"誤爲"司"(圖 2-096-6)。

李國慶《清版刻工知見録》載有阮氏原刻,而刻工有"黄林秋"等人之名,②疑所據之本爲此本。

[訂誤]

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卷二記云:"近年杭城書市有新印本,籤題'阮刻王復齋鐘鼎款識',藏上虞某氏。余取阮刻後印者對校,乃知近日新印爲洗版修補之本,書中題字圖記及款識花紋、墨點、缺字、缺文絲毫無異。惟字經洗剔,不及原印之豐腴耳。"又稱查慎行案語"恐非"之"恐"誤作"思"云云。按葉氏所稱修補本與前述之翻本乙誤字悉同,疑爲一刻。

097

清嘉慶十年(1805)黄氏士禮居刻本《百宋一廛賦》一卷

清顧廣圻撰,清黄丕烈注。

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匡高 19.1 厘米,廣 13.5 厘米。

黄丕烈喜蓄書,尤好宋本,藏逾百種,構專室,名之曰"百宋一廛",嘉慶甲子,請顧廣圻爲作《賦》而自注之。顧氏稿成,更昌言於注曰:"北宋本必經注自經注,疏自疏,南宋初始有注疏,其後始有附釋音注疏。安得有北宋初刻《禮記註疏》及淳化刻《左傳註疏》事乎?"此說出,段氏大怒。

---

① 印文見范景中《藏書銘印記》,《藏書家》第 3 輯頁 142。齊魯書社,2001 年。又經補充内容,發表於《歷史文獻》第五輯,頁 95。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01 年。

② 見《歷史文獻》第五輯,頁 121。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01 年。

此爲段、顧交惡之始。[①]

此本卷末"嘉慶乙丑九月蕘翁手寫刊行"刊記二行，爲黄氏自寫上版。首、末二葉版心下鎸"夏天培刊"，按夏氏魏塘人，僑吴，爲當時良工，嘉慶辛未爲雲間沈氏古倪園刻《梅花喜神谱》。

此初印本。鈐有"沈松礀收藏印"、"松礀清玩"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世行本有初印、後印之别：初印本第十六葉第五行注"而予藏汲古毛氏精鈔宋詞百種中有之"(圖 2－097－3)，後印本"宋詞"改作"宋人詞"(圖 2－097－4)；初印本第六行注"或是傳鈔者取以附益之"，後印本"之"改作"耳"；第十七葉後九行注，初印本"每半葉□行，每行□字"，有墨等二處；後印本爲"每半葉十行，每行廿一字"；第二十葉後九注行，初印本"存亡者，晦而仍出也。起廢者，壞而復善也。憭惑者，疑而取決也。條紛者，亂而復理也。四者居宋槧之大端矣。"，後印本後"復"字剜作"獲"。初印本注文已有多處文字大小深淺不一，顯係黄氏刻版後再三修改所致。當有未剜之更早印本，他日當訪之。

所見後印本(圖 2－097－1)經周星詒手批，卷端有"好古敏求流覽所及"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該本《淮南鴻烈解》一條，記譚仲修乾没他人書籍事，亦清人藏書逸話，附録於下，以資參考：

> 此本後歸山塘汪氏益美，布商也。陳碩甫先生嘗爲福州陳蘭鄰大令徵芝手校於畢刻本後。陳氏以此求售，爲譚仲修乾没以去，予僅得其傳録者。

[翻刻]

是書有**清光緒三年(1877)潘祖蔭刻本**(圖 2－097－2)，卷末有"鄭盦師命楊文瑩寫汪鳴鑾校重刊光緒三年丁丑七月"一行。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四稱："潘文勤祖蔭曾翻刻模仿，不差累黍，幾可亂真"云云，實則黄氏原刻本屢經剜補，雙行字間有擠軋處，潘本爲依次匀入次行，文字排版位置有所移易，已非原本舊觀。

原刻初、後印本文字互異處，潘本皆從初印本。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上海徐渭仁刻《思適齋集》卷一收録此賦，文字與此刻後印本吻合。

098

清道光五年(1825)許槤享金寶石齋刻朱墨套印本《六朝文絜》四卷

清許槤撰。

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黑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6.8 厘米，廣 10.8 厘米。封面正面題"許槤評選，朱鈞參校，享金寶石齋藏版"，背面有"道光五年乙酉七月訖功"隸書牌記。前有道光五年槤自序。

槤(1787—1862)字珊林，號叔夏，海寧人。道光十三年(1833)進士。官至江蘇糧儲道。明律

① 說見汪紹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

學，吏事精敏，而日不廢學。攻《説文解字》，以爲其一家之學。兼好金石文字，工篆隸書。著有《古均閣寶刻録》、《識字略》、《夏承碑考》等。

此本爲珊林寓蘇州時以付朱筱漚（鈞）鋟版者，正文工楷，書仿歐陽率更。評語圈點用硃色套印，印以佳楮，封面多自鈐猩紅小印，精雅絶倫。

許氏此外尚刻有《字鑑》、《笠澤叢書》、《洗冤録詳校》、《刑部比照加減成案》、《趙書天冠山詩帖》[①]等，俱精刻精印，印本存世無多。

此白綿紙初印本（圖 2－098－1），許氏自序爲楷書，僅一葉（圖 2－098－4）。惟正文已套硃。卷端鈐有"許槤經眼印信"印，又有"山陽李氏藏書畫記"、"朱檉之印"、"玖聃平生至愛之物"、"九丹鑒藏"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後印］

此本傳世有初印、後印之别，秦更年《六朝文絜跋》云：

> 余所藏（許槤刻本）凡數册，最初印者序爲楷書，僅一葉，後乃易爲隸書。楷書序者大都鈐以許氏印章，隸書者則其印記或許或朱，稍後則無之矣。静安此本竹紙而不套朱，爲余生平所僅見，物稀爲貴，以視朱墨本彌覺可珍，然非真知篤好者不能喻此意。[②]

稍後印本許氏自序易爲隸書（圖 2－098－5），所見不下十數帙，有序後鈐"許槤"、"珊林隸古"印、封面前半葉鈐"海昌許氏古均閣藏書"印者，有封面前半葉鈐"朱鈞校讀"印者，亦有封面鈐"享金寶石之齋藏本"白文方印、目録前有"臣鈞印"、"朱筱漚氏"二印者。秦曼青所云最初印本評語圈點不套硃者，則至今未獲一見。

［翻刻］

是書有翻刻，列舉二種：

（一）**翻刻甲本**（圖 2－098－2），即清光緒三年（1877）南海馮焌光上海道署刻本，匡高 16.7 厘米，廣 10.8 厘米。馮氏跋尾云："兵燹之後，印本日稀，學者偶得一編，珍若球璧，爰爲重付手民，凡硃墨一遵原刻之舊。"封面皆刻"光緒丁丑讀有用書齋摩鐫"二行。字體方整，不及原本之精卓。多以白紙摹印。卷首珊林自序爲楷書（圖 2－098－6），知從許刻之初印本出。

（二）**翻刻乙本**（圖 2－098－3），刻在清末或民國初年，匡高 16.8 厘米，廣 10.8 厘米。字體略傾斜，黄紙印。前有許氏楷書自序（圖 2－098－7）。

此刻傳世本有初印、後印之别：初印者封面尚有"光緒丁丑讀有用書齋摩鐫"字樣，可知自馮本翻出，後印者多削去此記；初印者評語套硃黯淡，神氣索然，後印者改以洋紅套印，色澤鮮妍類橙黄，非中國傳統印刷所有；卷二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金湯非粟而不守"，初印者不誤（圖 2－098－8），後印者"非粟而"三字作"日萬機"（圖 2－098－9），蓋手民修版時妄補。

---

① 《趙書天冠山詩帖》，清咸豐七年刻本。黄裳《清代版刻一隅》頁三七六著録，定爲許槤、朱鈞合作刊行。齊魯書社，1992 年。

② 秦更年《嬰闇題跋》卷二，葉二十二。

099

清道光八年(1828)萍鄉劉氏刻本《五代史記注》七十四卷

清彭元瑞、劉鳳誥撰。

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20.4 厘米,廣 14.2 厘米。

彭元瑞病歐陽氏《五代史》之簡略,欲如裴注《三國》之例補注之,自訂者僅成十六卷。餘五十八卷補於劉鳳誥之手,二十餘年,三易其稿,始付剞劂。卷端僅署名排次,以注書歸美元瑞。

此本有道光八年海昌楊文蓀序稱"曩預編校之役,兹幸剞劂告竣"云云,知刻成於道光八年。道光十年春,鳳誥卒。十二年,元瑞嗣君春農謂書應歸彭,一再索版,終得之。未幾春農卒於京師,厥後式微,都中市儈垂涎是版,從而巧取之。①

此未修本(圖 2－099－1),封面題"新舊五代史記注,南昌彭元瑞增注,雲甡書屋藏版"。並有戳記云:"琉璃厰厰西門路北龍威閣發兑,每部工本定價實銀五兩"。疑是春農卒後京師書坊得版刷印者,印在道光十二年之後,同治十三年之前。

是帙經顧廷龍以朱筆過録丁午峰校語,並録同治十三年(1874)劉咸跋、光緒二十九年丁午峰跋,又顧氏自跋。書法遒麗,自首徹尾,一筆不苟。今藏上海圖書館。

> 原本爲淮安宋焜物,見《静思軒藏書記》。頃王晉卿携來求售,索值甚昂,過録一通歸之。卅年十二月十九日,顧廷龍。

按宋焜《静思軒藏書記》著録有劉咸精校本,四十册,即丁氏校勘底稿。宋氏自謂曾次其校語,成《五代史記注校勘記》一卷,值一百金云云。今原校本已無可蹤迹,幸此過録本尚存,使丁氏校勘之苦心得不失墜。

[後印]

同治十三年甲戌,鳳誥孫咸(字受庭)贖歸書版,以原版文字有譌奪衍佚,聘丁次郇、丁午峰勤加校勘,籤出千餘則,修版重印於淮揚官廨。惜丁氏校語未盡刻,書版旋歸邗上書賈。舊版爛壞者,則予以抽换。所見後印本封面題"五代史記注,道光八年鐫,李鴻賓謹題",開卷第一葉已是補版(圖 2－099－2)。

鈐有"王培孫紀念物"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兹列卷一文字異同如下,以見其概:

葉	行	道光八年刻本	道光八年刻同治十三年修版本
二	後一	故南赴鎮移鎮之語	有
四	後四	民望見追	迫
八	十	又滑襲青州	潛

① 說見同治十三年重修本卷末有劉咸跋。

續　表

葉	行	道光八年刻本	道光八年刻同治十三年修版本
十四	後六	按讜等初圍澤州時，讜城上人云	語（暄按，應挖改後"讜"字，此處蓋手民誤改）
十九	四	光化之初未常有泌州之名	嘗
二十	二	六月，燕帥劉仁恭大舉求援	來
二十六	二	會汴入寇同華	人
二十七	九	及遣李嗣昭與克用子存勗日夜擾賊營	乃，我
三十	後五	天復中	福
三十一	八	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	三
三十二	後十	時以青州朱平	未
三十四	九	殺崔允者朱友謀	諒
三十四	後六	允每口教閱弓弩	日
三十五	三	工朝於行在	王
四十	後七	是時帝以唐朝百官服節多闕	飾
四十一	十	時魏之大軍方與帝軍同代滄軍（圖 2－099－3）	伐（圖 2－099－4）

100

清道光十六年（1836）李彦章刻本《復初齋文集》三十五卷

清翁方綱撰。

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6.3 厘米，廣 12.1 厘米。

是書自卷一至卷十五爲序、記、論、説、書札、贈序、傳、贊、銘、志、祭文、雜考之屬，卷十六以下皆跋書籍、碑版、字畫之文。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光緒己卯（五年，1879）四月三十日有此書跋云："覃溪之學，長於簿録，其評法書，尤爲專家，考求印記，辨别點畫，南宋姜、岳以來一家之學也。文亦頗有真意，議論亦有佳者。惟於經學甚淺，而好詆訶，往往謬妄。又知竝世經儒輩出，力不能敵，遂遁而言宋學，以程、朱壓人，實於宋學尤無所知也。"

此本爲侯官李彦章校刻。彦章曾從翁氏受詩法，稱蘇齋入室弟子，編校未竟而歿，故前後無序跋，亦無刊記。光緒李以烜重校印本封面有牌記題"道光丙申開雕"，賴以知此本刊雕年月。

此初印本（圖 2－100－1），有清沈樹鏞手跋，又有顧廷龍手臨清周星詒、魏錫曾等校並跋，原刻編次之羼錯，字句之失讎，一一校出，得八百餘事。目録各題之下，皆標注寫作年月，足資參考。

鈐有"沈樹鏞"、"松江沈氏藏本"、"樹鏞之印"、"鄭齋所藏"、"鄭齋"、"樹鏞校讀"、"蔣抑卮藏"

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此書庚官李氏校刊,印本甚少。曩在家鄉所見率鈔寫本,咸豐戊午始見上海徐氏所藏刻本,以番銀十餅易得之,辛酉冬遭難後,即倉卒北上,書之存否尚未可知。來都四年,留心搜訪,竟不一見。頃至厰肆大文堂,忽獲覯此,亟購回之,并書年月,以志欣幸。同治丙寅(五年,1866)二月初二日,鄭齋記於宣南寓廬。

《復初齋文集》初甚難得,迨清光緒丁丑(三年,1877)李以烜從杭州丁氏借得手稿,乃倩魏錫曾重校其父來章刻本,並改版加跋重印,始廣流傳。魏校原本今藏杭州蔣氏凡將草堂。讀所讎校,一字舛誤,勘之再三,手稿疑似,諦審而定。尚乞其友周星詒復爲參校,但跋未之及。周亦一再校讀,謹慎將事,往復商略,未嘗輒易。前賢校書之縝密鄭重如此,豈後人可及。兩君閒於文字有所評議,悉中肯綮,使覃溪見之,當亦心折。李跋云:"其已刻者,先生皆手書'存'字其上",則是集出之覃溪自定者,惜未嚴汰,致令瑕瑜參半耳。周又記及聞見,足資多識,尤爲可貴。爰度校一過,藉便省覽。魏校爲朱、藍、墨三筆,今仍之;周校墨、紅二筆,墨以紫代,紅亦如之。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顧廷龍記。

[後印]

此刻有清光緒李彦章子以烜重修印本(圖 2 - 100 - 2),前加牌記,題:"道光丙申開雕光緒丁丑重校";末加光緒三年丁丑秋九月以烜跋語。以烜於丁丙處得見覃溪詩文手稿三十六巨册,遂與魏錫曾竭數月之力,從一再塗乙中辨别點畫,據正原刻譌奪倒衍五百七十餘事。又據以烜舊校本改一百八十餘事。牌記旁又刻"戊寅(光緒四年,1878)五月復據手稿補正六十一條"字樣,則李以烜、魏錫曾二人前後改正達八百餘事,可謂此書之功臣。

重修印本挖改舊版字甚多(詳本篇所附校勘表)。初印本卷三《跋中州文獻册》,與卷十七一首略同,重修印本以重出删去,别從手稿補入《花王閣賸稿序》;卷十一附丁小山論文一篇,"庾元威云九篇篇係章字之誤"句原爲覃溪旁批,初印本誤入正文(圖 2 - 100 - 3);重修印本將此十二字改爲行間小字,致使第十九葉整版重刻(圖 2 - 100 - 4);卷三十一末篇《跋周忠介手迹册》,重修印本與初印本文字稍異數字,全篇重刻。

《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5 册影印此書,所用底本總目首葉鈐有"初印樣本"印,爲李彦章刻初印本。一九六九年臺灣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三輯影印此書,所用底本爲光緒四年李以烜校改印本。

光緒重修印本與道光刻初印本文字異同表(卷一至三)

卷	葉	行	篇　　名	光緒重修印本	初印本
一	一	後五	周易李氏集解校本序	皆膏腴也	膋
一	二	七	讀易偶存序	嗣君楚帆給諫持以示余	特
一	四	七	古文尚書條辨序	且如《大戴記》之有漢昭冠辭	加
一	五	後十	古文尚書條辨序三	据此或是《說文》傳寫偶誤	倨
一	七	六	重刻許氏詩譜序	其亦宋以後諸儒恃理太明,而蔑視古籍之弊	大

續　表

卷	葉	行	篇　名	光緒重修印本	初印本
一	七	後八	詩攷異字箋餘序	竊嘗平心而論	竊
一	十	七	韋孝廉儀禮蠡測序	則其禮至今行可也	可行
一	十二	八	經解目録序二	而但經語之是執	定
二	一	一	字林考逸序	而謂後人并字目爲十四卷	並
二	一	後五	重刻張吳興復古編序	而顔氏干禄之書已在前四五十年	十四五
二	二	後一		湖州弁山,謙中篆迹在焉	冢
二	五	後五	集古款識序	别爲裒輯	衆
二	六	四		此亦多聞與闕疑並宜滋慎者爾	甚
二	六	六	爲錢梅谿徵刻金石圖序	歐陽、趙、婁皆有録而無圖	氏
二	六	後九		召誥脱簡二	名
二	八	後七	爲常熟趙氏乞曲阜顔衡齋歸兕觥序	潁易生許國爲定宇館丈題贈	潁易
二	十	後一	兩漢金石年月表序	惟以目所親見爲據	自
二	十一	後四	審正廟堂碑原本序	山谷又云:張福夷家本與榮咨道本	之
二	十二	八		予得宋搨化度舊本(搨小字注旁)	宋
二	十二	十		故僭題曰審定唐本	潛
二	十四	六	洪筠軒讀碑記序	吾嘗笑攷金石者動言可證經史(經史二小字注旁)	證
二	十四	後一		以其陰銜名出薛、鍾二家書而存之	豪
二	十四	後三		其他偶有錯互,不可枚舉	校
二	十四	後六		知闕里聖母姓并官氏(官氏二字擠刻)	并
三	一	二	(卷端)	大興翁方綱撰	序
三	三	後九	陳白沙先生集序	而好事者又援斯文與“山雨不來”之句並案焉	按
三	四	後三	安我素先生集序	歲己亥	巳
三	六	三	重刻王文簡五七言詩鈔序	然先生提倡神韻	題唱
三	八	九	孔撝約集序	須昌、壽良皆屬東郡	壽、昌
三	八	後一		舊學相知之語如此有益者	定
三	八	後七	濤音集序	而求所謂亞禄窟室黄門别墅者	空
三	八	後十		集内附載漁洋詩,吳生前後凡三見(吳生二小字注旁)	前
三	十四	七	愚谷文存序	而梅、閻之輩顧必力訐尚書之僞	願
三	十六	後三	陶廬雜録序	故數年前阮芸臺在浙	間

101
清道光十九年(1839)祁寯藻刻本《説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南唐徐鍇撰。

半葉七行,行大字不等,小字雙行二十二字。細黑口,單魚尾,左右雙邊。框高 20.4 厘米,廣 14.6 厘米。内封有"道光十九年依景宋抄本重彫"牌記。前有道光十九年祁寯藻序,末李兆洛跋。

是書簡端題"文林郎守秘書省校書郎臣徐鍇傳釋",蓋成書於楚金仕南唐時。徐鉉序《説文解字韻譜》云:"舍弟鍇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覩。鍇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陽冰之新意,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僅言《通釋》,不稱《繫傳》。《宋史・藝文志》載鍇著有《繫傳》四十卷、《通釋》四十卷,似二者各自爲書。元代以下,學者或云《繫傳》,或云《通釋》,或以《繫傳通釋》連舉,稱述互異,莫衷一是。檢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本書爲《通釋》三十篇,《部敍》二篇,《通論》三篇,《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篇,知南宋時《繫傳》爲全書總名。

南宋乾道中,尤袤整比三館舊藏亂書,曾見此書,已一半斷爛不可讀,後借得葉石林家抄本補寫。南宋中期浙中有刻本,今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有熙寧己酉蘇頌子容跋云:"舊闕二十五、三十共二卷"。又有乾道癸巳尤袤跋(經後人補寫),蓋出自尤袤家本。蘇頌記今三十卷不缺,或即尤氏補入。元、明兩代,此書未見梓行。相傳者僅有抄本,錢曾《讀書敏求記》至詫爲驚人秘笈。至清乾隆中,歙汪啟淑、石門馬俊良始先後刊刻。汪本正文脱落數百字,又經不學之徒以大徐本點竄;馬本出於汪本,改易任心。均非善本。

此爲道光十九年祁寯藻督學江蘇時開雕於江陰者,依據顧廣圻家藏影宋抄本、汪士鐘藏宋刻本殘帙摹寫上版,寫楷字爲蔣芝生,篆文則承培元、吴汝庚。由李兆洛董其役,參與校勘者,苗夔、承培元、夏灝、吴汝庚,皆李氏門人。當年九月刊成後,李氏又命承培元、夏灝、吴汝庚爲《校勘記》三卷。校勘者一再剜補改刻,故傳世印本往往出入異同。

此**初印甲本**,未附《校勘記》三卷,卷首無江蘇巡撫陳鑾序。祁寯藻序文多用古體字,序後有"金陵劉漢洲鐫"一行。卷十四第十一葉第七行小注"忙弟反"下列二篆字,脱去"𥨊"篆及"寎"字説解(圖 2-101-8)。所見祁刻,推此爲最早印。

鈐有"讀秋水齋珍藏"、"陸彦和收藏金石書畫"等印。今藏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書號 U02.212-14,482.393(5))。

山西省圖書館藏有一帙,鈐有"陳瑚印信"、"健餘老人"等印(書號 180003)。浙江省圖書館藏有一帙(書號 414.11/2881/(2)/C3),均爲初印甲本,附有《校勘記》三卷,當是藏家取後印本配入,印紙光澤與正文部分不同。

[後印]

此刻晚出印本,所見者尚有六種:

(一) **初印乙本**(圖 2-101-1),未附《校勘記》,卷首無陳鑾序,有祁寯藻序五葉,用古體字(圖 2-101-3),序後有"金陵劉漢洲鐫"一行。此本卷十四第十一葉第七行小注"忙弟反"下列三篆字,增入"𥨊"篆及"寎"字説解(圖 2-101-9)。

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長 005591)。

（二）**初印丙本**，未附《校勘記》，卷首無陳鑾序，有祁寯藻序五葉，用古體字，序後"金陵劉漢洲鐫"一行，"鐫"字改作"鐫"。

此本正文至少有兩處改動：卷十六第三葉第四行"一曰袪裹也"，"裹"改作"衺"；卷十八第十四葉第一行"從二比"，"比"改作"匕"。

今藏陝西省圖書館（登記號 09912）。

首都圖書館藏有一帙（書號乙一/237），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一帙（書號愚經 576），南京圖書館藏有一帙（書號 20547），同爲初印丙本。

（三）**初印丁本**，未附《校勘記》，卷首有陳鑾序四葉，"四裔之聲訓多具"句下接"爲漢以來小學之大宗"云云。又有祁寯藻序五葉，已改用通行字體刻（圖 2－101－4），序後"金陵劉漢洲鐫"一行，"鐫"字作"鐫"（圖 2－101－2）。

此本正文至少有五處改動：卷四第八葉第一行"鄭伯設微薄觀之也"，"鄭"改作"曹"；卷八第十三葉第三行"從肉，延聲"、"《齊民要術》有作生脡法"，"延"、"脡"剜去一筆；卷十第十一葉第六行"物爲夾引也"，"夾"改作"夬"；卷十三第十八葉後第四行"許慎謂稷爲秫稻爲穤"，"穤"改作"稬"；卷二十八第十八葉後第一行"匹妃字"，"妃"改作"配"。

是帙有不知名者過録王筠校。[1] 鈐有"拙翁所藏"、"鳳高審定"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798676－83）。

（四）**後印甲本**，已附《校勘記》，卷首有陳鑾序四葉，書版已經改刻，較初印丙本增數行文字。"四裔之聲訓多具"句下多出"其子沖所云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蚰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是已"計三十五字。又有祁寯藻序五葉，前四葉爲改刻版，惟第五葉尚是初版，劉漢洲刻記猶作"鐫"，不知何故。正文文字與初印丁本略同。

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書號 X/411.22/2881.2/C7）。

（五）**後印乙本**，附《校勘記》，卷首有陳鑾序四葉、祁寯藻序五葉，祁序後劉漢洲刻記改作"鐫"。正文之篆字、注文改刻達百餘處之多，詳本篇附表。

此爲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祁寯藻托張穆轉贈王氏者，經王筠批校，有王氏跋及陳慶鏞跋。王筠批語中屢屢提及"辛丑本"，即指此本。

鈐有"王筠私印"、"菉友"等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05245）。

> 淳父先生歸自江蘇，攜此書五部至都，一贈徐星伯（松）太守，同館也；一贈苗仙麓，即序所云也；一贈張石州（穆），婚姻也；惟筠於先生無素，亦使石州賜一部，此辛丑二月事也。三月會試，余弟範出先生門，八月筠始識先生，記之以志感。
>
> 此書改竄已多不妥。甲辰九月，山西藩憲喬見齋先生以此書使筠校之，乃知近來又有刓改者，蓋出吳、承諸人之手，何其謬也！十一月初三日，筠記。
>
> 道光癸卯七月，桂竹孫（祥）代假朱竹君先生家藏抄本校之。王筠記。原本有題吳西林說者。其不題者，蓋即竹君先生說。
>
> 筠之初校此書也，於兩本之異者但、其旁，而書朱本之字於眉，或書於本字之側。後來或曰某作某，或曰某朱作某，初無一定之例；要之所改皆竹君先生本。或出己見，則必有識別。甲辰五月，又以汪刻及大徐本校之，幾無區別。然凡直改而未言此某本者，即竹君先生

①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定爲"清王筠校"，應予糾正。

本也。(以上在原書祁序後)

以上二卷朱本有校語,故筠說必署名以别之。卷三以下則無,不須别也。(在卷二末)

朱竹君本二卷挩誤太多,不可句讀。兹擇一二有用者記之,不詳書也。八月十七日,菉友記。(在卷二十一末)

右一卷既以今大徐本改之,又以私意改之,甚矣其傎!(在卷二十五末)

許君序云:"同條牽屬,共理相貫",此言部首之大體,以義相綴屬也。又曰:"雜而不越,據形系聯",此言義之所窮,以形變通之也。楚金有見於義,而不觀其會通,遂致周章;段氏有見於形,尤爲疏闊。閏四月四日,王筠記。(在卷三十二卷末)

汪氏啟淑刻《說文繫傳》,其篆文皆刓自汲古,多失小徐之舊。繼又見朱文藻《繫傳考異》,知其篆例之大凡,而闕部、闕篆以及說解中譌脱,與汪本同。道光辛丑,祁淳父先生賜筠此書,出自顧千里抄本,首尾完具,譌誤差少,遂以爲所據之本誠完本也。癸卯秋,借得朱竹君先生家藏本校之,而後悟其非。請臚舉之,以諗學者:《考異》所舉脱文誤字皆據朱文游、郁陛宣兩本,嚴氏、段氏所引皆與之合,竹君本亦與之合,則是自昔相傳皆如此也。而顧本獨異,此其不可信者一也。尤袤當乾道時,已惜其一半斷爛不可讀,況當今日,安能如此本文義順從耶?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各本全闕者凡九部,闕篆二百七十六文,顧氏無一闕。然林部之誤合於朩部也,自宋已然,故朱抄本目録木、麻之閒闕林部,汪本同,顧本目録亦同,而正文顧否,知其改易正文而忘稽目録,即知其以意爲之而非有所據也,此其尤不可信者三也。竹君本惟首兩卷有校語,半吴西林說,惟一事先引吴說,而後繼以"念孫按",是知懷祖先生有校本。凡吴、王所云當作某者,顧本正與之合;所舉脱誤,則朱抄、汪刻皆然,是知顧本直據先輩校語改之而已。惜不見懷祖先生全本,無以盡發其覆也。竹君本偶有獨異之字,必大勝於顧本,則顧氏以意爲之,而不中小徐之志也。然而顧氏所據别自爲一本,與諸家據本固不同,所增之篆多有繫傳,猶可曰據《集韻》、《韻會》所引補之也。若"櫐"字傳計六百六十餘字,"秦"字傳計四百四十餘字,且自"穌"至"科"適是一葉,知諸家傳本此處皆脱一葉也。《考異》曰:"心部十八頁脱。"計顧本所存之字則溢於一葉者,以顧氏自增"憧"字於部尾也。(凡此類皆言切不言反,是不欺人處。惜不作序跋言其增補之所據,則仍藏頭露尾也。)其次弟適是十八葉,知顧氏據本此葉亦未脱也。即所補單字,亦有可證者,如毛氏刓補木部"閑"字、黍部"黏"字,他本並無,惟此本有,且說解並同,則毛氏所據小徐本亦有之也。鋪觀其大,即或以大徐補之,或以羣書所引補之,或以先輩校語改之;於其不通而無所據者,尚仍其舊。使小徐書略可屬讀,即可偁爲楚金功臣矣。乃其誤猶有當指摘者:一爲顧氏之誤,一爲刻時寫者之誤。小徐旨部無"剸"字,"剸"即刀部"剬"之俗字也。彑部無"豙"字,與宋槧大徐本同,"豙"即"希"也。一切補之,後生承其誤而不覺矣。知廿五卷之補以大徐也,遂盡以今本改之,不知此乃張次立所據本也。此皆顧氏之誤也。改[illegible]爲[illegible](此謬唱自《汗簡》),改[illegible]爲[illegible],皆沿段氏之誤。幸白部所屬尚如舊,玉部瓏字亦如舊耳。朱抄本說解中兩歧之字率從山,間有一二從止,此本盡從止,是於隸書尚茫昧也。此則寫者之誤也。思心不容,門户是競,今之學者,率病此矣!兹於首數卷多記朱本誤字,以見此書傳譌已久,必無善本可讀,不可謂顧氏誠見完本也。七卷以下多不出矣,而空白之處猶必著之。道光廿三年閏月六日,王筠記。

校畢徑歸,桂竹孫適他出,挈回復核之。木部自"楸"至"校"適四葉,自"櫱"至"棐"適二葉,雖小異數字,無害大同,是知朱文藻所據兩本、朱竹君所抄之本皆脱此數葉,千里據本獨不闕也。如其作僞,豈能葉數適符如此?石州乃親見顧氏本者,謂筠曰:"汪閬原所藏宋本每

葉字數與顧本同，且書工極不佳，紙又甚薄，的是影抄，必無顧氏作僞之理”。乃胡光伯曰：“君不記借來閱原本又有所校改始付刊邪?”石州亦無以應也。筠案：二十五卷宋時已佚，張次立以大徐本補之，而汪啟淑刻本與朱抄本合，顧氏本獨與汲古諸本合，其爲顧氏私有改定，已可槩見。況諸序跋皆偁爲顧氏影宋抄本，而未能言其所影之本付授何自，今歸某家，則所謂宋本終亦未可深信。況小徐篆文其異於大徐者，此本符者太半，且其字形率皆縮小，其刻後刓改之迹，曉然可見，此則刻後校改，又非顧氏之謬矣。雖然，小徐書未有善於此者，則取長略短可也，即命爲真宋本，亦無不可也。八月二十一日，筠又記。

校畢將奉還，適苗仙簏過從，詢之，言前在春浦幕中見此書底本，胥抄庸劣，舛錯不堪，上有紅筆、墨筆、藍筆校語，係毛子晉、段茂堂、顧抱沖、顧千里手書，每葉皆跋，以一字千金，重重鈐印，而其譌舛處如“潘岳《秋興賦》”作“審兵狄與賊”，“臣鍇曰疏通知遠書教也”作“臣鍇白虎通知達書教也”，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而反語紕繆尤多，程、辰、恒、痕諸音混亂，都經更正。付刻時，因李申耆、祁春浦兩先生屬以原書勿動，嗣以其顯然易見者從其改，其餘可疑者，悉照原書謄寫付梓。余謂可疑者固不得妄爲更動，即顯然易見之誤更無庸更動，存之猶使讀者得以尋繹其迹。而仙簏乃曰：“本書‘䧹’從隹瘖省聲，擬改從隹疒，疒省聲；熊從能，炎省聲，擬改從能，炎省聲。皆未更正爲憾。”夫所貴乎宋抄者，以其時代近古，即或烏焉魚虎，規模猶在，遠勝於後人擬議杜撰之學，若一併改之，烏所謂宋抄，又烏所謂一字千金哉?然則此書經毛、段、二顧諸人校改，後又以苗校闌入，其中廬山真面不可復覩。余謂是書妄改之弊固不得專咎千里一人也。今幸朱竹君宋抄本猶存，得以對勘而發其覆，是亦文字中一快事也。道光二十三年(1843)九月十六日，晉江陳慶鏞記。(在全書末)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海分館收藏之祁刻(書號字 131.2/515.1/部三)，文字與王筠校本無異，同屬後印乙本。鈐有“學部圖書之印”、“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等印。書前黏附墨筆題記一條。

此《說文繫傳》八册，已編入鉛印《善本書目》內。民國九年十月十五日，由張主任宗祥審查，不合善本，發交目録課收存，以備編入《普通書續目》。

又，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癸卯稿卷一頁八三三著録之祁刻，經清失名者手校並跋，又録梁同書、盧文弨、孫志祖、許宗彥、錢馥諸家校語，今歸復旦大學圖書館(書號 2930)，審爲後印乙本。

(六) **後印丙本**，附《校勘記》，卷首有陳鑾序、祁寯藻序。王筠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九月得見，批語中稱此爲“甲辰本”。

較之後印乙本，此次印本改易至少有九處：卷一第八葉後三行“以其散故”，“故”改爲“放”；卷二第三葉後二行“菜佀似蘇者”，“佀”改爲“之”；卷六第四葉第七行“當膺也”，“膺”改爲“膺”；卷七第十五葉第二行“莧從此此讀若末”，此本刓去一“此”字；卷十一第四葉後五行“齊謝眺直中書省詩云”，“眺”改爲“朓”；卷十八第十二葉後五行“與扶云，辟二反”，刓去“與扶云”三字，“二”改爲“亦”；卷三十六第六葉後二行“故從十臣乚”，“臣”改爲“目”。又卷九第七葉第一行“从竹，頼聲”，後印乙本“頼”改爲“負”，此本再改爲“賴”；卷十六第十一葉第六行“大夫方舟”，後印乙本“方”改

爲“儿”，此本再改爲“沆”。

是帙經何紹基過録王筠批校及王筠、陳慶鏞跋，又有譚澤闓、袁思亮手書跋尾。何氏所録王筠校語與前本（國圖藏王筠校本）大意相近，字句稍異，其所據究爲前本，抑爲王筠另一校本，尚可考究。

鈐有“穆”、“肙齋藏書”、“杭州葉氏藏書”、“景葵所得善本”、“合衆圖書館藏書印”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T06527－31）。

此册爲張石州先生舊藏，有肙齋印記。眉端過録王菉友先生校勘，篆楷精妙，極類蝯叟手筆。前録三跋，亦審爲蝯叟早年書。余見何日記，道光壬寅癸（卯）間，蝯叟與肙齋同在京師，必爾時爲張迻寫者。葵初先生得以見示，謹記數言，以志眼福。丙子（1936 年）八月，譚澤闓。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舊藏張石州所，爲吾友葵初所得。書眉過録王菉友校勘，前以别紙録菉友跋二及陳頌南跋一，不著姓名，譚瓶齋丈謂爲蝯叟早年書，是也。余在京師海王村得蝯叟校舊抄《讀史方輿紀要》殘本，卷首有蝯叟自記數行，封面標誌篇目則出石州手，間亦有校補，蓋兩人同治一書也。蝯叟在京師時，與石州交甚篤，兩人者以樸學相砥礪。此書殆爲石州迻録者，故不具款識。然前輩讀書用力之勤，會友輔仁之樂，爲想見之焉。戊寅（1938 年）閏七月，袁思亮識。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祁刻後印丙本一帙，内有清張穆過録王筠批校，又有許瀚手校，末有民國紀元（1911 年）十一月郭象升跋（書號 176296－303）。[①] 據許瀚校文，其所見初印本卷十四第十一葉第七行文字未經剜補，則該本或屬初印甲本。

又有二種印本，予未得親見：

（一）**極初印本**，刷印早於初印甲本。卷三十六葉七行四，初印甲本以下諸本作“陽冰云當作金”，極初印本“金”作“全”，是其標誌。

所見貴陽趙氏壽華軒舊藏本，經趙味滄過録盧文弨、苗夔二家校於祁刻後印丙本上，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字 131.2/515.1/部五）。“陽冰雲當作金”句書眉有趙氏校記“初印本作全”云云。趙氏有跋云：

此書以祁刻本爲最善，然所據影抄本譌誤脱落，仍所不免。展卷尋省，每苦難通。故前見盧抱經所校殘本，即録與此本上。近復見苗仙麓先生手校本，亟假歸録副。惟此本模印較後，已多據校本改正，其全字不同者間加“楨案”，詳記原委於書眉。若偏旁及一二筆不同、此本已照校本更正者略之。録竟特記其顛末如此。辛酉四月廿日夜，味滄識。（鈐有“味滄迻抄”朱文方印）

按之上跋及書眉校語（多記初印本作某），趙味滄所見之苗夔手校本係校在一祁刻極初印本上。

---

① 郭子直《王筠許瀚兩家校批祁刻〈說文解字繫傳〉讀後記》論及該本，《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 年第 3 期，頁 71—75。筆者在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得到胡明麗女士幫助，得見該本此書，校勘異同，定爲後印丙本。

苗夔曾參與祁刻校勘事，其所校之字，後印本多據剜改。據前録之陳慶鏞跋，苗夔每以祁刻不得盡數更正爲憾，與此正可相互參證。王筠言祁刻之改字，每稱吳、承二人，而不及苗夔，其故可思。

（二）**後印丁本**，已附《校勘記》，刷印晚於後印丙本。卷二十三第七葉後五行"租殆反"，"租"改作"祖"，是其標誌。

一九八七年中華書局影印祁本，文字與後印丙本略同，卷二十三"租殆反"，"租"改作"祖"，後印丙本未改，則影印所據爲更晚印本，定爲後印丁本。

據此推知，祁刻本當有不少於九種印次，文字各異。其中初印甲本、乙本、丙本絶少見，後印甲本、乙本亦頗罕覯，後印丙本最常見，爲定型後之文本代表。極初印本未知存世與否，尚待搜訪。

臺灣地區有祁刻之影印本三種，分别爲一九六二年文海出版社本、一九六八年臺聯國風出版社本、一九七一年華文書局本，[①]予未得親見。依據本篇所舉異文，當可判定三本出自祁刻何種印本。

［翻刻］

此刻有翻本，列舉四種：

（一）**清同治十二年(1873)粤東書局刻《古經解彙函》本**。半葉十行，行大字不等，小字雙行二十二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框高 17.9 厘米，廣 12.8 厘米。附刻《校勘記》。内封題"小學彙函，壽陽祁氏本"。

覈其文字，卷八"从肉，延聲"、"《齊民要術》有作生脡法"，"延"、"脡"未剜去一筆；卷十三"許慎謂稷爲秫稻爲穤"，"穤"不作"稬"；卷二十八"匹妃字"，"妃"不作"配"。卷十六"一曰袪褱也"，"褱"改作"裒"；卷十八"从二比"，"比"改作"匕"。皆與祁刻初印乙本同。卷五"周勃張相如似不能言者"，初印甲本"勃"刻作"攵"邊，此本同其誤。知所據爲初印乙本。間有數處文字有别：卷九"从竹，賴聲"，"賴"作"頼"；卷十六"一曰蔽膝"，"膝"作"膝"；卷十八"塹喦也"，"喦"作"碞"；卷三十六"故從十臣乚"，"臣"作"目"。當是粤局校改所致。

民國二十五年(1936)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係據此影印。

（二）**清光緒元年(1875)姚覲元川東刻本**（圖 2－101－5），附《校勘記》。行款同祁本，框高 20 厘米，廣 14.6 厘米。内封有"道光十九年依景宋抄本重彫"刊記，下刻"光緒元年川東重刻"篆文木記。祁寯藻序後有"二品頂戴布政使銜四川分巡川東兵備道歸安姚覲元重栞"一行。文字與祁刻後印丙本同。

（三）**清光緒二年至三年吳韶生刻本**（圖 2－101－6），附《校勘記》。行款同祁本，框高 20.1 厘米，廣 14.6 厘米。内封刊記題"光緒二年八月平江吳氏重彫"。前有吳寶恕重刊序，略云："（祁本）兵燹之後，板已毁佚，流布頗稀。家弟韶生司訓金陵，官齋清暇，料量文字，取景宋本重付剞劂。"末有吳韶生跋，稱此本"開雕於光緒二年丙子八月，訖工於三年丁丑九月；《繫傳》用元本精雕，《記》重付寫手"。卷一"的例反"，"的"不作"旳"，其餘文字與祁刻後印丙本略同。

（四）**清光緒九年(1883)江蘇書局刻本**（圖 2－101－7），未附《校勘記》。行款同祁本，框高 20.4 厘米，廣 14.6 厘米。前有"光緒癸未江蘇書局開雕"隸書刊記。

---

① 張翠雲《〈說文繫傳〉板本源流考辨》頁 88。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年（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五編：第 8 册）。

此本文字接近祁刻後印乙本，而尚有未改字，如：卷一“故作牙形於其”下有“説”字；“臣鍇按《爾雅》黄謂之鋈”，“黄”未改“黄金”；卷二“菜侶似蘇者”，“侶”未改“之”；“《爾雅》注曰茅屬也”，未改“白茅屬”；“謂草雜水掩地也”，“掩”未改“淹”；卷三“臣鍇曰謂嶷其不齊”，“嶷”未改“疑”；卷七“莧從此此讀若末”，前一“此”字未削；卷九“春秋之音”，“秋”未改“分”；卷十一“齊謝眺直中書省詩云”，“眺”未改“朓”；卷十三“許慎謂稷爲秫稻爲穤”，“穤”未改“稬”；卷十六“大夫方舟”，“方”未改“儿”；卷十七“項枕也”，“枕”未改“煩”；“俗言顫掉不正”，“正”未改“定”：“邦節，鎮圭、牙璋”，“鎮”未改“珍”；卷十八“屋廲廔也”、“廲廔猶玲瓏也”，“廲”未改“麗”；卷二十四“一曰刪”，“刪”未改“姍”；卷二十五“枲之一絜也”，“一”未改“十”；卷二十六“培敦土田山川”，“敦”未改“敦”；卷二十七“所以抗也”，“抗”未改“抗”；卷二十八“匹妃字”，“妃”未改“配”；卷三十六“九經文字”，“九”未改“五”。

以上諸條，後印乙本均已改刻。疑祁刻後印甲本、後印乙本之間尚有一中間印本，爲江蘇局刻底本。卷一“以其散故”，“故”改作“放”，後印乙本仍作“故”，疑爲局刻校改。

本書又有**民國七年(1918)掃葉山房石印本**，係據祁刻本重印，已剪貼爲半葉十二行，行大字不等，小字雙行三十九字。文字多與祁刻初印甲本同，如卷八“从肉，延聲”、“《齊民要術》有作生脡法”，“延”、“脡”未剜去一筆；卷十八“从二比”，“比”不作“匕”等。亦有與後印丙本接近者，如：卷一“以其散故”，“故”改爲“放”；卷二“菜侶似蘇者”，“侶”改爲“之”；卷七“人三爲友”，“友”改爲“衆”；“莧從此此讀若末”，去一“此”字；卷三十六“故從十臣乚”，“臣”改爲“目”。

約略計之，此本文字同祁刻初印甲本者十之九，同後印丙本者十之一，疑掃葉山房所據底本爲初印甲本，又經人用後印丙本校過，描改石印樣本。丁福保《説文解字詁林》原本①用各種《説文》專著印本分門剪貼而成，其中《繫傳》文字與此本接近，疑丁氏之剪貼底本即此掃葉山房石印本。

祁刻各印本文字異同表

卷	葉	行	初印乙本(上圖)	初印丙本(陝圖)	初印丁本(上圖)	後印甲本(北大)	後印乙本(辛丑本)(北圖)	後印丙本(甲辰本)(上圖)
一	四	一	的例反	的	的	的	旳(改)	旳
一	八	後三	以其散故	故	故	故	故	放(改)
一	十二	五	故作牙形於其説	其説	其説	其説	其	其
一	十三	六	臣鍇曰目細也	細	細	細	紐(改)	紐
一	十八	後一	臣鍇按《爾雅》黄謂之鋈	黄	黄	黄	黄金(改)	黄金
一	十八	後一	秋朗反	秋	秋	秋	狄(改)	狄
一	十九	後六	爿則壯字之省	壯	壯	壯	牀	牀
二	三	後二	菜侶似蘇者	侶	侶	侶	侶	之(改)
二	三	後六	從艸麥聲	麥	麥	麥	遽	遽
二	十二	四	《爾雅》注曰茅屬也	茅屬也	茅屬也	茅屬也	白茅屬(改)	白茅屬

① 民國十七年(1928)上海醫學書局石印本。

續　表

卷	葉	行	初印乙本（上圖）	初印丙本（陝圖）	初印丁本（上圖）	後印甲本（北大）	後印乙本（辛丑本）（北圖）	後印丙本（甲辰本）（上圖）
二	十五	後七	故曰水衣故	故	故	故	也（改）	也
二	十八	七	謂草雜水掩地也	掩	掩	掩	淹（改）	淹
三	十五	四	臣鍇曰謂嶷其不齊	嶷	嶷	嶷	疑（改）	疑
三	十五	五	讀若煢，臣鍇曰《詩》云獨行煢煢	煢，煢煢	煢，煢煢	煢，煢煢	煢，煢煢	煢，煢煢
四	八	一	《國語》曰晉公子駢脅，鄭伯設微薄觀之也	鄭	曹（改）	曹	曹	曹
四	九	後三	長行也，行彳	行	行	行	從（改）	從
五	十一	二	語諄謘也，屖聲，讀若行道遲遲	謘，屖，遲遲	謘，屖，遲遲	謘，屖，遲遲	謘，屖，遲遲（改）	謘，屖，遲遲
五	十五	三	嬈嬈也	嬈	嬈	嬈	譊（改）	譊
五	十八	七	周教張相如似不能言者	教	教	教	勃（改）	勃
五	二十	一	無有不龔愨當作此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恭，龏（改）	恭，龏
六	四	七	當膺也	膺	膺	膺	膺	膺（改）
六	二十	後四	明用稽疑	稽	稽	稽	卟（改）	卟
七	五	五	《楚辭》曰思美人兮擥涕而眝	擥	擥	擥	擥（改）	擥
七	十五	二	莧從此此讀若末	此此	此此	此此	此此	此（改）
七	十七	後六	人三爲友	友	友	友	衆（改）	衆
八	四	五					（改）	
八	八	後一	胚胚也聲如水中泡	聲	聲	聲	形（改）	形
八	十三	三	從肉，延聲	延	延（改）	延	延	延
八	十三	四	《齊民要術》有作生脡法	脡	脡（改）	脡	脡	脡
八	十六	後二	判也，從刀	判	判	判	刊（改）	刊
八	十八	四					（改）	
八	十八	後五	庾信賦曰枝格相交	格	格	格	挌（改）	挌

續表

卷	葉	行	初印乙本（上圖）	初印丙本（陜圖）	初印丁本（上圖）	後印甲本（北大）	後印乙本（辛丑本）（北圖）	後印丙本（甲辰本）（上圖）
八	二十	六	如今御史臣次爲冠	次爲冠	次爲冠	次爲冠	冠以爲（改）	冠以爲
九	一	後七	讀若絮	絮	絮	絮	綮(改)	綮
九	五	後四	朱儒扶盧	盧	盧	盧	籚(改)	籚
九	七	一	從竹,頼聲	頼	頼	頼	負(改)	賴(改)
九	十四	後四	臣鍇曰豈樹鼓之象	豈	豈	豈	豆(改)	豆
九	十四	後四	屮其上羽葆也	屮	屮	屮	中	中
九	十五	二	春秋之音	秋	秋	秋	分(改)	分
九	十五	後五	周禮師大捷獻愷	愷	愷	愷	豈(改)	豈
九	十六	六	臣鍇曰今婚禮合巹用匏	巹	巹	巹	卺(改)	卺
十	七	二	日月所會謂之辰	辰	辰	辰	𧰼(改)	𧰼
十	十一	六	讀若拔,物爲夾引也	夾	夬(改)	夬	夬	夬
十	十一	後二	就高也。從尢京,尢異於凡也	就,尢,尢	就,尢,尢	就,尢,尢	就,九,九（改）	就,九,九
十	十五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改）	[illegible]
十一	四	後五	齊謝朓直中書省詩云	眺	眺	眺	眺	朓(改)
十一	七	後七	又車輞會謂車輪外輞也	輞	輞	輞	輞(改)	輞
十一	十一	後一	此與采同意	釆	釆	釆	采(改)	采
十二	三	六	鮇各反	鮇各	鮇各	鮇各	魚卉(改)	魚卉
十三	三	後五	亦曰日光也	亦	亦	亦	一(改)	一
十三	十八	後四	許愼謂稷爲秫稻爲穤	穤	稬(改)	稬	稬	稬
十三	二十五	一	《周書》曰粜誓	曰	曰	曰	有(改)	有
十三	二十五	後二	作曹反	反	反	反	切(改)	切
十三	二十五	後三	平秘反	反	反	反	切(改)	切
十三	二十八	一	臣鍇曰從辭聲	辭	辭	辭	辞(改)	辞
十四	二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改）	[illegible]

續 表

卷	葉	行	初印乙本（上圖）	初印丙本（陝圖）	初印丁本（上圖）	後印甲本（北大）	後印乙本（辛丑本）（北圖）	後印丙本（甲辰本）（上圖）
十四	五	後六	讀若書曰若藥不瞑眩臣鍇曰與宵同義也	若藥不瞑眩臣鍇曰與宵	若藥不瞑眩臣鍇曰與宵	若藥不瞑眩臣鍇曰與宵	藥不瞑眩臣鍇曰守與冥（改）	藥不瞑眩臣鍇曰守與冥
十四	十八	二	此本爲兩再之兩	兩,兩	兩,兩	兩,兩	㒳,㒳（改）	㒳,㒳
十四	十八	三	兩平分也	兩	兩	兩	㒳（改）	㒳
十四	十八	後五	㬎者冐獸足故從足，臣鍇曰䍐獸之足也	冐,䍐	冐,䍐	冐,䍐	䍐,冐（改）	䍐,冐
十四	二十五	後四	會綷舊說	綷	綷	綷	辭（改）	辭
十五	十四	後一	古但爲相隨行之从	从	从	从	從（改）	從
十六	三	四	一曰袪褱也，褱者	衺,衺（改）	衺,衺	衺,衺	衺,衺	衺,衺
十六	三	六	褱一曰臧	衺（改）	衺	衺	衺	衺
十六	六	六	一曰蔽膝	膝	膝	膝	厀（改）	厀
十六	十一	六	大夫方舟	方	方	方	儿（改）	㰡（改）
十七	二	三	項枕也	枕	枕	枕	煩（改）	煩
十七	三	五	猶隱磷難分皃	磷	磷	磷	淪（改）	淪
十七	四	五	俗言顫掉不正	正	正	正	定（改）	定
十七	六	三	引《說文》爲證此	此	此	此	也（改）	也
十七	九	五	髳小人曰鬈	人	人	人	皃（改）	皃
十七	九	五	籒文	籒文	籒文	籒文	彔籒文（改）	彔籒文
十七	十	六	邦節，鎮圭、牙璋、穀圭、琬圭也	鎮	鎮	鎮	珍（改）	珍
十八	二	五	古文鐵金旁作夷作夷，故與夷相亂	夷	夷	夷	銕（改）	銕
十八	六	四	屋龐廔也	龐	龐	龐	麗（改）	麗
十八	六	五	龐廔猶玲瓏也	龐	龐	龐	麗（改）	麗
十八	九	六	公孫碬作公孫段	碬	碬	碬	碫（改）	碫
十八	十	五	暫嵒也	嵒	嵒	嵒	碞（改）	碞
十八	十	五	《周書》曰畏于民嵒	嵒	嵒	嵒	碞（改）	碞
十八	十一	四	寅良反	寅	寅	寅	宙（改）	宙
十八	十二	後五	與扶云。辟二反	與扶云,二	與扶云,二	與扶云,二	與扶云,亦（改）	□□□,亦（改）
十八	十二	後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改）	[illegible]

續 表

卷	葉	行	初印乙本（上圖）	初印丙本（陝圖）	初印丁本（上圖）	後印甲本（北大）	後印乙本（辛丑本）（北圖）	後印丙本（甲辰本）（上圖）
十八	十四	一					（改）	
十八	十四	一	從二比	匕（改）	匕	匕	匕	
十八	十四	五	從彖省	彖	彖	彖	豙（改）	豙
十九	四	四	臣鍇曰又皮冰反	又	又	又	仌（改）	仌
十九	五	四	食陵反	反	反	反	切（改）	切
二十	一	後一	奎亦人蒛盆骨	蒛	蒛	蒛	缺（改）	缺
二十	七	後四	臣鍇曰《春秋左傳》如齊涖盟	涖	涖	涖	竦（改）	竦
二十	十六	後六	曰起也	曰	曰	曰	一曰（改）	一曰
二十一	二	後七	江別流也	也	也	也	出（改）	出
二十二	二	六	《論語》曰子貢侃侃如也	貢	貢	貢	路（改）	路
二十二	十二	後五	臣鍇曰詩借爲瘨字	瘨	瘨	瘨	嬛（改）	嬛
二十三	七	後五	租殆反	租	租	租	租	租
二十三	十二	六					（改）	
二十四	七	後四					（改）	
二十四	七	後四	女子笑皃，從女，笑聲	笑	笑	笑	芺（改）	芺
二十四	九	五					（改）	
二十四	九	後三	一曰删	删	删	删	姍（改）	姍
二十四	十一	二	依少反	少	少	少	必（改）	必
二十四	十五	後五	逯子胥出亾匃食於安說臣鍇曰伍吳市也	子胥出亾匃食於安說 臣 鍇曰伍	子胥出亾匃食於安說 臣 鍇曰伍	子胥出亾匃食於安說 臣 鍇曰伍	安說臣鍇曰伍子胥出亾匃食於（改）	安說臣鍇曰伍子胥出 亾 匃食於
二十四	十六	一	讀若傒	傒	傒	傒	徯（改）	徯

續　表

卷	葉	行	初印乙本（上圖）	初印丙本（陝圖）	初印丁本（上圖）	後印甲本（北大）	後印乙本（辛丑本）（北圖）	後印丙本（甲辰本）（上圖）
二十四	十六	後六					（改）	
二十四	十六	後六	臣鍇曰： 音忽				（改）	
二十四	二十	後三					（改）	
二十四	二十	後六	從糸，丿聲……丿音曳	丿，丿	丿，丿	丿，丿	厂，厂（改）	厂，厂
二十五	三	三	時計切	時	時	時	特（改）	特
二十五	三	後三	細縛也	縛	縛	縛	縛（改）	縛
二十五	三	後五					（改）	
二十五	三	後五	㻰聲	㻰	㻰	㻰	㻰（改）	㻰
二十五	八	後三	枲之一絜也	一	一	一	十（改）	十
二十六	五	後一	培敦土田山川	敦	敦	敦	敦（改）	敦
二十六	六	一	坑也，一曰大也	坑	坑	坑	阬（改）	阬
二十六	六	二	秦謂坑爲埂	坑	坑	坑	阬（改）	阬
二十七	八	後三					（改）	
二十七	十一	一	所以抗也	抗	抗	抗	抗（改）	抗
二十七	十三	六	《説文》引徐鉉曰	鉉	鉉	鉉	鍇（改）	鍇
二十八	十八	後一	匹妃字，古只作妃	妃	配（改）	配	配	配
二十八	二十	後二	滅也	滅	滅	滅	威（改）	威
三十五	一	後一					（改）	
三十五	七	後二	囟	囟	囟	囟	囟（改）	囟

續 表

卷	葉	行	初印乙本（上圖）	初印丙本（陝圖）	初印丁本（上圖）	後印甲本（北大）	後印乙本（辛丑本）（北圖）	後印丙本（甲辰本）（上圖）
三十六	五	五	從衣，蚩省聲	蚩	蚩	蚩	蚩（改）	蚩
三十六	六	後二	故從十臣乚	臣	臣	臣	臣	目（改）
三十六	七	四	陽冰云當作金	金	金	金	金	金
三十六	七	四	臣鍇以爲金古文仒	金，仒	金，仒	金，仒	金，蓋（改）	金，蓋
三十六	九	六	九經文字	九	九	九	五（改）	五
三十九	二	四	案《說文》垶字注云從土騂省聲而無騂字	垶，騂，騂	垶，騂，騂	垶，騂，騂	垟，騂，騂（改）	垟，騂，騂

102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東武劉氏來鳳堂刻本《金石苑》

清劉喜海輯。

卷端葉匡高 20.8 厘米，廣 13.1 厘米。封面正面題“金石苑”，背面題“三巴漢石紀存”，“道光丙午（道光二十六年）夏日燕庭題於來鳳堂”。

是書收録四川石刻，下迄元代。先畫圖而後釋文，間加考跋。葉昌熾《語石》卷十稱“其界畫之工，刻鏤之細，摹印之精，斷非俗工所能從事。必如歐陽公之所云好而有力，又需之以歲月，始可聿觀厥成。”今存原稿六十餘册，多未刻，已刻者僅《三巴漢石紀存》、《蒼石洞宋人題名》。①

此本爲燕庭任四川按察使時所刻。封面所署之來鳳堂在成都臬署中，②傳世凡二本：

（一）**六卷本**，首冠六卷目録，爲最後定本。徐曉霞愛日館舊藏一帙，計六册，漢代一册，北周、隋、唐、蜀一册，宋代四册，民國間陶蘭泉借以影印行世。徐藏原本甲申年流入白門保文堂書肆，坊賈誤認爲陶蘭泉影印本，爲黄永年以廉價購得。③《清代版本圖録》卷四收録其本。

（二）**不分卷本**，有初印、後印之别。

此不分卷初印本（圖 2－102－1）。鈐有“樹鏞之印”、“靈壽花館讀碑記”、“鄭齋金石”等印。沈樹鏞舊藏，後爲蔣抑卮凡将草堂收得，轉歸上海合衆圖書館。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不分卷之初印本凡五册，面葉簽題“三巴孴古志”，第一册漢，第二册六朝、唐、五季，第三、四册宋，第五册唐宋題名。卷首無序跋，亦無目録。後印本釘爲六册。

① 《中國版刻圖録》（增訂本）第一册頁九四收録《金石苑》，謂“原稿六十餘册，絶大部分未刻，已刻者僅《三巴漢石紀存》、《蒼石洞宋人題名》”。

② 劉喜海識語“道光丙午，余秉臬三巴”云云一篇，末署“冬至日偶識於錦城臬署之來鳳堂”。是知來鳳堂在成都臬署。見翁樹培《古泉彙考》影印本頁 1142。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4 年。

③ 詳黄永年《半世紀前南京買書小記》，《藏書家》第一輯，頁 138。齊魯書社，1999 年。

所見後印本内封有"每部紋銀捌兩"一記(圖 2-102-2),蓋是書出版價也。

後印本文字有增改,卷首增入道光戊申(二十八年,1848)嘉定周其愨序。《宋郭子皋重陽題記》,初印本無考跋(圖 2-102-3),後印本增入考跋二行(圖 2-102-4);《宋趙懿簡公神道碑》末葉,初印本考跋與釋文字體相同(圖 2-102-5),後印本考跋字體有别,較初印本稍益數字(圖 2-102-6);《宋李宜人鄭氏真贊》,初印本脱"李"字,版心葉數及考跋未刻,後印本悉爲補入。類此者尚多,兹不備舉。初、後印本宋題名均列於末册,與六卷本列爲卷五者互異。按道光戊申燕庭已遷浙江布政使,是書增改之業,或竣事於杭州。

103
清咸豐四年(1854)蔣氏巢園匯版重編印本《息影庵初存詩》八卷《集外詩》五卷

清蔣坦撰。

坦(1823—1862)[1]字藹卿,錢塘人。諸生。善文章,好吟詠。所著有《西泠閨詠》、《厲太鴻遊仙詩注》、《百合詞》、《秋鐙瑣憶》、《夕陽紅半樓詩詞賸稿》、《閨雅》等。其先世業鹽,頗饒於貲。藹卿揮霍愛賓客,文壇吟社,高朋滿座,久之,遺産斥賣一空。同治元年於兵亂中餓死。

此本爲藹卿自刻,封面題"咸豐四年鐫,巢園藏板"。前有藹卿先生三十歲小像,係任熊渭長繪(圖 2-103-1),當作於咸豐三年癸丑(1853)。丁丙所輯《武林掌故叢編》中有蔣坦著《西湖雜詩》,卷首曾翻刻此像。

譚獻《復堂文續》卷四《亡友傳》稱藹卿"初存詩曰《花天月地吟》,多温李體,亦好李賀奇麗也。已而悔之,散朗高遠,取法陶杜,有《息影庵詩》"。丁刻《西湖雜詩》首載陳繼聰《忠義紀聞録》中《蔣文學傳》。後綴以丁氏記,云藹卿初刊《花天月地吟》[2](以下簡稱《花》),續刊《紅心草》[3](以下簡稱《紅》),後删存復刊爲《息影庵稿》。按此説是,此本係利用《花》、《紅》舊版,益以新作,重編而成。

是帙爲楊氏豐華堂舊藏,與《花天月地吟》、《紅心草》合裝,今藏上海圖書館。前有顧廷龍手録光緒十三年丁亥冬至日馬瑛跋、邊瀹慈跋(圖 2-103-2)。馬瑛跋紀昔日交誼,文字雅贍可讀。兹節録其文如下:

> 戊午(咸豐八年,1858)冬,……小谷王君招飲半野堂,遂與藹卿晤。年約四十許,困頓之色,溢於眉睫。鎮日以阿芙蓉自娱。一燈之下,詩稿滿焉。不事修飾,虱緣於鬚,左右有唾之者。……時同座若趙君益甫、王君縵卿、余君曉雲皆以名士自負,頗短藹卿。
>
> 余遂訪之巢園,牆垣四圮,破屋兩椽。飯無廚灶,埋鍋而炊;寢無帷床,支板而息。一赤脚老醜之婢執爨,子三四齡,亦蓬跣無人色。藹卿出《詩話》印有樣本示余,已成帙矣。庚申(咸豐十年,1860)春,賊突入會垣。事平,聞藹卿無恙,冒刃護其書板,得未毁。壬戌(同治元年,1862),省城陷,藹卿餓死,著作不知所歸。傷哉!

---

[1] 《花天月地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蔣坦父蔣焜跋,稱壬午秋日其父七十有九。明年秋爲其父大耋之慶,戲彩三日,子坦生。則坦生於道光三年癸未(1823)。藹卿小像後贊載其咸豐五年癸丑爲三十歲,亦可印證。《夕陽紅半樓詩詞賸稿》末孟森跋語考述蔣坦生平,可參考。

[2] 《花天月地吟》封面署"清道光甲辰清和月",刻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

[3] 《紅心草》署"道光丁未孟秋,城西草堂藏板",刻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

又有顧廷龍跋云：

豐華堂鬻賸書將售於館，連日得與主人楊見心先生（復）共案檢理，因知其當時凡購一書，板本不同，多寡略異，無不兼收並蓄，有資校勘之益甚大也。藹卿所著《花天月地吟》、《紅心草》、《息影庵初存詩》、《息影庵集外詩》主人皆備，而《初存詩》有兩部，一與《集外詩》同爲馬瑛舊藏，並有長跋，紀昔日交誼甚詳，可以小傳視之；又經邊瀹慈點校，亦有小跋。一爲王景曾舊藏，校馬本多序目、遺象。兩者皆足珍留，而主人必以馬本取回，因録存其跋於簡端。主人藏書有特嗜，凡一人所著，其書品不一者，每喜截長補短以齊之，此本與馬藏《集外詩》及它集適如同裝，故不惜以馬氏原藏書分散之也。廿九年十一月廿三日，廷龍識。

今逐篇核之，《息影庵初存詩》卷一選自《花》卷一至五，卷二選自《花》卷八、《紅》卷一、二，卷三選自《紅》卷三至五，卷四選自《紅》卷六，卷四以下則係續作。其選録篇數不及《花》、《紅》之半，文字改動不少，詳下表：

改動情況	《花天月地吟》、《紅心草》	《息影庵初存詩》
更動標題	《花》卷四《歲除日孤山探梅書寄李香樓女士》	《孤山梅花下作》
	《花》卷三《送陳廉恩福歸海昌》	《送遠》
	《花》卷五《靈芝寺喜晤蓮衣上人定濤》	《韜光寺》
	《紅》卷一《湖樓夜坐有懷西齋花事寄滋伯》	《春夜懷西齋花事寄魏謙升》
刪落文字	《花》卷八《枯座雜感》："……智井通仍堙。賓梅行踽踽，竹士情諄諄。益甫霧豹隱，一帆屈蠖伸。"	《枯座雜感》："……智井通仍堙。"
	《紅》卷一《悲歌》："無雙豔福文君市。長門竊受陳嬌金，臨卭痛雪王孫恥。"	《悲歌》"無雙豔福文君市。"
	《花》卷八《挽劉笠人丈》二首	刪"人間續命斷金丹"一首。
	《花》卷八《曲吼山覓徑入曹溪小憩》二首	刪"人語隔煙水窈然"一首。
	《紅》卷三《菊影》四首	刪"同上瑶臺別有身"、"疎疎密密繞詩魂"二首。
	《紅》卷四《放歌》七首	刪"秋風蕭蕭蛩唧唧"、"人生離合關時命"、"外黄贅張耳"、"生不願封萬户侯"四首。
改易字句	《花》卷五《西湖採菱曲》"鞋花刺成花不真，春茶採得茶始芽。菱殼如鞋儂足小，菱汁如茶朗味少。不刺鞋花不採茶，菱根日日絲纏繞。朗來刺船三塔去，煙雨迷離不知處。記得蘆芽共菱種，無端一夜催成絮。"	卷一《西湖採菱曲》"鞋花刺成花不真，春茶採得茶始芽。菱角如鞋伴儂寢，菱汁如茶勸朗飲。不刺鞋花不採茶，菱絲如雪催成錦。菱絲織錦絲不堅，添絲還作裝衣錦。不見江頭荻蘆老，一夜西風釀寒早。"
	《紅心草》卷六《圓圓曲》"鼎湖龍去幾時還，山海雄兵未入關。南北勤王無一策，盛名千古屬紅顔……"	《息初》卷四《圓圓曲》"龍髯攀斷鼎湖遥，兵氣臨關慘不驕。開國奇勳亡國恨，紅顔天遣佐興朝……"

《息影庵集外詩》僅卷五《逃禪一百八首》爲咸豐間所刻，餘皆用道光舊板：卷一用《花》卷七之《外國謡》版，卷二（圖 2－103－4）用《紅》卷七《六朝南北宫詞》版（圖 2－103－3），卷三用《紅》卷八《五代十國宫詞》版，均以舊板剜改題名、卷第而成。卷四爲《花》卷六《西湖雜詠》百首，補序一

篇，仍以“朱欄十二畫橋西”一首始，而將《花》本末葉“山氣空濛日夕佳”以下至“養魚莊上白魚肥”移上，使湊足一葉。① 卷首道光丁未余慶、伊念曾、魏謙升三序，亦用《紅》之舊板，稍剜改數字：

	《紅心草》	《息影庵集外詩》
餘慶序	予前閱藹卿《花天月地吟》，……追觀《紅心草》八卷……	予前閱藹卿《息影庵詩集》，……追觀《集外詩》數卷……
伊念曾序	予前閱藹卿《花天月地吟》，……以《紅心草》二刻問序於予……	予前閱藹卿《息影庵詩集》，……以《集外詩》數卷問序於予……
魏謙昇羃	近復刊其二集爲《紅心草》八卷……	近復刊其《息影庵集外詩》數卷……

《紅心草》卷首尚有藹卿室關鍈題詩數首，不見於《息影庵集外詩》。今録其末首：

頻摹粉本寫丹鉛，描就眉愁獨自憐。龐蘊早成歸隱計，百年猶有賣薪錢。鳳凰寶瑟同心語，蝴蝶花房一夢緣。昨夜樓頭同乞巧，爐香影裏記扶肩。

鍈字秋芙，工倚聲。嘗偕藹卿遊湖山間，一船書畫，簾影衣香，如神仙中人。《蔣文學傳》稱，秋芙卒後，藹卿爲其製《秋鐙瑣憶》，皆幽閨遺事。前人稱其文極雋雅，視冒辟疆《影梅庵憶語》更過之。

104

清同治十二年（1873）莫繩孫刻本《宋元舊本書經眼録》三卷坿録二卷

清莫友芝撰。

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細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版心下記字數。匡高 17.2 厘米，廣 11.4 厘米。

是書著録莫氏乙丑（同治四年，1865）迄己巳（同治八年，1869）數歲中客游所見之宋金元明槧本暨舊鈔本、稿本書，凡百三十種，悉或解題，或考其槧鈔善劣，或僅記每葉行字數目，或並録其序跋及經藏家跋語印記。皆經眼時隨筆志之，以備循覽。其次子繩孫次爲三卷，更集他書衣及碑帖題語爲坿録二卷。

莫氏素負精鑒之譽，實則於版刻非有真知。潘景鄭嘗指“《經眼録》一書所稱宋、元本，誤者不勝枚舉”②。今就所睹記，列舉本書之誤鑒如下：

《儀禮》鄭注，原題宋淳熙本，實爲明翻本；

《春秋經傳集解》，原題宋淳熙小字本，實爲明嘉靖翻本；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原題宋本，實爲明翻本；

《鹽鐵論》，原題宋刻本，實爲明正、嘉間覆本；③

《皇朝仕學規範》，原題宋淳熙三年（1176）刻本，實爲明洪武蜀府翻本；

---

① 丁丙輯入《武林掌故叢編》之《西湖雜詩》百首依據《息影庵集外詩》，排列順序與《花天月地吟》不同。

② 潘景鄭《著硯樓書跋》頁一六四，《譚復堂手校鹽鐵論》跋。

③ 北京德寶 2006 年 11 月藝術品拍賣會第 67 號拍品即此。

《山谷外集》，原題宋淳祐閩憲本，實爲明前期刻本；

《選編省監新奇萬寶詩山》，原題宋巾箱本，實爲明宣德刻本；

《禮經會元》，原題元本，實爲明前期翻本；

《漢書》，原題金元間刊本，實爲明正統八至十年刻本；

《宋史》，原題元至正江浙行中書省官本，實爲明成化朱英刻本；

《重校正地理新書》，原題金刻本，實爲明翻本；

《書法鉤玄》，原題元刻本，實爲明隆慶、萬曆間刻本；

《困學紀聞》，原題元刻本，實爲明正統刻本；

《宛陵先生文集》，原題元刻本，實爲明正統袁旭刻本；

《道園學古録》，原題元刻本，實爲明景泰刻本；

《管子》無注本，原題元明間刻，實爲明嘉靖劉氏安正書堂刻本；

《吕氏家塾讀詩記》，原題宋刻本，實爲明嘉靖傅鳳翱刻本；

《吴越春秋》，原題元大德刻本，實爲明刻本；

《太玄經》，明江都郝梁本，莫氏云從宋萬玉堂本傳刊，萬玉堂本實爲嘉靖刻。

以上十九種，皆明刻而誤作宋、元本者。

此本字體肥厚樸茂，與郘亭詩刻本寫手如一，後收入莫氏《影山草堂六種》。書版曾經修補，文字有所改訂。

此初印本（圖 2－104－1），經姚覲元手批。鈐有“歸安姚慰祖收藏書畫圖籍印”、“歸安姚慰祖印”。又有“學部圖書之印”大方印。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姚氏批語，涉及咫進齋藏書情況，可爲研究者之一助，附録如下：

《毛詩要義》。今歸豐順丁氏，光緒七年從禹生中丞假録副本，藏諸咫進齋。覲元記。（在卷一葉一）

《禮記要義》。今亦歸丁氏。辛巳冬日，從禹生中丞假録副本，藏之咫進齋。覲元記。（在卷一葉四）

《東漢會要》。廣州學海堂初刻本此四卷（暄按，此指卷三十六至三十九四卷）闕佚亦同。光緒七年陶孝廉福祥春海從京師鈔得，乃修補完全。（在卷一葉二十三行後五）

《米海岳畫史》。覲元收有此書，乃光緒四年得於京師。（在卷一葉二十五行後二）

《百川學海》。覲元嘗於東川收得是書，乃商丘宋侍御蘭暉舊藏，首尾完善，今儲咫進齋。（在卷一葉二十六行後五）

《説文解字補義》。覲元於光緒五年在京師得見鈔本，惜未買成。（在卷二葉四行後十）

《元禮部韻略》。光緒六年冬，禹生中丞録副見貽，惜遺木記。（在卷二葉五行五）

《玉海》。覲元收有此書，乃別下齋舊藏。（在卷二葉十七行五）

《道園學古録》。覲元收有此書。（在卷二葉十八行十）

《韓文考異音釋》。覲元收有此書。（在卷二葉二十五行六）

［後印］

此刻有初印、後印之別：卷三末葉《金石三例》“雅雨本有評甚佳”句下，後印本有“蓋嘉慶中長洲王惕甫芑孫手校也”十四字（圖 2－104－4），爲初印本所無（圖 2－104－3）；坿録二葉二十二

行後五,"因識"下,初印本署"郘亭眲叟",後印本剷去此四字。又,初印本有誤刻,賴後印本改正之。如卷三葉一行後三,後印本"亦有衆説具而已無説者",初印本"具"誤作"其";卷三葉十七行六,後印本"繫年録",初印本"繫"誤作"擊";坿録二葉二十五行後七,後印本"老沙防焉",初印本"防"誤作"防"。

[翻刻]

是書民國間有**翻刻本**(圖 2-104-2),匡高 17 厘米,廣 11.4 厘米。款樣形式與原本不差毫末,而梓工神采乃有不逮。凡前述之原刻初、後印本文字異同處,翻本皆同後印本,惟版心下所記字數碼與原本異同,如原本卷端葉"二百六十一",翻本作"二百七十三"。原刻後印本間有誤字,如坿録二十一葉四行,《元次山集》,清淮南黄又研旅刊本,原刻本"獨山莫友芝手校畢,于十二巷外","巷"字有誤,翻本仍作"巷"。今檢此刻原本,[①]莫氏跋作"卷"。

二〇〇〇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重印是書,所據實爲民國翻本,而出版説明稱"莫氏家刻版片有兩種,其一爲《影山草堂六種》本,其一爲據以刷印之單行本。考其新舊程度,當以單行本刊刻在先,而《影山草堂六種》爲後出,或爲單行本之復刻本。"近年有學者爲此説誤導。[②]

105

清光緒二年(1876)四川刻本《書目答問》四卷《叢書目》一卷《别録》一卷《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一卷《輶軒語》七卷

清張之洞撰。

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五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版框右上方有書耳記卷次,版心下記刻工名。匡高 24.3 厘米,廣 16.2 厘米。前有光緒元年張氏自序。

是書爲張文襄督學四川時舉以訓士者,於經史子集外,加以《叢書目》、《别録》、《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凡七類。所舉二千餘部,皆爲切要之書。取擇品類,較《四庫》爲廣,天算、西學,皆行採入。詮次部類,較《四庫》爲精。一類之中,復以義例相近者相比附,以"∟"别之,令其門徑秩然,緩急易見。後附《輶軒語》,爲文襄按試畢告戒諸生之語。原書例不取宋元刻舊鈔,期令當時學者易買易讀,用意至善。以今日觀之,其所記版本固多屬凡近,字句亦未盡完足。在當時而言,道光以下刻本傳印未廣,又經太平天國之變,亂後板多毁失,轉爲可貴,則文襄提倡近刻,亦可謂别具眼光。

此目由文襄在蜀時刻成初本,漏略甚多,旋即再刻一本。文襄在光緒二年十一月已離四川學政任任,[③]則再刻本當刻在光緒二年。與初刻本相校,再刻本訂正文字不少,而各書撰人刊刻年月,時有舛誤,卷數間有缺略,雖屢經校補,仍有未盡之處。

再刻本之初印者,《略例》首行無小字注。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上海蜚英館據以石印(圖 2-105-2),流傳較廣。原本未見,録此以待續訪。

---

① 今藏上海圖書館(書號 T082645-48)。

② 張劍《〈宋元舊本書經眼録〉探疑》一文引述此説。《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 年第 4 期,頁 73。

③ 參考朱維錚《書目答問》導言注二三。附於張之洞《書目答問》之前。三聯書店,1998 年。

［後印］

此本刻成後，一再添擠改刻，傳世印本文字異同。所見有兩種：

（一）**後印甲本**（圖 2－105－1）。《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後有光緒四年潘霨序云："蓉江觀察需次楚江，攜原刻見貽，並許借印多本"，取對前本，除個別葉面抽换版片，其餘各葉仍用舊版，則此爲潘霨得版後印之本。

所見本有丁卯年（1927）秦更年朱筆過録葉德輝校跋，並有跋語。鈐有"秦更年印"、"秦曼青"、"嬰闇秦氏藏書"、"曼青手校"、"嬰盦校讀"、"秦更年"、"樹人四十年桃李滿天下"、"陳皓印"、"崧漢"、"蓮簃所藏"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丁卯六月十四日，嬰闇迻寫，至十六日竟此卷。（在經部末）

第二卷十八日訖。（在史部末）

廿一日揮汗録。（在子部末）

揮汗研硃，恅悼録畢。（在《别録》末）

（葉德輝跋二篇，已見《郎園讀書志》卷四第三十四葉，略去不録）

右録湘潭葉郎園校注及跋尾，郎園博聞强識，於書無所不窺，尤喜治目録版本之學。往客湘中，時獲奉手清談，娓娓終夕不倦。今年三月遇害長沙，其從子巘甫、定侯兄弟避地來申，行篋中攜有此本，因借之傳録一過。追念昔遊，愴懷耆舊，擲筆爲之泫然。丁卯六月下浣，嬰闇居士。（在《别録》末）

（葉德輝跋已見《郎園讀書志》卷四第三十六葉，略去不録）

既録成之後兩旬，定侯又自湘中取來最後校定本，更竭三日之力補録之，并迻寫其跋尾，郎園此書校本莫詳於是矣。嬰闇又記。（在卷首）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同版一帙，亦有潘霨序，與此帙稍異：此帙潘霨序爲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五字；國圖本爲半葉八行，行十九字。此帙潘序末署"光緒四年天中節吴縣潘霨撰并書"，國圖本末署無"光緒四年天中節"七字。

此本《略例》第一葉版心下刻工爲"陳長安"，初印本該葉刻工爲"侯玉堂"；此本卷一第十二葉版心下刻工爲"高維之"，初印本該葉刻工爲"戴成文"。《略例》首行，此後印本有小字注云："此編爲告語生童而設，非是著述，海内通人見者，幸補正之"（圖 2－105－3），初印本無此注（圖 2－105－4）。其他文字異同。范希曾《補正》注出十六條，柴德賡又列舉十三條，[1]予所見二本文字互異，而范、柴二氏尚未提及的另有十四處，列舉如下：

以上正經正注分刻本，注"五經文及經解，古注仍可採用"，初印本"五經文及經解"上有"鄉會試"三字。

《大誓答問》一卷，滂喜齋本；初印本作"吴縣潘氏滂喜齋刻本"。

《孝經精義》一卷，乾隆二年刻本；初印本作"乾隆三年刻本"。

《十三經註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又散附阮刻注疏各卷之後，較略；初印本無"較略"二字。

---

① 柴德賡《記貴陽本〈書目答問〉兼論〈答問補正〉》，見《史學叢考》頁 217。中華書局，1982 年。本文原載《輔仁雜誌》第十五卷第一、二合期，1947 年 12 月。

《文字蒙求》一卷，王筠，自刻本(圖 2－105－5)；初印本作“《說文提要》一卷，武昌局本”(圖 2－105－6)。

《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説》七卷《考正德清胡氏禹貢圖》一卷；初印本作《漢書地理志圖今釋》□卷《漢志水道考》一卷。

《石林燕語考異》十卷，又《稗海》本無考異；初印本無“無考異”三字。

《古墨齋金石跋》六卷，附瞿中溶《官印考證》□卷，家刻本，未畢工；初印本無附。

《孔叢子》七卷，浙江新刻影宋巾箱本，《漢魏叢書》本三卷；初印本作《孔叢子》三卷，《漢魏叢書》本，金山錢氏有宋咸注七卷本，未刊。

《玉函山房輯佚書》子編□種，注“武昌局刻子書百家，頗便翻檢”；初印本無此注。

《羣書治要》五十卷，注“此書兼有經史”；初印本無此注。

《獨斷》二卷，注“揚州局刻附疏證”；初印本無此注。

《續書譜》一卷，注“以上二種，刻戈守智《漢溪書法通解》内，通行本”；初印本無此注。

《曲江集》二十卷，通行祠堂本不善；初印本無“不善”二字。

(二) **後印乙本**。較之後印甲本，又改兩處文字：後印甲本汪邁孫《漢書地理志校本》(圖 2－105－7)；乙本改作“汪遠孫”(圖 2－105－8)，洪齮孫《三國職官表》改作洪飴孫。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第 921 册據以影印。

是書再刻本一出，各地紛紛據以翻刻重印，又有石印本、排印本。本書後出版本(包括後人校增、箋注、補正之本)，來新夏統計爲四十九種，而未分系統。據以上異文查考，諸本大致可歸爲二系：

清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蜚英館石印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上海蜚英館石印本、宣統元年(1909)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民國四年(1915)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民國七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民國二十四年(1935)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盧刻《慎始基齋叢書》本、民國十七年北平刻《張文襄公全集》本等，均出自再刻初印本，此爲一系統；

清光緒三年(1877)濠上書齋刻本、光緒四年上海淞隱閣排印本、光緒五年湘鄉成邦幹臺南刻本、光緒十四年上海鴻文書局排印本等，均出自再刻後印本。“汪邁孫”未改作“汪遠孫”，“洪齮孫”未改作“洪飴孫”，知所據爲後印甲本。此爲另一系統。

經後人加工之本，如王秉恩校增之貴陽本、江人度箋注本，其工作底本出自再刻後印本；民國十年(1921)上海朝記書莊石印本開卷排版方式與掃葉山房石印本同，民國十八年上海自強書局石印本係在上海蜚英館石印本上加注，實皆導源於再刻初印本。

106
清光緒五年(1879)刻本《紅樓夢圖詠》不分卷

清李筠嘉輯，清改琦繪。

筠嘉(1766—1828)一名云階，字修林，號筍香，[①]上海人。藏書甚富，延烏程周中孚爲其編纂

① 黄永年、賈二強編《清代版本圖録》卷五葉四十三著録，作“清李簡香原編”。“簡”爲“筍”字之譌。

書志，初名《古香閣藏書志》，後經擴充解題，完善體例，更名《慈雲樓藏書志》。[①] 常於其別業吾園召集賓客，觴詠其中，輯吾園名人題詠爲《春雪集》六卷。

此本前有光緒己卯淮浦居士序略云，華亭改七薌先生來上海，下榻於李筍香光禄吾園時，所作卷册中惟《紅樓夢圖》爲生平傑作。光禄珍秘特甚，每圖倩名流題詠。當時即擬刻以傳世，而光禄旋歸道山，圖册遂傳於外。前年冬，予購得此册，急付手民云云。刊刻精緻，圖後題詠疑據手書原迹上版。題詠諸人，如詠黛玉之孫坤、詠探春之劉樞、詠惜春之瞿應紹、詠妙玉之袁桐、詠香菱之高崇瑚、詠佩鳳之錢杜等，均見於《春雪集》。

是帙佳紙初印，封面有"武烈王孫"、"何減驃騎"二朱印(圖 2－106－1)。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此刻初印者開本尺幅寬闊。後印者尺幅較窄；初印本每册鈐有"耐龕秘板"朱印，後印本無之。

原刻後印本有光緒十年(1884)吳縣朱記榮跋云："此圖經淮浦居士授之剞劂，公之藝林，誠盛舉也。近外間竟有翻刻本，雖依樣葫蘆，而神氣索然。"舊爲鄭振鐸插架物，今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二〇〇四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以影印。

[翻刻]

是書翻本，所見有二刻：

(一) **翻本甲**，不署刊刻年月。

(二) **翻本乙**，封面題"浙江文元堂楊氏珍藏板"，前有辛酉年五月吳熙綺山氏序，僞稱楊氏耀松購得原版重印。

兹附記原刻、翻刻之異同於下：

原本每葉所鈐印色澤鮮妍，二翻本印色黯淡；原本不編葉，二翻本每册以"元"、"亨"、"利"、"貞"爲首字編葉；原刻封面有"武烈王孫"、"何減驃騎"二朱印，二翻本無此記；第一册第八葉圖"黛玉"，原本之"玉"字較扁(圖 2－106－2)，二翻本"玉"字較長(圖 2－106－3、4)；第四册葉四圖"柳湘蓮"三字，原本刻在湘蓮足邊石上(圖 2－106－5)，二翻本刻在圖左上方空白處(圖 2－106－6、7)。圖邊所鈐印記，二翻本彼此略同，而與原本違異。

二翻本亦有異同：翻本甲第一册葉三葉碼誤作"元十九"，有朱文戳記改爲"三"；葉十九葉碼誤作"元三"，有朱文戳記改爲"十九"，翻本乙"元三"、"元十九"葉碼不誤。翻本甲黛玉像頭部無星形飾品，翻本乙有之。翻本乙刊刻最爲草率拙劣，疑據翻本甲再翻刻，非出原本。

107

清光緒九年(1883)刻光緒續刻本《國朝詞綜補》五十八卷

清丁紹儀輯。

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單魚尾，四周雙邊。匡高 17.6 厘米，廣 12.3 厘米。首例言，

① 詳崔欣《〈慈雲樓藏書志〉小考》文。《圖書館雜誌》2006 年第 11 期，頁 71。

有光緒九年癸未冬十一月丁氏識語，胡鑑後序。

紹儀字杏舲，又字原汾，無錫人。諸生。曾任東湖縣知縣事、汀州府同知。後因事去官。著有《東瀛識略》、《聽秋聲館詞話》。

是書原稿八十卷，杏舲及身刊行四十卷，歿後因戚友之力爲續刻十八卷（卷四十一至五十八），餘者但具手稿，弆於同邑余一鼇（字成之，號心禪）西溪草堂，丁丑之變，正編版片全燬，二編稿本亦掇拾於灰燼之中，已有佚失。[①] 今存世手稿分庋三處：一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存卷十三、五十五至五十七、五十九至六十，又不明卷數八卷，共十四卷；一藏上海圖書館，存前集殘稿數卷，二集卷六、九、十；一藏南京圖書館，存十八卷（疑爲二編），有譚復堂、周季貺、邊竹潭、蔡紫紱諸人校，附有杏舲光緒十年甲申夏五月致董季友札：

> 愚僅留右目，一綫之光，日内漸漸腫蔽，恐成雙瞽。前輯《詞綜補》，已刻四十卷，尚有八卷，因病未校。《續編》十七卷，均未及寫正付刊。自同治以來，連方外、閨秀尚有二十三卷未經編就。總計有八十卷之多。洊經水火之餘，今又厄愚以病，不容卒業。豈一千八九百詞人姓名，造物必欲令其泯没無傳？忌嫉若斯，吁可異哉！倘成之（余一鼇）肯來，愚當將叢殘各稿一併付交，俟伊回錫時，與江浙詞人踵輯成書，愚在九原時亦復無憾矣。成之處以目矇不克另函，望將鄙意轉達爲要。丁紹儀手啟。

此本（圖 2－107－1）五十八卷俱全，實爲兩種印本補配，非一時刷印：前四十卷當係光緒癸未初印，未見校筆；續刻十八卷爲杏舲歿後刻成，亦初印未修者，亥豕縱横，經譚復堂手校，差爲可讀。

鈐有"余一鼇"、"心禪珍秘"、"粟香室珍藏印"、"潘弼私印"、"殢柳詞人"、"寶山樓"、"潘景鄭家珍藏"等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按是書有前集原刻初印樣本，經余心禪、顧起潛跋尾。僅三十二卷，與杏舲"已刻四十卷，尚有八卷，因病未校"之語相合，今藏上海圖書館。

［後印］

是書續刻有後印定本，今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據以影印之南京圖書館藏本即是。初印本卷二十七有"楊慧"，後印本改作"楊麟生"；初印本之脱誤，後印本多已剜補改正。附録初、後印本卷四十一文字異同表如下，以資參考：

葉	行	後印已修本	初印未修本
一	後五	次姚丈春木韻寄張詩舲方伯蘭州	脱"州"字
一	後十	歎頻年，鬱鬱胡爲者	脱"歎"字
三	七	小立迴廊	廓
三	十	笠澤署齋暮春雜感	竺
四	八	綺懷誰訴	騎

① 《顧廷龍文集》頁 367。

續 表

葉	行	後印已修本	初印未修本
四	後十	難忘處、算衹有、湘騷蘭茝情終古	苣
五	三	啼妝怨蹙行雲去	脱"去"字
六	後九	南湖徐氏歌姬	除
七	六	月冷紋窗,香消翠縷	樓
七	八	衹質簹戛玉	簹
七	九	粉盝脂箱,零星怕檢遺篇	盞,撿
七	後八	香一瓣,自今始	辨
八	一	夜來瓜果燦閒庭	菓
八	二	似有雲軿駐	駢
九	十	誰悟木犀禪	樨樨(誤多一字)
九	後五	"虎阜真娘墓"五字作小注	五字作正文
十	九	只天涯偏近	雁
十一	五	閒門晝掩	晝
十五	二	名繮利縶	韁

初印本有此人之詞而列他人之名者。卷五十四葉十三王復《瑞鶴仙》"繞亭山展翠"一篇,與卷四十二魏謙升詞重出,經復堂校出(圖 2 - 107 - 2)。後印已修本此處爲"藕花紅墮影"云云,已經改换(圖 2 - 107 - 3)。

[訂誤]

是書有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點校本,改名爲《清詞綜補》。卷五十四葉十三王復《瑞鶴仙》仍作"繞亭山展翠"云云,知所據底本爲初印本。底本原有誤字,點校者改正者一二,沿襲者八九;底本原有脱字,點校者勉强標點,以致破句。今得見此復堂手校善本,可知點校本仍有可改進之處。

108

清宣統元年(1909)長洲葉氏刻本《語石》十卷

葉昌熾撰。

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三字。黑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匡高 16.5 厘米,廣 12.2 厘米。卷首有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十一月自序,宣統元年己酉序。封面有"發行所蘇州護龍街文學山房"戳記,又有"每部紙料印工:連史大洋四元,賽連二元四角"字樣。

是書論碑版之學,專開門徑,及訪求、收藏、鑒别之事,既非歐、趙之《目》,亦非潘、王之《例》,非敘跋,非考釋,於金石門中别開生面。始光緒庚子,[1]訖宣統己酉,用力於兹者凡十年。

---

[1]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辛丑年(1901)十一月初五日記"余自去年三月發憤作《語石》一書",第 6 册,頁 3521。

此本清諱敬避缺筆,至儀字。凡遇茂、南、發、永、源、秀、震、榮八字皆减筆(圖 2-108-6)。檢葉昌熾所填硃卷,其五世祖名茂林,高祖名南發,曾祖名永源,祖名秀荃,父名震榮。① 知此爲避家諱也。

此原刻墨印定本(圖 2-108-1),經葉氏自鈐"有口能談手不隨"、"可憐無益費精神"二印。今藏上海圖書館。

[翻刻]

是書有**翻本**(圖 2-108-2),匡高 16.1 厘米,廣 12.1 厘米。有宣統元年己酉序。封面有"振新書社發行之證"戳記,或"振新書社"、"振新書社發行"之記。

是書原刻與翻本面目相似,辨别爲難。幸有葉氏校樣紅印本存世,可據以區分二者。

所見校樣紅印本凡甲、乙二種:甲本辛丑年序後留木待刻(圖 2-108-3),尚未敲空;正式印本增刻宣統元年己酉序(圖 2-108-4)。甲本卷中有葉氏及門張炳翔校字,並云:"今上御名似可不避,不必缺筆。如欲避改缺筆,儀字頗多,又與家諱之避相同嫌混。"葉氏答以卷内玄、旻等字亦有缺末筆者,已改去多處,衹能一律。乙本亦有葉氏校筆,將儀字一一標出,命缺末筆。今定本儀字均避改。甲本家諱八字尚未缺筆(圖 2-108-5),乙本缺筆;甲本卷二末有張氏自題"受業長洲張炳翔校字",乙本已據刻,鞠裳復以墨筆勾去。今定本遂削去張氏校字一行。

紅樣甲本每册面葉或有葉氏批語,附録如下:

卷第	葉昌熾批語
序目	此册筆畫破碎,敲空、劃線草率不成樣子。第一葉、第十三葉皆要重刻,趕緊寫樣送校上板。其餘亦加工精修,修不好仍要重刊。切屬切屬。 序後留木尚有字刻,切勿敲空。(圖 2-108-8)
卷四	内第十四號要重刻。
卷五	内二十九號要重刻,速即寫樣。 八號、三十號亦不好,尚須重刻一葉再閱。 此卷佳葉不及十開,其餘皆無足觀。
卷六	此卷三十五葉,可留者不過十餘葉,草率已極,可恨!
卷七	九、十兩號必重刻。二十一、二號亦重刻。已付寫。
卷八	此卷刻尚好,而拼版太多。書共三十四開,拼版有十六開之多,且有三拼者在内。所省無幾,而流弊甚大。試問尚有天良否!
卷九	第一葉重刻,已先發。
卷十	共廿九葉,無重刻,内拼八版。

正文中亦多有鞠裳批,如卷十第二十一葉,有葉昌熾批語:"何以拼板一條? 不能耐久!""因拼板之故,線均中斷。細心修好!"等(圖 2-108-7)。

是書爲徐元圃子稚圃承刻,字不甚佳,葉氏謂其"分行布字,匀净有餘,瘦硬不足,以文喻之,如圓熟考卷,無可欣賞處,亦無可指摘處。"②可爲定評。又,刻手草率,圖省版片,有再拼、三拼者。持此紅樣本與定本核對,葉氏命"重刻"之葉,定本僅修補原版者甚多。葉氏雖於此深致不滿,終亦無如之何。

---

① 詳葉氏硃卷,《清代硃卷集成》第 61 册頁 405、第 165 册頁 25。臺灣成文出版社,1992 年。
②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光緒戊申年(1908)七月十一日記。第 9 册,頁 5899。

引用版本目録

經部

總類

易類

書類

詩類

史部

正史類

民國八年(1919)劉氏嘉業堂翻刻本　153

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司馬遷撰　劉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蒙古中統二年(1261)段子成刻明修本　219
明天順游明翻刻本(初印本、後印本)　219
明正德十二年(1517)建寧府刻本　54,220

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司馬遷撰　劉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唐張守節正義
宋黄善夫家塾刻本　27
明嘉靖四年至六年王延喆刻本　27
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彭寅翁崇道精舍刻本　27

漢書一百卷　漢班固撰　唐顔師古注
明正統八年至十年(1443—1445)翻刻本　49,61,409

後漢書九十卷　劉宋范曄撰　唐李賢注　志三十卷　晋司馬彪撰　梁劉昭注補
北宋刻遞修本(初印本、後印本)　137
南宋末福州刻本　139
明正統八年至十年(1443—1445)翻刻本(初印本、後印本)　61,140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晋陳壽撰　劉宋裴松之注
宋紹興浙刻本　155
宋衢州州學刻本(宋印本、元修補印本、正德十年修補印本、嘉靖元年修補印本、嘉靖十年修補印本、萬曆五年修補印本、萬曆十年修補印本)　92,94,156

晋書一百三十卷　唐房玄齡等撰
宋建刻本　181
元翻刻本(初印本、明遞修本)　181

晋書一百三十卷　唐房玄齡等撰
宋嘉泰四年至開禧元年(1204—1205)秋浦郡齋刻本　196
明萬曆六年(1578)周若年翻刻本　197

晋書斠注一百三十卷　吴士鑑撰
民國十七年(1928)劉承幹嘉業堂刻本(初印本、後印本)　121

隋書八十五卷　唐魏徵撰
元大德十年(1306)饒州路儒學刻本(明遞修本)　42
元末明初翻刻本　42

編年類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宋司馬光撰　元胡三省注
元刻本(初印本、後印本)　78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胡克家翻刻本　78

司馬温公稽古録二十卷　宋司馬光撰
明范氏天一閣刻本(初印本、中印本、後印本)　67,315
清初翻刻本　316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
元皇慶元年(1312)陳氏餘慶堂刻本(初印本、重修本)　104,227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三十六卷
元刻本　47,60
明天順游明翻刻本　47,60

紀事本末類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宋袁樞撰
宋寶祐五年(1257)趙與篙刻元明遞修本(正德印本、嘉靖印本)　94

繹史一百六十卷　清馬驌撰
清康熙九年(1670)刻本(初印本、後印本)　349
清翻刻本　350

别史類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　宋王稱撰
宋紹熙眉山程舍人宅刻本　34,185
清初翻刻本(初印本、中印本、後印本)所見題振鷺堂本、五峯閣本、寶華堂本者皆後印本　5,34,51,67,103,186
清光緒五年(1879)淮南書局翻刻本　187

雜史類

戰國策三十三卷　漢高誘注　宋姚宏校正
宋紹興刻本　4,101
清影宋抄本　4,101

戰國策三十三卷　漢高誘注　宋姚宏校正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盧見曾刻《雅雨堂叢書》本(初印本、後印本)　371

鮑氏國策十卷　宋鮑彪校注
宋紹熙二年(1191)會稽郡齋刻本　176

宋江西刻本　174
宋淳熙十年(1183)象山縣學刻本　174
明前期翻刻甲本　174
明前期翻刻乙本　174

載記類

吳越春秋十卷　漢趙曄撰　元徐天祜音注
元大德十年(1306)紹興路儒學刻本　34,40
明弘治十四年(1501)鄺璠、馮弋刻本　34,40
明萬曆十四年(1586)馮念祖卧龍山房刻本(初印本、楊爾曾後印本、更後印本)　111,409

十六國春秋一百卷　題北魏崔鴻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汪日桂欣托山房刻本(初印本、乾隆四十一年修版本、四十六年遞修本)　71,107
清末會稽徐氏述史樓翻刻本　108

南唐書十八卷　宋陸游撰
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初印本、重修本)　68,343
清翻刻本　344

地理類

輿地廣記三十八卷　宋歐陽忞撰
宋江州刻本　5,168
宋廬陵刻本　168
清嘉慶十七年(1812)黄丕烈士禮居翻刻本(試印初本、後印定本)　124,169,172
清光緒六年(1880)金陵書局翻刻本　124,170

新編方輿勝覽七十卷　宋祝穆編　宋祝洙增訂
宋咸淳三年(1267)吳堅、劉震孫刻本(初印本、重修本)　42,43,93,210
元翻刻本　42,43,211

欽定日下舊聞考一百六十卷　清于敏中、竇光鼐等纂修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内府刻本(初印本、後印本)　81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録十卷　宋孟元老撰
元刻本　3,63
明弘治十六年(1503)翻刻本　3,63

齊乘六卷　元于欽纂修　釋音一卷　元于潛撰

金石類

子部

總類

六子書六十卷　明顧春編

明嘉靖十二年(1533)顧春世德堂刻本　3,13,23

明桐陰書屋翻刻本　3,23

儒家類

纂圖互注荀子二十卷　唐楊倞注

宋建刻元明遞修本　63,198

明前期翻刻本(初印本、修版印本、補版印本甲、補版印本乙)　63,199

明翻刻十二行本　201

鹽鐵論十卷　漢桓寬撰

明弘治十四年(1501)涂禎刻本　8

明正、嘉間刻本　8,408

鹽鐵論十二卷　漢桓寬撰　明張之象注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張氏猗蘭堂刻本　10,40

明萬曆朗陵翻刻本(初印本、後印本)　10,40

劉向新序十卷　漢劉向撰

明洪武楚府刻本　44,60,250

明正德五年(1510)楚府正心書院翻刻本　60,250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楊美益刻《劉氏二書》本　44,251

說苑二十卷　漢劉向撰

宋紹興間杭州刻本　41,150

元大德七年(1303)雲謙翻刻本　41,150

說苑二十卷　漢劉向撰

宋咸淳元年(1265)鎮江府學刻元明遞修本(早印本、晚印本)　61,208

明前期翻刻本　61,209

揚子法言十三卷　漢揚雄撰

宋刻宋元遞修本(早印本、修補本)　5,25

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秦氏石研齋翻刻本　25

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　宋黎靖德輯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内府刻本(初印本、後印本) 79,355,356
清翻刻本甲 79,356
清翻刻本乙 79,356

醫家類

重廣補注黄帝内經素問二十四卷 唐王冰注 宋林億等校正 宋孫兆改誤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顧從德刻本 309
明萬曆吳勉學翻刻本 309
明翻刻本 310

新刊補註釋文黄帝内經素問十二卷 唐王冰注 宋林億等校正 宋孫兆改誤
元後至元五年(1339)菖節古林書堂刻本 48,240
明成化十年(1474)熊宗立種德堂翻刻本 48,56,241
明翻刻本 48,241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三十卷 宋唐慎微撰 宋寇宗奭衍義
蒙古定宗四年(1249)張存惠晦明軒刻本 40
明成化四年(1468)原傑等翻刻本 40

世醫得効方二十卷 元危亦林撰
元至正三年(1343)陳志刻本 56
明正德元年(1506)書林魏家翻刻本 56

張仲景註解傷寒百證歌五卷新編張仲景註解傷寒發微論二卷 宋許叔微述
元刻本 59
明初翻刻本 59

天文算法類

周髀算經二卷 題漢趙君卿注 北周甄鸞重述 唐李淳風等注釋 音義一卷 宋李籍撰
《秘册彙函》本 74
《津逮秘書》本 74

術數類

太玄經十卷 漢揚雄撰 晉范望解贊 說玄一卷釋文一卷
明嘉靖孫沐萬玉堂刻本 3,409
明嘉靖三年(1524)郝梁刻本 409

重校正地理新書十五卷
金明昌刻本 43

藝術類

小說家類

類書類

集部

楚辭類

别集類

漢魏六朝别集之屬

唐五代别集之屬

明正德十二年(1517)王鏊、王諤刻本(初印本、後印本)　26,27,111

重刊校正笠澤蘗書四卷補遺詩一卷續補遺一卷　唐陸龜蒙撰
　清顧楗碧筠草堂刻本(初印本、後印本)　6,12,46,73,75,108
　清雍正陸鍾輝翻刻本(初印本、重修本)　12,46
　清大疊山房翻刻本　12

宋别集之屬

徐公文集補遺一卷校記一卷　宋徐鉉撰　徐乃昌輯
　民國八年(1919)徐氏自刻本(試印校樣甲本、乙本、定本)　70

楊大年先生武夷新集二十卷　宋楊億撰
　清順治間李繡浦城刻本(初印本、康熙四十四年武水陳璋修版印本)　74

趙清獻公文集十六卷　宋趙抃撰　附録一卷
　明成化七年(1471)閻鐸刻本(初印本、後印本無附録一卷)　80

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　宋梅堯臣撰
　明正統四年(1439)袁旭刻本　409

伊川擊壤集十八卷　宋邵雍撰
　元刻本　59
　明洪武蜀藩翻刻本　59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　宋歐陽修撰
　明前期刻本　55,272
　明天順六年(1462)程宗廬陵郡齋刻本(早印本、重修本、遞修本)　55,271,272
　明正德七年(1512)劉喬翻刻本　273

註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　宋蘇軾撰　宋施元之、顧禧、施宿注
　宋嘉定六年(1213)淮東倉司刻本(初印本、景定三年修補印本)　93

東坡先生詩集註三十二卷　宋蘇軾撰　題宋王十朋纂
　明萬曆茅維刻本(初印本、項煜得版印本、崇禎王永積得版印本)　74

蘇長公密語十六卷　宋蘇軾撰　首一卷
　明天啟刻朱墨套印本(詹兆聖輯本、李一公輯本、吳京輯本)　74

山谷黄先生大全詩註二十卷　宋黄庭堅撰　宋任淵注

金别集之屬

遺山先生詩集二十卷　金元好問撰

明弘治十二年(1499)李翰汝州刻本　26,53

明末毛氏汲古閣刻《元人集十種》本　26

元别集之屬

松雪齋文集十卷　元趙孟頫撰

元後至元五年(1339)花溪沈氏家塾刻本　57,239

明天順六年(1462)岳璿翻刻本　57,239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　元程鉅夫撰　年譜一卷　元程世京撰　附録一卷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與耕書堂刻本　29

民國十四年(1925)武進陶氏涉園翻刻本　29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五十卷　元虞集撰

元至正五年(1345)撫州路儒學刻本　61

明翻刻本　61

道園學古録五十卷　元虞集撰

明景泰七年(1456)鄭逵、黄仕達崑山刻本(初印本、後印本)　10,50,61,270,409

明嘉靖四年(1525)撫州翻刻本　10,61,270

存復齋文集十卷　元朱德潤撰　附録一卷

明成化十一年(1475)項璁刻本(初印本、重修本)　4

柳待制文集二十卷　元柳貫撰

元至正十年(1350)余闕浦江學官刻本　34,40

明天順七年(1463)張和、歐陽溥翻刻本　34,40

明别集之屬

姑蘇雜詠二卷　明高啟撰　附録一卷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張習刻本(初印本、重修本)　277,278

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十八卷遺詩一卷扣舷集一卷鳧藻集五卷　明高啟撰　清金檀輯注　附録一卷年譜一卷

清雍正六年(1728)金氏文瑞樓刻本(初印甲本、初印乙本、後印甲本、後印乙本)　364,365

蚓竅集十卷　明管時敏撰　明丁鶴年評　全庵記一卷　明周子治撰

明永樂元年(1403)楚藩刻本[四庫底本]　46

參考文獻

古典部分

(宋) 晁公武撰,孫猛整理,《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宋) 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録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清) 黄虞稷編,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清) 錢曾撰,章鈺校證,《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清) 于敏中等編,《天禄琳琅書目》,《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清) 彭元瑞等編,《天禄琳琅書目後編》,《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清) 孫星衍撰,《平津館鑒藏記》《補遺》《續編》,《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 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83 年。
(清) 周中孚撰,《鄭堂讀書記》,《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清) 孫星衍撰,《廉石居藏書記》,《木犀軒叢書》本。
(清) 楊紹和撰,《楹書隅録》,《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 孫從添撰,《藏書記要》,清光緒九年(1883) 吳縣潘氏刻本。
(清) 黄丕烈撰,《蕘圃藏書題識》《續録》《再續録》,《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清) 黄丕烈撰,《百宋一廛書録》,《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清) 顧廣圻撰,(清)黄丕烈注,《百宋一廛賦》,清嘉慶十年(1805)黄氏士禮居刻本。
(清) 顧廣圻撰,《思適齋書跋》,《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清) 張金吾撰,《愛日精廬藏書志》,《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清) 吳壽暘輯,《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清) 陳鱣撰,《經籍跋文》,《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 汪士鐘撰,《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清同治十二年(1873)吳縣潘氏滂喜齋刻本。
(清) 韓應陛藏,封文權編,《韓氏讀有用書齋書目》,民國二十三年(1934)里安陳氏褏殷堂排印本。
(清) 陸心源撰,《皕宋樓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 陸心源撰,《儀顧堂題跋》《續跋》,《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 丁丙撰,《善本書室藏書志》,清光緒二十七年(1907)錢塘丁氏刻本。
(清) 江標輯,《江刻書目三種》,清光緒元和江氏刻本。
(清) 潘祖蔭撰,《滂喜齋藏書記》,《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丁日昌撰，《持静齋書目》，清刻本。
（清）莫友芝撰，《持静齋藏書記要》。民國十三年（1924）蘇州文學山房木活字本。
（清）莫友芝撰，《宋元舊本書經眼録》，清同治十二年（1873）莫繩孫刻本。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華書局，1993 年。
（清）耿文光撰，《萬卷精華樓藏書記》，《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清）瞿鏞編，瞿果行標點，瞿鳳起覆校，《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清）王頌蔚撰，《古書經眼録》，《寫禮廎遺箸》本。
（清）邵懿辰撰，邵章續録，《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清）張之洞撰，來新夏匯補，《書目答問匯補》，中華書局，2011 年。
《十三經註疏》附《校勘記》，清嘉慶南昌府學刻本。
《十三經註疏》附《校勘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近現代部分

丁福保輯，《說文解字詁林》，民國十七年（1928）上海醫學書局石印本。
余迺永撰，《新校互注宋本廣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 年。
王舟瑶撰，《宋蜀大字本〈史記〉校勘記》，稿本。
羅繼祖撰，《遼史校勘記》，民國二十七年（1938）石印本（願學齋叢刊第二集）。
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中華書局，2003 年。
[日本] 長澤規矩也、尾崎康校，韓昇譯，《北宋版通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葉昌熾撰，《緣督廬日記》，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葉德輝撰，《書林清話》《餘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年。
余嘉錫撰，《四庫提要辨證》，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
容庚、張維持撰，《殷周青銅器通論》，《考古學專刊》丙種第二號，科學出版社，1958 年。
高正撰，《〈荀子〉版本源流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中華書局，1993 年。
黄旭東、伊鴻書、程源敏、查克承編，《查阜西琴學文萃》，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5 年。
汪紹楹點校，《太平廣記》，中華書局，1961 年。
張國風撰，《〈太平廣記〉版本考述》，中華書局，2004 年。
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劉躍進撰，《〈玉臺新詠〉研究》，中華書局，2000 年。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楊明照撰，《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楊明照撰，《增訂文心雕龍校注》，中華書局，2000 年。
詹鍈撰，《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王仲聞點校，《詩人玉屑》，附校勘記，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 年。
李一氓點校，《花間集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
蔣星煜撰，《西廂記的文獻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胡玉縉撰，吳格整理，《續四庫提要三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繆荃孫撰，《藝風藏書記》《續記》《再續記》，《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劉承幹藏，繆荃孫、吳昌綬、董康撰，吳格整理，《嘉業堂藏書志》，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
楊守敬撰，《日本訪書志》，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宜都楊氏刻本。
葉德輝撰，《郋園讀書志》，民國十七年(1928)葉氏排印本。
章鈺撰，顧廷龍編，《章氏四當齋藏書目》，民國二十七年(1938)燕京大學圖書館排印本。
曹元忠撰，《箋經室遺集》，民國三十年(1941)吳縣王氏學禮齋排印本。
董康撰，《書舶庸談》(四卷本)，民國十七年董氏自印本。
董康撰，《書舶庸談》(九卷本)，民國二十八年(1939)董氏誦芬室刻本。
張元濟撰，《涵芬樓燼餘書録》，上海商務印書館，1951年。
張元濟撰，《涉園序跋集録》，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徐乃昌撰，《積學齋藏書目録》，手稿本。
袁克文撰，《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種》，民國二十年(1931)影印本。
宋焜撰，《静思軒藏書記甲編》，民國十五年(1926)石印本。
葉啟勳撰，《拾經樓紬書録》，民國二十六年(1937)長沙葉氏排印本。
鄧邦述撰，《羣碧樓善本書録》，民國十九年(1930)刻本。
鄧邦述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民國十九年(1930)刻本。
傅增湘撰，《藏園羣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傅增湘撰，《藏園羣書經眼録》，中華書局，1983年。
葉景葵撰，顧廷龍編，《葉景葵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羅振常撰，《善本書所見録》，油印本。
秦更年撰，《嬰闇題跋》，《嬰闇所著書》本。
張鈞衡撰，《適園藏書志》，民國五年(1916)南林張氏刻本。
李盛鐸撰，張玉範整理，《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潘宗周撰，《寶禮堂宋本書録》，民國二十八年(1939)排印本。
莫伯驥撰，《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民國三十七年(1948)排印本。
郭象升撰，山西省圖書館編，《郭象升藏書題跋》，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
王文進撰，《文禄堂訪書記》，民國三十一年(1942)排印本。
孫殿起撰，《販書偶記》《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潘景鄭撰，《著硯樓書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王欣夫撰，《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袁榮法撰，《剛伐邑齋藏書志》，臺灣"中央圖書館"，1988年。
鄭振鐸撰，《西諦書話》，三聯書店，1983年。
黄裳撰，《來燕榭書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江澄波撰，《古刻名抄經眼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重民撰，《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王紹曾、崔國光等整理，《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齊魯書社，2002年。
《新舊書籍碑帖書畫目録》，北平富晉書社，民國十八年(1927)印本。

楊守敬輯,《留真譜》,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宜都楊氏刻本。
瞿啟甲編,《瞿氏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商務印書館,1922年。
柳詒徵輯,《盋山書影》,民國十八年(1929)國學圖書館影印本。
劉承幹輯,《嘉業堂善本書影》,民國十八年(1929)影印本。
故宫博物院圖書館編,《故宫善本書影初編》,民國十八年(1929)影印本。
陶湘輯,《涉園所見宋版書影》第一、二輯,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
顧廷龍、潘景鄭編,《明代版本圖録初編》,上海開明書店,1944年。
《中國版刻圖録》(初本),文物出版社,1960年。
《中國版刻圖録》(增補本),文物出版社,1990年。
黄永年、賈二强編,《清代版本圖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黄裳撰,《清代版刻一隅》,齊魯書社,1992年。
黄裳撰,《清代版刻一隅》(增訂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陳先行主編,《中國稿抄校本圖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
周心慧主編,《明代版刻圖釋》,學苑出版社,2003年。
趙前編,《明代版刻圖典》,文物出版社,2008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國立中央圖書館",1982年。
《"國立故宫博物院"藏沈氏研易樓善本圖録》,"國立故宫博物院",1986年。
盧錦堂撰,《希古右文:1940—1941 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録》,"國家圖書館",2013年。
吳璧雍等撰,《大觀——宋版圖書特展》,臺灣故宫,2006年。
《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山東省圖書館館藏珍品圖録》,齊魯書社,2009年。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精品圖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大倉文庫善本圖録》,中華書局,2014年。

屈萬里撰,《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藝文印書館,1975年。
沈津撰,《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
沈津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陳先行、郭立暄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馬月華撰,《美國斯坦福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饒宗頤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善本書録》,香港大學出版社,2003年。
湯蔓媛輯,《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録》,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年。
嚴紹璗編,《日藏漢籍善本書録》,中華書局,2007年。

王欣夫撰,《文獻學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毛春翔撰,《古書版本常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昌彼得撰,《版本目録學論叢》,學海出版社,1977年。
屈萬里、昌彼得合著,潘美月增訂,《圖書版本學要略》(增訂版),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6年。

黄永年撰,《古籍整理概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年。
李清志撰,《古書版本鑑定研究》,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
魏隱儒、王金雨撰,《古籍版本鑒定叢談》,印刷工業出版社,1984 年。
李致忠撰,《古書版本學概論》,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年。
姚伯岳撰,《版本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
姚伯岳撰,《中國圖書版本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杜澤遜撰,《文獻學概要》,中華書局,2004 年。
陳正宏、梁穎編,《古籍印本鑒定概説》,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
陳先行撰,《打開金匱石室之門：古籍善本》,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 年。
杜信孚撰,《明代版刻綜録》,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 年。
李國慶撰,《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羅偉國、胡平編,《古籍版本題記索引》,上海書店,1991 年。
謝水順等撰,《福建古代刻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程有慶、張麗娟撰,《宋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李際寧撰,《佛經版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年。
李際寧撰,《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
翁連溪撰,《清代内府刻書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 年。
梁穎編著,《説箋》,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12 年。
鄭振鐸撰,《中國版畫史樣本》,民國二十九年(1940)影印本。
王伯敏主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 20,版畫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 年。
辛德勇撰,《未亥齋讀書記》,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李國慶編著,《弢翁藏書年譜》,黄山書社,2000 年。
沈津編著,《顧廷龍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顧廷龍撰,《顧廷龍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 年。
潘天禎撰,《潘天禎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 年。
祝尚書撰,《宋人别集敘録》,中華書局,1999 年。
蘇秉琦撰,《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
俞偉超撰,王然編,《考古學是什麽：俞偉超考古學理論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

張翠雲撰,《〈説文繫傳〉板本源流考辨》,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年(古典文獻研究輯刊五編：第 8 册)。
張玉春撰,《〈史記〉版本研究》,商務印書館,2001 年。
張興吉撰,《元刻〈史記〉彭寅翁本研究》,鳳凰出版社,2006 年。
楊國棟撰,《黄易生平交遊考論》,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10 年。
董捷撰,《明末湖州版畫創作考》,中國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08 年。
華蕾撰,《〈梅花喜神譜〉版本考》,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碩士論文,2010 年。
劉越撰,《〈芥子園畫傳初集〉考評》,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07 年。
周偉娟撰,《來集之及其戲曲研究》,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1 年。

國外學者論著

［日本］澀江全善、森立之撰,《經籍訪古志》,清光緒十一年(1885)六合徐氏排印本。
［日本］島田翰撰,《古文舊書考》,日本明治三十七年(1904)民友社排印本。
［日本］倉石武四郎編,《舊京書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
［日本］長澤規矩也撰,《十三經注疏影譜》,日本書志學會,昭和九年(1934)。
［日本］長澤規矩也撰,《長澤規矩也著作集》,汲古書院,昭和五十八年(1983)。
［日本］長澤規矩也編著,梅憲華、郭寶林譯,《中國版本目録學書籍解題》,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年。
［日本］阿部隆一撰,《中國訪書志》,汲古書院,昭和五十一年(1976)。
［日本］尾崎康著,陳捷譯,《以正史爲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
《大谷大學藏神田鬯盦博士寄贈圖書善本書影》,大谷大學,昭和六十三年(1988)。
《静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録》,汲古書院,平成四年(1992)。
《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貴重書搜選圖録解題》,斯道文庫,平成九年(1997)。
［日本］花房英樹撰,《李白歌詩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日本］芳村弘道撰,《唐代の詩人と文獻研究》,中國藝文研究會,平成十九年(2007)。
［日本］斯波六郎編,李慶譯,《文選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日本］户田浩曉撰,曹旭譯,《文心雕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瑞典］蒙德留斯撰,滕固譯,《先史考古學方法論》,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1937)。
［英］貢布里希《論風格》,收入范景中編選《藝術與人文科學：貢布里希文選》,浙江攝影出版社,1989 年。
［法］戴廷傑撰,《戴名世年譜》,中華書局,2004 年。
［愛爾蘭］路德維希・比勒爾撰,《文法學家的技藝：校勘學引論》,收入蘇杰譯《西方校勘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美］杰羅姆・麥根撰,《現代校勘學批判》,收入蘇杰譯《西方校勘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美］牟復禮、朱鴻林合著,畢斐譯,《書法與古籍》,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0 年。

論　　文

［日本］奥平武彦撰,《朝鮮の宋元明板覆刻本》,《書物同好會會報》第六號,昭和十四年(1939)十二月。
卞孝萱撰,《乾隆焚書與〈板橋詩鈔〉鏟板》,《文物》1983 年第 10 期。
柴德賡撰,《記貴陽本〈書目答問〉兼論〈答問補正〉》,《史學叢考》,中華書局,1982 年。本文原載《輔仁雜誌》第十五卷第一、二合期,1947 年 12 月。
昌彼得撰,《清内府藏書中的僞本——古版本鑒别雜譚(二)》,《故宫文物月刊》1991 年第 9 卷第

3 期。
陳國慶撰，王清原整理，《瀋陽圖書館藏長春僞宫殘存宋元珍本目録考略》，《歷史文獻》第 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陳鴻森撰，《阮元刊刻〈古韻廿一部〉相關故實辨證——兼論〈經義述聞〉作者疑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三分，2005 年 9 月。
陳捷撰，《關於楊守敬與日本刻工木村嘉平交往的考察》，《中國典籍與文化叢刊》第七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陳先行撰，《〈説郛〉再考證》，《中華文史論叢》1982 年第 3 輯。
陳正宏撰，《東亞漢籍版本學序説》，《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二輯，張伯偉編，中華書局，2007 年。
陳正宏撰，《從寫樣到紅印——〈豫恕堂叢書〉中所見的晚清書籍初刻試印程式及相關史料》，《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 年第 1 期。
程毅中撰，《〈太平廣記〉的幾種版本》，《社會科學戰線》1988 年第 3 期。
承載撰，《古琴名家莊劍丞五十年代的檢討》，《史林》2011 年第 B08 期。
崔建英撰，《古籍中的初印本》，《圖書情報工作》1987 年第 6 期。
崔建英撰，《古籍中的後印本》，《圖書情報工作》1989 年第 6 期。
崔建英撰，《古籍中的補修本》，《圖書情報論壇》1989 年第 3 期。
崔建英撰，《古籍中的增修本和著録審校》，《圖書館學通訊》1988 年第 3 期。
崔欣撰，《〈慈雲樓藏書志〉小考》，《圖書館雜誌》2006 年第 11 期。
鄧長風撰，《十四位清代浙江戲曲家生平考略——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十二》，《明清戲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杜澤遜撰，《乾隆趙懷玉刻本〈斜川集〉跋》，《歷史文獻》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杜志強撰，《關於顧氏〈集古印譜〉和〈印藪〉版本的初步考察》，《第二届"孤山證印"西泠印社國家印學峰會論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 年。
范景中撰，《藏書銘印記》，《藏書家》第 3 輯，齊魯書社，2001 年。
方彦壽撰，《建陽劉氏刻書考》，《文獻》1988 年第 3 期。
馮家昇撰，《遼史源流考與遼史初校》，《燕京學報專號》之五，民國二十二年(1933)，哈佛燕京學社。
馮沅君撰，《暖紅室本〈董西廂〉摘誤》，上海《中央日報》1948 年 8 月 13 日第 7 版《俗文學》副刊。
傅斯年撰，《北宋刊南宋補刊十行本史記集解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
郭立暄撰，《論劉應襲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西廂記〉》，《圖書館雜誌》2006 年第 5 期。
郭立暄撰，《顧廣圻刻〈爾雅〉的版本問題》，《圖書館雜誌》2008 年第 9 期。
郭立暄撰，《〈明代版本圖録初編〉的再認識》，《東亞出版文化研究・星月夜》，日本學術振興會，2010 年 3 月。
郭立暄撰，《〈集韻〉的宋本其及傳本》，《復旦古籍所學報》第 1 期，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6 月。
郭子直撰，《王筠許瀚兩家校批祁刻〈說文解字繫傳〉讀後記》，《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 年第 3 期。
韓天衡撰，《上海〈顧氏集古印譜〉芻議》，《書法研究》1990 年第 4 期。
胡道静撰，《〈藝文類聚〉解題》，《中國古代典籍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

黄霖撰,《二十八宿研齋、蛾術軒與〈文心雕龍〉》,《藏書家》第 9 輯,齊魯書社,2004 年。
黄永年撰,《記近年新得的清刻本》,《藏書家》第 10 輯,齊魯書社,2005 年。
黄永年撰,《半世紀前南京買書小記》,《藏書家》第 1 輯,齊魯書社,1999 年。
黄源海撰,《夫容館〈楚辭章句〉版本述略》,《贛圖通訊》1981 年第 1 期。
冀淑英撰,《影印〈集韻〉說明》,附於《集韻》影印本卷首,《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叢書》,文物出版社,1994 年。
金良年撰,《泰定本〈孝經註疏〉中的兩個疑問之我見》,《書品》2008 年第 4 輯(總第 112 輯),中華書局。
康爾平撰,《館藏宋刻〈自警編〉著録考》,《圖書館學刊》1982 年第 3 期。
勞繼雄撰,《梅庚和他的〈江山帆影圖〉》,收入《勞繼雄書畫鑒定叢稿》,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年。
李國慶撰,《清版刻工知見録》,《歷史文獻》第五輯,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01 年。
李致忠撰,《影印宋本〈集韻〉說明》,附於《集韻》影印本卷首,《古逸叢書》三編之十一,中華書局,1985 年。
梁穎撰,《雍正刊本〈笠澤藂書〉之謎》,《藏書家》第 9 輯,齊魯書社,2004 年。
林勝彩撰,《汪中〈述學〉版本考述》,《文與哲》第十四期,臺灣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2009 年 6 月。
劉知漸撰,《曹君直、朱彊村批校本〈樂府雅詞〉讀後記》,《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 年第 1 期。
馬月華撰,《略論元泰定本〈廣韻〉》,《文獻》2010 年第 2 期。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撰,《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註文選〉》出版說明,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年。
容庚撰,《宋代吉金書籍述評》,《學術研究》1963 年第 6 期。
尚麗新撰,《〈樂府詩集〉版本源流述略》,《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 5 月第 41 卷第 3 期。
尚麗新撰,《汲古閣刊刻〈樂府詩集〉源流》,《中國詩學》第九輯,蔣寅、張伯偉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年。
孫楷第撰,《重話舊山樓》,《滄州後集》卷四,中華書局,1985 年。
譚其驤撰,《論〈方輿勝覽〉的流傳與評價問題》,《中華文史論叢》1984 年第 4 輯。
王敬之撰,《〈稽古録〉淺探》,《中華文史論叢》1980 年第 2 期。
王獻唐撰,《說文繫傳三家校語抉録》,《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第一集第一期“校勘類”。
翁連溪撰,《清代内府刻書概録》,《清代内府刻書圖録》,北京出版社,2003 年。
吳哲夫撰,《元興文署〈資治通鑑〉版本問題疑辨》,《故宫學術季刊》第二十卷第二期。
[日本] 小林宏光撰,施幗瑋譯,《明代版畫的精華——關於科隆市立東亞藝術博物館所藏崇禎十三年(1640)刊閔齊伋西廂記版畫》,《美苑》2010 年第 5 期。
謝先模撰,《〈韻府羣玉〉編纂者陰幼遇父子兄弟數事辨證》,《古籍整理與研究》第七期。
楊成凱(林夕)撰,《明刻本的鑒賞與收藏》,《藏書家》第 6 輯,齊魯書社,2002 年。
楊成凱(林夕)撰,《清刻本的鑒賞與收藏》,《藏書家》第 7 輯,齊魯書社,2003 年。
楊成凱(林夕)撰,《清代版本散論》,《文獻》2004 年 4 月第 2 期。
楊成凱(林夕)撰,《叢書的版本和收藏》,《藏書家》第 10 輯,齊魯書社,2005 年。
楊成凱(林夕)撰,《初印和後印》,《藏書家》第 9 輯,齊魯書社,2004 年。

楊成凱(林夕)撰,《明寒山趙氏小宛堂刻〈玉臺新詠〉真僞考實》,《藏書家》第1輯,齊魯書社,1999年。
楊成凱撰,《汲古閣刻〈說文解字〉版本之疑平議》,《古典文獻與文化論叢》(第二輯),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
楊芬撰,《〈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版本辨析——古籍中版印差異現象例舉》,《圖書與情報》2012年第2期。
喻遂生撰,《〈尚書正義〉點校札記》,《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7月。第28卷第4期。
查阜西撰,《〈琴曲集成〉第一輯四十二種原書據本提要》,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第一輯。中華書局,1963年。
張劍撰,《宋范浚〈香溪集〉版本源流考》,《文獻》2013年1月第1期。
張景栻撰,《〈說文解字義證〉校刊事輯》,附於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影印本之末,齊魯書社,1987年。
張覺撰,《〈韓非子〉版本源流述略》,《古籍整理與研究》第七期。
張覺、黄吉輝撰,《上海圖書館所藏〈吳越春秋〉善本可解〈四庫提要〉難懂之謎》,《圖書館雜誌》2014年第7期。
張麗娟撰,《南宋建安余仁仲刻〈春秋穀梁傳〉考》,《版本目録學研究》第一輯。
張麗娟撰,《宋余仁仲萬卷堂刻〈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的兩個印本》,《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4期(總第75期)。
張麗娟撰,《明來集之〈倘湖樵書〉與〈博學彙書〉版刻考》,《中文古籍整理與版本目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東中山大學圖書館,2014年。
張政烺撰,《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
張志和撰,《〈事物紀原〉成書於明代考》,《東方論壇》2001年第4期(總第52期)。
趙振鐸撰,《記汲古閣影宋抄本〈集韻〉》,《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1期。
朱維錚撰,《書目答問》導言,附於張之洞《書目答問》排印本之前,三聯書店,1998年。
朱仙林、曹書杰撰,《〈事物紀原〉初本成於宋代考》,《歷史文獻研究》(總第31輯),2012年9月。
[日本]住吉朋彦撰,《〈韻府羣玉〉版本考》(三),《斯道文庫論集》第三十七輯。

志　謝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某個上午，陽光溫和而緩慢，我走入位於白石橋畔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穿過迷宫般的回廊，首次來到善本部閲覽室，向工作人員借出一部毛氏汲古閣刻陸游《南唐書》的最初印本，校對、記録，不知不覺，度過一周。臨行前，得到陳紅彦主任惠允，由館方代爲拍攝書影。此後的每一年，我都會抽出幾天，到這間閲覽室看書，直至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它因國圖館舍改造而關閉爲止。對我而言，這間屋子具有特殊的意義，它的位置、屋内的每一件陳設、每一位管理員的面容，都已成爲我記憶中無法抹去的一部分。

我的外出調查工作就從這間閲覽室開始，向其他方向延伸。在此期間，得到以下師友相助：中國國家圖書館，張志清、陳紅彦、趙前、鮑國強；北京大學圖書館，沈乃文；首都圖書館，邸曉平；上海圖書館，黄顯功；復旦大學圖書館，吳格、眭俊、王亮；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吳平、韓進；上海辭書出版社，王友朋；天津圖書館，李國慶；山西省圖書館，范月珍；遼寧省圖書館，周越、劉冰；陝西省圖書館，楊居讓；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胡明麗；山東省圖書館，唐桂豔；南京圖書館，徐憶農、陳立、周蓉；浙江圖書館，張群、陳誼；天一閣文物保管所，饒國慶、周慧惠；安徽省圖書館，石梅；湖南省圖書館，尋霖；臺灣“國家圖書館”，俞小明、張圍東；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陳鴻森、劉錚雲；“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袁明嶸、謝智光。他們的幫助，使本書在版本資料方面突破一館之藏的局限；而每一種資料也因爲有與他們的交往經歷在而承載了厚厚情意。

本書的前身是我在復旦大學古籍所完成的博士論文。論文由導師陳正宏教授指導完成，從選題到成篇都貫注了老師的心血。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是版本研究的内容之一，我一直對其懷有探究的濃厚興趣，也持續地投入過時間和精力，但將其作爲論文選題，却是由老師拍板决定的。在寫作過程中，老師一直給予我鼓勵，使我没有迷失在紛繁的資料中，偏離預設的方向。

在預答辯階段，吳格、錢振民、鄭利華、楊光輝教授曾對論文的寫作提出批評。二〇〇八年十月，論文提交之後，有兩位匿名評審專家給予好評，使之順利通過盲審。而在論文明審及正式答辯階段，范景中、嚴佐之、錢振民教授、沈燮元、陳先行研究員又給出很多具體而精到的指點。

在本書修改過程中，我陸續將計劃寫入《通論編》部分文字化爲論文在雜誌上發表，在此期間，曾得到楊成凱先生的指導。我們難得見面，但共同的興趣愛好會促使我們聊起某本之某卷某葉某行，印本之間有某處異文，然後相視而笑，那種默契是局外人無法體會的。

上海圖書館的梁穎、仲威同志分别在尺牘、碑帖領域卓有建樹，他們從各自的角度給予啟發，令我的寫作跳出本專業的習慣思維。中國美院藝術人文學院范景中教授慷慨地將其精美的私人藏品借給我作觀摩比較之用。在此一併申謝。

感謝陳先行先生，在我業務起步階段，是他傳授給我一套與衆不同的專業理念與方法，這些理念與方法使我至今仍身受其益。感謝李致忠先生，是他給予指教，並允許我參與中國文化部主

持的國家珍貴古籍評審,從而有機會見識到更豐富多樣的藏品。

感謝北京大學的張麗娟博士,她曾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給予建議。她的研究專題是宋代經書注疏的刊刻,使用的又是本書所推重的方法。近年來,中國的版本學正在發生潛移默化的改變,這一方法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爲此我們曾有過一次討論,希望今後能見證這種變化的完成。

感謝鄭幸、潘佳、姜贇洙、石祥、徐瀟立、楊洋、楊婧等同學,他們曾在資料與文字校訂方面給我的博士論文以重要幫助。

最後,我要感謝鄔綺文女士一直以來的理解與陪伴。她從事着一項必不可少而日復一日的工作,却能找到屬於自己職業的尊嚴和樂趣。正是這種品質激勵我穿越生活中的陰霾、暗流,將探索繼續下去。

後記

一九九三年，我大學畢業，進入上海圖書館古籍部，被暫時分在長樂路書庫工作。書架上擺滿的古籍，據説是由老館長顧廷龍先生親手放置，閉着眼睛也不會拿錯。不過對於我，這裏如同迷宫般曲折，一不小心還會繞不出來。

我在大學本科四年讀的是文博專業，偏重於器物，現在每日的工作方向轉向文獻，不免陷入迷茫。這時，古籍部的一位前輩送了我一本書，傅增湘的《藏園羣書題記》，一讀，就喜歡上了，就是這本書，後來使我對版本形成比較穩定的看法。傅先生喜歡講"觀風望氣"，在當時的版本學論著中，這幾乎就是故弄玄虛、落後、不科學的代名詞。我對於版本之學一無所知，大學時接觸過蘇秉琦的著作。蘇先生研究鬥雞臺、中州路，研究仰韶文化，使用的是器物類型學原理。[①] 類型學之於考古學，是一種科學的方法論。傅先生用的是同一原理，怎麽就不行了呢？上圖老一輩的潘景鄭先生、中年一輩的陳先行先生，都很講究觀察字體，這更堅定了我的想法。從字體入手，成爲我後來考察一切版刻的起點。

二〇〇三年，我隨陳先行先生去美國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館編寫善本書志，陳先生希望書志能多反映翻刻與後印的差異，這一經歷給予我難得的實踐機會。柏校的藏書品質有限，我又在工作之餘，選取了一批更典型的版刻，仿書志形式寫成筆記。二〇〇七年，我在復旦大學攻讀研究生期間，將陸續積累的九十餘篇筆記粗爲編次成帙，請陳正宏師審看，老師覺得有價值，馬上建議我將刻與印確定爲博士論文題目。原來設想的只是一部筆調輕鬆的經眼録，現在要列堂堂之陣，樹正正之旗，論述一個文獻學的課題，對我來説有難度。在老師指導下，我於次年勉力完成論文，通過了盲審與答辯。

我的論文原本試圖從刻與印的討論入手，對中國版本學的架構作些改進的嘗試；或者説以重新架構版本學的視角，來梳理刻與印的研究内容。限於時間和條件，當時送交盲審與答辯的文本並未完成這一設想。該怎麽修改呢？一時又没想好，便決定先放一放。個性疏懶，中間又牽於瑣事，雖偷閒改過兩稿，均不理想，到今年二月修改第三稿，纔算定型。三年楮葉，刻成已遲，没想到竟拖了六年。應該承認，現在的這一文本纔是個人想法的完整表達。

全書徵引的印本共計八百八十一種，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如何驅遣和配伍，使之物盡其用，並達到整體的平衡，讓我困擾了很久。有些例子簡單而直接，另一些複雜而迂曲。出於寫作行文的需要，我習慣於將前一類例子放入"通論編"，將後一類例子放入"實例編"。

---

① 《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附有一篇由俞偉超和張忠培寫的、很動情的編後記，説："許多當年曾當面批判蘇秉琦先生大搞陶器排隊的學生，通過自己的實踐，慢慢懂得了類型學方法的合理性，成爲這種方法的信徒。"文物出版社，1984 年，頁 317。

在上圖古籍部辦公室的櫥櫃裏,放置了許多線裝本的目録,給工作人員當日常的工具書用。記得其中一部鄧邦述《羣碧樓善本書目》還是紅印本,一開卷,讓人心目爲之一爽。我在平日整理古書,喜歡翻檢一下這些目録。一部書在哪些書目中記載過,原來定的是什麽本子,實際看下來是什麽本子,都記在筆記上。筆記積累漸多,對藏書家也日漸熟悉,他們每個人的業務能力怎麽樣,工作態度怎麽樣,性格上有什麽優點和弱點,都親切地浮現眼前。在我眼裏,他們像相處多年的同事,彼此不需要太拘禮。這本書裏頭有一些對他們誤鑒的糾正,也都是對事不對人。

自二〇〇二年始,我抽出數天去外地看書,解決幾個平日積累的版本疑問,此後漸成習慣,每年都去,算來也有十二年了。跑得最多的是北京的國家圖書館與北大圖書館。國圖分館幾乎是每次必到的,它的隔壁是北海公園,冬寒積雪,草枯沙露,少見行人。校書倦了,進去閑坐一會兒,殊有冷趣。後來走的地方漸多,訪書經歷告訴我,作版本的學問,一定不能自設局限。在一家偏遠的小圖書館,也許會有意外的收獲。一些外出調查的結果是前人没説過的,我把它們收進這本書。

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薩爾寫過一本小説,叫《跳房子遊戲》。在這本小説裏,作家爲讀者設計了幾種開放性的讀法。我覺得自己這本書也可以有三種讀法:第一種是按章節順序往下讀;第二種是依據"實例編"的目録,按版刻的時代先後往下讀;第三種是依據書後的引用書次序,按《四庫》分類法來讀。這當然只是個玩笑,不過我在寫作時,心裏確實放了兩條線,一條是時代,一條是分類。我用這兩條線小心地把一個個實例編織起來。

很多年前,在報紙上讀過篇小文章,作者是一位足球運動員,叫李洪政。文章説荷蘭人爲踢球的孩子專門編寫過講如何盤帶的書,竟有一百多種花樣,配有彩色的圖版,並感歎中國的孩子只會沖吊,没機會讀到這樣的書。現在這本書是寫給剛對古書版本學産生興趣的年輕人的,也配了圖版,希望他們可以學習到鑒定中的"盤帶"技巧。

比對本子,説到底是要分辨真與假。關於真假的混淆,在中國古書中留有一些典故,虎賁中郎、黎丘之惑,可惜太簡短,缺少敍事性。佛典中有天魔波旬,經常通過變幻來障礙善法,是一個類似美國動畫片《朵拉》中搗蛋鬼狐狸的角色。《賢愚因緣經》記載了他與智者優波毱提的一段幻化故事,更有意思。本書斷斷續續寫了不少年,它伴隨着我每天的鑒别工作一起成長,寫完的時候,身邊許多的人與事及關係都有了敏感的變化。我依然樂觀地相信,假的終究是假的,它可以亂真於一時,但不能久遠。羅貝爾・布烈松説得好,"真無法模仿,假無法轉化"。

看本子不像工作,更像一種修行。它給我一雙不同的眼睛,讓我看世事,看人。人具有多面性,很脆弱,受欲望的驅使,受虚榮心的誘惑,受自身心理暗示的擺佈。能看懂本子的人,也能分辨人的真容與假面。

六年遷延,四次修改,精彩焕發的原刻,神氣索然的翻版,不過是心中執念,死校出的一張張表格也總屬徒勞。民衆審視古書,主要興趣不會在此,價格高低,值多少錢纔是第一義,長留人間、存世久遠的只有真與假兩個字而已。

2014年2月14日於滬上無漏居


世纪出版


上架建議 中國文化
ISBN 978-7-5475-0855-8
9 787547 508558 >
定價：680.00元(全三册)
易文網：www.ewen.co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 通论编 实例编
SS号=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 通论编 实例编